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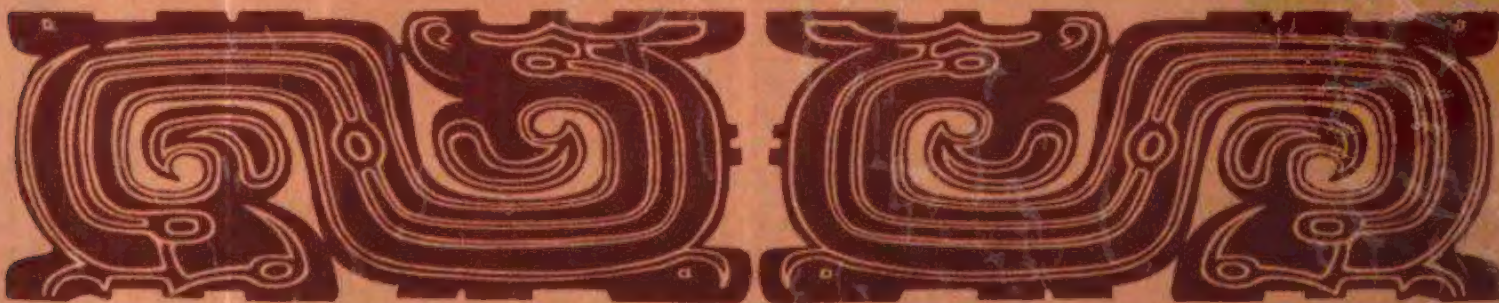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四十六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碑傳

第十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錄

明儒碑傳集一（卷一至卷五〇） 刁忠民校點 王智勇審稿
.....

一



儒藏

目錄

明儒碑傳集

楊世文 選輯
刁忠民 校點

《明儒碑傳集》一百卷，楊世文選輯，刁忠民校點。

明代儒學，承宋元之緒，以程朱理學為正統。明太祖朱元璋即信用浙東儒生，參與謀議。稱帝前一年，即於宮室兩廡書宋儒真德秀的《大學衍義》，以備「朝夕觀覽」（《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四）。他還去曲阜祭孔廟，贊揚「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并」。洪武十七年（一三八五年）規定，鄉、會試《四書》義以朱熹集注，經義以程頤、朱熹等注解為準，程朱之學作為官方學術得以鞏固。明成祖也提倡程朱理學，命胡廣等採摘宋儒一百二十家著作，編成《性理大全》，闡發理學觀點。又命纂輯《四書大全》、《五經大全》，作為士人應科舉者必讀之書。《明史·儒林傳序》說：「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

大體上，明代儒學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明初諸帝，繼續提倡理學，作為官方學術和王朝的統治思想。明初著名儒學家有宋濂、方孝儒、曹端、薛瑄、吳與弼、胡居仁等。至明弘治、正德年間，王陽明遠承宋儒陸九淵的心學，倡導「心外無理」的心學，又稱「王學」，廣為流行。《明儒學案》按地域劃分，將王門學者分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閩等六個學案，列專案敘述者六十六人。其中以浙中、江右王門的影響最大。到明萬曆以後，商品經濟發展，社會開始轉型，朱學和王學都不再能控制社會人心。反理學的各種學說陸續興起。明朝亡國，士人痛詆理學或心學的空疏誤國，遂另闢治學的新徑，重新檢討宋明學術，一時諸說並立，名家輩出，思想界再次出現「百家爭鳴」。王學流於空疏，不僅引起思想家的非難，也在經學研究中引起反動。晚明經學研究出現一些新動向，逐漸拋棄空談心性之學，轉向考訂注疏，朝棄宋復漢的方嚮發展，成為清代漢學的先聲。

明代經學研究中卓有成績的是梅賾著《尚書考異》。宋儒對《古文尚書》的真偽曾表示過懷疑。梅賾歷舉證據，確證《古文尚書》是偽書，在當時學術界引起巨大的反響。《詩經》的研究中，陳第的《毛詩古音考》獨闢蹊徑，創出新局。明代經學上音韻訓詁和辨偽之學的興起，為清代漢學的發展開拓了道路。

明代名儒輩出。如朱升、錢唐、方孝儒、解縉、胡廣、薛瑄、胡居仁、余祐、蔡清、陳琛、林希元、羅欽順、曹端、吳與弼、胡九韶、陳真晟、王守仁、呂柟、李中、馬理、魏校、王應電、黃淳耀、陳獻章、李承箕、張詡、婁諒、夏尚樸、賀欽、陳茂烈、湛若水、蔣信、鄒守益、錢德洪、徐愛、王畿、王艮、歐陽德、羅洪先、鄒應龍、張居正、程文德、吳悌、何廷仁、劉邦采、魏良政、王時槐、許孚遠、尤時熙、張後覺、鄧以贊、張元忬、孟化鯉、孟秋、來知德、張以寧、焦竑、楊慎、曹學佺、高攀龍、黃尊素等，或以講學見長，或以事功見稱，或以通經為業，對於明代儒學的發展作出過重要貢獻。明人別集、總集有大量明代儒學人物的碑傳，焦竑曾輯為《獻徵錄》，是研究明代儒學的重要資料。茲復廣為搜輯，共得四百餘位儒學人物之傳記，通編為一百卷。

明儒碑傳集目錄

卷一

梁寅 朱升 楊維禎 汪克寬 胡翰

張以寧

卷二

宋濂

卷三

劉基

卷四

宋訥 張九韶 汪廣洋 陳遇 朱善

趙汸 陶安 王沂 朱右

卷五

秦約 曾魯 陶宗儀 蔣宮 董倫

王禕 汪叡 蕭岐

卷六

殷奎 盧熊 吳沉 武周文 李希顏

王佑 金固 鄭洧 羅性 葉子奇
徐一夔 趙謙

卷七

黃鼎 王進 方孝孺 陳濟 趙友同

徐善述 熊直 陳鑒 楊士奇

卷八

周鳴 陳繼 周是修 魏純 胡廣

解縉 金善 趙鼎

卷九

楊榮

卷十

曹端 翟溥福 楊溥 王直 朱權

章敞 曾榮

卷十一

林誌 孫迪 陳祚 薛瑄

卷十二



劉實 彭勗 黃潤玉 吳與弼 馬貴

卷十三

劉觀 于謙

卷十四

李賢

卷十五

劉定之 饒秉鑑 商輅 朱英 段堅

張傑 王恕 田汝耕

卷十六

鄭伉 岳正 閻禹錫 丘濬 周洪謨

王佐 何喬新

卷十七

陳獻章

卷十八

周瑛 張鼎 李錦 周蕙 羅倫 吾惇

陳選

卷十九

林大猷 胡居仁 劉昂 閻仲實

薛敬之 謝鐸

卷二十

陳音 張元禎 莊杲 戴珊 賀欽

章懋

卷二十一

梁文冠 陳琦 莊祥 謝復 戴冠

朱存理 王華 程敏政

卷二十二

丁積 宋端儀 李東陽 徐玉

卷二十三

王鏊 董濬 楊黼 李孔修

卷二十四

李承芳 楊廉 張吉 潘府 蔡清

卷二十五



林俊 丁璣 林密

卷二十六

李承箕 張詡 楊一清 林光

卷二十七

楊廷和一

卷二十八

楊廷和二 金賢 姚文灝 都穆 廖紀

朱誠泳

卷二十九

吳世忠 邵寶 吳廷舉 王鴻儒 余祐

祝允明 毛憲 羅僑

卷三十

王承裕

卷三十一

龍光 羅欽順 湛若水 鄒智 陳沂

王九思

卷三十二

王昂 方鵬 吳昂 朱拱樞 徐問

凌震

卷三十三

王守仁一

卷三十四

王守仁二

卷三十五

馬理 何孟春 何瑋 王廷相 伊伯熊

卷三十六

陸深

卷三十七

李中 陳琛 崔銑 施儒

卷三十八

穆孔暉 呂柟

卷三十九

韓邦奇 李滄 貢汝成 潘絲

卷四十

胡纘宗 汪玉 桂萼 孫承恩 黃綰

蕭鳴鳳 周廷用

卷四十一

余本 萬吉 江曉

卷四十二

彭瀾 王良

卷四十三

魏校 潘潢 蔣信

卷四十四

張邦奇 顧應祥 方獻夫

卷四十五

周衝 季本 潘子嘉 何廷仁 范瓘

卷四十六

臧應奎 聶豹

卷四十七

霍韜

卷四十八

南大吉 王道 薛侃 陳交 林希元

徐愛

卷四十九

薛蕙 徐袍

卷五十

周思兼 汪禔 方重杰 朱健根

卷五十一

鄒守益

卷五十二

張岳 童承叙 戚賢

卷五十三

陳九川 黃弘綱 胡天鳳 楊爵 陸粲

卷五十四



儒藏

明儒碑傳集 目錄

歐陽德 劉陽 萬表 周復俊 程梓

謝祐

卷五十五

林春 薛甲 陳讓 梁格

卷五十六

何良俊 鄭曉 劉邦采 劉文敏 吳悌

胡應麟 沈謐

卷五十七

徐階一

卷五十八

徐階二

卷五十九

徐階三

卷六十

徐階四

卷六十一

尤時熙 羅洪先

卷六十二

余胤緒 周怡 尹臺 歸有光 周士淹

卷六十三

周子恭 彭湘 唐順之 陸樹聲 陳言

張之象

卷六十四

陳源 錢鎮 沈寵 饒思明

卷六十五

羅文祥 趙弼 尹轍 陳慶 梅守德

楊希淳

卷六十六

高拱

卷六十七

黃天祥 張後覺 李渭 王璧 王敬臣

卷六十八

姜寶 呂潛 郭郭 顏鯨

卷六十九

海瑞

卷七十

羅汝芳

卷七十一

龐嵩 周賢宣 葉朝榮 張元冲 張獻

翼 陳茂烈

卷七十二

王應電 查鐸 呂調陽 蔡汝楠

卷七十三

馮惟訥 宋儀望 徐師曾 朱大韶

朱陸櫟 胡直

卷七十四

梁汝元 鄧鶴 方興時 李恭懿

傅明應 楊豫孫 丁旦 史桂芳

卷七十五

耿定向 徐渭 殷士儋

卷七十六

張居正一

卷七十七

張居正二

卷七十八

耿定理 李學梅 陳吾德 王世貞

王之士 李贄

卷七十九

張四維

卷八十

周子義 鄧元錫

卷八十一

魏時亮 涂懋光 夏叟 李庭止

李大昭 袁黃



卷八十二

呂坤 趙用賢 曾朝節 王之士

王世懋

卷八十三

張元忬 王問 孟秋 鄧以讚 潘士藻

管志道

卷八十四

錢一本 李逢陽 余繼登 劉元卿

陳與郊 孟化鯉

卷八十五

瞿九思 郝敬 于慎行 劉淞 陳金鉞

胡用賓 錢翊之

卷八十六

楊起元 瞿汝稷

卷八十七

顧憲成 趙南星 鄒元標 馮子咸

許孚遠 季道統

卷八十八

郭正域 葉茂才 趙邦柱

卷八十九

馮從吾 高攀龍 繆昌期 甘丙

馮應京

卷九十

薛敷教 歸子慕 祁承燦 陳際泰

卷九十一

袁宏道 馮復京

卷九十二

卓爾康 沈守正 顧大韶

卷九十三

鍾惺 文震孟 耿橘 鹿善繼

卷九十四

劉永澄 楊彝 顧夢麟 周順昌 吳鍾巒

卷九十五

劉宗周一

卷九十六

劉宗周二

卷九十七

黃尊素 陳仁錫 呂維祺

卷九十八

華允誠 顧天錫 顧景星

卷九十九

陳弘緒 倪元璐

卷一百

毛晉 錢啓忠 談遷 張溥 來集之

朱之瑜 沈壽民 劉灼

明儒碑傳集卷一

梁寅 朱升 楊維禎 汪克寬

胡翰 張以寧

徵士梁寅傳

徵士梁寅字孟敬，臨江新喻人。世業農家，貧能自力。于學，由是通六經之旨。累舉于鄉，不第，遂棄不復念。嘗遊金陵至錢塘，一時名士多願與之交，辟爲集慶路儒學訓導。居二歲，以親老辭歸。明年，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及上平定四方，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以新一代之制。寅就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禮律制誥，分爲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皆推服之。書成，賜以金帛，將授以官。寅以老病辭，許之。寅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學，相與稱爲梁五經。洪武二十三年，年八十二，以十二月卒。所註有周易參議詩書演義、周禮考註、春秋考義及漢唐以來君臣事略、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行于世。

《國朝獻徵錄》卷一四

朱侍講學士升傳

朱禮侍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後徙居歙。幼師鄉貢進士陳樸，剖擊問難，多所發明，樸深器之。至正癸未，聞資中黃楚望講道湓浦，偕趙汴子常從游。明年春歸，講學郡城紫陽祠，始作經書旁注。是年秋，登鄉進士第。丁內艱，後四年戊子，省授池州路儒學正。庚寅，始之官。學之田歲入富於他學，而官吏竊食之。弟子員日僅一飯，教養無方，師生解體。升始至，則舉吳文正公澄鼠牛之喻，會出入，整齋厨，去宿弊。晨興講授，以身示法。江南北學者雲集。明年，淮甸兵起，又明年壬辰，秩滿南歸，而新黃之兵至徽矣。自是連歲勝負相尋，而所居僻在窮山，雖避兵奔竄，往往閉戶著述不輟。越五年丁酉，大兵下徽，被旨召見。上潛邸冬，辭歸。明年，梅花初月樓成，宸翰四字賜焉。嗣後連歲被徵受命，既就道不辭。比至見上，有所訪問，後亦不強留也。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次年，聖上肇登鴻寶，改元洪武，車駕幸汴，得告歸省丘墓。冬，未再行，以年高得請致政而歸。明年庚戌冬十二月，以疾終，年七十二。自幼爲學，卽以列聖傳心爲主，踐履實用爲工，上窮道體。



圖標元化。謂聖人精義入神之功。或寄於百家衆技之末。是以一事一物。莫不旁搜曲探。沿流溯源。謂濂洛既興。考亭繼作。而道學大明於世。然後學者往往循途守轍。不復致思。其已明者。既不求其真知。而未明者。遂謂卒不可知。豈前賢所深望於後人者哉。加以詞章浮靡之習。蕩其中。科舉利祿之心。誘於外。是以聖學明而實晦。飄流忘返。慨然思所以救之。於是考六書之源。究制作之始。以得名言之義。味詞助之旨。以暢指趣之歸。而聖賢之心。見於方冊者。始可得而見。然後傍參之以傳注之文。究極乎濂洛之說。熟玩乎其所已明。而深究乎其所未明。嘗曰。先儒傳注之意。所以求經之明也。而近世舉業。往往混誦經注。既不能體味乎傳注。而返斷裂其經文。使之血脉不通。首尾不應。知味樂學。何所自乎。於是始作諸考注。離而觀之。則逐字爲訓。合而誦之。則文義成章。綱提目舉。一覽可知。其有訓而未類。疑而未安者。必窮研極慮。不合乎聖經不止也。嘗曰。旁注之作也。知其蠱者。以爲小學訓詁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爲研精造道之要法。平生之所以有得於聖經之蘊者。以此。此學道之大樂也。於易則有以見夫河圖洛書之異也。而

原則同。先天後天之殊也。而實則一。序卦之說。則本乎吳澄之卦統。以總其綱。表章乎蕭漢中之說。以極其趣。他如四卦從中起之故。方圓往來逆順之妙。著七卦八之實迹。用九用六之微機。卦象神奇卦變之定法。貞悔元吉之大義。三陳九卦之要旨。諸如此類。有得於前聖之心者。旁注不足以盡其蘊。則又列於前圖以表之。而千古不釋之疑。於是乎定。於書則蔡沈受命作傳。惜其成於宋熹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卒之前。是以猶有未備者。乃參考諸說。以折其衷。成書傳緝。補其缺而正其僞。又直約之曰書傳補正。以翼之。而未察之旨。於是乎備。他如禮經大祀。未審春秋書法未明。三聖執中之本旨。孔門求仁之要義。中庸知仁勇之統。尊德性道問學之說。孟氏存心養氣之異用。風人詩章之體。音韻之說。諸如此類。皆涵泳玩索。有得乎聖賢之旨者。其異也。非立異以要名。其同也。非雷同而苟合。今不能悉錄。平生處已以儉。待物以仁。思以濟鄉隣。巽以處患難。犯而不校。寬而有容。是以遐邇宗師。小大咸服。然天性剛直。不肯苟同。以其出自公心。人受其責者。亦未嘗怨也。自幼學至於捐館。六十年間。雖出處不常。未嘗一日釋卷。編錄



考索、日益月加、動成卷帙。所注書有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孝經、小學、旁注、讀老子、孫子、亦為旁注。他如小四書、小學、名數、醫家諸書之與義、葬書之說、皆有紀錄。茲不盡載。其在國朝有所擬議、隨即廢毀無存。制誥、表箋、前後文藝若干卷、俱藏於家。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制。朕聞汴泗集萃賢之大成、新安為文公之閭里。先後相望、斯文盛昌。況新安之有人、與前賢而同氏。尤為博古通今之士。昔年領望之英、是宜備顧問於內庭、參密命於翰苑。惟茲華要、用寵師儒。朱升趨銷禮法之場、超擢傳註之表。羣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網羅百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積慮、至於皓首蒼顏、用功勤矣。朕聞基以來、歲每徵聘。亹亹東帛、為矜式於國中。青青子衿、來英才於館下。議禮作樂、郊廟所資。修已及人、國家所尚。擢登玉署、侍講形闡。鳳池兼掌於綵綸、麟史仍恭於筆削。天地交泰、有咨贊翊之功。雲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吳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試之。上親擊

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以宮音為徵音。上曰、何乃以宮作徵邪。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則八音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上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而不難邪。升等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樂亦無不和矣。上深然之。十一月壬辰、以翰林侍講學士朱升年老、免朝謁。洪武元年二月、定宗廟時享之禮。翰林侍講學士朱升、待制詹同等奏、按禮、古者禴祠蒸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於祖廟、祭於各廟者惟春焉。然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廟時享亦宜倣近制、合祭於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上命春特祭、餘三合時祭。洪武元年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以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

也。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
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爲我纂述女戒及古
賢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洪武
元年三月戊戌，翰林學士朱升以年老乞致仕，詔許
之。歸石門，後終於家。洪武十五年二月丙寅，陞吏
部司封員外郎朱同爲禮部試侍郎。同，翰林院學士
升之子也。洪武十六年十二月，賜禮部侍郎朱同
等襲衣。

卓雅雜記云：翰林朱允升，國初名儒也。一時制誥多
出其手。如於李韓公則曰：漢廷命相，蕭何在曹參之
前。唐室紀功，玄齡居李靖之上。於徐魏公則曰：起兵
涿上，先存捧日之心。定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於常
鄂公則曰：可謂馮異功不小於鄧禹。潘美義無忝於
曹彬。於劉誠意則曰：學貫天人，才兼文武。皆妙得其
實。今文衡皆未收入。

《國朝獻徵錄》卷二〇

楊廉夫維禎墓志銘

宋濂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于浙河之間曰錢崖君。聲
光殷殷，摩挲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
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餘年，乃終。瀕終，召門弟子曰：

知我文最深者唯金華宋景濂氏。我卽歿，非景濂不
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吏部主事張學登、朱希
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來請。濂既爲位哭，復繫其爵
里行系而造文曰：君姓楊氏，諱維禎，廉夫其字也。得
出漢太尉震，震十八傳至唐，分爲四院。第二院太師
虞卿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崑。五季時，錢氏有國，崑
仕至丞相，自譜爲浙院。崑之孫都，都兵馬使，徙浙水
東，又分爲浙左院。倂之子成，隱居會稽諸暨之陽，復
爲諸暨人。君之十世祖也。高祖文振，曾祖文修，以好
善嗜義，門人呼爲楊佛子。祖敬，父宏，贈奉訓大夫，知
溫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追封會稽縣男。妣李氏，追
封會稽縣君。宋丞相宗勉四世孫也。當縣君有妊，夢
月中金錢墜懷，翼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頂曰：夢之
祥徵，其應於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辨刺，幾
踰百十家。大夫公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爲授室，俾游
學甬東，弼廐馬以益裘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日
鈔諸書以歸。大夫公惟曰：此傾不多於良馬邪。弱爲
裝被，使之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士第，晉台之
天台尹，階承事郎。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官中短
長，先以餌鉤其欲，然後扼吭，使不得吐一語，號爲八



鵬。君廉其姦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頗糾結蛇蟠不可解。君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令。時鹽賦病民。君爲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君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聽。至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三千。俄相繼丁外內艱。結廬于桐原墓。族屬有爵墓者。植竹節於前。節發藥牙。枝葉鬱如也。自是不調銓。曹者十年。會有詔修遼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辨千言。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又有沮之者。尋用常額提舉杭之四務。四務爲江南劇曹。素號難治。君日夜爬梳不暇。騎驢謁大府。塵土滿衣襟。間有識者多憐之。而自如也。轉建德路總管府推官。陞承務郎。君悉心獄情。必使兩造具備。鉤摘隱伏。務使無冤民。居無何。陞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學。未上。會四海兵亂。君遂泯迹浙西山水間。及入國朝。天下大定。詔遺賢修纂禮樂書。頒示郡國。君被命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乃還雲。別九山行窩。病且革。移拄頰樓中。呼左右謂曰。吾欲觀化一過如何。乃自起提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九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吾且久。遂泊然而逝。似聞數十人從函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

接。時洪武庚戌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門之士上書于郡守林君公慶。以封塋爲屬。林君欣然從之。遷地華亭縣。行鄉千山之原。以六月癸亥舉訖。葬。君初聘錢氏。忽患惡疾。錢父母請罷婚。君卒娶之。疾尋愈。繼鄭氏。陳氏。子男一人。抗鄭出也。孫男一。某。一。未行。所著書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鉉。春秋。關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鉅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歷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辭。及平鳴。瑤臺洞庭雲間。祁上諸集。通數百卷。藏于家。初君爲童子時。屬文輒有精魄。諸老生成謂咄咄逼人。既出仕。與時齟齬。君遂大肆其力於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學。見諸論撰。如觀商攷周彝。雲雷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其於詩尤號名家。震蕩淩厲。駉駉將逼盛唐。驟聞之。神出鬼沒。不可察其端倪。其亦文中之雄乎。名執政與司憲紀者。豔君之文。無不投贊願交。而薦紳大夫與鼎穴之士。踵門求文者。座無虛席。崖鐫野刻。布列東南間。然其風神爽冲。無一芥榮懷。過天英氣清。時踞屐登山。肆情遐眺。感古懷今。直欲和羣傑與游而不可得。或戴華陽巾。披羽衣。泛書舫於龍潭鳳洲中。橫鐵笛吹之。笛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

為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玄圃蓬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亦無日不沉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誦白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踴躍起舞。顧盼生姿。儼然有晉人風。或頗加誚諤。亟罵曰。昔張籍見韓退之。退之命二姬合彈箏琶。以為樂爾。謂退之非端人邪。蓋君數奇諸寡。故特託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本情哉。性疏豁。與人交無疑貳。賤而賢。禮之如師傅。貴而不肖。雖王公亦蔑視之。平生不藏人善。新進小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為批點。黏于屋壁。指以歷示客。尤不錄人以小過。黠奴負君金。度無以償。逼君書收券。君笑與之。家藏古名畫。為西鄰所竊。其僕人追執之。君曰。吾業與之矣。無賴之徒。偽為君文。以冒受金。緹或疑以為問。將發其姦。君曰。此誠予所作也。不論遠近。皆知君為寬厚長者云。激者之論。恒謂名者天所最忌。矧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尤者也。所以文人多疇孤坎。壞以終其身。視貴與富。猶風馬牛不相及也。嗚呼。豈其然哉。彼貨殖者。不越朝歌暮絃之樂爾。顯榮者。不過紆朱拖紫之華爾。未百年間。聲銷影沈。不翅飛鳥遺之過耳。叩其名若字。鄉里小兒已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挫之而氣彌雄。激之而業

愈精。其巖立若嵩華。其昭回如雲漢。衣被四海而無嫌。流布百世而可徵。是殆天之所相。以彌綸文運。豈曰忌之云乎。嗚呼。君真是矣。然君不可謂不幸也。使君志遂情安。稍起就勲績。未必專攻於文。縱攻矣。未必磨礪之能精。藉曰既精矣。亦未必歲積月累。發越如斯之夥也。斯文如元氣。司化權者。每左右馮翼。俾其延緣而弗絕。則其肅育以成君者。豈不甚侈也邪。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如君亦足以不朽矣。

《國朝獻徵錄》卷一一五

鐵笛道人楊維禎自傳

鐵笛道人者。會稽人。祖關西出也。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綠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花。積書數萬卷。是道人所居也。奉定間。以春秋經學擢進士第。仕赤城令。轉錢清海鹽。皆不信其素志。輒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毘陵。聞雲中雲間山水最清適。又自九龍山涉太湖。西泝大小雷之澤。訪縹緲七十二峰。東抵海。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笛一枝。自稱鐵笛道人。鐵笛洞庭湖中。冶人族氏子嘗掘地得古莫耶。無所用。銘為鐵葉笛之長二尺有九寸。窺其九。進於道人。



道人吹之、竅皆應律、奇絕絕人世。江上老漁狎道人、時時唱清歌、乃道人爲作迴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東飛鳥、西飛鳥、美人手弄雙明珠、九見鳥生雛。城中貴富人、聞道人名、多載酒、道人所幸聞笛。道人爲一弄畢、便臥遣客、即客不去、臥吹笛自如也。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釣天大人不發也。晚年同年夫有以遺逸白于上、用玄繹物色道人于五湖之間、道人終不一起。道人性疎豁、與人交無疑二、雖病凶危、坐不校文、則弄札翰、或理音樂、素不善奕、謂奕損閒心、爲人役、見即屏去。至名山川、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過、非常人所能測也。與永嘉李孝兒、茅山張伯雨、錫山倪鎮、昆易頤、瑛、爲詩文友。碧桃、史釋孫、知歸、史釋見、清客、史釋信、爲方外友。其文有驚世者、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太平綱目二十策、歷代史鉞二百卷。詩有吸空曲、洞庭謠、吟五十卷、藏于鐵崖山云。贊曰、有美人號冠鐵葉之卷、參服兔褐之蹤、雷浦之濱、鐵崖之州、吟陰呼陽、吟乾坤戴乾、萬寂不作、今全賴于天。其漆園之傲吏、今鐵崖之遊仙也耶。

《國朝獻徵錄》卷一一五

環谷汪先生克寬行狀

吳國英

先生諱克寬、字德一、字仲裕、汪其姓也。上世自歙縣之黃墩遷于祁門縣北之石山。至諱劍、徙居縣南之韓溪。五傳有兄弟七人、並有才名。其第五子世容、生深、深注敏、敏生徽、徽生二子、長若思、無子、以弟若谷子僑爲嗣。僑補試中國學進士、生暉、暉生燦、字明夫、繼家學。時羣從昆弟爲諸經講師、學問文章、舉範鄉邑、從弟國學進士東山府君、字榮夫、嘗與其族兄二教、府君相字魏夫、學于雙峯饒子之門。饒乃勉齋先生黃文肅公高第弟子、二教及東山、固難扣題、悉得其蘊奧。祁邑理學之盛、自二公發之。東山早歲、又嘗從學鄱陽趙先生、介如、與故中書右丞五峯先生燕公楠爲同門。至元初、燕公僉江浙行中書省事、道過祁門、訪求東山、與論舊故、將薦諸朝、東山固辭。明夫無子、東山有五子、稔聞家庭之學。明夫夫人王氏、請其第三子應新、字元美、爲嗣、是爲中山處士。記識博洽、議論慷慨、嘗著便民二十條、力陳當世要務、欲上之臺省、不果、聞者惜之。處士娶同邑貢士石溪先生康鼎實第二女、生五子、次四是爲先生。大德八年甲辰正月八日、先生生于桃墅里第。生而有異、處士

君謂康夫人曰。吾祖考積善陰德多矣。或者食報於是兒。與吾宗乎。甫六歲。石溪教之孝經論語。孟子。隨口成誦。日記數百言。後二年冬。石溪謂處士君曰。吾老矣。不及教訓諸外孫。汝第四子骨相匪凡。宜擇師善教之。自是先生從鄉先生學。每屈其師。日益月異。至十歲。處士君見先生所學漸進。因取東山問學于饒先生。講授之書。及當時問答之言。與先生觀玩。遂於理學寢悟。乃取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讀。恍然知爲學之要。專勤異於儔輩。或達旦不寐。坊夫人見先生勤苦太甚。謂處士君曰。是兒讀書過勤。脫或致疾。不可不戒。處士君呼先生諭之曰。讀書以養氣爲主。不宜過勞。先生曰。余自樂此。不爲勞也。自是讀六經諸子。歷代史。通鑑綱目等書。悉皆成誦。延祐四年丁巳。先生年十有四歲。是秋。鄉里傳錄江浙秋試三場題目。先生一見。揮筆成篇。鄉先生驚異曰。此天才也。明年戊午。郡守禮羅婺源道一書院。山長雲峯胡先生炳文於郡庠。開堂試。以激厲後進。先生屢中郡學及堂試。與庠序諸老成相頡頏矣。至壬戌春。處士君同先生往饒之浮梁。拜可堂吳先生仲迂于州學。吳先生謂諸門人曰。新安汪克寬遠來從遊。穎異絕倫。

勇於爲學。他日必有所成。及以所爲文印可於吳先生。曰。讀書明理。軀體諸身。文章異時可不學而能也。先生既得吳先生之訓。遂篤志聖賢之學。既歸。葺故廬。闢書齋于居室之東偏。扁曰思復。銘于齋壁。以自勵焉。次年。吳先生講道武林。勉先生充貢。先生答以吾斯之未能信。臘等謀進。某何敢然。至泰定丙寅春。聞嚴陵吳先生朝陽以春秋登甲子進士第。任番陽丞。特訪之。朝陽先生聞其言。喜曰。子可謂眞知作春秋之心法矣。是秋。邑長令聞先生學行邁異時輩。舉應江浙鄉試。卽中前。次年春。先生至京會試。論春秋與主司不合。又兼對策切直。遂見黜于中書。先生欣然南歸。遂奉養之志。時貢待制師泰曰。德輔年妙而質純。才優而學博。賈勇秋闈。卽中高等。上之春官。輒不偶於主司。是得之於數千人之中。而失之於數千人之外。天道之無常也。先生歸自京師。刻勵爲學。痛自脩飭。遂厭科舉之文。慨然曰。道不行於當時矣。乃取聖人手筆之春秋。博考諸說之同異得失。以胡文定公之傳爲主。而研究衆說。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翰林學士虞公序行於世。易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經禮補逸。綱目



《國朝獻徵錄》卷一四

有凡例考異其餘論著未可枚舉先生於經史聖賢之言心融神會造詣深劇故爲文略不經意而渾融典雅其教學者誘掖獎勸無不成人後以經學教授宜欽間數與師山先生鄭公講理論學意氣相得尚書巢深先生汪公謝事家居因道其孫世賢執經先生之門四方學者知先生道學之懿從遊甚衆先生嘗語學者曰聖賢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爲先至於文章特其餘事然峯王著諸老文欲以文章舉薦而先生篤志著述不以一毫利祿動其心諸從學者以先生所居山谷園遠稱曰聚谷四方學者皆曰環谷先生迨至元戊寅五月居室災先生夜半奉處士君遷于別室以居奉養備至是年九月處士君以疾卒先生哀毀踰禮至正壬辰新黃兵至先生率長幼避兵深山所居房舍資財爲賊焚掠殆盡簞屨屢空晏如也自是連歲兵戈接攘至聖朝戡定禍亂先生始返故廬洪武二年正月朝廷命行人賁幣禮聘先生至京同翰林潛溪宋公剛修元史是年九月事畢特旨一班俱留縣仕先生以老疾力辭不受乃命禮部設宴賜白金三十兩采段二表裏給驛而還先生抵家以洪武五年壬子十有一月十二月辛亥年六十有九

衢州府學教授胡公翰墓志銘 吳沉

金華文獻邦異時碩儒魁彥踵武迭興或以道德鳴或以文章顯或以氣節著聲稱當時名載簡冊若乃接前修之緒爲後來之倡則長山先生胡公其人也先生諱翰字仲申世金華人在宋有諱漢者以學行聞於鄉號南岡處士先生曾大父也大父諱伯起父諱英仕元爲太平路總管府照磨兼架閣事蒞政有績先生幼聰睿甫七歲志氣卽與羣兒異一日於道中拾鏹若干緡不去坐候遺者至而還之歸告母夫人何氏夫人奇之益督以學既長侍架閣君宦遊蘭溪從禮部吳公學公一見卽期以遠器繼從吳先生於莆陽博覽經史靡所不究又登文懿許公門南北士在講下者皆願與交復以所著文進之文獻黃公待制柳公二公稱之不容口翰撰張公於文少許可見先生之文無異辭也是時文治方興輦轂之下英俊雲集先生游焉見其人而誦其文者莫不稱歎有勸之仕輒謝之遂過廣川弔董生謁曲阜拜孔子墓而歸先生於當世名公卿多所交接惟武威余公關宣城貢公師泰號知己遭時多虞四方兵起避地南華山中著書自樂大明開天皇上駐兵金陵招羅

賢才遣使聘先生。會有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先生從容進曰。金華民素儒。不習軍旅。藉以爲兵。徒費廩粟耳。上卽罷之。授衢州教授。洪武乙卯。奉旨纂脩元史。入局撰英宗睿宗實錄。及拜住丞相傳。凡若干卷。陽白金文綺以歸。素嗜山水。晚歲愛北山泉石佳勝。十居三洞之上。竹林之源。幅巾短杖。徜徉終日。或乘輿入城府。訪故舊。則留連數日。先生生元丁未十一月。卒洪武十四年正月。年七十有五。所著有春秋集義有文曰胡仲子集。詩曰長山先生集。

《國朝獻徵錄》卷八五

故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張公墓碑

故翰林侍讀學士張公志道。閩之先輩君子也。其德義學識。爲當時尊尚。子恒以生晚不及親炙。爲恨。公之孫隆以前刑部主事劉子欽所述行狀來請銘。予讀之。慨嘆先輩之不可及。尚敢銘公墓乎。然以隆之請堅確。弗可得而辭也。按狀。公諱以寧。志道其字也。元贈禮部尚書諱留孫之孫。中奉大夫福建江西行省叅知政事諱一清之子。其先有光祿大夫諱睦者。自先之國始從王審知入閩。始居古田之梅溪。至公曾大父世延。再遷邑之雲津坊。一清先娶廖氏。生三子。頤、興、野。俱幼而廖卒。繼娶陳氏。有賢德。訓育廖所生如已出。陳既有娠。一夕夢小兒擎荷葉向月而拜。覺而公生。賦質清粹。神采煜煜。襁褓中卽嗜讀誦。甫六歲。日記千言。嘗與羣兒遊寺中。僧人難之以對。公隨口酬應。意甚超卓。聞者歆羨。八歲時。人訟其伯父。逮于獄。公忿不能平。詣邑伸理。令異其言有條序。命賦琴堂詩。立就。且出語新奇。伯父由是



得釋。年十五，承父命往寧德，受學于韓古遺。越五年，方歸。學業大進，鄉之學者莫不推許之。登元泰定丁卯進士第，初任黃岩州判官，不踰年，以計擒捕海寇殆盡，民賴以安。繼陞真州六合縣尹，有惠政及民。以丁內艱去官。服闋，將上京師，為兵所阻，教授淮南者十年。王鉉、石光霽皆其門人也。後復徵至國子助教，累官至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祖考皆贈官，祖母賴氏、母廖氏、陳氏、妻宋氏，皆清河郡夫人。既入國朝，拜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每承顧問，多所裨益，賜諸褒諭，恩資特厚焉。洪武己酉夏六月，奉命貴詔，印使安南，封其國王。未至而王卒，國人請授其世子，公不聽，遣人請命于朝，且教其世子服三年喪，并令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朝廷嘉之，賜以勅書，比之陸賈、馬援，并御製詩八篇以獎諭之。未幾得疾卒。實庚戌五月四日也。公生於元大德辛丑四月十有五，日，至是春秋七十。其在安南八閱月，著書不少倦。臨終，

自為挽詩，意豁然也。計開勅禮部遣官歸其柩，所過有司設祭，仍給在任三歲祿以贍其家。以某年某月某日葬邑之極樂山。初娶太原宋氏，生子四人：烜、燧、煒、煜。繼娶大名宋氏，生子烜。烜、燧、煒早世，煜以明經舉湖廣蒲圻知縣，烜以茂才薦任江西新淦知縣，官至刑部員外郎，並著政績。孫男七：垣、圻、埴、坦、埏、壇、埴。埴任南雄保昌儒學訓導，更名隆煜之子也。公所著文有翠屏集、淮南葉、南歸紀行、安南紀行集、春秋春王正月考。故翰林學士金華宋景濂、瀏陽劉三吾皆稱公之文章瑰傑，迥出流輩，而非後學所及其尊敬仰慕于公者，甚至予以末學，又安能稱頌公之道德哉！因不揆蕪陋，而為之銘。銘曰：

世德相傳，厥為名族。固始徙閩，肇于光祿。積善流慶，琳毓文儒。藹如喬松，溫若美瑜。富有才華，早登科第。收歷中外，英聲歆起。際我皇明，奉職祠林。用弘裨益，思養彌深。使節煌煌，遠臨文趾。夷俗丕變，龍顏以喜。寵命方降，

訃音遠來、天語興嗟、夫茲良材。爰歸其柩、復卹厥家。生榮死哀、綽有光華。墓門有碑、以昭厥德。維公子孫、永世承式。

楊榮撰 《楊文敏集》卷一九

校記

①上：據《新安文獻志》卷七六《朱學士升傳》當作「于」。

②「以」字前字，右引書作「尋」，當是。

③詞：右引書作「箋」，當是。

④至：疑誤。

⑤注：當作「生」。

⑥父：當作「文」。

明儒碑傳集卷二

宋濂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

國史兼太子贊善太夫致仕潛溪先生宋公濂

行狀

鄭楷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爲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柏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伍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扁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生稱之先生在姪七月卽生爲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抱得免無虞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爲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邀至別墅所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背先生以一月爲答初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卽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背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

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卽有成爾乃携入府城受業於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卽并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卽知爲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爲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校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辭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於先生曰舉子業不足思景濂志求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公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其間吳自是先生文章之名籍然著聞矣居無幾何吳公解館而歸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二十年學成多有躋膺仕者當是時會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嚴方正先生年甫四十又五終日毅然賓主人尤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參問於先生先生則據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弟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



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爲文。多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玄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爲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卽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名海內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先生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遽違固辭。會世亂。益輟閣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曰龍門凝道記。及著孝經新記。周禮集註等書。弟子乃先公貞孝處士諱淵府君也。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金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己任。發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先生既聞。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

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裁爲經論。類其語言。寘諸其書中。無辨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譬猶飫梁肉而茹茶飲茗汁耳。歲庚子。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奉書幣造門徵先生。先生曰。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俱見。上尊重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旨入內。授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嚴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上深嘉歎之。壬寅八月。上召先生及興國孔克仁。講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卿之誠懇。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先生侍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正月。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黃石公三畧。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之。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



所先耳。嘗侍 上語賞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上詔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三月，先生以疾告，詔還家。熈治，仍賜金帛。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六月，先生上箋謝，恩復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無怠惰，毋驕縱，修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其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爲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上每與羣臣言先生淳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既而先生丁尚書公憂，及服除，洪武二年，詔徵先生總修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壹仰於先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斂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符封功臣，下先生議

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而已。時甘露屢降，上問災祥之故。先生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爲是故也。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上嘗言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僊，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卽神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上既追封外王父爲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袞冕，何也？先生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國子多大臣子弟，先生蒞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問奧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爲先生弟子。上欲試先

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五年二月、召爲禮部主事。十二月、擢太子贊善大夫、階如司業時。先生之忠誠久而彌篤。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每欲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先是、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上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聯觀之。六年二月、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析。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既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爲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上謂先生曰、朕之爲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先生對曰、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敢正謂此兩語。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上御齋室、先生侍坐。上問三代歷數、封禪之修短廣狹。先生

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上從容謂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論議、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孜孜弗懈。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先生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淑人。先生奉詔搜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及進、太子諸王各分賜焉。初、上作祖訓錄、至是成、命先生作序、論以大意。先生歷言帝王之道及皇上創業之艱、以致箴戒之意於後人。上稱善、命刻於篇。先生嘗侍上至後苑觀穫。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苦、實盛德也。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八月、奉旨纂修大明日曆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先生總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自以布衣沐非常之遇、誓竭誠以報國。凡上有所任使、靡晷靡夜、躬閱載冊、書於牘進之。或覆視於冊、一字不遺。先生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



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勲臣名卿焯德輝功之文承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上前所陳說不爲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爲誰僉爲何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上愈厚之每宴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爲誰先生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卽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上忻然曰卿可爲善諫矣然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留藁署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盃勺舉觴卽辭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欲笑親御輪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

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上召先生賜坐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於甕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皆異恩也九年六月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宜勞爲多特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詔至是年某月詔徵先生冢子瓚之子慎爲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璉除中書舍人上時休暇輒命題試璉與慎而戒飭之上笑語先生曰朕爲卿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倦上命璉慎共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爲異事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復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先生益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爲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効萬一耳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政之詔乃加贈先生之父侍郎爲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德人爲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

夫人賈氏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 誥辭皆 上所親製天下榮之。 誥辭中稱先生德量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以爲上知人之明云。先生行既有期 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待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聽厭其迂行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誣謗罪當誅。上笑之而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應詔上疏其職耳烏可深罪乎。上默然已而 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 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 上嘗延譽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僞請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爲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瀕行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衣三襲。 上諭曰朕最慎於賞予嘉卿忠誠可貴金石故以是賜卿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 上曰歲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

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慎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卽拜 表遣慎詣闕稱謝仍上箋。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 上賜 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勲業既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先生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初先生遂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上佇想已久延問累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色。越翌日上降勅符遣儀曹奉 膠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籞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羣臣莫敢望。 上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留先生下至寺人衛卒見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不得先覩先生留 朝七旬餘。上重先生還而難言之先生以歲暮力辭還復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 上爲先生指畫聖心惓惓愈加於昔。及先生既行數日上問璉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璉以安對未幾復謂璉曰朕時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依然在朕目中也。璉叩頭



謝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等，皆爲詩歌以紀之。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蠻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生躬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謝膝而首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識其門。何向朝廷有大議，開閣引古今辯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理，晚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古人之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先生作事，不尚表襮，必合乎義。故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入於善。尤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爲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鈎距，縱爲所紿，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橐，求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先生卻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卽欣然爲之。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爲多。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投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衆譽之，色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爲法。初奉勅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叅大政，爲御史，知列郡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夸於人以爲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賢愚，咸推爲先生大人長者。及先生之歸，上面發後學無師之嘆。蓋先生之道，內誠外恕，一出於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信服。若是云，雖已貴顯，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先生細目美髯，狀貌豐厚，不爲奇言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爲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何所以遺之也。先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姻婭有以郡縣事爲托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切於仁愛，聞民有困乏者，爲之不飽。

蘊奧。久之文章之名藉然著聞矣。景濂爲文初若未經思而用意極精密。浩浩乎莫闕其際。源源乎不知其所窮。洋洋乎不見其有所不足也。當是時。鄉先生翰林待制柳公貫。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仰。景濂又各及門執弟子禮。而此兩公者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以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景濂所爲文多經二公所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莆田陳君旅知言士也。爲之序曰。柳公之文麗鬱隆疑。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密切。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之文其辭韻沈鬱類柳公。體裁簡嚴類黃公。大哉文乎。其不可無淵源乎。蓋以景濂爲能兼二公之所長矣。翰林學士承旨廬陵歐陽公玄於二公爲行輩。嘗評景濂文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懈。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翥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周彝。龍紋湯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躋終南。衆

景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過千古。安能與於斯。其爲當世所稱許如此。於是二公相繼既卽世。而景濂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名海內。至正中。大臣薦擢徵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此儒者之特選。而景濂素不嗜仕進。固辭避不肯就。會世亂。益輟閣不欲事表顯。乃入小龍門山著書。書成二十四篇。曰龍門子敬道記。又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皆傳於學者。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來。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己任。終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景濂既間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杳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景濂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指要。至於佛老氏之學。尤所研究。用其義趣。製爲經論。絕類其語言。實諸其書中無辨也。莆田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老語以資嬉劇。譬猶飯梁肉而茹苦茶飲茗汁耳。濂狀貌豐厚。美鬚髯。然目短視。尋丈之外



不能辨人形而雪邊月下、蠅頭之字可讀也。性疎曠，不喜事檢飭，賓客不至則累日不整冠幘。或偶友生徜徉梅花間，索笑竟日。或獨臥長林下，看晴雪墮松頂，雲出沒巖扉間，悠然以自樂。世俗生產作業之事，皆不暇顧，而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間，盡其道。與人交，任真無鉤距。視人世百爲變眩，捫罔謾若不知，知之亦弗與較。縱爲人所賣，不復恤，而人亦無忍欺之者。用是咸稱爲有德之君子。景濂所爲文，別有辭山吟藁三卷，沿溪內外集三十卷，又有浦陽人物記五卷，或謂可比五代史云。義烏王禕曰：世稱太史公司馬遷好游，南上會稽，浮於沅湘，北涉汶泗，過梁楚，足迹半天下，其文雄深雅健，善馳騁有奇氣，以游故也。吾觀宋太史以文章擅名今世，其才氣殆前無古人，使其生遷時，與之相頡頏，不知其孰爲先後矣。而其足迹未嘗踰鄉里，豈世之稱遷者不足信耶？遷生龍門，而景濂亦著書龍門山，其所著書與遷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牒語，以成一家之言，何異然遷謂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後至其身亦五百歲，自待太重，亦見其不知量矣。若景濂立言謙謙焉，未始以自高，此又其所爲異耶。

以上二文并見《國朝獻徵錄》卷二〇

宋文憲公傳

宋文憲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之浦江人。其先家京兆，曰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徙吳興。周廣順中，復徙義烏。宋嘉定初，又徙金華之潛溪。及公始徙浦江，自憲至公，凡二十六世，中多以經術隱居教授鄉里。公在姪，僅七月，元至大庚戌十月十二日生。生而苦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甫六歲入小學，穎敏絕倫，書過目輒成誦。九歲爲詩歌，操筆立就，有奇語，人稱爲神童。公故家貧，不能延名師，而村學究又無敢師公，自是廢業者幾十年。里中張教授繼之者，奇公質，言于公父，令受業。聞人夢吉，習舉子業，每試輒右諸生。其友金華胡翰曰：舉子業寧足溷此君耶？邀與同學。古文辭于吳萊，籍然有聲。時同里待制柳貫，侍講黃潛俱以文學擅大儒名，公咸從之學，遂兼得其長。由是公文章名滿浙東矣。元至正中，徵爲翰林國史編脩，不就。見世亂，益韜闕，入小龍門山隱。



居著書與其伯祖真和酌定禮儀爲家規以傳示孫子。居常自念文爲載道具凡區區酬應製作不足語文於是益求古人精神心術所寓聞同郡許謙承傳何基王栢金履祥爲朱學嫡正因其門人討究晦庵之學而慨鄉賢呂東萊氏之失其傳也奮然思繼其絕識者知其志所存蓋聖賢之學自任重矣公于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悲得其指要至于佛老之學亦皆研究嘗用其義趣模其語言製爲經論參諸其書中無辨也。歲庚子高皇帝定鼎金陵遣使以幣聘公憮然曰昔聞大胤極而真人生今其時乎遂與青田劉基麗水葉琛龍泉章溢俱見上尊禮稱先生而不名上問世亂奈何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在明公除江南儒學提舉尋召授皇太子經公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置三不倦上深嘉歎壬寅召講春秋左傳公對曰春秋孔子褒善貶惡之書遵而行之當罰適中天下可定甲辰改

起居注侍左右明年侍上論黃石公三畧對曰尚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尋以疾乞歸賜金帛太子贈有加還家箋謝上奉書太子願進脩德業上覽書喜召語太子嘗意賜書獎答洪武二年徵總脩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脩國史及討論功臣封爵時甘露屢降上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賢才夫下求有不治者四年坐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五年歷太子贊善大夫上問帝王宜讀何書公請讀貞德秀大學衍義上立取覽說之令大書一兩廡壁六年上坐西廡賜大臣坐令竹義言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復言曰漢武嗜神仙好邊功民力既竭譬以重刑幾至大亂人主能義理養性則

邪說不能侵。興學教民則禍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公離席頓首曰。願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陞侍講學士。兼贊善大夫。令集歷代姦臣事爲辯姦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祖訓纂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爲序。上之。上方稽古定制。凡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勲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多所酌議論述。陳說上前。直諫不爲文飾。雖家事亦無蔽隱。一日。上偵得其家居飲客。饌具諸纖事已。試問之。對一一皆實。上曰。卿真不欺。由是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對曰。臣少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侍。左右一旦受職任事。不效負陛下項首力辭。上愈重之。每燕見。命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至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復問否爲誰。對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

短毀。問應制爲詩文。輒寓忠告。上喜公善諫。公浚密。不洩禁中語。有奏疏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壁。或問朝廷事。但指二字不對。上嘗強公飲。醉歡笑。賦楚辭一章。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歐曰。今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又嘗躬執金杓。調甘露湯以賜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者。特與卿共之。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以公銀行詔。皇太子選良馬賜親爲作歌。命群臣和之。時有上疏者。迂狃至萬言。上怒甚。問群臣阿意者。或抵以不敬罪。當誅。公對曰。彼應詔陳言。圖效忠耳。有何罪焉。上怒稍解。復覽疏中有足示者。召阿意者罵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非宋景濂誤罪言者矣。十年丁巳。公以老乞致仕。詔歸。賜綺綺御製文集。太子贈衣三襲。上曰。卿今年幾何。對曰。六十八。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初。公辭歸。請歲一來朝。及期。上屢延問。比至。大喜。親寵有加。嘗歎曰。純臣哉。爾濂方



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公遜謝不敢當。辭歸道所經行。上親爲指畫。既行數日。至形諸夢寐。其眷注如此。公入朝。太子諸王咸欣動。色在廷。百官惟恐不留。下至寺人衛士。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爭先快覩。四方士得一識面。奉手人爲榮。蠻夷朝貢者數問安否。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爲多。教文華生數十輩。出參大政。爲御史知列郡。皆相望。既司制作。乞文之士踵接於門。然苟非其人。雖權要有力者。卑禮厚幣。不得一字。而欲發潛振幽。即貧賤之極。亦欣然爲之。承一言之賜者。人輒以容易視。不敢與齒。日本使奉勅請文。白金卻不受。上問公。對曰。天朝侍從而受。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高麗安南使者購文。不啻拱壁。而公故悛悛如鄙人。口不能者。比歸。上詔加贈父祖官。三代誥詞皆上親製。誥詞中稱公德量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天下榮之。頌上知人哲。謂公無媿詞云。嘗訓子孫曰。君恩等天

地。何以爲報。惟誠敬忠勤。差可效萬一耳。公豐順美髯。目短視。尋丈外不辨人形。而雪邊月下。能讀蠅頭字。一黍上作十數字。點畫可辨也。身不踰中人。而志蓋侑友千古矣。忠愿憶悌。而尤篤于倫。處父子兄弟夫婦間。咸盡其道。所友善若義烏王子克。其門弟子若天台方孝儒。跡二公本末而師友平日之所劇切者。可槩知已。晚益究極性命之理。嘗曰。古人爲學。使心正身脩。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敝也。平居布衣蔬食。不殊貧士。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貴而能降。威而能虛。接引后學。惟恐不及。謙冲抑畏。雖三尺童子下拜。必誦膝垂首。而公侯貴戚。則未嘗降禮。足不一履其門。人有爲善。竭慮相助。不啻已且揚譽無已。至於品裁優劣。則極慎許可。當者十無一二。及致政歸青蘿山。終日閉戶。人罕覲。或至。孫母至。城市姻友。以辭謝。則峻辭拒。弗假顏色。聞閭閻疾苦狀。輒

然谷噉食爲不飽。遠方來學授館具饌。雖六不表而或談及時事。則拂衣引去。不與竟語。行事不爲奇異。不佞表暴學士大夫以至胥隸工賈。無論遠近。識不識咸推爲大人長者。與人和易任其不爲鈔鉅。視世人所爲變眩捭闔。謾若不知。知亦弗較。縱爲所賣。不顧而人亦卒無有欺之者。性尤驕達。不事檢飭。世俗生產作業一切不問。自少至老未嘗一時釋卷。稍暇或支頤看雲。或蓬髮徜徉松梅間。遇得意時。擊磬浩歌。聲振林木。傍若塵外人也。中所自得。莫有測之者。識者謂其方嚴似程正叔。而不失伯淳傍花隨柳之趣。該博若鄭決際。而亦類元晦繭絲牛毛之精。文詞足方歐陽永叔。而忠實無妄語。類司馬君實云。二年冬。孫慎坐法論死。公罪且不測。皇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行至夔卒。年七十二。公之文自朝廷大紀述外。別著有清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浦陽人物記二卷。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四十卷。行于世。又

有周禮集注、孝經新說、疑道記、古賦正音、經緯文宗、浦陽三書等云。正德中謚文憲。

論曰。伏聞我高皇嘗諭侍臣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飭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其君子人與。匪直君子。抑可爲賢矣。炳乎聖鑒。茲其定評哉。青田劉伯溫稱公學主六經。奴百家。至于釋老書。亦殫精研究。第以資戲劇而不溺云。夷考公論道。上前授經。太子暨凡議禮定制。明微千典則之。垂者粹然一軌于正。其學之淵源可識矣。我國家二百餘年來。所以寧平到今者。士無異論。河無異學者。可弗繹思所從來哉。

耿定向撰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一五

校記

①「公」字前闕字，《明文衡》卷六二作「柳」。《明名臣琬琰錄》作「柳謂」，「謂」字疑衍。

②目：據右引書當作「自」。

③聞：據右引書當作「間」。

④幾：《明名臣琬琰錄》作「豈」。

⑤者者：據《王忠文集》卷二一，當刪一「者」字。

⑥此二字不清，據右引書當作「其友」。

⑦據右引書，「博」字前脫「吳先生」三字。

⑧貞：當作「真」。



明儒碑傳集卷三

劉基

誠意伯劉公基行狀

黃伯生

公諱基，字伯溫，世爲處州青田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爲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性理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卽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不報于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士舉，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魏徵之流而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聞閔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朔日卽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之官，以廉節著名，發姦擒伏，不避強禦。爲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爲得慈父，而豪右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獄，府委公覆檢，案覈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罪職罪，其家衆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復讐。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爲職官掾史，以讜直聞。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爲江浙儒學副

提舉，爲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爲臺憲所沮，遂移文決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後十年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狂。且曰：「欲累我族滅乎？」悉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罷。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器公才器，以爲諸葛孔明之流。方谷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爲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卽與元帥納降哈喇謀榮慶元等城，賊不敢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招諭方寇，復辟公爲行省都事，議收復。公建議招捕，以爲方氏首亂，掠平民，殺官吏，是兄弟宜捕而斬之。餘黨脇從誑誤，宜從招安。議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公。公悉却不受，執前議益堅。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省都鎮撫以公所議請于朝。方氏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准招安，授谷珍以官，乃駁公所議以爲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罷帖里帖木耳左丞，革職管公於紹興。是後方氏遂橫，莫能制。山穴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時與好事者遊雲門



諸山皆有記。行省役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失成七

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畧定其地。

復以爲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

安集本郡。後授行省郎中。經畧使李谷風巡撫江南。

諸道。株守臣功績奏于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

公軍功不錄。乃棄官歸田里。時從義者俱畏方氏殘

虐。遂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

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枯舍。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

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業也。舍

此不爲。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念方谷珍。張

士誠輩所爲。今用于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

子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枯舍。公乃大置酒。指乾

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以

去。公決計趨金陵。衆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

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

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爾。奚以衆爲。乃

悉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佑等叅掌之。且曰。

善守境土。毋爲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

以陳時務上命遣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一十

八款。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

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

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上召公入內。公奮曰。先斬

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上曰。先生計將

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

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

王業者。在此時也。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

斬獲凡若干萬。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

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

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爲。遂不拜。適上召

公。公遂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

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以爲宜遲援江州。上悉

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上使都督馮

勝將兵攻某城。命公授方畧。公書紙授之。使夜半出

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伏兵。頃有黑雲起者。

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

者。此賊歸也。卽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

肯信。至夜半。諸所指地。果有青雲起。如公言。衆以爲

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王漢以饒信降。上命

公撫之。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

若干事。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踢所坐胡床。上意

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初，公聞母富氏喪悲慟，欲卽歸。上以書慰留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征伐。至是辭歸。上遣禮官伴送，累使弔祭，恩禮甚厚。時苗軍反，金華、括倉、殺守將胡大海、耿某、孫炎等，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穀懼無所措，會公至，卽迎入城。一夕定之。公卽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諸軍克復處城，擒苗帥賀某、李某。處州平。公至家營葬事，時諸所親以「上必富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隣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雖據溫、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未嘗不懷公舊德也。方氏素畏公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公不敢受，使人白于上。上因令公與通問。公因宣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條答悉合機宜。某年月日，公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曹國公守建德，欲奮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逾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動。公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行走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公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

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旣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于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皆從之。陳氏遂平。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上時或至公所，屬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以公爲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參軍胡琛伐福建，果敗沒。他日，公見上方欲刑人，公曰：「何爲？」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象字頭上有血，以土傳之，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上遂畱所欲刑之人，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公言。捷至，上大喜，悉以所畱人俾公縱之。某年月日，榮感守心，羣臣皆震懼。公密奏：「上宜罪己以回天意。」次日，上臨朝，卽以公語諭羣臣，衆心始安。後大旱，上命公驗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上大喜。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上從之。張士誠平後，張景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爲樂。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爲趙高也。」



上領之。果色動。知公得其情也。乃使齊翼嚴等同
察公陰事。欲陷之。未及發。而果先受誅。及司天臺災。
翼嚴因爲書言之於上。其事多公平。日審聞于

上。或上使爲之者。翼嚴未之知也。書奏。上切責
翼嚴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果通謀狀。上適以
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爲上言。李
公舊勲。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
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
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東小木爲之。將連顛覆。以天下
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焉。鈍尤不可爾。上怒
遂解。洪武元年正月。上登大寶于南郊。公嘗奏立
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史臺中丞。適中丞章公溢
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厥悉加五合。上特命
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伯溫
鄉里子孫世世爲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公慨
然曰。使我任其責者。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
也。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
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公案劾
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

愛彬。乃請緩其事。公不聽。遣官齎奏請行在。上從
公議。處彬死刑。公承旨。卽斬之。由是與李公大忤。
比上回京。李公懇之。公乃求退。上命歸鄉里。公
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
未易輕也。願聖明留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
保保竟走沙漠。上手詔叙公勲伐。且召公赴京師。
同盟勲冊。公至京師。上奏賜甚厚。追贈公祖父爵。
皆未嘉郡公。累欲進公爵。公曰。陛下乃天授。臣何
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
敢當。上知其至誠。不强也。上欲相楊憲。公與憲
素厚。以爲不可。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
宰相者。持心如木。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
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禍
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猥。將傾軛
而破犁矣。上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公曰。臣非不
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大恩。
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
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
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月。至家。遣長子
璉捧表詣闕謝恩。某年某月。復遣璉進賀平西蜀

表頌。上仍以文答之。八月，上使尅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書奏，上悉以付史館。其書彙并已前奏請諸藁，公皆焚之，莫得其詳也。初，公言于上，既枯間有隙地，曰談洋，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以致亂。累年民受其害，遺俗猶未革，宜設巡檢司守之。上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產，且屬温州界，抗拒不服。通者洋逃軍周廣三及溫處舊吏持府縣事，固不以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其事，逕詣上前而不先白中書省。時胡惟庸為左丞，掌省事，因挾舊忿，欲構陷公。乃使刑部尚書吳雲詠老吏，託公乃謀以公欲求談洋為基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庶幾可動。上聽，遂為成案以奏。願上素知公置不問。省部又欲逮公，長子獄。上時已勅璉歸，及奏，上曰：「既歸矣，免之。」公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為丞相，未幾而貶廣東，乃相惟庸。公乃大感，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

公遂白于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三月，上以公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御製為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歿。公生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于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五歲。公之子璉，仲璉，以是年六月某日葬公于其鄉夏山之原，禮也。遺文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長子璉又集所遺文彙五卷，名曰罕肩公集。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室陳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參政，卒于官。次仲璉，皆陳氏出也。孫男三人，鵬、虎、狃。公未薨前數日，以天文書授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璉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為我奏。其畧以為：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為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幸聖主間意，公平生剛毅，慨慷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然與人交游，開心見誠，坦然無間阻。至于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亦以為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



機累質。上成大功。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不敢當。居家惟飲酒弈棋。未嘗自言其功。每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公以天下蒼生休戚爲憂喜者。卽此可知矣。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于中。上亦甚禮公。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爲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爲人言也。其居鄉里。守禮義。尚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公初與同郡葉公景淵。胡公仲淵。章公三益。金華宋公景濂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于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伯生辱在同郡。預諸生列。與公子璉仲璟相知最深。今公薨而璉沒。仲璟與璉之子薦請錄公遺事。因輯昔所聞大畧爲行狀。至於皇上知人之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輔人主者。觀綸綍之文。考成效之績。可見矣。其籌策帷幄。有不能盡詳者。亦不敢強質也。

升庵集

趙天澤。蜀新都人。與同邑杜圭明。春秋齊名。棄官薄遊江南。無貴賤皆倒屣迎之。最善括蒼劉公伯溫。一

日行省大臣論江左人物。天澤首以伯溫對。衆愕然疑。且竊笑之。趙公退而贈劉公文曰。蕭何拔韓信。玄德師孔明。非信任之篤。則泝水之奇。八陣之妙。何由照耀後世。其文載于瑚運錄中。方劉公之未遇也。授之以卜法者。曾義山。而深奇預識者。趙公也。趙有吳江月下泛舟詩云。餘霞飲通峯。微燭生近浦。江行得良夜。月出鳴柔櫓。茫茫天欲流。歷歷星可數。水螢明乍滅。沙禽或翔舞。此意誰與同。三高渺千古。

《國朝獻徵錄》卷九

明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謚文成護軍
誠意伯劉公神道碑銘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前奉

勅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四明張時徹撰。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前太常卿官南京
國子監祭酒事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 太典總校官常
熟瞿景淳篆。

文成劉公其先豐沛人也。後徙郡延名延慶者宋宣撫都統
少保厥子光世以平方臘功為兵馬總管高宗南渡部兵以
從累官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進太師楊國公因家臨安。
子堯仁過嚴水而樂之遂徙其邑之竹洲四傳至集又卜居
青田之武陽去縣治者百五十里世所稱南田福地也。俗尚
儉朴有唐風之遺焉。遂世定厥居兢兢於仁義之訓五傳而
至濠宋翰林掌書益慈惠好施每淫雨積雪登高而望里中
有不舉火者即分廩賑之會宋亡乃荒遜自適時有林融者
徵聚義旅興復宋室元討平之逮融至京世祖義而弗殺也。
融歸而至甌越之間地名牙陽四駱者而後嘯其徒元乃馳
驛使簿錄其脅從將盡戮之而鄉豪肉以仇怨相傾引蓋善
良鮮有脫者使者返夜次武陽會天大雪與居民百錢市酒
而市者則至濠家具語之故濠即間行謁使者得所簿錄數

而深心惻焉。時孫煥時年方十齡陰為策計濠則大喜輒盛
供具以逆使者醉而寢之樓乃探篋啓牘錄其渠魁二百人
已乃遂火其居燬灼于樓舍皇掖使者眈而走詰旦大悲曰
將何籍以復闕下殆誅死不赦矣濠辟之曰濠不幸災于居
室震驚使者濠誠死罪意者簿錄有冤天欲生之乎使者事
竟不復可至濠幸有密親於彼度往返者四日可以相報使
者曰幸甚但半之亦可矣已而以前所錄二百人者授之得
命誅死諸所全活無筭濠即文成公之王大父也祖孫同心
破家以沾萬命篤生文成為一代元勳子孫千百世食其報
豈倖然哉濠生庭槐博洽墳籍為太學上舍槐生煥通經術
元遂昌教諭是為公祖父後皆以公貴封永嘉郡公祖母
梁氏母富氏皆封永嘉郡夫人公諱基字伯溫神知迥絕讀
書能七行俱下年十四入郡膠師受春秋未嘗執經誦讀而
默識無遺辯決疑義出人意表為文輒有奇氣諸家百氏過
目即洞其旨嘗遊燕京間閱書肆天文書翊日背誦如流其
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此已在吾胸中矣時從鄭復初先
生遊講濠浴之學先生大器異之語公公曰吾將以天道不
報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輒曰此魏
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西蜀趙天澤亦以為諸
葛孔明之儔蓋雖未試於用亦已穎露囊中矣甫弱冠舉元



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以廉節著名發姦摘伏不避強禦為政嚴而有惠小民咸感慈父戴之而豪右數欲陷焉時上下信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殺人者獄公覆案得實而初檢官以不實當罪乃其家欲甘心於公江西行省大臣辟公為掾史舒解之已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後為江浙儒學副提舉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為憲臺所沮則又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時同遊者魯道原字文公諒輩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終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今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元方全盛諸同遊大駭以為狂也而悉去之公益呼酒放歌極醉而罷方國珙及海上省憲復舉公為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即建議城慶元等略賊不敢犯及左丞帖里帖木耳招諭方寇復辟公行省都事公議方氏首亂罪不可赦宜捕誅其兄弟而招安諸脅從者方氏大懼行重賂求解而公峻却之執前議請于朝方氏乃走賂闕下而省院臺則胥甘焉降詔招安授國珙官駁公議以為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則罷左丞輩而羈管公于紹興自是方氏遂橫莫可制山穴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則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於當途蓋蔑如也乃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禽誅之畧定其地已後以為行樞密院

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之後受行省郎中時經畧使李全鳳奏守臣功績而執政者皆右方氏遂抑公功僅由儒學副提舉格授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莫不解體公拜勅曰臣不敢負國今無所宣力矣遂棄官歸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公笑曰吾平生志方國珙張士誠輩徒狗鼠耳而奈何効之且天命有歸子姑待焉會

高皇帝下金華定括蒼公指乾象謂客曰此非向所云天命者乎客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悉以衆付其弟陸併家人叅掌之曰善守境土毋為方氏得也適總制孫炎以上命來聘公遂由間道詣焉陳時務一十八策上悉從之會陳氏入寇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宜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上召公入內計之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耳上曰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也上遂用公策斬獲凡若干萬已而頒賞則力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禮公大怒詬曰彼牧豎

爾奉之何為。遂不拜。已而見

上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遂定征伐之計。兵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謂宜舍堅城而逕拔江州。遂平江州。

上嘗使都督馮勝攻敵城。命公授方畧。以雲物為驗。及見敵。一一如旨。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賜所坐胡床。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時苗軍反。金華枯蒼殺守將胡大海等。衢州亦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計無所出。適公以憂歸。道其地。入城一夕而定。公即遺書金處屬邑。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郡平章諸軍克復處城。苗帥就食。公時語所親。上必有天下。衆心翕然。方氏勢日沮喪。數遣人奉款于公。不納而白于

上。上因令公與之通問。公乃宣國家威德。而方氏遂納土入貢矣。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條答悉合機宜。會公赴京。經建德。適張氏入寇。守將曹國公欲奮擊之。公止之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禽耳。已而果然。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衆謂蘇湖富饒。宜先取之。公曰。仕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焉。陳氏既滅。取張氏如探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上遂伐陳氏。大戰彭蠡湖。公密啓移軍湖口。以避難。星期以金木相犯。日夾勝。

上從之。遂殲友諒。次取張仕誠。次定中原。蕩群雄。逐胡狄。再造區夏。凡皆公之密謀也。上時至公所。屏人而語。率至移時。雖至親密。莫知其端。公為太史令。一日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參軍胡深伐福建。果敗沒。又見彗惑守心。群臣皆震懼。公密奏。謂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上以公語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上命公諭滯獄。凡平反若干人。雨即隨澍。公因奏請立法定制。以止濫殺。

上方欲刑人。公請其故。上語公以所夢云云。公曰。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傳之。得土得衆之象。計得夢後三日。當有報至。上遂傳刑以待。如期報海寧果以城降。上大喜。悉以欲刑之人。俾公縱之。張仕誠平後。有張泉者。欲亂政。上書稱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為樂。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為趙高也。上領之。泉以為發其奸也。而怨之。使齊璽嚴等。謂公陰事。欲陷焉。未及發。而泉先事受誅。會司天臺災。璽嚴上書言事。欲以中公。而上洞其奸。切責璽嚴。斬之。窮治璽嚴。盡得其與泉通謀狀。上不憚於丞相李善長。而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為營救。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數足以任此矣。公首觸地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東小木為之。將速顛覆。如臣驚鈍。尤非所堪。上怒乃解。洪武改元。上登大寶。拜公御史中丞。時定處州七縣稅額。計臣謂比宋制。私



加五合。上特命青田縣糧畝止五合。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上言宋元以來寬綏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劾無所避。公因案中書省都事李彬不法事。罪當死。而李善長素善彬。請緩其事。公竟奏誅彬。由是與善長大忤。力請歸鄉里。臨行。奏鳳陽雖帝鄉。非建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舉也。已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上益思公言。手詔叙公勲伐。召赴京師。同盟勲冊。公至。賜養甚厚。贈公祖。公父爵皆求嘉郡公。累欲晉公爵。而公固辭不拜。上知其至誠不強也。時上謀所相首楊憲。次汪廣洋。次胡惟庸。公皆謂不可。

上乃曰。是無逾先生矣。公曰。臣豈不自知。况臣疾惡太深。又耐繁劇。為之祇孤大恩耳。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于鄉。八月。上手書。剋期問天象事。公條具以奏。大意謂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

上嘉納之。以付史館。公所奏記諸如此類。率焚其草。人莫得其詳也。初。既枯間。有隙地。曰談洋。界于福建之三魁。元末頑民鬻販私鹽。因挾方寇為亂。久之不靖。公言于上。設巡檢

司控之。而頑民猶復逆命。適若洋逃軍周廣三反。吏匿不以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之。不先白中書省而逕詣上前。時胡惟庸主省事。怒其不白也。而重以舊怨。其刑部尚書雲詠老吏。許公謂謀談洋為基地。而弗得也。而建議立司以播遷居氓。激之為變。上素知公。置不問。又請逮璉。置獄後不許。于時非得。上澤眷公且族矣。比公入朝。惟引咎自責。先是楊憲敗。而相汪廣洋。未幾貶廣東。乃相惟庸。公大感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增疾。盡八年正月云。惟庸以醫來。飲其藥。至再。有物積腹中。彭彭如拳石。公遽白。上而疾遂益篤。三月。上知公且不起。命製文遣使馳驛送之。歸。歸一月而薨。公生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五。以是年六月薨於夏山之原。所著有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篇情集四卷。羣眉公集五卷。皆傳於代。公初與同郡葉景淵。胡仲淵。章三益。金華宋景濂。以德執相慕尚。至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為當代稱首云。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與人交。洞見肝腑。至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以為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籌策莫能測也。

累贊大功。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謝。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一齒前事。每天象有變。則累日不憚。蓋志念深矣。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自休。上亦甚禮之。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時曰。吾子房也。又曰。居則每匡治道。動則仰觀乾象。以至獄獄審刑罰之中。議禮新國朝之制。運籌決勝。功寔茂焉。又曰。每於閑暇之時。數以孔子之言道予。是以頗知古意。此其知遇之隆。世寧有儔哉。廷臣以過被譴。公密為救解。其人知而謝之。輒拒不納。其人不知。卒亦未嘗言也。公之將薨也。以天書授璉。使服闋奏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仲璟曰。胡惟庸在位。欲奉遺表。無益也。敗後。上必思我。倘有問。以遺疏奏之。其畧以修德省刑。析天永命。且為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惟

聖明留意。上益念之。公初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陳氏。賜章氏。陳生子男二。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叅政。卒于官。次仲璟。授閤門使。賜除奸敵佞鉄簡。侍朝。尋陞谷府左長史。提督肅遠。寧代谷六王府軍務。成祖時死事。別有傳。公以中毒死。上深閔其寃。乃命長孫薦為世襲伯爵。給之金書鉄券。後文皇帝北征沙漠。定鼎燕都。而薦子幼弱不能赴。闕。遂傳祿

爵。至景泰間。七世孫劉祿始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弘治間。九世孫劉瑜授處州衛世襲指揮使。立祠本郡。蓋數用言者所請云。至嘉靖間。後納郎中李瑜下禮兵二部議。大畧曰。基當草昧之初。首識真主。金陵謁帝。動中機宜。觀其陳天命之有在。斥偽主為不足事。舍安慶而徑拔九江。款仕誠而急攻友諒。江南大勢已定于此。其後屢從征伐。觀天察象。設策運籌。知無不言。言無不驗。仰副順天應人之舉。翊成用夏。滅夷之功。我

高皇帝延攬豪俊。創造丕圖。雖一時佐命之臣。並執宣翼。而贊畫帷幄之奇謀。恢復中原之大計。徃徃屬之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符發孔明之喻。功臣廟燕。既圖其跡。青田邑祖。復感其科。推基之功於國家。豈有量哉。蓋思創造之難。則當隆佐命之恩。修社稷之功。則當篤延世之賞。况翊運開基。勲業炳烈。如基者哉。奏上。報允。遂進公配享於太廟。乃復諭伯爵。世世承襲焉。公臨終戒子孫母仕。且不利。九世方興。至今若合左券云。微鄉里後進。伏讀功臣翊運諸錄。而景公之勲烈。讀郁離子諸集。而慕公之文章。夜旦皇皇。恒思執鞭而不可得。茲其孫世延薦屬操尚。絕其祖武。恐芳懿之不彰也。而繆以隧道之碑。見屬。即不文庸。何敢辭。銘曰。於惟掌書。樂善好施。雨雪分餉。閭閻稱慈。無辜被錄。百千其徒。何以拯

之爰火其居。我也無棲人則釋誅。為生孫子為時鉅儒。武縕
韜鈴文富詩書。璣衡洞燭囊括寰區。元失其馭四國卒瘁。如
弓斯沸莫赤匪狐。廼有真主應天受符。開闢章昧翼龍以
飛。運籌帷幄以張以弛。天牖其衷人罔攸窺。群雄竊據次第
芟除。大命既集戎胡卒逋。

帝曰汝功汝侯汝公。公曰天眷微臣曷庸。功成身退從遊赤
松。帝寵其直人嫉其忠。奄殞非命實恫。帝衷舟書錫爵
賞延不窮。厥惟胤子忠孝彌崇。均輸大節益聞丕風。嗣傳式
微謂天膏膏爰有封章頻額九重。哲后攸德宗工記功。廼
集廷議報稱宜隆。侑享太廟俎豆春容。君臣一體祀典攸
同。於萬斯載嗣續公封。百爾圭裳胥慶厥逢。公文日星公烈
華嵩。既載旂常亦銘鼎鍾。孰是不師孰是不共。况也梓里奕
世其風。渺予小子夙夜欽崇。不腆者詞曷貢玄宮。庶托貞珉
光昭罔終。

皇明隆慶元年歲次丁卯春二月望日。

《劉文成公全集》卷首

校記

①大：據《明名臣琬琰錄》卷七、《明文衡》卷六二當
作「太」。

②伺：《明名臣琬琰錄》卷七作「俟」。

③徙：據文意當作「徙」。

明儒碑傳集卷四

宋訥 張九韶 汪廣洋 陳遇

朱善 趙汭 陶安 王沂 朱右

文淵閣大學士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宋先生訥墓誌銘
國子祭酒宋先生卒既往哭者數日博士吳守德持寺正
朱惟嘉所狀先生行實來曰先生嗣子麟孩在昔次不得跣
以請茲將歸之滑之水寧所惟翰林兄長吾子先公為同舍
故懇銘焉尚憶是始來會先生于春坊先生曰得毋子劉長
吾為昆弟耶不然何其面貌之似也相與感歎久之嗚呼先
兄以後至元丙子之監周旋十有五年中間經有錦江兩雨
在監舍法以同時為兄弟以昆弟相知為世契則走於先生
忍銘忍不銘按狀先生姓宋氏諱訥字仲敏世本衛之山陽
人後徙滑家焉兩世由貤恩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騎
都尉封京兆郡侯諱德仁其曾祖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
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京兆郡公諱宣其祖官中
奉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贈推誠秉義守正功臣
通奉大夫江蘇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魏國公
諱忠肅諱崇祿其父忠肅在元時敷歷中外四十餘年五持
憲郎逮事七朝豐功盛德所以無後衍慶神道碑紀之悉矣

先生儒宗家教動以禁雜雅性持重不妄言笑為貴賓館以
來所師宗于碩儒月開日益卓然有成擢科登仕為時聞人
中經釋驛乃被褐懷綈以自詡晦

皇明受祚徵諸公車召見有言動聽洪武之十三年也是冬
除國子監助教橫經發難疑手詔廟憲學者如客得歸嘗同諸
儒應制謨勅文界僧道錄司領教事者一十六通操筆立
成稱上意超授翰林學士奉議大夫俄陞文淵閣大學士日
見親信有所補拾會建大學成中外學徒日夥而職大司成
者往往違懷師生相訐教尼不行宸衷簡注擢為祭酒階
朝列大夫以重正前弊上自制誥詞至以尚父與周八百
僉之感性春遇所以提挈剴確不遺餘力師道既立皇
心載寧乙丑戊辰兩科得士大率三天下之二而龍顏慰選
恒在大學大被賞遇一日有疾上遣中使致謝其累曰卿
秉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
而速老以其有神也嘗謂祭酒骨格必壽天章下肯光耀
儒紳適有書至至命給其像肖焉喜溢天表然終老之以
其子麟主望江傳特

勅召之還俾便侍養其被遇優渥類如此方倚之以棟梁我道
楷式諸生也不謂得疾旬日遽不可起病也尚醫來治卒也
遣官致祭其文悉上所自製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賞者



曠典之舉。昉自先生。斯皆異教也。居嘗寢食。恒在廂房。未始一宿于家。及是病革。轉等託諸監官。懇請其還。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況在丁杜兩祭齋戒中耶。至是祭畢。乃就舁歸。一不口及家事。及家。氣絕焉。二月之三日。皆暮時也。嗚呼。先生以八袞之年。當易簣之際。而風雲為氣不少衰。丁杜兩祭。始終齋戒。非其平日操存。有素。詎能方寸不亂若此哉。可謂真大丈夫爾。其生平所哀集先世碑銘傳記。曰紀德錄一集。所自著述。曰西隱集。又十七卷。既號西隱。後別號所居別業。曰白雲茅屋。有法書名畫外。他無所嗜。好中朝名鉅詩。若文讀一二過。輒能記憶。不減少時。今皆已矣。生以元至大辛亥十一月四日卒。以今洪武二十三年春壽八十。配康氏先卒。子三人。長衍祖。即麟。擢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出主望江簿。以復祖鄉邑訓導。次安祖。女一人在室。孫男三。恐。慈。憲。孫女四。所適其人。長郭謹。次陳惟新。次李均。一在室。曾孫女二。皆幼。縮振時。上再遣祭舟車之費。一出乎官。可謂生榮死哀也已。銘曰。

銅臺世家。忠肅公。挺生賢嗣。際時雍。身逢克。迎接。龍代。言文淵。掌筆。鳳。感。惟。皇上倚注。隆。率先條約。自其躬。風雲氣。集。水。霜。容。教行六館。諸生從。金石文章。錦繡。彫。蔚。為海內諸儒宗。譽。多主振文風。棟梁我道。繫誰功。夫何一

疾遽告終。至尊為之惻淵衷。命醫與祭。恩禮。昔年登八袞。壽始窮。終。祖。堂。得。幽。官。銘。所。者。誰。青。發。翁。子。孫。世。世。其。吉。逢。

葉砥撰 《坦齋文集》卷下

翰林院編修張公九韶傳 黃佐

張美和名九韶以字行江西清江人幼穎異年十三即能詩詞博通經史元末累舉不第洪武三年用薦爲縣學教諭十年召陞國子助教爲人篤實每教諸生必端坐不言有所請問徐徐應答不過一二語然義理明暢人深服之十一年遷翰林編修十三年四月戊子致仕高皇帝親爲文賜之曰朕聞古之賢士莫不脩己行仁爲時君之用否則獨善其身以終大年或著書立言傳之永久雖不顯於當時而有功於後世以其德重而行純學博而言信也今老成宿儒凋落無幾獨爾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正欲詢問古今典禮以沃朕心柰爾不任周旋所以命卿歸老卿之去矣朕將誰從於戲千載一遇古今之通言然全其始終者罕矣今卿善始善終不亦美乎美和博學精擇善於著書故宸翰及之所著有理學類編八卷羣書備數十二卷及元史節要行於世

《國朝獻徵錄》卷二二

中書省右丞相忠勤伯汪公廣洋傳

國史實錄

廣洋字朝宗高郵人少從余闕學通詩書遊寓太平

乙未歲上渡江首召諸儒廣洋入見與語大悅畱幕下爲元帥府令史行樞密院提控江南行省提控丁酉除照磨兼知諸州事己亥置正軍都諫司擢都諫官辛丑遷山南行省都事升郎中甲辰立中書省改右司郎中尋知驍騎衛指揮使司事平章常遇春下贛州命廣洋參軍事贛州平命遂守之尋升江西參政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平山東開省治欲得廉明持重者往安輯之以廣洋可任乃命陶安爲江西參政調廣洋山東行省至卽撫納新附民庶安之冬十二月召入中書參政明年復出陝西參政三年丞相李善長病上以中書無官召廣洋爲右丞時楊憲以山西參政先被召入爲左丞廣洋主憲惡其位軋已每事多專決不讓威福恣行廣洋畏之常容默依違不與較憲猶不以爲懷欲逐去之喉侍御史劉炳等奏廣洋奉母不如禮以爲不孝上初未知之因以劾切責令還高郵憲恐其復入又數劾奏遷海南上覺憲奸不召廣洋還憲坐罪是歲冬十一月進封廣洋忠勤伯四年正月丞相李善長以老辭位乃拜廣洋爲右丞相以參政胡惟庸爲左丞廣洋位居惟庸上無所建明六年正月以怠職左遷廣東行省



叅政。逾年，名為左御史大夫。十年，復拜右丞相。上遇之特厚，官有疾在告，賜勅勞問。然頗湛酒色，荒於政事，以故多稽違。又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為不法，廣洋知而不言，但浮沉守位而已。上察其然，因勅以洗心補過，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占城貢物使者既至，而省部之臣不以時引見。上以其蔽遏遠人，下勅書切責執政者。廣洋惶懼益甚。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前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上問廣洋，廣洋計曰：無是事。上頗聞基方病，丞相胡惟庸挾醫往候，因飲以毒藥，乃責廣洋欺罔，不能效忠為國，坐視廢興，遂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勅之曰：丞相廣洋從朕日久，前在軍中，屢問乃言，否則終無所論。朕以相從之久，未忍督過。及居臺省，又未嘗獻謀畫以匡國家，臣民之疾病皆不能知。間命爾出使，有所偵視，還而喋不一語。事神治民，屢有厭怠。況數十年間，在朕左右，未嘗進一賢才。昔命爾佐文正治江西，文正為惡，既不匡正，及朕咨詢，又曲為之諱。前與楊憲同在中書，憲謀不軌，爾知之不言。今者益將沉湎，多不事事。爾通經能文，非愚昧者，視爾之情，淨沉觀望，朕欲不言，恐不知者謂朕薄恩，特賜爾勅。

得其省之。廣洋得所賜書，益慚懼，遂自殺。廣洋善篆隸大書，尤工為歌詩，為人寬和自守，居相位默無所可否，由是以庸懦不立目之。大抵其相才不足與奸同位而不能去，故卒至於覆敗云。

《國朝獻徵錄》卷一一

陳靜誠先生遇傳

陳鎬

陳鎬，字中行，先世曹人。高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子孫因家焉。曾祖執中，淮南諸路兵馬都統制。祖考汝德，涇陽縣判。考幸之，元淮南鹽課提舉。遇資興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邃于先天之學。元末為江東明道書院山長，開教永嘉，子弟多從之。及中原板蕩，乃歸建康，扁所居之室曰靜誠，人因號曰靜誠先生。太祖高皇帝渡江，御史蔡元之薦遇學行才識，因以書聘之，曰：予因胡元入馭，海宇瓜分，豪傑與兵共爭疆域，干戈四起，黎庶流亡，天命歸予，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隸門雖有將士，惟懼惜無軍師。恒側席以求賢，定太平以開國。比聞老先生世居江左，學貫三史，六經傳覽，兵省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崇儒重道，今古皆然。湯文曾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子

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奮起。倘以主民爲念。須弘恤患之心。應天順人。敷陳遠畧。非欲奮爪牙以顯武其實資文德以安民。取成大業。列爵胙土。以報功德。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信與。其相光晦跡以全已。其如濟時行道以成仁。拱族車塵。起展素抱。幸勿辭拒。以慰下懷。蓋丙申四月八日也。既見與語大悅。遂命籌謀帷幄。益見親信。幸其第者三甲辰。上卽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上卽帝位。紀元。遇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爲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乘。選衛士十人贊其出入。洪武庚戌春。奉命往兩浙。察民隱。還朝。密有所陳。賜白金綵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生命草。平西詔賞賚有加。授禮部侍郎。廉弘大德。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馬一匹。甚貴。召入看。遂引漢故事爲諫。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上不許。沉吟良久。從之。戊午。復除禮部尚書。又固辭。上曰。士之有志節者。功名不足以介意。其卿之謂乎。朕不强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古今得失。嘗值暑。賜歸。時功臣少有適值。遇力爲救解。多所全釋。上嘗論曰。先生有子

着來希刀隨侍。朕當重用。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讀書成立。以圖補報。上說。賜對衣兼金。當是時。寵遇之隆。華公侯卿大夫無與比者。甲子秋。病作。太醫院官省視。尋卒。上震悼不已。遣中官諭祭。賜葬鍾山祖塋之次。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并遇所著述。皆燬于火。故所存無幾。今見世德錄云。子欽誠俱早卒。恭由卿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祖初下建康。閩土人秦原之。周良鄉。丘某三人素有德行。以禮延請。詢以政事。號曰三老。敬之甚厚。不以原之爲南臺侍御史。卽薦陳遇中行於太祖。遂三顧聘之。爲帷幄師臣。以定天下。原之於太祖亦猶腕肘。然管仲於齊桓。可謂有知人之明。足以爲國初名臣矣。惜乎無所考其世次及歷官。行已之始終。不能爲傳。爲可憾也。 應慶雲

《國朝獻徵錄》卷一六

文淵閣大學士朱公善

楊原

朱善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國初仕至文淵閣大學士。卒年七十有二。先生少聰穎。不好弄。好讀書。十歲作文。通四書五經大義。祖洞雲先生嘗曰。是孫他日必爲令器。壯年以經學授徒。壬辰兵變。隱居鄉里。養親



教子之外、惟著書立言、以聖賢道學爲已任。所著有詩經解頤、詩經輯釋、史輯等書。奉繼母李氏克盡孝道。壬寅亂、剿、扶母逃竄十餘日、兩全無恙、人謂孝感所致。上平定天下、開設學校、豐城仍舊爲官州、州守強侯憲中延公訓導、南昌守許方延至郡庠、皆有成效。大府以名聞於朝、授教授。洪武八年、召赴京師、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署院事、知制誥。逾年、以奏討失旨、謫教遼東。公略無愠色、且日賦詩寫懷、有遼海集。未至、賜還鄉。語子逢掖曰、汝力耕以供賦役、我取汝祖所著皇極經世等書而考証之。十七年、天子思用老成、驛使召公、授翰林待詔。十八年、奉旨校文禮闈。徹棘之日、授奉議大夫、文淵閣大學士。是年九月、遘危疾、上命醫治。月餘、疾增劇、逢掖詣闕上訴、蒙上賜告歸。臨終起坐、加冠帶、舉手加額曰、感荷聖恩、無以報效。言畢而逝。卒之前、鄉人望見有星如虹、墜於所居之屋、衆咸謂文星之墜。以到家之日計之、得九十日。墓志。

《國朝獻徵錄》卷二二

東山趙先生汧行狀

詹恒

先生諱汧、字子常、姓趙氏。其先隴西人。唐中和間有

諱忍者、避地新安海寧之龍源里。八世孫曰安慶、時方寇亂、率義民勦平之。事聞、授西隅總管。安慶生光祖、爲宋京庠學官。歲大侵、出廩賑貧、提刑汪文振嘗銘其墓。二子、次曰大振、淮東漕司總管。大振二子、長夢營、將仕郎。夢營二子、長彌孝、浦江稅官。彌孝子象元、號可齋、才識超異。元平江南、徵既下、隣邑有持兵不服者、將加屠戮、可齋盡發私藏、詣軍門請、而屠戮不行。由是貳令休寧、遷婺源丞、改授信州司獄、以疾辭。既而朝京、授杭州仁和令、未至、卒於揚州。二子幼曰克明、號松莊、孝友敦厚、鄉稱善人。實先生之考也。娶同邑汪氏、生五男二女。先生最幼。初、夫人夢飛鳥自齊雲巖來、集于懷、覺有娠。明年延祐六年己未三月癸亥、先生生焉。資稟卓絕、有孩抱讀書、輒能成誦。及就外傳、讀朱子四書、疑難不一。師告以初學毋過求意、輒不釋、夜歸、取文公大全集、語錄等書、繙閱五鼓始休。由是有悟、遠厲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少長、遍詣郡之師儒、遂有負笈四方之思。嘗恒產以爲執贄具。親友或議其非、弗顧。聞九江黃楚望先生杜門著述、歲丁丑往拜之。先生窮經以清思自悟爲主、故其教人引而不發、使其自思。一再登門、乃得授六

經疑義千餘條以歸。辛巳秋復往雷二歲得口授六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過嚴陵請益於夏先生大之。問易象春秋書法如何。先生以所聞於黃先生者對。夏先生因出示其家傳先天易書曰。此義易一天象也。繼如杭謁黃文獻公於官署。公以師道自居。不少借辭色。及誦所進書。大異之。待以殊禮。甲申失怙。率長子翰林虞公於臨川。授館於家一歲。其所上書曰。聖賢之道大矣。學者可不知其要乎。嘗聞之吾之至尊至貴。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此心是也。吾之至親至切。舉天下之學不足以先之者。求放心之謂也。然非真有所見。無以爲日用常行之地。非真有所得。無以爲造詣歸宿之極。所謂爲學之要者。庶幾在此。此方之所以日夜憂懼。以求聞乎先覺之訓而未之有得者也。然方之幼也。聞江西有吳先生焉。行修道立爲世表儀。而成已誨人。深悲空言之無益。及觀閣下所爲行狀。而知先生爲學之方矣。伏惟閣下察其有志。以其所得於先生者而賜教焉。俾於入德之門不致迷其所趨。而天之所以與我至尊至貴。可以反身而有得。則閣下之賜大矣。時江西憲試請題。虞公擬策問江右先賢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

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至論朱陸二子入德之門。尤爲精切詳備。未乃舉朱子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而嘉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於一偏也。又舉陸子曰。追惟襲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以說爲證。使其合併於暮歲。微言精義。必有契焉。子靜則已往矣。虞公評其後曰。子常生朱子之鄉。而得陸氏之說。於二家之所以成已教人。反覆究竟明白。蓋素用力斯事者。非綴緝傳會之比也。厥後再往。公愈加敬異。及疾革。先生適在左右。凡喪事損益。皆以爲託。諸子請先生狀其行。歲丙戌再遊九江。則黃先生已捐館矣。有表誠夫者。文正公高第。緝師說爲四書日錄。旨意與朱子多殊。請商頂。先生爲條別是非數萬言。表公心服。多所更定。趙郡蘇公伯修。虞公之徒也。爲浙省參政。與先生友善。比入守邦畿。要同往。以母老辭。歸。名其居曰東山精舍。虞公嘗爲之記。舉先生之言曰。方蚤歲學於鄉。求程朱緒餘。誦習經訓。辨釋其文義之外。無所致力焉。誠恐終身不足知至。畢世不能意識。古昔聖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切嘗思之。以求塗轍之正。至於道南之歎。而有感焉。蓋其屬之繼



山者必有所在而豫章延平所以授之朱子者亦非有他道也。不然羅李二公無事業以見於時無文辭以垂於後其所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而吾朱子所謂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亦將何所指乎。此精舍之作所以願盡心焉者也。其於大學則謂三綱舉聖人事爲大學標準八目乃教學者用力之方故明明德新民傳中無學者工夫而脩身傳中無聖人氣象其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而逆推其用力之序則明古之聖人亦必由學而至而學者之功必可至於聖人又以爲格物是窮盡物理程子所謂講明義理分別是非之類是也致知是程子所謂明諸心又云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之類是也。二事不可合爲一唯程子言之甚明若曰致知在格物在字之義不同遂疑格致分而爲二則傳中言齊家在修身修身在正心謂二者合爲一可乎。且開明道先生謂學者若無事可行且去靜坐之言而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及朱子得於羅李二公所相授亦必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爲有在乎是也由是雞初鳴則起澄心默坐涵養本源以

爲致思之地而後凡所得於師之指及文字與義有未通者必用向上工夫以求之於是造詣精深而一旦豁然矣。蓋雖雅志不苟於仕而身則優爲當四方擾攘嘗論爲國家者不能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在浪戰不求智勇之士真可任將兵者使臺省貴人郡縣俗吏共軍旅之權仗行省討亂御史臺督視如平時而誅求劫奪之弊反覆壞爛之由朝廷終無自知之兵財兩匱郡邑一切以矯假病民而上官方且守故常不知通變長久之道賞罰不明故是非淆亂而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廢不講徒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大率近歲用兵之失不越斯言而先生經濟之才亦可見矣。自精舍成四方學者尊之爲東山先生云。壬辰兵興先生奉母夫人避地盡心調護及郡邑繼復而夫人以天年終丙申天兵克定郡邑其主將慕先生名德禮羅不至。丁酉寓于衡之柯山己亥結茅于星溪之古間山山深閑寂人事幾絕潛心著述雖當顛沛流離而進修之功不少報壬寅春歸東山時明興創業金陵吾邑已附屬六年矣有司屢奉命徵辟繼以議禮召皆以疾得辭己酉起山林遺士共脩元史先生在召中暨竣事

得請還。未幾疾復作，十有一月丙申，而先生捐世矣。得年僅五十有一。於戲痛哉！新安自朱子後，儒學稱爲東南鄉，然其末流或以析文義、纂輯羣言，卽爲朱子之學。先生獨超然有見於聖賢之授受，不徒在於推究文義之間，故其讀書一切以實理求之，反而驗之於已，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已。當時鄉先生皆留心著述，所以羽翼程朱之教者，具有成書。先生受而讀之，猶謂未知爲學之要。常曰：「讀書最患多疑，每展卷則羣疑競起如蠅毛，要須得程朱復作面命之而後可釋然爾。」是以質諸師而不得者，卒求之程朱遺言而有見焉。其於窮經之要，則有得於黃先生而推極之。其初見黃先生問年，答曰：「已未。」黃先生曰：「先吾刊六經補註之歲也。」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予曰：「當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歲邪？然春秋託始之歲亦已未也。斯又緣契實在斯乎？先生請問窮經之要，惟告以在乎致思，問致思之道，乃舉一事爲例。禮曰：「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言已然，則喪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絕於人如此。先生思之久而後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古註言無所受命，猶

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黃先生大稱善，遂授以求春秋書法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既又爲易置其語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先生受其說，退而思之久，乃悟其意，則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者，魯史書法。二百四十二年之內者，聖人書法也。黃先生各以二義貫一理之旨，以爲傳密付，悉在於斯。先生卽黃先生六經補註等書，取凡爲春秋說者，悉以耳聞類萃爲春秋師說三卷。復因其意爲春秋集傳十五卷。旣而求之於經，終有未盡聖人之意，因思戴記經解有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始悟是經全以一筆一削見義，苟不屬辭比事，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未有得其說者。蓋左氏與杜註有得於魯史遺法，主史以釋經，而不知有筆削之法。至若公穀、啖、趙、陳氏俱有屬辭遺意，則知求筆削之旨，而不知先考魯史之舊章。二者各得一偏，不能無弊。合而求之，具見得失。由是不傳之旨煥然復明。每謂非黃先生教以先考史法



而後經義可求則不得其門而入也。及重收集傳，越四載始克成編。復思是經倫類區別，爲義至精，參互錯綜，易相矛盾，苟不推類以通之，豈無遺憾。遂著春秋屬辭八篇，雖萬變不齊，始終各有條理。於是一經本旨方完。每謂苦思之功，若有神助，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又以爲春秋必攷左傳事實爲先，杜元凱、陳君舉皆有得於此，而各有所蔽。因著左氏補註十卷。吾鄉楓林先生亦以窮經爲務，而莫肯雷同，一見是書，輒曰：前無古人。春秋之旨論定於此矣。時駙馬都尉和陽王公鎮微，以春秋屬辭師說，左氏補注下商山義塾刻梓，以廣其傳。然屬辭詳著筆削之權，集傳乃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經旨無所遺。逮屬辭成書，復改集傳，使歸于一。至昭二十七年而賁志以歿。門人倪尚誼證以屬辭義例，質之以平日所聞於先生者，參互考據，足成之。若尚誼亦可謂有功於先生之門矣。其於易經，則聞諸黃先生，必須明象，又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同。苟通其一，則可以觸機而悟矣。先生春秋本旨既明於易，窮理不忘致思，每有所悟，則喟然曰：黃先生豈欺我哉。嘗曰：春秋文義賴孟子之言而後有據，於周易亦必見

其說如孟子之論春秋者，而後聖人之情可得而推焉。先生常作序卦圖說及經文開端、乾坤屯三卦解，大略以爲義皇設卦繫辭，各之曰易，繫辭傳上篇所贊皆其事也。神農黃帝氏繼作，各因義皇之易，刪定卦序，自爲一代之書。逮夏而商，其辭則世有遺闕，無不備，皆爲占筮之用。連山、歸藏是也。國圖、文選至德而不免差里之難，乃本義皇之易，因其交易對待反易相因之象，定于上下二篇，以天地之道明君臣之義，因陰陽消長盈虛之變，以著人事進退存亡之戒。其辭之所繫，必有關於此者，取之而非聖人一時自爲是言也。逮周公相成王，二叔流言，召公不悅，亦有感於先王憂惠，故乃卽卦爻象，取其愛惡遠近相攻相取之情，作爲爻辭，與先王之書相表裏，以其制作之旨，視連山、歸藏少異。題曰周易。其書與二易俱掌於太史，占筮家得通用之，而義則不專主於占筮。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始終，其要無咎。此周易之本義。蓋先生所求論周易本旨，如孟子之論春秋者，卒有得於夫子斯言，而不假手他求也。詩五言初

學六朝後改習建安諸子及老杜。近體則學手唐人。其爲文曰必以理勝爲主。然後命意造辭。沛然矣。烜竊觀先生之學。以積思爲本領。以自悟爲歸宿。勉夫向上之工夫。而至乎窮經復古之成效。豈偶然哉。烜自獲交先生。不以疎謬進而牧之。往來請益。遂得聞窮經之要。及春秋筆削之旨。自悔其前學之非。而惜聞道之晚也。方期以晚年相與講授周易象學。而先生遽已謝世矣。何後學之不幸也。抑斯文廢興。關於天運。非人所得測識歟。尚誼偕其子夢吉屬烜爲狀。烜末學膚淺。何足以知先生哉。然受知最厚。義不容辭。姑述所見聞如右。願學君子尙表章之。俾垂永久。非惟先生九京有光。實亦斯文之幸也。諸生星源屠烜謹狀。

《國朝獻徵錄》卷一一四

姑孰郡公陶安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元書院山長。乙未。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上召語時事。安曰。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善。吾欲

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勝。出臨四方。何向不克。上又曰。善。留參幕府。丙申。從克金陵。陞左司郎中。贊機務。既而得劉宋章。棄四公。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辛丑。知黃州。寬賦省徭。招徠流亡。民庶悅服。甲辰。移知饒州。賜詩行。時方征伐用急。安善論。民樂輸軍。典不乏。乙巳。信州賊攻城。安與千戶宋炳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勇卒爲游兵。晝夜巡捍。請救江西行省。安登城諭賊曰。爾皆吾民。反爲賊用。得無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城卽破。不相害。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怒。請盡屠諸從賊者。安曰。民爲賊脅。非本心。奈何殺之。不許。明年入朝。吳元年初置翰林院。爲學士。知制誥。修國史。時召四方宿儒集議禮制。安總裁定。修律。爲議律官。洪武元年。上與儒臣論儒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鮮不爲惑。自非豪傑。不能決去。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頓首曰。主上採本至論。上嘗賜安對。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御史有言安隱過者。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

且爾何從知。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以此爲盡職乎。立黜御史。初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叅政汪廣洋。山東安出。江西爲叅政。上曰。朕渡江。初卿首率父老見軍門。爲朕陳王道。論時務。深合朕心。朝夕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開議論。江西上游都會。擇卿撫治。對曰。臣微陋。恐付託不效。負聖恩。安寬仁。達吏事。政績益著。四年卒。年五十七。疾劇。猶草上時務十二事。贈姑孰郡公。國初諸禮多安裁定。大祀禮專用安議。

《國朝獻徵錄》卷六

行省叅政陶安傳

失名

陶安字玉敬。姑孰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尤深於易。元季嘗試於有司。爲明道院山長。再調高節書院。秩滿。避亂家居。沉涵道藝。賦咏自樂。若將終身。乙未夏六月。太祖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安見上狀貌。謂諸父老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與語時事。大悅。安因獻言。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長雄。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今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四行弔伐。首取金陵。以圖王業。天下不足平也。上曰。諾。授安天下興國翼元帥府令史。丙申秋七月己卯朔。諸將奉上爲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上兼總省事。以安爲員外郎。晉叅幕府。從克金陵。會丁母夫人憂。服闋。授行省都事。尋陞左司郎中。贊畫之功良多。上既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因問四人者何



儒藏

如。安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上多其善讓。癸卯。黃州平。上思得重臣以鎮之。曰。無愈安者。遂命知黃州。至則寬賦稅。省徭役。民悅服之。改桐城令。尋移知饒州。時方征伐。急軍需。安諭勸諭率其民。民皆樂輸。而用不乏。適閭寇至。攻城。安諭父老率子弟固守。俟援兵至。擒其衆。諸將以鄉民多從賊。欲屠之。安曰。民為所脅耳。奈何殺之。由是民皆得全。四境以寧。上嘉其功。御製詩以示褒美。遣使往勞。明年入朝。命復守饒州。民懷其德。建生祠事之。吳元年初。置翰林院。首召安為學士。凡國家制度禮文之事。多所定擬。御製門帖賜之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使文章第一家。戊申。上即皇帝位。建元洪武。春正月。詔修大明令。公為議律官。是月辛巳。安與中丞劉基言於上曰。遠聞倣元舊制。設中丞令。欲奏以太子為之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槩是從。將欲望治。譬猶求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迴擺。豈能達哉。且吾子

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問。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上因謂詹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其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於是以李善長等兼東宮官。乃諭曰。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佚。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上一日御東閣。安與中丞章溢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事。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侈。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卿此論深。有契於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上與儒臣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



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鮮不為所惑。自非有豪傑之士、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諸侯、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賢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二月壬寅朔、中書省臣李善長、傅獻泊安等、進郊社宗廟議。其圓丘之議、若曰、今當尊古制、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其方丘之議、若曰、今當以經為正、擬以今歲夏至日、祀方丘、以五嶽鎮四海、四瀆從祀。其宗廟之議、則若曰、今擬四代各為一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於太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於高祖廟。其社稷之議、若曰、今宜祭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皆從之。安又奏、古者天子五雩、祭天地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上曰、五雩禮太繁、今祭天地

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時有御史言、安隱微之過者。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命熟之。中書省臣進曰、御史職當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上曰、不然。夫植佳木者、必去蟬蠹、長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大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納以小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常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為此譏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為力。不然、則害滋大矣。竟點之。某年、還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於山東、以安代之。時江西諸郡縣初下、安鎮定之有法、軍民帖然。得恩追封其祖父、父為姑孰侯、祖母為姑孰侯夫人。某年、安有疾、既劇、猶草時務十事上之。九月戊戌、卒於官。上聞之、憂悼、親為文、遣使祭之。時年五十九。事載國史。論曰、自古帝王之興、伐暴救民、以安天下、雖其智勇神授、動有定畧、要之艱難草昧之初、人心未定、所以啟迪淵衷者、

亦不能無賴於英雄豪傑之助。若董公說高帝為義帝發喪，誅無道秦之類者是已。然我太祖之興比之漢高，抑又過之。蓋元主入統華夏百二十餘年，衰亂之後，我太祖出而順天應人，奠安中外。當時奔走禦侮，推誠効力，如徐鄧湯常李沐諸公，勲業烜著，然謀謀惟懼自誠，意伯劉公之外，如叅政陶公者，亦不可多見。方其避亂家居，賦詠自若，樂將終身，其與耕莘釣渭同一揆也。及其遇我太祖，乃能審識真主，首從義旗，因說以弔伐安天下為心。一見之頃，兩言而合。不數年間，削平禍亂，登斯民於衽席，以立中國帝王萬世之業，其視鳴條牧野之後，夫何異乎。然則董公之說，不足言矣。曩嘗得公之文集於當塗縣博張祐，獲觀永樂間刑部侍郎劉辰所進事蹟及銘山宮贊費先生序語，因類萃成篇，庶幾一覽得以仰見明良相遇之盛焉。

《明名臣琬琰錄》卷九

王竹亭先生墓誌銘

國朝混一之初，天下耆儒碩師往往多在，徵詔數下，或進而階顯融，佐化理，或退而信廉節，成後進，皆卓然有益於世也。是時泰和王竹亭及其弟子啟兩先生正學篤行，高風直節，表表乎大江之西。洪武二年，子啟先生首舉明經，為監察御史。明年，竹亭先生以說書徵。既至上書論事，更授福建鹽運副使，以老得辭。子啟先生後陞廣西按察僉事，又擢知崇慶州，政治赫赫，已而罷歸。時竹亭先生春秋六十餘，子啟先生亦幾六十，伯仲恭愛隆然，居必一堂，出必鴈行，長身玉立，儼乎端恪，巍冠褒衣，襜褕甚偉，蓋望之如神人，無不肅然起敬畏者。至其接人，色莊氣溫，雍容怡如，語簡理盡，無不樂就之焉。竹亭先生諱沂，字子與，竹亭其別號。幼讀孟子，即知辨於義利，稍長，刻厲學問，嘗從元進士楊升雲、彭復初治周易，造其奧奧。自六經至于周程朱張之書，靡不深究，及子史百氏，咸旁通博考，蓋於天人之微，聖賢之蘊，



往古治亂成敗之故、蓄之富察之審、言之的而履之確也。嘗一試有司、不合、即不復出、教授於其鄉、而所交游往還皆當世名人。元季江西泰政沁布阿咱爾守贛州、禮遇先生、辟爲行省照磨、又承制授吉安路治中、俱不受。達皇明龍興、洪武三年、廣東行省聘考貢士試。是年、侍御史吳去疾言、泰和王沂經學操行宜在侍近、遂徵爲說書。至未幾而歸、益以成就後進爲務、從學者愈衆。傾竭底裏、隨其材而篤之、而皆有成。先生資識高明、內貞外和、器度弘偉、規範自然。安成進士劉雲章嘗贊之曰、淵乎玄酒之在尊、凜乎太阿之未出匣、瞻乎其清而挹之、弗竭薰乎其和而即之、弗可狎。又曰、使及門孔氏、則風雲之詠歸、端章甫之禮樂、固將進退綽然而特視其所合。蓋確論也。先生孝友篤志、歲時莖祭循古禮、燕處必嚴、未嘗啟口及人過失。有文集若干卷、承旨宋公瀛爲之序。詩若干卷、襄城楊伯謙序之。洪武十六年某月某日卒、年六十有七。王氏世有德義、其先出晉司徒

導之後、由金陵來徙。至宋、戶部侍郎贊顯于仁宗朝、事載郡志。又若干世至圭、爲榮王府賓客、與同文忠、楊文節皆善。學者稱紅溪先生。紅溪若干世至性夫、性夫子以道。元季韓公復嘗薦之、以親老辭。二子、先生兄弟也。先生娶陳氏、繼李氏、皆有賢德。子男一、伯貞、舉明經、累官瓊州知府。女一、嫁嚴玄齡。孫男二、信、直、舉進士、爲翰林修撰。曾孫男八、女三。先生初葬千秋鄉大徑之原、至是瓊州公丁李夫人憂、改葬先生新山之原、使直屬士奇銘墓。士奇蓋生晚、不足究知萬一、然念鄉人老長識先生者盡矣、當時門人親受教者亦多不在、將使後之學者有志乎先進、其何所考法也。且士奇於王氏重世好、又少嘗侍教先生兄弟及瓊州公矣、故不敢辭不敏、不銘、謹述其所知大槩而爲銘曰、

奕奕王山、澄江洋洋。猗歟先生、邦人之望。江山出雲、雨于下土。君子之道、有蓄不施。道之傳矣、孰不爲材。佐理于隆、濟濟偕來。世其遠矣、後來何師。猗歟先生、曷究予思。

朱右傳

朱右字伯賢，臨海人。元至正末，司教蕭山，遂徙居上虞之五大夫市。問學該洽，尤長書禮春秋。其文深醇精確，簡而有度。嘗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翫培塿者，忽蒿華之高矣乎？故其所作一以經為本。劉仁本駐師餘姚州，作雪詠亭于龍泉左麓，集名士四十有二人，修楔賦詩。右與焉。洪武三年，以宋濂薦召修元史。史成，乞還田里。六年，召修日曆，除翰林院編修。七年，與修洪武正韻。八年，擢晉相府長史，尋奉命同宋濂定議王國禮樂。晉王隨太子游中都，講武事，右嘗從。九年，以疾卒。葬蘭風鄉。右嘗編性理本原，揭河圖洛書于首，次太極圖說，次西東銘，附以通書，以正蒙為末，純不錄。其嚴于論學若是。又以深衣之制，世代沿革，襲以成俗，無復古意，乃援禮經及先儒之說，求合古制，使宜于今。作深衣考，學者稱焉。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六二

校記

①孩：當誤，《西隱集》附錄所載墓誌銘作「疾」，《明文衡》卷八五作「疾」。

②水：右引二書均作「永」。

③公：右引書作「生」。

④于：右引書作「與」。

⑤有：據右引書當作「兩」。

⑥「祖」字上闕字當是「太」。

⑦王：當作「主」。參前篇。

明儒碑傳集卷五

秦約 曾魯 陶宗儀 蔣宮
董倫 王禕 汪叡 蕭岐

溧陽縣學教諭秦公約傳

秦約字文仲，其先淮安人。宋直龍圖閣觀之後，始遷崇明。其後再遷崑山。父玉，字德卿，業儒，有至行，門人私謚孝友先生。約至正間官崇德州教授，洪武初應召，試慎獨箴，拜禮部侍郎，以母老辭歸。再以寶鈔求幣，徵詣京，上疏陳乞復書院、書堂，義學例當復。守令之選，另立一科，四十蒞職，百日舉代。郡邑三年造冊，與志書同進，以備國史採擇。上悅，以約年老，難任繁劇，計五百里，授以儒官，得溧陽教諭。御史練則成待制，吳沉為約宿學，迨老，合有館閣，不報。在溧陽八年，請老歸卒。約文章務求理勝，而詩尤工。張路公貢師泰尤所推重。所著詩文曰樵海集，別有師友話言、樵史補遺、孝節錄、詩話舊聞、崇明志。

《國朝獻徵錄》卷八三

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魯神道碑銘

宋 濂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修明。至於文學之

彥，亦精贍宏博，足以為經世之用。蓋自童州之始，十四經之文書，以歲月期於默記，又推之於遠，因茫昧諸書，豈直覽之，其默記亦如經。基本既正，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譏定之集錄，探幽索隱，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睜然視，舌本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濂銘亡友曾公之墓，憤激于中，而復繼之永慨也。公諱魯，字得之，曾其氏也。孔門弟子，邨公五十七代孫，其居新淦，吉陽里者已久。曾大父兼善，宋贈太理評事，祖天祺，宋宣教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路儒學教授。世劉氏。公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郎簡君正理，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力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日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



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敷，杳莫察其端倪。公殊不以爲足，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攬其精而掇其華。間有僻書隱牒，不憚道路之遠，必購得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連旦不寐。發爲辭章，麗蔚炳朗，毅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中與之語，連日夜弗休。歎曰：「不意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內翰鄉之丈人行也，公負笈從之游，益充拓其所未至，寤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羣書稱于時。公猶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於臨州。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脫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益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義理，密於蠶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濂之書。吳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釋輦。公召里諸豪，集健兒持兵以保障乎一方。仍椎牛醢酒，開陳逆順禍福，言甚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子鄉」及人。國朝有詔纂修元史，勅成一代之典，遣使者起公于家。公補苴罅漏者不一而足，其

功爲最多。史成，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居其首焉。公將乞身還山，會朝廷開局編類禮書，輿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公者，共堅請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難定於一。公當羣言沸騰之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公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而去。俄選入儀曹爲祠部主事，階承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乃已。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熒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蓋日熒爲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惡，故託修貢以覘朝廷之意。上聞之曰：「島夷何狡，猶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主事耳。」即日起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寇，戍將每捕獲

之。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誤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凱，禮部尚書。八月，奉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然吐血一升。公猶力疾問本不息，自是遂奄奄不振。九月，膏肓降鍾山，羣臣咸見諸詠歌，獨公誤賦以進。十月，上將郊祀，出宿齋宮，命取諸作，使侍臣更審誦之。至公，獨曰：此曾魯作耶。援據既精，鋪敘有法，豈新進之可驟至哉。十有一月，疾逾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上惻然許之。十又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卒。公蓄德熙和人，近之者溫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則山澤之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親克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諸姪相繼捐館，公收淚經紀內事，一年間葬十餘喪，且撫存其孤，惻惟恐或失其所。平生輕財仗義，喜周人之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其出仕也，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爲。凡典禮涉於制度者，必經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吏牘之繁簡，署字文之上下，人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爲決。公誠所爲濟世之學者，非邪。公屬文不喜留案，其徒雖有所輯錄，猶未

成書。其自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案辨誤、藏於家。他咸未脫藁。當公修元史時，濂實爲總裁。及入南宮，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爲最深。其坐官齋，更析互辨，每至夜分，歎末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又復相視，慨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其意蓋指公與濂。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而敢上儗於公哉。雖然，公未嘗欲棄濂也，相期他日幸歸休，必胥會焉，共成一書，庶可藉手以見前賢。公今不可作矣，故因銘墓之文，而屢興懷於治古之時也。銘曰：氣化糾纏，人文昭宣，萬類斯甄。今天設地施，一偶一奇，形聲相資。今載籍繽紛，六藝攸尊，各闢其門。今枝分葉敷，散爲千塗，混其精猶。今彌綸大邦，物采文章，有變有常。今不生碩儒，孰軋其樞，執苞其腴。今玉筍之陽，神珠吐芒，莫自翳藏。今大明麗天，東帛垂芳，庶羅俊賢。今袞袞鉞誅，寓於策書，與論所孚。今儀曹之升，議禮稽經，日維烝烝。今黼黻帝猷，上窺殷周，功在剛修。今所積之沈，所發之深，開陽闔陰。今正笏垂紳，其色閑閑。邦之老臣，今媚學蹉跎，其中枵然，何翅霄淵。今天胡降喪，一鑑之亡，四國之傷。今其神上征，化爲列



星寒光晶瑩兮。下射屏山。馬鬣桓桓。名在不刊兮。

《國朝獻徵錄》卷三五

陶宗儀傳

陶宗儀字九成。其先由閩之長天之永嘉陶山。再徙台之黃巖。始祖泰和。宋皇祐裏溪都巡檢。復徙歙水。父煜。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宗儀冲襟粹質。澁然不凡。少舉進士。一不中。卽棄去。務古學。無所不窺。出游浙東西。師潞國張公。慕朱喜。李孝尤。京兆杜本。問文章爲事。故其結檢家法。過人遠甚。尤刻志字學。工舅氏趙集賢雜篆等。家甚貧。抵松教授弟子。遇人無夷險。仗直一揆以誠。平居寡言笑。至論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歷歷開新。雖不華。南臺御史丑間辟舉行人校官。皆不就。張士誠據蘇。議署軍諮。不往。洪武辛亥。詔取天下士。癸丑。命守令舉人才。又以病免。或謂讓之。歎曰。一微而喜。所以爲親。祿不逮養。適人悲耳。況今賢良輩出。草莽之臣。老灰太平幸矣。驗分之榮。其敢親乎。藝圃一區。果蔬菁藟。度給有餘。已餘悉種菊。栽接溉灌。身自爲之。間過勝日。引鴈偶酌。歌所自爲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宗儀崎嶇亂離幾二十年。喪葬祭禮備盡其力。人以

孝稱。由避兵家城北泗水之南。官生買地結廬。遂居以老。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說。邪一百卷。經新錄一百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其未暇業者不與焉。

《國朝獻徵錄》卷二一五

翰林院修撰蔣公官傳

蔣官字伯離。真州人。三歲喪母。哀毀如成人。五歲誦孝經。論語。左氏春秋。十歲善屬文。表章庸孟之書。居父喪。勺水不入口。毀瘠踰制。從學陳子山。子山方銳意釋經。而官乃列諸家傳疏得失以進。子山異之。授以詩書。春秋及諸文章。大家官輒悟其旨。子山謂人曰。明敏若官。雖汝南應世叔。不足多也。自是博極羣書。於制度沿革。陰陽曆數之義。無所不通。元至正初。登第。未幾。丁祖艱。負祖母避地浙東。以薦授行樞密院管勾。服闋。授崇明州判官。攝州事。有聲。丙午。皇朝剏平。封畛。官乞歸田。不許。會部使薦官才可。備史館。授翰林修撰。洪武紀元。擢開封府蘭陽縣縣丞。當南北要衝。兵燹之餘。寇賊充斥。居民存者十二三。官廣爲召募。一年復業五千戶餘。弭苗悍患。掩骼理齒。通商販理。寬滯。安反側。開學校。崇德義。邑人大和。拜滿。朝京。以疾卒。

《國朝獻徵錄》卷二二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傳

董倫字安常，故山東恩縣人，世居燕之宛平。自處山林間，布褐藜藿，已懷憂世之志。學者多從之遊，以所居貝州，因稱貝州先生。元末，徵辟不出，世高其行。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寧以倫薦，徵爲春坊贊善，大夫賜冠帶。事懿文皇帝太子，陳說多長厚語。太祖高皇帝聞而善之，由右春坊右贊善陞左春坊大學士，賜文綺六疋，鈔五十錠。會東宮晏駕，二十五年，出爲河南左叅議，盡心民事，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方孝孺爲之記，嘗草封事數千言，無一不當。上心者，又上書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太祖遽擢爲陝西右叅議。三十年，以註誤免官，典教滇南。東宮憐其老，賜以白金若干錠。倫行至成都，蜀獻王深寵之，賦詩八章以道行。至滇，凡作養成就，用夏變夷，漸摩膏煦，皆出於仁義道德。故雖蠻童夷豎，皆知向方。建文帝卽位，眷念東宮舊臣，屢詢及之。左右亦多言倫可用，召至京師，慰勞備至，拜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與方孝孺同入內閣，侍經筵，御書怡老堂，及綵几、玉鳩杖，各一賜之。初，監察御史解縉以權臣讐嫉，請之，謫河州衛吏，縉與倫書所授。歲餘，

倫爲之言，乃召縉還，以爲翰林待詔。其汲引人材類如此。倫爲人質直敦厚，富文學，爲時所重。建文間，屢懇言當務親睦，不聽。文皇帝卽位，時倫年八十餘，有旨令致仕。出京，悒悒成疾，數日卒。

《國朝獻徵錄》卷三五



翰林待制王公墓表

鄒緝

大明受天命、掃除羣雄、奄有區夏。元主既遠、避於漢北、獨其梁王巴圖爾時猶據守雲南地、恃其險遠、弗遂臣服。屢遣使往諭之、輒殺使者、拒不從命。太祖皇帝終欲以德綏懷之、洪武五年正月、乃復遣翰林待制王公持詔往諭焉。衆皆謂公文學詞臣、不宜遠蹈不測之堯、而公辭色慷慨、即日就道。既至雲南、見梁王諭曰：「大明受命、統一疆宇、皇帝聰明神武、作君萬邦、內外大小、罔敢不服。惟爾西南僻在遐遠、未被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宜順天道、奉圖歸職方、否則偏師南指、坐見夷滅矣。」梁王聞公言、頗駭懼、欲降。會沙漠有遣使至雲南、聞其納我使、怒責梁王、使速殺公。梁王初不肯、後不得已、乃出公見之。公慷慨言曰：「天實訖汝元祚、我明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誓為國死、終不為若屈。」遂被害。時六年癸丑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年五

十有二。公既沒後八年、大兵始平雲南、梁王敗死、遂郡縣其地。又十有五年、其子紳任為成都府文學、乃往求遺殖、不可得。因訪其諱、所製神主以歸、將奉公之遺衣冠以塋。志弗獲而卒。永樂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其孫懿始即青岩里象鼻岡奉公之神主塋焉、遵父命也。公諱諱、字子克、金華義烏人。祖炎澤、考良玉、皆任元為學官。公少從學於侍講學士黃公潛、其為人長身山立、屹然有偉度。太祖皇帝初下金華、聞公名、遣使召公。一見甚悅、即處以幕職。未幾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遷侍禮郎、兼引進使、除起居注、出為同知南康府事。及太祖皇帝即大位、召還議禮、以不合意復出判漳州府。二年己酉、詔修元史、復召公還、與翰林學士宋濂同為總裁官、遂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預教大本堂。公既為上所知、甚見禮遇、嘗謂浙東儒者惟卿與宋濂耳。公凡兩佐郡事、皆有善政。其在南康、當兵革之後、人民逃散、百不存一、庶事皆草創。公披榛莽、



剔瓦礫以建府署、撫摩其瘡殘而安輯之、民由是稍復其故。又收禮其士之賢而康餼之、搜除姦蠹、經理廢壞、郡以安集、民至於今思之。其在漳州府亦然。其於史職、雅擅其長、裁繁剔穢、公之功為多。及教大本堂、尤盡開導之益。上每召對、必賜坐、從容宴語、久之而後退。性剛直、於人少許可。人初見之、若不可即、及一言合意、即傾盡無所靳。少時嘗遊元都、翰林張起岩、危素、鄒哲、圖等雅敬重其才、列薦之。時元政已非、公一獻書闕下、不報。即南歸讀書、以養其親。公學問深粹、博覽經籍、兼綜百家。與胡翰、宋濂俱以文章名江南。三人之交相上下、而公之才氣尤雄遠。其文章簡而嚴、深而肆、跌宕閑偉、卓然鮮儔。蓋自宋元諸君子之後、所以振起斯文者、公與胡、宋二人實為之首也。公之學問、文章、既已不可及、而其死忠大節、復炳炳然、昭如日星、不可遏如此。嗚呼、公可謂無愧於古烈丈夫矣。公之忠義在人心、其行實在國史、而徐復欲有以表揭於阡者、亦孝子孝孫不忘其

親之心也。公娶何氏。子二人、終早世。紳仕為國子博士卒。孫男五人、穆、猗、猗、猗、猗。女三人。平生所著述、自有集行於世、皆不論、獨叙其大者於此、使以告其鄉之人。

《明名臣琬琰錄》卷一〇

明故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貞一汪先生行狀

程汝器

先生諱叙、字仲魯、號貞一道人。晚年危喘疾、自稱貞一病叟。汪氏世居徽之婺源、號巨族。先生曾祖諱瑗、祖諱賓、考諱閔、俱寬厚禮讓、不希仕進。先生賦性聰敏、穎悟過人。幼知務學、年十二能賦詩、十五能屬文。夏不就涼、冬不附火。其族叔祖古逸翁喜其性質超邁、務學之勤、收教之、日誦經傳千餘言。凡有疑難、必籍記、逐一問辨、其志愈篤。同舍咸推讓焉。未幾、翁捐館。是為至元戊寅夏四月。先生執弟子服、哀哭之慟。其子淮瀾先翁亡踰年、其孫奇樹奇芳力不能葬。越十有九年丁酉、先生禮葬於里之高路。先生既冠、遊於江淮兩浙、一時知名之

士莫不器重。至正壬午秋嘗應浙江鄉試。不合有司。歸家取友於鄉里。如倪仲弘、鄭子美、朱允升、趙子常、呂安貞諸先達相與討論。既而與族人茂昭子文即里之碧雲菴玉蓮僧舍。窮日夜潛心於諸經子史。靡不研窮攷訂。融會貫通。性命道德之原。古今事物之變。至於山川嶽瀆草木昆蟲。凡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者。莫不極其所以然之故。然後反諸身而自得之。體認操存擴充其端以實踐焉。會元季干戈聿興。四海鼎沸。鄉里橫潰。殺人如刈草菅。先生惻然不忍。乃設策與其弟同集義旅。以靖鄉邦。協天兵以復郡邑。凶惡者鋤之。柔善者扶之。諸大家來依者。亦警諭勸化。相為保全之計。事寧退歸田里。不希進用。惟以悅親為心。至正丁酉七月居內艱。九月葬鴻村之僊人池。已亥七月居外艱。越五年癸卯十一月葬鴻村之瑤竹園。三年之間。不接人言。哀毀踊頓幾絕。葬祭以禮。廬於墓側。扁其樓曰春暉。庚子秋弟同提兵爭鄱陽不克。棄妻孥軍馬廩庫亡之。西制用兵姑蘇。

朝廷疑之。檄取先生及夫人程氏并次子淵存寓江寧為質。已而知同遇張士誠之害。方釋。授先生安慶稅令。夫人俱往。壬寅夏先生以奏請事宜還京師。而安慶城陷於陳冠。夫人與隣婦祿梅赤子淮竄入山谷。勢急棄赤子於草野。以身免難。家僮余奴亦從竄避。見遺赤子抱以尋夫人不獲。求乳於村婦。逾旬而後子母以完。城復平定。先生自京師復任。未逾月朝廷選儒官。委叅軍詹同領入川蜀。隨軍叅贊。先生以肺疾辭。得歸田里。洪武初駙馬和陽王公克恭由新安移鎮會稽。從調八閩。先生長子澤先從事王公幕下。公素知先生學行。題專使禮延先生至三山。開館於中山之陽。再越歲以疾辭歸。洪武甲寅乙卯之歲。屢奉朝命。郡邑交割勘問先生疾愈與否。郡府命醫視。曰肺疾難療。由是復命得遂。田園舊居。雖臥病中。猶激厲鄉里子弟之好學者。如邑之李文徵、休陽范平仲、吳縣中程子靜皆得造就。受任於朝。凡遠近祖宗墳墓有傾圯者。務堅完之。荒蕪者芟除。



荆棘立石碣以表之。有白燕者，濠梁人也。壬寅之歲，來宰婺源。廉公有威，強暴者畏而疾之。甲辰冬，郡境寇作，犯州城陷。白公遇害，屍暴於河。事平，先生備衣衾棺槨，買地於環村，營塚塋葬之。鄉里兵燹後，有喪不能葬者，亦皆為葬焉。其奉宗祠祭享一如古制，割田四十畝立定規，俾子孫永守。立祠額曰著存。喪亂之餘，郡境銀峯泊水浮梁有流移顛沛來依者，悉皆捐粟與之食。假室廬於村落，俾居之。時平，皆令復業。洪武甲子孟秋，朝廷復下徵賢之詔，有司敦迫上道。至則司禮官引見，上舉書之西伯戡黎篇命釋之。先生詳析發明，深愜聖意。時受顧問，俾翊贊儲皇，授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上亦日召侍講，周旋於兩宮之間。與朱善、劉三吾二學士，趙朝則同班，賜坐則聯席。入稱三老，開陳善道，從容獻納。天顏每為霽威。上嘗憫先生年老氣喘，勅賜朝房，俾便於趨朝。萬幾之暇，命續製薰風南來詩，諸作稱旨。諸近侍臣僚亦皆推遜。遇春夏萬物發生之際，人有罪至死

者，先生輒涕泣俯伏進諫，請決以時，無傷天地生物之仁。上允所奏，常稱先生為善人。明年，頒誥寵諭，再踰年丙寅仲春，先生喘疾大作，力疾奏請歸家療病。期秋再至，可其請。三月，觐上御奉天門，勅中使傳宣召先生。既至，賜坐，語次，顧曰：「若知所以召見意乎？」先生起對曰：「未知。曰：『日昨不嘗以老病故請暫還婺源，期秋再來，朕可其請，有不須辭別之旨。』」已乃思之，若等光陰有限，言歸有期。仲魯喘嗽為病，誠劇然，恒見得此病者，往往壽考，矧若龐眉有壽之徵。若之心事，朕深知之。孔子不云：「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若多讀書，何理不窮？第心素善於人之善者，固好之，不善者亦不惡之，斯為未能全好善之心也。朕今許若還鄉，毋庸再來矣。」所戒者近侍之歸，郡若邑官勢須來見，爾當閉門以絕。否則筆之於簡，俾僮僕輩示之。若曰：「仲魯幸蒙聖恩，予告還鄉，理宜杜門謝客，輸租應役，則有恒制矣。其敢以是自連厥戾。如是則可考終命矣。」先生叩首謝曰：「聖上愛人以

德適承聖訓，是欲臣全其晚節者，敢不欽佩以期毋負上心。明日辭朝，都門送車百兩，觀者填道，莫不嗟咨，詠歎以為千載一遇也。先生之道和而純，其用莊而毅，內之孝，外之仁，然而智言而信，窮而不憂，樂而不淫，為學推孔孟之道，必求諸其中。所為文章，深而博，厚淡而古雅。賦頌詩歌，其要感歸于正，積有十帙，名曰浯溪集。又有六年考終於正寢。先生生於元至治三年癸亥冬十月二十又三日，不祿於大明洪武三十四年辛巳春三月二十又三日。先生寢疾甫三日，又明日始旦，命子澤奉水進盥，盥卒，迺正衣冠端坐，形神朗全，且蔬食進，又稍益方徹。謂子若孫曰：汝輩宜安分守禮義，謹言行，以保其身。事死如奉生，勿作佛事，祭惟隨儀，不必豐，惟在誠敬。言既，正身歛手，晏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九。子男四人，適長曰澤，弱冠從事於金陵，兩浙八閩兩廣嶺海邊戍，年五十甫告歸養親，獲終其孝。適次子淵，年四十以進呈田畝圖冊，所司責緩，罰造京官第宅，歿於江

寧。適次二曰淮，年二十九亦以圖冊事罰役，未畢從歿於京之石城門。庶曰潭，年三十一繼役於京，運感疾而歿。紹男一人曰渚，幸無恙。女二人曰浯，年十六適里之江里仁。孫男八人：桂、梁、樞、樞、榮、樞、杞、楚。惟梁更名良士，由邑庠生中永樂癸未鄉試，登甲申進士第，推虞城宰。孫女九人：樟、楨、慶、拱、楹、楠、楷、移、桐。曾孫男五人：熙、照、煜、烜、焰。曾孫女二人：美、聲。嗚呼！先生信道甚篤，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喪亂流離則危而持，顛而扶，安人澤物，以底於昇平。其子適庶暨紹者五，不幸淵、潭、淮俱以王事歿於中外。幸適長子澤雖從事遠戍，老則歸養送終，而渚仍輔協之，得非皇天不愆遺一老之意乎？前三越月，澤謁吉卜，奉葬於鴻村瑤竹園。負已丙，挹壬亥，是歲之四月十五日也。夫人程氏同穴。夫人先於先生十年歿，是為洪武二十三年庚午秋七月望前一日，年六十有九，葬以其年八月十有五日。側室許氏，年六十有九，無恙。汝器嘗遊先生之門，不可以無



儒藏

明儒碑傳集 卷五

述、迺書其耳目見聞之大槩狀諸篇簡、尚求名公誌而銘之以傳不朽云。時永樂乙酉秋八月望日、前承務

郎、金華府浦江知縣松蘿程汝器狀。

按洪武十七年八月乙未、以儒士汪

仲魯為左春坊左司直郎。語曰：朕嗣子求善人輔導以成其德。宜易云哉。夫人固有能言而行不逮者，亦有能行而訥於言者。蓋非言無以達意，非行何以取信。惟善言不迫，故聽而不厭；善行不虧，故近而不狎。從出入侍起居，能格非而不撓，承顧問進講說，在即物以為辭。小則以諷大，大則以戒。若積善土期於成山，若導衆流期於會海。苟非備此，曷稱厥職。特授爾仲魯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爾其輸忠效誠，陳善閉邪，無有所隱。斯為美矣。仲魯，徽之婺源人，以明經辟至京。上詔諸儒講論仲魯講書之西伯戲茶篇，辭旨明暢，上甚嘉之。遂授是職。洪武十九年三月辛未，左春坊左司直郎汪仲魯以肺疾乞還鄉，上許之。明日，復召至便殿賜坐，顧謂曰：汝昨以疾告歸，期秋復來見。朕知汝疾劇，宜休養以延老壽。汝平生力為善，今鬱然顰眉，乃壽之徵，更慎起居，精藥物，以終餘齒，無庸再至也。仲魯為人敦實簡靜，不妄言笑。進講兩宮，歷三載，遇事輒言，明白簡直。上嘗以善人稱之。始終被禮遇云。

《新安文獻志》卷七二

正固蕭先生行述

予吉之為郡，隸大縣有九，而廬陵、西昌、文江又其尤也。

西昌縣漢唐迄宋元，號多真儒偉士。至天朝國初為益盛。二十年餘，若劉先生子高、王先生子啓、海乘陳先生、雅言蕭先生，皆相繼物故，吁可悲也。夫所幸而慈遺為斯文之領袖後學之矜式者，正固先生一前輩而已。既而予以名命官遊河洛，復四三載，鄉音南來，又聞亦屬續於分袂之明年矣。嗟悼久之，曰：何吾邑老成之凋替，倏忽殆盡若此耶。建文歲，予脫難還朝，未幾而先生之令子遵以才德著望，郡縣交薦于天官，會同京師，受靖江王府直史，乃得詢先生順正之槩，悲痛復不自勝。遵以予同里，知先生信行出處為悉，請狀其實，以求傳於當代立言之君子。予不敢辭。謹按先生姓蕭氏，諱岐，字尚仁，正固則其所願歸休自適之齋，而門人因以私謚也。蕭氏世居郭西之柳溪里。溯其先，由六朝齊宗室曰叔誅襲封西昌侯，食邑吉州泰和，故家譜猶稱金陵蕭氏。建隆中，叔誅之十一世孫景純以明經仕至殿中侍御史，弟景大之五世孫服補太學生，七世孫森功書

經中嘉定甲科以直言忤時相左遷衡山丞先生其六世孫也曾祖昕可字古山學行純正祖靜安字與道志節清曠嘗帖其門曰一溪活水五柳高風治園亭池墅自娛俱隱德不仕父方平以書記死于文天祥厓山寨先生生嘉定乙丑甫四歲而母亡五歲而父入廣零丁孤苦承祖靜安公之訓幼穎悟恭謹自知讀書為文誓不失先業甫成童以書經獵獵有聲場屋既不偶于有司且知元季運否又以祖父母衰老未能棄離即退悔自守恂恂鄉黨間敦睦典則稱於人人每醉歸袖手促步過市無少怠容父老指以相語曰此君子醉也翰林楊公吟憲奇之以兄子妻焉比壯博通羣經尤長於四代之書講貫洞澈識見廣遠如巨海長河浩浩蕩蕩莫獲窺其涯涘四書習更精熟每卧誦以勉諸生終卷不失一字士林推之性端重不喜諧謔嘗宴會豪士有垂老者中席酣暢或舉杯相屬曰吾徒身後碑銘惟先生是托先生拒其酒正色曰須好為人庶不闕吾筆也一

座為之改容世變以來禮法廢弛閭里宴集諸少往往誼譁恣肆動至連禍有識者多畏避不敢赴聞先生在則忻然相即曰一蕭先生足可鎮席矣先生待諸少不惡而嚴語稍不當惟正坐不應諸少入侍或隆冬而汗四方來學者誘掖論道不倦一言一行足為儀表以故及門之士莫不涵養造就戶外之屢常滿而邑里後進薰其德而善良者亦不少也與人交無屑屑責備愈久而敬不衰事祖父母盡孝愛之道客故家大族遇盛宴有罕致之味必不舉筋諸生承意輒臺饌于家楊氏亦克恭婦職奉順唯謹備物致養及釵釧無所靳惜靜安公暮年失子而歲時盡歡年皆九十而卒當承重之責歸厓山之骨雖亂離造次不少忽於禮哀慕常如初喪焉楊氏以連年重憂成疾而卒既而世運更革柳溪之居蕩于兵燹長子忠被虜於寇繼娶栗原羅氏亦詩禮名家距邑西北十五里羅氏伯兄允道嘗偕赴鄉試力致先生於其里因家焉國朝廓清大興文治旁求俊乂

悉會京師。於是老師宿儒彬彬輩出。先生語兄尚魯曰。蕭氏一門唯我與兄耳。今諸幼皆未成立。不可他圖也。一往不復。則祖宗墳墓何所托乎。語畢。涕泣交下。自是累舉不就。洪武壬戌春。詔舉天下賢良共論治道。有司強起之。先生以其子邁稍長。足紹基緒。且時之恤民告訐蜂起。動以逆誣奏。乃幡然曰。既生為大丈夫。子何可無益於斯世哉。珍行震驚。吾不忍見也。安民有詔。吾將應焉。既至京。首陳十便書。其略。一曰。審察誣告謀叛者。以便良善。二曰。禁止實封者。以便人倫。三曰。免池塘之稅。以便耕種。四曰。早計撥秋糧。以便會計水脚。五曰。早行移折收。以便民間預備。六曰。雜料隨土地所宜。以便價值。七曰。雜造不必團局拘監。以便民自為。八曰。罪坐所由。以便同寅。九曰。依律科斷。以便當罪。十曰。考覈生員。以便學校。書奏。復懇陳民無寸鐵之刃。而授叛逆之名。誠可痛也。上嘉納。錫宴右角門。明旦召入。親授潭王府左長史。先生以年老不欲以長史任煩劇。辭至再。四竟。

忤旨。謫教雲南楚雄府。受詔就道。明日上念其忠言在耳。而又憫其老也。遣騎追至采石。乃還入見。復得旨留京師。朔望一入覲。居歲餘。一夕夢神人引至一室。有古書篋篋之類。指示之。且曰。先生就此得歸家矣。覺而異之。是歲秋九月。乃有陝西平涼府儒學訓導之命。既至學舍。則皆如夢中所見。因長嘆曰。何莫非命也。自是安於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學者信服。屯營守帥皆遣子從遊。善誘所施。率就雅飭。蓋其與人為善。本於至性。故自大江以西。經生進士多出門下。名播省憲。當大比之歲。則聘幣交至。必以主文正考官為請。先生亦樂領之。且曰。掄材為國。正吾儒者補報事也。二十三年。校文湖廣。士論無間。得舉人六十四名。既畢入辭。楚王殿下恩遇有嘉。二十六年。校文福建。得舉人五十四名。兩試所取經魁。比會試仍多甲置。二十七年。奉詔考定典籍。始至賜宴奉天門。趙朝賜食十日。入對。屢獲稱旨。宿食會同館。往來翰林園子。凡四閱月。學士劉先生三吾。祭酒。



胡先生季安論義多所推重。已而得歸老之請。宴餞奉天門。賜衣被靴襪。給道里費。比歸。則傾竭行囊集士友。瑩樂丘于近里之楓山。因語鄉黨曰。吾且老矣。若等宜守律處家。勿犯條例。今上神聖聰斷。動必加法。不汝貸也。樂丘既成。復自誌而銘之。因寫真而自贊之曰。吾以此見祖宗於地下。差不辱矣。二十九年正月初度日。親友捧觴為壽。先生曰。吾益衰矣。今年又大比。其能免於考試之行乎。三月。浙江之使者果至。而先生以六月二十二日戊申得痰氣疾。自午及酉無一語及家事。忽攬衣起坐曰。吾其止於是乎。言終。儼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二。子二人。忠字用文。以被虜為臨洮百戶。何遇壻消息不聞。先生自平涼歸。而用文適入覲。邂逅道左。且哭且慶。遂獲送南還。履險如夷。君子莫不以先生為積善之報焉。遵字用道。篤於孝行。治喪始末。一依文公家禮。蓋率先生之度訓也。夫人羅氏。後先生二年而卒。孫男六人。望。肅。盱。晦。恒。曙。先生平生所著述詩文累千百篇。初

有正固藁。在京有京華藁。入平涼有歸來藁。在湖廣有鄂渚藁。求墨跡者所至填塞。常曰。吾為文不肯諛人片言。但移置別一人使用。不去有五經四書要義。傳于家。又嘗取刑統八韻賦。引律理為之解。併為一集。或問之曰。二書本不可同日語。先生胡為合而緝之。荅曰。天下之道本一。而為用則有二。曰得與失而已。入乎此必出乎彼。出乎聖學必入乎形統。吾合二書。將使觀者知所擇也。凡其著述。皆有關於世教之說。一有不經。輒紙排攘斥。不少許可。海桑陳先生讀其文而序之曰。先生養高龍門三華間。清修苦節。種學績文。不求聞達。而亦未嘗不達。殆古之不顯亦世者歟。尤不信鬼神邪怪之事。鄉鄰有疫癘。無憚昏暮赴救之。曰。此人家均稟不正之氣。故均得一証。鬼安在耶。當時學者望而愛之。知先生有不可奪之節。仰而思之。以先生有不可及之德。相與即先生之名齋而私諡為正固先生云。嗚呼。先生間闕歷落。以有其生。辛勤來歸。以底于道。有文學以淑



儒藏

後進、有德義以敦薄俗、使論道安民之際、得以在朝、其所立豈不彰彰矣乎。而卒不得遂其志、豈非天哉。然進言足以便民、掄材足以為國、著述足以傳世、敦善足以垂裕、於先生又何憾焉。況於易簣之頃、正大光明、得非知幾於天者耶。予也以後學膚淺、固不足以發揚先生之潛德、因用道之請、始述見聞所及者、以復之、庶將為當朝秉史筆者、大書特書所資之一二焉耳。

周是修撰 《芻蕘集》卷四

校記

①州：據《文憲集》卷一八、《明名臣琬琰錄》、《明文

衡》卷七一當作「川」。

②理：據雍正《河南通志》卷五五當作「埋」。

③塋：似當作「營」。

④形：當作「刑」，見前述。

明儒碑傳集卷六

殷奎 盧熊 吳沉 武周文

李希顏 王佑 金固 鄭洧

羅性 葉子奇 徐一夔 趙謙

教諭殷奎傳

殷奎字孝章一字孝伯其先自華亭徙昆山少從楊維禎授春秋嘗應鄉試不利遂謝去洪武四年以薦赴京試高等例授州縣職因老母請近地便養忤意調陝西咸陽教諭盡心教事在任四年念其母不置鬱鬱而死年止四十有六門人私謚文懿先生奎文章精審有法尤深於性理勤於著述所著有道學統緒國家祭儀崑山咸陽二志關中名勝集陝西四經傳而策稿交離葉渭城寐語奎二子璧字孝連其字孝揚俱明經篤于孝友奎卒璧問關數千里迎其柩歸其舉秀才試廣西會事終太平府推官

《國朝獻徵錄》卷九四

知州盧公熊傳

盧熊字公武其先本武寧人宋季徙家於吳再徙崑山父觀字彥達諱皆有至行門人私謚孝先生熊

元季爲吳縣學教諭洪武初以故官追進赴京母卒竟歸起復爲工部照磨尋以善書擢中書舍人遷充州知州爲政務愷悌不求赫赫名州初罹兵革人情凋弊適大帥李善長營魯王府渡充州河熊撫綏供億事集而人不擾俄以簿錄刑人家屬事坐累死先是熊嘗上疏言州即篆文鴻謬忤旨至是竟得罪熊少嘗從學楊維禎博學工文詞尤精篆籀所著有說文字原章句鹿城隱書蓬蠲漫幽石門清溪等集別有蘇州志充州志孔顏氏世系譜總若干卷子彭祖字長嬰洪武末任湖州武康丞永樂初薦授禮部主事坐事謫阜城爲民尋徵詣行在冠帶聽用以疾卒彭祖幼傳家學不事藻麗而求以適用爲政亦有父風彭祖孫瑛字克修宣德五年進士官刑部主事博學工書尤工畫竹

《國朝獻徵錄》卷九六

東閣大學士吳公沉傳

黃佐

吳沉字濬仲金華蘭谿人父師道元禮部郎中博涉羣書其爲文多尊信朱呂何王金訢之學沉嘗學有文克世其家累辟爲縣學訓導不就洪武十二年十月郡以博學儒士舉至京師誤上其名曰信仲既除

自永
始

翰林國史院待制。謂修撰王釐曰。名既誤矣。賢昧而不更。是欺罔也。釐以國法方嚴。恐觸犯天威。固止。沉不從。毅然往吏部。告請改正。部以上聞。高皇帝喜曰。是誠恪人也。遂眷遇之。十一月甲午朔。上觀漢紀。顧謂沉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父經營儲蓄。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壞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丁酉。上論持身保業之道。又謂沉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於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上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不克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在於能謹與否爾。上御奉天門。視朝畢。又謂沉曰。人君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真切事也。沉曰。求之於古。克行者鮮矣。是故亂日常多。治日常少。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來而賢者自至。能納諫。則不待

旌賞而諫者畢來。沉曰。陛下之言及此。國家興治之要也。未幾。奏對錯謾。降爲編修。十三年六月乙亥。復以爲待制。甲申。復降編修。沉薦教授童翼。儒士吳慎。遣使徵之。十四年冬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同奏。言尊無二上。稱臣於東宮。是並所尊矣。沉駁之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安得有異。請凡啓事。東宮如舊制。上從之。十五年三月。復坐奏對失旨。降涇源縣學教諭。未行。留爲翰林典籍。十一月戊午。以爲東閣大學士。十六年二月己丑。沉進精誠錄。先是。上將享太廟。致齋於武英殿。召沉等謂之曰。朕聞古皆聖賢盡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首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宜類編三事爲書。至是書成。上覽而善之。命沉譔序。六月。上御謹身殿。沉進講周書至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誅正卯。沉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蓄毒藥。不急去之。必爲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



儒藏

喜其順已而恣其所爲，將無所不至矣。沉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爲，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於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知人固難，而知言亦不易也。八月丙戌，以進講後期，考功監劾其愆於職事，降侍書，尋改爲國子博士。是時文治大興，沉獨謂兵不可廢，因言武經七書多依托之言，惟司馬法與孫吳爲可信。晉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田穰苴之說，今所傳者非齊之全書矣。宜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爲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詭道也。吾恐非聖人意也。問書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詞義有涉於戎事者，輒而煩之，定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體，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津。其論兵禮尤爲確言。初，沉家食時，已草創是編，及官成均，乃與諸生訂正以傳焉。十九年七月丁丑，以老疾乞致仕，許之。遂卒。沉富貴遠覽，志負經濟，三進三黜而無喜愠，人以此多之。

《國朝獻徵錄》卷二二

翰林院侍講學士武周文

永樂四年，上御奉天門，翰林侍講學士武周文陛辭，命畱之，賜坐與語，良久。上曰：卿爲學惇德，宜在朕左右。然春秋高矣，不欲煩勞，宜歸家享子孫奉養，以終天年。周文起，頓首謝。又命賜酒饌，楮幣，給驛傳送至家。上顧謂翰林侍讀胡廣等曰：周文亦操履端方，廣等對曰：陛下待儒臣進退之際，恩禮俱至，儒道光榮多矣。上笑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禮儒者？致遠必重良馬，粒食必重良農，亦各資其用耳。

《國朝獻徵錄》卷二〇

李愚菴墓銘 王尚綱

公諱希顏。姓李氏。號愚菴。本夾谷隱士也。學源伊洛。遠出東魯。去尚綱百年於茲。慨生也晚。願年几杖。嘗聞之父老云。公性行峻茂。貴酣羣籍。太祖高皇帝用薦手書徵之。南畿。擇為諸王子師。今分建十王者是已。教法嚴毅。雖諸王子有弗若教者。或擊額以管。帝撫而怒。仁孝高皇后問故。曰。惡有以堯舜訓備子。願怒之耶。帝威用霽。立朝風節巍然。傳聞海宇。授左春坊贊善大夫。既而太宗北歸。公歸舊隱矣。道窮根柢。期於力行。得意則容與謳歌。立論首忠孝。遇事以仁義。嘗於夾谷孔子廟教授生徒。優游耕讀。落魄顛顛。時或陶情以酒。或資以禳祈。冥然有操築鼓刀之風。感時懷憤。足跡不涉城市。一日。藩司騶輿訪公。途遇一老枕袋側卧。前驅嘯之。乃先生也。遂與班荆傾囊以別。首戴箬笠。身著緋袍。時臨盛會。客嘲之曰。戴者本質。著者君賜也。槩幾莫周。鄉井罔識。時惟先太僕王公亞卿。張公乃翁獨從公游。見各翁墓

碑。學諭李君嘗邀為諸生開講。公訖以詩謝之。先君尚識其丰懷篤信守度。孤介寡合。卒忍焚以死。墓合塔亭。保八畝地。生卒歲月茫無從考。國初猶給戶籍。告身蠲賦役。嗣後守司罔恤。二子流落宛鄧。田廬就墟。祠墓荒蕪。害逼耕犁。寔有歲年。乃下無所舉。而上焉弗詢。觀風弔古。心茲名教者。其可歎已。平生著述諫草詩文散逸。所及見者大學中庸心法。張公嘗刻之陝藩。歲久並毀。有醫士祖良左翁抄本幸存。先君攜之漢中。每經更定。命綱識之。一統郡邑誌畧可徵云。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非道之無傳。人心之不明也。使人皆知之。則聖賢可以無言。安有所謂心法云也。軻慕子思子思慕孔子。得諸意象。曰。傳與授。凡以理在人心者同爾。綱茲藐焉。去先生輒復二紀。願惟冲年蠢蠢。犬馬賤齒。荏苒四十。使旦夕填委溝壑。則百世之下。鍾靈毓秀。間風興慕者。往孰以傳來。孰以據。綱罪孰與辭哉。乃相與求公之墓祠之。謹再拜刻銘曰。



孰用非義、卓彼西山。孰悟非愚、陋巷如顏。忠兮必用、湘水其先。義兮必舉、介阜胡然。義贊太公、賢歸尼父。杞姑膏屯、匪今伊古。席珍罔傳、渾璞罔售。與言與行、厥迹可究。乃迹孔嘉、來孰釋女。乃思孔渥、抑孰其所。拜公斯名、繹公斯號。聲跡寥廓、貽子至教。維名伊何、去階而天。維教伊何、乘波而淵。不同者世、緊同者心。世遠心邇、無絃有琴。孰云夾谷、而隱斯文。山崩谷壞、此墓常存。庶頑昭蘊、庶格其神。掃松祭菜、嗟爾後人。

《明文海》卷四〇

王先生傳

王先生名佑、字子啟、晚號敬翁。王出琅邪、後繇金陵徙泰和。世系具家譜。先生十數歲、知自重、以古人為歸、不混流俗。初從鄉貢進士曹隨治毛氏詩、長遭元季之亂、與兄子與先生避匿平川山中、力學不輟。兄弟自為師友、稍出游南昌、與辛敬萬、石曠、達楊士弘、練高、劉永之輩為詩友。行省平章遂禮致先生為塾賓、聲譽日聞。四

方。江西既內附、先生首舉教官、吏部試中經義、偕十八人者入見。是日、太史奏星象文明之祥、太祖皇帝喜、皆除監察御史、賜襲衣。又賜宴御史臺。先生劾奸貪、振憲紀、風裁勃勃動人。廣西平、初置官府、簡御史往任風憲、以尋適為按察使。先生及胡子祺為僉事。子祺曰、古新國用經典。先生曰、蠻夷之人、素昧君臣父子之分、漬倫傷化、不及此時明禮法、以示勸懲、後將難制。遂從先生議。先生所分按郡縣、吏民悚然。三年、偕子祺入覲。時王師初平蜀、重郡守之寄、遂徙先生知崇慶州。子祺知彭州。崇慶承兵革凋弊之後、植仆煦稿、隨事盡心。民稍復繭、坐累罷歸。而從學者日衆。先生嚴師道、其施教有方、務見實效。後生晚學望之、皆內自歛肅、不敢侈肆。江陰徐遜知泰和縣、勵精為治、聘先生訓導縣學。日躬詣問政。先生曰、示民以好惡之正、而去其蠹耳。遜虛己、惟先生之言聽而行之不疑。於是五、六十年、知泰和者、其設施當大體、得民心。民至今誦道之無厭者、莫有過遜蓋

自先生導之矣。先生孝友忠信，嚴毅端方。海桑陳先生嘗言：王子啟壁立千仞，不負所學。劉尚書子高言：子啟真風紀臣，包孝肅不足多也。郭敬守曰：子啟平居一言一話，皆可書簡冊，垂法戒。蕭子所曰：王公秋霜烈日，執固當憚之。先生擅文章，養氣為要，中歲以前所著毀于兵，晚獨存長江萬里稿。先生年六十有六卒。二男子皆殤，卒時惟二女子在。其行事舊無紀述，梁潛嘗從受經，欲作傳，未及而卒。余少角以姻家，子恒得侍教，猶及見所藏僉事知州時政事文書，充積牖下。時不敢有請，今所藏無復存者。每念士君子挺特魁傑如先生者，一代之無幾人，其可使泯而無聞，謹記憶耳目所得大槩為此傳，雖言不能詳，觀者可推類以得之矣。

楊士奇撰 《東里文集》卷二二

雪崖先生傳

雪崖先生，臨江新淦人，姓金氏，諱固，字守正。雪崖其號也。家世業儒。四歲，母口授五言詩，輒能成誦。稍長，出就

外傳，日誦數百言，緣文求義，通其大要。習聲律，課詩，援筆立就，未嘗經意，而語皆不凡。時已屹然有巨志，刻厲學問。母憂，其過勤，夜讀輒止之，則常潛置大密室，夜深閉戶默誦，日親良師友講說。既冠，兼通書、詩、春秋及司馬子長、班孟堅之書，遂究心於易。是時安成劉雲章、吉水夏道存兩先生皆以治易為學者所宗，先生性質所業，兩先生皆忘年與之交。蓋其為學自四書五經及子史諸家，無不博通精究，有所疑必先求諸心，然後歷考古說而折衷焉。由是所自得多矣。至於天文、地志、律歷、器物、數度之詳，亦無不用心焉。雖祈寒盛暑及兵亂，竄避山谷艱危困阨之際，手未嘗釋卷。名其藏修之居曰正心。蓋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而忘學也。其學以孔氏為宗，漢以下則曰周程張朱吾師也。洪武中，郡太守聘為學訓導。先生嘗慨師道不振，學者日趨於簡陋，至是毅然自任，嚴約束諸生而身率先之。於道德性命之旨，止心誠意之方，為之開諭，反覆詳明，而常戒以敦本務實。



學正學、為正人、無徒苟事文藝為利祿計。至評論古今人才賢否、亦必以此。諸生翕然嚮服、退而相率遵承先生之教、不可以違、有過更相責善、惟恐先生之聞之也。先生孝友恭儉、出乎天性、一言一行皆以誠為主、動循禮法、布素泊然、家無餘畜、非賓客不兼味、非其義一介不取、而輟已以贖族姻、振匱乏者、常如不及。介然特立、同郡名德宿儒、惟梁孟敬、劉仲修、胡行簡、張美和、聶器之、相與為莫逆交。洪武己巳五月、留郡庠、顧次子行曰：「明日之夕、吾其死乎？」得微疾、諸生進醫藥、先生止之曰：「命矣。」時長子幼孜從學二百里外、獨行侍側、先生手書四十字詩一章示幼孜、書遺命數事示行、又書四十字詩一章謝素所往來。朔日、自題其神主付諸生、使授幼孜。晚沐浴更衣、端坐至夜二鼓卒。春秋五十有七。所著詩文有涓湘橐若干卷、藏於家。幼孜舉進士、累官至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右諭德。永樂十年、先生用子貴詔贈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云贊曰：

余與幼孜同官、嘗讀先生之遺文、淳厚古雅、藹然有德者之言。又讀張美和叙列先生行事、一本道德仁義之意、余未嘗不徘徊向慕、有高山仰止之心焉。至其門人學者、余往往遇之、能道其師之教、而考其持身蒞政、皆足以發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惜乎先生之教、僅施於一郡而已也。乃若其屬纊之際、明於幾先、從容綽然、非篤學所至哉？士苟用志於內、以致夫誠明靜一之功、則自然必至之理矣、其待以他求乎。

楊士奇撰 《東里續集》卷四三

貞義處士鄭府君墓表

樓璉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之君子曰處士諱消、字仲宗。其言慤而信、其行和而謹。少受業于太史潛溪公、劬躬勵志、痛自繩斲。籠鵲卧榻之側、聞鷄初號、輒危坐誦讀、至夜二鼓不休。由是盡通貫聖賢經訓、尤精於朱氏論議、根據仁義、下筆為文、有奇俊語、一時老儒多嘆譽之。其家合族以食、男女數百人、處



士事尊長待昆弟御卑幼。壹以誠篤恭順為本。上下莫不宜之。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田。繪疆畛為圖。命太學生沮其役。太學生有以賄敗者。變連大家。多坐死。處士兄濂時主家政。名達于縣。當就逮京師。處士老其兄。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弟昆坐誣罪。爭先死。維揚獄。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兄而使之就吏乎。遂詣理自誣服。死金陵。其喪歸。不惟其家哭之哀。而鄉人靡不哀之。不特識之者為之涕泣。凡聞鄭氏事者。靡不悼其不幸也。處士曾祖諱德璋。宋青田縣尉。昆弟相代死者也。祖諱文彝。父諱鉅。母周氏。配張氏。有淑德。賢行。子男二人。櫟。柏。女二人。孫男五人。燁。杰。耿。站。煥。曾孫男一人。瑄。處士卒於十九年七月八日。年五十有三。以明年七月七日。葬于白麟溪北二里潘坂之原。鄉人私諡曰貞義。柏有文學。與余皆師潛溪公。處士遇余最厚。柏以伯父左春坊左庶子濟所錄狀來請銘。誼不敢辭。乃為表其墓曰。

孟子謂以法死者非正命。亦視其所為何如耳。使獲罪於義理而抵法。如孟子之言可也。倘所為合乎義。而遭逢事變。隕身于難。得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童汪錡之死於國。孔子皆取之。苟不由義而負恥含垢。以全其生。縱登上壽。歿牖下。君子視之。猶狐鼠之斃腐。曷足謂之正命乎。若處士者。以身代兄。死于仁義。其所全者大矣。其於天之所畀。可謂無負矣。壽雖不長。名則永存。為善之報。寧不在其子孫哉。

《明文海》卷九二

羅先生傳

羅先生名性。字子理。以字行。羅故泰和儒家。宋有為。盧溝主簿。曰伯壽。嘗剋股和藥。起親疾。縣表其所居坊曰旌孝者。先生曾伯祖也。曾祖伯霖。祖見可。父穀禎。先生少孤貧。自奮於學。初授易於鄉。先生韋乾乾。繼登康山。長宗武之門。苦志畢力。博記精思。夙夜不懈。既冠。遭元

季兵亂走避巖谷崎嶇困窮未嘗廢書卷性耿介一言一行必端不與俗人接雖至戚或涉邪行輒絕之然口未嘗言海桑先生陳心吾嘗稱先生及楊子淵有水玉之操洪武初詔郡縣立學御史劉昭先知縣采譽望聘先生及子淵鄧彥高三人為之師時號楊羅鄧四年中鄉貢進士明年赴春官勅免會試授德安府同知先是有寇號糟李萬戶者以衆入府治劫殺郡守以下掠庫藏官捕其衆悉就戮獨糟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踪跡所過宿逮繫數百人諸邑騷然先生初下車民有負一囊詣府言糟李實死矣此其遺骸也問死幾何時矣曰一歲曰始死時曷為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而浩然白也曰糟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耶答而逐之悉出所繫數百人諭之曰朝廷但欲得糟李耳糟李旦出即汝等輩皆寧家何為不自愛體膚乃甘受楚毒而庇一賊耶能從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即汝皆良民衆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敢不盡死力乃悉縱之七日生縛糟

李至庭下民皆以獲賊勞而遣之命下賦民鐵造軍器時兵亂初定商旅未通郡民猝無所辦先生居第後治蔬圃得窖鐵萬餘斤民爭趨求售同官亦勸以售民先生曰固天以濟民豈為我也悉以代民充賦有餘皆入官庫銖兩不私焉其冰蘖之操愈厲而郵民之心寢食不忘為政以寬恕為本惟賊吏無所假應城縣吏劉仁盜官麥事覺府逮治之仁懼逃匿會按察僉事朱逢吉過德安仁出証告先生他事將就鞠湖廣參政陶凱吳雲按察副使劉某聞之馳召逢吉還謂曰君不知德安有羅同知耶廿七府之賢守哉三人其可以枉忠賢哉岳州馬知府汚陽彭知府及先生三人逢吉卒白其証而正仁盜麥之罪在郡四年闕知府皆先生總之秩滿詣京師坐擅用衆木染軍衣為陳寧所劾謫戍西安行案無數百錢怡然就役不以得失置意既至西安之達官貴人皆敬禮之而安於處賤未嘗一毫干人郡諸生從之受經後多舉進士去是時四方老師碩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吳中鄒

奕獨曰。合吾輩所讀書。庶幾羅先生之半。蓋先生學甚博。為文章切深。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書法鍾元常。年及七十卒。士奇少孤。五歲先生取而教育之。有父道焉。明年官德安。又罕以行。又三年。先生有陝西之役。屢遣書督其學。又廿年而捐館。當是時所以誨不肖者。雖不能盡記。而為道之大要不敢忘也。恒竊私念。先生者寡矣。謹述其槩為傳。手錄一通以寄其子賓。蓋又欲其子若孫皆圖不辱云。

楊士奇撰 《東里文集》卷二二

葉子奇傳

葉子奇字世傑。龍泉人。用薦授巴陵主簿。嘗作太玄本旨。究通行皇極之說。儒者稱之。洪武十一年春。有司祭城隍神。羣吏竊飲豬腦酒。縣學生發其事。子奇適至。以株連就逮。獄中用瓦磨墨。有得執書。事釋家居。續成之。號草木子。其書稽上下之儀。星躔之軌。律歷推步之驗。

陰陽五行生剋之運。海嶽浸漬。我猶希有之物。神鬼伸屈之理。土石之變。魚龍之怪。旁及釋老之書。而歸于六籍。兼記時事失得。兵荒菑異。曰草木子者。以草計時。以木計歲。以自況其生也。里人王毅者。字剛叔。從許謙游。受理一分殊之旨。子奇學于毅。歎曰。聖賢之學。不貴多聞。以靜為主。因自號曰靜齋。

朱彝尊撰 《曝書亭集》卷六三

徐一夔傳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以文見知。危素授以建寧教授。牒吳元年六月。詔儒臣纂禮書。勅中書省舉素志高潔博古通今士。非深知經術者勿遣。於是一夔首被徵。開局于天界寺。草創既就而還。會元史成。而元統後無事蹟可徵。將有事續修。王律以一夔薦。一夔報以書曰。執事自漳州被召。纂修元史。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至寧宗一十三朝。悉本據實錄修成上進。局中秉筆之士。或授官。或還山去。獨



順帝三十六年事無實錄可據、分遣使搜訪故郡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政體者俱收並錄、以備采擇、足成一代之書。邇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云朝廷以史事見徵、且云執事以僕為善敘事、為之當路。夫為總裁為人、此固其職、然何為而及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世論史者謂莫切于日歷、日歷、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歷、日歷之設、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遺法、而起居注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歷之修必諸司開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兵機邊事樞密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必隨日以錄。又慮其出于史牘、未免訛謬、或一日之差則後難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子所以

慮日歷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隳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歷慎重如此。日歷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于此、他年實錄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于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為精確也。元朝制度、文為務從簡便、不置日歷、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②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尚幸天歷間詔修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為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其書止于天歷、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有實錄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纂修之士、其成此十三朝史不難矣。若夫順帝三十六年中事、既無實錄、又無參稽之書、惟憑采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其言未必馴、其首尾未必貫。雖職事高材卓識、提綱挈領、有條而不紊、向之諸公或受官、或還山、既各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之于後、誠恐不能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逼上道、舟至嘉興驛、賤疾



大作行步不前。謹奉狀左右。乞賜矜察。別求有史材者。成此盛典。幸甚。一夔復至京師。洪武三年九月。大明集禮成。五年。試職杭州府儒學教授。六年。復就職。命編纂日歷。成。得實授官。并賜文綺綵各三。紫錢六緡。十六年。帝以靈谷寺初建。勅一夔自杭州撰碑文以進。稱旨。賜蟒衣米幣。一夔工于文。深而不刻。質而不俚。其言曰。理足而言暢。斯天下至文也。臨文而後索理。理悉乎粹。惟夫求諸經而有得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立言之旨。融而攝之方寸之間。而吐之觚翰。則其為言自不患其不醇矣。彼以才驅氣。駕為高者。坐于造理不深。故爾君子以為罵論。禮局共編纂者。新喻梁寅孟敬。永豐劉子允恭。贛州劉承直宗弼。廬陵周子諒子諒。清江劉永之仲修。淳安魯淵道源。錢塘劉儼敬思。會稽錢宰子子。胡行簡。董奐。蔡深。滕公琰。當元之季。一夔自天台徙嘉興。於時嘉興人絕。恂居郡城之西溪。貝瓊居千金圩。郁遵居商陳村。朱克恭居澄林。王鏞及弟鈞居梅溪。濮仲

溫父子居濮市。豐于資。集一時名士為聚桂文會。以文卷赴者五百餘人。請楊維禎評其優劣。四方避地者。桐廬姚桐壽居海鹽之峨溪。崑山顧德輝居合溪。溫州陳秀民居竹鄰巷。閩卓成大居甌川。江陰孫作居南湖。而東平牛諒。河南高遜志。江都丘民錢。塘陳世昌。會稽唐肅。江漢皆來僑居。一夔卜宅于春波門外白苧里。四明周棐以陸宣公書院山長留梨林。鹽城秦約教授崇德。日以文酒相酬和。桐壽稱曰樂郊云。

朱彝尊撰《曝書亭集》卷六四

趙撝謙傳

趙撝謙名古則。更名謙。餘姚人。宋秦悼惠王之裔。幼孤貧。寄食山寺。與學佛者同學。長游四方。樂取友。人有一善一能。輒往訪。隆寒得暑。恒徒步百餘里。與朱右。謝肅。徐一夔輩定文字交。天台鄭四表善易。則從之受易。定海樂良。鄞鄭真明。春秋山陰趙倅。長於說詩。迄兩善樂府。廣陵張昱。工歌詩。無為吳志淳。華亭朱芾。工草書。篆

隸、搗、志與為友、博究六經百氏之學、尤精六書。其言曰、水火之生、人不可一日無之、而不汲汲者、以其隨取隨足、故衆人昧焉。惟聖人于易坎離、始終明之、字書之為用、亦若水火、人顧不察爾。又曰、士人為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讀書、讀書必本識字、六書明然、後六經如指諸掌矣。隱居陽山、萬書閣、纂考古臺、取諸家論著、證其得失、作六書本義、繼成聲音文字通、約之以造化經綸圖、又作學範。共著書三百餘卷。時目為考古先生。洪武十二年、命詞臣修正韻、搗諫年二十有八、應聘入京師、衆以年少易之。搗諫亦自信其說、不為貴顯者所奪、以是不見錄。授中都國子監典簿。宋濂獨遣其子璉從游、數以為不及。久之、以吏部侍郎侯庸薦、召為瓊山縣學教諭。二十八年、卒于番禺。將終、以書別瓊山弟子曰、太虛之中、不能不聚而為人物、人物又不能不散而還太虛。其聚其散、皆理數相推、不能自己、豈有所為而為者。予身在太虛中、如水在水、而今將為水矣。水與水時為之、

何所留、亦何足戀、聽其自然可矣。搗諫卒時年四十有五。其後門人柴欽以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進言其師所撰聲音文字通當采錄、遂奉命馳傳、即其家取之。

朱彝尊撰 《曝書亭集》卷六四

校記

①即：據《姑蘇志》卷五一當作「印」

②據《始豐稿》卷六、《明文衡》卷二六、《明文海》卷

一七四，「一」字前脫「以」字。



儒藏

明儒碑傳集 卷六

明儒碑傳集卷七

黃鼎 王進 方孝孺 陳濟

趙友同 徐善述 熊直 陳鑒

楊士奇

黃伯器傳

黃伯器名鼎一字孟鉉其先盱人宋淳熙中八世祖笏知吉之吉水縣遂家焉世業儒大父天衢篤行勤學自經傳子史百氏及天文地志醫卜諸書靡不通究父彥舉直諒和厚四子皆秀穎伯器季岳尤傑出伯器天資絕人八歲倍誦五經四書涉知大義成童爲文章馳騁司馬子長班孟堅論議閭閻博不可窮既冠明於世務自許賈誼時翰林吳沈得其兄弟之文讀之嘆曰今之軼轍也季岳頓悟超越清修篤學兄弟自相切磋亦必推服其兄用薦授鎮江府知事鎮江隸京師密邇庶事叢脞簡牘山積伯器至裁決數日而盡案習者不能及吏民畏服之歲中坐註誤罷官退處山林取舊所爲文悉焚之一志於性命道德之旨自聖人之經至於濂洛關閩之說研精發微涵泳渟渟久益沛然而從學者日衆伯器善開論獎勵

誘液感之以誠學者無賢愚少長皆樂從之隨才質高下各有所成其教人以實踐爲務必使窮其理而體驗於身嘆學者專務科舉之業曰士固由科舉進然志於道者必不以是自足明道晦菴吾師也篤於孝友恬澹守約窮達一致爲文章脫畧凡近根據至理粹然大雅所著有四書五經精義若干卷學古齋詩文若干卷宋史論未成卒年三十八君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國家初興吉之宗師碩儒林林比立也一二十年物故盡矣學者方俛俛如失所歸伯器後出汲汲焉以成就來學爲已任所從學者衆矣其顯者故大學士胡廣左庶子鄒緝余不及識伯器而二子者皆與余久處爲余言伯器才高意廣襟度洒落玉潔而春和庶幾程伯子之風余未嘗不仰而興慕俯而私憾未得親炙也然觀二子者其文學行誼亦皆今之士所未易及孔子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吾故刪廣緝之所述者爲之傳云

楊士奇撰《東里文集》卷二

翰林侍講承直郎王君進墓誌銘

楊士奇

宣德元年三月一日翰林侍講王進汝嘉卒館閣自

大學士而下咸走會哭。已而共嗟咨歎曰。當國家用儒之際。奈何其喪賢者。且兩朝史事方嚴。奈何喪文學老成人。相與悼惜不已。汝嘉爲人淳實。內貞外和。行修識明。學該博。尤熟書春秋爲文章。和平寬厚。一傳於理。勤職務。雖老不倦。雖風雨寒暑不自逸。而折衷羣議。辭氣雍容。簡而適當。故所爲悼惜之者。非徒以察宋之故。交游之私也。其先京兆人。家蘇之長洲。立中仕松江府知府。生三子。璉。洪武中吏部主事。汝玉。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編修。季汝嘉也。自幼喜學問。穎敏異羣兒。十歲從師受經。下筆敷釋義理。已

津津動其長者。侍松江君宦游浙東西。所親炙日廣。造詣日深矣。平居孝親敬兄。一本於至性。嘗坐累謫戍五開。後舉明經。爲武昌府學訓導。歷九年。陞大庾縣學教諭。所至盡心啟迪學者。率見成效。初被召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又召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成。皆受重賜。遂陞翰林五經博士。授迪功郎。秩滿。陞侍講。授承直郎。永樂中。考鄉試。應天府。廣西。廣東。各一。考會試。禮部三。無敢干以私者。洪熙初。建弘文閣。時翰林學士楊君溥偕汝嘉四人者受命。日直其中。禮遇甚厚。汝嘉與人交久而敬。澹而可親。於義當然。

未嘗有所不盡。一時王氏之盛。汝玉。汝嘉先後入翰林。汝玉文名聞天下。而士君子論行已有道。蓋於汝嘉無間言云。

《國朝獻徵錄》卷二〇

文學博士方公孝孺傳 侍講學士 鄭 曉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寧海人。父克勤。元末隱居。國初守濟寧。有惠政。公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同爲小韓子。年十四五。侍父宦游齊魯間。歷覽孔子周公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從宋濂游。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公頗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關興端爲已任。進修所詣。月異而歲不同。世咸以爲程朱復出。嘗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窮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薦召見。上嘉其舉動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輸汝。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公。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識公名。特開釋。令奉祖母。挈妻子還。二十五年。又薦召至。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公每見。必陳說道德。王喜甚。講經論文無虛日。



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皇太孫卽位初，廷臣交薦召授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暨董倫經筵，儼顧問。公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公。上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公就展前批答。公嘗作書事詩曰：「斧晨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猶得香煙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透玉欄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召名儒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公爲總裁，會改謹身殿名正心，公獻銘作擬命神寶，公又獻頌，皆規正君德。比定官制，改公爲文學博士。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公手。兵既渡淮，及江上，畫策堅守，誓死社稷。建文君遜去，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公，不肯屈紫紱。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又召公草詔，及見悉慟散殿陛。上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公曰：「成王今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公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公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又曰：「先生無過勞苦，置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公大批數字云云，投筆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卽死。」

詔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公慨然就戮，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今庶不我尤。」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氏，鄭先已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公和粹貞諒，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克勤守介，寧被誣謫戍江浦，上書乞以身代父，不報。宋濂葬夔州，公自漢中走荆榛往祭墓，且言之蜀王，軫恤其孤，發俸至。與林右、王紳、郭清、劉浩、葉見太諸名士友善，切磨道義，被薦時，叔英與書，大率以時措之宜爲言，公深然之。及與政，又懷慕古王政，卽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其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嘗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列爲二十八箴，又作雜誡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以纂臣女主與狄雖一天下，不可爲正統，作釋統三篇。多先哲所未發者。四方異裔得一字實於金壁。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親、宋史要言諸書，逸不傳。洪熙初，仁廟嘗謂羣臣曰：「若孝猶輩皆忠臣。」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

賴有教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公。成化初文始行。或曰
錄公家時得魏典史澤周族。藏其幼子。以故公尚有
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也。公先節事
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言。雖人人殊。其成仁取
義之先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
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彭惠安公澤哀江南詞有
曰。後來奸佞。巧言自粉飾。扣頭乞餘生。無乃非直
筆。

仁宗卽位之歲十一月。召禮部尚書呂震與御劄曰。
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錫
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爲奴。今存者既經大赦。並
行爲民。給還田土。尋撰長陵神功聖德碑文。稱建文
君雖迫廢。猶書其沒。曰崩。當其在位。猶尊之曰朝廷。
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
下始敢稱孝孺諸先義者爲忠臣云。今言

（國朝獻徵錄）卷二〇

儒林郎右春坊右贊善武進陳公濟行狀

金寔

先生諱濟。字伯載。姓陳氏。常州武進縣人。父貞。母唐
氏。先生穎悟異常。總角讀書。過目輒成誦。比長。勵志

弗懈。嘗以父命游錢塘。會徐從緒紳先生學。從者載
泉貨隨之。貨還。比還。先生以其貨之半贖書。父奇之。
笑曰。汝能盡讀耶。吾弗汝怪。先生自是益肆力其間。
日夜務記覽。聞人有異書。輒假手錄成帙。至於勝指。
無憚勞動。如是者十餘年。遂貫穿經史百家之言。才
名卓然。振起東南郡。會朝廷修永樂大典。大臣有言。
先生者。以布衣召至。爲都總裁。時合內外詞臣暨太
學儒生衆數千人。繕閱中秘四庫書。浩瀚填委。先生
至。則與故少師姚公尚書鄭公祭酒學士數輩詳定
凡例。區別去取。莫弗允愜。而六館執筆之士。凡有疑
難。輒從質問。先生隨問隨答。未嘗厭滯。疏抉剖析。咸
有源委。非口耳涉獵者可比。故一時之人無不服其
該博。書成。擢右春坊右贊善。居輔導之職。十有五年。
小心謹慎。未嘗有分毫過差。去年。被命隨侍五皇孫。
授經。凡有諮問。先生援摭精詳。洞究始末。博而有要。
皇孫亦素聞先生名。深加禮重。方將資以啟沃。甲辰
夏五月。日暴中風。不能言。卒於寓舍。年六十一。先生
重厚修慎。孝友天至。事母太夫人。備極色養。太夫人
嘗戒以無過飲。終身未嘗至醉。其宦遊京師也。以太
夫人年高。不可迎養。每一念至。輒欷歔飲泣。教爲二



弟底於成立。尚書公以碩德長才。由給事中陞大理卿。再轉而位司馬。事先生如父。出鎮交趾。歲時書問往來不絕。先生以其弟位六卿。已復繼登清要。深懼盛滿。彌自敬畏。平居敦尚儉素。食不兼味。衣無華綺。僑寓閩閩一室。蓬戶蕭條。僅蔽風雨。而終日危坐。手不釋卷。爲文章。根據經史。必務理勝。不事葩藻。常曰。文如菽粟布帛。貴有益於世。不爾。雖工奚益。所著有綱目集覽證誤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於家。

《國朝獻徵錄》卷一九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墓志銘 楊士奇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字彥如。大臣嘗言其文學於上。時方修永樂大典。卽用爲副總裁。後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又用爲纂修。書成。皆被寵賜。於是知彥如者皆爲之喜。且意其將有詞林之遷也。而彥如亦冀得一職於此。爲其親榮。未幾以母喪去。又未幾以病不起。嗚呼。惜哉。彥如沉實溫雅。有行義。自其少篤志學問。手一卷。祁寒盛暑不釋。嘗受經翰林承旨金華宋先生。爲文章。貫穿經史。優柔縝栗。或豐或約。必歸宿於理。今祭酒胡公教諭華亭時。首舉爲訓導。旣而潮江布政司聘考鄉試。華亭滿九載。天官考最。

當陞太子少師。姚公言其遂於醫。詔陞太醫院御醫。會浙西水。有言彥如知水事者。又奉詔從今戶部尚書夏公往治之。士恒患有所負。挾無所遇。而不見試也。若彥如所長。數數見用於世。彰明如此。其可無憾也矣。彥如系出宋南陽侯仲鑣。生士嗣。爲武節大夫。處州兵馬幹轄。因家處州。士嗣生武義郎不玷。官浦江。子孫又徙家焉。曾祖崇侯。祖必俊。父良人。又徙蘇之長洲。故彥如今爲長洲人。母鄭氏。

《國朝獻徵錄》卷七八

故左春坊左贊善徐公墓誌銘

永樂甲申春，詔簡東宮官屬。時詹事春坊司經^③，其長貳以廷臣兼之。次簡六科中書及太學、郡縣學官陞而用之。自太學陞者兩人，博士天台徐善述好古，陞左司直郎，助教鄆城晁鏞，景範陞右司直郎。其學問之正，操履之篤，溫厚而簡靜，皆為縉紳君子所重，以為輔臣之良也。後十年，景範年八十，奉命致事歸。好古陞左贊善。永樂己亥九月，景範卒於家。十月己亥，好古亦卒於官。蓋縉紳君子又皆嗟咨悼傷老成之喪也。好古一志儒者之學，尤邃書經。其講說及作為經義，皆精確，非衆所及。少為郡學生，已有聲譽。洪武中，初行歲貢法，首先貢入太學。六館之士皆推之。祭酒宋納嚴不可近，獨禮接好古。歲餘，詔選太學生為州縣教官，好古為首，授桂陽州學正，賜勅符。後丁父憂，服闋，改和州學正。用薦陞國子博士。經其教者，率有成。嘗預纂脩翰林者累年，考鄉試者一，考會試者二，士服其公。其在春坊，一用所學，進對

之際，簡明質直，必據正理，故尤見禮遇。而卒之日，皇太子親為文祭之，極褒惜之意。好古平居寡言，其中所執確然，未嘗枉己徇人。性澹泊，寡交處，家貧，于于自足。手一卷，雖老不釋，可謂貞而絕俗者矣。年六十有七而卒。徐世家天台。宋之亡，其幼主趙廢元南奔，元兵追之，徐氏有為進義副尉者，率鄉兵扼關嶺之險，元兵不能度。宋主得浮海去。元兵既入天台，徐氏無少長皆被害，獨乳媼負所乳兒脫走得全。好古高祖也。自高祖至其父，皆業儒。好古娶朱氏，邑名家，有婦德，先卒。子男二，行，衍，女四，長適翰林庶吉士永嘉王道，次適同邑朱榮，二未行。孫男三，光孝，光奇，光茂。女一，既卒之明年，行，衍奉柩歸，卜某月某日啟其妣之窆而合葬焉。先事以庶吉士葉顯所述行狀請銘。士奇初被徵，與好古同事翰林，及其推春坊又同寮，相與二十年，知之深矣。為之銘曰：

忠信以為車兮，廉潔以為旗兮。道乎平直之衢兮，確乎不可以渝兮。展乎君子之儒兮。

楊士奇撰 《東里文集》卷一八



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熊公神道碑銘

西澗先生熊公其所學究聖賢之蘊通性命之要所存必欲及諸人人所行必欲聞諸後世蓋正直明慈君子人也年五十有九未嘗一試以卒非其命歟先生諱直字敬方西澗者其所居之地學者因以稱之熊氏世家豐城先生幼孤隨母適古田尹吉水胡時中遂家吉水嘗聞胡氏而後復焉自幼端重好學不懈晝誦夜思日從老師碩儒講說蓋於書無不讀而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說力探深究不暢不已既壯充然有得邑人爭聘之為塾師旁邑之大夫交致書幣請為學訓導先生不忍去其親乃辭而求入吉水學充弟子負其得朝夕侍養其學之師不以弟子視先生反數從質所疑同門生率執所業求益而遠近之從學者益衆矣先生以為正綱常明世教者莫嚴於春秋故來學者皆受之春秋歲大比縣輒以先生薦就試輒不中後克貢入太學於是其名聞京師久矣祭酒司業以下皆重之六館諸生從

之者如向之在吉水學也永樂十二年舉應天府鄉試遂為春秋之冠是時先生之子及其學者多擢高科列要職而先生年已五十有七明年會試復不中每榜出士爭問先生名列第幾及知其不預而所受教者多預莫不益貴其學而嘆其命十三年歸省學者越數百里從之者益衆無幾以疾卒于家十四年九月二十七也先生內莊外和孝友忠義出乎天性與人交盡誠閑居潛心玩微時出意見評古人是非為衆所服文章溫雅豐贍所著有春秋提綱西澗素鍾陵素金陵素又有詩賦雜錄若干篇蓋自壯至老未嘗一日忘用世之心亦未嘗一動心於外之得失嗚呼士不志於古久矣古者學之必在於行然命有得焉否焉安其命而不違者君子之道也如先生者其幾之矣卒之十有五年為宣德五年朝廷推恩廷臣賜誥命贈先生父某及先生皆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母楊夫人而封先生之配郭太夫人子男四縣永樂辛卯進士監察御史陞廣西按

察使改廣東。入為大理寺卿。進都察院右都御史。有威名於時。裴、繁、榮皆志於學。女一嫁徐彥襄。孫男若干。於是縣使裴來言於士奇曰。先公之沒也。胡文穆公銘其墓矣。今承制命之榮。於法得立神道之碑。非先生知先公之深。莫宜為文。嗚呼。西澗先生吾友也。其何以辭。乃敘而銘之。銘曰。

士之於學。以明道焉。道之行歟。厥有命存。脩已俟命。時曰君子。曰行曰止。曾何與已。嗟熊先生。實有諸躬。志將行之。屢闕不通。不戚不愠。其中休休。賦命則然。吾何有尤。澤物之仁。志篤弗替。施不在躬。式遺厥嗣。嗣興桓桓。遭逢聖明。身冠犀犛。白簡在廷。藹芳雅稂。以育嘉稷。先生之志。是蹈是力。帝嘉所生。龍光自天。崇秩厚褒。垂輝九原。述其初終。繫銘貞石。雲仍繩繩。敬恭無斁。

楊士奇撰 《東里續集》卷二四

陳孟省傳

陳泰和碩宗。五季時自金陵徙來。歷宋元以科第入仕。

者六十人。國朝心吾先生為江右大儒。洪武初朝廷遣使徵議禮。以老辭。三子孔立、孔奐、孔碩。孔碩見余所作墓表。孔立、孔奐皆明經擅文章。孔立負才識卓犖。不局於小節。嘗仕為白水縣丞。孔奐溫粹如玉。隱居不出。孟省、孔立之仲子。為孔奐後。名鑒。心吾先生七孫。特愛孟省。十四即侍先生上京師。及考鄉試廣東、江西。旦莫不去。左右者十數年。為人質確。苦學攻詩經及大學、語、孟、中庸。晝夜熟讀精思。諸經史子皆通究。治科舉業。其文一本實理。而深斥浮靡之習。弱冠甚見重。先生長者。同輩者皆往質疑請益。而愈益自進不少懈。為人峭直寡合。邑中士所與交者無幾人。行道邂逅流俗人。俛首過。不一顧。嚴義利之辨。不輒受一毫於分之外。年十五六。即名其讀書之齋曰克治。以自勵。精楷書。平生所繕錄文字甚富。一點一畫必如法。蓋類其為人。邑大夫舉充學弟子員。歲甲子。江西鄉試。眾皆必孟省在高選。是歲江西聘心吾先生考試。有令考官不得以子孫預試。遂



格不入。丁卯再試，將入會，聞大父喪，遂止。同門生素為孟省薄者，訟孟省，謂無祖喪不就試之令，有司刻深不明。竟坐孟省不應而罪其弟子員。己巳，凡罷黜弟子員，皆徵詣京師，分布諸司治吏事。踰年，孟省抑鬱不得志，竟卒。蓋年三十有五。一子西安，少孤失學，易業賣而卒，無嗣。先夫人孟省姑也。余生後孟省十歲，牛角嘗從學焉。既長，最相厚。孟省志甚卓，學甚篤，行甚堅，卒不過以困死，非其命耶。夫挾藝求試以干祿也，大父喪不恤而汲汲於祿，禮歟？執法吏不推人情，明禮義可以為良歟？吾著孟省之事以悼賢者，亦於法吏有警云。

楊士奇撰 《東里文集》卷二二

東里老人自志

東里在邑東清溪之上，吾高曾以來居之。楊氏宋盛際自吉水徙泰和，號儒宦家，蓋四百年矣。稱東里者，重所自云。高祖考復圭，元贈富州尹、騎都尉、弘農郡伯。妣黃氏，贈弘農郡君。曾祖考景行，延祐初科進士，累官翰林

待制、朝列大夫。妣嚴氏，弘農郡君。繼高氏，祖考公榮，妣胡氏。考子將，妣陳氏。國朝累贈三代考皆至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妣皆夫人。吾名寓，字士奇，後以字徵。一歲而孤，陳夫人鞠之。既壯，起家文學，除吳王府審理副，改翰林編修，陞侍講。又四轉至左春坊左諭德、翰林學士。又五轉至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遂進少師。繇承事郎累轉至光祿大夫、柱國，歷事四聖，皆居清密。越自授官，所覲行道，心存體國，志在濟人，惟理無窮，盡而學殖未充，事有甚難而智慮弗逮，故秩愈進而憂愈重，寵愈厚而畏愈切。進慕陳善，退勤省躬，而施以公而守以約，始終一意，夙夜不忘。若蒙負乘之譏，昧止足之義，皓首徒弊，毫末無稱，反思惕然，內愧何已。風燭奄及，幸保歸全，輒循杜牧之故事，聊述平生，用藏幽室，亦以示於子孫。生世八十年，叨祿於朝四十有四年，去世以正統九年三月十四日。元娶嚴，繼郭，皆封夫人。子三男四女，孫男七。白雲原。

吾所治也。寔以是年十二月二十日，虛其右以俟郭銘

曰、

昔也其浮，今也其休。曠八極兮逍遙，聊委蛇兮茲丘。

楊士奇撰 《東里續集》卷三九

楊文貞公傳

王 直

太宗皇帝卽位，擢楊公士奇爲編修。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公七人處其中，典機密，尋陞侍講。上嘗諭公曰：朕知爾文學，親擢至此，爾但盡心勿疑。饒州朱季友獻所著書，斥濂洛關閩之說。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侍讀，胡廣及公侍側。上示以其書，縉曰：感世誣民，莫甚於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損之四齒。公曰：當盡燬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書示儆足矣。上曰：謗先賢，毀正道，治之何拘常例也？遣行人押季友還饒州，會道府等官與其鄉士人，明諭其罪而笞以示罰，悉索其所著書焚之。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天下，命公視草。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之。兵部尚書劉鵬私語公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公善之。衆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旣稱善，不必易。公奏曰：國家大體，當用肅言。上喜公能服善，益屬意於公。明年，駕狩北京，皇太子監國，上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公輔導。九年，上還南京，一日召公問曰：爾輔導官久其所行何如？公以孝敬對。上使



儒藏

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物祭器皆親閱。六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蒞祭。左右請遣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遍體，勿藥，病自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遣行，不輕信下人。駕北征，殿下不敢寧居，恒日中昃始食。駕還而後即安。上曰：此子道當然。公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殿下天資高，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速改，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上悅。十四年，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發其事，疑未決。獨召公問曰：昨問義漢府事，對曰：不知。若朕未有知，爾輩應有離間不敢言。今朕既知矣，爾言之何害？公對曰：臣與義事東宮，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行。今知將徙都北京，惟欲畱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幸甚。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具，大怒，械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東宮力掄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二十二年八月，駕北征，尋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仁宗皇帝即遣皇

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駕城中空虛。浮議籍籍，慮趙府兵爲變，因秘未發喪。皇太孫辭行，啓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上然之，顧急未有所與，以問公。公言：上所用東宮圖書，今暫假之，歸即進納。上即取付。太孫曰：啓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而謂公曰：卿言誠是。昔太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做漢制，易吉服。上未答。震退，徧請羣臣，明旦釋服。公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太宗皇帝衰服，後仍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可遽仰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塞義兼取二說，明旦君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上亦未答。明旦，上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罷朝。上諭左右曰：呂震昨奏當易服，朕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時天下方面大臣及羣有司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於上曰：民間畜馬蕃衍，已散之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甦民力。太僕苑馬寺歲課



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公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公獨奏曰。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殘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天下賢者誰復肯仕。上許出內批罷之。已而不聞。明日。公又言之。上曰。偶忘之。吾當卽批出不爽也。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公諭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李慶。呂震輩皆念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命公據此草勅止之。公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上復謂公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過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上頗厭之。公進曰。謙雖昧於大體。蓋亦感恩圖報爾。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上猶不懌。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公又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今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言爲戒。且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若傳之於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朕非惡言事。謙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諭衆人。公曰。此非臣所當論。當以聖書開喻可也。上遂命公書勅

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毋以謙爲戒。上嘗論科舉之弊。公曰。科舉當兼取南北士。上曰。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才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可用也。上曰。然則將何如。公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於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入彀矣。上曰。卿言良是。命與禮部計議以聞。議定。未上而官車宴駕。宣宗卽位。遂行之。宣德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尚書陳山來迎見。上請乘勢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無憂矣。上疑之。以問楊榮。榮力贊其決。又語寒義。憂原吉。二人依違其間。榮遂傳旨。令公草勅誥趙王。公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今當以何爲辭。榮曰。今逆黨言實與趙謀卽是矣。何患無辭。公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皇祖之靈。榮意未解。汝不草勅。則吾當以聞。時惟楊溥與公意合。溥曰。吾二人俱請入見。明其大義。榮先趨入。公二人繼之。門者不納。俄復召寒。夏。寒。夏以公言告之。上不懌而止。駕還京師。意大悟。不復論彰德事矣。然言者猶喋喋。上皆不聽。特召公曰。論趙王者日益多。當如何。公

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於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豈可惑羣言。上曰吾思所以保全之道欲封羣言示之俾自處。公曰更得一聖者論之幸甚。遂遣廣平侯袁容都御史劉觀持勅往諭且示以衆言。趙王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上待趙王日益親而薄陳山竟疎斥之。既久召公論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公白金文綺楮幣。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昌表乞立爲陳氏後辭甚懇切。上亦厭兵欲從之。大臣有言此黎利之誦當益發兵誅之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上召公與謀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因其請而與之便。公曰榮言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兵民困於文趾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體祖宗之初心保祖宗之赤子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厓前史以爲美談何謂示弱。臣侍仁宗皇帝久聖心每憾此事願陛下勿疑。上意遂決。公又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廉公端厚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

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爲小人所誣。年來吏員太冗請令部院同考選擇而用之。軍民中有文學才行卓然出衆及精於武略者亦宜察舉。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今除謀反大逆外其餘犯者並聽舉用。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卽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上命公與楊博議之。公等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大抵宣宗皇帝求賢養民之心皆上體祖宗之心非是有所更改。昔堯舜禹湯文武及我朝祖宗相承爲政皆因時損益。宣宗皇帝臨御之時體祖宗之心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特共一事當時不聞異言多以得人爲喜。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縣守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明監在前可無疑也。聖諭保官則恩出於下竊謂衆臣舉保吏部審擇具名奏請



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卽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壞壞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升用。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天下何由治乎。伏望 聖斷只依 先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 四朝大恩、慚無寸補、惟念用人賢否、生民休戚、國家治忽所關、是以竭誠盡言、惟 聖明裁擇。詔如公言。公論事必當大體、常扶君子而抑小人。羣臣有罷謫毀者、必盡誠爲之伸解。有食邪不悛者、必正言其不可用。三朝史事皆公總裁、是非悉徵諸實。每語同列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所舉賢才列於中外、皆能正己恤民。蓋公取人必先德行、而後才能、無間識與不識、博詢於衆而信、乃舉。以此不得於公者、怨誹忿毀、不恤也。

東里先生小傳

陳賞

東里先生姓楊氏、名寓、字士奇、一字僑仲。世西昌東里儒家。先生一歲而孤、四歲舅奪母志、遂從適羅公。子理。公時舉進士、爲德安府同知、以其家行歲時祀。

先祠恒命諸子陪禮、公獨不見命。六歲以問母、宜人泣語之故。因慟甚、日益感發。七歲私作神主於別室、祀其三世。每旦入焚香、謁拜、出入扇綸、秘無知者。既久、左右覘知、以告德安公。公旦伺先生入謁、與母宜人從戶外竊窺之、見其進退拜俯皆感泣。時已冒羅姓、遂復先生姓。德安公日造之以楊氏先世文學行義之美、曰：「小子勉之。」無幾、德安公坐累謫戍陝西、母宜人以先生歸而家益貧。時甫九歲、餽粥或不克、井汲杵臼之勞皆身親之、而書間未嘗去手。旦暮入治家事、畫出從師學、已能自貴重、不逐閭巷童兒嬉狎。海衆陳先生、宜人世父也。先生之父嘗從之學。及是見先生能嗣父志、召而教之、有所適必攜以行。時不能得書、五經左氏傳皆手抄以讀。母宜人喜曰：「兒可望承先業矣。」旁舍有爲掾曹傭書致富者、雅重先生而念其貧、數遺其家人請諸母宜人、欲與俱去。母宜人歎曰：「貧者士之常、豈可使兒役志於是以辱祖父哉。」十二三習舉子業、沒有間。十五鄉人請爲子弟師。踰年從游者益衆。其友之嫻有母老而貧、無以資養、往告先生者、先生視其儀莊重、問能讀四書否。曰能。卽輟從游之半畀教之、使納其束修。以宜人聞之、喜。

曰。使兒從政。其能濟人而不爲貪吏矣。聞人精一書。明一義。亟請請益。弱冠稍出遊章貢。守重禮之請。攝琴江教事。琴江令邵子鏡一見相好。邵爲人廉介。然頗近刻。先生每諷切之。永豐商人過琴江。關吏驗無文引。搜其裝得僞鈔數百貫。送縣。縣疑其造也。榜掠不休。曰。我山谷人。邂逅售得之。不能識眞僞耳。實不造也。邵以告先生。先生曰。山谷人宜不辨眞僞。而視其裝亦有眞鈔乎。曰。有之。尚數百貫。然吾意以爲鈔易得之。先生曰。僞造當重法。奈何以意卽欲寬人重法乎。吾郡嘗有以僞造禍蔓延數百家及孥戮。何可輕也。邵竟焚其僞鈔。止坐無文引之罪。邵數與人言先生其事。寢聞於外。商人以白金五十兩夜詣先生。謁謝。先生厲聲曰。吾何與知哉。斥去之。在琴江半歲。去之後。游湖湘間。止江夏最久。縉紳先生皆禮重之。而漢陽府學江夏縣皆徵聘訓導。不就。都指揮齊讓請教家塾。尤敬禮之。既歸。郡縣交舉明經任教職。未赴。會朝廷以博學徵入翰林。任編纂。是時四方老師宿儒多在其分類纂輯總裁者。獨稱先生爲精博。未幾。有旨諸編纂悉送吏部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純讀先生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

之工也。以爲第一。奏授親王府審理。受命之明日。復召入翰林任編纂。明年改翰林編修。數月。陞侍講。永樂二年。遷東宮官屬。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允。三年。陞左諭德。兼侍講。先生奉職甚謹。私居未言公事。所治職事。雖至親厚不得聞。而亦無敢以請者。遇月俸之入。或得賜賚。輒領其家人曰。我何才德。可以當此。常人施一飯之恩。猶望報。今吾舉家享天賜。何以報也。惟應勉力爲善耳。人或問先生平昔所行。曰。不能爲善。亦不爲惡也。其存心不問物我。見人有樂如己之樂。有憂如己之憂。居官好獎掖士類。有片善必延譽之。未嘗揚己抑人。士有得一職來見者。必勉以守身愛民。有議法刻薄。必嫉之。遇事是非。不以私蔽公。居家嚴厲。與外人接甚和易。不見崖岸。性廉介。自其少賤。實不肯苟事干謁。及貴。儉約一如布衣時。所得祿賜有餘。一以置書籍。家未嘗有百緡之畜。事其從兄仲基。甫盡恭愛。愛從子如子。諄諄訓之爲學務。義雖隔數千里。貽書不輟也。待羅氏弟妹尤有恩意。弱冠。姑氏舉家疫疾。素所厚。皆制述。先生曰。吾父同產也。獨往問決旬。日爲灑掃尸庭。具湯粥調護。安而後去。竟亦無恙。後客江夏。嘗館於陳氏。會城中大疫。



其家無少長悉病。知先生者皆勸出舍他館。不從。陳竊聞之曰：「先生在我砥柱也。終其家盡瘡不去。與人交直道不阿。必輔之於善。有不善必戒之。不從則遠之。及其能改。又歡然好也。已所行或未當。人以爲言。亦欣然納之。平生樂簡靜。閒暇閉戶觀書。自適而已。恩雖微必報。而未嘗宿怨。臨利能讓。不事苟得。婦家先塚多壞。子孫貧不克修治。或有舉以售人者。先生初喪母。宜人卜宅兆未得也。婦有季父素重先生者。告曰：「吾家某所壞塚。世遠無遺骸。術者言葬此後當貴。」請以贈也。先生曰：「夫人厚意不敢忘。然義有不可。幽明一理。攘人之室而居之。其能安乎。且所重有後者。爲其爲墳墓主耳。壞而不治。不可爲孝。况又舉以畀人哉。」余陳氏於公之家世篤潘楊之好。先君子先生外兄。而先生母宜人陳出也。又視先妣爲內弟。賞幼失怙恃。宜人哀憐之。稍長。不能究知先德。先生數召而語之。使之學。賞後舉進士。在京師數年。無日不往見先生。見必侍語移時。或暮而後退。故獨知先生心及其行事爲多。先生於賞數惓惓也。嘗指子履語賞曰：「古之人易子而教之。其意以履屬賞也。賞應曰：諾。今拜廣西按察僉事之命。將遠去。不知再見何日。」

而履亦就長矣。恐未有以副先生之意。則述先生生平大槩爲小傳授履。如履有志乎古人。放而行之。必自先生始。余既書以授履。又存其副於家。用示陳氏子孫云。

侍講學士王達講乾九四。舉諸陳以說。皇太子疑其言。問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之說。」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程子嘗曰：『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

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簞諸物。或得其餽。日以進。上閱之。無士奇名。獨召問士奇。對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衆皆有詩文以贈其行。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臣病。未往贈也。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且其爲物微甚。當無他意。」上遂命燬其目。

楊文貞公士奇以元宰歸省。過湖中。邂逅一張叅政者。風駛舟上下。則各舉手一笑。竟別。抵維揚。郡守令先日候無耗。明日舟至。守令竟不相聞過去。訪友人則相與聯寢。語達旦。自常原外。無別供。鄉人得以隻

來薪相辭受。其細如此，其大可知也。予因是又知當時上下省事，殫力民務，而化國日長矣。予觀文貞為此良有本。文貞雅言天下事，當以天下萬世心處之。嗟夫，末世之有天下萬世之心者誰哉？見胡公傳正統初，每朝罷歸邸，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閒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答。一日早朝回，忻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先輩喜一係國事如此。」見灼艾集李文達賢，入仕初，公以不識爲歉。南陽守公友也，邀之往見。文達不可，曰：「素無識而造門，是求知也。士夫兩賢之。」

以上三文并見《國朝獻徵錄》卷七十二

校記

①積：《明史》卷一四一本傳作「日盈」。

②澤：據文意，當作「釋」。

③據《翰林記》卷一〇，「經」字下脫「局」字。

④據《明名臣琬琰續錄》卷一、《抑菴文集》卷一一，

「汝」字前脫「曰」字。

明儒碑傳集卷八

周鳴 陳繼 周是修 魏純

胡廣 解縉 金善 趙鼎

故奉直大夫兵部職方員外郎致仕周君墓碑
正統三年夏四月五日兵部職方員外郎致仕周君岐
鳳以疾卒於家。訃聞其子翰林侍讀叙泣而告曰叙於
先君子生不得侍左右而致旦夕養疾不得躬侍湯藥
歿不得受遺訓而送終不孝之罪大矣先生知先君子
為深而辱教於叙者久幸哀而賜之銘俾得樹碑墓道
用昭先德於永久庶盡人子之萬一予重其意不容以
老倦辭為之述曰周氏古之大族其居吉水泥田者世
以儒顯宋季有諱應龍號磻洲者舉紹定進士為時名
儒其子京孫直寶撰闕以言詆賈似道去官直闕之從
子厚號亦山者君之曾祖也元以明經領鄉貢薦入館
閣預修三史上言以宋為正統不合而去終纂漢貞文

書院山長諱聞孫者君之祖也贈奉直大夫職方員外
郎諱觀號彬彬者君之考也君諱鳴字岐鳳性質穎敏
而嗜學才識高邁襟度弘達言論侃侃如也洪武甲戌
以經明行修薦為桐城縣學訓導既至嚴立教條勸課
故廸有方諸生自是樂學出而決科取士者相繼後以
外艱去服闋擢即墨主簿優於為政藩司因遣同御史
會事往登州獄強盜獄盜七十三人而稱屈者四十五
人御史欲不與辯君察其情果濫乃具為御史言四十
五人者悉得不死會兵興所司命縣民出鐵資軍需君
奏鐵非所產請出府庫積鐵以抵用庶蘇民力又命民
輸豆赴軍而準其歲賦已而復征其米俾以鈔償豆君
復奏豆米俱徵失信於民也請從初令且連奏便民十
餘事朝廷皆納其言民甚德之永樂甲申徵授國子學
正明年太宗皇帝幸太學預宴襲衣之賜未幾擢漢
府紀善初甚見禮待時王府私有壯士三千非兵部籍



儒藏

發者及所為多不法。君輒具諫。王雖面從而心忌之。王嘗開寶賢堂以延問羣臣。實欲招匪人為異謀也。君心知之。因作堂箴寓規誨之意。王益忌之。會大駕北巡。王擁重兵出入。君言王宜抑兵威。守藩臣禮。遂激王怒。翌日。密令衛士詬侮君。及君以白。王令質於儀衛司。已而獨送于朝。欲構諸重獄。時仁宗皇帝監國。察知君以諫忤王。無他咎。遂降長洲儒學教諭。一以教於桐城者。放其徒。三為閩浙鄉試考官。所取士多得人。秩滿赴行在。陞國子博士。至南京。召見于文華殿。慰諭甚至。且期以大用。尋丁繼母憂。服除。用薦陞今官。時方清理戎籍。而職方事尤劇。君至。剖析無滯。僚案服其能。三載考最。賜誥命。階奉直大夫。贈考妣如制。宣德乙卯。乞致仕以歸。至是終於正寢。歷年七十有五。娶彭氏。贈宜人。繼室王氏。封宜人。俱有懿德。子男三人。長曰勉。次即叙。以永樂戊戌進士入翰林院。累陞侍讀。又次曰廣。女二人。前兵科給事中。金昭伯。廬州儒學訓導彭塤。其婿也。孫男七。

蒙、漢、復、巽、同、伯、咸、恒、女三人。曾孫男二人。女二人。叙將歸。卜是年某月某日合葬於里之錦峯山宜人王氏之兆。嗚呼。君為人孝友。姻睦。急於濟人。甫十歲。母李氏宜人卒。衣毀不自勝。見者稱嘆。並仕桐城。即迎父就養。及卒。奉柩歸。至小孤。舟將為風覆。君仰天而號。風隨以定。教育二弟。冠婚盡禮。合三從之親為一。囊人近千指。服用皆有常度。著家範十數條。以示子孫。族子弟性敏者。悉令肄經學。取祿仕。其有歿官不能歸葬者。必為經理而歸之。嘗遇清江艾時春之官寧海。道為寇所傷。且掠其貲。君求藥愈之。而復贖之。其尚義類如此。少從季父子霖。族兄仲容受書經。旁及他經傳。故學有原委。為文浩瀚沈實。無浮薄之疵。晚號退齋。有退齋叢六十卷。藏于家。別著尚書通、春秋纂要、授學者。惟君以衣纓之高。文章事業既足以克紹前美。而詩書禮義之澤又足裕後人。是可謂賢也已。銘曰。

吉多右族。世繁且昌。傳數百年。弗墜而彰。文江之濱。遠

矣周氏慶澤之流詩書禮義車車礪洲學正而淳抑有
賢嗣為宋直臣子孫碩蕃世濟厥美猗歟職方譽望斯
偉教嚴道尊學者儀刑寥寥其言藩國用懲言雖弗行
我則無愧仁廟之知謂將重寄作屬要官弗究嘉猷年
既耆邁式遯歸休以逸厥躬以樂厥志胡未百齡溘然
遐逝錦峯之山有高其墳銘昭不朽君其永存

楊榮撰 《楊文敏集》卷一九

故翰林檢討陳君墓碑銘

仁宗皇帝初臨御獎用儒術茂興文治首命在廷舉
賢薦能于是少保臣士奇言蘇州陳繼其文學宜在侍
近即日詔驛召之既至授國子博士明旦入謝改翰林
五經博士時初建弘文閣于思善門之右以儲經籍備
訪問而命翰林學士楊溥董之推侍講王進及繼等三
人副之今上嗣大統詔脩兩朝實錄簡用纂修官而繼
預焉無幾賜勅命實錄成賜白金及織金文綺衣遂進

檢討宣德七年五月自陳老疾奉命致事歸又明年疾
加遂不起五月某日也於是其子完走北京求文書墓
碑嗚呼斯文老成凋謝殆盡士奇忍以哀病而忘情老
友哉按其學者大理評事張益狀陳氏其先家蜀與宋
文忠公堯叟同祖堯叟從父諱郭始徙南康之都昌七
世至諱某登宣和六年進士乙科累官左朝散大夫明
州通判再徙星子又五世至諱洽咸淳貢士貢士生元
翰林待制諱全待制生諱徽受學臨川吳文正公為通
儒至正間廷臣交章起之將授之官以介特不偶自引
去又徙蘇州之吳縣娶宋相江文忠公萬里之孫生諱
汝言博學有才具洪武初仕為濟南府經歷所設施
秩然條理一郡倚重大將軍出師道其境深見獎重娶
吳氏初生三女經歷公方以嗣子為念在濟南一夕夢
白衣大夫已而生男即檢討也初名釋童更名繼字嗣
初晚號怡庵嗣初生十月經歷公沒母抱之歸蘇家具



藏

蕭然。惟存書二萬卷及蔬地二十畝。其母知學問。謹禮法。守節不嫁。以教育遺孤。嗣初稍長。克自奮勵。其天資明果。內奉母訓。外從良師。日益見端緒。又進而從明經師。遂深于易詩。又求邃於古文者而師之。其爲學。自經史百氏。皆博考深究。久而淹貫沛然。爲文章。根義理。辨體製。嚴矩矱。力去陳言。不肯苟率。由是聲譽蔚然。見重於三吳。求文者接踵戶外。而從學日輻輳。講下其施教有本末。主敬爲要。明理爲務。後在館閣。於商確古今。講論述作之旨。娓娓皆有所自。衆推服之。居家篤孝行。雖貧而講授之暇。躬治蔬圃以資養。甘旨恒充。有司上其母貞節。詔旌表之。自是遠近交聘。嗣初學官。一以親老辭。親沒。葬祭盡禮。與人交。以誠善者獎掖之。不善者面警飭之。不肯媿媿苟容。窮乏者賑給之。沒無歸者歛葬之。雖官於朝。其志泊如。蓋未嘗一日忘幽閒之適。既得請歸。吳中之學者皆忻忻喜得所依。而從游者益衆。既疾革。門人請所欲言。舉西銘存順沒寧語答之。遂卒。春

秋六十有五。其卒也。族姪門生故舊皆臨哭。郡自守貳以下咸走吊祭。遠近大夫士聞之。皆嗟嘆悼惜。其所著詩文有怡庵集四十卷。藏于家。其配故蘇守金炯之子。儉勤克孝。先十二年卒。子男五。宗寬。宏。宣。完。皆志于學。女二。長適謝璜。次在室。孫男七。傳。儀。仁。偉。佃。信。備。女四。其葬在縣之太平鄉。薦福山之原。銘曰。

有碩其先。自陳宗室。流衍於蜀。英傑森出。沿江而東。來徙南康。再徙閩閩。代有奮揚。車中怡養。克奮于孤。幼志桓桓。壯夫莫踰。有書充棟。有吐遶宅。晝鉅夕誦。孝養是力。浩乎其學。邃乎其文。求道請業。從游說說。辟書駢來。親養弗舍。晚而幡然。玉堂金馬。抽思發才。效勤紀述。長簡鉅冊。金匱石室。冲澹之存。食息靡忘。引疾謝榮。還復于鄉。邦有耆俊。如璞如石。山林草木。光輝潤澤。卷其永逝。士林興悲。紛彼嬌學。依依異歸。刻詞墓前。式示來者。尚有懷德。車過斯下。

周是脩傳

周是脩諱德、以字行。周古之泰和爵譽里名家、其先諱矩者、嘗顯於南唐。至宋、累累有科第。其夫裔徙淮江里、是脩之所自出也。是脩少孤貧、自奮於學、從游鄉先生胡渚樵、渚樵以孫妻之。又從國子學錄蕭執先生明詩經。初舉霍丘縣學訓導、入見太祖高皇帝、擢爲周府奉祠正。高皇帝上賓之。明年、有告言王過失事、王府官屬皆下吏、是脩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預脩纂翰林。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衆共挫折之。是脩屹不爲動。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師既渡江、駐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日、是脩留書其家、別其友江仲隆、鮮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六月十五日也。又明日、臣民推戴文皇帝繼大統、數月、御史言是脩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是脩內貞外和、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明、灑落而冲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

下至陰陽醫卜之說、靡所不通。爲文章未嘗締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贍、詞理條達、稍暇著述、吟咏不虛寸晷。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譜、論語類編、廣行太極圖、觀感錄、綱常總紀、通言、家訓、葛菴集、進思集。是脩汲汲導誘人善、人有過失、恒爲之隱、以是無少長賤貴皆樂親之。明知人所薦士如梁用之、劉叔誌、皆知名當世。是脩之學雖間未純、然於明綱常爲世道計、必身履之、而不徒託之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是脩卒年四十有九。時鮮、胡、蕭、梁皆見諸文字、然屬倉卒不及詳。今二十有八年矣。知是脩者獨余在。每追念君子清白之節、文皇帝日月之明、既照其心、豈當遂致泯沒。故述爲小傳、以授其子轅、使傳焉。

楊士奇撰 《東里文集》卷二二

魏純傳 薛瑄

魏純字希文、山東高密人也。其先世多仕者、至其父爲官江南。希文就學於江南、初治易、後明春秋、詩書大義



儒藏

亦皆知之。其父為績溪令，時希文客金陵，一時達官貴人聞希文名，屏勢就見請交，因合幣羅致館中，俾訓其子弟。未幾，人有所指摘，語及希文，謫戍邊衛，寓荊州玉田縣。先君子永樂七年教訓其邑，希文復誨諸官將子於學宮傍，瑄因得納交為心友。自是往返凡十年，議論連日夜不舍，瑄之昧劣，賴希文規輔之益為多。先君子官滿去，希文徒步送數十里，執手為別。別三年，嘗一得書，自是信音不相聞者又三年。其後先君子丁大父母憂，起復至北京，時希文亦以薦至吏部，因同膺薦者有所不合，復退於初。又二年為宣德元年，侍從有薦希文學行者，復召至京師，集試吏部，文既合格，將上其名於朝以官之，而希文竟暴卒於旅次，是年某月某日也。明年春，瑄在河南，始聞其訃。先是，瑄有詩懷希文，考希文亡日，與瑄作詩時，皆在宣德元年冬，豈非交情之密，默有感觸於中而不能自己於言乎。嗚呼，瑄嘗觀古人論富貴貧賤，必皆曰有命。瑄少猶未之信，年來經涉既久，

數數考之於已，驗之於人，然後有以見夫富貴貧賤，蓋皆有決然不易之命，而非人之私智所能去取也。以吾希文觀之，其賦質粹而明，其為學正而純，其立心必欲一毫無媿於屋漏，其制行必欲一事不悖於天理，是則以德言之，希文之賢固當見用於時也。處戎伍僅三十年，超然自適，不為顯者焜耀而有自沮之色，其貧至於床無完衾，身無完褐，耕獲薪芻之事靡不備嘗，而操行堅如金石，略不少變，其所處蓋有古人所難者，而希文優處之，以時言之，希文困極宜通，當不至於終困也。至其忠信之行，積於中，徵於外，武夫小子皆信其為善人而起尊敬之心，搢紳大夫皆知其為君子而咸欲其得位於時，是則以人事言，希文名實孚於遠邇，亦當顯於世也。三者皆無絲髮可疑，而乃卒至於窮死，不得一試其有，則所謂決然不易之命，豈不信哉。瑄又竊有疑焉。夫所謂命者，果何自而然哉。蓋出於天也。天必貴有德福仁人，希文乃不克蒙其貴與福，則所謂天者，竟何如

哉。貴德福善者其常，而貴福差與者不得其常乎。果夫道自然，而然初無心於其間乎。抑人之生也，適丁其氣之清濁厚薄不齊，而非天之所能為乎。是皆不可知也。或者又謂天於善人不有以福其躬，必有以昌其後，是又未可必也。雖然，古之所謂善人君子者，顧自處謂何耳。固未嘗以今之厚薄為輕重也。昔固有貴為卿相，富累千金，生無益而死無聞者，命則厚矣，其於道果何如哉。以希文之賢，雖卒至於窮死，其德行名譽乎於人，其自處者既已無媿於道矣，命之厚薄矣，足道哉。瑄與希文交最久，情最密，始以希文之不過質之命而自疑，終以希文之無媿揆之道以自解。又恐希文之潛德懿行久而或泯於世也，遂作傳以志於私，遂以傳之悠久，且俾世之君子當力於為善而無疑於命云。

《明文海》卷三九七

故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贈榮祿大

夫少師禮部尚書謚文穆胡公神道碑銘

太宗皇帝御天下二十有三年，文武之臣各展其才能，達諸事功，若竭誠効力，始終不渝者，其身雖沒，所以寵眷之率有進而不衰，其文臣遭遇之盛者，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尤著者也。公初以進士第一為翰林修撰，階承直郎。又明年，太宗皇帝入正大統，陞侍講，踰月，改侍讀，進承德郎。永樂二年，陞右春坊右庶子，階奉議大夫，仍兼侍讀。四年，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階奉政大夫，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左春坊大學士。又三年，得疾且劇，上數命太醫集衆醫之，良者往視，日遣中使問疾。既卒，上悼嘆不已，命工部具棺，禮部賜祭者再，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文穆。國朝文臣有謚，自太子少師姚公廣孝與公始也。又命官給舟還其喪，命有司治祠墳。時仁宗皇帝監國南京，公之喪過馬，遣官臨祭，賜賻甚厚。葬畢，其子入謝，官其長子種為翰林檢討。仁宗既嗣位，追念公舊人，加贈榮祿大夫、少師、禮部尚書，遣官諭祭，且厚賜其家。公遭逢二聖，恩備始



儒藏

終何其愈久而愈盛也。公居官敬慎，在上前承顧問，應對必盡誠，必據理，而忠厚爲本，未嘗及人過失事。於奉旨制勅視草，即有所見，必具可否以聞，多見采納。所撰進文字，上知出公筆，輒稱善。所奏對語及所治錢務，退未嘗出口，雖親厚不敢私涉有問，蓋自守之嚴有素。事太宗皇帝十有七年，凡巡幸北京，親征北邊，翰林率公與楊公勉仁、金公幼孜在扈從，信任甚篤。禮部郎中周訥建請封禪，羣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上皆不聽。時獨公之言與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禪頌奏之。丁母憂，召還，上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姦惡，外親爲民厲，遽詔罷之，其蕪春坊也，小心盡誠，多所裨益，故尤爲儲君所厚。而沉靜謙約，以滿爲戒，未嘗干人以私，人亦無敢以私干之。兩考京畿鄉試，四爲廷試讀卷，鑒別公明。奉勅脩高皇帝實錄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皆爲總裁。志於扶植名教，獎掖善類，果於義事，於利不苟取與，未嘗一比匪人。所與交必輔之於善，不善去之不復顧。」

小人有不滿公者，屢造言毀之，賴上深知之，不聽。遽黜毀者。而公自執愈堅，意度蕭散，雖身處榮祿，未嘗一日忘山林幽澹閒遠之趣。公退，閉戶讀書賦詩而已。初名廣，廷試傳臚更名靖，永樂初復舊名，其字光大，其齋居名見庵，因以爲號。公十數歲喪父，已有志問學。內浸漬其母訓，外則日受從祖子貞先生之教，故德器不凡。居家篤倫誼，處鄉曲恂恂執恭讓。既冠，薄遊關中，聞之前輩君子，率忘年與交。歸而從黃伯器先生講論，得所歸宿之地，而日進焉。其學博究經史百氏，下逮醫卜老釋之說，亦皆旁通，而用志性命道德之旨，晚益有造詣。爲文援筆立就，頃刻千百言，沛然行雲流水之勢。賦詩取適其性情，近體得盛唐之趣，工書法，行草之妙獨步當世。四方重其文翰，求者日接踵戶外，雖無厭倦意。然非其人不苟予。其卒以永樂戊戌五月八日，春秋四十有九。其先自金陵徙廬陵，宋忠簡公銓，其十二世祖也。曾祖鼎亨，祖彌高，父子祺，累官延平知府。母吳，元進士永

豐縣丞師尹之子。永樂中，贈公父翰林學士，封母太宜人。公娶夏，初封宜人，洪熙初進封夫人。子男三，長即種次穆，次穗，女三，長嫁陳年，次嫁解禎亮，次嫁宋懷。孫男六，女七。所著文章有見庵集，扈從集若干卷。公與士奇同郡同官，知契最深。未卒前二年，有後死則銘之約。既卒，其孤又奉臨終之命，索文刻墓石。嗚呼！士奇先公生五年，豈謂竟銘公墓哉！蓋今九年，乃克成之。銘曰：

經國所資，文武並施。維武以靖，維文以治。巍巍太宗，統御九有。任武暨文，如左右手。公職詞垣，十有九禩。秉恭執勤，司帝之制。玉冊金簡，天章龍文。光華日星，敷宣帝仁。萬幾燕閒，清問前席。公所入告，惟帝時懌。公所蓄志，實惠被下。湯穆泯焉，密贊鴻化。春宮輔德，平直之行。二聖惟明，燭鑒公誠。好文之朝，儒林之首。人聳其瞻，公眎無有。泊虛之存，簡肅之度。彼其何心，有好有惡。仲尼有言，善者好之。善有好公，沒思不哀。寵章駢蕃，貞終猶始。始終之全，曠代其幾。金鰥在左，文川在右。埋璧有光，上貫

牛斗。墓道之碣，爲尋有多。最行琢辭，來者是儀。

楊士奇撰 《東里文集》卷一二



儒藏

內閣學士春雨解先生行狀

公諱縉字大紳一字縉紳姓解氏其先居鴈門唐金紫光祿大夫琬之孫禹爲吉州刺史因家焉其後世有聞人曾祖長叟宋漕舉進士永豐主簿祖眞我元進士判安福州終東莞縣尹父開先號筠澗國子生元贈叅知政事母高氏進士灞雪高公之女也公生洪武己酉十一月初七日未生時母夫人夢老人以深衣大帶授之覺而異焉已而生公因取以爲名公生而秀異穎敏絕倫爲嬰兒時母夫人畫地爲字以教之一見不忘父亦奇之每賓客過從公在提抱間有問輒對聲皆成文由是衆亦異之七歲能屬文書過目成誦如流爲詩詞操筆立就往往出奇語先輩罕及焉稍長益肆力於學日記數萬言父子兄弟切磨講貫自爲師友通五經尤長於易書時縣令姑蘇沈士行聞公及其妹婿黃金華俱有名遂選爲縣庠生自是文思大進若水湧山出崢嶸浩汗不可名狀一時名公鉅儒折輩行與之交洪武丁卯年十九與兄綸暨金華試江西皆中選公以年少魁江右士由是聲

名藉藉明年春試禮部三人皆登進士第太祖皇帝嘉其年少穎異顧語廷臣曰解氏二子一壻並爲進士非有賢父兄能致是乎嗟賞久之公遂與黃金華皆爲中書庶吉士嘗應制春雨詩養鶴賦撫筆而成造語奇崛太祖益愛之其爲庶吉士日造中秘書因得繙閱所藏古今天下之書由是意會心融而其中宏博深窈弗可涯涘時中書舍人詹孟舉以書名世亟稱公書有法而用筆精妙出人意表遂相與講求古人書法悉得其要領當時有得其片紙隻字皆珍藏什襲不啻重寶上以其親老二子皆仕特賜歸省暨還朝改授江西道監察御史歲庚午詔近臣有父在者皆得入覲時公父年八十餘即日上道及謁見太祖深加禮遇因問其老特命公歸侍以終養焉公至家事親之暇閉戶讀書率意爲古文其於性命道德之奧諸子百家之說以至佛老方技之書靡不研究其造詣益深矣或半酣興至落筆數千百言倚馬可待未嘗創藁人以太白擬之二親相繼以沒既襄事用大臣薦起爲翰林待詔壬午之夏太宗皇帝入正大統首咨文學老成德望重者有言公即召至親



加勞問。公應答敏捷。無所凝滯。一時詔勅號令頒布四方。皆出公手。於是上深眷遇之。拜翰林侍讀學士。其在職。日侍左右。論思獻納。多所裨益。永樂甲申春。建儲東宮。慎延進以道義之說。輔以聖賢之學。從容啟沃。匡益為多焉。上方銳意稽古禮文之事。詔修列女傳。永樂大典諸書。公為刊定凡例。刪述去取。并包古今。蒐羅隱括。纖悉靡遺。公在朝。專備顧問。言論剴切。無有所隱。彌綸黼黻之功。不可殫述。其薦拔人才。引進善類。惟恐弗及。歲丙戌。以事出為廣西布政司參議。未幾復調交趾。公至。以夷人新附。撫綏安輯。不失其宜。南夷安之。乙未正月。卒於北京。享年四十有七。娶徐氏。繼陳氏。子男二人。長曰楨。應次曰禎。亮女一人。適上凍胡世恒。卒之日。其平生交處及從游者。相與具棺槨。權厝公於郊外。丙申。姻家子通判高原始歸其旅櫬。窆於仁壽鄉瀟溪株山之原。公生而秀朗。目光如水。才具衆長。學貫千古。上既信任。苟有益於國家。雖違衆而行。無所顧忌。四方之士為時所推許者。甄拔無遺。公退一室蕭然。惟留心翰墨。揮洒忘倦。言笑竟日。不為崖岸。其所著有白雲集。東山集。太

平新說。凡若干卷。其平生行能可見者若此。而其中之所蓄。淺見薄識之士。有不能窺其際也。因具列如右。以埃立言君子有所采焉。奉議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兼修國史。門生曾榮狀。

朝列大夫交趾布政司參議春兩解先生墓碣銘

嗚呼。此解公大紳之墓。葬二十有二年矣。其友楊士奇始克序而銘之。序曰。解氏先居鴈門。唐同州刺史琬之孫。隱為蘄州司戶參軍。始家廬陵之同水鄉。參軍六世孫盛遷吉水邑中。世有科第。至諱夢斗。宋太學上舍生。生諱應辰。元高安縣學教諭。生諱子元。舉進士。授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節死。生開先。號筠澗。娶高氏。進士若鳳之女。公之父母也。公諱縉。字大紳。自幼穎悟絕人。五歲。父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有老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老成不能難也。而文思溢發。十九。舉江西鄉試。中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會試禮部。中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言論過高。抑置第三甲。時兄綸及女弟之夫

黃金華同登第。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翰林禮部祠祭主事。公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閒暇。數召兩人論議。考其所學。一日諭公曰。爾試思當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退即具奏。大槩言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徐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矣。不遜聲色。不殖貨利。不為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為明。又言陛下奉奉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強暴。然畏民者畏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今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太繁。太繁則民斃。法司近有朋姦罔上。倚法為姦。二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言。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可以肆俗樂。又言。僧道之壯者。宜絀之。使復人倫。經咒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斷瑜珈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以底

善治。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今大誥有不為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隣善惡必記。今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隣之法。若古監田呂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而致治不難矣。又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近世狃於晏安。墜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為已治。天下一旦或有不測之虞。何以為備。宜敕有司。以時整葺。寬之戰。月守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射。教民以農隙兼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英才。又言。宜廣鄉校。前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貢士莊。宜修復。以教養賢士。又言。極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既奏。上嘉其識正。公素與兵部尚書沈潛不合。誣奏公入部。堂索皂隸語。嬉慢非禮。上慮公優閒怠逸。即除公江西道監察御史。蓋以繁劇玉成之也。時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橫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公揮筆直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泰。而一時多其直。上又慮公少涵養。將為眾所傾。



召其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公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盡心於古人后十年來朝朕大用爾遂侍父歸公天分高又感上大恩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矣數歲高皇帝上賓公趨赴臨權臣忌公者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歲餘權臣黜召還以為翰林待詔太宗皇帝入嗣大位首索公既見置諸左右深信任之時朝廷詔敕與凡大制作咸出公手每預密議寵眷加厚陞侍讀數月陞侍讀學士奉訓大夫上初與武臣等二三人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召公預議事已定然秘未發明年冊仁宗皇帝為皇太子高煦為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奉議大夫又明年福等所初議頗泄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緡泄之遂出公為廣西布政司叅議授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交趾八年入奏事時車駕已出征北虜至京師見仁宗而歸車駕還高煦言解緡瞰上遠出覲備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

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所交游出資斂之外姪高建春歸其柩葬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遼仁宗皇帝臨御特赦還而官其子禎亮為中書舍人從子禎期為大理評事公仕前後不十歲為庶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為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暖初修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皆為總裁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二聲名在天下籍其敦孝友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為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謂其汎愛者終不為變襟宇濶略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岸崖雖野夫稚子皆樂親之求文與書者輻輳率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孰不可與進者不畏彊禦承運庫官張興恃寵而橫嘗笞擊人於左順門公過之叱興曰御座在此爾敢違犯禮法乎興雖忿公然不敢出一語俛首遽敘退同官治職事或有失誤公在上前率引為已過明哲知人太宗常與論羣臣御筆書塞義等十人名命各疏於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與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重厚而終無定見於夏原吉曰

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雋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而能持廉。於宋禮曰：慙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疎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馴僧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屬之矣，餘徐驗之。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也。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后十餘年，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公之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叙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曰：寧為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其卒以永樂十三年正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配徐氏，有賢德。子男二：長楨，應卒徙所。次楨亮，孫男女各二人。太宗皇帝初召翰林七人入內閣，其三出廬陵，公與胡公光大及士奇也。三人相與厚而相知深，今獨士奇在。胡公墓上之石，士奇書之。公墓石未有書，其可不

書。銘曰：

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或一蹙之不虞。楨楠百尋，其材之蠹，寧見捐於匠輪。郁乎紛紛，五采承日。競瞻望以欣快，何泯沒之遄疾。干將地下，其神不死。尚有光華，天漢之淚。解公沒，光大約余各為文字，未及為而光大歿。余初為解公傳，去年得周恂如所錄公洪武中奏對藁，近得楨亮將來世譜，又改傳為此文。雖於公平素磊落軒豁意度有未悉，然所為可傳於後者，在此不在彼也。遂以授楨亮。楨亮淳篤有為，今幸蒙天恩，悉還其故廬園田，則奉親敬長之餘，一志於進學進德，庶幾稱公之子而亦以副吾輩之望。楨亮勉之。

以上二文并見《解文毅公集》附錄



致清善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贈榮祿大夫少保諡文靖金公神道碑銘
國家當太平熙洽之時。必有忠謹淳實之臣。論思獻納於其間。而後克臻乎至治之盛。致清善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公。字子安。其人也。公諱善。字子初。世居臨江新淦之厚東。宋時有諱清者。遷洪坑。至十五祖諱某者。復自洪坑徙培山。遂家焉。曾祖德明。祖仲卿。皆以儒傳家。父諱守正。學問該博。洪武初辟為郡學訓導。嚴教剛方。人稱焉。雪崖先生。公生而秀拔不群。幼克勵志于學。雪崖奇而教之。及長。遠從前進士聶鑑受春秋業成。為邑庠生。領鄉荐。登洪武庚辰進士第。擢戶科給事中。太宗皇帝即位。首以文學荐入翰林。改檢討。命典解公籍。胡公廣。黃公淮。胡公儀。楊公士奇。與榮凡七人。同直內閣。參掌机密。不數月。皆稱職。公為侍講。階承直郎。明年。蒙賜象笏。懷頭公服。尋賜二品織金衣。寵任甚專。仁宗皇帝在春宮。侍臣進講經史。公獨說春秋詞嚴而理正。遂承命作春秋要旨。既進。深協睿衷。公嘗

病遣中官偕御醫往視。及痊。入朝。慰勞甚至。丁亥。陞右春坊右諭德。乃兼侍講。階奉訓大夫。今上皇帝為皇長孫。命宮僚兼教輔導。賜假獎謝。公亦與焉。己丑。扈從來北京。庚寅。從征北虜。冬。還南京。辛卯。詔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公共纂修。壬辰。命典文衡。考試天下貢士。親稱得人。既而余五人者。蒙賜誥命。公得推恩。贈其父如公。我封母羅氏為太宜人。贈妻孔氏為宜人。癸巳。復扈從來北京。甲午。征西甯。既還。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學士胡公兵公及余。實提其事。書成。重沐恩賚。丙申。陞翰林學士。仍兼諭德。階奉議大夫。是冬。還南京。明年。復護駕來北京。戊戌。實錄上進。賜宴于礼部。有金織紗衣鈔幣之賜。庚子。陞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壬寅。扈從北征。行軍乏食。偵知賊營尚興蔬。公與余密疏軍中利病言之。遂詔班師。癸卯。隨駕巡遼。復胡名王也。先士卒以歸。特蒙厚賚。甲辰。復從北征。師還。駐榆木川。太宗晏駕。凡沐浴含歆。及道路措置之儀。公共余實典焉。仁宗皇帝嗣位。深加寵眷。進戶部侍郎。仍兼

前二職。今上正位東宮、拜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遇盜厚。凡法司論次重刑、必定楊公與余及公同審錄、其中伸雪益多。時賜大臣五人銀圖書、其文曰「總愆糾繆、以爲政教有闕失、許用此書疏以聞、公亦與焉。當時榮之。是冬、奉命持節冊趙王妃及封梁王。明年洪熙既元、命兼九部尚書、三俸俱支、賜詔命、贈公父祖皆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祔葬焉。夫人、加封母太夫人、贈故妻劉、封離室居皆夫人。明年春、公以母老、首奏歸省、仁宗可之、命給駟以往、賜養甚厚。皇上嗣位、公丁內艱、特詔起復、命爲樞密官、纂修兩朝實錄。已而、持節往寧夏冊封安化真寧二王妃、所過聞兵民休戚、還奏上嘉納之。庚戌、兩朝實錄成、賜鞍馬白金文綺金織襲衣、賜宴于中府。是冬、扈從北邊、至宣府而還。明年秋疾作、上新醫診視、賜藥物。至冬疾劇、少傅楊公與余往候問、公言死無足惜、但愧無以報朝廷、益生民。家人有請祈恩于子者、公曰、此君子所恥言及耳。有問竟不答。卒之日、實宣德辛亥十二月辛未也、享年六十有四。訃聞、上爲之嗟悼、贈榮祿大夫、少保、誥文、命有

司製棺、遣九部尚書朔浹祭之、給舟車歸其喪、爲造故塋、恩更厚矣。其子昭伯將以某年某日葬公于某里某山之原、而以碑銘爲請。余與公同年、官處禁林三十餘年、出則聯鑣、入則同席、雖親兄弟不過是也。自公之歿、痛傷于懷、不能自釋、銘旌可辭。惟公淳友諒恭、沉實和易、樂善沉愛、出乎天性。其學問淹貫、文章豐暢、爲人所愛重。凡三扈從往來兩京、五從北征沙漠、執筆從事於行陣之間、衆危涉險、未嘗以勞動爲言。其在朝廷、動則進止皆有常度、論思獻納、多所裨益。是以恩事累朝、薦膺寵任。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名其燕休之曰「所曰退菴」、可謂得大臣之体矣。是其相碑墓道、以垂不朽。銘曰：天啟聖明、文運昭宣。輔贊至理、必多俊賢。顯：金氏、世業以儒、善積有源。慶澤乃敷、惟公之生、天資挺秀。群經于史、靡不博究。即擢科、給事廷陛。太宗右文、寵渥荐至。擢實禁林、從容密密。克副淵衷、屢進華表。于持于征、公罔不從。怡動夙夜、不有其躬。仁宗嗣位、簡賢任舊。爵位日崇、寵眷踰厚。皇上繼統、倚毗益隆。公未嘗期、遽以云終。爰錫褒命、贈官贈諡。喪塋百需、罔不具備。恩榮終始、

惟公克全。播美揚休。孰與比肩。高城巍々。神道有石。刻華銘詩。垂輝無極。

《明文海》卷四四七

訓導趙先生肅墓表

薛

故大名府滑縣儒學訓導趙先生。正統八年三月^④以疾卒於家。先生諱肅。字玉鉉。世爲平陽蒲州人。祖諱伯通。考諱良。皆以淳質行義稱於鄉。比兩世。隱德弗耀。先生生有美質。少疾^⑤。端凝不嬉。動止異凡兒。良視諸子中。惟先生可教。遂遣受業郡博。比長。習程朱氏易。中洪武二十八年鄉舉。入太學。益從老師儒及四方之英俊。以廣其學識。端其趨向。適天下教職多缺。員所司上^⑥。請合太學六館士。考其業精行修者以補其缺。時先生在選列。授鳳翔府汧陽縣儒學訓導。夙夜勤惓。諸生事之。罔不綱目。漁獵以荒其常業。先生至。卽督絕嚴條約。以身先之。數年。諸生遵禮教。篤詩書。由科目進而仕於時者累累焉。官滿。調順天府三河縣儒學訓導。教人如在汧陽時。固無恙。九年丁內外艱。起復。調今任。先生年益高。學益進。行益修。士子類

其造就者益衆。正統元年。以年逾七十致仕歸。僻居鄉里。踈遠紛囂。安靜自顧。雖不出戶庭。而蒲之人士皆推爲先進成德。加敬畏焉。及卒。年八十有一。皆曰。善人逝矣。吾其何如。奔走賻祭於其門者相屬。於乎。先生爲子而能肖其親。爲師而能淑諸人。爲父而能善其後。少而學。壯而仕。老而休。全歸壽考。其可謂卓乎有立。克保終始者矣。夫有善於當時者。宜表見於後世。予故剛取其家世行已。歷官之槩。表諸墓隧。俾來者得有所覽觀焉。

《國朝獻徵錄》卷八二



儒藏

校記

①生：《明名臣琬琰錄》卷一三、《東里集》卷一七、

《明文衡》卷八一無。

②誣：據右引書當作「潛」。

③岸崖：據右引書當作「崖岸」。

④據《敬軒文集》卷二三，「月」字下脫「初六日」三

字。

⑤疾：據右引書當作「即」。

⑥上：右引書作「得」。

明儒碑傳集卷九

楊榮

少師工部尚書兼護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

夫左柱國太師諡文敏楊公行實

公名榮字勉仁姓楊氏先世家關右系出漢太尉震唐末有仕於閬者始居浦城其後子孫復遷常安建陽轉徙建安今為建安人衣冠相承為郡望族考士美妣劉氏洪武辛亥十二月戊子公生焉先夕士美夢一道士眉髮蒼然扣門假宿明旦生公因名曰道應祖達卿聞公啼聲竊自喜曰是子必榮顯吾家為更名子榮祖母阮尤鍾愛之常抱置膝上教以詩書六歲遣從里中師不數月能誦孝經啓蒙論孟諸篇達卿益喜間與賓客嬉游必携公往時誦古人詩令公解說皆通其意達卿嘗曰異日其無忝太尉矣惜吾老不及見之達卿沒公纔八歲哭泣盡哀弔者異之自是日侍祖母阮弗暫離士美嘗以賦役居外公年十二三承順母志綜理家事

纖悉皆有條緒年十五適歲亢旱請命於父致齋三日率鄉人犯烈日徒跣走數十里詣龍岩請禱條爾大雨隨澍公之居近有溪流絕行道舊為梁其上山水暴溢輒衝決之涉者病焉男女或相牽輓公見而歎曰此甚非所宜也古者男女授受不親此何為哉乃率鄉人採木編筏固以鐵棧水弗能害行者安之時妖人有依鬼物混擾邑中者以公正直不敢過公之鄉年十七鄉里大疫死者過半無何公亦染疾沉困極甚湯藥弗能進人皆以為不可治公父母為具棺衾忽夜半公起呼家僮索水飲頃之遂甦人皆竊謂公危殆若此而復生不偶然也是冬有司選充郡庠生從教授周質夫訓導趙友士學易二先生見公穎悟敦實甚器重之深加訓誨公益勵志於學嘗與同門論古之名相彼或謂不可及公徐言曰卑夔伊周或不可及如其他未有不可學而至也知者謂公器識不凡矣公在學舍自奉甚薄每月分康米市甘鮮之味歸以奉親年二十四西甌仲穆一見



儒藏

公喜曰此國士也。遂以女歸之。是為劉夫人。溫柔貞淑而尤聰慧。自幼已通曹氏女誡諸篇。夙夜敬謹。克相其德。公在諸生列凡十年。於經史百氏靡不該洽。其為文皆根據義理。不事浮靡。儔輩罕及。深為郡守禮敬。時戶部侍郎夏原吉及諸朝使按臨者。莫不待公殊禮。建卿葬建寧城東白鶴山麓。去郡庠可五里許。公築室墓下。扁曰白鶴山房。常與賓朋游息。講貫其中。歲己卯。福建鄉試中第一。明年禮部會試中第三。入對大廷中第二甲第三。賜進士出身。除翰林編修。公益注意聖賢仁義道德之懿。不屑屑文辭。凡有求者輒辭。不獲已則隨已意以應之。不為雕斲組織以徇俗好。而理致闊遠。有非人所可及。故凡得片文隻字者。莫不寶而重之。壬午六月己巳。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為更名榮。陞脩撰。階承務郎。命直內閣。參掌機密。賜香藥及金織羅衣。冬十一月庚辰朔。進翰林侍講。階承直郎。永樂元年癸未秋九月丁亥。配劉夫人卒於京。冬十月丙辰。命馳傳歸葬。仍

諭其速來。明年春二月庚寅還京。先是奉勅修古今列女傳。至是書成。賜紵絲襲衣鈔幣。夏四月甲戌。立皇太子。陞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皆極一時之選也。秋九月庚申。太宗皇帝顧謂之曰。朕即位以來。爾朝夕在左右。敬慎弗懈。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思保全之道。爾亦宜益謹厥終。庶兩盡其美。公對曰。陛下不以臣愚陋。特加委任。敢不勉圖報稱。太宗皇帝大悅。賜象笏幘頭公服。尋賜二品金織紵絲衣。公入謝。且言恩禮太過。太宗皇帝曰。卿在朕左右。機務所屬。贊翼之功。不在尚書下。故特賜二品服。以示旌異。豈為過哉。是冬仲穆復以季女妻公。乙酉春正月。至秋九月。時召公評議諸司事宜。以奏對稱旨。賜二品金織紗羅衣及鈔幣。丙戌春二月。公得寒疾。不能造朝。太宗皇帝聞之。亟命中官偕御醫將用文視之。還奏。賜藥物。且命用文通夕守視。時奏報至。痊乃已。及公入謝。重承慰賚。仍令休息旬餘乃出。丁亥夏五月庚申。奉命往甘肅規畫。

軍務所過覽山川形勢察軍民休戚閱城堡虛實秋七月甲寅回京奏對武英殿太宗皇帝大悅時盛暑命取瓜親剖賜公且遣中官賜以羊酒勅命休息八月建安糧長魏子中來京師公之家以白金夏布等物共一篋附之舟次嚴之七里灘夜遇強寇舟人皆竄匿所載為之罄盡翊旦子中返舟次遙見一篋在水涯視之則公家所寄者抵京奉還因訴被劫事公愕然曰此亦幸耳即分半付子中冬十一月辛亥朔陞奉議大夫右庶子仍兼侍講戊子春正月戊寅賜綵幣白金鈔米夏四月丙午父喪六月庚辰聞訃告歸賜以鈔幣命馳傳以往既裏事乃料檢鄉黨平日有假貸錢穀弗能償者悉焚其券族人有喪不能舉者悉為葬之孤弱不能自存者悉收養嫁娶之有因產業致爭者剖已業界之詔奪情起復宗戚鄉鄰送行者咸垂涕去抵京未閱月命公等輔導皇長孫賜勅曰朕惟令德所成本乎天賦養正之學實弘聖功故有聰明純一之資必有詩書禮樂之教

所以充其德性而廣其器識也朕嫡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必合道好道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心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宗社之靈上天錫慶篤生異質以福佑天下而基命於無窮然宏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璜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皆茂簡德藝職輔東宮東宮之子必資兼弼宜協心同志輔導於成推廣仁義道德之源開陳二帝三王之治與太祖高皇帝之大經太法凡創業守成之難生民稼穡之事朝夕講論以涵養本源恢弘智量充其盛大之器以為宗社生民之福國家有無窮之休卿等亦有無窮之聞欽哉冬十月甲午母喪乙丑春正月公聞訃當去職時車駕將幸北京特留扈從賜綿衣狐裘鞍馬三月抵北京賜宴公辭以母憂弗與特命中官以珍饌送至家嘗命從遊萬歲山亦辭弗與特召之行復蒙賜齋秋七月甘肅總兵官都督何福言韃靼托克托布哈王等各率



部落來歸。命公往甘肅。與福經畫。還奏稱旨。賜以米鈔。九月。復命持節詣亦集乃。封何福為寧遠侯。俾經寧夏。與寧陽伯陳懋規畫邊務。既抵亦集乃。封福還至甘州。福感陳餽遺。公一無所取。冬十一月。還京。復命。及陳邊境便宜十事。太宗皇帝嘉納之。賜以襲衣鈔幣。庚寅二月丙午。從征朔漠。賜衣被鞍馬。途次命光祿給酒饌。壬戌。太宗皇帝度野狐嶺。至山巔。召學士胡廣及公。指示山川形勢。與語良久。奉制各於馬上賦。親征詩。公有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教我敵自相殘之句。太宗皇帝甚嘉之。未幾。謀知敵酋布尼雅魯與其下阿魯台讎殺東西奔遁。亟召公諭曰。此賊果自相殘。滅汝前日之詩。安知不為識乎。公下馬叩首。且言曰。陛下德威廣布。賊若不散。旋當殄滅。安敢拒天兵。太宗皇帝喜。命賜羊酒。三月壬午。車駕早發凌霄峰。公與學士胡廣諭德金幼孜刑部侍郎金純四人失道。太宗皇帝命中官二人及傳令者追尋。得之時已昏黑。中官疾馳去。公等復迷入窮谷。

中。幼孜墜馬。胡學士金侍郎不顧而去。公下馬。為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墜馬。鞍盡裂。公即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驕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不勝疲勞。朔日出山。望見左掖。乃趨赴之。至午。方詣中軍。太宗皇帝大喜。慰問良久。嘉公之義。復笑語幼孜曰。此中多狼。汝非楊葉。詎能免乎。公謝曰。僚友之分。誼所當然。太宗皇帝曰。胡廣豈非僚友耶。何不顧而去也。三月乙未。車駕次清水源。其地有鹽海。旁近水皆苦鹹。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三里許。忽有泉湧出。清澈可愛。命公同胡學士往觀。遣中官以銀瓶汲取。太宗皇帝親嘗之。味甚甘美。復賜公等飲。士馬爭趨之。皆給足。命之曰神應泉。又明日。公等應制撰神應泉詩銘。太宗皇帝覽而嘉之。是日寒甚。特賜上尊以勞之。五月丁卯。車駕至驢駒河。賜名飲馬河。至是稍迫賊境。駐蹕河上。親選勇士三百人。專令衛護。不以隸諸將。特命公掌之。迨寇平。班師。軍士乏食。公力言之。即日召乏糧者赴中軍。以御膳所儲糧炒散。



與之。且下令軍中。凡糧炒多者。許假貸。回京倍酬其直。由是獲全者衆。秋七月丙寅。至開平。中途召公還行在。計事。至京。皇太子賜鈔幣。金織麒麟衣。銀相鍍花香帶。及石刻蘭亭。兩賜宴於翰林。命隆平侯張信。尚書蹇義。款待。且命諸儒臣陪之。及還北京。挈長子恭偕行。八月庚子申刻。舟至大江中流。暴風卒起。同時濟者多傾覆。公之舟危險尤甚。衆料不可救。至晚乃遇順風。條至儀真。填下。次德州。有巨艦順流而下。觸驛舟破碎。墜水死者四人。公父子及二僕皆無恙。衆謂神明相之。不偶然也。八月己未。抵北京。蒙賜絲幣鈔米羊酒等物。冬十月。扈駕南旋。賜鞍馬錦衣褲襪及路費。途中屢賜珍饌嘉果。抵京。復有鈔幣之賜。辛卯春正月甲申。乞奔母喪。賜白金鈔幣。遣中官宋成送至家。且勅速來。抵家服已闋。拜謁墓下。如初喪儀。族人有間公弟妹匿母存時所蓄金帛甚富。盡追究之。公從容言曰。昔人云楚弓楚得。況弟妹吾同胞也。悉置不問。創祠堂二十餘楹。構所居之

堂。扁曰清白。又作軒竹林之下。名之曰雲際山房。為弟貞娶宋宗室之裔趙友忠女。厚具資裝嫁。二妹一適西鄉童文貞之子衡。一適瑣溪雷仕學之子鐸。皆士族也。族中有孤貧子女。皆資給之。令以時婚嫁。六月癸丑。還京師。太宗皇帝召問閣中民情暨歲豐儉。公條對詳實。命光祿賜酒饌。勅戶部優免其家徭役。八月。命為應天府鄉試考官。取舍公當。士衆悅服。九月。皇太子命公侍諸皇孫讀書文華後殿。且諭諸皇孫曰。此皇祖近臣。汝輩當禮敬。公講授有程度。諸皇孫多所進益。皇太子召公。獎諭切至。且曰。他日學成。即汝訓迪之功也。公在春坊。每進講罷。必從容以正心務德。親賢去邪。尚儉戒逸之言。進深見嘉納。或訪以政務。必陳其切要及先後緩急施行之序。皆懇切無少避忌。皇太子每稱公忠直。而兩坊僚屬亦莫不推服焉。十月。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命公為總裁。壬辰二月丙辰。賜誥命。并封贈父母及妻。冬十一月。甘肅守將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言。叛寇妻

連罕等逃去。主將勦蒙古衛指揮塔爾尼將為邊患。勅守陝西豐城侯李彬率師討之。仍命公往經畧。十二月戊辰。公還。具言敵人性無常。叛服常態。不足以動大軍。遂勅彬旋師。未幾。叛者皆附。癸巳二月乙丑。復扈駕幸北京。賜衣幣鈔米等物。甲午三月庚寅。扈征衛剌特。時皇太孫侍行。太宗皇帝謂公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智過人。今令從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營中稍閒。爾等即以經史講說。庶知古今成敗得失之迹。可以鑒戒也。公每遇駐營。伺間進講。皇太孫甚嘉重之。夏四月丁未。駐蹕興和。以尚寶司乏人。命公兼掌其事。凡出號令與宣傳之事。勅旨旗牌不得公奏。允不敢發。乙卯。師次大石鎮。晚涼。太宗皇帝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公對宜擇將帥。力屯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擾。軍士既安則耕不違時。何患兵食之不足哉。太宗皇帝是其言。秋八月。還北京。賜鈔幣等物。冬十一月甲寅。太宗皇帝諭公曰。五經四書

皆聖賢精義。要道傳註之外。諸儒論議有發明者。爾等宜采附於下。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會。卿等宜類聚成編。務極精備。用垂永久。命公總其事。仍命舉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同修。開館東華門外。命光祿寺給朝夕饌甚豐。乙未三月庚申。工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太學。命公為記。五月辛丑端午。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賜文武羣臣鈔有差。公進詩文加賜上尊東帛鈔衣。九月己酉。所修書成。賜名性理大全。命宴於禮部。并賜鈔幣。丙申夏四月乙亥。陞翰林院學士。仍兼春坊庶子。冬十月。扈駕南還。賜綿衣鞍馬鈔幣。丁酉三月壬子。駕復幸北京。屢召問民情。公悉以實對。賜白金鈔幣金織紗羅紵絲衣帶等物。戊戌五月庚戌朔。進太祖高皇帝實錄。太宗皇帝御奉天殿受之。披閱良久。嘉獎再四。曰。庶幾少副朕心。辛亥。賜宴并鈔幣紗衣。丁巳。學士胡公歿。公掌翰林院事。太宗皇帝注意益隆。而公在衆



中詞色嚴厲諸大臣往往忌嫉陰欲誅之屬北京國子監乏師因薦公可為祭酒太宗皇帝曰吾固知其可汝但求可以代之者於是羣意銷沮六月乙酉詔修天下郡邑志命公總之己亥夏五月公從弟義與公仲子讓自閩來省與嘉興通判陳原祐同舟行次山東時天氣暄熱舟小難居適同鄉翁良興以湖廣黔陽縣丞考滿入京其舟稍寬因力邀義與讓共載是夜盜殺原祐盡掠舟中物義與讓得無恙人咸謂公厚德所致十二月己丑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太宗皇帝覽而嘉之密諭公曰實切時病但汝為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都真昇入奏衆皆服栗免冠請罪詔諸司即日檢改怙終者不赦凡所改多益國利民之事庚子春正月甲寅元宵節太宗皇帝御午門觀燈賜百官宴并示御製詩公奉和以進太宗皇帝覽而悅之賜以羊酒鈔幣閏正月丙子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階

奉政大夫特賜宴於禮部先是太宗皇帝以四夷諸番字中國宜解其義因選太學生聰俊年少者習之諸生多不敏輒生謗議太宗皇帝怒將罪之公力救解得免遂命公掌之公訓勵得宜自是帖服不敢妄有所言率皆有成官至五六品者莫不感公之德是冬連賜鈔米柴炭并織金紵絲表裏建庫教授何玄渭等時寓公家公輒分與之辛丑正月北京宮殿成初御朝賀太宗皇帝念公日侍左右竭効心力時密加賞賚他人弗與焉二月寧夏報邊寇犯境亟召問公公對以城堡堅實士卒精悍賊必不能持久料今已去矣無勞聖慮既而得報果然是月望夜暴風大作其隣居千戶焦壽家遭火并延十餘家公屋與之連火至輒反風滅之見者皆歎是公行善之所致也夏四月庚子夜奉天華蓋護身三殿災火勢猛烈而奉天門東廡切近秘閣公奮身直入麾衛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并積歲制勅文書昇致東華門河次明日太宗皇帝召諭之曰昨夜火發在目前

者幾人。卿能收拾圖籍，不避艱危，可謂處寒松柏也。公謝曰：職分當然。太宗皇帝嘉之，賜銀酒鍾、古銅器各一事，鈔千錠。壬寅，降勅訪求民隱，公首陳利國便民十餘事。太宗皇帝嘉納，命悉入詔條頒行之。時翰林侍讀李時勉等十餘人為飛言所中，太宗皇帝怒，欲罪之。公力救解得免。是冬，兵部尚書方賓得罪死，逮及戶部尚書夏原吉、工部尚書吳中等皆下獄。時禮部尚書呂震侍左右，屢言中等憐邪誣罔，太宗皇帝益怒。一日，御鷹坊司特召公問原吉等平昔所為，公極言其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敵，乏餽運為憂，論才力或不及憐邪，未之見也。由是太宗皇帝怒稍釋，遂寔而不問。壬寅三月戊寅，從征沙漠，賜米鈔鞍馬。每軍中命公侯大臣議機務，密令公參決，無不稱旨。特召公於御幄中，同公侯大臣坐飲，凡有賜賚，公與之俱。其特賜公者，公侯或不與俱，而諸扈從文臣亦皆弗與。秋八月，還京師。九月己巳，宴隨征將士，命公坐前列，食上肴，賜鈔幣并二品金織

襲衣靴襪。閏十二月甲子，詔復西征。方以士馬糧餉為艱，有以建文間江西招集民兵與餽運丁夫十餘萬可徵用為言。太宗皇帝以其奏示公。公對曰：此兵夫昔有詔令復業，今復徵之，是失信也。太宗皇帝笑語公曰：卿言正合朕意，遂寔其奏。癸卯秋七月戊戌，扈從西征，賜羊酒帳房等物。八月庚申，駐師萬全，一應軍務悉命公掌之。自晝至夜，或三接五接宣召，每以楊學士稱之而不名。冬十月甲子，次天成，寧陽侯陳懋奏番王額森圖罕納款，命公詣大同議納降之禮。癸酉，公回營，奏對稱旨，賜以御饌，慰勞甚至。冬十一月甲申，旋師，賜鈔一萬貫，米十石，紵絲金織衣二襲，靴襪二雙。甲辰三月，復從征北敵。五月甲申，公言軍士勞苦，宜遣使諭彼，并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太宗皇帝曰：卿言深合朕意，遂勅中官伯勒格及所獲謀者往彼中，諭其部落來歸，遂班師。乙未，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復奏處州之麗水、建寧之政和、山寇周叔光等聚二千餘人，往來行劫，漸致滋

葛請發兵捕之。命兵部尚書李慶等議調防倭都指揮張蒼所領勁兵三千并閩浙兩都司各調五千總於蒼而捕之。公從容進言以爲彼皆愚民或爲有司所苦或爲衣食所窘不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暮耳何敢爲亂若寬而撫之當遂散矣急則堅其爲盜之心況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願更思處置之宜。太宗皇帝曰卿言是也可勅閩浙三司招撫若復頑梗弗服用兵剿滅未晚也。既而果悉順服。七月庚辰次清水源道傍有石崖高數十丈命公紀年月日刻於上。丁亥次翠微岡太宗皇帝御武帳中憑几而坐顧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可至北京對曰八月中可至。已乃諭公曰東宮歷歲滋久政務已熟吾還京之後悉以軍國之事委之朕惟優游暮年以享安和之福何如。公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先稱皇上付託太宗皇帝喜命太監馬雲以羊酒賜之。辛卯次榆木川太宗皇帝不豫召公等受遺命傳位皇太子遂崩。衆倉卒莫知所措公一遵古禮飲舍如

度。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衆是之。復條重軍中事宜嚴號令人皆莫測時議者有欲假他事作勅用寶馳報者公曰先帝在稱勅今而稱勅是詐也罪孰當之。壬辰次雙峰峯奉遺命馳訃皇太子。八月甲辰至北京致大行皇帝遺命退而復以軍中所宜施行者陳之。皇太子嘉歎賜以白金鈔幣召吏部尚書塞義謂曰卿其識之他日吾將大用焉。朔旦復承命同義等議即位事宜公首條民間不便二十餘事上進皆嘉納之命入詔條頒布。丁巳仁宗皇帝即位賜公白金二錠鈔二萬綵幣二十表裏及胡椒諸物。己未陞嘉議大夫太常卿仍兼前二職。九月丁酉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階資善大夫戊戌賜銀印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公曰卿國家舊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輔朕於東宮練達老成朕今嗣位須卿等協心匡輔或政務闕失朕弗聽言則用此印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慎毋憚煩朕將采納君臣之間兩盡其道



庶幾不負祖宗付託之重。公頓首受命而退。遇事屢有所陳。仁宗皇帝皆嘉納之。十月己酉。奉命持節冊立淑妃暨滕王。賜以白金鈔幣。是日。皇太子正位東宮。公以師傅之重。朝夕侍側。悉心匡輔。丁巳。大理寺奏決重罪。仁宗皇帝特召少傅楊士奇及公至御榻前。諭曰。比歲法司濫刑。往往出於煅煉。先帝嘗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後決。自今審錄。卿與士奇同之。由是冤抑者多伸理。十一月丁亥。仁宗皇帝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詞。顧謂公等曰。卿三人暨夏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卿等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知其有未善。皆當盡言。朕觀前代人主。一履尊位。輒惡聞直言。雖素所親信。亦皆畏威順旨。使悅取容。或有忠良時進一言。一再不納。則退而杜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因循肆志。卒至覆敗。今朕與卿等當以此為戒。君臣一體。終始協心。庶幾可以共圖永久。因取五人者誥詞。親御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

心。卿等勉之。公對曰。皇上聖德之至。臣等其敢不勉。十二月甲寅。加公工部尚書。仍兼二職。勅曰。茲為敵人梗化。累犯邊疆。我皇考太宗皇帝為宗社子孫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冑。親率六師。往行天討。豈期敵人畏威遠遁。班師之日。不幸中道。皇考上賓。六軍在外。朕又遠遶膝下。及其崩殂。兒孫亦莫能知。惟卿盡忠為國。報先皇帝恩德。獨為果斷。致有今日家國寧謐。宗社莫安。今晨奏告。忽思至此。實感不已。卿當重資。量者哀悼倉皇之際。報卿甚微。今追前愆。加賜卿白金五十兩。綵幣十表裏。寶鈔二萬貫。白米二十石。特陞卿為工部尚書。前官如故。三俸俱支。全支尚書本色。卿當領服。以慰朕懷。初。公扈從北征。太宗皇帝委以軍務。及上賓之日。所行喪禮。并軍中處置事宜。仁宗皇帝聞訃之時。不及訪問。至是有以為言者。遂降勅獎諭。丁巳。梓宮葬長陵。命公復喪事。賜白金鈔幣。洪熙元年正月壬申朔。仁宗皇帝御奉天門。朝羣臣。徹樂。止行五拜禮。先是禮



部尚書呂震請曰、皇上新即位、天下文武之臣以暨海外諸國悉來朝賀、宜設內簿作樂、如大朝之儀、以稱瞻仰。弗聽。既而震固請、仁宗皇帝曰、山陵甫畢、忍遽即吉。明旦朕亦不欲臨羣臣。震復進曰、四方萬國遠朝新君、皆願一覲天顏、雖聖孝有所弗忍、然宜勉徇輿情。仁宗皇帝顧公等曰、禮遇衆、奈何。公對曰、誠如聖諭、必欲受朝、不宜備禮。從之。明旦、諭公等曰、為君以納言為賢、為臣以直諫為忠。如朝會一事、若從震請、追悔何及。賴卿等直言、幸免斯咎。自今朕有弗逮、卿毋惜言之。各賜鈔幣。丁丑、公懇辭尚書俸。仁宗皇帝曰、卿居侍從之職、勤勞多矣、矧皇考賓天、遠在塞外、卿獨在側、盡力網維、每瞻奉几筵、念茲弗忘。今與三俸、亦豈為過。卿其勿辭。公復曰、臣等祇奉先帝、職分當為、過受厚祿、實所未安。終弗允。丙戌、頒賜諡命、并推恩封贈其祖考、皆如公官。祖妣及母妻皆為夫人。三月辛未、命魏國公徐顯宗請書國子監、召公諭曰、爾宜往諭司業、此開國元勳之裔、欲

其家與國同久、必教之讀書、知道理、乃可以長保富貴。顯宗孤子、其篤意訓之。五月庚午朔、勅修太宗皇帝實錄、命公為總裁。每朝退、仁宗皇帝還宮、遇有機務須計議者、必親御翰墨、書公姓名、識以御寶、或用御押、封出規畫。公條對詳悉、皆如聖意。辛巳、仁宗皇帝升遐、時皇太子守南京、中外恟恟、奉皇太后懿旨、馳往以迎。至德州、謁見、公進言曰、中外臣民翹首以俟、遂兼程而進。既至、人心大定。六月庚戌、宣宗皇帝即位、益推心委任、公承事尤謹。屢沐白金綵幣之賜。閏七月甲辰、勅修仁宗昭皇帝實錄、復命公為總裁。宣德元年丙午春正月乙卯、勅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皆命總之。且諭公書館中編纂及繕寫官有不遵約束者、悉聽稽督責罰、敢有違越者、具聞黜之。公處之適當、人皆悅服。八月辛未、漢王叛、公勸上親征、旬月間事平。回京、蒙賜鞍馬、白金鈔幣、及樂安州男婦五十餘人。丁未二月戊寅、賜範銀圖書五、其文曰方直剛正、忠孝流芳、關西後裔、建安楊榮、楊

氏勉仁。且面致訓戒。以表眷待之隆。宣宗皇帝嘗親御翰墨。作春山竹石牧牛三圖。題詩其上。裝潢成卷。賜公。并賜端硯。御用筆墨。及白磁酒器。茶鍾。瓶。罐。香爐之類。十月庚申。命持節冊鄭王妃。賜紵絲表裏。十一月乙未。皇太子生。宣宗皇帝親酌酒。賜公飲。并賜白金鈔幣。銀金酒器。十二月。召至東苑。詢訪政務。賜酒饌。銀相柳盃。臘日。賜繡衣二襲。戊申。春正月戊戌。元宵節。賜文武大臣觀燈於萬歲山。命中官侍宴。公進元宵賦。賞鈔三千貫。二月庚申。命公同少師塞義等十八人從遊萬歲山。詔許乘馬從東北門入。各攜從者二人。至乾明門下馬登山。繼命乘舟泛太液池。賜茶及蜜漬珍果。然後至新圓殿。俛頌。宣宗皇帝乘輿。驕馬至。召士奇與公詢問民情甚悉。賜以潑醅酒。人各令盡一甌。復命遊小山。看西城所貢二獅。復過閱諸景。日將西。令中官待宴松林之下。各賜鈔三千貫。鸚鵡一連。從者賜鈔三錠。并給酒肴。皆醉飽而歸。且傳旨免謝。明旦入見。復各賜椰子。慙勞

甚至。三月癸未。奉命持節冊中宮。禮成。賜白金綵幣。秋七月辛酉。賜遊內苑。賜以金銀綵幣。玉杯酒饌等物。未幾。賜玉帶。瑪瑙。鶴頂龜筒。琥珀。花犀。合香諸帶。及龍骨等。繫腰皮裘。黑貂銀鼠帽。八月戊申。扈駕巡邊。九月癸丑。給以內廐良馬。命公先從出塞。日賜御厨酒饌。乙卯。師次寬河。遇敵。衆將入寇。宣宗皇帝親率師勦平之。丁巳。駐蹕會州。甲子。班師。既還京。公進七言詩凡十篇。各立題意。宣宗皇帝覽之喜。屢沐白金鈔幣之賜。十月乙酉。不欲煩公以有司之務。乃賜勅獎諭曰。卿祇事祖宗。多歷年所。忠謨謹議。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春秋高。尚預繁劇。優老待賢。禮非攸當。況傳保之重。寅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毗。可輟翰林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卿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眷注老成之意。欽哉。十二月。兩遊南海子。賜羊酒及鈔。己酉。正月丁巳。陪祀南郊。賜金銀鮮果等物。五

月端午節賜扇及五色長命縵繫腰等物。七月以建議鈔法宣宗皇帝以公有益國利民之心賜紗羅羊酒果物。八月賜枸杞湯且令中官吳誠諭旨曰服此可以延年益壽可以祛諸疾九月甲辰朔賜白金珍珠鈔幣白磁器蘇合香丸等物重陽節賜宴及御製詩一章丙寅給賜河南男婦六人十月癸未駕兩至文淵閣賜詩及鈔并酒饌十二月辛巳賜白金綵幣羊酒等物庚戌春正月丙辰元夕奉命觀燈於萬歲山賜宴公以詩進賞鈔六十錠凡遇時節必賜以詩章及內珍羞異果壬戌兩朝寶錄成賜白金綵幣羅衣鞍馬宴於中府尋賜鈔一萬貫并猪羊海魚等物二月乙未宣宗皇帝侍皇太后謁長陵獻陵庚子宣宗皇帝以皇太后命召見公等五人於行殿諭之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是固祖宗福祐家國亦惟卿等贊翼之功賜以酒肴及白金紵絲表裏辛丑進詩謝恩三月己酉回京賜青紅氍毹駝褐四月丁巳皇太后千秋節賜鈔三千

貫甲申陞少傅仍兼前二職階榮祿大夫三俸俱支乙酉固辭大學士俸詔許之丙申賜宴文華殿宣宗皇帝親侍焉賜鈔一萬貫秋八月癸巳賜從一品誥命并封贈三代考妣及妻六年辛亥春二月甲辰聖節賜宴恩眷甚厚乙巳復賜宴內廷特賜詩一章褒嘉公昔有賜眷必以奉親及親歿而朝廷恩眷日隆公位望益顯至給三俸恒以親不逮養為歎乃請以少傅俸於鄉邑給受以供祭祀及賙卹親族故舊朋友之貧乏者七年壬子春正月乙亥元宵節賜觀燈於內苑仍賜白金綵幣遣中官送於其第秋七月屢賜御製祖德詩招隱歌猗蘭操重陽節賜宴及內醢珍羞十一月丙寅皇太子千秋節賜綵繡麒麟襲衣八年癸丑秋七月丁丑吏部奏少傅滿三載賜宴禮部降勅獎諭曰卿以博通之學明敏之識練達之材歷事皇祖皇考踰三十年多效勤誠以樹勞績朕承祖宗大統亦惟資先朝舊臣以匡輔共圖康濟蓋自朕即位以來卿秉誠心躬勤夙夜據其



嘉謀嘉猷贊助不遠。整飭武事。綏懷遠方。而軍旅之政。四裔之情。明習周知。莫踰卿者。忠言諫議。裨益為多。肆特陞弘化之職。今滿三歲。嘉念良深。特宴勞於禮部。仍賜勅獎諭。於戲。自古有言。人惟求舊。惟朕以至誠任卿。惟卿以至誠事朕。同務戒傲。以令始終。庶幾允釐天工。用光祖考。欽哉。九年甲寅秋九月。扈駕巡邊。給以天閑名馬。光祿寺日供酒饌。比還。恩賚甚厚。十一月甲戌朔。賜詩褒嘉。詩曰。武夷魏我。清樺天丹。山碧水相連。延扶輿旁礴之所產。往昔奮起多名賢。只今繼續揚華芬。漢清白吏有遠孫。明經策第登詞垣。皇祖承天御天下。竭職論思靡餘暇。懷忠秉誠履堅貞。臨事果達智識明。禁中頗收材卓犖。風雲驟足千里輕。顧予非德嗣天位。肝食宵衣急圖治。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安危休戚繫于一人。大厦之興藉梁柱。為邦必資輔弼臣。卿事文祖兼仁考。歷年固多身未老。方茲倚重傳與保。士有大抱負。飛舜其君民。勗哉弼違補闕輔吾仁。齊芳昔賢耀千春。十

年乙卯春正月甲戌。宣宗皇帝晏駕。公與少師塞義等會議。即政事宜舉愜群情。壬午。今上即大位。累賜白金綵幣鈔錠。丁亥。往相視山陵。還奏稱旨。復有白金鈔幣之賜。夏六月戊申。命護梓宮葬景陵。賜白金二百兩。文綺十表裏。鈔二千錠。山陵畢。復賜白金鈔幣。秋九月庚午。勅修宣宗皇帝實錄。命公充總裁。賜宴禮部。冬十月辛亥。命監立天壽山碑。賜白金五十兩。紵絲羅四表裏。及上尊珍饌。十一月丁丑。以聖節。賜綵繡雲鶴襲衣寶帶。明年丙辰。改元正統。公與太師英國公等二三大臣建議。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詔可其奏。且命精選儒臣充講官。降勅勉諭曰。朕祇奉天命。嗣承祖宗大寶。統御天下。用主神人。而即位以來。弗遑夙夜。永惟厥道。必學乃明。今以初九日。御經筵。命爾翰林春坊等衙門儒臣會同進講。夫大道原於天。堯舜禹湯文武以隆政教。而周公孔子闡明之。我祖宗世所師法。以安天下。卿等宜安心竭誠。相與討論。務歸至當。毋隱而弗彰。毋曲以徇好。庶明



之於心誠之於行以興治化以福蒼生用不忝天與祖宗之命欽哉故諭三月丁卯朔上臨軒策試進士公請卷殿中勞以羊酒庚午宴禮部甲戌上御文華殿開講公講堯典克明俊德章敷析明暢音吐鴻亮文武大臣之在廷者莫不踴然傾聽聖心悅豫賜白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鈔二百錠即宴於禮部尋復賜金織紗羅襲衣金相瑱瑁香帶各一公以累朝舊臣親受顧命被皇上眷寵優異慨然以身任天下之重精力漸老而不衰遇事雖煩劇應之常若簡而有餘凡大論建勳協人心夏五月甲申奏少傳滿六載勞以羊酒鈔幣冬十一月庚子以聖節賜綵繡襲衣二年丁巳夏六月己巳賜綵繡雲鶴紗衣冬十一月辛巳賜金織紵絲襲衣金相文犀帶三年戊午春二月戊辰陞授光祿大夫柱國夏四月己巳宣宗實錄成上御奉天門慰勞再三陞少師賜白金一百兩綵幣六表裏鞍轡名馬宴於禮部辛未復賜玉帶金織麒麟羅衣四年己未春正月戊戌賜金織麒麟

襲衣金帶冬十一月庚戌聖節賜如舊五年庚申春二月丙戌從耕籍田禮成即上章請告展先墓詔賜允許降勅書諭遣曰卿以宏材碩學事我祖宗居密勿之地者四十年小心恭謹簡在惟深朕嗣承大統仰惟負荷之重倚任老成用圖康濟講學以明治道而克啓沃之崇敬以監成憲而克欽承之脩政以安黎庶而克相成之肆海內寧一庶幾小康卿以先壠久違請告展省朕惟孝思名教所關特從所請於歲古之大臣君子體國如家今聞長世卿其念先朝寵眷之隆及期而來永諧寅亮之功以副朕之倚望賜白金紵絲鈔幣上尊羊豕凡諸饌具稱之且命內侍阮江伴行水陸給驛公卿大臣出租都門外觀者填道朝野榮之至家省先壠饋奠惟謹大散賜金內帑遺諸宗親故舊無不及者賓客過門宴洽累月先是得微疾卜六月己卯還京力疾就道次杭州而劇七月壬寅卒於武林驛享年七十時長孫泰侍側飲舍如禮己未內侍阮江以訃聞上為之慟

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文敏。遣禮部尚書胡濙等諭祭、仍命江護喪歸其里。工部遣官督所在有司、管墳以葬。朝士大夫實涕相弔、遠近聞者莫不嗟悼。公在郡庠時、外祖家自母兄子和歿後、資產日替、公養其遺孤、俾有成立。春秋親奠墳下、間里有困於賦役而流竄者、公竭心力為之營護、招其復業、俾父母妻子咸得聚處、無離散之憂。或有忿爭者、輒求判正、無不悅服。時公之行誼已卓然矣。及來京師、鄉人有囚繫輸作謫戍者、皆隱憫資給之、不令失所。其有疾病死喪者、或給以醫藥、或給以棺槨、蓋所濟為益廣焉。其在朝廷、遇事有關於治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涖職以勤、御衆以公、薦舉惟賢、無間親疎。人有因事註誤而囚繫者、則從容為之解釋。上知公忠直、罔不聽從、而陰受公之惠者多矣。三十四年間、日侍四聖左右、參贊機務、惠澤及人、不可勝計。人莫能知、公亦未嘗言。至其往還兩京、辛勤勞悴、從征朔漠、乘危蹈險、人所弗堪、公亦未

嘗告勞。朝廷有大慶會、分獻南郊、遣祭孔子、持節封拜、宴待遠人、無有弗預。公進退起居、皆有常度、凡所存所履、務協理道、絕不為戲狎之言、褻玩之事。論事上前、詞氣溫厚、委曲。至與僚友分別、淑慝、審辨邪正、則凜然不可犯。暇時接見朝士大夫及方岳牧守、從容咨訪時政、人才、以備顧問。凡有餽送、纖芥弗受。嘗於所居東偏構屋若干楹、環植花木、扁曰靜軒。退朝之暇、衣冠正坐、焚香煮茗、與所知談論經史、每至夜分。又於朝門之東南築室十餘楹、樹以槐柳、退食則燕息其中、或邀翰林諸公宴會為樂。少傳西昌楊公名其堂曰聚奎、并為文記之。長子曰恭、次曰讓、曰錫、曰賜、曰貴芳、曰貴通。女七、兵部主事雷潛、詹鎮、陳順德、蘇潤、其婿也。餘在室。孫男十二、泰、儼、俊、倫、儉、信、猷、佐、倬、倬、倬、倬。孫女七。曾孫女二。諸子每歲更迭來京省侍、於其歸也、公皆有詩訓飭之、詞意激切。并纂集古人訓子之言為書、名之曰訓子編、各授一帙。國子祭酒豫章胡公若思、學士西昌楊公士奇、

臨江金公幼孜、永嘉黃公宗豫俱有題識。贊公篤於教子也。閩浙之間有見其書者，莫不爭相傳寫而寶藏之。所著詩文有兩京類藁、玉堂遺藁、訓子編、北征記若干卷，藏於家。人皆謂公有文武才略，詩文特其餘事。公自立朝迄今四十餘年，海內之士莫不仰餘光而承下風，誠可謂德被生民、功施社稷者矣。若公者，非所謂積善之慶、天祐之吉、國之著龜、時之柱石者乎？錢謙陋在昔同處郡庠，至為親密。及入仕，復託寓舍館，知公之歷履頗為詳悉，故不揆僭踰，謹述其大槩如右，庶以備他日史氏之錄云。正統元年歲次庚申秋七月甲子，中順大夫浙江提刑按察司副使同邑江鍊謹述。

故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

大夫左柱國太師諡文敏楊公墓誌銘

正統五年二月十八日，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奉勅歸展先墓。既畢，事卜日啓行，病作。衆曰：「曷俟少間？」公曰：「君命不敢稽也。」挾醫以行，至臨安武

林驛，病加，遂不起。是年七月二日也。守臣治棺殮，既馳奏，皇上嗟悼，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賜諡文敏。遣禮部尚書胡濙泣祭，遣中官使護喪還葬其鄉，命有司治墳。公先世見余撰其大父墓碑，曾大父伯遜、大父達卿、父伯成皆贈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曾大母黃、大母謝、繼阮、母劉皆贈夫人。公初名子榮，自學諸生鄉試，選第一，會試第三，廷對擢第二甲，賜進士出身，入翰林為編脩。太宗皇帝入正大統，更其名榮。初建內閣，簡翰林之臣七人，其中專典密務七人者，解縉、胡廣、黃淮、胡儼、金幼孜、公及士奇也。公齒最少，最警敏。一日晚上出右順門，召內閣諸臣，獨公一人在。出江西三司奏章示之，言言安鄉民之嘯聚者已悉復業，蓋朝廷初有聞即遣行人許子謨齎勅撫諭，子謨行將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率兵繼之，如撫諭不下即加兵。及是奏至，上諭公曰：「觀不至不下，其降勅褒觀。」公請奏訖，對曰：「計發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



從之。自是益重公。時四方之事方殷，七人者旦夕侍左右，承顧問，受旨退治職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不虛寸晷。上時步至閣中，親閱其勞，且視其所治，咸稱旨。時公尤勤勵，遂皆進官。公進修撰，數月復進侍講。明年，改元永樂，秋，公請告歸省。又明年春，七人皆賜二品金織衣，且勞之曰：「天下事咸朕與若等同計，非若六卿之分理也。」無幾，簡翰林之臣十數人兼春坊官，任輔導，公兼右春坊諭德，授奉訓大夫，日分直進講經史。四年春，公得寒疾，命中官以御醫來視，賜藥物。五年，奉命往甘肅，同總兵議邊務，察視守備，還奏稱旨。六年夏，喪父，給傳歸。既葬，遂命起復。是年冬，喪母，公奏歸守制，時已下詔巡狩北京，不許。七年春，內閣胡公及公、金公奉命扈從北京，甘肅總兵何福奏降虜托克托布等，率部落來歸，命公往同福處置，還奏上悅，遂奉命持節往，亦集乃之地，封福為寧遠侯。八年春，車駕北征，布尼雅錫哩^②、公三人仍扈從。至驢駒河，命公先齋勅還報皇太子，復還北京。冬，

扈從還南京。九年春，奏奔母喪，遣中使護送。既還，皇太子命公侍諸皇孫學，且命公曰：「嚴則有成，公盡心不怠。」重脩高皇帝實錄，命胡廣、胡儼、黃淮及公為總裁。十年二月，賜誥命，并追贈父母妻。冬，甘肅守帥西寧侯宋琥奏叛，寇妻連東逃，居齊勤蒙古衛，將為邊患。時豐城侯李彬鎮陝西，遂勅彬率師勦之，且命公往與彬計度。十二月還，奏餉道險阻，今天寒，人疲馬瘠，不可行。且小醜不足以煩王師，遂勅彬旋師。無幾，叛者復歸。十一年春，從狩北京。十二年三月，從征衛拉特，時皇長孫侍行，上命胡金及公三人凡行營有暇，即與講析理義，聞其聰明，尚寶司官闕，命公兼之。既還，勅翰林脩性理五經四書大全，公三人皆為總裁。十四年，陞翰林學士，仍兼庶子。扈從南歸。十五年春，復扈從巡北京。十六年夏，進高廟實錄，賜宴齋。胡公歿，公掌翰林院事，益見親密，一時廷臣狎恩多縱，忌公伉直，發其私。適太學闕祭酒，眾共舉公，實欲疎之。上不聽，公遂密言十弊，指斥五府六部都察



院章留中不下。十七年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授奉政大夫。十八年，扈從北征，秋還京。冬，將西征，親藩奏建文中江西所採集民兵可徵用，出奏示公。公對云：「陛下命復民業二十年矣，今復徵非信。」上曰：「朕意固如此。」遂寢。三殿災，公偕金公陳便宜十數事，皆見施行。重賢愛人，或陷非辜，必援之。尚書夏原吉以兵餼不給坐繫，呂震言其柔姦，侍讀李時勉嘗論事，亦有言其賣直者，皆激上怒，悉委曲為之辨解。二十一年秋，復扈從西征，駐驛萬全，一切軍務悉付公掌。寧陽侯陳懋奏番王額森托噶來歸，命公往議受降，歸奏稱旨。二十二年，復從北征。中道軍餉不繼，上聞之，命公與金公總計其數，遂如二公言，遣使諭彼，釋其不臣之罪，下令班師。浙江三司奏處州之麗水、福建之政和山寇劫掠，請勅兩都司合兵討之。公言：「愚民為有司所苦，出不得已，兵出即良民先被害，願遣一勅使撫諭之，不足煩兵。」上從之。卒如公言，無事。一日，上從容坐懷殿，諭公二人曰：「東宮

監國久，熟政務，此歸，悉付以天下事，吾惟優游暮年。二公共對曰：「皇太子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陛下付託。」上悅。師次榆木川，上不豫，既上賓，凡沐浴、襲奠、飯舍、棺殮一切之禮，悉出二公。衆遂推公先馳歸報。既至，同尚書蹇公等議喪禮，遂議即位禮。仁宗皇帝嗣位，進公太常寺卿，授嘉議大夫，仍兼兩職學士。逾月，進太子少傅，授資善大夫，兼禮部殿大學士。山陵事殷，太監孟繼祖言公盡心喪事，上嘉歎，即陞公工部尚書，仍兼前二職，賜勅褒諭，三俸俱支。尚書一俸全給米。洪熙元年，賜詔贈二代考妣，無幾，上命範白金為方寸印四枚，其文曰「繩愆糾繆」，以賜師傅。公與金公同受其一，皆期之直言匡輔。脩文皇帝實錄，公預總裁。仁廟上賓，時皇太子監國南京，遣詔嗣位，公往迎於德州。既還，命公同有司相陵地。宣宗皇帝嗣位，修仁廟實錄，仍預總裁。高煦反，在廷多懷貳心，惟文臣三四人勸上親征，公其首也。遂扈從討平之。師還，特受駢蕃之賜，馬騏驎，激變文趾，黎利聚衆

抗王師、總帥孱弱不支、輒與利和、且為利奏請立陳氏、後遂以師還。奏至、上以示文武大臣、皆勸發兵擊利、上不聽。竟偃兵息民、公預力焉。是年八月、車駕巡邊、至遵化、聞敵逼塞下、以道隘、師難並進、上率鐵騎數千先馳擊之、文臣獨公從。既還、陞少傅、進榮祿大夫、仍兼尚書、大學士、三俸俱支。辭大學士俸、進兩朝實錄、賜宴、又範白金為圖書、刻方直剛正四字以賜公。數月、上念先朝老臣蹇義等四人皆春秋高、並賜勅褒諭、命輟職務、朝夕左右侍論議。公與馬、賜玉帶、加有御製詩畫之賜。公滿三載、吏部以聞、賜勅有忠言、謹論裨益為多之褒。賜宴禮部、遂賜少傅誥、進封三代。後兩廐從巡邊、皆至洗馬林而還。宣廟上賓、公復偕有司相陵地。皇上嗣位、公與同官三人協志合力、以效裨益、賜齎特厚。修宣廟實錄、皆為總裁。書成、進、公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尚書、大學士如故、賜玉帶。時上日勤聖學、命公同知經筵事。五年、謁告省墓、賜勅褒諭、加厚齎、給傳、遣中官護送。既

還京、道薨、春秋七十。公仕於朝四十年、皆居清密。考鄉試者一、請廷試卷者九。為人間疏果毅、遇事當為、奮前不疑。於論古人、必欲出新見、不肯苟同。議辟、率歸寬恕。勤職事、感寒暑及小疾、未嘗少怠。於四裔及邊徼事、及邊將勇怯、智愚、靡不通知。故付軍事、勢率豫中。內篤孝友、睦婣之行、家故豐裕、且有厚祿、能濟窮恤患、無間疎戚。喜賓客、善交際、雖貴盛、無崖岸、貴賤小大皆歸心焉。故聞其歿也、咸有咨嗟悼惜之意。所著文章、有兩京類纂、玉堂遺藁、訓子編、北征記、藏於家。元配劉、贈夫人。繼劉封夫人。皆里處士仲穆之女。子男六、恭、讓、錫、賜、貴、芳、貴通。女七、兵部主事雷潛、詹鎮、陳順德、蘇潤、其婿也。餘在室。孫男十二、泰、儼、倫、俊、檢、信、微、佐、倬、偉、倜、儀。女七、曾孫女二、皆在室。士奇與公同僚三十有九年、同事四聖、今內閣舊臣、惟吾兩人未能退。公又溢先余逝。公之葬、其子屬少保楊公書墓上之石、余銘諸幽。嗚呼、凡今能文士大夫、感公之德、述公之行、雖有之矣、若交之久、知

之深、言之信者、余兩人其庶幾可無愧也。銘曰、

桓桓文敏、通才博識。遭際聖明、光奮於績。承明延閣、著作之庭。以翔舒華振英、北齊西陸、從狩萬里。職典者文、亦兼知武。老虜胸臆、師垣弱強。重腫屢頤、敷奏惟明。晚陟三孤、貳公弘化。恪恭斯夕、敢或違暇。帝懷敷仁、鞠躬承之。民懷被福、龜勉成之。志存寬惠、行在果斷。嘉謀謨議、褒書有煥。予告南旋、曾幾何時。上下延佇、而訃奄來。越昔內閣、七人同事。荏苒三紀、我銘其四。公壽考終、哀榮寵光。嗚呼文敏、歿也不亡。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國史總裁、同知經筵事、廬陵楊士奇撰。

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

夫左柱國太師諡文敏建安楊公神道碑銘

士君子遭際明時、為國大臣、偉績榮名、流芳永世、豈偶然哉。蓋其生也有所本、出也有所為、故其終也克全其美。少師光祿大夫柱國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

安楊公、本漢太尉震之後、繼世以宦游遷閩。至其祖達卿、家鉅富、積善樂施。嘗置近居山林、栽萬木以資鄉人。貧者衣食、屋室棺槨之用、津渡為橋、梁舟楫、歲久滋茂。遺訓子孫、無專以利家。厥考士美、克承先志、益廣厥施。公生而不凡、自少力學、以科第發身、入翰林為編修。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脩舉成憲、開內閣、擇儒臣六、七人掌機密、公尤為精敏周緻。不踰年、屢遷至侍講。及建皇太子、授諭德、尋陞右庶子、皆兼翰林職事。論思而退、則進講東朝、趨事惟謹、未嘗知倦。又嘗受命輔皇太孫、未幾陞翰林學士。上巡幸北京、營建都邑、親征朔漠、制勅條畫、公偕同事二三人、祇順贊襄、罔不盡心。至若將帥賢否、軍機調度、邊務緩急、遠人叛服、必詢之公。公亦以身任之。陞文淵閣大學士、兼舊職。征北班師、軍食不繼、亟言於上、以御膳餘糧給之。西羌叛命、往經理。公言、敵人叛服不常、招撫之便、不必動兵。未幾、叛者皆歸。寧夏報西寇犯邊、召公計之。公以城堡堅固、士卒精銳、賊必不



能持久。料今已去矣。無勞聖慮。既而得報。如所料。方西征。有言建文時所募江西民兵可十餘萬。宜徵用。公言嘗有詔令復業。不可失信於民。再征北敵。公言軍士久勞。請釋其前罪。班師。麗水政和山寇聚衆。有司請發兵捕之。公曰。愚民窘於衣食。重為有司所苦。求活朝暮耳。少緩之。必散。用兵則害及良善。撫之不從。用兵未晚。上皆嘉納之。再從北征。上升遐。奉飲如禮。傳遺命。仁宗昭皇帝即位。預議喪禮。悉遵古制。詔汰冗費。蠲逋負。舉困窮。省刑罰。出官錢贖民間所鬻子女。用圖惟新。不踰年。仁義忠厚之政。舉行無遺。公與力焉。陞太常卿。兼舊職。尋陞太子少傅。兼護身殿大學士。賜銀印。文曰。經筵糾繆。未幾。以經筵喪事。勞賜勅獎。特陞工部尚書。仍兼二職。支三俸。復命護梓宮葬長陵。宣宗皇帝上賓。迎皇太子嗣位。益見信用。庶人高煦叛。從駕東征。不旬日。平之。公有參贊之功。交趾叛。請寬其伐。以卹我師。未幾。陞少傅。仍兼前二職。今上即位。議即政事宜。及開經筵。以

廣聖學。命公同知經筵事。日侍講學。退而綜理庶事。進少師。兼官如舊。以久遠先壙。請告。詔許之。賜璽書褒諭。優加恩賚。乘傳南還。遣中官相行。事竣。力疾就道。至杭州。卒於武林驛。訃聞。上深悼之。輟視朝一日。遣禮部尚書胡濙祭於其第。復命中官護其柩歸。勅有司營葬。追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文敏。官其子恭尚寶司丞。公事列聖四十餘年。自右庶子至少傅。三受誥推恩。追封三代。考妣。凡朝廷大制作。若四朝實錄。性理大全。歷代臣鑒。外戚事鑑。皆為總裁。大冊封。大祭享。恒命行禮。所賜御製詩文圖書及金帛衣服乘馬寶帶珠玉金銀器皿諸物。歲無虛月。寵任益隆。勤慎益至。凡所理事。可集辦者。未嘗踰宿。公素孝友。自家食至大官。於宗族師友鄉黨及所知識。困苦婚喪。必賙卹。患難必救援。卒之日。聞者莫不傷之。所著有兩京類藁。玉堂遺藁。訓子編。北征記。配繼皆劉氏。贈封如制。側室葉氏。武氏。張氏。子六人。長曰恭。次曰讓。曰錫。曰賜。曰貴芳。曰貴通。女



七人。長適兵部主事雷潛。次適唐鎮。次適大理寺評事陳順德。次適蘇潤。皆士人。餘在室。孫男十二人。曰泰佩。俊倫。儉。信。儼。佐。倬。偉。倜。儀。孫女七人。曾孫女二人。公卒。以正統五年七月壬寅。是年十二月丁酉。葬於甌寧縣豐樂里山之原。溥與公同年同事。知公為忠。因恭弟之請。纂其大槩。俾書之神道。銘曰。

天眷國家。實以賢。惟才之生。匪徒然。用輔厥世。福黎元。公事列聖四十年。從容館閣。佛仔肩。天戈屢出。清塞垣。謀協廟算。皇威宣。三扶紅日。升青天。公孤特進。昭台躔。位日益顯。心益虔。服勤夙夜。罔有愆。恩榮終始。福百全。用振厥後。光厥前。武夷秀氣。凌雲烟。建溪之水。清且漣。高岸深谷。有變遷。我銘昭昭。其永傳。榮祿大夫。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國史總裁。同知經筵事。南郡楊溥撰。

少師楊公傳

公姓楊氏。初名子榮。字勉仁。太宗皇帝更名榮。遂以聞。

於天下。漢太尉震之後。唐末有仕於閩者。因家浦城。三遷。遂為建安人。祖連卿。父士美。皆不仕。而皆為善人。長者。以公貴。累贈至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護身殿大學士。公幼聰悟絕倫。喜讀書。善講說。當時大奇之事。大父母。父母。盡孝。敬。處內外。屬皆有禮。弱冠已有濟物之施。公輔之志。朝之公卿大夫。道建安者。皆重之。由郡庠生。領鄉薦第一。遂取進士。入翰林。為編脩。太宗即位。選儒臣六人。置內閣。典辭命。而公在焉。陞修撰。尋陞侍講。修古今列女傳。仁宗皇帝正儲位。公為諭德。兼侍講。太宗嘉其勤。謂曰。卿朝夕左右。敬慎不懈。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常思保全之道。卿亦宜謹厥終。賜二品服。上恢弘遠略。經營四方。公獨以警敏勤於外。嘗命往甘肅視師。及還。規畫皆稱旨。且言其山川形勢。軍民休戚。城堡虛實。上悅。陞右庶子。侍講如故。父卒。賜鈔三千貫。俾馳傳歸葬。詔奪情起復。皇長孫英睿夙成。篤志學問。命公兼職輔導。永樂七年。當巡幸北京。適聞母喪。又奪。

情以行。時何福守甘肅，言虜酋布哈等率衆來歸，詔公與福議所以處之者。既還，又命持節至亦集乃，封福為寧遠侯，且命過寧夏與寧陽侯陳懋飭邊務。歸奏便宜十事，上嘉納之。從征北敵，師至驢駒河而還，軍士乏食，公以為言，上命供御之贏盡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貸不足，歸而倍償，衆賴以濟。公在軍事，既繁劇，以親喪不飲酒食肉，時哭泣不自勝，因以羸悴。上憐之，既還，乞歸終制，不許。許奔喪，遣中官宋成護往來。既而仁宗命與諸皇孫講學，學益進，深見獎重。甘肅守將西寧侯宋琥言，叛寇婁達袞等依齊勤塔爾尼，將為邊患，勅豐城侯李彬率師討之，命公往經略。時草枯冰凍，士馬不可動，彬不敢言。公歸奏之，且言小醜無能為，不足以勤大軍，乃止。而叛者已復歸附。師征衛拉特，皇太孫侍行。上既訓以武事，命學士胡廣及公稍閒，即以經史進講。又嘗問足食足兵之要，公曰：「慎擇將帥，力屯田，訓練有方，耕獲以時，食足而兵精矣。」及還，上以五經四書傳註之外，先儒

多所發明，且性理書及諸議論皆未有統會，詔集儒臣類次成編，又命廣與公總其事。書成，賜名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陞翰林學士兼庶子，益見親任。朝臣有傾巧迎合為公所抑者，議欲問之。會北京缺祭酒，衆請以公任。馬上不許。公又指言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有十，上命以授御史楊言於廷中，衆皆請罪，詔原之。而使釐正。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士。寧夏報虜入寇，上以問公。公對曰：「寧夏士勇邊實，寇不能持久，今去矣。」已而果然。浙之麗水閩之政和有寇合二千餘，兵部請發兵勦之。公奏曰：「愚民窘於衣食，剽掠求活耳，急之則益生變。」臣以為莫若招撫便從之，果順服。太宗屢北征，公必在行，軍中密務多命公掌之，決機發策亦使參與。眷待與公侯等。上嘗語公曰：「東宮歷事久，閑於政務，朕歸志以軍國事委之，得優游暮景。」公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付託。」車駕還至榆木川，疾甚，召公等受遺命，傳位皇太子。上崩，公與左右中貴人奉歛如禮，以去京。



尚遠慮不虞戒勿發喪。整軍旅嚴號令而與中官海壽馳還報仁宗。宣大行遺命。仁宗即位。禮儀詔赦命公與二三大臣計議條奏行之。賜公白金二百兩。鈔二萬貫。綵幣二十表裏。陞嘉議大夫太常卿。仍兼前二職。尋陞資善大夫太子少傅兼護身殿大學士。賜銀印。文曰繩愆糾繆。且諭公曰。朕於政務有缺。則用此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慎毋憚煩。公奉命惟謹。又慮法司濫刑。命公與諸大臣同審錄獄。以不寃。上嘗閱翰林所作公等諄辭。謂曰。朕倚卿自輔。朕若有失。皆當盡言。親御翰墨。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公拜曰。陛下聖德之至。臣豈敢不勉。既有言太宗升遐時事。多公為主之。上嘉歎。降勅獎諭。加賜白金綵幣諸物。特陞工部尚書。前官如故。三俸俱支。公辭尚書不允。仁宗崩。宣宗為皇太子在南京。遺命徵還嗣位。公往迎於德州。由是益任公。公亦益盡力。高煦反。公力贊親征。及累出巡邊。公皆從之。念公等大臣且老。不

欲煩以事。命輟翰林之務。惟朝夕在左右討論至理。共寧邦家。陞少傅。階榮祿大夫。又陞少師。勲柱國。階光祿大夫。今上即位。待公益重。而公謀國益盡心。有大事衆取決焉。累朝眷遇宴賜之隆。前後不可計。雖元勳世戚不過也。然以久去墳墓。常欲一歸省。而縻於職務。會有事西陲及西南夷。不敢求去。至是西師解嚴。西南夷亦納貢。乃請行。上命中官與偕往。且命公速來。事畢戒行。已有疾。或勸且止。公曰。君命不可緩也。挾醫而行。至杭州卒。年七十。事聞。上嗟悼。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諡文敏。又命中官往護喪歸建安。葬事皆官給之。夫人劉氏。先卒。以其弟繼。亦封夫人。子六人。恭讓。錫。賜。貴。芳。貴通。上念公不已。命恭為尚寶司丞。公祗事列聖凡四十年。未嘗去禁近。每四鼓起俟朝。雖風雨寒暑不變。日親所事。至或廢食。常迫暮而後反。初修高廟實錄。其後三朝史事皆公為總裁。紀載詳備。實而不華。京闈鄉試。典文衡者一。廷試讀卷者凡九。其文施於國家與凡碑銘序記。

之散於天下者、人皆傳誦之。其於武事尤諳練、將士之勇怯、饋運之難易、邊鄙之利害、道里之迂直、靡不知。故每承顧問與籌算、皆能適事宜、體國之心、老而彌篤。嘉謀至計、造膝而言、所以裨益於上、惠利於下者、蓋多矣。直從公在翰林亦三十七年、知公平生為詳、故摭其事、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者為公傳、俾後有考焉。若其德義之施於親戚朋友以及鄉鄰州閭、則有公之行述與墓銘在此、不著。

論曰、古之君子之事上也、必委身於國而不顧其私、故能視官事如家事、知無不為、為無不力。公受任四朝、竭心殫慮、不以險夷禍福易意。况經綸於外、弼亮於內、又有衆人所不能知者、豈非古之君子與。昔仲山甫事周、出入中外、所任者衆矣、而皆能善其職。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以公比之、何有異哉。何有異哉。行在禮部左侍郎、翰林侍讀學士、國史總裁、兼經

筵官泰和王直撰。

本卷文并見《楊文敏集》附錄

校記

①亦集乃：《明文衡》卷八六、《明名臣琬琰續錄》譯作「額齊訥」。

②布尼雅錫哩：右引書譯作「巴雅爾實喇」。



藏書

明儒碑傳集卷十

曹端 翟溥福 楊溥 王直
朱權 章敞 曾榮

山西霍州儒學學正曹公端傳 黃佐

永樂中以理學鳴者河南颍池有曹月川先生正夫端戊子鄉薦已丑乙榜授霍州學正壬寅改蒲州。故人以踐履爲主。日事著述。有四書說詳太極西銘通書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諸家規輯畧存疑錄夜行燭等編。其事父母養志吟色飲食衣服惟務精潔。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建祠堂以事先。又建義祠以薦外族之無後者。不用浮屠巫覡。諸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訪賑。全活甚衆。服舉同僚之喪。計不能赴任者。趨之若渴者。葬之。學徒從教。一於禮義。郡人皆薰然而化。甲辰蒲霍二州弟子上章競留之。霍州先上得允。宣德甲寅卒于官。正統中河南僉事茹蘇張敬灃池知縣胡復立特祠。

《國朝獻徵錄》卷九七

南康知府翟溥福傳

黃佐

翟溥福字本德東莞人。永樂甲申進士。筮仕知青陽縣。青陽地僻民稀。因其土俗爲政。一以恩禮爲本。民甚戴之。縣治近九華山。山麓多虎爲民患。齋沐爲文檄告山神曰。民罹虎患。令之過也。禍于吾民。寧禍于令身。二日卽殲巨虎。一境賴寧。邑人勒石紀之。移知新淦。田里廣而政冗訟繁。能推誠布公。教民禮讓。秩滿陞刑部主事。用法平恕。進本部員外郎。尚書魏源薦其有牧民材。出爲南康府知府。至則訪民情。採疾苦。省刑罰。禁橫征。先是郡值歲歉。民有擅取富室穀粟及收漂流官木者百餘人。前守論以強盜。悉寘重典。溥福盡杖而遣之。閭閻服其明。封壤瀕湖。舟楫苦風濤。無栖泊所。遂捐俸築石隄。延袤百餘丈。舟人稱便。後共立廟祀于隄上。政暇遊廬山。見白鹿洞書院遺址。經元兵火。蕩爲瓦礫。喟然興嘆。以爲政本在是。乃相俸率郡邑之尚義者。重鼎建之。延致仕何博士爲師。簡民間俊秀子弟受業其中。會朔望親臨爲生徒講解。老稚觀聽。動以百計。自是郡民皆知慕學。考績赴部。以老疾辭。侍郎趙新嘗巡撫江西。知其爲人甚詳。厲聲曰。翟溥福江西第一郡守也。豈宜遽退。悉

乞果日始得謝事。別郡之日。父老以其清貧。爭持百金餞送。泮福力辭不受。皆挽舟涕泣不忍舍。因留帝立廟祠焉。又配饗于白鹿書院之三賢祠。三賢者。唐李渤。宋濂溪。晦菴也。後并祀賢守。號六老堂。年六十。六卽投老歸杜門。却掃。惟觀書教子孫。誦而已。足跡不到公府。口不言有司政令。居官三十餘年。俸祿盡損以營公務。故家居田宅絕無所增。平生廉謹剛介。始終一節。庭庭蕭然。清貧自甘。年七十一卒。論曰。儒生擅文墨而忽公務。俗吏事簿書而急操切。迂且鷙之過也。鷙則瑣瑣條貫於風化罔所裨。迂則惛玩覲望而下緣爲奸。夫條貫之稽而風化之造。弊端莫究而奸利緣起。此守令所以難其人而民受其害也。秉公廉則不鷙。任禮教則不迂。若泮福者得之矣。入國朝東莞號多賢。而鄉評謂泮福爲最。驗諸厥施信哉。

《國朝獻徵錄》卷八十七

榮祿大夫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贈

太師諡文定楊公溥傳

彭紹

公諱溥。字弘濟。湖廣石首人。洪武庚辰進士第。授翰林編修。永樂初。仁宗正位東宮。陞司經局洗馬兼編

漢庭

中

修。一日。東宮觀漢史。歎張釋之不易得。公進曰。釋之漢庭一時不易得。如文帝者。三代而下。不易得也。退采文帝事。編爲事類以獻。仁宗甚悅。賜書褒美。漢庶人潛謀奪嫡。離間宮臣。公下錦衣獄。垂十年。家人供食數絕。又上命巨觥。日與死爲隣。公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爲。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不以貧窶患難介於中。仁宗登極。釋公。擢翰林學士。陞太常寺卿。兼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洪熙改元。上於思善門開弘文閣。選儒臣居之。以備顧問。俾公掌閣事。宣宗嗣位。還公內閣。宣德四年。母喪去位。復起。不與機務。九年秩滿。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英廟立。又命入內閣。與士奇。榮。號三楊。倚任尤重。正統四年。修宣廟實錄。成。進少保。以年及累乞致仕。不允。十一年卒。年七十五。諡文定。公爲人謙謹小心。篤於操履。接吏卒亦不敢慢。嘗曰。士君子一言一行。幽明無愧。然後無負於父母生身之恩。又曰。人必有躬行之實。然後可以訓子孫。初。鄉試爲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刊文曰。初學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之阿曲。人



明儒

儒碑傳集

卷一〇

以儼爲知人。後儼爲祭酒，公已在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讓人兩高之。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曰：「一路守令，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識之，即薦陞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民到今頌之。再擢爲貴州左布政使。或勸范當致書謝，范公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爲？」竟不致一書。逮後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已云。遇程襄毅信公，一見而奇之，與論人品，確有定見，曰：「遠到器也。」薦爲史科給事中，卒爲名臣。維風編

《國朝獻徵錄》卷二二

吏部尚書致仕贈太保謚文端王公直神道碑

銘

李賢

公諱直，字行儉，別號抑菴，系出瑯琊。晉太傅導之後也。導輔東晉，遂家金陵。後數世有崇文者，仕唐爲吉州刺史，因家吉州。又數世孫贊仕宋爲戶部侍郎，徙居泰和，代有顯人。曾祖以道，祖子興，隱居不仕。父伯貞，仕國朝爲肇慶知府，俱以公貴。累贈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早喪母，而又以

事去，賴祖母李夫人撫育。自幼端重，異於常見。家食力薄，刻苦讀書。永樂改元，遂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時太宗皇帝篤意古學，詔選進士曾榮等二十八人爲翰林庶吉士，俾讀中秘書，冀成遠大之器。公在選中，感激奮志，不數年，文辭追古作者。上以公卓犖諸士，召入內閣，凡機密之政，屬執筆焉。尋授翰林修撰。車駕巡幸北京，仁宗爲皇太子監國，留務之重，選任尤嚴。時翰林則留黃淮、楊士奇與公三人輔導。公夙夜勤慎不懈，中外咸倚重之。及再幸北京，公在扈從，遂與修太祖實錄。未成，以憂去。服闋，仍入翰林，陞侍讀。仁宗卽位，進侍讀學士。宣宗爲皇太子，慎選官僚，首陞公右春坊右庶子，仍兼侍讀學士。凡經筵講義及武羣臣詰勅，皆以屬公。又兼記注。至於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進階奉議大夫。宣宗卽位，與修兩朝實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有白金綵幣、藥水、寶銀之賚，進階中順大夫。今上嗣位，詔修先朝實錄，以公總裁。書成，進禮部左侍郎，仍兼學士。賞賚如前。久之，以禮部缺人，命公出蒞部事。宗伯胡公大器、閩部之政悉付之。公處之裕然，若素習者。吏部尚書郭璉



陞位詔以公代之。命下士類皆悅。進附資善大夫。歷再歲有無賴不得志者以選撥事嫁禍於公。給舍御史交章論列。乃直公誣。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正統己巳秋。北虜犯邊。車駕欲親征。公獨以爲不可。率廷臣上疏止之。不獲。特命公留守京師。加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尋進階榮祿大夫。景泰初。進少傅。壬申。兼太子太師。進階光祿大夫。累疏求退。不允。天順改元。皇上復位。圖任舊人。公艱於步履。不能朝謁。懇乞休致。并辭師傅二職。詔特許之。賜以璽書。有恩清之操。簡於朕懷之語。復出白金文綺寶鏤賜之。給驛舟以歸。公方面修輯。器宇宏偉。望之若神仙中人。天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詩文清緻。四方求者接踵。屢典春闈。文衡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息。如一日。與王文安公齊名。時稱二王。又以居第在東。稱東王先生。士類莫不拭目。海內想聞其風采。及位冢宰。益加廉與。時方面官罷。廷臣薦舉專屬吏部。公益留意人才。委任部屬。凡御史出巡歸者。必令報其高下。以備拔用。自是四方多號得人。奔競之風爲之一息。居第隘陋。曾不屑意。一切世味。安於淡薄。朝廷重公之德。每

優禮之。免其朝謁。及退休。居家杜門不出。日課諸孫讀書而已。所著有抑菴集若干卷。行於世。天順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八十有四。計聞上爲之悼惜。特贈太保。謚文端。遣官諭祭於其家。復令有司營葬事。

王文端公傳

王文端公直字行儉。泰和人。以庶吉士入內閣。書機密文字。歷修撰。侍讀學士。正統初。陞禮部侍郎。仍兼學士。尋拜吏部尚書。己巳。駕親征北虜。公率廷臣疏諫止。不聽。命留守京師。景泰初。屢乞遣使奉迎。駕還。不允。明年。禮部議奏復迎。上御文華殿門。諭宜絕虜。公言乞遣使勿貽後悔。上色不悅。論諸大臣曰。朕初無意大位。若曹過謂朕宜。今奈何異議。于少保言。天位已定。孰敢他議。但欲答使盡禮。紓邊急耳。上曰。從汝。卒臣出。文華門內。臣與安出。呼曰。嚙堪使者。有文天祥。甯淵其人乎。衆未對。公面發赤。屬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唯在所使。敢弗行乎。言至再。詞色愈厲。安語塞。遂遣李實。羅綺使虜。尋進少傅。兼太子太師。天順改元。致仕。公器宇宏偉。位冢宰。一十六年。留意時彥。凡御史復命。必令報所屬高下。以

備擢用。科臣葉盛、林聰以直言忤當事者，公力護之。一時干請奔競之風息，大稱得人。遇不如意事，輒誦古人詩自寬。有初拜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則曰：「偶然題作本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建選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常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雖涉諧戲，要切中云。公於世味一切淡泊，官極人臣，無以遺子孫。居第隘陋，年踰八十，嘗從諸佃僕耕，擊鼓唱歌，諸子孫更迭稱觴上壽爲樂。嘗言：「西揚不飲我同事內閣，出理部事，當時意不能無憾。若使不出部，丁丑正月當坐首禍，必有遶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爲樂。」以此知出處自有定分，非人力所能爲也。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管與文進文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潘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爲史官，困於譏議，臥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於公。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爲墓誌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耶。』」大年所題之言，固爲正論，使隘者聞之，

將必以爲譏已，其孰不加拊也？而公不以爲意，至泣而銘其墓，真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以上三文并見《國朝獻徵錄》卷二四

寧獻王權

寧獻王諱權，高皇帝十六子也。生而神姿秀朗，白皙美鬚，再慧心天悟，始能言，自稱大明奇士。好學博古，諸書無所不窺，旁通釋老，尤深於史。洪武二十四年冊封之，國大寧。大寧，古會州地，東連遼左，西接宣府，北邊要鎮也。所統封疆九十城，帶甲八萬，革車六千，諸胡騎又驍勇善戰。王智略淵宏，被服儒雅，數會邊鎮諸王出師捕虜，肅清沙漠，威震北荒。建文中，齊黃用事，疑忌諸藩，多所出削。以王英武，擁重兵於邊，下勅召還京師。王未命，遂削王護衛軍。靖難師困白溝，覘王已奪兵柄，遂襲破大寧，取其軍資佐師。師復振。文皇帝踐祚，不欲壯王在外。永樂元年二月，改封王於南昌。王亦深自韜晦，所居宮庭無丹彩之飾，覆殿瓦甃不請琉璃，構精廡一區，蒔花藝竹，鼓琴著書其間。故終長陵之世，不被譴責。仁宣時，法禁稍解，王乃得上書言事，蓋一日而封九女。又嘗請乞南昌灌城一鄉土田，及論宗室不應定品級事，皆未

行。晚節益慕神農、自號龍仙、建生墳、嶺之上、數往遊焉。江右俗故質樸、儉於文藻、士人不樂聲譽。王乃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海寧胡庶白以儒雅著名、王請爲世子師傅者七年、告老而歸。王爲輯其詩文、序而傳之。凡羣書有繫風化及博物修詞所未見者、莫不刊布國中。所著通鑑博論二卷、漢唐秘史二卷、史斷一卷、文譜八卷、詩譜一卷、神隱肘後神樞各二卷、壽域神方四卷、活人心二卷、太古遺音二卷、異域志一卷、遐齡洞天志二卷、運化玄樞、琴阮啓蒙各一卷、乾坤生意、神奇秘譜各三卷、采芝吟四卷、其他注纂數十種、經子九流、星曆醫卜、黃冶諸術、皆具。古今著述之富、無逾獻王者。又作家訓六篇、寧國儀範七十四章、皆以忠孝恭儉垂訓子孫。盟諸山川社稷之神、有弗率訓範者、受顯戮。在位五十八年、壽七十有一。正統十三年九月望日薨。世子講磐斌、孝友仁厚、洞達理學、有淵濶之譽。正統二年正月十有九日、先獻王薨。世孫莫培嗣爵。追諡爲惠王。

《國朝獻徵錄》卷一

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章君敬墓誌銘

楊榮

君諱敬、字尚文、別號質菴、世居越之會稽。高祖斌、宋景定中鄉舉第一人、曾祖諱某、不仕。祖黼、父昇、俱以君貴。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母某氏、累贈淑人。君自幼穎敏嗜學、爲父母鍾愛。既長、爲郡庠生、師友咸器重之。永樂癸未、領鄉書首薦。明年登進士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續學中祕。與修永樂大典。壬辰冬、授刑部主事。癸巳、命同諸儒纂輯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成、重膺賜賚。時近京西山有盜肆劫掠、逮捕數百人、鞫之多不服。君察其寃、惟拘其辭色異者一人、餘悉遣出。期明日復至。同官爭不可。君卒遣之。明日至如約。後勘驗其人皆非盜、而一人辭色異者、卽盜也。衆始服其明。復有商夜宿都城外千戶何氏肆、人掠其財、商疑何欲訟之、何不克自白、乃訴於官而自經死。大宗皇帝聞其故、命司捕者三日不得盜抵死。司捕者乃妄繫何鄰近二十餘家、別取楮幣如商之數、而以盜加之。君察其誣、辯理之、皆得釋。丙申、轉員外郎、階奉議大夫、尋遷郎中。丁外艱、起復改吏部考功。洪熙初、賜誥命、階奉議大夫。丁內艱、服除、調驗封。宣德庚戌、擢行在禮部右侍郎、進階嘉議大夫。奉詔往安南命黎利權習國事、暨宣詔、利遣人白相見。



禮君語之曰、吾奉詔命至、爾蓋小國一酋長、能盡禮於使者、卽所以尊敬。朝廷何用白爲。利聞卽起、升坐于下、令所親給侍左右、數爲巧媚辭、欲眩以聲色。君正色待之、終不爲動。及還、餽賄珍異、一無所受。利曰、假此以將誠爾、何拒之甚。君曰、吾奉命令、爾撫輯一隅、以廣皇上一視同仁之恩、豈爲賂至耶。利乃以所餽物付貢使致之、且戒關吏俟使者出卽閉關。君忖知之、及關親閱所貢方物、餘悉封付關吏。及利死、君復奉命令、利子麟惟署國事、關吏見曰、此天使前却金者。比還、却所贖如初。麟不敢更進、蓋知君不可以利動也。聖天子嗣位之初、平陽王復封晉王、卽以故護衛官軍田廬爲請。君受命往理之、至則較其軍數量、以田廬與之、餘給於民。王不悅、君啓曰、國中先三衛、今止一千戶、所以三衛田廬而歸一所之人、得無過乎。且朝廷以藩屏望殿下、國內軍民宜均愛之、庶副皇上至公之意。王悟曰、使方面諸官早有此言、吾亦豈敢上煩朝廷哉。還奏、上嘉之。未幾、遷左侍郎。君之蒞政、思慮精審、防範周密、以國家統理天下既久、典禮品式有因革輕重之殊、事或隨時損益、有先後矛盾之異、而吏胥亦稍緣此爲奸、

於是白尚書胡公取國初至今凡所行條格、籍記之、付四司、使得參酌而行。以是事幾適宜、奸弊頓革。嘗有黠吏嗜酒怠事、且增損公牘、卽寘於法。羣吏自是悚息、不敢爲非。太醫院每舉醫者、人往往假以復怨、及徵至、多弗諳醫。君察知之、遂偕尚書奏革其弊。比歲僧道數給度牒、輒以千計。君與尚書請依洪武例、三歲一給。凡僧道出家及舉爲僧道官者、止於所居封內、不容越籍冒濫。四夷貢使日給粳飯、庖人每侵剋之。君聞之、曰、小人爲口腹計、而使朝廷薄懷柔遠人之禮、可不禁乎。卽令所司具日給之數、付通事者、或給不如數、乃從而督治之。自是遠人以爲朝廷待之加厚也。君生洪武丙辰、歿正統丁巳、享年六十有二。計開遣官諭祭、命有司治喪葬。君爲人性質端厚、接人待物意氣豁然、矧貧濟難、尤克盡心。在刑部時、有同官尤許二人坐累謫戍邊、君資之甚厚、後又汲汲欲拔之。旣而許果膺薦爲御史、歿又爲之經理喪事、恤其孤嫠。尤旣老、遣其子代戍、而窘甚、乃贈以衣裝金幣、且遺書所親在邊者、令周之。其輕財重義類如此。君問學優裕、爲文簡暢、所著有質菴稿藏於家。

章尚文傳

楊溥

尚文名歛。世居會稽。高祖斌。宋景定中鄉舉第一。祖君乘父可道。世有善聞。尚文穎敏有智畧。初補郡庠弟子。員。日以讀書攻大辭為事。服食之需不計其有無。永樂癸未。以詩經魁鄉試。明年第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同狀元曾榮而下二十八人。續學文淵閣。預修永樂大典。授刑部江西司主事。尚文究心理斷。訖無寬滯。久之。復入翰林。纂修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受重賚。時山西有盜掠人財。詔有司亟捕之。逮至數百人。尚文適當其事。上官督之甚急。尚文曰。殺人重事。豈宜率易。編鞠之。皆有辭。一人辭色獨異。尚文収其辭。色異者。餘悉疏之。俾明日復來。明日亦如之。衆皆如約。勘其為盜者。果一人。衆始為尚文危。終乃深服之。有何千戶者。商數輩莫宿其家。被劫。商疑何。何訴之官。恐不能自明。乃縊死。事聞。詔巡捕者三日。弗獲。抵死。既三日。不獲。則拘隣何者二十餘家。別楮幣。證其為盜。尚文語之曰。商遠來而

楮幣約皆斷。何也。捕盜者不能隱。遂首伏。二十餘家皆得釋。未幾。陞本部員外郎。授奉訓大夫。復陞本部郎中。丁外艱。歸。起。復行在吏部考功郎中。洪熙改元。賜誥命。授奉議大夫。推恩父母。丁母夫人憂。服除。調驗封郎中。尋陞行在禮部右侍郎。進階嘉議大夫。加封父母及祖父母如制。奉詔往安南。命首首黎利權署國事。尚文宣威德。誓服。利郊迎。拜使者常下。利令所親給事左右。數進甘言。誘以聲色。尚文正色遏絕之。及還。賂以金珠異物。多方致之。尚文堅却不受。及利死。朝廷以其子麟署國事。復命尚文往諭之。關吏曰。此天使前却金者。再來矣。比還。麟所賂皆却之不受。更進平陽王。復封晉為恭王。皆所以有田土及護衛官軍房舍。有司莫能處分。王以為言。詔遣尚文往理之。至則勘其田土。悉歸王府。房舍驗所有。軍士給之。餘悉以居民。王樂從之。復遷左侍郎。與尚書胡公協謀國家典禮。前後損益不同。吏無所據。或緣奸。乃取國初以來所行條格籍記之。於是司屬



儒藏

遂有所持循。太醫院醫士妄舉鄉人為醫，以復私怨，時為積弊。秦革之。僧道請度牒者歲以千計，奸偽日滋，請遵洪武中例，循舊額三歲一給。其有舉任僧道官者，不許越州郡。由是好偽者漸息。會同館四夷朝貢者，日給康餼，往為監臨，使赴乃嚴為關防，以副懷柔之意。尚文為人尚誼氣，調郵朋友曲盡其道，不以患難死生為輕重。平居簡靜，遇朋友談笑戲謔，襟度豁如，然絕口不道政事。及臨事，井然有條。為文簡潔。所著有讀菴稿，藏于家。壽六十二。其子瑾，正統丙辰進士，克世其家。云。論曰：士君子抱負才氣，修志山林，無聞于世者，何限哉？高文際明時，為顯官，處順安常，克諧所事，蔚然有聲稱。書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有以哉。

《明名臣琬琰錄》卷二二

禮部左侍郎曾公墓碑銘

天之生才甚難也。然高明強毅宏博奇偉智能勇畧之士，世未嘗乏用。惟文章者不易得。夫探造化之閔，徵帝

王之法，通古今之賾，溥博融會而後出之，上焉者發揮性道，修正人紀，此聖賢之事，不可幾及。次焉者推明義理，紀述功德，作為風雅，以鳴國家之盛，司馬遷相如、揚雄、班固、韓柳、歐蘇作者之事，然亦代不數人焉。信乎其難也。國家自洪武以來，有文之士，其可以嗣遵國者，蓋有之矣。太宗皇帝御天下，慨然欲作新人才，興起斯文，而龍飛第一科進士中，簡明秀通敏者二十八人，就文淵閣，盡出中秘書，俾進所業。朝暮大官供膳，月給內帑鈔為膏火費，蓋期之于古人。曾君子啟其首也。君名榮，時以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授承務郎，進書夜澤，礪文與學俱進。上時召試，子啓迅筆千百言立就，不費思索，而理致文采皆到，其苦心思索者有不能及。上屢舉君書隱僻事以驗所學，靡不悉對，以是深見器重，遂名聞天下。明年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五年，陞侍講，授承直郎。七年，扈從巡北京，數侍燕閒，應制賦詩，並荷褒嘉。後有薦文士於上者，必問得如曾榮否。卒之考其能，

未有庶幾。及者。陞承德郎。預脩太祖皇帝實錄。十一年。復扈從巡北京。十二年。考北京鄉試。十三年。廷試。克請卷官。實錄成。賜鈔襲衣文綺。十六年。考禮部會試。陞侍讀學士。授奉訓大夫。修天下郡志。為副總裁。二十二年。考禮部會試。仁宗皇帝嗣位。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翰林侍讀學士。日以經史進講文華殿。從皇上之南京。還預修太宗皇帝。仁宗皇帝實錄。宣德二年。考禮部會試。五年。克廷試。請卷官。兩朝實錄成。賜金織襲衣銀幣。陞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賜寶帶。子啟為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奔注。一瀉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芳奮發。組織爛然。可觀可悅。賦詠之體。必律唐人。興之所至。筆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嘗有餘。四方求者。無間貴賤。日集庭下。靡不酬應。一時文人所作碑碣。記序表贊。傳銘詩賦。流布遠邇。蓋未有如子啟之富者。工書法。草書雄放。有晉人風致。自解大紳。胡光大後。獨步當世。儀貌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洒落。善譚論。

簡而有味。良辰清景。擇勝而遊。未嘗以事廢。其天性孝友。慈厚。喜獎拔士類。交際有始終之義。急人之急。無論識與不識。平生以及物為心。使之臨民。必有所濟。惜其仕三十年。恒以文學在侍近。所及者未廣也。素有疾。疾一日。侍朝疾作。遽引退。上遙見之。勅免常朝。宣德六年冬。疾大作。命太醫視療。明年正月廿一日卒。計間上為悼惜。贈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遣侍郎章啟賜祭。命有司營葬。給舟運其喪。朝臣自公侯尚書以下皆臨奠。春秋六十有一。嗚呼。人才之難成也。一代之文人如子啟。何可多得。而今已矣。蓋悼惜之無間言云。曾氏世家言之永豐。其高祖晞顏。宋兵部侍郎。江西湖南安撫使。元贈武城伯。妣蕭氏。曾祖巽中。元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與其兄翰林直學士德裕皆有盛名于時。妣胡氏。祖如瑤。集賢院司直。妣周氏。考叔本。洪熙初。以子啟貴。贈奉議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而贈其妣張氏宜人。其配鍾氏。封宜人。子男三。



程、務學力文、有志繼述、甫冠而卒、薦紳惜之、次積、次种、女五、鍾公鉉、劉敷會、周秀夫、胡顯勉、高欽夫、其塔也、公之易箚也、以身後事屬建安楊公及余、楊公既為著墓銘、余為書其墓石、而係以詩曰、

郭出有夏、少康裔、曲列啟封、國為氏、去邑為曾、適魯仕、邨國聖學、述傳義、親承素王道、統系後十餘葉、新莽際、爰以閭宗徙南避、宅盱與吉、心洙泗、章逢蟬聯如柳比、歐陽之鄉、吉之委、宋元連、赫起祿位、天啟文運、赫昭晰、公奮而興、屬隆世、天經煌煌、表人瑞、影纓垂組、侍廷陞、操觚含毫、應帝制、岷江茫洋、萬里勢、春空澄明、雲錦麗、重瞳回矚、天容霽、紀功述德、封金匱、操執權衡、品文藝、宏章大什、耀海內、朝陽和鳴、鳳翹翹、儒林翹翹、拔其萃、矜惻焚溺、懷惠濟、惟仁攸存、未弘施、沒異憾、今此賁志、

《東里集》卷一四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嘉議大

夫禮部左侍郎曾公墓誌銘

宣德七年春正月辛巳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曾公卒於北京之官舍。予與少傅楊公往哭之。士大夫皆往會哭。翌日。于二人以聞。皇上悼歎。即命禮部賜祭。贈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命工部治墳塋。兵部給舟歸其喪。將行。其季子种福于拜且泣曰。种父未卒前二日。屬春坊庶子周公狀其事行。命种請墓銘於先生。先生幸賜之。以慰先人於地下。予聞而益悲。念與公文好三十年。而今已矣。奚可辭銘。公諱榮。字子啓。吉之永豐人。其先世出自武城。西漢末。邨國十四代孫諱據者避王莽之亂。率族人南遷。散居南豐廬陵諸郡。至宋兵部侍郎。江西湖廣安撫使。贈武城伯諱暉者。公之高祖也。元翰林直學士諱德裕者。公之伯祖也。翰林編修。知制誥諱巽中者。公之祖也。考諱叔本。妣張氏。公幼穎敏。端重。言笑不易。五歲。盡識象戲字。七歲。從學伯父兩舉。十五。以其所學訓族人子弟。十七。出教新淦胡氏塾。已有名。時儒者鄒仲熙。鄒幼亨輩皆忘年與之交。二十。充邑庠生。教諭戴正心。文學老成。尤重公。既作詩勵之。復

為龍說期其大用。永樂元年，中江西鄉試。明年禮部會試，中選者四百七十人，公在第八。廷試，遂中第一，賜進士及第。太宗皇帝奇其才，親批所對策，褒美之，賜冠帶朝服，授翰林修撰、承務郎。未幾，詔選進士二十八人，俾進學文淵閣，公為之首。上嘗召問典故，公奏對如響。每應制詩文，皆立就。由是深沐寵眷。纂修永樂大典，命為副總裁，授儒林郎。五年，陞侍講，授承直郎。丁內艱，大駕巡狩北京，起復扈從。同邑有坐姦黨事連公者，人以為危。太宗持原之，謂曰：「朕惜爾才也。」公所居西長安門外，家人不戒火，延及禁垣，上亦以公故，置不問。嘗與諸才俊賦天馬海青歌於上前，公獨先成，詞氣豪宕。太宗深加歎賞，陞承德郎。滿，陞侍讀學士，與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書成，重沐賜賚。丁父憂，復起就職。仁宗皇帝嗣位，皇上正位儲宮，陞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學士，授奉議大夫，賜誥命，贈其父為奉議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母為宜人。洪熙初元，侍皇上監國南京，宣

德，改元，與修兩朝實錄書成，賜金織襲衣、白金文綺，遣詹事府少詹事賜賚幣，日立文淵閣，歲時屢拜御酒珍饌、白金鈔幣之賜，恩意隆洽。一日趨朝，以欬嗽遽引退。上遙見之，詔免朝參。公益敬慎，弗懈。踰年疾復作，上亟命醫往治。公知不可起，自為贊遺相知者訣別，遂卒。公生洪武壬子八月戊戌，享年六十有一。既卒，公侯六卿以下皆往哭奠，而士林君子咸共悼惜，以為斯人不可復得矣。其配鍾氏，有賢行，封宜人。子男三：長桓，先卒。次稷，次种。女五：劉敦會、鍾公鉉、周秀夫、胡頌勉、高欽夫，其壻也。公安貌魁偉，襟度爽曠，孝友忠實，出乎天性，而才氣志行尤超卓不羣。兩京鄉試、禮部會試，屢與文衡，去取率公。平素獎勵後進，以為已務。宗廟鄉部有急難，靡不用情。善飲酒，與賓朋觴詠談笑，傾側意豁如也。為文章才思滂沛，頃刻千百言，不待思索。工書，而草書尤精，得晉人風致。四方慕而求之者，足相躡其門。至於商確古今，講論政治，無不切當。其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其墓



在某山之原。銘曰。

偉哉曾公。卓犖瑰奇。少處鄉邑。才已不羈。永樂初科。首
賜及第。玉質金聲。為國令器。居官輪苑。克慎克勤。大行
之懿。遠近著聞。歷事三朝。竭心贊翌。寵眷殊深。屢進清
職。弗克厥施。遽止於斯。恩命之隆。生榮死哀。惟茲鄉邑。
山盤水遠。銘諸其藏。千古有耀。

楊榮撰 《楊文敏集》卷二一

校記

- ① 訪：據《明史》卷二八二本傳當作「勸」。
- ② 詞：《明史》卷一六九《王直傳》作「聲」。
- ③ 右：《文敏集》卷二四作「左」。
- ④ 據右引書，「別」字下疑脫「取」字。
- ⑤ 緣奸：此疑有脫字，右引書作「緣此為奸」。

明儒碑傳集卷十一

林誌 孫迪 陳祚 薛瑄

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讀林君誌

墓表

楊士奇

君姓林氏世爲侯官人父興母游氏生君諱誌四五歲其母口授書一過輒能記誦不忘十歲日記千數百言十四五下筆爲文章不倍義理從學王孟揚孟楊奇之爲盡底裏時數數出論辨見鋒鏘以折其老長孟揚曰此非所以求益也爲字之曰尚默卽痛自克治羣居一語一笑不敢妄終其身不變而沈潛於學涵浸淳畜久而益富永樂辛卯福建鄉試壬辰禮部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修癸巳車駕幸北京甲午召赴行在預編性理及四書五經大全書成受賜賚丙申扈從南還預編歷代名臣奏議辛丑召赴北京陞修撰甲辰陞侍讀考順天府鄉試未幾簡東宮官擢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讀洪熙元年賜誥贈其父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讀封其母妻宜人宣德元年起應天府鄉試預修兩朝實錄未成尚默得熱疾更數醫弗效

數月卒。

《國朝獻徵錄》卷一九

禮部員外郎孫君迪墓誌銘 王洪

君諱迪字仲約世爲錢塘人祖茂實父莊皆力本好施鄉稱善人長者仲約生而秀穎志趣異凡子弟讀書過目輒記不忘稍長入邑庠授春秋語止侃侃出一時流輩上當是時予與今翰林檢討蔣良夫皆郡學生也仲約不鄙兄事予二人時時執經傳講問婆娑娛遊不異兄弟居數年予二人相繼登第竊官翰林仲約益自刻厲問學期大樹立又六年仲約偕計來京師觀其文章偉麗志氣卓絕人物環岸哀然爲名進士予二人又自愧不及也由是選任翰林庶吉士不數月用薦者超擢禮部精膳員外郎遂奉命督運淮安既至方意有爲也不幸告病不起矣於是年始二十有七永樂五年十月也嗚乎孰謂仲約止此也耶仲約嘗讀書觀古今治亂遇豪傑功業之士必慷慨拊髀恨不生其時躬上下論議至嶢峴者不超吐涕斥不一顧視故其臨政施事一以理自許理苟且雖生歿不暇卹也嗚乎豈非有志士哉自聖賢



藏

道熄學者往往習輟媚乾沒不克自振拔直趣大道卓然濟天下而傳後世脫使仲約幸而永年益進以大可量也哉此予所以深爲痛悼者也

《國朝獻徵錄》卷三五

福建按察司僉事陳公祚墓表 吳 寬

宣宗章皇帝之臨御也知人善任小大之臣各當其才庶事既康四海益治時則有若監察御史陳公祚出巡江西乃獨爲聖學之慮具疏馳奏大略謂帝王之學先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蓋聖賢嘉言善行載在典籍皆足以爲後世師法若非素加講習則於理未盡明雖有生知之質高世之見欲其行事之悉合於道者鮮矣陛下備有聖德惜經筵之典未甚興舉講學之功少有程度故所講者雖得於此或未得於彼雖知其一或未知其二而於聖賢精微之蘊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察乎而所謂學尤貴乎知要知要則治功易成而効可得惟宋儒真德秀大學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蹟無所不載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就爲邪

佞之可遠孰爲民利之可興孰爲民害之可革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德者愈見於信任邪佞以奇巧蕩心者自見於疎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上覽公奏已有以嗜欲邪佞等語若有所指者疑焉他日以問侍臣或叩首爲婉詞以對且謂昨緣於忠愛所發無他上意稍解先是有旨械公赴京并籍其家比至竟不忍加刑特繫之獄英宗卽位察公忠直復其官盡還其家屬云公諱祚字永錫世家于吳曾祖翠山祖正父子敬母顧氏公幼卽不羣弱冠補郡庠生永樂初詔修大典以善書預選非其志也明年遂以春秋領鄉薦又二年登進士第入翰林爲庶吉士時方重進士科卽拜河南右叅議爲政持大體惠愛在民嘗與臬司官交章言事謫均州太和山佃戶至則躬自耕作其勞苦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裕如同謫士大夫遣子弟從受經一爲講解不倦凡十年仁宗卽位念謫者才多可用詔吏部選起之公在選中會上晏駕不果用宣宗初年仍命憲臣卽均州郡試之公策第一吏部覆試



復第一。特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公在言路，愈自激厲。一時彈劾，貴幸爲之斂跡。出巡福建，糾貪黜庸，自方嶽而下，不少假借。所至尤恤民隱。福州屬縣民苦上官和買破產不足供，公廉知其弊，即日禁之。民大稱快。歲滿還朝，奏開白塔河漕粟事宜，悉見施行。未久，河就湮塞，劾督工役者。上雖曲宥其人，而在廷多公直，既乃有江西之行，而繫獄者幾五年，始獲復官。再巡湖廣，風力愈勁，部下肅然。既而言遼王不法事，上怒甚，復械赴京，論死。未幾，事竟驗，卒直公原之。因改南京雲南道，益務建明。戶部侍郎吳璽奏舉主事吳悅，悅有過不得舉，璽被劾，拘獄者因以私憾附致其罪，悅亦不勝拷訊而死。公歎曰：「獄重事也，法司故爲深刻乃爾。」今災沴薦臻，職此之由，乞坐其人以變亂成法罪。大理依阿，宜併罪之。奏可以犯在赦前，幸皆不坐。仍勅天下法司一遵律斷，當以徇私深文爲戒。秩滿，用大臣薦，擢僉福建按察司事。閩人素知公，至是相戒不敢犯法。諸軍衛屬民者，公痛繩之，民益安焉。分巡興化、漳泉等郡，郡舊多神祠，爲考其建置之由，諸不載祀典與非古節義繫名教者，悉除毀之。其廟學壇宇，出官帑一新。士民感之，爲記刻于石。

久之，寇起沙尤，諸郡騷然。公時移疾不出，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閩中，知公賢，強起，公爲力疾視事者數月。閩既無警，辭曰：「某自蚤歲卽涉仕途，雖庸陋無補，苟有所見，不敢不盡。今年幾七十且病，無能爲矣。」因疏請致仕。時同官以寇起皆貶斥去，乃獨得許而歸。閩人雖不忍去公，而亦爲公榮之。既歸，自號退翁，杜門却掃，日惟以訂經籍、立家法爲事。益年七十五而終。公爲人風神整峻，音吐剛厲。平生雖疾惡少容，然居官遇賢能吏輒薦舉之。尤號有識鑒，出巡時兩值鄉舉，如湘陰魯文、莆陽柯潛，賴公監臨，得不枉抑，後皆知名於世云。

《國朝獻徵錄》卷九〇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內閣

薛公瑄神道碑銘

李賢

吾道正脉，實由近世周程張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我太宗文皇帝，乃始表章其言行天下，由是天下士習一歸于正。嗚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忻慕而篤信之，則河東薛公其人也。公諱瑄，字德溫，世爲山西河津人。其先自奚仲封薛侯，居河東，子孫遂以爲氏。曾祖常，祖仲義，皆通經，教授鄉里。父貞，洪武初領鄉薦。

爲真定元氏教諭。仲義、貞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祖母、母皆淑人。初，母齊淑人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公。祖以生時卜之吉，曰：「此子必大吾門。」童時教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貞爲榮陽教諭，公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既而聞魏范二先生深於理學，乃禮延于家，供子弟職，日與講習。周、程、張、朱性理諸書，久之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永樂己亥，貞改河南鄆陵。時教官考績以科貢多寡爲黜陟，貞大以爲憂。公乃補鄆陵諸生，遂中河南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以省親西歸。是歲秋，貞有疾，公日夜不離左右。及居喪，一遵古禮。服闋，願就教職。會宣廟思得良憲臣，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庫。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每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卽起然燭記之，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不知手舞足蹈也。丁繼母憂，服闋，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璉首薦公提調山東學校。公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每臨諸生，必親爲講解，不事夏楚，皆呼之曰「薛夫子」。未幾，用楊文貞公薦，召爲大理寺右少卿。明日，轉左

不仕少卿。公作大理箴以自警。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或欲邀公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邪？」已而遇諸途，衆行跪禮，公獨不屈，振由是不悅。會有獄夫實病死三年，其妾私於人，欲出嫁，妻弗聽，遂誣妻魘魘夫死，公爲辨其冤。都御史王文誥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獄當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至覆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官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留心理學，造詣益深。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程信論薦，起公爲大理寺丞。時虜騎入，都城公分守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接言論，遂訪策。公曰：「以天時人事驗之，此虜必宵遁。既而果然。」貴州苗寇猖獗，朝廷命將往征之。公督軍餉，事竣而還。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虐人命者，獄久不決，執法者欲貸之。公曰：「死者何辜，竟抵于法，明斷之舉，播于民謠。」刑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公同事，嘆曰：「如薛公，當於古人中求之。」中官金英奉使道出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爲大理寺卿。有草

場火。朝廷欲置典守者罪。公力辨之。獲免。蘇松有饑民乞粟富家。吝而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時還太子太保王文往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衆皆畏勢莫敢發。公抗章辯之。文亦悟其非。獲免者甚衆。是歲公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天順改元。英廟復位。素知公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召入內閣。知制誥。尋主考會試。事竣轉左侍郎。居數月。公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爲教。嘗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而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②而還珠也。忽遘疾。彌留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時風雷大作。有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乙巳八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配寧氏。贈淑人。生子四人。溥。淳。治。濟。邑庠生。孫男四人。祺。登。天。順。甲申進士。嗚呼。公之學。踐履篤實之學也。居恒每以聖賢爲師。隨其所寓。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其

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教之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爲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所著有讀書錄二十卷。河汾集藏于家。

成化元年。監丞李紳首請公從祀孔廟。劉文安公繼請公從祀。言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名臣羅整菴曰。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赫。而名望乎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①於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爲此言而已。困知錄

弘治元年。令春秋專祀於鄉。隆慶五年。詔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薛子。傳道錄

《國朝獻徵錄》卷一三



藏

故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公墓誌銘

公諱瑄字德溫姓薛山西河津人曾祖常祖仲義父貞世以經學相傳為儒家仲義貞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祖妣某氏妣齊氏俱淑人洪武中貞教諭元氏齊淑人嘗夢一紫衣人前揖既而有娠遂生公祖仲義筮之吉曰此兒他日必有大過人者五六歲目光如漆讀書日記千百言居母喪朝夕哭奠如成人禮年十二隨教諭公官滎陽監司得其所作詩賦大奇之因為延譽於衆同輩見其才敏詞工亦無不推高之者然志不以是自滿及聞魏范二先生自南方至皆明於理性之學招延於家日從講授得瀟洛諸書讀之歎曰此道學正脉也自是用心益篤二先生相謂曰此子踐履篤實真畏友也永樂十七年隨官鄆陵補本學增廣生明年應河南鄉試遂領解魁又明年登進士第時年三十三矣尋丁教諭公憂塋祭一循古禮不肉食者三年是時從游者衆公悉誨以理學踰五載赴京簡授雲南道監

察御史監銀場先是監銀場者多致富公獨廉潔著名政暇手不釋卷精思妙契殆忘寢食至是所造益深矣正統元年以吏部尚書郭公薦授山東按察僉事提督學政公曰以規待人學之末也先榜諭學者俾由經以求道根理以為文山東士習為之一變未幾用楊文貞公薦遷大理寺少卿時內臣王振權傾中外或邀公往拜其門公曰安有受爵於朝謝恩私門耶拒不住一日遇諸途公弗為禮振不悅會有死獄實冤分辨之力都御史王文知振讎公因誣劾公當以大辟公怡然曰辨冤獲咎雖死何憾在繫讀易不輟後得大臣申救乃罷官還家家居六年日以講授著述為事後學成就者多正統己巳秋起為大理丞時北兵犯京城公分守北門號令嚴肅總戎因訪策焉景泰元年春師征叛苗益急公受命給軍餉既至見民供輸困敝曰敝中國以事荒微豈良策耶即上疏乞寬賦緩征不報乃歎曰民力竭矣吾忍重急之耶遂懇乞致仕有惜公去者力為調護



乃召還。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多犯罪。執法多貸之。公至力抵於法。衆稱快。有薛公到來始斷絕之。謠司寇楊公寧都憲張公純俱以才名相尚。每曰。如薛先生當於古人中求之。非予所及也。五年召還大理。平反冤獄甚多。蘇州民有飢乞粟。當豪不與。遂火其居者。事聞。命太子太保王文往驗之。文悉論以謀叛。并籍其家至京。衆知其冤。莫敢言。公抗章辨之。得不死者百餘人。天順丁丑。英廟復位。進公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參預機務。尋命考會試。士論服其公明。自入內閣五月餘。卓然欲以正道匡時政。而武臣中有恃寵亂法者。公策其人必敗。乃懇乞致仕去。至家。四方從學者益衆。公誨之不倦。天順八年甲申六月十五日。以疾卒。庭有白氣上升。人咸異之。享年七十有六。所著有讀書錄。御史箴解。大理箴。詩文集。藏於家。配寧氏。贈淑人。子男四。溥。淳。濬。治。治為邑庠生。與濬俱先卒。孫男四。祺。甲申進士。祐。禮祐。孫女五人。公外和內剛。言溫而貌肅。其為學與教人。

一以復性為要。嘗曰。吾日用間必體察何事是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因其發見。恒加實踐之功。其語學者亦曰。為學不知性之至。不踐性之至。是徒學也。平生有得於此。故其持已。設以庶其接人。謙以恭。其出處進退。光明峻潔。惟義是從。而於貴賤貧富。利害禍福。有不暇顧也。此其履道惇德之實。豈一時名公卿所可及哉。公之塋。進士祺奉公門人閻禹錫之狀來求銘。銘曰。世之誦公。正直廉潔。孰知其學。體究真切。蓋志欲探乎性理之淵源。行必循乎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夷險一節。斯其所以有異於今人。而無慙往哲。我銘有徵。後之人將不信其為當時之傑也歟。

《明文海》卷四一

薛文清公傳

本朝薛文清公名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幼有異質。因觀性理大全。嘆曰。此孔孟正脉也。其書不下數百萬言。悉手錄之。至忘寢食。學務力行。嘗曰。聖賢千言萬語。皆

說人身心上事。誠能因其言反求之身心。擺脫私累。則身心皆天理矣。登永樂辛丑進士。宣德初。為御史。時楊文貞公在閣。求一識面不可得。正統初。提學山東。首明理學。以淑人士。人稱為薛夫子。時王振用事。問三楊。吾鄉誰可為大臣者。皆薦先生。召為大理右少卿。三楊欲先生一見振。先生正色曰。安有受官公朝而拜恩私門耶。振聞。憾先生。會有獄夫病死。其妾欲嫁私人王山。山振姪也。正妻不許。妾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先生辨其冤。都御史王文怒。譖於振。振嘆言。官劾先生。故出人罪。論死。先生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獄中日。手周易。誦讀不輟。將刑。神色自若。會王振一老僕哭於廚下。振怪問之。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耳。振問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備述其賢。振為之動。忽有詔赦之。通政李錫嘆曰。真鐵漢也。居家六年。閉戶不出。造詣益深。用侍郎江淵薦。起大理寺丞。時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其屋。竄匿海中。朝廷遣王文往案。文坐以謀

叛。連五百餘家。先生抗章力辯。獲免。文謂人曰。此老倔強猶昔。陞南京大理卿。太監金英奉使南京。諸公卿共餞江上。先生獨不往。英北歸。言於人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天順改元。擢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一日。召入便殿。上服小帽短衣。先生不入。上遽易服。入見。所陳皆正心誠意語。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會欲遣使徵獅西番。先生持不可。不得。又見石亨等竊弄朝柄。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歸。至直沽道遇風雨。舟不前。餽糧俱匱。日中猶未食。從者皆慍。先生散然吟咏。居家八年卒。卒之日。作詩曰。土床羊褥紙屏風。睡覺東窓日已紅。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

薛文清公傳

公諱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曾祖曰常祖曰仲義皆通經值元亂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曰貞洪武初鄉薦爲真定元氏教諭尋改王田配齊氏一夕憂紫衣人謁見而公生于學舍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也初誕肌膚如水晶瓶五臟皆見家人怪之欲不舉祖聞其啼聲曰體清而聲洪非常兒也卜之旦吉曰此兒必振吾宗乃舉育之自幼書史目輒成誦端重不爲兒嬉年十二時元儒魏范諸公以御史謫戍王田父延與講論經史名理退謂人曰聖門有人結爲小友不敢以師自居永樂初父復除河南榮陽教公年十五諸生咸尊之爲師藩叅陳宗問聞公名請見固辭不往宗問就學舍求見索其詩觀嘆服謂異日必爲大儒欲薦諸朝公以學未就固辭公自是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精思力踐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不寐尋

父以教鄆陵時例庠乏科貢職教者克成父愿之強公應河南鄉試公勉就試途中永樂庚子解元明年辛丑登第學士楊文貞欲館之訓諸子公固辭時父任懷慶河內教諭卒公居喪服闋願就教職會宣廟思振風紀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一日三楊欲識其面今人要之晤公辭云職在糾劾無相見禮三楊嗟嘆焉尋差監湖廣銀場黜墨剔蠹風紀大振手錄性理大全晨夜玩讀潛思密玩值雪盈几不輟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正統改元初設提學憲臣出爲僉事山東公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誨育生徒先力行而後文藝隨其才器成就之諸生感慕皆呼之曰薛夫子時王振用事一日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皆薦公因召爲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三楊以用公出振意欲公一見振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耶振聞憾甚會有獄夫實病死其妻欲嫁其私人妻勿許遂誣妻魔魅夫死公爲辨其冤臺臣諂事振劾公



受賜出人死請廷鞠。振曰：是固應死，竟坐公死。繫獄待決，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讀不輟。臨刑，大臣有伸救之者，得免歸田。公居家六年，造詣益邃。正統己巳，以言官程信等薦，起爲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先生分守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聞言論，遂訪策焉。公以天時人事驗之，策虜必宵遁，既而果然。貴州苗寇猖獗，朝廷命將征之，委公督餉。公贊都帥先布諭恩信，然後耀武貴州，遂平。事竣還，景泰初，公懇乞致仕，學士江淵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虐人命者，獄久不決，或欲貸之。公曰：死者何辜，竟抵于法，他平反多難。此守備中官與安素誠，時無與抗禮者。公至，安謂人曰：此與王振作對頭者，何可屈耶？午節餽扇，公曰：此朝廷禮，不敢受。時司寇楊寧、中丞張純俱負才望，及與公同事，嘆曰：薛公當於古人中求者。又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餞于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于衆曰：南京好

官惟薛卿耳。御史劉孜薦公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閑遠，乞召共館閣之職。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允。壬申秋，召爲大理寺卿。時草場焚，朝廷欲置典守者于法，先生力辨之，獲免。蘇松有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屋而竄海中。時遣王文廉之坐謀叛，文時以官保兼總臺憲，衆莫敢與爭。公抗章辨之，乃得減。是歲，公復乞致仕，不允。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一日，召入便殿，上方燕服，先生不入，俟上入易服乃見。時有矜迎復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代宋謀，凡事取必于智謀，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尋命主會試，錄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或請易曰：平生所學惟此。事竣，晉左侍郎。居數月，會欲遣使徵獅西番，公諫不聽。又曹石用事，遂引疾致仕。石亨來視疾，曰：先生既不留，願爲先生請。勅即家塾設教，且有以資養。先生曰：昔許魯齋去，元世祖賜勅書爲教。



魯齋懸之屋梁終不以示人。若資其養身若不
辭官耶。亨嘆息而去。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甚
衆。公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
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
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嘗爲詩曰。七十六
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云。接人無大小衆
寡。一以誠待之。教人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
爲穿鑿奇僻之說。爲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詩
則古淡出於自然。所著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
藏於家。忽遘疾。彌留。衣冠危坐而逝。時風雷大
作。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壽七十
有六。計聞。朝廷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遣官諭
祭。營葬。子四。曰濬。曰濬。曰濬。曰治。孫祺。登天順
甲申進士。隆慶辛未。乞議從祀孔廟。

巨之歡。端午。餽楚禮嫌于上。頌則力却之。不恤
嬖倖之怒。承召而次且。思長孺之必冠。決退于
先幾。鑒穉生之廢體。諸如此類。何皎然烈也。余
謂公非直矯然以名節自樹者。讀其書。諷誦其
緒言。蓋亦有原本矣。公嘗曰。心中無物。其大浩
然無涯。曰。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
之虛。曰。大極中無物。外物於吾何有。人能虛中
無物。則大極之妙可默識。曰。洗心退藏于密。以
約。失之者鮮。曰。不能知止則耳目無所加。手足
無所措。曰。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寡欲者便
無事。無事心便澄然。曰。人只一箇心性。靜則存。
動則應。明白坦直。無許多勞擾。曰。一身萬物皆
天地公共之器。非已所能私。曰。知天地萬物爲
一體者。自能愛。曰。常默可以見道。曰。究竟無言
處。方知是一源。曰。此理非利口辨舌所能知。默
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曰。應事以理。理在
此。元不隨去。曰。應事已即休。不可留滯。余聞先
生之教。以復性爲宗。嘗曰。格物只是格箇性。玩

通言誠亦知性者卦。學未知性而浮慕先生
風節鮮不爲殉名釣奇者由有道者觀之亦足
羞矣世何賴焉。

耿定向撰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一三

校記

①原書「騎」下字不清，據《古穰集》卷一三當是「薄」字。

②原書「買」下字不清，據右引書當是「櫝」。

③二十卷：右引書作「藏於家」。

④理性：疑當作「性理」。

明儒碑傳集卷十二

劉實 彭勗 黃潤玉 吳與弼

馬貴

廣東南雄府知府劉公實墓志銘 彭時

公諱實字嘉秀號敬齋姓劉氏安成邑東竹江人本漢安成侯禮之裔曾祖懷古學行卓異與劉須溪先生爲倡和友祖尚賢考伯武洪武中以才能徵未官而卒以公貴贈承德郎金華府通判奉政大夫順天府治中母高氏累贈宜人公早孤賴母守節訓育成人年弱冠補邑庠生從吉水周學士功叙張貢士篋永受書經二先生見其聰敏所業日進亟加稱許以書中宣德丙午江西鄉薦庚戌進士第尋詔依親進學延二載赴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正統元年授金華府通判時金華連歲凶旱民多鬻妻孥輸賦公奏寬其征且設法爲贖其孥舊俗民貧親死不能葬者多棄之公嚴加禁止或論有力者收瘞其俗稍變義門鄭氏役馬夫于山西甚病之公爲奏復其役至於興復先賢祠墓修葺學宮俱處之有方不以擾民民深德之歲辛酉應天聘爲同考官簡閱精當人服其公竣事至郡有富民以殺人論死獄成矣公疑焉密

察其情蓋告者故爲吏實貧而狡潛殺三人以誣富民而奪之產非富民殺也立辨其誣出之衆服其明決歲亢旱屬邑雩久弗應公齋沐一禱卽雨所經行地兩復隨至一日行縣始出郊一狸迎拜于道行十里許復引類羣至且行且拜公下馬視之羣狸馴伏良久乃去嘗夕寢夢神語以公署將火公驚起至廳事火且然矣因率衆滅之其精誠感召類如此既九載聞母喪不越宿卽馳歸居喪哀悼廬墓三年不家居起復陞順天府治中府事劇民頌公蒞以公廉凡所分理民惟趨之事以先集三載賜誥有廉介久著之褒景泰乙亥用薦入翰林修書天順改元復蒞府事九載績最陞知廣東南雄府至則剷吏弊蘇民瘼捐商稅十之八九取其一二以修葺郡學不兩月克完施爲有叙民忭以悅居無何以愛民故與中使有違言文章入訴值朝廷勇於爲治欲別枉直遂遣人逮之民數千擁道泣拜以送既至事將白以疾終識與不識咸悼惜之實天順辛巳四月十四日也享年六十有六公性剛直少容行已峻峭意所與者無貴賤一接以溫顏否則雖達官貴人必面斥之以故與人寡合或勸之少貶則曰惟聖爲能剛柔合德自大



賢以下未有不剛而能立者。自待益不變。歷官除三十年。不苟取民。一介終始。以廉潔稱。所至惟一蒼頭執役。未嘗以妻子自隨。甘澹泊如寒素。雖居不庇風雨。與衣服什器弊陋不完。一不經意。人或迂視公。而公之視人蓋蔑如也。尤嗜經史。其蒞公堂。或出與馬上。輒展卷吟誦。公退手一編。至夜分乃寐。有得卽呼童焚燈起書之。爲文平易雄渾。時有高趣。草書飄逸。師晉體。所著有元史略、孝經集解、小學集註、春秋集錄、持敬錄、詩文稿、藏于家。

《國朝獻徵錄》卷一〇〇

庶吉士劉公實傳

劉定之

君諱實字嘉秀。姓劉氏。吉郡屬邑安成人。安成在漢屬長沙國。景帝子定王發國長沙。分封其子禮侯安成。傳三世失侯。自是以後。史無所徵。然至今安成劉往往祖侯。其家譜亦屢絕不屬。猶云兩者承其先祖。父所云也。君居安成東竹江。祖尚賢。與須溪劉會孟爲友。有詩相唱和。會孟元初中老儒也。父伯武。國朝初用薦起家。後以君故贈順天府治中。母贈宜人高氏。君弱冠爲邑庠生。從故翰林周學士功敘學書經。用以舉進士時。宣宗皇帝方隆儒術。合前科丁未。

是科庚戌後科癸丑進士共選得二十八人。比列宿數。學文於翰林。以先朝選士亦嘗若是。然後得其用故也。其號爲庶吉士。賜詩以勉其成。君俱焉。今天子登極。君授官金華府通判。郡賦以旱歲。通不能完。民或鬻子女以足數。奏寬貸之。又贖還其子女。行諸邑督賦。至浦江。其丞王韶君鄉友也。具盤饌饗。詣館饋君。君謝弗納。坐郡署治公務。有閒輒探架間經史閱視。事至乃掩卷已。則復然。郡僚或竊笑之。不爲改。郡中頗孝子宗澤。呂東萊祠墓。汲汲修葺。鄭義門合爰世久。漸不能自。又買馬出丁供山西驛。以君言得免役。南京鄉閭較久。給帷幕余褥。遂以爲贖。舊常然也。君却還之。丁母憂。廬墓蔬食以終喪。推順天府治中。民饋生鷄。不受。妾而去之。君縱之門外。景泰中。召修宋元史於東閣。筆削任心。無所咨承。屈遜。見所修不合已意。笑聲徹闕。陛間聞者驚愕。相戒勿以稿示君。書未成。君以官滿。擢知南雄府。府爲江廣要路。商稅鉅萬。官于是者鮮不盈廩。推其餘以待過客。亦無或缺望。君至存稅之一二以繕郡學。補張九齡大庾嶺松而已。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安。先遣騎來南雄視供帳。不如昔所聞。君又與騎抗禮。不假借。

色辭。騎馳還南安。明日從中貴至入驛。與諸從騎弓劍列左右。郡僚庭參畢趨出。獨留君。詰以慢已。共苛辱之。庭中轟然。南雄民自驛門外爭入爲君謝過。以身翼蔽。遂以君出。中貴見君得民心。徐問知其平素。欲召釋前憾。君不復往。中貴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驛書言公矣。中貴乃亦以驛書兼程疾馳先聞。逮君至京入見。具言臣從官三十年。不以妻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所部民。不忍勞費之。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霽威德。其言不復更窮。治獄事得釋。有日矣。而以病卒。治喪于其所授業同邑士翰林張檢討振烈寓舍。季子于心在焉。長子數仕爲武昌訓導。君卒年六十有六。贊曰。子聞安成大夫士云。君喜著書。尤用意於春秋。中夜有得。甌童子燃燈起書之。如獲至寶。斯可謂慕學矣。而其所行與古廉吏范丹塵飯者何相異。學而知行之。誠難能也。然以是律已可爾。以是求合於塗之人。欲與已不齟齬。豈可得乎。位至郡太守。全而歸之。其託鑑於聖明爲幸已多矣。

《國朝獻徵錄》卷三二

山東按察司副使彭先生勗傳 葉盛

先生彭氏名勗。字祖期。別號春菴。宋御史中丞思永十二世孫也。系出唐安定王後。吉州刺史玠始居廬陵山口。六世祖司農少卿少英從文天祥起兵勤王。始遷今永豐。故今爲永豐人。曾祖貴德。以書經試不偶。乃業醫濟人。家有種德堂。蓋期待其子孫。所以識也。祖景忠。父叔敏。先生生有異質。七歲日記數百言。嘗從鄉父老人佛寺。獨不拜。寺僧強之。不從。反叱之曰。彼佛像。跪不衣冠。我何拜爲。人大奇之。父聞私語之曰。爾能力學。以繼前人。聞乎。卽應聲曰。吾能之。於是遣從里儒曾以兩游。大通經術。年廿六。登永樂乙未進士。念親老。乞教職就養。得南雄府教授。在官凡得一美衣食。必先奉親。諸生化服。其爲教以經書。然讀講解爲先。作文次之。每選諸生之尤者。聚一室。同飲食。躬爲訓導。至終其任。不替。造就甚多。雲南鄉試。得爲考官。驛舟抵廣南界。有樞密安府生求見。贊以黃金。先生笑却之。三日復尾其後。因怒叱左右擒其人。不得。既至。方鎮諸公禮待甚厚。凡場屋事。一惟先生言是聽。乃知黔國公晟。都帥昂二公。以考官多私。是科則各使人偵之。獨先生嚴不可犯。故爾。九載赴



吏部以急關仍除建寧教授。績效如南雄。有許宗道者。以醫書為權要所發。因中傷官民。人謂事之。按察副使土增。刷卷來。臥疾道中。許一女孫飲人家。而實輻於生員游亨門。亨歸。怒毆其轎夫。許銜之。即以游氏父子麗魁入誣。且以其居近童五郎祠為証。遂直亨叔父七人重罪。俱就其平民因神而下獄者四百餘家。且以增素敬先生。恐先生直其誣。并譴先生不得見。一日官吏聚。增言茲事不枉。人畏其威。皆曰然。先生獨立而言。游氏非巫者。五郎非邪神。初捐地。築城人也。事載郡志。大人勿信譴。衆駭愕而退。少選召送志書入。乃大愧悔。盡釋無辜。增亦卒。正統元年。以少傅楊公士奇薦。召拜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儒學。師道卓然。教條畢立。寬嚴得體。一時東南士風翕然振起。已未廷試。三甲魁選。悉出先生。至今論南畿提學。必以先生為第一。青澗嘉定縣民朱行等三人非謀殺人。逮平縣民陳良二。陳文二等十五人。非強盜。衆服其明。教官有持身不謹者。即就黜。楊州。安慶。知府不稱。皆劾罷之。又幾九年。以內缺去。起復。拔授考功郎中。先是。司府州縣及雜職等官。考滿當黜陟者。雖公罪。但經納贖。亦從私罪降用。不報為私過者有

罰。先生謂此不合公罪不降律。巡檢倉庫稅務河泊等官犯笞杖罪者。不論其功績。即於原授資級降用。先生謂此合從當陞資級降。庶不違定制。而前官文過譴然相攻。以為行之年久。即為例。不宜遽更。部堂為大閱洪武永樂中已行卷牘。一如先生言。譴者始服。至於吏胥歷役多弊。言者方多法以繩之。得罪者相繼。先生謂法出奸生。若不為定規。易守。將攪撓不已。乃自入奏。詔可之。俾部堂議條例以進。考功為之一清。獨趙侍郎者。怙勢自用。與先生不合。嘗面以言誘之。先生應之曰。易所知守成憲。以合公論耳。若徇時干位。非素志也。遂奏先生學行雖優。疎於吏牘。宜詔為郡。不報。已而竟用闕補山東按察副使。士論不能平。王文端公雖極知重先生。而亦莫能主也。未幾有已巳之變。廷議以先生可用。乃勅簡練軍壯。固守城池。督造軍器。送京營。於是不憚出入之勞。雖荒崖絕島。必親歷。以伸寬宣。澤為已任。屢抗攘外安內之疏。直言不隱。如是者又四年。以老疾自陳。不許。巡撫嘗再為之奏。始得歸。時景泰癸酉。年僅六十四。先生正學直道。確然自守。壯老一致。不為流俗所惑。南雄學後舊有小祠。肖一女于中生。每稱之云。靈甚。學官

弟子恒設祭。先生初至，家人房思卒有爲之私禮，遂安。明日，先生令積薪祠前，躬實火焚之。後屢見光怪，有勸復之者，拒不納。怪亦尋息。嘗奏言，釋氏云：凡人平生所爲之惡，皆可脩齋懺脫。道經有云：不忠君王，不孝父母，姦私邪淫之罪，亦可誦經而卽滅。爲惡明不天討，幽有鬼神，而曰齋醮可滅，豈理也哉？且脩齋起於梁武，設醮起於林靈素，固非盛世可傳之典。誠世之大害，宜漸除之。及毀去天下不係叢林寺院，俾給僧人度牒，勒今年少僧尼還俗，禁止勸立菴寺，脩齋設醮，庶治道可復。所至奉奉以名教爲事，若建寧胡文定、蔡九峯、真西山輩，勸尊賢堂秩祀之。官如漢五更垣、掌大司農朱邑、吳將周瑜、宋范文正公、胡安定、歐陽公、朱文公、游定夫、元高郵守李齊等墳祠，皆爲脩建。又嘗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非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則其道無傳。所謂集萃聖之大成也。濂洛關閩之學，非朱子註釋六經而衷集諸子之言，則其學不明。所謂集萃賢之大成也。今朝廷於孔子至矣，而朱子建寧舊宅有祠無祭，子孫身服徭役，誠非所宜。乞定議褒崇，幸甚。疏入，公議是。近年增入從祀者多大賢之後，累加恩典，先生有以導之矣。

所著有詩文若干卷、山東郡邑通志、勝覽等集，藏于濟南書傳通釋、傳學者。又嘗集朱夫子以下讀書規範，名曰讀書要法，若干卷。門人葉盛曰：先生剛方正直，道大而才高，觀其在學校、在鈇法、在考功，皆有成蹟，而獨不爲時宰所容，大都可知已。使當時處先生而得其宜，則所以公揚經訓、丕變斯文，不獨有可望者乎？昔張子厚漸東按獄，明道先生特疏懇留。彭先生則既冒不聞吏牘之詆矣，乃猶以一察官之亞僕，僕走塵埃中，迨老且休，不聞有明道者出一言留之。先生亦不遇也哉！先生亦不遇也哉！

《國朝獻徵錄》卷九五



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南山黃公潤玉墓

碣銘

楊守陳

山環吾郡而其南若金哦諸峰尤峻秀先生樂之故自號南山而學者稱南山先生無異辭先生嘗仕有官階矣。不稱其官獨舉其號而先生之者崇其道也。先生之道性於天而成于自得其學以聖賢爲一鵠以知行爲兩輪嘗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此其所以學而道也。方其少時已負文行之譽及其壯強益修耄老不懈德足玉于衆功足昭於時言足立於世其可謂有道而善文者與先生諱潤玉字孟清世爲鄞人曾祖長卿仕元解浦巡檢祖啓翁隱鄉授徒父良以先生貴贈文林郎行在交趾道監察御史母嚴氏贈孺人。生母史氏封大孺人先生方五歲侍母病夜不就寢家人已稱其孝六歲就塾坐立屹然不與羣兒同書過目輒成誦師奇之十歲行道見遺金不拾途人悉嗟異歲十二聞郡守王公璉舉鄉飲酒禮於郡庠往觀之默識其儀歸書于冊師愈奇之歲十有三時改示水樂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詣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

而從之踰年抵京受廬北城外十里所沙漠沆茫無人烟先生與同役築室城北間傾貲給徭賦聖恩霽以爲生人不堪其劬瘁先生安之稍隙輒肆力於學以已心爲嚴師而斬造於賢聖擇然後語揆然後動京有富翁僅一女招先生寓宿其家而同賈先生辭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其慎行若此里中子弟多從之因教且學問爲文辭不作組麗新刻之語而理致淵永人喜誦味之補郡庠生京闈鄉試擢禮經魁會試授建昌府學訓導丁文林公憂改訓南昌府學蔚有聲績用薦拜行在交趾道監察御史出按湖廣罪斥潯泉郡縣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威望赫然英廟卽位以學政衰弛命廷臣舉有學者爲憲臣以董之楊文貞公以先生薦遂陟廣西按察司僉事屏浮薄獎賢俊士風丕變時寇起軍興都指揮吳某妄掠子女萬餘口先生劾而歸之副使李立入民間死罪且數百人亦爲辨出之萬口稱快南丹衛在萬山中瘴甚戍卒歲死或饑爲奏徙于夷曠之地人感之至今丁史孺人憂改湖廣按察司布憲亦嚴巡撫都御史李實張甚藩臬皆折節下之先生獨無加禮而連黜墨官二人文皆其鄉戚也故發憤誣奏先生不



儒藏

諸刑律先生弗辨也。左遷和州含山知縣。浚麻湖以復通稅。闢蘆塲華其積弊。徭均訟平民咸悅之。請老致仕。尋以子隆貴封承德郎。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閒居間出。日惟玩味經義。無厭足。平生著述甚富。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適取儀禮分爲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末。亦各有義意。又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別爲一卷。通五卷皆爲之註釋。總曰儀禮戴記附註。以小學四書諸經註家或遺或誤。撰經書補註。以大學中庸旨皆淵奧。撰學庸通旨。以禮記深衣制十有副。鄭氏誤註爲裳。而玉藻長中繼掩尺注亦誤。撰考定深衣古制。以四明新志蕪穢。撰寧波簡要志。以道德經陰符經古註皆昧。各爲之註。嘗因安遠侯柳溥問古兵法。爲註孫子。其他備論理事。曰南山錄。雜著詩文。曰南山稿。皆藏之。家居二十載。壽八十有九而卒。時成化丁酉五月二日也。嗚呼。詩有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老成人之重於典刑也尚矣。吾鄞風俗自古樸淳。大里之高節。董溪之純孝可徵也。宋慶曆淳熙以來。諸老傑出表以馴行。開以正學。既駸駸於古矣。有國初士猶修德行。礪名節。

尚道學而文藝仕進不甚貴之。逮於今則文藝日以盛。仕進日以煩。而向所謂德行名節道學者。或莫知省。於是老成人凋謝盡矣。而先生歸然若魯靈光之獨存。後生小子有志于古者。尚可憲而乞焉。今亦已矣。噫。可痛哉。先生性剛介。寡交游。其所稱許者。四方若李文毅公時勉。薛文清公瑄。不過數人。而鄉邦尤鮮。獨與守陳祖考栖芸先生。雖顯晦不倫。而以道德相契。往還間。人見兩先生皆偉貌鬚髯。莊重嚴毅。畏之若神。莫敢卽。所談惟性道之原。文辭之奧。未嘗一語及世故。守陳少撰杖屨侍側。聞緒言爲多。長與隆同舍講學且久。逮先生歸老。尚時獲親炙之。故知先生爲深宜隆之以銘屬之也。先生室范氏。封孺人。贈安人。繼室徐氏。五男。長性永。新訓導。次教。次道。宣義郎。次隆。以進士累官四川按察司副使。廉毅文雅。政聲彰甚。次達。國子監生。孫男二十有七。曾孫男十有九。先生位不滿德。而年齡之高。子孫之顯且衆。若償之矣。況又有不朽者在乎。

《國朝獻徵錄》卷八八

吳康齋先生與弼行狀

婁諒

先生姓吳氏。始祖諱兢。汴州人。貫知經史。方直寡言。

唐肅宗時累遷諫議大夫。七世孫諱宣，娶蜀主孟昶女，徙居撫州。子孫因家臨川之桂湖。高祖諱景南，號南窓，工詩，吳文正公序其集。曾祖諱審，號楚江，博學詞藻，清麗祖諱湮，號逸遇，徙居崇仁之蓮塘。文諱淳，字德潤，號古崖，國子司業，剛介自守，所爲詩文有古崖集。母裴氏，先生以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亥時生。逸遇夢祖墓一藤盤旋而上，問墓傍一老人，此爲何藤，答曰板輿藤。翌日生先生，因名夢祥。長諱與弼，字子傳，號康齋。繼母鄭氏，先生資稟英異，八九歲時已負氣岸，讀書鄉校，疑然有立。侍親京師，習舉子業，科第可期矣。永樂己丑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錄，道統之傳，心慨慕焉。及睹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絕人事，獨處小樓之上，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爲，其志直欲造乎聖賢之域。其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誠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蓋不下樓者二年。辛卯冬，以用工過苦致疾，遂還鄉。遭風舟幾覆，東皆驚怖失措，先生獨正襟危坐，舟定，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居鄉動必以禮，或笑其迂，或哂其僻，先生介特凜然，不少變於俗。蓋其涵

養體驗之功深，故定力如此。每省親太學，粗衣敝履，人莫識其爲司成之子。里閭之人多橫逆，弗與校，益厚其德，久而從化。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稼穡，手足胼胝，非其義，一介不以取諸人。好學之篤，不知晝夜寒暑，或在途，或夜牧，或枕上，亦默誦精思，無一雜念。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自強不息，日新程課，世利紛華，毀譽欣戚，不一動其心。古之聖賢嘗形諸夢寐，昨非今是，日改月化。門人胡九韶嘆曰：先生可謂日進無疆者矣。先生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復圭角。然雷風頽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能也。深慨嗜利者多，師道不立，四方來學者却其束脩，雖饑寒切身，有所不顧。嘗語學者曰：吾平生得患難進學，九韶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惰志矣。嗚呼！天所以困窮拂鬱其身，蓋欲堅志熱仁而勝任也。及其工夫貫徹，不然，不尤人，動靜語默之間，莫非爲飛魚躍之妙矣。其事親則致其孝，親心或有不順，負罪引慝，終亦底豫。幼失所恃，事繼母如所生，待異母諸弟友愛兼篤。夫婦之間，未嘗有惰容。接朋友以誠敬，講論義理，每忘寢食。待親賓隨其所適，不強其所



無間有寒士欲就學者輒館穀之惟恐人不入于善歲凶餓莩相枕勸諭富民發廩賑濟全活者甚衆里有灌陰溝池久堙爲田率鄉人開墾修築之人有所賴倡明正學遠近尊信皆知崇禮義斥異端惟恐不遵其教爲恥先生於世味淡然年十九嘗從楊洗馬學見先生器識超卓未嘗以子弟禮相待情義極厚洗馬位居保傅屢寄辭於先生竟無一字相答先生道益高譽益廣天下仰之縉紳尚德之士累上章表薦俱引疾弗起天順元年十月忠國公石亨上疏論先生學行之高士類爲之矜式朝廷宜禮聘至京崇以祿位俾展嘉猷英宗皇帝允其言遂遣行人曹隆資詔仍賜禮幣往起先生於家十二月行人奉詔至小阪二年三月上道五月壬寅至京授左春坊左諭德先生疏辭職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尋遣使賜鈔羅羊酒柴米續奉旨朝廷久聞高誼特用徵聘今惠然遠來朕深嘉悅然幣以將誠官以命德禮非過也不允所辭士友咸勸先生就職先生曰淺陋之學衰病之軀豈堪任職苟就職便須屹然風采動於朝端方不負天書期待之重豈敢但爲竊祿已哉甲辰再疏辭職奉旨固知本心不干仕進亦不

煩以冗務特處以官祿之職不必再辭戊申學士李賢請召先生入內閣講中庸已酉三疏懇辭奉旨固辭雖得難進之義揆之中道無乃過乎欲觀經書可勉就職丙辰先生令子璵赴吏部告疾部以疾聞上知先生終不可留略有允辭之意七月庚寅四疏終辭奉旨既年老者有疾不能供職准辭丙申進封事一曰崇聖志二曰廣聖學三曰隆聖德四曰子庶民五曰謹命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清百僚八曰齊庶政九曰廣言路十曰君相一德同心語載集中已未召入文華殿上眷注無已丁寧勉之著書垂後資以銀幣給以月廩復遣行人王惟善送歸仍賜詔褒嘉以示拳拳之意先生既辭上令內官傳旨勅行人惟善曰天氣近寒吳興頗年老一路好生看顧莫教他費力上之眷遇亦云至矣先生拳拳愛君之誠豈忍遽去豈不欲行其所學以繼二帝三王之治顧乃懇辭者蓋有不得已焉耳已卯九月遣門生車某進謝表辛巳冬先生適楚拜舊師楊少傳之墓壬午春適闕拜朱子考亭以仲平生慨慕之懷已丑十月十七日卯時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九先生聞氣所鍾挺然獨立上無所倚間道甚早其爲學也尊

德性以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以盡乎道體之細。反躬踐履。隱顯一致。其成德也。人欲盡而氣宇和。大本立而達道行。知足以周萬物。道足以濟天下。其心默然。未嘗自以爲足也。先生風格高邁。議論英發。善啓迪人。聽其言者。莫不踴躍思奮。恒舉程子之言。勵學者曰。言人當以聖爲志。言學當以道爲志。然進修不可躐等。必先從事於小學。以立其基。然後進乎大學。以極夫體川之全。論語則以博文約禮爲要。孟子則以克四端求放心爲本。中庸則謹乎存養省察之功。以致中和之極。明太極以知性之原。究西銘以識仁之體。易宗程朱而鄙後世新奇之說。書則古文雖致朱子之疑。或者以爲僞書而刪之。先生以爲古文雖離平易而義理亦精深。固不得而去取也。朱子詩解已無餘蘊。春秋則本程子而資胡氏之發明。三禮則講而習之。以見聖人品節之詳。嘗嘆宋末以來箋註之繁。率皆支離之說。眩目惑心。非徒無益。而又害焉。故不輕於著述。異端雜說。不接於目。俗儒之說。一覽而得失瞭然。理明義精也。程朱之言。不忍釋手。心契道合。無古今之異也。所爲文皆稿中發外之實。清明峻潔。曲折迂紆。讀之使人自然興起。詩則本乎情性。

原於義理。優柔雄渾。有盛唐風致。日錄記日新之功。發自得之蘊。書大小皆得晉體。自成一家。而妙造於化。天文地志。律曆醫卜。罔不究其說。若先生可謂全人矣。嗚呼。紫陽沒世。道統無傳。所尚者文詞訓詁。功名利欲而已。先生倚乎百世之下。覽前述而啓其任道之機。遠續洛閩之絕學。誠黜古之豪傑也。平生歷患實多。務學甚苦。竟不獲少試於時。惜哉。先生永樂壬辰始居實泉。宣德戊申居小陂。正統庚申居種湖。祖基二載而復居小陂。成化八年十月乙酉葬本邑五十五都羅原岡。娶五峯陳氏。子一人。璵。女三人。長適豐城胡全。次適同邑饒循。幼適臨川饒協。先生沒。有年矣。璵以諒受學門下。俾狀先生之行。願諒之淺陋。何足形容萬一。特述聞見之梗槩。以詔後世云。

贈中大夫光祿寺卿馬公墓表

公諱貴字尚賓以字行號靖川姓馬氏三原丁村人也。正統癸亥公沒弘治甲子家宰端毅王公表其墓嘉靖癸巳以孫谿田子貴推恩贈官皇帝若曰處士貴光祿卿理之祖父也篤孝友于家庭化良善于里黨優游不仕人稱靖節之風授受有徒世仰河汾之化其贈中大夫光祿寺卿理者谿田子也谿田子思所以昭皇恩光先德也故再表其墓以文命子曾祖仕祿服田求志祖彥真膂力絕人能舉牛馬逾垣度險徙居王村元亂避兵淳化山中卒全其家洪武四年天下大定乃返王村村人盡死於兵廬室盡燬乃徙丁村云祖妣徐孺人太原同知睦嚴先生女也父仲良仁讓謹飭口不言人過失與人交久而敬之處鄉里犯而不校嘗有野鴿羣集所居廬若忘機者將卒出求命一編皆篤厚親故鄰里之說子孫至今珍存云妣傳孺人生公子讀馬氏家史而知谿田子所以大也夫湍不急則淵不深蓄不極則

發不輝光馬氏自仕祿以來篤行可欲代為善人及公則日新克實益弘世德使當時置之廊廟之間加之蒸民之上其施為建立豈不道光富有哉乃竟抑而莫伸隱沒岩穴乃今谿田子興馬急而淵蓄而發孰謂非公所不盡哉請詳論公世而表其墓公幼而靈俊徐孺人教之學乃日夜誦讀太原遺書即能曉識大意家貧弗能時具紙筆常以荻畫地學書及長友同邑杜知府棠張教諭顯石處士彥華高處士銘切磋講輔考尋載籍上稽天文下測地理中極人事然未有指歸也一日徐孺人語之曰吾聞之爾太原外府君道在中庸不必旁求也公悟遂專意中庸師處士敏深于中庸者也又相與研極中庸之理公南居丁村處士北居巷村間有石橋每相遇講有遺論送各期于橋則止一夕自巷村歸論難不已不覺其曙也忽見行人過始別去鄉人因曰分襟橋久之於六籍兩間無弗見中庸而日以自學舉以教人者皆中庸也吉士解栖霞嘗就問退而嘆服贈



公詩有公生質類顏淵之句。一時學士大夫皆尊信之。公于中庸蓋手舞足蹈矣。永樂中詔舉隱遺有司以公應詔不就。公能用周易六壬皇極諸書占事知來皆奇驗。事親孝。父病。藥不即功。乃割股肉和羹以進。疾遂愈。時杜知府師處士皆親喪廬墓。人稱三孝子云。公生于洪武二十七年甲戌。卒于正統八年癸亥。年五十。預知卒期。語門人曰。某日日入時大風。吾歸矣。果如期卒。葬于丁村之懷頭田。杜知府所相地也。門弟子服心喪。歲時拜掃其墓。涇陽周銘者。過墓必拜告。所如還反面。公所著有語錄一卷。周易雜占一卷。中庸講義一卷。配張淑人。古有恒言。探數原者鬼忌。泄天機者神嫉。由漢以來。京翼李郭之流。皆能察兆知先。洞照今古。禎祥妖孽。毛髮莫逃。然卒不能自有其身。嚴君平。邵堯夫。蓋能將之以德。則鬼神之道自我出矣。如公者。方且慶延嗣世。綿綿無窮。豈特身安而德尊也哉。御史大夫何栢齊謂當與君平堯夫同傳。信矣。予又謂中庸之旨。原誠明于

天道。致精一于人心。其極至于位天地育萬物。公能升其堂而窺其大焉。雖與程朱之徒同傳亦可也。蓋見谿田子之興源流深長矣。

韓邦奇撰 《苑洛集》卷七

校記

- ①列：《明名臣琬琰續錄》卷二四作「羅立」。
- ②書：右引書作「馬」。
- ③爲：《明名臣琬琰續錄》卷一〇作「焉」。
- ④人聞：據右引書當作「聞人」。
- ⑤多：右引書作「營」。
- ⑥偵：據右引書當作「偵」。
- ⑦土：據右引書當作「王」。
- ⑧「証」字下右引書有「增人其言」四字。
- ⑨少：右引書作「部」。
- ⑩「不」字前字不清，據《明名臣琬琰續錄》卷一三當作「皆」。
- ⑪學而道：右引書作「道而學」。
- ⑫玉：右引書作「重」當是。
- ⑬改示水樂：據右引書，此四字似當作「改元永樂」。
- ⑭間：據右引書當作「間」。

- ⑮「李」字下右引書有「公」字。
- ⑯間死：右引書無「間」字。
- ⑰「任」上字不清，據《明名臣琬琰續錄》卷一〇當作「大」。
- ⑱可留：右引書作「可以強留」。
- ⑲自得：右引書作「事理」。
- ⑳皆：據右引書當作「楷」。



明儒碑傳集卷十三

劉觀 于謙

劉觀傳

王時槐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生有異質，自少有巨人志。既就傳，經傳于史，靡不淹貫。下筆辭氣逸發，率屈其名。病。正統戊午，舉江西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未幾，以疾告歸。尋丁內艱，服除，遂堅卧不起。杜門謝俗，以讀書養性爲事。四方來學者，日衆。而才造就，縣尹劉成爲築書院於虎丘山，題曰養中，取劉子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之義，因歲以見志。所居四壁書儒先入德造道，脩己治人之事，以備觀省。復列責志、恒心、二圖，置座右。又大書誠明敬義四字，各爲箴，以示教。嘗語諸學者曰：小學一書，是教人做人樣子。到老須以此立腳。又曰：吳文正公嘗云：一舉作狀元，便謂事業了當者，鄙人也。斯誠確論。又曰：吾幼見青紫赫奕，知進士之貴，輒慕爲科舉之學。既卧病京師，讀儒先諸性理書，乃知科舉上更有此學。又輒慕爲之。今殊覺進士非貴也。或請著述，曰：朱子、吳文正之言，尊信足矣。何復言。問取勤儉恭恕作四箴以教其

家，取呂氏鄉約表着之以教其鄉。冠婚喪祭悉如朱氏禮。家有孤嫠，不能自存者，隨力周養之。視爲人尚質行，終其身飯脫粟，服澣袍，澹約不異貧生。每旦祇謁先聖畢，卽凝坐一室，竟日無懈容。隆寒盛暑不少輟。嘗有詩云：願做好人清節苦，要圖快活令名污。康齋吳興弼嘗誦其言以語人曰：觀此足以知其操矣。書院之退居曰卧廬，學者稱爲卧廬先生。

《國朝獻徵錄》卷二一四

大明故少保兼兵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柱
國太傅謚肅愍于公神道碑

憲宗皇帝紀元成化之初故少保兼兵部尚書于公之
子冕歸自謫所即銜哀列疏以訟父寃上聞而憫之追
復故秩遣行人司行人馬暉往祭其墓其文有曰當國
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奸之所
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由是天下稱快
曰此誠天日開明公道暴白之秋也於乎休哉已而抗
之父老白於巡按監察御史請即公所居建祠祀公榜
曰憐忠遵制詞也今上皇帝紀元弘治之初訓導儲衍
奏公功績宜賜贈謚立廟以祀言甚剴切禮部將上其
事會給事中孫孺復言古之節義則諸葛孔明張巡文
天祥今之節義則李時勉劉球與公宜一體報祀以厲
後來廷臣合議以聞詔歲一祀公于鄉民所立祠未幾
冕以應天府尹致仕歸復列公平生行業請如制贈謚
以慰泉下累數千言事下禮部議會謂古今人臣能為

國家建大議成大功者生則有旌擢之恩沒則有褒恤
之典若前岳飛盡忠報國死非其罪其追謚祠祀在宋
具已舉行公之受寃雖同而功業所就則大過之宜如
其子所請制可賜謚曰肅愍建祠于墓表曰旌功命有
司春秋致祭其文有曰逢時艱危安內攘外社稷之功
世永不忘復賜贈官誥其畧曰當皇祖北狩之時正國
步艱危之日乃能殫竭心膂保障家邦迴鑒有期論功
應賞不幸為權奸所構乃隕其身輿論咸寃恤恩已錫
茲復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用昭旌崇之典天語
丁寧垂之萬世蓋至是而公之寃以白公之功以著矣
於乎休哉於是冕抵書京師謂岳在里姻之末又適官
禮曹親承德音宜為具述其事勒之墓碑以昭示無極
岳不敏何足以知之按狀公諱謙字廷益姓于氏號節
菴其先家河南七世祖某仕金為汾州節度使知開封
府六世祖某階朝請大夫延津令五世祖某定遠大將
軍沁水令金末兵亂譜牒散佚僅存官秩而亡其諱四



世祖諱伯儀，金亡，奉母遷雲中。元初，收括新附，復遷薊州。仕至朝列大夫、太常丞兼法物庫使，累贈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妣晉，贈河南郡夫人。高祖諱夔，起家，中書掾，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河南郡公。妣張，贈河南郡夫人。曾祖諱九思，階中奉大夫、湖廣道宣慰使、都元帥，延祐間為杭州路總管致仕，遂家于杭，故今為錢塘人。祖諱文，入國朝仕為兵部主事，改工部。父諱考昭，隱德不仕。自曾祖而下，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少保、兵部尚書。曾祖妣馬楊，祖妣施，妣劉，皆贈一品夫人。公生有異質，甫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長游邑庠，領永樂庚子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宣德紀元丙午，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公風儀峻整，音吐鴻暢，每日侍奏對，上必注聽。院長都御史顧佐風紀甚嚴，獨器重公。巡按江西，奏白誣獄，出數十百人於死。劾治王府之以和買害民者，一道肅然。比還，復同錦衣官校往理官舡之

貨私鹽者，公不避權貴，河道以清。上親征武定州，罪人既得，命公數其罪。公辭嚴義正，肆口而成，大稱上旨。師還，受養與從征大臣等。自是受知於上，屬意用公矣。庚戌，河南山西災，廷議必得大臣兼理之。上親署公名，擢兵部右侍郎，賜勅以往。年方三十有三，朝野榮之。公感上知遇，夙夜經畫，遍歷梁晉間，問民之所欲惡而興革之。民大感悅。九載秩滿，進左侍郎。公在鎮久，多善政，在河南者尤著。若勸民糴粟，官為收糴，以備賑荒；預擬河患，督採近地草束以備築堰。公庾積久易敗，即減價而糴，旁省亦獲以濟。征輸脫有贏餘，即以鈔折納，官民交以為便。歲旱，奏減存留糧草，積誠以禱雨澤，民忘其災。河流歲衝土城，遂築大隄以障，植柳以固，立鋪設夫役以備修補。復植柳於道，以陰行旅，鑿井以濟道渴。迄今存焉。時議者欲移山東薪炭及大名牧馬於河南，公抗疏止之。山東陝西民流徙其地，公為立里以居，給田以耕，不使貽患。地方後皆視以為法。其在山西，奏革大同



鎮將役軍耕種之弊盡入其田為軍屯。復以大同遠在北邊，乞專差御史一員巡歷其地，庶奸弊可革。遂為永例。議處修築廂門軍後，議派柴炭人夫通融有法，仍奏減七分之一以甦民困。時災傷流移，公設法招徠，又恐復業者殫於徵輸，無復固志，即奏免所欠稅糧。復請著令有司考績以有無流民為殿最，使知警焉。其地霜旱田薄，收當輸邊者多折費金銀，姦民恒竊以逃。公奏遣官解以懲其弊，且請免煎銷以便分給，尤為民利。公嘗自河南抵山西，夜經太行山，有羣盜持兵喊而前，從者駭愕。公厲聲叱曰：汝何為者邪？盜聞公言，大驚散去。其德威所著如此。有叅議劉孔宗者，律已甚嚴，頗與流輩寡合。衆搆贓罪污之。公知其誣，即奏白其事。恒以盈滿為懼，請舉叅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時中璫王振方用事，有御史姓名類公者，嘗忤之意，以為公，遂乘機喊言者劾公擅舉自代，罷為大理左少卿。二省之民倍道赴闕，交章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公為請，乃復命巡撫實

正統丙寅歲也。明年復為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公考妣相繼歿，皆命奔喪，兩遣行人汪瑛抵抗賜祭治葬事。懇乞終制不許。又明年己巳，酋長頗森寇獨石馬營，至秋遂猖獗，上下詔親征。公與尚書鄭公瑩上言：邊防將士皆可托以制敵，不必上煩六師。且皇帝宗廟社稷主無親臨戎，懇留不聽。八月望日，師次土木，寇奄至，主將失律，王師敗績。皇輿北狩，宣府懷來僅以自保，沿邊城堡奔潰一空。京師大震。時公獨任部事，北望號泣，誓以滅寇。將議集兵為守護京師計，會皇太后命郕王監國，以保人心。于時臺諫建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王始攝朝。倉卒未定處分。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不平，衆起猝順擊死，復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班行誼雜，無復朝儀。王疑懼，屢欲退，諸大臣亦多歛避。公堅立不動。時掖王請留，且請降旨宣諭羣臣無擅動，振罪侯請命太后行誅，順罪應死勿論。命將軍壘擊二內侍死，衆乃定。退朝，漏過午刻，公袍袖為裂。吏部尚書王公直

執公手曰。今日正賴公等。若某百輩何能為。公辭謝不敢當。進兵部尚書。固辭不獲。始就職。公受任多事之際。首劾扈從失律者。武臣顧興祖輩皆宜議罪以聞。庶後之任事者知所用命。從之。王嗣位。尊上太上皇帝。號改明年庚午為景泰元年。公入見。泣對曰。額森不道。犯我邊疆。遮留大駕。彼既得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豫為計。過者各營精銳兵械。且盡宜亟募兵。易漕卒以脩調。令工部分局治兵器以備用。京師九門尤為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張軌、張義雷通分兵以守。選給事中御史王竑輩佐之列營于外。以振軍威。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無為寇所掠。通州所積糧數百萬。挽運固難。棄之或以資寇。宜令在官食糧者悉詣關支。人以多寡受糧而歸。坐集京師。庶幾兩便。大同宣府常經寇剽掠。請勅各地守臣協力防鎮。訓練修飭。務使有備。至於選任人才。尤為至務。文臣如軒輊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為將帥。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

不効則治臣之罪。上皆嘉納行之。時遼報絡繹。訛言萬端。公先事豫防。達權制變。衆視公以為安危。太監喜寧北種也。土木之潰。降歸額森。因為之用。導之寇邊。寇奉車駕趨紫荆關。京師戒嚴。朝臣至有挈家南奔者。侍講徐理因謬言占象。倡議南遷。事聞六宮。人心動搖。公為慟哭。抗言于廷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山陵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在此。而不守。去將何之。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監也。上是公言。守議遂定。主將石亨復為異議。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公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探甲冑。出營德勝門外。閉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自倍。十月朔。額森入紫荆關。傳言送駕還京。前驅突至。我軍堅不為動。知我有備。稍自引却。額森次至城下。對我壘而陳。駕亦在北營。覘我軍嚴肅。不敢有加於我。我亦不敢向寇輕發一矢。喜寧嗾額森。邀大臣出議和。且需金帛萬萬計。蓋強所難從。以起釁耳。對壘凡七日。是為十月既望。寇移



蹕漸遠，乃舉砲擊寇營，寇死砲下者萬計。顏森大沮宵遁，京師解嚴。時謂不戰而屈寇兵，實天生公以為社稷也。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固辭，久之乃受。嘗謂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今日惟有聲罪討賊，復還車駕，乃臣子之職。他復何言？大同參將許貴奏欲遣使議和，以緩寇兵，徐為討伐計。公謂去冬嘗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厚賚金帛以往，寇輒深入。繼遣通政王復、少卿王榮往議，迎復亦不見鑒與而回。寇誦詐巨測，和不足恃。況與彼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理不可。萬一可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害，遣之則變，勢亦不可也。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無輕遣使以取其侮。從之。公以涿、鹿、真、保、定、易州皆京師近地，兵力單弱，雖嘗遣都督劉安率兵巡視，猶恐寇方遠遁，或肆剽掠，力弗能及。即奏遣都指揮陳旺、石端、王信、王紅輩分益以兵往為之援。復請勅右都督楊俊節制之，民恃以安。又以寇之深入，必先攻犯白羊、紫荆，倒馬諸關，復奏撥京兵

與原守官軍互為應援，俾無僨事。謀報寇逼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鴈門關，烽火甚急，遠邇騷動。東謂宜急發兵往援，公不為動，即奏上方畧，密授亨等，仍令各營選調軍馬。若將寇日大舉者，旋報寇已出境，乃服公料敵之審。公謂喜寧不除，寇卒弗靖，乃以計授楊俊，擒送京師。公廷劾其罪，誅之。自是寇竟畏憚，悔禍不敢復犯矣。辛未，顏森遣使入貢，請送大駕還京。朝廷疑未之信，下廷臣議。公曰：此天意也。君臣大義，兄弟至親，當速遣使奉迎，以承天心。萬一寇果懷詐，我有辭矣。議乃決。秋九月，大駕至自北營，衆譴公一言之重。時邊事稍寧，公益修安內攘外之政。河間東昌諸處永樂間安置降寇甚衆，方寇入邊，勢欲乘機而動。公因南征，奏遣其有名號者以行，遂留於彼，以為潛消之計。天壽山、祖宗陵寢所在，而無城郭，寇嘗犯其地，乃奏起成山伯王通城昌平，徙兵民其中，以衛陵寢，且重邊關之援。臨清漕舡所經，商舶輻輳，實喉襟之地。寇入邊時，嘗

有往據之謀。乃奏遣平江伯陳豫築城以守。遂為重鎮。尋謀知為寇謀者。乃我亡命小田兒也。適雜北使中。來瞰虛實。公奏授計于侍郎王偉。因使大同道誅之。初。北邊獨石馬營八城為寇所據。公謂此不可棄。即奏起都督孫安。授以方畧。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由是八城復完。公謂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或遇調發。動相選摘。兵將不識。卒難濟事。乃議以諸營馬步兵擇其精者十五萬人。分為十營。各立名號。每營以都督一員總領之。每五千用把總都指揮一員。每千用把總指揮一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團詰^②訓練。體統既定。兵將相識。有警當調某營。則自其總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兵制之善者也。故其法迄今守之。楊俊議奏畫出京營兵。併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勦寇。可以得志。公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寇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非兵家全勝之謀也。上從公言。俊素跋扈。時謂公此議足以奪其

心。是時浙江福建則有鄧茂七。葉宗源。廣東則有黃蕭養。乘時竊發。殘破郡邑。一時命將出師。皆出公籌畫。雖遠處千萬里之外。懸制切中。不啻親歷其地。卒用勦平。貴州苗賊作亂。侍郎何文淵奏乞罷布按司。復置宣慰司。以土官蒞其地。留都司以轄諸衛。遣大將鎮之。公謂貴州自祖宗開創餘八十年。顧因小寇遽廢成功。況土地人民皆受之祖宗者。豈可輕棄。事遂寢。公念北寇既平。軍國之務可緩。懇辭兵柄。復以天變乞罷。皆不許。初。顧森犯京師。石亨因公成功。驟躋侯爵。心不自安。乃奏公功宜官一子。朝廷即授冕府軍前衛副千戶。累疏懇辭。且曰。縱欲為子求官。亦不當假手於亨。不許。既受命。語冕曰。我本書生。當聖主憂勤之日。分以死報。顧功微報腆。爾宜砥礪名節。毋忝恩命。朝廷復於京師之西賜公第一區。公上疏辭。謂國家多事之秋。宜臣子安居之日。況星文示變。正宜貶損。豈可厚享以重咎愆。不許。乃以平日所得賜物盛甲袍帶之屬。移置第內。封識加謹。



時一往視焉。公素苦痰喘，恒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疾作，上遣太監興安、太醫院使董宿來視。宿云：「此非竹瀝不可愈。」安為上言，且奏公自奉儉約，上親幸萬壽山伐竹以賜，仍命計公所用，悉給自尚方，蓋異寵也。病少間，復懇乞罷歸，不許。特降勅諭，留免公朝參，屢遣中使促公出視事，為上所倚重如此。公握兵久，號令賞罰皆出於公，言議所及，宿將欽伏，亨等不能措一辭。亨素貪縱，尤為公所裁，積成嫌隙。亨侄彪本驍將，時皆慮其一門同握京兵，公乃奏遣彪充遊擊將軍，往戍大同。二人不得遂所私，益切齒於公，思有以傾之矣。丁丑正月，景皇帝不豫，公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未報。英宗皇帝復正宸極，此實天與人歸之會，亨等貪天之功，掩為已有，即誣公等迎立外藩以為罪，與大學士王文六、七大臣俱下獄。所司以金牌勅符具存，他無顯迹可據，亨等必欲置公於死。會徐瑾者以倡南遷為公所斥，久不獲進，因易名有貞，尤銜公者，廷鞠之日，力言大肆拷掠，宜無不承。

文不勝忿，力辯不已。公曰：「亨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所司承亨風指，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蓋即秦檜莫須有之故智也。是月二十三日狀上，上猶豫良久曰：「某實有功，眾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於死，今日之事為無名。』」上意乃決。時錦衣指揮劉敬方帶刀在宿衛，目睹其事，每言及，未嘗不以為恨。公沒之日，天日無輝，朝野冤之。太監吉祥麾下連官托爾者聞公死，慟哭都市，以壺觴酹公，祥聞之，切責焉。明日往哭如初。此實忠義感激人心，雖異類而天理固不泯耳。先是，抗之湖水竭，土裂，人驚異之。孫原貞方以尚書鎮浙，語人曰：「賢才之生，實鍾山川之秀，今日之兆，哲人其萎乎？」蓋指公也。至是卒驗云。公之生為洪武戊寅四月二十七日，得壽六十而已，惜哉！所司籍公家，自朝廷所賜外，他無一物，蓋公平日自律之嚴也。未幾，陳汝言代公為兵部，以賄敗，上命陳所籍物于大內，廡下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謙任事久且專，沒無餘物，汝言未期，何得賄無算耶？」上

色變久之，亨等俛首不敢動。撫寧伯朱永出謂人曰：「今日觀上意，亨輩將無所逃矣。」一日，邊報甚急，集廷臣議。恭順侯吳瑾進曰：「于謙在邊，患不至此。上為之默然。初，公被害時，皇太后未及知。比聞，嗟悼累日。上聞之，益悟其冤，深悔之。既有貞復罪遠竄。」此

皆上心有所懲，而亦天道好還之明驗也。初，公之遺骸，賴都督陳達憫公無辜，密賂守者收瘞。踰年，見遺義兄康詣達，達乃具棺衾，俾康扶歸抗塋於祖塋，即今建祠地也。公天性狷介，不立私黨，一以忠誠結主知，分謗任怨，無所顧忌。不貸賊吏，而恒宥小過，急於薦賢，不遺一善。凡公所甄拔，如孫原貞、王來，皆在巡撫時所舉。其他文臣武將，功名顯著者尤多。蓋公知人之明如此。所至聲績懋異，遺愛不忘。故江西祀公郡學名宦祠，河南祀公開封庇民祠。二省之民家有公像，飲食必祝，皆至于今不廢。及己巳之變，軍旅方興，中外論事者紛然，議下兵部，公悉裁之以理，可者行之，否則止之，知無不言。

無不盡。一時克詰戎兵，登崇智勇，卒之肅清大憝，迎復乘輿，以安社稷，以固邊圉，此誠不世之功也。歷事三朝，位極人臣，然故廬之在抗者，未嘗增飭尺寸。丁內外艱，歸蕭然，不異寒士。孤忠峻節，夷險弗渝，可謂難矣。平居好學，手不釋卷。為文有奇氣，詩詞清麗。在江西時，和祭酒胡順菴山居十詠。在河南時，和馮海粟梅花百詠。詩皆頃刻而就，贈炙人口。尤長於奏疏，至今視以為準。當政務旁午，章日數上，累千萬言，揮筆如流，一皆切中事機。人服公明決，率推為天下奇才焉。平生著述甚多，今僅存節菴詩文稿、奏議各若干卷。禍變之餘，蓋千百之什一耳。配董氏，累贈一品夫人。翰林庶吉士永豐知縣某之女，柔惠靜專，克謹內助。先公十一年卒。公未五十，遂不娶，亦無媵侍，人皆義之。生子一，即冕，自副千戶改受兵部員外郎，進禮部郎中，南京太僕少卿，應天府尹。文學政事，無忝家法。女一，適錦衣千戶朱驥，坐公累戍邊。比有還，累官都指揮使，掌錦衣衛事。孫女六，吏科給



事中張巖工部員外郎倪阜益都知縣孫武卿德清縣學生徐九萬杭州府學生沈維榮其婿也嗚呼公之功業在天下公論在人心傳在國史列聖眷恤思命屢頒一時之屈萬世之伸一時之冤萬世之雪公於此可以無憾也已岳生也晚雖自童丱得之見聞之日久然才力綿弱不能掄揚朝廷褒忠錄功之曠典與公忘身為國之大節姑即見所述擬拾其槩俾立石墓道以示後世以為他日為臣者勸焉惟公諱與先考同未敢以私故闕而不書蓋公之所關者大也臨文悚然銘曰

惟天純佑賢俊挺生實商昭周為國之禎惟公之生允濟斯世雄才卓識孤忠正氣始鎮兩藩迄主五兵民困畢甦邊塵肅清時方宴安寇忽竊發皇曰往哉執挺以捷公疏懇留六師已陳越關而北曾未決旬寇敢犯順皇輿遠狩公獨治兵痛心疾首浮議譏誮公斥正之人心搖搖公鎮定之內決廷論外當寇衝一時安危萬目視公國步載寧皇輿遂復名高鼓來功大弗錄公存以

功公亡以克於惟聖明克俾昭宣萬世之名一日之厄失短獲長公亦何責乎祠顯號報祀無窮四湖之嘯岳廟攸同廟貌儼然公其如在嗟嗟後人守視無懈

倪岳撰 《清谿漫稿》卷二一

于肅愍公傳

少保于肅愍公謙，己巳之秋，胡虜熾天，皇輿播越於迤北，戎馬踰踪於郊坰，變在呼吸間耳。卒不至如靖康、永嘉之禍者，公之力也。惟公時勞畫所最難者有七：彼時闕庭闕然而譁，監國欲退已成甘露之變矣。公上陞掖留，請立斃王、毛二監以紓衆憤，請宣諭王振應放佚，命行誅，馬順應死，擊死勿論，而群情乃定。一也。嗣監國新立法紀不章，戰守無具，虜患且方熾也。公首正庖，駕失律之罪，亟請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練營兵，以備征調，且除戎器，調兵食，傳檄邊鎮近省，並授方畧，遏虜勤王。二也。嗣徐瑄倡議南遷，踵宋季南渡之覆轍矣。公慟哭抗言，力排其議，自是根本始固。三也。石亨請開九門以避賊鋒，幾以百萬生靈與虜矣。公令盡移郭外，居人入城，背城而軍，德勝門外堅壁清野，急散官軍，通州倉糧百萬盡入都城，不以資敵。四也。喜寧嗾虜邀大臣議和，後叅將許貴亦

請與和，緩師是季，宋欵金之愚計也。公即出德勝門對壘約戰，勵將誓師，而虜始震沮。五也。喜寧與族以國爲市，此虜奸細也。公授計擒之以絕禍本。六也。自是虜酋悔禍，奉上還京，其時外患甫戢，內憂漸萌，奉迎之議，上不樂聞，調停少失，于戚之事兆矣。公昌言大位已定，不敢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應遣使奉迎。上乃勉從。七也。且其時閩越嶺南劇盜蜂起，南蠻西蕃亦復蠢動，公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抗撻漕渠，開鎮臨清，以復獨石八城堡，奮黃注厝，動中機宜，一時經畫，奕世未賴者，不可殫述。殆若天授神啓，豈公之智算異哉？抑公之精誠無二耳。惟虜酋擁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願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亦然。至京城下亦然。公時引據孟子社稷爲重之言，實合漢帝分羹之謾，對虜人代許之故智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悲夫。公嘗言：此一腔血不知竟灑何地。嗟三

公之血誠已灑於此矣。太子之易南城之錮，公何以自解於英皇？顧九廟列聖享血食於無疆者，當亦鑒於此血誠也。抑世愈謂個儻非常事，而不應者可濟緩急，彼繩尺清謹士，齷齪難與應卒支變云。乃公故潔廉方正，一錢不私，力遜賜第，止宿直房，旁無姬妾，數椽敝廬，僅蔽風雨，幾畝薄田，纔供饘粥，食無兼味，衣無累帛。巡撫兩省幾二十餘年，議事入京，也不持一土物以賄貴要，兩袖清風之咏，汴人至今傳誦之。由是以觀論材品者，尤重原本，蓋未有侈於奉身而能致其身，未有急於徇世而能以身殉國者也。視公可鏡已。

耿定向撰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一五

校記

①監：據《明名臣琬琰續錄》卷六當作「鑒」。

②詰：據右引書當作「結」。

③「此」上闕字，據右引書當是「亨等坐謀逆夷滅」。



藏

明儒碑傳集卷十四

李賢

行狀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文達李

公行狀

曾祖諱寬甫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妣喬氏贈一品夫人

祖諱威故雲南江川縣丞累贈光祿大夫柱

國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妣楊氏

孟氏俱贈一品夫人

考諱昇累封榮祿大夫少保吏部尚書兼華

蓋殿大學士加光祿大夫柱國妣葉氏贈一

品夫人繼常氏封一品夫人

公諱賢字原德姓李氏世居河南之南陽鄧州為鉅族其先相傳有兄弟四十八人同爨宋宣和中旌為義門

值兵燹失其譜牒至諱成者主義卿寬甫之考也寬甫生威元至正末起鄉兵捍州里歷陝西乾州總帥佩金符與主將不合棄官而歸國朝洪武初以薦起至雲南江川縣丞有惠政是生榮祿公公之考也公生而氣宇凝重不妄舉止嘗得疾劇葉夫人危之有老嫗來視曰此非凡子幸毋無以為憂言已即去明日疾愈人以為神七歲知向學稍長入為州學生學業騰進一時師友皆莫敢與齒舉宣德壬子河南鄉試第一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廳上布政使李昌祺舉酒酌曰將必有名世之才乎癸丑舉進士奉命察山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公瑄以御史家居公往造之叩質所疑薛公亟稱之以為英悟淳確非流輩可及英宗皇帝嗣統公上疏言帝王之道在愛養黎民踈遠降戶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養養降戶者今京師降戶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俸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降戶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降戶一員



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幸位，則食之者寡。此豈幸位之比。況降戶旅寓京師，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已覆之轍，可不鑒哉。乞斷自宸衷，為萬世計。勅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蓋公並仕即有志當世如此。雖議者難之而已。已之變，畿內降戶羣起扇亂，以應敵。公言始驗。正統丙辰，授吏部驗封主事。會有旨，文官誥勅三年不得請，必俟九年者。公以職守所在，復上言：此獎勵臣下之良法。若俟九年則得者恒少，不得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立。乞仍舊便。後卒從公言。公以人才繁太學，而太學因元之陋，上疏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後數年，詔新太學，實自公發之。乙丑，陞考功郎中。踰兩月，丁母憂。夫人憂久之，轉文選郎中。俟終制赴京。公官吏部更三任，率公暇，手不釋卷，尚

書。王文端公以公輔期之，而少師楊文貞公每以不攝公為歎。南陽知府陳正倫，文貞友也，因要公往見之。公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士大夫兩賢之。己巳秋，敵攻大同。時中官王振貴用事，力主親征。吏部侍郎當危從，以疾告。公代之行。師潰於土木。英宗北狩，危從官多預其難。公瀕死而還。景泰初，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歲時、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勸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中外進言已詳。然有關於上之身心者，或畧。臣以為陛下下一身，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恭忠言宜賜鑒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辛未，敵遣使求通好，有詔絕之。令廷臣公議長策。公上言：敵所以輕舉無忌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在吾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者，

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用得其法。行可以退敵。驅之出境。止可以衛民。使得耕作。然此策固善。又在將士何如。夫今之將士。猶古將士。而朝廷於將帥。特彰剖封之典。於士卒。頻加賞勞之恩。待之厚矣。然不能一為國家復讐雪恥。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能安寢也。詔加獎諭。仍飭中外將臣。采取而行。是歲冬。以合廷薦陞兵部右侍郎。壬申。奉命察四川有司之不振者。癸酉。還京。轉戶部右侍郎。公以敵欲無紀。不宜終徇。上疏言。敵相頗森。近弑其主。并吞諸國。包藏禍心。其志非小。若只聽其講和。貢馬。圖金帛之利。幾敬順之誠。增數冒名。曾無定約。竭生民之膏血。供無厭之貪求。在彼日見威強。在吾日加罷弊。持此悠悠。實非長慮。惟陛下奮仁者之勇。勵總戎之臣。惕然於心。不少自逸。觀釁而動。以挫長驅之勢。振在吾之威。則在彼之心自懾。方來之患自弭。詔下兵部。少保于公謂李其言誠為正論。請下其章以勵邊臣。甲戌。轉吏部右侍郎。詔頒君鑑錄。

於羣臣。公擇其中善可為法者二十二君。又詮其最切者數事。曰。鑒古錄上之。蓋深有意效忠於上。為孝友恭儉之事。而力莫能與也。英宗復位。一時輔臣多竄殛。遂以人望召公。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左右欲以汪后徇葬者。上問武功伯徐有貞及公。公言。景泰初。汪后即不得志。況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為宜厚遇之。上憮然。以公言為是。山東奏民饑。雖得內帑銀三萬而不足。上復召有貞及公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公言。天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死而不拯也。因噴廢食。豈為人上之理。上深以為然。命增銀四萬。兩民賴全活甚眾。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上。復辟為己功。竊弄威福。上漸不能堪。乃密語有貞及公。宜協心輔朕。公自念遭逢不偶。凡事一以至公處之。吉祥與亨滋不悅。亨率兵西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上嘉其敢言。命吏部識其名。將擢用之。亨

還與吉祥謀。此必有負及公所使相與懇於上。言己有
迎復功。為有負。賢等所傾。將俾臣等無噍類。因伏地流
涕不已。乃諭旨言官劾公等。并下獄。其日風雷雨雹大
作。損殿宇。公署瓦木甚異。上知天怒在此。亨等反言上
天亦怒公等。雖強解釋。終不自安。明日言於上。釋之。詔
俱謫外任。公得福建布政司右叅政。將辭。而吏部尚書
鹽山王公是日得專對。語有間。上曰。李某與有負。雖同
事。未嘗阿比。王公因頓首力言。公淳謹可大用。上頷之。
即日留為吏部左侍郎。踰月。承天門災。詔復公尚書。學
士。公上章懇辭。不允。戊寅春。賜玉帶以示優寵。皇太子
將出閣。公請擇學術端良之士備輔導。乃上劉珏等數
人為春坊官。上仍命公總之。日授書正字於文華殿。時
崇仁處士吳與弼以薦聘至京。上喜其來。問公曰。與弼
當授何官。公曰。與弼老儒。必能成就君德。授春坊諭德。
再輔青宮為宜。與弼固辭。恩命不受。乞歸田里。公復請
徇其志以勵士節。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

左右多以為不可。召問公。公曰。陛下此一念。太祖在天
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遣中官衛
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初。石亨以文臣總軍務于邊。使
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無何。邊徼騷然。上悟其非。命
公舉可任巡撫者。蓋都御史李秉。芮。劉。白圭。王守。陳璘。
皆公所薦。一時號稱得人。尋命公總修大明一統志。公
偶患足疾。不能造朝。上遣御醫來視。又數遣太監安寧
以政務問公。旬日方愈。入謝。時御史劉濟劾太傅安遠
侯柳溥敗軍之罪。上怒曰。與賊遇。安能保其無損。且將
校聞濟言。豈不解體。將遣人繫之。公曰。耳目之任。職所
當言。惟明主用其是。舍其非而已。不當見譴。石亨等遂
乘間譖公。以為回護文臣。會上知公已深。譖率不行。而
大悟公言為是。濟得薄責。已而溥還自陝西。上曰。溥為
主將。畏縮致敗。不罪之。何以警眾。諭言官廷劾之。奪其
太傅。景泰間三年。一度僧數萬。是歲如期來集。公言於
上曰。此輩有損無益。宜後十年一度為著令。初。上於便



殿屏人謂公曰。吉祥好預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公曰。自古人主權不可下移。若陛下每事自斷。惟公道處之。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亦自少矣。上曰。朕意亦然。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人薦己。上廉其詐。并逮亨置於法。因問公迎復事。公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上怪問何也。公曰。天位乃陛下所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門為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富貴。非為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何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所至^①今為此輩損大半矣。上竦然大悟。詔凡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四千人悉褫職。中外肅然。蓋非公忘身徇國。不避讐怨。莫敢發者。前此榮祿公以封贈恩詣闕謝。至是陸辭。上特賜寶鉉三千貫。因顧謂公曰。先生已盡天倫之樂乎。公頓首曰。臣父子所以有今日者。皆

陛下之賜。是冬。賜甲第一區。公上章懇辭。上曰。聞卿舊宅去朝頗遠。特賜近居。以便宣召。所辭不允。遷居之日。上及皇太子皆有落成之賚。公以朝覲官黜陟之典。往往應故事。無以示懲勸。言於上。罷不職者數百人。旌異者十人。賜宴禮部。上命公與尚書鹽山王公主之。庚辰。敵帥博羅攻大同。守將失利。遂深入鴈門。關烽火徹於京師。民驚遁不可止。公請急發兵。遣兩都督將之。出鴈門。倒馬二關。旬日始定。明年。敵西攻涼州。莊浪公知上以敵入為憂。陳邊事五條。上從之。遣懷寧伯孫鏜率兵往禦。時江南北大水。而加以師旅。公言宜布寬卹之典。遂罷天下所取花鳥板枋之類。及暫免采柴。追馬清匠。刷卷諸事。而采柴一事。歲省銀三十餘萬兩。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御史劾之。上雖見原。而下詔戒諭勲舊之臣。欽益懼。與吉祥養死士。謀不軌。幽上於南宮。而立皇太子。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為亂。朝臣當道或有憾者。戕害之。等公傷首及耳。且持公謂曰。某等迫於讒

間不得已為此請入疏以申救。公曰：爾既發誓憤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上得疏，乃知公在，甚喜。既脫於難，上急召公入。公手疏曰：逆賊就禽，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惟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由是陷於大惡而不悟。自石亨等排黜臺臣，言路閉塞，其流遂至此極。上悉報可，下寬卹十餘條，而以開言路殿焉。上念公忠勤，下勅加太子少保。公上章懇辭，不允。公以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未可輕出，請復都御史王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禦敵，虜引出邊，臣請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公上言：兵出在外，可暫而不可久，暫則為壯，久則為老。且敵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休息之期。況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赴河開班師，使民得屯種為便。上命廷議，率從公言。聖烈慈壽皇太后崩，上見公所服斬衰與衆異，取視之，乃知公服制合古，即以公服者為法。命宮中悉易之。孟冬，享太廟，適大喪禮未終，上以問公。

公言：宜俟釋服後，庶人情事理兩安。上曰：微卿言，幾舛於禮。癸未春，上以足疾不視朝，召公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公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上至齋宮，復召公曰：朕惟俯伏難於起身，欲令一人扶之，何如？公曰：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歲事而還。二月晦夜，公聞空中有聲，明日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憫念黎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上覽之，即召公曰：此事正須先生言，先生不言，誰復言者？其具寬恤事條密封以來。公遂疏十事：一、清濬禁罪人，二、止銀場煎辦，三、停歲造紙劄，四、蠲被災糧稅，五、弛芻粟之徵，六、罷虧損馬疋，七、飭邊臣撫恤兵民，八、命有司存恤流移，九、戒御史糾察貪吏，十、禁外官因事科歛。上曰：朕諦觀之，皆實惠也，宜即詔天下。公又請罷江南所造段疋及燒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已下番所遣使臣，停內外買辦采辦。上不從，公執



之數四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公力爭皆寒心同列亦為公懼。公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然以苟祿位。然上聖明亦不以為忤也。上以母后胡氏因疾請開尊號靜慈仙師非令典欲上皇后尊謚而左右以為不便一日召問公。公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然臣之愚必須以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之式庶幾稱陛下之明孝不然為虛文。上即命舉行。是時錦衣指揮門達有寵於上專理詔獄且兼緝事於中外道路洶洶相視以目。公嘗以為言達銜之會指揮袁彬為其誣下獄有救之者上命達訊之達欲并傾公咻其人使誣公為草奏狀牽捕數十人勢危甚。上令廷鞠之其人遂吐實曰此達所教也。公以事白上疏力辭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為言。上不允曰此細故無用介意。甲申春正月上不豫久之疾劇命中官以遺詔示公。十七日上賓。後五日今上嗣位有欲尊致隆於上生母者公曰天子新即位四

海願望凡事宜悉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脫或不然則當尊母妃為太后於皇后為太后上加二字以別之。卒如公議。尊皇后為慈禧皇太后貴妃為皇太后。進公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未幾而門達以附中官謫遠方又為言者劾其欺罔故殺諸罪戾積表不知者以謂出公意其黨相與為匿名文書指公姓名欲中之。公不自安懇乞退休。上不允下令禁謗議者。時吳異屢見公請出宮人以昭聖德。又上疏言人君一身天下之主若行事合宜中外順服不然則人皆離心離德而欲天下治安不可得矣。然治安之本在於君德輔養君德又在於左右前後皆老成端謹之人。若輕浮頑猾喜好生事逢迎取悅供耳目之玩信佛老之教者望即日退出毋令隨侍庶於君德無損。臣受朝廷祿位為宗社生民至計不敢不竭忠盡言。惟陛下剛斷而進退之。五月五日風電大作飄瓦拔木上及郊壇。公復疏言天戒顯赫如此惟陛下勉加修省雖在閒靜之中常如對



越之際不可一毫與左右狎亦不可聽其誘而寵用之。惟日與老成之臣商議君德何以修朝政何以舉念茲在茲頃刻不忘。仍寫勅戒諭羣臣同加修省庶回天意。公以疾在告詔免早朝。尋降勅命公知經筵事及總修英宗睿皇帝實錄。有司請造園簿已得旨公聞之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尚有貯內庫未經御者。今恩詔方頒百姓蘇息未久奈何復為此。上即日寢其旨。皇后吳氏之廢小人乘機欲害公者益甚。上命錦衣衛嚴禁之。且遣衛士夜宿公第護公以行。有內直將軍愬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上念其久於役特復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紛然入懇不已。公言於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故少保于公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上亟是公言。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以下俱奪爵。蓋公欲消患於未萌故於上即位極言之。由是洵洵者衰息。

有識者至今以為難。丙戌二月聞榮祿公之喪詔起復公。賜賻甚厚。復賜素品備途中食用。而令有司為營葬事。公上疏言。士見用於盛時者無分小大於父母喪皆得盡三年之制。若臣以所任之事而不得盡恐無補於名教。得旨朕賴卿輔導卿勿以私恩廢公義宜抑情遵命以成大孝。公復疏言。陛下必欲起臣以為國家事重不得以彼易此。但今內外大臣當任者皆忠正老成之人使臣在此不過贊成其事無臣贊之亦不為欠。臣之去就甚輕昔富弼累詔不起亦以朝廷有人不至甚不得已故也。臣之蹤跡似亦類此。乞容臣終制假使未填溝壑則驅策駕鈍以報皇上固有日矣。詔卿當深念職任之重移孝為忠不必固請。遂遣太監林興輔行。公聞故鄉歲侵加以師旅請止官營葬不從。既抵家裏事興即日促公上道。五月至京師入見上慰勞有加。公退即疏言。陛下謂臣可以委託堅使奪情而不知臣實驚劣不堪有類折足之鼎。且古之大臣若張九齡寇準輩雖

起復而入不非者、良以其人之才足勝重任、有益於天下國家也。如臣不過尋常之流、無事之時、亦招物議、今不獲命、則不知者謂臣心實以此為榮、姑陳奏章、免人之議而已。乞察臣至情而矜從之。詔禮有經、有權、朕特從權、制用卿。若固違君命、豈得為孝。卿當深念大義、勿恤微言、勉起就任、毋得再陳。公復疏言、臣累訴衷情、而陛下曲加勉諭、終不矜允。奉誦恩旨、涕泗交頤、所以不能仰遵聖訓者、區區之心、誠有所不忍也。況臣日迫衰朽、縱起供職、未必能副陛下盛意、徒重臣之慙、增臣之罪。詔卿言之再三、但委託尤重、宜體至懷、即日就任、慎勿再言。又遣中官至公第道上意、乃供職。公因上道中往來所得軍民利病八事、大約乞重守令之選、毋拘常格、以免隳政。留河南所運之粟、以備民飢、停通州諸衛薪炭之徵、以蘇民困、蠲江南馬戶而復本處民戶代之、以均勞役、增天津諸衛及河南滎澤新鄉諸處驛遞、以便往來、開衛學、軍生歲貢以振淹滯。上即命所司議行。

是歲秋、率廷臣言、今天下盜賊未息、災傷未止、仰惟祖宗創業垂統、宮禁甚嚴、內外不許混雜、府庫充積、金銀不肯妄費、遊宴有常所、而不縱情、賞賜有常規、而不濫及。至於祖訓一書、尤為明備、惟陛下逐一省覽、刻意恭儉、以繩祖武、以幸天下。上方虛己以聽、而公感疾、決旬不愈。上遣中官臨問、賜尚食及命御醫、日夕診視、報疾狀。凡三閱月、疾亟、語弟監察御史讓及子璉、惟以國恩未報、史事未成為念。以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卒。于賜第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九。距生永樂戊子十二月十六日。先是、京城內外木稼三日、太白曳入南斗杓中。訃聞、上震悼、輟視朝。遣中官賜鈔一萬緡為賻、贈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曰文達。明日、遣禮部尚書姚夔諭祭。詔每遇七日及下墳、皆遣使祭。命工部給棺槨、與齋糧麻布、兵部給驛舟、還其喪。仍官其子為尚寶司丞。哀榮始終、自三楊先生之後、一人而已。公少即有志聖賢之學、為諸生時、提學者問所志、對曰、為學之道、當如周



子言、謹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其人大異之。在史冊、遍書歲銘於坐右。及故學士薛公瑄、文厚善、務以性學相切劘、而窮理之功益密。故言益純、行益克。立朝四十年、不立黨與、惟守一誠。蓋不知者始或疑、而終大服之。無異議。自以受知英宗、遂身任天下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力。天下亦倚公為重。雖遭讒、罹謗、處之泰然。登對之際、氣象雍容、言辭簡當、將順匡救之力甚多。英宗嘗論景泰不與大臣接言、公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商確治道。所以天下常安。先儒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於君德方有益。又言、朕自復位以來、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每以此戒左右。公曰、安樂不忘患難、古昔聖賢之君存心正如此。又以戒左右最善。又言、飲食隨分、曾不揀擇、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公曰、如此節儉、尤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節儉。是以當時海內富庶、非其餘可及。又曰、朕於四書、尚

書皆嘗過讀。如二典、五經、最喜格書。公曰、誠如聖諭。凡帝王修身齊家、治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此時正宜玩味體而行之。英宗每為首肯。愛惜人才、惟恐弗力、而以獎恬退、厲名節為先。耿公九疇及軒公輓皆以廉介聞。公首舉耿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未幾、耿為石亨所排斥、軒以權貴侵官、託疾去。公屢言於上而還之。年公富亦為亨姪彪所誣陷、及亨敗、公力言富有執守可大用、遂起為戶部尚書。上嘗謂公曰、左右多不悅富者。公曰、不悅者眾、愈見其賢。禮部侍郎缺員、有求近習薦陞者、上問公何如。公對曰、不知其人、臣所知者學士李紹可任此。因進言、邇者士風不立、多資緣以求進。如用紹、請於鵬座召吏部面命之。庶幾士類知警。上從之。命下之日、傾朝懽然。其後任事大臣多公所薦、已薦矣。其人不之知、反有訾公者。或以告公、公曰、吾知用其才耳。三選庶吉士、儲養於翰林、親加督教、如愛子弟。與故學士呂文懿公及今學士陳公、彭公相處十餘年、

未嘗失辭色。每語具以忠言相告。而於講學論政。至終日怠倦。人有善若已出。不白之不已。兩廣兵興。編修邱濬實廣人。具嶺南事宜告公。公綴奏言。濬言可用。請付軍中為平賊之助。遇天變民瘼。憂形於色。每以裁抑浮費。蘇息民力為本。謂內帑財物非濟兵民。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於土木。禍福聲色之用。自公柄政。前後發內帑銀救荒卹邊。凡數十萬計。人有急難。以身救之。而於植臺諫。慎刑獄。尤惓惓焉。有會試被黜者。訴考官有弊。上不悅。以章示公。公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弊。如臣弟讓亦不在中列。可見其公。上意方解。言路屢開。屢開而不至於銷鑠。皆公力主之。惟成化初言者。歷詆中人之惡。謂不可使與國政。得補外。而或咎公不申救者。公曰。此事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天順中。宗室臨川王弋陽王前後為緝事者。發其陰事。已而多涉虛。因召問公。公曰。觀此則其餘所枉多矣。法司雖知其枉。而不敢辨。非明詔理官不許畏勢避嫌。實

傷和氣。上乃召三法司面戒飭。中外感悅。凡朝廷大政。令涉於軍情邦計者。必經公議。而後決。敵帥博囉近邊。有言傳國璽在其處。請發兵乘機掩取之。上為之動。公曰。頻年災荒。府庫空虛。兵民困極。宜與之休息。且敵近邊而未嘗犯塞。無故伐之。必費。況秦璽亡國之物。亦不足寶。上矍然罷議。內府奏乏金用。詔下戶部議。請以蘇松嘉湖四府歲折糧銀折金五萬兩。公言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折金。價必湧貴。聞雲南諸夷有歲辦金銀。若以銀折金。亦足以充國用。眾以為便。松潘羌叛亂。已勅三司調兵勦之。久不下。公曰。三司誦頒章制。自不能成功。若朝廷命一大臣統之。則事定矣。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不可不慮。上問公可將者。公薦都督許貴。遂用之。而松潘羌始靖。凡冊后妃與諸王。大喪大祀。冠婚之禮。及今上之初親耕。視學諸大典。禮悉命公與禮官增損儀式而後行。白金文綺。上尊珍饌。與夫四方貢獻。內帑圖書。賜賚無虛月。公每以盈滿

為戒取小旻詩中語扁其堂曰臨深以寓安不忘危之義雖位極三孤不治田宅不常女侍為學務實踐不為空言因自號浣齋孝友敦睦之行有人所難能者所居圖書左右口誦手錄雖老不懈每有得即識之有體驗錄一卷雜錄三卷所被顧問有天順日錄三卷作文章以理為主不為艱深靡麗之詞每教人以晦庵草廬為法有古穰集若干卷詩冲澹溫厚有和陶詩二卷和杜詩一卷讀詩記一卷讀易記一卷南陽李氏族譜若干卷平居無疾言遽色其容粹然見者如在春風中浮躁者為之自失陰狡者為之中沮蓋其所稟者厚所養者深故其所得有大過人者如此論者謂自天順以來所以正君德恤民生進賢才廣言路抑佞幸靖邊徼皆公之力天不憖遺可為世道斯文之不幸公配黃氏武畧將軍某之女早卒累贈一品夫人繼周氏安慶知府濟之女累封一品夫人所生子男二長曰璋即尚寶司丞次曰玠女二人長適翰林院編修程敏政次適衍聖公

孔弘緒璋玠將以明年春奉柩歸葬於故鄉刀河之原乃以狀屬敏政敏政大人實公之友故為童子時公不鄙而收教之且妻以子至親大義抱慟無窮而謗才末學不足以發公勲德之萬一平生之託又不敢辭用直書其槩以告當代立言之君子且以備異日史氏之采擇謹狀

程敏政撰 《篁墩文集》卷四〇



校記

①至： 據《名臣經濟錄》卷一三當作「致」。

②專： 右引書無。

明儒碑傳集卷十五

劉定之 饒秉鑑 商輅 朱英
段堅 張傑 王恕 田汝耕

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

尚書諡文安劉公定之神道碑 彭時

公諱定之字主靜姓劉氏江西永新人父諱髦學行篤實以易魁江西鄉闈授徒家塾學者稱為石潭先生公其長子也自幼穎敏絕人日記數千言先生博授以經史羣書而禁其作文然涵積既久文思溢發不可遏輒私爲之一日先生見其所作驚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取一第不難也宣德癸丑年二十有五部使者聞其名舉充邑庠生乙卯領鄉薦中正統丙辰會試第一廷試第一甲第三名文字入錄者人喜謂之自此名聞天下是年授行在翰林編修秩滿陞侍講景泰壬申陞司經局洗馬丙子進右春坊右庶子丁丑天順紀元改通政司左叅議俱仍兼侍講是冬改翰林學士甲申今上嗣位進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兼經筵官成化丙戌冬入內閣叅預機務丁亥陞工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戊子陞

禮部左侍郎仍兼學士未幾得疾亟上章乞致仕上諭留之命太醫視療道中使賜藥竟以成化己丑八月十日卒享年六十有一訃聞上悼惜賜賻鈔萬緡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諡文安遣禮部尚書幹致祭命工部造墳兵部給舟還其喪皆異數也公襟懷坦夷操履謙謹與人語色溫氣和惟恐傷之遇人無貴賤大小一於恭敬自下若怯懦然至其官論事則根據義理詞鋒峭厲雖勇者有弗及焉編修嘗因水災陳十事以規切時政及爲侍講當北虜構難又以十事上陳比任洗馬正北虜求和遣使之時羣議未決公又陳言以爲宜遣使以答其意所陳三疏皆援古證今事理明辯文氣壯偉非他人杜撰者凡居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處事必從公論而潔已勤事視昔有加一日中使傳旨命公製元宵詩却立以俟公據几筆不停揮頃刻成七言四句詩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此兼職經筵多啓沃益修大明一統志暨英廟實錄俱爲副總裁商論筆削咸愜士論主考南京鄉闈并會試各一讀廷試卷二衆服其能自入仕凡三受誥勅贈祖元傑父髦俱工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祖妣歐陽氏妣楊氏俱淑人生母劉



氏封太淑人。先後蒙賜銀幣、實楮品味不一。每拜受，局促不安，曰：何以爲報？比病中受賜，卽獻諸家廟。召子弟謂曰：吾受恩厚矣，懼不能報。臨終精神不亂，惟以養母不終爲言。聞者悲之。蓋公素篤於孝養，太淑人愛敬兼盡，推愛親以友諸弟，克訓教之以有成。立若湖廣參議寅之、鄉貢士安之，訓導宜之是也。立朝三十餘年，以文學擅名天下。作文賦詩，援筆立就，雄渾變化，自成一家機軸。至於狀物寫意，能言人所不言，隱然有蘇氏父子筆力。四方求者踵至，應酬不倦，故其文章散布天下爲多。所著有易經圖釋十二卷、宋論二卷、策略十卷、呆齋存稿二十一卷、續稿五卷、藏稿六卷、前稿六卷，藏於家。

《國朝獻徵錄》卷二三

雯峰先生饒公秉鑑墓表

何喬新

嗚呼！此雯峰先生饒公之墓。公嘗仕爲郡守，惠澤流于人，聲績焯于時矣。予不稱其官而表其墓，曰：先生者，蓋先生有德之稱，爲士而有德，功名富貴不足道也。公諱秉鑑，字憲章，世家廣昌之麟角里。曾祖仲實，祖文遠，父希明，累世不仕，而以長厚稱。母揭氏，公生長巨室，思以文學顯其身，以及其親。初從監察御史

聶公宗尹受春秋，又從教諭羅子游受尚書，發爲文章，詞采爛然，覽者驚異。弱冠遊京師，先宰一見許以國器，且作文贈之曰：它日棟宇昂霄，必子也。正統甲子，領江右鄉薦。兩試禮部，名俱在乙榜，例授教職，辭不就。卒業太學。時李忠文公爲祭酒，士之明睿者多在館下，公獨與彭文憲公友，朝夕相切磋，學益進。景泰三年，除廣東肇慶府同知。肇慶地險俗犷，號難治。公疏浚宿弊，均徭賦，繩豪猾，惠貧弱，境內以安。鄰郡有羣盜侵掠至境上，公督民兵敗之，斬獲甚衆。屬邑有奸氓聚羣不逞，欲爲亂，公單騎入其地，曉以逆順，衆譙然羅拜而散。右都御史馬公昂征瀧水，從公獻平蠻策，馬公善之，委公城瀧水，上其功于朝。陞四品俸。僉都御史葉公盛巡撫兩廣，召公詢以時事。公具言盜賊所繇起，與平寇安民之策。葉公深然之，用其言，羣盜稍輯。僉都御史李公秉巡撫南畿，聞公名，薦于朝，欲以爲太平府太守，不是用。尋以葉公薦，遷知廉州府。廉與交趾接壤，連年用兵，重以中貴採珠，民不勝困。公規畫有方，民以不勞。又什伍其民，教以騎射，有寇至輒擊收之。葉公上其功，持賜寶鈔綵段。公痛兩廣賊勢日張，民日凋瘵，具奏監軍及諸將無

平賊方略所至惟事剝削戰小勝則張虛聲以邀賞大勦則匿不以聞臣恐數年之間兩廣盡為盜區矣章上權貴大怒思有以中之會公督兵徇遠出寇巢虛襲城陷之家咸以失守為公罪坐褫職廉民千餘人諸當道訟寃且言知府文吏非守城者況以公事遠出城陷非其罪也乞還知府以活吾民時當道多忌之者莫肯上聞公歸家優游泉石以書史自娛又作義倉以贖貧乏立義學以教宗族建雯峰書院與翰林修撰羅應魁講學其間成化二十二年十月以疾歿于家年七十有四所著有雯峰集春秋提要春秋會傳傳於世

《國朝獻徵錄》卷一〇〇

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傅諡文

毅尚公恪墓誌銘

尹直

成化丙戌冬詔起前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商公於淳安山中至則復職仍叅密務公辭不允乃感激就任累遷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丁酉以疾懇休上察其誠從之陞少保兼職如故賜璽書金幣襲衣寶劍給驛以歸抵家十載始卒丙午七月十八日也沂生永樂甲午二月廿五日壽七

十有三計聞深見悼惜贈特進榮祿大夫太傅諡文毅遣官諭祭者四命有司營葬如制嗚呼始終榮哀至矣公諱格字弘載號素庵姓商氏始祖諱瑗宋嘉祐間自西夏都知兵馬使來歸賜地于邑芝山子孫因家焉三世俱以蔭補官至祖敬中考仲宣咸因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祖妣胡妣解俱夫人公自幼穎敏卓越宣德乙卯登解浙闈正統乙丑會試廷試俱第一授翰林脩撰尋命進學東閣務期大用繼選經筵展書遂命進講己巳陞侍讀擢入內閣時英廟北狩國勢危疑妄有倡議南遷者公力沮之虜逼京城公與文武元僚經畧戰守遣官撫輯旬居降虜徵各邊帥選兵入援揭勝賊營購虜酋偽為書報誘擒也先書故遣于虜營虜得勝與書果自相疑遞去明年景泰紀元之秋往迎英廟回鑾於居庸關草詔稱旨賜以馬匹既而錦衣廬指揮妄言南內事窮治不已公言此不足信獄遂不竟壬申初議易儲公謂此國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明日有旨會多官議附和者眾公爭不可踰歲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下獄禍不測公因召對力救綸竟得免丁丑春景皇帝不豫公即



藏

與陳公循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公援筆增二語。陛下爲宜宗章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旦進。至期變作。正月十七日也。先帝復辟。首召冠論。且問收元。公對當同循等具請裁定。又明日。權奸嗾言官摺撫。再劾坐免。朝廷尋知非幸。欲復用。不果。公家居怡然。養母訓子。杜門不出。及復起。首疏八事。舉切時弊。戊子。以地震乞罷。論以方託調燮。豈宜去。是夏。詔議慈懿皇太后葬禮。公^⑥憲公力言。附陵附廟。理不可易。至率廷臣伏闕泣請。卒從之。尋因彗見。言官有所誣詆。公力求退。奉旨。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至詰言者。唐太宗用王魏。朕用商輅。何不可。欲加誚調。公言。臣嘗勸優容言官。已荷嘉納。如修撰羅倫。復請召用。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特允所言。召公至榻前。勉慰再三。尋陞尚書。仍兼學士。蕃酋滿四叛。官軍往討。未下。廷臣規再出師邀功。有危語。公與同官執不從。未幾。捷至。上喜。賜公等俘奴各一。已丑冬。煥。公陳時政之弊。辛卯冬。彗見。復疏八事。壬辰。以天下水旱相仍。請省科斂。減力役。寬兩稅。弛利禁。悉從之。是冬。奉勅脩續資治通鑑綱目。乙未夏。進兼文淵閣大學士。丙申。

加太子少保。改吏部。賜冠帶。一品服。時禁中建玉皇閣。公論毀之。又請建儲。尋因黑青見。極陳時弊。丁酉。兼殿學士。時內臣汪直創西廠刺事。權傾中外。公與同寅指斥激切。卽爲革罷。公亦決於去。遂得辭。公配廬氏。封夫人。先卒。勅葬邑西山之原。子男二。長良臣。第進士。仕至翰林侍講。先公兩月卒。次良輔。以公廢按禮部主事。良輔將以卒之明年月日。奉公柩啓廬。夫人之封而葬焉。前是以太常卿兼學士。王惟臣所述事狀屬銘。直公門生。素承愛重。方聞訃。悲慨不勝。銘何敢辭。惟公丰儀山立。襟度淵澄。詞氣溫裕。平居敬慎。不懈。接人恭遜。早擅三元。旋登內閣。以經濟爲已任。以荐賢爲首務。間論古今治亂事機得失。賢否。臧否不倦。文牘盈案。裁決如流。中遭誣間。夷然不校。權奸既敗。事白復起。倚毗益切。建明良多。一時檢壬。構傾舉。無能爲。卒之身退名完。德業著于當時。風聲聳于後世。視古名相。碩輔。如勃之重厚。崇之應變。且之沉靜。亦何忝哉。先後蒙賚賞金幣。冠服。鞍馬。書籍。飲食之類。頻腆。而自處泊然。嘗一主考會試。五爲廷試讀卷官。皆稱得士。於書無所不讀。爲文渾厚雅贍。詩主平淡。不雕刻。有集若干卷。傳於家。

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商公輅

實錄

商輅字弘載浙江淳安縣人宣德乙卯鄉試又十年始登進士第鄉試會試殿試俱第一初授翰林院脩撰丁卯歲英廟命選講讀以下十人進學東閣輅與焉己巳之變英廟北狩景皇帝卽位召入內閣參預機密陞侍讀是時北虜方熾而閩浙盜又起奏贖填委輅悉心參佐勞效爲多景泰庚午陞學士英廟至自虜庭景皇帝遣輅至居庸關奉迎還壬申陞兵部右侍郎兼學士并左春坊大學士賜以居第丁丑英廟復辟石亨等嗾言官劾之坐除名成化丙戌召起復原任仍參預機密首言八事皆切中時政戊子慈懿皇太后崩輅率羣臣上疏定附葬之議從之是歲陞兵部尚書仍兼職如故癸巳內官監皇莊者害民輅言天子以天下爲家何以莊爲上嘉納之改戶部仍兼舊職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兼文淵閣大學士丙申加進太子少保改吏部時侍臣有欲于掖庭建玉皇祠每歲以內臣執事如郊祀儀祭之者輅力言止之宮門災工部請差內外官徵材湖廣等處輅言上天垂戒宜少緩修葺以

存警戒從之丁酉命兼謹身殿大學士特汪直開西廠行事大肆羅織屢起大獄勢焰熏灼人不敢言輅偕同列上疏極言之會六部大臣亦以爲言遂革西廠由是見憾於直會故大學士楊榮曾孫暉有罪不就逮赴京避罪爲直所發語連輅輅遂乞致仕詔進少保賜璽書給驛以歸成化二十二年七月卒年七十三訃聞贈特進榮祿大夫太傅謚文毅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域輅體貌脩偉風神雅秀文章典實不事華藻爲人平粹簡重寬厚有容登第甫六年卽入內閣預機務儕輩多有異議而輅處之自如尤與錢溥不相能溥至爲禿婦傳譏之亦不與之較其再起也黎淳以景泰中易儲事專歸咎於輅上章攻之輅待之無異平時君子謂其有大臣之量云子良臣中進士爲翰林侍講次子良輔孫汝謙皆以蔭得官良輔刑部主事汝謙尚寶司丞錦衣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雖被重刑猶窮治不已輅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傷骨肉之情由此盧忠得罪

以上二文并見《國朝獻徵錄》卷一三



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贈榮祿大夫太子

太保朱公英神道碑

劉珩

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朱公卒。上悼惜之。遣中使賜楮錢萬緡。追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命禮官諭祭。繕部營墓域。惟朱氏自廣州節度使世爲名宰。其後以難徙柳州。至公凡幾世。公少孤。嗜學。喜談易。資志曠遠。以明經領鄉薦。與族兄克寬同登正統乙丑進士第。授監察御史。聞浙亂。上簡才御史十三員分守州縣。公得處州。比之郡。大軍尚駐金華。公欲徑趨處州。守鎮危之。遣人遮留。不聽。竟冒險抵其所。公乃取道慶元。榜示賊衆。曉以禍福。即時被虜老小皆出。附擒賊首周明松等若干人。賊平。召還京。公條處中民情五事。皆報可。外戚都督汪全侵民產。中官善增。燒廣恃寵暴橫。時林莊敏公爲給事中。公諷莊敏等交章劾奏。汪以外戚免。產卽歸民。而善。竟下獄。景泰壬申秋。召多官議。易儲。公偕莊敏力論不可。既而泣下。附時者頗忌之。然終亦不能有加于公也。冬。以公叅議廣東布政司。剛斷伏奸暴。寬和殺良善。凡有便於民。輒舉行之。中官採珠南海。督責太甚。時公掌司事。甚憂之。以爲兵乏民貧。爲之奈何。乃會巡

撫葉文莊公密奏召還。民無擾。一夕宿雷州分司。夢有人謂曰。汝心白色。我爲汝易之。忽取出果白色。乃點以藥。卽赤色。復置內如故而去。於乎。異哉。甲戌。斗峒賊首劉三行等恃險屢作亂。公厚撫諭之。未幾。擁衆復劫掠。公奮不顧身。振揚士氣。徑趨巢穴。剪除無遺。頌捷聞。賜彩段寶鏹凡若干。公雖以有功獲賞。然每遇幸輒邀功。單未嘗不反覆面折不少貸。一時獲脫血刃者。以手加額曰。活我者朱公也。天順辛巳。潮賊羅寧等流劫郡縣。屢挫官軍。公檄諸路兵大會賊所。即時剿滅之。其生俘脇從者。或欲以爲功。公曰。此良民也。悉縱之。是時軍中所獲被虜男婦數千人。公別置一營以處婦女。人莫敢犯。各使寧家。捷聞。復有彩段寶鏹之賜。以功陞右叅政。丁內艱。起復。改陞西土夷滿四叛。寇固原。官軍往討之。以公總饋餉。賊平。陞福建右布政使。尋遷左。復改陞西。甫載載。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公拜命。首陳安邊十事。大要欲練兵積穀。興屯種。柔諸番。又陳處置邊夷十事。如徙居戎以消後患。簡貢使以省邊儲。類皆確論。後族又陳八事。如製衣裘以給戍軍之類。上皆嘉納之。以才能改兩廣總督軍務。兼巡撫。公於事無大小。



一以持重為務。如昔參議時。而重輕加密。一時喜功生事者咸欬退。而賊亦知化。立山當大藤峽。羣盜之衝。首惡猶種李公主。願嚮順。公為請於朝。置永安州。以其子世吏目。餘黨悉為編民。由是諸郡徭徭歸復。草萊者廛相繼。數年間所增戶四萬三千有奇。口一十有五萬。他如韋諫誠。潘萬發。潘公添等。皆乞降附。募滿潯融間。刺盜竟未服。公以次芟除。殄其渠魁。餘醜亦從治。上以優詔勞獎。陞右都御史。仍加從一品。俸。會文人欲侵老蠅地。立營於龍州外境。議者謂將內寇。朝廷諸鎮設備。且詢公方略。公奏云。安南最爾小國。不過與老撾龍州爭隙地耳。志豈敢深犯哉。姑論之。彼當悔悟。如不自量。聲罪致討。未晚也。

上用公言。交人果畏服。修貢不絕。既而公以衰老請。上不許。以練達邊事。軍民悅服。褒之。大司馬缺。廷臣首薦公。上以兩廣重地。未可輕代。當別舉。久之。都察院長缺。上乃召公入。尋加太子少保。中外咸稱。乙巳元日。星變。公陳八事。切中時宜。上皆允行。至是以疾不起。時成化二十一年七月十二日也。鉅其生永樂丁酉。得壽六十八。子守平。乙丑進士。任刑部郎中。次守順。守謙。次守蒙。舉人。公諱英。字時傑。

號澹菴。更號誠菴。又號任真子。有澹菴紀年。誠菴奏稿。任真子集若干卷。藏于家。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英傳

實錄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英。成化中。總督兩廣軍務。以恩威著名。專事蓄積。在鎮數年。積金數萬計。流移脇從賴以復業。全活不可勝紀。子孫有勸自陳年勞及軍功者。則曰。食報如是足矣。歷官四十餘年。清白之操如一日。廣人思之。與葉盛。韓雍。陳選並祠學宮。子刑部郎中守平。請謚。已得旨。後以病卒。不果。正德十三年。御史范輅為之申請。追謚曰恭簡。

以上三文并見《國朝獻徵錄》卷五四

萊州府知府段公堅傳

何景明

段堅字可久。蘭州人。生而剛方。早年讀書。即知由正學希聖賢。人以伊川擬之。中景泰甲戌進士。天順己卯。知山東福山縣。修政治。隆道化。刊布小學。令邑人誦誦。敷申五教。動以詩言。福山地僻俗陋。於是翕然丕變。海邦島嶼。風風乎絃誦之風焉。既四載。陞萊州知府。壤接福而俗等。政教一如治福者。召譙郡縣及學正屬。賦詩啟諭。勉振事。用未期。萊人大化。以愛去。服闋。除南陽。屬吏被化。感奮思體。國勤民。視萊更加。

病近世以讀書媒利祿，階富貴，士鮮志聖賢之學，乃倡鳴周程張朱與古人爲學之意，召郡學及屬治諸生，親授講說，士志行勃然以變，自茲鳴世者輩出，又以民俗之偷，由未預教，乃取屬治童蒙及其良心未繫，勸志學書院教之，刊小學孝經論語崇正辯文公家禮教民俗，言諸書授之講習，又於書肆收儲五經性理大全，刊二程全書，俟有志者給授，百姓習聞薰液，純實同性，禮讓同俗，逾世而風猶存。又勸節義祠，取列女傳論配有差，自是母儀婦道，閭閻可觀，其爲政持大體，不立赫赫之威，不急功利，凡所思措，規模遠大，而毀譽榮辱，無一動心，其勁節直氣，勢力莫折，而抑強柔，去貪剝，察民隱，進巫尼，疏冤獄，謹遺囑，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郡人戴之如父母，其敬畏之至，若家有一段太守者，然惠澤究下，以直道不能取悅於上，竟不得大用，致政歸郡城，與過屬地，攀泣不忍舍，卒於家，郡人聞訃，無弗泣下者，遂作木主於志學書院之企德堂祀以少牢。後四十年，郡人思其德澤，又別立廟以祀，有容思集，栢軒語錄行於世，蓋其學本河東薛文清公，承伊洛之傳，故見於治行者如此。祭酒王鴻儒議曰：使南陽之人知有正學，而不知有

俗學，知有王道，而不知有伯道，知有關雎麟趾之化，而不知有桑間濮上之風，皆先生始也。當以肇修人紀之功歸焉。陸淵之贊曰：學術本於至誠，政事純於王道，以廉耻忠信爲四海九州之宗，以文意禮樂爲一邑兩郡之教。柴昇著祠堂碑，彭澤著墓表，年譜，張景純著行實，其詳可攷。有子曰：見南陽志。

容思段先生

先生名堅，字可人，蘭州人。初號栢軒，後更號容思。義取九容九思也。學者稱容思先生。生而剛方穎異，讀書即知正學。年十四，為郡諸生。見緱山陳先生書，銘于明倫堂。有羣居慎口，獨坐防心之語，酷愛而敬誦之。遂慨然以為聖賢可學而至。年十七，王父歿，白其父治喪，不用浮屠法。凡當世宿儒官游于蘭者，無不師之。于經史蘊奧，性命精微，不究其極不止也。動作不苟，人以伊川擬之。正統甲子，領鄉薦。明年下第歸。鄉之士大夫多遣子弟就學。先生以師道自尊，教法嚴而造就有等。士類興起。己巳，英廟北狩，應上詔詣闕上書，不報。乃裹糧買舟南游，由齊魯淮楚，以至吳越，訪求同志之士，相與講切。得閻子與、白良輔輩，定交焉。逾年始歸。學益有得。景泰甲戌，登進士，以文名。差募山西誌。明年誌成，復命尋移疾歸。讀書于五泉小圃，依巖作洞，以為會友講習之所。有得即形于詩，有云：風清雲淨雨初晴，南畝東阡策杖行。

幽鳥似知行樂意，綠楊烟外兩三聲。論者謂宛然有浴沂氣象。越五年，為天順己卯，遷山東福山知縣。福山故僻邑，先生以德化民，刊布小學諸書，令邑人誦讀，復以詩歌興之。必欲變其風俗。或謂其迂闊不能行。先生獨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之俗。嘗有詩曰：天下有材皆可用，世間無草不從風。始終不少懈，由是陋俗丕變。海邦島嶼，颯颯乎有絃誦風。既六載，以李文達公薦，超擢知萊州府。迺先生與文達公竟未面也。先生治萊如治福山，時召郡縣官師與燕，俾言志咏歌，以申政教。未期月，萊人大化。以憂去。既禫，不遽北上，乃訪周廷芳于秦州，訪張立夫于鳳翔，講學求友，孜孜不暇。其于功名利達澹如也。久之，復補南陽。在南陽，慨近世學者以讀書媒利祿，階富貴，士多知聖賢之學，乃倡明周程張朱與古人為學之意，建志學書院，聚郡庠及屬治諸生，親授講說。又以民俗之偷，由未預教，乃遴屬治童蒙，授以小學孝經文公家禮，教民俗言諸書，俾之講習。



又創刻二程全書、胡致堂崇正辨諸書、俟盈科者給授士習、翕然改觀。又創節義祠、祀古聖母烈女、以風勵郡俗。尤嚴進退、不使假左道傷風化。會有女縊而自經、以殉夫死者、先生率僚屬師生往弔、為具棺斂、卜地合葬。已又奏表其閭、由是郡人雖婦人女子皆為感化。先生為政持大體、重風教、不急功利、不規規于簿書、不以毀譽得失動其心。凡屬吏不法者、即案問不少貸。民或良或奸、相宜訓治。與民休息。在南陽八年、郡人戴之如父母。其敬畏之至、若家有一段太守者。治行為天下第一、以直道不能諂時、遂致政歸。乃結廬蘭山之麓、扁曰南村。曰東園。取淵明詩、昔欲居南村、及青松在東園意。授徒講業、相羊吟詠以自樂。然于時政闕失、民情困苦、則又未嘗不憂形于色。成化甲辰卒、年六十有六。門人私諡曰文毅先生。性素孝友、治父母喪一遵古禮、事兄椿曲盡弟道。居家嚴內治、崇禮教、凜然為鄉邦典刑。與人尤篤于分義、友人唐知縣廷器貧甚、其歿也、為具棺

斂以裏事、併志其墓。方伯石公執中曾孫以貧鬻于人、乃垂涕捐貲贖還、俾主其祀。業師周公麟歿、為撫其後。每至其家、坐必避席焉。先生雖未居言路、而屢有建白、如請修龍逢比干祠墓、請從祀元儒劉因、請旌表孝行節義、請開言路諸封事、皆鑿鑿有關國體、補風化。蓋先生之學、近宗程朱、遠溯孔孟、而其功一本于敬。嘗言學者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心之理即天地之理、吾身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在于此、必以命世大儒自期、而不可自暴自棄、以常人自居、有負為人之名。所至從游者眾、多所成立。如同郡董學諭芳、羅僉憲審、彭少保澤、孫孝廉芳、秦州周布衣憲、山西董僉憲齡、福山張同知猷、南陽柴尚書昇、王文莊鴻儒、熊少叅紀、張孝廉景純、皆門牆尤著者。郡人陳祥贊云、距釋排朋、吾道是遵、士趨歸正、鄉俗以淳、繼往開來、遠探濂洛、文清之統、惟公是廓。彭澤撰墓碑云、先儒謂道自堯舜以來、至孟子歿失其傳焉。匪道不傳、學者託之言語

文字而無深造力踐之功也。至宋周程三夫子出。至晦庵朱先生始極主敬致知力行之功。上繼孔孟之統。元魯齋許文正公。我明敬軒薛文清公。以篤實輝光之學繼其絕。此固萬世之公議也。若我南陽太守容思先生。段公。其克尊信斯道而致深造力踐之學者歟。論者以爲知言。所著有容思集。栢軒語錄行世。

馮從吾撰 《馮少墟集》卷二〇

默齋張先生

先生名傑。字立夫。號默齋。鳳翔人。父璉。工部主事。先生生有異質。穎悟過人。稍長。入郡庠。卓然以聖賢自期。年二十一。登正統辛酉鄉薦。乙丑中乙榜。以親老就山西趙城訓導。居官六年。惟以講學教人爲事。一日。薛文清公過趙城。與先生論身心性命之學。文清公嘆服而去。先生之學。由是益深。值歲祲。捐俸賑饑。雖所捐無幾。亦寒殯所難。景泰辛未。工部公捐館舍。先生徒跣奔歸。喪葬悉以禮。先是。里俗多用浮屠法。先生一切屏去。鄉人

化之。久之。以養母不出。天順癸未。母棄養。既禮。有司勸駕。先生蹙然曰。吾少也力學。以明道。祿仕以養親。今吾親終矣。而學無所得。尚欲仕乎。遂不復出。因賦詩自責曰。年幾四十四。此理未真知。晝夜不勤勉。遷延到幾時。益大肆力于學。居恒瞑目端坐。至于移時。起則取諸經。子史朗然誦誦。或至丙夜後已。最愛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因大書揭座右。造詣日深。弟子從遊者日衆。乃拓家塾。以五經教授。學者稱爲五經先生。名重一時。巡按御史某薦先生爲提學僉事。不報。成化乙酉。應天聘典文衡。謝不往。辛卯。茶臺馬公震行部漢南。特遣諸生黃照。王宣輩奉書載幣。聘先生攝城固學事。先生復書略曰。天地生人。無不與之以善。聖賢教人。亦無不欲其同歸于善。是知善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先覺之覺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耳。但古之學者。從事于性情。而文辭所以達其意。今之學者。專務文詞。反有以累其性情。某今年五十有一矣。方知求之于此。以尋古人



儒藏

向上之學。雖得其門。未造其域。汲汲皇皇。恐虛此生。嘗自念僻處一方。獨學無友。每欲遠遊。質正高明。奈有寒疾不可以出。况鄉黨小子。相從頗衆。豈能遠及他方邪。亦謝不往。與臯蘭段先生堅。趙侍御英。河東李學博。秦州周布衣。蕙相與論學。而段尤稱契厚。嘗贈以詩有云。萬徑千蹊。吾道富。四書六籍。聖賢心。聖賢心學。真堪學。何用奔馳此外尋。而先生詩中亦有今宵忘寢。論收心之句。學者爭傳誦焉。或勸先生著書。曰。吾年未艾。猶可進也。俟有所得。為之未晚。乃竟未及著書而卒。是為成化壬辰十月十二日。距生永樂辛丑八月十九日。年僅五十有二。先生為人。篤于孝友。事二親。曲盡子道。與兄英為異母。同居五十年。無間言。姊早卒。撫其子若己出。教之成立。御子弟一以禮法。內外斬斬。嘗自讚曰。讀孔孟書。學孔孟事。知有未真。行有未至。惟日兢兢。以求其所無負也。其勤勵如此。先生歿若干年。郡守趙公。博白兩臺。為先生建祠于家塾之左。以供祀事。長平郭公

定為記。郡倅范公吉稱先生以五經教授。明心學于狂瀾既倒之餘。以四禮率人。挽風化于頽靡不振之秋。以端實淡泊飭躬砥行。垂休光于千百載之後。可謂一代人物矣。識者以為實錄云。

馮從吾撰 《馮少墟集》卷二〇

吏部尚書王公恕傳

王世貞

王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少治易，徇通他經子史。三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業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爲古文辭，其學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博極經濟而已。以是不得留，出爲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所獻決必屢情法，嘗條刑罰之不中者六事，朝廷議行之。擢知揚州府。揚、淮南大都會也，恕以直道，精心爲之，吏民皆愛服。歲再饑，上疏再請賑，度事已迫，不待報而發倉廩，且別市粟以施病者，其人不乏。後時而殁，立書院，萃少年諸生於其間，而延文學行誼之士爲之師。太守以問按行，名諸生袁孝謙、陳懋、恂、禮、讓、文、事亦大振。以考最超，拜江西右布政使。恂人視焉之不得，相率伐石勒德政。其在江西，而嶺南有犯贛州者，恕奉檄帥師討平之。轉河南爲左，以公廉稱。賦稅出納，吏無所容舞。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襄荊諸府。時以襄南地多山險，秦楚之流民萃焉，日剽攻殺略，而礦賊亦不時發。時設開府撫治，而恕首得之。軍府取草創，恕事事經畫有成算。首捕獲南陽之爭礦而稱兵者，已會兵，搗襄益，巢平之，殲其魁，釋脇從之衆累累。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

之亂，既捷，而大將欲搜山，盡取其首以徼功賞，恕持不可。久之，乃聽。念所從將卒必有乘間爲賊者，乃下令曰：擅殺一人，卽抵死。衆肅然，不敢犯。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後流民聚貨立生祠祀恕，仍家繪一像，母憂歸，卽家起復，巡撫河南。以襄南功還，左副都御史。境內霖旱不相常，而又苦蝗，大風晝晦，乃上疏乞罷。以謝人。因極言止營建，崇儉約以回天意。詔不聽。罷。而他所疏荒政甚詳。上爲之獨賦有差，例入朝議事。因復上六事疏。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服除，以刑部左侍郎治濟河，請禁抑馬快船，廢鹽力。上爲之下劄，租詔改南京戶部。復大有所損益。部事理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恕於遷若左，然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而鎮守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之。恕心知所謂，單車攜二童子以往，而中貴人錢能果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吳裝玩好馳驛謁安南王黎瀨。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往返數四。景等復與其國工市，捆載還。恕廉得之，遣騎道執景，景迫投井死。因悉銀鏹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賄。飛章露劾，能私通



儒藏

外夷罪當先報聞。當是時、瀕別爲私郵以通滇省會、實欲乘間攝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黃鵠進、恕復上章極言、明王不責異物、今萬里勞人而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上意因盡罷能貪黷禁肆諸狀。上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矣。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尋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未嘗各一索、無纖毫增。掌院之未幾、恭贊南京守備、還南京、兵部尚書恭贊如故。盡攝督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走私門。嘗使過龍江驛、嚴禁織作工賈、非奉旨、毋得自爲互市。考選軍政、卽同事者無敢干、頗不使怨、而適有與力取中旨、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兼總督糧餉。恕益日夜孜孜於職、下車必首延耆碩、降色與談、民間利病、因而刺及、屬城吏賢否、諸屬城吏故已耳、恕名其墨不可洗者、望風解印綬去、罰者相刮濯、爭欲獻其長以自效、以故恕不勞力而治。乃責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粳、粳及庖人賤工、請稍裁別、派市物料、織造繒彩及貢獻花木禽鳥、請賜蠲省。皆報可。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

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以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革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頌之、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忱以十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暫不相當、然忱彷彿魏元之、恕則賢於宋璟矣。中貴人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疏言、帝王之學貴要、典謨訓誥及無逸、旅葵、皆帝王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網者、何項項也。佛像外妖術取中旨、齋御帑金收市圖籍珍玩、因而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殆盡、而官府供億亦不貲、人情洶洶。恕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王敬亦誣奏恕、因而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東廠中貴人尚銘亦發其狀。上始下敬錦衣獄、謫戍之、并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想。尋復爲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時錢能復資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益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惟有敬事而已。恕諗其少自抑損、坦待之、卒無害。而恕以年至乞休、不許。滿九載、加太子少保。以秦晉錢



言便宜十事。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與妖僧繼曉比而蓋大鎮國永昌寺。其言直忤旨。下詔獄。都督經歷張輔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亦併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數十萬金。俊言官不宜罪。宜特復其官。因併復輔官。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嫌。以星變還俊。補南京。恕因是益自信。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諸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而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恕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臺諫推薦無虛月。上崩。孝廟卽位。於是薦恕者無虛日。卽家特召之。命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乞休。不許。而改吏部尚書。入見。卽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而賢。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備顧問。上報曰。朕用養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所不聽從。何必內閣也。上時釋其文廟。恕請加禮。於是孔子前獨用幣。改太牢。而

是時恕侍經筵。時酷暑。上方汗而盛服。疲不堪。請暫輟講。於宮中進學。報許。始恕以直諫重天下。後進恭說之。而上方開言路。各欲有所自見。其望恕重而責之深。至是御史湯儒進士董傑。都給事中韓重等各疏論經筵講不宜以暑輟。恕非所宜言。而傑尤激。恕不懌。待罪私第。上疏乞休。上曰。君臣之間。恩猶父子。各陳所見。以盡乃職。何嫌何疑。其亟出勿避。恕乃復疏露其意。謂人見朝廷待臣太重。責臣太深。欲臣盡取朝事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母論臣不敢望司馬光。今亦豈然。豐時也。上復優詔留之。乃止。時上於春宮內臣多所登進。又贈服色莊田。恕爭之。上與辭以報。恕益自奮。南京守備太監蔣琮與御史姜綰等訐而各失實。綰等謫而琮獨留。恕謂獨留琮何以示天下公。不聽。御史湯儒故嘗以經筵譏恕者。他亦謬譔有所論建。壽州守劉棻以書稱之。引所夢爲證。事發而大學士劉吉惡之下。詔獄。欲坐棻妖言律論斬。而儒亦與同罪。恕力辯其不然。上命姑緩之。迨法司讞上。棻等皆減從戍。陝西巡按御史李典有風裁而微過刻。爲同事者所中以多杖入死。當大辟。恕謂非故勘於法不當大辟。亦減從戍。

修理河橋工竣。太監李興乞陞工匠官四人。冠帶者五人。恕再執之不可。乃上言。臣力竭矣。惟陛下慎之將來耳。上溫旨報聞。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紘總兵安遠柳景不法。而爲景所誣。與俱罷。恕復言。紘不當罷。卒奏起。爲戶部尚書。滿三載。考最。授光祿大夫。柱國。贈及三代。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脉。牲酒米蔬相繼。而歲時珍鮮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醫王圭自陳春官効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速聞之。有旨。免朝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書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且先責。猶据其上。濬意弗善也。會考察天下。應覲官奏黜。而中旨。罷者九十餘員。而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旨。未必實。令再訪詳具奏。恕自擬有沮之者。必濬也。前是無歲不求去。乃求去益力。至再。而上特慰留之。居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錢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

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恕看詳回奏。恕不憚。意文泰受之丘濬。且疏辯。謂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此非有怨於先帝者。即臣傳內所言。皆足以昭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且文泰無賴小人。其逞此機巧深刻之辭。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門面究文泰反主使之人。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誦君也。傳若行。有家保聞之。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爲民都御史吳貞。貞亦爲之奮言。且潤色文泰草而授之。以上。因請速恕及濬。貞面質。上爲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宥之。俾焚其傳草。而罷濬。貞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辯。復不聽。而恕自此屈矣。於是懇疏引疾乞休。至再三。乃許之。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勅。而文泰心快快。謂濬不能爲之地。又二歲濬卒。文泰在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相公齟王公。負不義名天下。何弔爲。時人快之。恕家居。健無恙。口誦大學諸書。草石渠意見。能發前賢所未發。而薦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屏呵從。謁之。再拜叩質疑難。恕亦



應之不少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爲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天子遣行人齋手勅。牢醴綵幣存問。益月廩歲夫而諭之言。恕乃復疏言數事。又三年卒。恕歟食兼數人。至其口而小減。已開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瀾漫人視之。瞑矣。計聞。上爲輟朝。予祭葬。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顯。而少子承裕。遂爲南京戶部尚書。有學行。不墜其聲。

《國朝獻徵錄》卷二四

按察副使田君汝紆墓志銘 崔銑

君諱汝紆。字勤父。汴之祥符人。弘治戊午。年二十有一。與子同舉。遂業太學。勤父博聞善辭。又飭操檢。三原馬伯循稱之曰。見人之有技而不驚。規人之過而溫。乙丑。又同子舉進士。已以憂歸。服除。授行人選給事中。是時劉瑾竊政。瑾誅閣。嗣其所行。朝紀聿紊。官惟附權潤已。勤父挺立其間。絕請請。攻詞賦。予既交舊。而雅好何舍人仲默。每過予。兩人浮白吟詩。慨時自憤曰。引裾請劍者。固丈夫許國爾。顧事不當其會。而情不中其款。殺身無益。章主之暴。嗟乎嗟乎。述與心違。命與世左。是以西山有餓夫也。然勤父遇事斤斤自信。敢斷決。值端按虛位。爭進者類禦徒然。勤父

上疏言常用大臣以忠諫去位。如韓文等。遺旨斥。然不概聯。又劫武率時源恃功淫縱。遷江西提學僉事。江西雖號文邦。士習謏恣。尚請託。提學官校試列第。不合素所評。輒嗽讓徑去。善宦者先陰訪衆議。參以今試者列名下之。勤父惟據試文。勤父雅好秦漢諸家書。刻行史記。往以舉業譽者。勤父病其腐。置下列。又遵勅論賢知府伍文定。同知曹琥。四人及教官十二人。及退居御史宋景及逸士共。俱上疏薦。又劫知縣及教官不職者十餘人。憲臣及僚惡其侵官。乃共升訪當考官。時南臺劾之。調山西。方訪起。共欲擠入不測。然止言其乖方。他無可摘也。古所謂因貶見褒者歟。自山西遷湖廣副使。皆理獄。清屯田。修水利。推廣儲事靡不飭。前後乞休者三。乃得請。時年四十五。既還汴。力田養母。杜門讀書。誦聲琅琅聞戶外。病六經庸學傳注紛如靡統。字稱句品。思纂輯成一家言。僅畢周易而已。詩暨古文集若干卷。勤父授行人在正德戊辰。選給事中。在己巳。治刑科。遷江西。在癸酉。十有一月。調山西。在丁丑。二月。遷湖廣。在己卯。閏四月。歸。嘉靖癸巳。三月二日卒。勤父閑居者十有二年。

《國朝獻徵錄》卷八八

校記

①絲：據文意當作「終」。

②角：《椒邱文集》卷三一作「昌」。

③揭：右引書作「揭」。

④是：當作「果」。

⑤泝：《明名臣琬琰續錄》卷一四作「距」。

⑥原書「憲」字前三字不清，據右引書當作「同彭文」。

⑦載載：下「載」字疑誤。

⑧鉅：疑當作「距」。

⑨原書「罷」字前字不清，據《弇州四部稿續稿》卷八
八當作「聽」。

明儒碑傳集卷十六

鄭伉 岳正 閻禹錫 丘濬

周洪謨 王佐 何喬新

鄭敬齋墓表 鄭善夫

先生諱伉字孔明其先赤石魯氏七世祖正叔出姑子後遂為鄭氏居常山之象湖世濟其德至先生而大先生吳康齋之高業弟子也風聞楚越之交蓋聞然游於萬仞者余生也晚不及挹先生之容近季子道者揖余於京師求表先生之墓因得睹行蹟聞風慨然樂為執鞭而恨不可得者先生三歲聞父母哭而知哀五歲誦故事十三讀易治舉子文理蔚然二十為博士及省試一再不合棄之曰顯親揚名恐不在是也乃走豐城拜於丁潛軒之門求踐履實學時年三十有幾矣迺復見康齋先生於崇仁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復之耳敢欲速乎因

受小學日自驗之身心徐得聞四子六籍之文久之於道若有見焉乃歸築室龍池之上日取諸儒論議一切折衷於朱子凡古載籍鮮不讀但不讀佛老之書嘗謂其毀肢體滅人倫即不容誅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謬哉一時名士若蘭谿章楓山開化吾文山南昌張東白皆與相可否所著有易義發明卦贊讀史管見觀理餘論哇鳴集凡數十萬言惜以燬盡其存者僅十之一云吾嘗聞康齋之學最強毅直致不屑屑於文字箋註約破碎而大同之卓然有六經註我之見誠所謂發章句之迷而立於獨者夫章句猶筌蹄然本以發迷欲學者既得而忘之也非為終身溺之而不究心於章句之外者也吾聞其執喪極哀祠墓殯葬一本之家禮設義學立社倉事事皆著實地上作業要非所謂瑣瑣破碎者故自號曰敬齋又曰斷迷子蓋有得之康齋者矣然挾經濟之術三謁公卿而不一試豈所謂逆流退飛者耶古之君子知之則言言之則行聖人之心顧亦何嘗忘



儒藏

天下哉。使假先生以年，其用舍內外之辨必有分矣。先生行履備見傳志，此特其大者，余故表之以詔後之尚友者。

《明文海》卷四四一

興化知府岳君墓誌銘

葉盛

英宗皇帝既復辟，宥宥之臣累出親擢，其第五人則吾友燕山岳君正也。君固奇士，而王吏部忠肅公又嘗稱其賢，上雅重之。君亦自幸魚水之遺，凡所陳請，所撰述所對答，竭盡忠盡，多稱旨。一日，湯序言變異，將以古法進，云奸臣未盡之故。上以問君，君叩首曰：「奸臣未聞，求之將人人自危。况序術疏淺，宜不足信。」上悅。時石曹二猾勢方張，君虞其將來必不盡靖，因極言於上前，且退而面開導之，使為保全計。二猾雖陽諾好辭，中實銜之。蓋未幾，君之禍作矣。上猶惜君甚，止出為欽州同知。既又追及逮繫，責戍甘肅之夷鎮。二猾尋踵敗，上惻然有思曰：「岳正言是也。」召還，將復有所用，而龍馭上升矣。成化初，君居母憂，服闋，御史有言，當急召用，君以勸忠。

詔仍元職。吏部言當調南京，有旨具勿調，命充經筵講官，纂修本朝實錄。適兵部清黃官缺，部院大臣會薦君，遂以成化元年四月俾知興化府以行。君在官生財惠民，民始諱而終服，號賢守。有司者或不知禮君，君廼有歸志。歲己丑來朝，請致仕，家居越三載，為成化八年九月十一日疾卒，得年五十五。公卿以下皆往弔哭，莫不嗟悼曰：「岳先生亡矣。」君字季方，別號蒙泉，畿內灤縣人。曾祖德甫，祖思銘。父興，懷遠將軍，輕車都尉，府軍前衛指揮同知。母太淑人劉氏。君少年已能學，有名，二十一領鄉薦，卒業太學。正統戊辰會試，同考誤落卷中，侍講杜寧獨薦其文，以為此吾輩中人，遂占首選。廷試第三名，授翰林編修。景泰三年，陞右春坊贊善，兼編修。天順初元，改修撰。是年六月，被命入內閣，參預機務。及其得罪去，僅一月耳。君偉貌美髯，言論灑灑，動循矩度。居家孝弟，交朋友有始終之誼。平生性剛而志高，抱負經濟，不輕屈下人，有古豪傑之風。石曹事或迂議之，且



《明名臣碑傳琬琰錄》卷一

直內閣翰林院學士岳公正傳 李東陽

公姓岳氏諱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爲蒙泉先生順天涿縣人也曾祖諱德甫祖諱思銘考諱興府軍前衛指揮同知公身長美鬚髯神采秀發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忠文公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公與商文毅彭文憲王三原諸公皆預焉正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誤寘落卷侍講杜公寧見之曰此我輩中人遂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每開口論大事嘗閉戶夜草疏請復恭讓后位號其伯兄端俯樓隙窺之驚曰柰老母何取其草製之乃止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編脩天順丁丑英宗復辟改脩撰上廉知其名吏部王忠肅公亦薦之六月召見文華殿上遙見遽曰好旣陞陞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涿縣上曰又是此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顧謂曰今用汝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公頓首辭至再乃出赴閤至左順門石亨張軌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

公不敢對。時亨輒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亨輒請爲誰。上曰。岳正。亨輒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如何。亨輒因奏曰。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上默然。蓋亨輩以事非已出。故撓之云爾。自是。宣。召賜養。絡繹于道。公感。上知遇。銳意功業。知無不言。言必盡肝膽。一日。欽天監湯序言變異。謂奸臣未盡之故。上以問公。公曰。姦臣未聞。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術疏淺。不足信。事遂寢。錦衣衛官校選得一僧。自言當大貴。衆感之。至妻以女。以觀非分。獄具。當坐反。牛玉援近例。請官選者。公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治其從十數人。選者准應捕律。朝論寢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獨不及亨。緝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職。上令。榜。格。公與呂文懿公見。上曰。爲政自有體式。資。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折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法。以

秦爲戒。縱欲窮治其事。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諂。不如勿究。吉祥從旁請究其力。上徐謂曰。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內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稱斬首無算。皆梟于林木。不能悉致。公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于何所。其人驚伏。公問爲。上言。曹石勢太盛。慮有變。宜早爲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公徑造亨。諷令稍自斂。如。敢。二人怨之益深。會。承天門災。上下詔自責。實公視草。歷陳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爲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滌。以母老留。月。尚書陳某者。曹石黨也。憾公嘗言其不可用。至是族遷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考掠備至。請戍肅州鎮夷所。所居京第。爲幸臣都督李鐸所奪。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拮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者。頗尚志氣。爲所哀解。其人怒不肯。楊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謂公曰。格有封印。奈何。公教之曰。可燒釜令熱。以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皆昂起。因去釘脫格。剖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覺有異。楊說之曰。業已然矣。今奉銀數十兩爲壽。不如納之。公乃得至戍。時太監猛虎石鎮甘肅。相傳有。密諭。須生不須死。鎮巡而下亦

雅重之致客禮焉。上海意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以不軌敗。上謂內閣李文達公曰：向岳正固言之。文達因請曰：正有老母，得放歸鄉里，幸甚。乃命釋爲民。甲申，憲宗嗣位，有御史楊宣者，亦以劾亨謫戍廣東。臺諫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吏部擬調南京，有旨勿調。公在院供職，充經筵講官。纂脩先朝實錄，文達欲薦爲南京國子祭酒，公不應。有忌者，僞爲公劾文達疏草，會廷薦公爲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亨名並上。亨負才氣，亦被譴，遂皆補外。公得知興化府。時論譁然，爲之不平。公才素大，不屑條格，動輒爲闊遠計。築西湖隄，溉田數千頃。京庫輸納多爲解戶所侵，公畫一會算，省其半費。士大夫家有侵廢寺田及規公利者，悉不與，皆切齒憾之。其貴有力者，共騰爲謗者，橫莫可遏。公亦厭苦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京師，因引疾致仕。時李鐸已敗，朝廷還其故第。居久之，陳繹熙，邢遜之二公相繼爲祭酒，有官錢爲公用，簿不時注，忌者因肆爲媒孽，皆得罪去。文憲致勸公請代之。公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爲？自是當道交絕。忽喪幼子，慟而成疾。壬辰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十月十日

堅村葬墓。公于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爲，高自負許。其爲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詩亦雅健脫俗。字法精邃，大書尤偉。旁及雕繪鐫刻，悉臻其妙。嘗戲畫蒲萄，遂稱絕品。晚好皇極書，有所論述及經解，皆未及就，惟類博稿十卷行于世。深衣纂誤一卷，藏于家。

興化郡守蒙泉岳公祠記

黃仲昭

君子之心，坦易明白，故其臨政也，不任智巧，不施鈞距，不求人之過，不逆人之欺，不爲利疚，不爲勢回，而几可以裨官政，阜民生，美俗化者，爲之惟恐或後。儒者之用心類如此，然世之知之者恒鮮，豈惟不能知之，疑謗之來，且不能免。必久之公論定，而後向之疑且謗者，渙然釋矣。以子產之賢，仲尼之聖，其得政之初，猶且謗之。及久而乎，然後頌聲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難行，而後世之君子者，多不遇也。故興化郡守蒙泉岳公，蚤以興學雄文魁正統戊辰會試甲榜，廷試擢進士及第第三人，拜翰林編脩，進脩撰。英廟復辟之初，召入內閣，預典機密重務，侃侃持正論，不少阿徇，以屬忤權奸，謫戍邊。既而權奸敗，遂召還，未及用，而官車晏駕矣。憲廟繼統，遂復其官，尋出守



儒藏

茲郡下車之初見郡事之當脩舉者甚衆而帑藏空虛用度不足乃節縮公私浮費凡事之可以生財而不礙理法者多方經理之財用既裕乃徙建布政分司重新青陽驛撤江口橋舊址之傾圯者增甃以石而高大之以禦海潮之衝激疏城中故壕以通舟楫而建石橋於其上以通行人扁之曰兼濟言水陸俱便也其有裨於官政甚博郡之白堊舊有渠通木關陂之水以溉田後因堤壞水盡洩於海公乃別決渠引水而爲橋以通道路民以爲利因號其橋曰岳公橋郡城預備倉久乏儲備公盡斥其所經理餘財糴穀數萬石以實之其有阜於民生甚殷郡有涵江書院歲久圯廢公爲擇旁近爽塏之地重建之且增其祭田訪求宣聖裔孫之轉徙他處者還居之復修境內先賢祠墓新林孝子祠並鑄文廟祭器其有益於風化甚大迹公之蒞政甫及三年而治功如此或乃以是疑公謗議遂起而公亦因是飄然納祿以去卒使其蘊蓄不盡施而儒者之效不得以盡白可慨也然公去官未幾家計蕭然瀕於貧困莆人始知公之操履果無所作及公歿數年而其倉廩所積濟民甚衆前人始感公之惠思欲起之於九原而不可得於

此又可以見誠之不可掩而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泯滅也始公去郡郡人議以公之重建涵江書院治蹟尤偉因相與塑公像祠於院之旁室殊隘陋弗稱今太守王侯嘗以齋事宿公署夢公在園索中呼謂侯曰幸出我既覺莫曉所謂弘治甲寅之秋侯以事至書院謁公像因感前夢遂謀爲公別構祠宇廉得淫祠曰玉虛觀者近接書院之東乃謀諸鄉之父老大夫士葺而完之遷公像其中祀以特性而告以文是日來陪祀者數百人咸稱快焉茲復議取廢寺之田若干畝牒所在稅課局及祇守祠之役者歲收其入請於府量給以備春秋之祭又恐久而或墜命仲昭記其顛末仲昭竊觀公之爲人磊落豪邁爲文詞才氣逸發雄偉不常民投牒訴訟一經其目是非立決處事寬平簡易不設城府求之當世亦可爲豪傑士矣而預政于朝旣不得久於位典郡于外又不能諧於俗竟齋志以至於沒則其精爽不散而平昔胸中之耿耿者必有不能釋然也意者王侯夢寐之感其亦公之精神相爲流通而欲以其胸中之耿耿者藉侯以一白於世歟是則王侯茲舉匪直以慰郡民之思且使有志於君子之道者知公論終不可掩而

有所恃以力於行也。公諱正，字季方，號蒙泉，順天之
郭縣人。王侯名弼，字存敬，浙之天台人。成化乙未進
士，由刑部郎中擢今官，善政多可紀，此特其一事云。

《國朝獻徵錄》卷一三

監察御史閻公禹錫墓志銘 馬中錫

成化甲午春夏間，中錫得劇疾，危甚。稍間，則秋試屆
期，吾邑計偕者赴試久矣。公方試士於順義縣，因持
牒復試，得中錫文，輒大言謂隣邑諸令及校官不意
今歲解元乃在此。吾歷試八郡，未見有出色者，晚得
斯人，足慰吾心矣。仍命順義令餽米肉僕馬，以示優
異。比揭曉，中錫果第一，朝論翕然以公爲知言。顧中
錫膚淺，何足以膺公盛心，而公之愛則深矣。公今已
矣，每追思不勝悲愴。其子效復屬中錫銘公之墓，是
益重于悲也。義不可以但已，乃收淚叙而銘之。公諱
禹錫，字子與，世洛陽人。祖以上不仕。考諱端，登解河
南爲教官以終，贈雲南道監察御史。公美髯明目，負
氣自許，不肯脂韋世俗，亦不事邊幅，與物無忤。童時
穎敏之人，讀書日記萬言，過目輒成誦。肆長博極羣
書，日大性純孝，九歲時哭其父，幾至滅性。正統甲子
年十九，領河南鄉薦。明年會試，中乙榜，授昌黎訓導。

丙寅喪其妣太孺人，慨奔喪之禮久不行，乃自官徒
歸，廬於墓。終制，有強暴兒化白蠟出集之應，有司以
聞，詔旌其閭。旣而聞河汾薛文清公講明濂洛關閩
學，遂謝舉業，去洛從之遊，得其大指而歸。考功員外
郎開州紀振薦公爲其庠訓導，遂以其所得爲教。四
方從者日衆，學舍幾不能容。州之氓無少長皆化之，
曰：無取閭先生非刺也。稍涉不義，卽相誡曰：毋令閭
先生知之。正身飭行，望者消釋，人以比司馬端明之
在洛云。天順丁丑，大學士李文達公薦爲國子學正，
尋陞監丞。諸生之事于調者悉不得行，不遂者或以
買怨。癸未，謫徽州府經歷。諸生詣闕奏留者至再。
甲申，陞南京國子監助教，復轉監丞，掌京衛武學事。
世祿子弟悉知讀書，由禮登甲科者相望，而中外擁
貂蟬握虎符號稱儒將者亦多公門人。四典文衡，尤
號得人。太宰壘山王忠肅公欲大用公，未果。繼忠肅
者姚文敏公，集廷臣求學行異等可任御史者，提督
畿內學校同聲以公應，乃授今官。公感知遇，慨然有
造就人材之志，勵名節，敦士風，抑詞章之習，明本原
之學，取周子太極圖通書爲士子講明之。一時之人
皆粗知性理者，公之力也。又疏塲屋數十弊陳之，皆



儒藏

久賜施行時論稱快焉。世方仰其有爲。成化丙申七月二十八日。無疾衣服冠而逝。公卿大臣多惜之。士子如失所怙恃。距其生宣德丙午四月十三日。得壽五十一。明年丁酉。歸葬洛。公宦遊三十年。清苦蕭索。如吳隱之。每去任囊無一錢。如劉寵。死之日家計如庾黔婁。其文武門人及故屬吏相與賻而殯之。平日著述甚富。有自信集。晦菴要語。二程全集。薛文清公讀書錄。河汾詩文。司馬法。吳子註解。孫子選註。武學詞範。行於世。

《國朝獻徵錄》卷六五

大學士丘公濬傳

黃佐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祖普。性仁愛。專事濟人利物。爲臨高醫學訓科。宣德甲寅。郡中大饑。白骨遍野。業有第一水橋地。捨爲義塚。躬求全骸瘞之。累累凡百餘。清明灑以杯酒糲飯。其所行自少至老多類此。父傳早卒。母李氏守志訓之。濬生有異質。讀書過目輒成誦。日記數千言。六歲信口爲詩歌。語皆警拔。如詠五指山詩。識者知其必爲國器。稍長。博觀羣籍。每借諸市肆。雖釋老伎術亦所不廢。年十七。始習舉子業。落筆爲文。數千百言立就。復出倫輩。弱冠著論。謂許衡

仕元無能改於其俗。又不能行已之道。雖不仕可也。耆儒碩師初見甚駭之。已而又大深服。以爲先儒未有言及此者。正統甲子。首舉於鄉。主司全錄其五策。兩試禮部。名在乙榜。卒業太學。祭酒蕭鑑深器重之。爲之延譽。錄是名益重。景泰辛未告歸。所與厚者咸贈以詩。編修岳正知其後必大成。作序以送之。甲戌復試于禮部。學士商輅主試事。閱論策卽意其爲濬。及揭名果然。廷試當魁。或以貌不揚已之。乃寘第二甲第一。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者十八人。濬爲首。被命修寰宇通志。時洗馬李紹偕諸學士會史館。指劉定之謂濬曰。主靜生廬陵文獻之郊。又承石潭家教。宜其博洽爲一時之冠。子生海外。何從得書籍師友。而乃博洽如此。濬自以遠方新進。一旦名動京師。方欣然不自足。益求人間所未見書而讀之。遂以博極羣書稱於時。尤熟本朝典故。書成。授翰林編修。濬旣多識有獲。發之文章。雄渾壯麗。四方求者沓至。碑銘序記詞賦之作。流布遠邇。然非其人。雖以厚幣請之不與。天順七年。兩廣用兵。經年不決。濬條列事宜。李文達公賢一見之。卽代上之。英宗嘉嘆。付所司舉行。八年。憲宗登極。充經筵講官。成化元年。陞侍講。



命與修 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清曰。已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謗。豈可信哉。功過皆從實書之。三年。實錄成。進侍講學士。經筵嘗進講。吐音洪暢。憲宗竦聽甚悅。五年。丁母憂。九年。服闋。復原職。十三年。續修宋元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濬自出已見。撰史略。謂朱子綱目以正統為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綱。以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有裨世教。是年。祭酒員缺。會謂非濬不可。乃陞祭酒。時同官劉健與濬相詭。然健自此不談。又有崇尚內典。自謂心學者。共誹且笑之。學士劉吉亦北人。寡學。喜濬。陞曰。南條止可爲教官耳。十六年。加禮部侍郎。仍掌國子監事。復謂其德秀。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已見。而其大要則尤在於審幾微。以成天下之務。故又首補誠意正心之要。曰。審幾微。自爲一卷。餘自正朝廷以迄成功化。凡一百六十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值 孝宗嗣位之初。其書適成。乃表上之。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裨政治。朕甚嘉之。

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會修 憲廟實錄。充副總裁官。弘治四年。實錄成。加太子太保。三疏求致仕。不允。本年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復三疏固辭。不允。乃奏請擇衍義補中要務行之。上見納。乃就務以寬大啟。上心忠厚。變士習。凡人才進退。政事廢舉。一惟 祖宗舊典是循。五年。天變上疏。大槩論上改元之初。歲在戊申。與洪武初元同符。宜釐革庶政。盡復舊規。因擬二十二事。陳時政之弊。其略曰。成化間。彗星三見。遍掃三垣。地震無慮五六百次。邇者。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且異鳥三鳴于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在三垣三台。尤爲重。地變莫大於震動。在京師邊防。尤爲危急。矧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五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臣願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邪姦。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疏凡萬餘言。上命諸司議行。

又請訪求遺書。上皆嘉納。洪武永樂以來凡百禮
朝。觀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遺
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以下
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濬深知其弊。言于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
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也。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
者幾二千人。乃勅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任。雖經一
考非有貪暴實跡者勿黜。蓋用其言也。醫官有療疾
往來其家者以失職怨家宰王恕奏計其短。科道言
疑出濬意。上察其誣待濬益厚。七年加少保。恭太
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目疾辭不允。
八年薨于官。訃聞。天子嗟悼。輟視朝一日。賻寶鈔一
萬貫。贈特進左柱國太傅諡文莊。濬性剛直與大臣
論政議所未安必反覆辯論。言官論事亦以是非詰
之不肯姍姍取悅。無歲不求歸。前後凡十三疏皆不
允。問勞賜賚之使踵相接于門。初經生文士以奇怪
相高或不可句。濬考南京鄉試及禮部會試凡怪詞
險語皆痛斥之。怨誹不恤也。及爲祭酒尤諄諄爲學
潛言之。文體乃復渾厚。其在太學論者謂師道尊嚴

無愧李文忠公。綜理微密則文忠公不及。嘗謂朱子
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節略焉。爲考諸儒所
言。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行。朱子微言散見
於傳註語錄。學者率未易求。乃采其精切彙爲二十
篇。做魯論語作朱子學的。其他述著甚富。自筮仕至
位極人臣凡四十餘年。而自處無異韋布。產業僅能
卒歲。第宅不逾齊民。在都城市屋於蘇州巷南。規模
卑陋。聊庇風雨。始終未嘗少拓。人到於今呼爲丘閣
老巷。所得俸餘卽充官費。絕無贏餘。及卒南歸行裝
自。欽賜白金綺幣外。惟圖書數萬卷而已。正德初
武宗素知其名。孫瑄尚寶司丞卒。復以曾孫郊
繼其官。賜額祀于鄉曰景賢祠。以濬配。宋學士蘇
軾以風示天下。何喬新稱嶺南人物自唐張九齡宋
余靖崔與之及濬四人。尹直贊曲江其師。東坡其匹。
世以爲知言云。
雙槐歲抄。弘治乙卯春二月戊午。少保丘公薨于位。
槩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
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爲中官作。其介慎二也。歷
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城
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廉靜三也。家積書萬卷。與人



讀古今名理表不休。爲學以自得爲本，以循禮爲要。陳主事晨衣細啗，公開喪，面斥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自學士爲祭酒，最久任。所著大學衍義補，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每遇名流，必質問辯難，以求至當，皆足傳世。成化癸卯，陳白沙至京，與談不合，人謂公沮之，不得留用。時猶未入閣也。安有沮之之事乎？及入閣，與太宰王三原皆太子太保，偶坐其上，三原噴有煩言。會太醫院判劉文泰失職，奏三原變亂選法，以所刻傳封進內，多詳述留中之疏。上責其賣直沽名，致仕去。人以教評議公，公實不知也。謝侍郎鐸至，形諸言論，嘗其著述。劉學士健謂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公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健默然甚愧。又嘗勸其門生王鏊，謝遷二學士讀書循禮，毋狎飲廢事。至而檢毛修撰澄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翰林後進多憾之。

治世餘聞。瓊臺丘公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主御醫劉文泰計奏三原王公，令人毀傳事，可見其槩矣。嘗與同寅劉閣老吉不協，劉作一對書之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

爲然。

守溪長語。丘濬，閩老瓊州人，於子史無所不聞，而尤熟於國家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矯以爲非，人所共否，必矯以爲是。能以辯博濟其說，其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亦未必能恢復。其最得者，黜元不與正統，許衡不當仕於元，亦前人所未發也。好著述，雖老手不釋卷。性剛褊，不苟取，亦恬於仕進。年七十，猶滯於學士。孝宗卽位，進大學新義補，得進尚書。李廣幸於上，因之得入內閣，與同僚爭，每事欲有紛更。時王恕有重望於天下，濬每憎之。會劉文泰劾恕，或以爲濬嗾之也，以是尤爲衆所貶。

《國朝獻徵錄》卷一四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諡文

安周公洪謨神道碑

徐浦

周之先爲蜀之資陽人，宋紹興中始徙叙州之長寧。故今爲長寧人。曾祖世祥，祖本原，父永隆，俱儒學訓導。邑人稱世儒周氏，以別其族。至公以儒術大顯於世。公諱洪謨，字堯弼，號等齋，又號南阜子。自少穎敏，

好學不倦。侍父官長陽。處諸子中。卓然有名。正統甲子。領四川鄉試第一。明年復占第一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景泰壬申。陞左春坊贊善。丙子。修宸宇。統志成。陞侍講。天順戊寅。進侍讀。署南京翰林院事。甲申。憲宗卽位。召修。英宗實錄。改翰林院侍讀。丁亥。進學士。陞南京國子祭酒。丁母憂。服除。改北京祭酒。擢禮部右侍郎。由左侍郎拜本部尚書。丁未。進太子少保。積所資德大夫。正治上卿。今上卽位之元年。爲弘治戊申。上念公嘗以老請致仕。令乘傳而歸。陞辭之日。恩禮不替。又三年辛亥。以疾卒於家。壽七十有二。訃聞。命有司論祭治墳。仍賜諡曰文安。公少以文爲業。然有志政務。多所建白。初在翰林。卽勸上勤經筵。以講聖學。謹內治。以收政本。復條十三事以進。及蜀寇作。與長寧鄰境。公稔知其出沒。設禦備之術甚悉。遂見擒。而其地安然。及爲祭酒。整飭規矩。表率生徒。且言修祀事。廣介儲。禁酷刑。減征稅。攘廢撫夷十事。上悉嘉納之。又言聖明尊崇孔子。其塑像冕服。既循前代之舊。用天子之制。而禮樂不稱。封號不加。殊爲闕典。宜下禮部議之。尚書鄒公以尊崇孔子。初不在此。爲奏。然朝廷竟用公言。始

增造豆舞份之數。在禮部時。首言書載璚璣玉衡。蔡傳不得其制。乞改造以備占候。既成。有羊酒寶鈔之賜。後烏思藏等處入貢。其貢使數踰舊制。一歲中有至三四千人者。賞賜靡費不可勝計。自長河西諸番。習以圖利。公言。此特無印符爲驗耳。宜俟海南諸番。創各給與符二十道。入貢備填貢使物數于上。仍識以符。賜金印。至關驗以防詐偽。詔從其議。其費始省。丁未。月當食不食。或以爲宜賀。公謂此陰盛之象。其可賀耶。遂止。嘗奉命祭天壽山神。見役夫運載相繼於道。知有所營建也。歸言。月令云。盛夏不可興土功。又曰。舉大事則有天殃。今歲大旱。未必不由於此。且時方炎蒸。人易疾疫。宜暫休息之。不報。及既歸。老母中。惓惓不忘朝廷。猶力疾疏安中國禦四夷十事。遣人馳進。悉命所司議行。蓋公忠勤之心。至於終身乃已。公平生尤善著述。凡經史稍有疑。輒訂正之。其爲文簡直。不爲奇險語。而理致明白。繁然可愛。所著有疑辯錄三卷。南臯子集二十卷。齊齋集五十卷。公之祖父並累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

維揚志

周尚書異事 國朝太宗伯洪謨中鄉貢。日舟泊邢

江夜見一異人謂公曰吾卽子之前身也。前在萬里終身清要。公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丁山人。公官南京翰林。以詩訊太守三原王侯。侯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侯得詩甚訝。侯之青老而訊之。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祥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理於成都。以仙雅重於藩王。有德人也。侯卽以此回報宗伯。世以爲異。如羊祜房琯之事云。

《國朝獻徵錄》卷三三

臨江府同知王佐傳

黃佐

王佐字汝學。增城人。少受業於丘濬。弱冠正統丁卯。以禮經魁鄉薦。游太學。爲祭酒吳節司業閻昂錫所稱許。監試每擢爲首。延譽于內閣。李賢異其大用。後試南省。五策條答無遺。本房欲實魁選。爲忌者所黜。成化初。授高州府同知。時都御史韓雍用兵兩廣。佐獻策平戎。用之動中肯綮。雍奇其才。甲午。改邵武。以文章飾政事。持身廉而不傲。事上恭而不阿。屬奉軍盜發。時命事章。適分巡至郡。檄佐行縣。召集里老。密切訪問。賊中動靜。若其可招。則還其里。老之

有議幹者。往諭之。除首惡不宥。其餘脅從者悉聽自新。若不可招。則亦令其各陳勦捕方略以報。佐至縣。周詢衆論。皆以爲賊勢方張。若遽攻之。則其黨必固。結以拒戰。而其勢遂成。不若乘其衆心未固。誘其來降者。以殺其勢。則可不攻而自潰矣。佐遂遣人招諭。降其脅從者數十人。賊果散去。憊同寮聞之。有欲邀功希賞者。言於部使者。謂憊儒者不知兵。恐不能濟事。願自行勦之。部使者信其言。遂調將樂所官軍。俾率以行。至則賊已平矣。乃械繫佐所招降者。凱還獻功。悉戮之。憊恥與爭。而佐亦絕口不言。惟與人頌其靖亂安民之績。然終亦無由白於上也。滿九載去。改同知臨江府。致仕。臨江與人又頌其公平正大。博學工吟詠。以賢能著稱云。佐所至廉操遺愛。始終如一。日惟質直任職。不能隨時俯仰。故低徊二郡二十餘年。一官不徙。衆皆惜之。平生雅淡。惟耽書史。自少至老。手未釋卷。雖晡曉猶使家人讀而聽之。提學新喻。胡榮稱其博學多識。精思力踐。見道精審。故其詩辭和平溫厚。文氣光明正大。當比唐宋諸大家。識者以爲確論。所著有雞肋集。經籍目略。原教編。庚申錄。瓊



儒藏

臺外紀。其經進御則有珠崖錄。世稱其文行。年八十五卒。

《國朝獻徵錄》卷八七

刑部尚書椒丘何公喬新傳 蔡清

先生名喬新。字廷秀。姓何氏。世家盱之廣昌。宋寶謨開直學士。諡文定。公坦之裔。吏部尚書東園先生第三子也。少多疾。九歲始就外傳。讀書稍敏。過人。年十一。讀通鑑綱目。輒了其大旨。有問者。備舉其首尾。若道目前事。聽者忘倦。刑部尚書匡山魏公。侍郎豐城丁公。皆以偉器期之。翰林修撰周君中規。嘗至先生書齋。見壁間懸新城朱文敬所寫丹鳳鳴圖。中規因歎文彩多能。先生徐曰。此非學者所當爲也。中規異之。因問所閱何書。對曰。陳子樞通鑑續編也。曰。子樞書法視朱子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所敢議。然呂文煥之降元。不書其叛。張世傑之溺海。不書其成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紀義軒則抹怪誕不經之談。書遼金則失內夏外夷之義。似有未當也。中規大驚。因白東園曰。三郎學識不易及也。景泰庚午。赴江西鄉試。時姑蘇韓公雍巡按江右。欲私見之。先生辭不往。及入試。主司天台章先生。取得其文。擢置第一。

監察御史周君孔明。以東園方典銓衡。懼招物議。乃移置第六。明年會試禮部。名在甲榜。翰林學士江先生淵亦避嫌。移置乙榜。例授教職。辭不就。及東園致仕。題登進士第。觀政工部。嘗奉使淮西。舉縣令閻微少學於東園。以白金文綺爲贈。先生力却之。微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先生曰。子欲壽吾親。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東園聞之。喜曰。吾兒如是。吾無憂矣。景泰七年春。擢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政務甚簡。終日閉戶讀書。宗伯魏公重之。語人曰。何主事方爲時用。恐其不習於政。奈何。乃微先生收糧。先生平斗斛。謹出納。嚴勾稽。而痛懲奸吏之侵漁者。魏公喜。謂先生曰。推是以往。無施不可矣。會丁東園憂。解任歸。宋撫密陳文定公父葬廣昌。世稱吉壤。其子孫貧甚。欲鬻其墳爲東園宅兆。先生曰。暴人之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爲也。繼丁母夫人憂。服闋。改刑部陝西司主事。先生盡心庶獄。無大小必求其情。武清農家婦牧牛於野。二犬卒驅其牛去。婦號而請之。不予。錦衣衛捕盜者執之。以爲強盜。送刑部議其罪。先生曰。此白晝奪人物。非強盜也。律當徒。又有強盜舍逆族。分所劫彩繪遺主翁。事覺。巡徼者并主翁



執之以爲同盜。先生諷得其情，曰：此與盜分贓耳，當與強盜殊科。司寇陸公喜曰：子慎刑如此，不愧通翁矣。還本部廣東司員外郎。錦水衛隸廣東司，其官校侍衛衛親軍恣橫自禁，法司每役容之。先生曰：法者天下之公也，有犯輒捕治，不少貸。繇是官校悚懼，相戒不敢犯。修英廟實錄，命各部採摭事實，紀載者爲書上之。司寇以屬先生，及書上史館，少保南陽李文達公閱之，曰：紀實而飾以文，視諸司惟務吏牘者，大不作矣。還本司郎中。錦水衛百戶有逐其舅之子而奪其財產者，舅子歿，其孫訟于官，指揮使袁彬囑先生抑訟者。先生執不可，悉奪財產歸其孫。彬怒，欲因事陷先生。適覘事者百端擗摭，卒無毫髮可指爲罪者。先生在刑部久，凡法比禁創具，通其本末。陸公及侍郎太原周公、新安程公、泃水董公皆重之。有大獄具，必以屬先生。章疏當上者，輒使其草。吏部尚書古曹李公知先生材且賢，屢薦於朝。陞福建按察司副使。暨抵任，浙寇千餘人壽寧等縣盜掠銀礦，所過剽掠。先生募鄉兵擊之，斬首數百級，擒其魁。浙寇敗走。福寧土豪尤氏暴橫殺人，出入以兵甲自隨，縣官捕之，輒族拒不服。幾二十年。先生設方畧，生致其

父子置於法。福清薛氏以所居瀕海，歲出諸蕃互市，事覺，遂聚衆欲爲亂。先生掩其不備，盡獲其渠黨，海道以寧。福安寧德銀礦久絕，有司責民供歲課，民多破產。先生具奏，減二縣銀課三之二。行部興化，問民所病，皆曰：洪武初，官以牛貸民耕而徵其租，牛物故已久，而徵租如故，民以是病。先生以聞，遂蠲其租。都察院副都御史滕公巡撫福建，徵先生分巡汀郡。建寧先生徧歷諸縣，訪民利病而興除之。清流之歸化里介乎將樂沙縣之間，民恃其險，餽不供，徭賦先生白臬公，卽其地置歸化縣，其民始奉法令。龜山先生將樂人，子孫微甚，墳塋蕪穢，其書院亦爲戎卒所據。先生修其墳，復其書院，且繕廢寺，腴田百畝，俾其子孫耕以奉祀焉。典番舶中官歿，鎮守太監分其餘財遺三司。先生力辭不得，適受而輸之庫。陞河南按察使。福建都指揮僉事武成以先生薦授閩職，及先生行，以犀帶銀器爲贐。先生笑而却之，曰：我知君君何不知我邪？成慙而退。河南大水，民艱食，舊制賑貸貧民，至秋罷。先生曰：令賑貸止於秋者，以秋成可仰也。今秋田無收，賑貸可已乎？命郡縣如舊賑之，至麥熟乃止。流民入境無食者，發粟爲粥食之，無衣者以庫

藏帛給之所全活不可勝計。河南守薛昌、鹿邑令胡宏、杞縣令李文中皆以貪暴病民而有強援，它使者不敢問。先生劾其罪，或徙或黜。鈞州民趙甲飲于陳乙酒肆，乘夜渡河溺而死。甲之子訟於官，謂甲與乙鬪，乙殺而投諸河。乙以鍛鍊慘酷自誣服，坐繫數年。先生獻之曰：「酒肆民居狎比，使鬪必有間之者，肆距河且十里，負屍投之，必有見之者，奈何以單辭成罪乎？」令有司驗甲屍，腦皮裏有沙石，作作定為溺死，遂破械出之。都御史陽城原公招撫流民，至河南，引先生自助。先是，都御史項公驅逐流民，死者十餘萬，及聞原公至，皆逃匿。先生馳至山谷，委曲諭之，流民咸泣，願附籍者六萬餘戶。兩觀京師，同觀者多重載以遺，推賞先生餽車以行，所載書籍朝服而已。陞湖廣右布政使，荆襄大水，漂溺千餘家，巡撫都御史劉公檄先生賑之。先生躬自撫循，發粟以續其食，而給錢使葺其居，民咸安焉。荆民以徭役不均訟於臺，劉公又檄先生理之。先生驗其丁口登耗，貲產厚薄，列為九等，以輕重投役焉。民咸稱便。成化十七年冬十一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時山西連歲旱饑，米價騰躍，先生發倉粟三十萬，減

價糶之，民賴以濟。北虜寇邊，先生伏兵仄溝營，虜至與戰，斬獲甚衆。陞左副都御史，奉勅清理刑獄，糾沉寃，察隱隱，咸當人心。律重情輕者具以聞，多得末減。召為刑部左侍郎，屢辭，從獄請託無所徇。屬官畏其嚴，莫敢恣睢者。虜酋小王子寇大同，殺巡將，畿內驚駭，紫荆居庸二關尤急。先生奉勅巡邊，相險阻，築城堡，簡精壯，礪器械，為戰守備。嘗獲虜謀知小王于營在邊，守者多老弱，又請選精兵，問道出犒之，會虜潛遁，不果用。山西大饑，人相食，逃徙他境者什四五。上命先生往賑之，許便宜行事。先生請於朝，募內帑并賣淮鹽，得銀數萬兩，又勸富室及僧道士得粟數十萬石，遣司府官分郡賑濟，或者為羨，舉罪之。又做民疏溝渠而償以粟，所活凡三十萬人，招回復業者十四萬人。播州宣慰使楊愛與其庶兄友不睦，友奏愛奢僭淫暴等罪，且云有異謀。朝廷命先生即訊，囚愛以待命。先生言楊氏據有播州六百餘年，其民知有楊氏而已，一旦見其酋長囚禁，羣夷驚疑，恐生他變，乞審驗虛實，重者監候，輕者發遣。上從之。既而訊鞠具得其情，友實欲奪愛宣慰，肆為誣罔。先生具以上請，且慮其兄弟相讐殺，遷友它



郡邊夷以安。今上皇帝即位，陞南京刑部尚書。到任僅二月，召爲刑部尚書。先生在南都，嘗言沿江蘆洲率爲中官占據，有訟者輒云買物進奉。今陛下旣罷貢獻，乞以蘆洲給還軍民，由是格中官意。及在刑部，拒絕請託，凡大小之獄，一以法律從事。或有以禍福皆不顧。錦衣衛官校出入逮捕，但齊駕帖到臺，皆不與聞。先生言舊制提取囚犯，必給精微批，所至比號乃行，則矯詐無所託。批不必比號，則真偽無由辨，乞仍給批便。又言京師大水，恐內外刑獄有寬枉者，乞選官審錄，庶以弭災。又言京師平民悍胡語服，此亦伊川被髮野祭之類也，乞出榜禁約。上皆從之。所以疾臥家。上皆命醫診治，又遣中使臨問，賜以酒米肴蔬。屢疏乞罷，上不允。然以執法不阿，羣小多不悅。御史鄒魯等乘風誣奏，先生不自辯，但解印待罪，且乞致仕。旣而有旨，仍令先生掌印，亦固辭。及錦衣衛逮證佐鞠之，知魯等所奏皆誣詞。上乃命先生致仕，賣宅卽行。抵家不接人事，鄉人罕得見其面。大理少卿屠勲及南京六科十三道累奏欲起先生，權貴多忌之者，竟不用。宣慰楊愛聞先生致仕，遣使致金銀爲壽，并獻名梓可爲棺者，先生拒

不受。或議其近名，先生曰：吾道當如是也。自初仕卽自誓不營利，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爲賞罰，守其誓終身。性剛介，寡與，歷官皆久而後還。自少好學，公退書聲琅琅，聞戶外。雖視事亦手一編，不少置。聞人有異書，輒假錄之。藏書三萬卷，皆手自雋校。所著有宋元史臆見、周禮集註、椒丘稿。所編題有文苑羣玉、唐律羣玉、續編、百將傳、助賢玻璃集，皆載於家。

都御史林俊奏乞贈諡，并援葉盛例，言諡當以文。會有沮之者，給事中吳世忠論曰：蔣之奇嘗誣奏歐陽修、後日太師文忠之贈諡，之奇不能奪。胡鉉嘗誣奏朱熹，後日太師文公之贈諡，胡鉉不能奪。蓋誣善者羣小之私，贈諡者萬世之公也。廣昌知縣張深復論之，詔喬新學行俱優，始終全德，贈太子少傅，仍與諡文肅。時正德十三年八月，蓋公論至是始定。而先朝實錄本傳謂喬新議法刻深，及勸父引決以自全，蓋出焦芳之曲筆也。

校記

①「博士」下脫「弟子」二字，參《少谷集》卷一二及

《國朝獻徵錄》卷一一四所載此文。

②獨不及：《懷麓堂集》卷七一無此三字。

③「榜」字前字不清，據右引書當爲「撰」字。

④「兵部」前闕字，據右引書當作「賊責」。

⑤堅村葬墓：據右引書當作「葬堅村世墓」。

⑥「喪」字疑當在「唁」字下。

明儒碑傳集卷十七

陳獻章

翰林檢討白沙陳先生行狀

張詡

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姓陳氏高祖判鄉曾祖東源祖永盛號渭川少憩不省世事好讀老氏書嘗慕陳希夷之為人父琮號樂芸居士讀書能一目數行下善詩卒之一月而先生始生母太夫人林年二十有四守節教育之祖居廣之新會縣都會村至先生始徙居白沙村白沙村去縣北二十里許天下士大夫重先生之道不斥其名字因共稱之曰白沙先生至於兒童婦女亦皆目其為陳道統云宣德三年戊申十月二十有一日生於都會先是有望氣者言黃雲紫水之間當有異人生焉黃雲紫水者新會之山川也又有占象者言中星見浙閩分視古河洛百越為鄒魯符先儒文公之說及先生生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音吐

清圓太類中州產嘗戴方山中逍遙林下望之若神仙中人也生前一夕太夫人夢白龍入室其光如晝諸異夢類是自幼驚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為難調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別號石齋既老更號石翁少請宋亡厓山諸臣死節事輒掩卷流涕一日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慨然嘆曰大丈夫行已當如是也弱冠克邑庠生其師見其所為文異之曰陳生非常人也勢利不足以羈之矣明年丁卯中鄉試戊辰辛未兩赴禮闈不第聞江右吳聘君與弼講伊洛之學於臨川之上遂棄學而學焉時年二十有七也下缺是有所警發南歸羅倫贈文畧曰白沙先生處南海者二十餘年矣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克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其中者莊祖詩曰百年吾道在東周天下斯人豈易求誰為齊王留孟子自知堯舜有巢由鳳凰氣象終千仞北斗光芒共九州



萬里東南滄海潤。蒼生何處問桑梓。既歸杜門潛心大業。而道價響天下矣。四方學者日益衆。往來東西。兩藩部使以及藩王。島夷宣慰。無不致禮於先生之廬。先生日飲食其賓客。了不知其囊之罄也。自朝至夕。與門人講學。賓友論天下古今事。或至漏下。壺壺不少厭倦。翌旦精神如故。雖少壯者自以為莫及也。江右藩臬左布政使陳煒等。脩復白鹿洞書院成。以山長書幣走生貢。劉希孟等。聘先生為十三郡士者師。先生報書謝不往。壬寅。廣東左布政使彭詒上疏畧曰。臣聞古昔聖帝明王。諮詢敷求。罔間道遠。小或致之。大或起之。動則賴以成顯著之事功。靜則因以繫士心之嚮慕。聲望丰采。蔚為國華。竊見依親監生陳獻章。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堅定。給假回還。杜門養志。沈潛聖賢之書。實窺體要。通達事物之理。俱見精微。今年五十餘。讀書踐履。愈覺純熟。孝義著聞。人皆感動。臣等自度才與德。不及獻章萬萬。猶且叨食厚祿。顧於獻章醇儒。反未及

見用。非惟臣等之心誠有不安。抑國家不及收用。是生失為善之實也。伏見天順年間。英宗皇帝聞撫州人吳與弼文行高古。特加禮聘。官以宮僚。奈緣與弼老病。辭不供職。是以未見作用之效。今獻章年方強盛。大非與弼之比。伏乞聖明以禮徵召。必有以補助聖德。風動士類。疏聞。憲宗皇帝可其奏。命有司以禮勸駕。先生以老母并久病辭。時巡撫右都御史朱英懼先生終不起也。具題薦末云。臣已趣其就道矣。因曰。先生萬一遲遲其行。則如子誰君何。先生不得已起。至京師。朝廷用故事。勅吏部考試。會疾。上疏畧曰。臣累染虛弱。自汗等疾。又有老母。朝夕侍養。不能赴部聽選。成化十五年以來。左布政使彭詒。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臣。堪充任使。吏部移文廣東布政司等衙門。趣令起程。臣以舊疾未平。母年加老。未能輒行。府縣官吏承行文書。日夕催迫。不免強起就道。而沿途病發。隨地問醫。扶衰補羸。僅不大憊。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朝見。乃以久勞道路。舊

疾復作、日復一日、病勢轉增、耳鳴痰壅、面黃頭暈、視皆所染、無慮數倍。衆目所覩、不敢自誣。又於八月二十二日得男陳景陽書報、臣母別臣以來、憂念成病、寒熱迭作、痰氣交攻、待臣南歸、以日為歲。臣病中得此、神魂飛喪、仰思君命、俯念親情、展轉鬱結、終夕不寐。臣之愚迷、實不知所以自處也。臣自幼讀書、雖不甚解、然於君臣之義、知之久矣。伏惟我國家教育生成之恩、陛下甄錄、收采不遺、卑賤之德、至深至厚。於此而不速就、以圖報稱、於萬一、非其情有甚不得已者、孰敢驚虛名、飾虛讓、趙趙進却於日月之下、以冒雷霆之威哉。臣所以一領鄉書、三試禮部、承部檄而就道、聞君命而驚心者、正以此也。緣臣父陳琮年二十七而棄養、臣母年二十四而寡居、臣遺腹之子也。方臣幼時、無歲不病、至於九齡、以乳代哺、非母之仁、臣委於溝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子母之愛雖一、宜未有如臣母憂臣之至、愛臣之深也。臣於母恩無以

為報、而臣母以守節應例為府縣所白、已蒙聖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荷陛下之深恩厚德、又倍於尋常萬萬也。顧臣母以貧賤蚤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老而氣則衰、心欲為而力不逮、雖欲效分寸於旦夕、豈復有所惜哉。臣所以日夜憂慙、欲處而未能者、又以此也。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全之士。惟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海宇之內、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者、則臣之微亦豈敢終有所避而不自盡哉。伏望聖明察臣初年願仕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自己之念、乞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終餘年。俟母養獲終、臣病痊愈、仍前赴部以聽試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陛下所賜。臣感恩益厚、圖報益深、雖死於道路、無所復辭矣。疏上、憲宗皇帝親閱者再三。明日、授翰林院檢討、俾親終疾



愈仍來供職、蓋異數也。先生以表謝其畧曰、臣本菲材、誤蒙薦舉。又以臣老母在念、沈疴在躬、未得以承試用。陛下憫其愚誠、不加誅責、使少寬旦夕之暇、已云幸矣、而又慰之以溫言、寵之以清秩、使遂其欲去而勉其復來。此誠天地之量、日月之明、雨露之恩、出於尋常條格之外者。臣雖至愚、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也。又曰、臣瞻望朝廷、違離在邇、雖圖報有日、而遲速未占、俯仰愧怍、無任感激戀慕。表既上、又遲遲至於旬日、始買舟南去。學士李東陽贈別詩云、只有報恩心未老、更無辭表意全真。諭德陸鉞詩云、逍遙佳處忘吟哦、古寺心齋長薜蘿。本為愛君觀國屢、可堪思母望雲多。東郭信有靈光在、西土空聞鳳翼過。應笑病夫方鑄錯、汗顏何處逐顏波。蓋實錄也。某先生省人也、素忌先生重名。及至京師、使人邀先生主其家、已而先生僦居慶壽寺。某御^⑤之後、因纂脩實錄、陰令所訾先生。學士某見

之不平、為削奏、歸往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亨荐、所以不授職而求觀秘書者、冀得間悟主也。惜乎當時宰相不悟、以為定狀之言、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某以所選監生荐人、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偽辭以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弼唯唯。暨歸、歲有荐辭、皆投詔不行。初應詔而起也、道出羊城、所至觀者如堵、至擁馬不得行。歸之日、有祥雲五色遶其第、經日始散。弘治改元以來、郎中等官屢任藩府。萬某、周某先後疏荐。庚申、給事中吳世忠以^⑥先生及尚書王恕、侍郎劉大夏、學士張元禎、祭酒謝鐸等八人同荐、與二三儒臣入內閣柄用。上方勅吏部查勘、而先生歿矣。是年三月十日也。享年七十有三。歿之前數日、夢具朝衣朝冠、命子弟扶掖焚香、北面五拜三叩首曰、吾辭吾君、復作一詩云、記仙終被謗、記物乃多脩。弄琅滄溟月、聞歌碧玉樓。曰、吾以此辭世。歿之日、頂出白氣、勃勃如蒸、竟日乃息。前一夕五鼓、隣人聞車



馬駢聞異之。急出見一人若主者狀。儀節甚都。出先生廬而去。以為太官至。及旦詢之。無有也。先是。知縣左濬以醫來。先生病已亟矣。門人進曰。藥不可為也。先生曰。飲一匕。盡朋友之情。飲已。作詩遺之。沒後一月。提學僉事宋端儀移文當道。請入祀鄉賢祀祠。都御史鄧廷瓚疏乞恩典。章草已具。尋卒。御史賀鑑巡撫雲南都御史李士實俱疏。乞不拘常例。賜與贈諡。諭祭。不報。是年七月二十有一日。葬於圭峯之麓。卒向之原。遠近會葬者几千人。左布政使周孟中賻白金三十星。助葬。誄之以辭。刻石於墓。三府暨藩臬諸公。門人親友。遠近相續。設奠致賻。殆無虛日。於戲。生死哀榮。吾於先生見之矣。先生少負氣節。每出少挫。歸輒對伯兄泣不食。房婢偶露告太夫人。必黜之乃已。初待學者甚嚴。晚更平易。考弟出於天性。事太夫人甚謹。太夫人非先生在側。輒不食。食且不甘。先生在外。太夫人有念。輒心動。亟歸。果然。母愛子慕。惟日不足。太夫人頗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

禱。先生從之。御史王鼎曰。此見先生變通處也。此時行不能別太夫人。欲倣徐仲車故事。伯兄不可曰。吾弟為人子。吾獨不為人子乎。兄弟泣爭。義感行路。太夫人歿以七十年之派子。居九十年之母喪。哭擗食素。一如先王之禮。太夫人耄耄強康如壯。先生以古希年頗多病。嘗慮一旦身先朝露。不能送太夫人終。故自太夫人七十年之後也。每夕具衣冠。秉燭焚香。露禱於天曰。願某後母死也。後喪太夫人服闋。絕不衣錦繡。曰。向者為親娛耳。通判顧叔龍覓見先生束木帶。解所自來玳瑁帶贈。至是反之。一念衡山。靡間朝夕。曰。自今以往。未死之年皆幸也。事伯兄如父。坐必隅坐。雖跡處山林。其愛君憂國之心。視諸食祿者殆有甚焉。憲廟之升遐也。哀詔至。先生如喪考妣。有詩曰。三旬白布裹烏紗。六載君恩許卧家。溪上不曾携酒去。空教明月管梅花。知言者讀之。當知先生之心。無一日不在天下國家也。為人豁達大度。不與物競。未第時。鄰人有侵其物屋地者。欲戚之。

以力揚言於衆曰、陳氏子異日他出、我必辱於途。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寸地、吾當為若讓。其人慚、竟不能作惡而去。又有侵其田者、處亦如之。復後有盜葬其墓者、先生怒曰、以此義不共戴天也。彼不即悛、吾即訟之官。吾敢沽虛名而忘大義哉。盜葬者聞之、果悛。巡撫湖廣都御史謝綬遺先生壽木甚美。一日、其交厚陳某卒、遺言必得木如先生者。其子以告、即舉以昇之。林良者、以畫名天下、常作一圖為先生壽。惠州同知林璧至、聞之愛甚、亦即昇之無吝色。知縣趙某者、頗著貪聲、懼先生遇害、道露其事。遺白金數錠為太夫人壽。先生不得已受之、戒家人勿啓。某後以賊去官、追而還之。某人感泣、提舉注廷貞慕先生特甚、在海北時、作懷沙亭以寓仰止、亦數以白金為先生壽。其卒於官也、盡封還以為賻。泰政伍希淵、僉事戴中輩、以次各遺白金、欲新先生居、却不可。乃營小廬山書屋、以處四方學者。初年甚屢嘗貸粟於鄉人。僉事陶魯知之、遺田若干頃。晚年按察

司學士實微富鄭公故事、破數白金買園一區於羊城之北、甚廣。先生封券、至於三四往返、卒俱不受。御史熊達微洛陽故事、欲建道德坊於白沙以風士類。先生不可、乃議創樓於江浙、為往來嘉賓盍簪之所。榜曰嘉會。先生曰、斯可矣。先是、達亦以疏薦先生於朝。大畧謂宜及先生年未艾而亟用之也。都御史鄧廷瓚檄有司曰、月致米一石、歲致人夫二名。却之以詩云、孤山鶴啄孤山月、不要諸司費俸錢。行人左輔出使外夷、以其師意致白金三十星、亦拒而不受。其視利若將浼焉如是。太夫人兄弟之子陳敬初無依、先生收育、教之成人。至割田廬以樹其家。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嘆曰、良家子也。命內人撫育如己女。及笄、擇婿嫁之。友人莊泉病、遺書求先生門人之醫。范規者往、規貧不能赴。先生即備行纏服食津遣。與人交、無生死炎涼之別。都御史朱英抵歸桂陽、為文遺予不遠數千里設奠。尚書彭詒、御史袁道、經歷張敬輩之歿也、亦然。其間羅倫、袁道

張敬之計也。皆設位哭。為總之服三月。奉政胡榮為提學僉事時。雅重先生。嘗選生員有異質者十餘人。往受業。今學士梁儲。奉政李祥輩與焉。其後榮遭母憂。先生特行弔禮於新喻。及祭吳與弼墓於崇仁。羅倫墓於永豐。訪莊祖宅於江浦。其論治道以正風俗。成人材為急務。知縣何積之初。知新會縣事也。出其鄉人給事中董吳書為介。求執弟子禮。先生百凡啓迪。以致四禮大行。民愛之如父母。父卒於官。先生綜理其後事如己事。後民立祠於白沙。先生記之。其始終成就皆先生之力也。顧叔龍為同知。知德慶州。卒遭事不測。先生毅然任其事。曰。朋友之責也。後聞其子某至。乃已。翰林院庶吉士鄒智以言事謫石城吏目。其父自蜀來。怒其去官也。日捷之。賴先生諭之以理始釋。其後智於順德也。劉大夏時為右布政使卒。吳廷學時為順德縣知縣。先生相率厚賻。擇人而扶歸之。李承箕裹糧自嘉魚數千里從學。先生服食行縵。待如子弟。復築楚雲臺以居之。臺榜一

聯云。有月耀光瀨。無金郭泥臺。學士王鏊聞而嘆之。咸稱先生出處之正。見黃公釣臺記。東莞林光始有志於學。後為貧累。先生欲成之。謀田於肇慶同知張吉。以光不歸乃不果。其接引後學。隨人材大小而成就之類如此。嘗慕先哲宋丞相崔菊坡之為人。也。迎其像為文祭於家。偶坐瞻仰。若弟子之於師者。久之。程節婦鍾氏子也。孀居二十七年。貧甚。先生既為詩以嘉其節。復遺帛以周其貧。君子謂使先生大得志。表先德。舉賢才。當不遺餘力也。其見義樂為如飲食焉如是。屋山大忠祠慈元廟之建。與夫祀典之舉也。皆發議於先生。與副使陶魯。右布政劉大夏。僉事徐紘共成之。大忠祠成。太夫人夢金冠三人。從甲士數百謝於門。慈元廟之未建也。先生夢一女人后飾立於大忠之上。曰。請先生啓之。後十年建廟。即其所也。故先生手慈元詩。有依稀猶作夢魂通之句。先生精神常與神明通。居外海陳謙宅。有異人來見。嘗夢遊天臺。至第八重而覺。又夢一長髯道士以



布囊貯羅浮山遺之。八月八夜，忽夢玉宇無瑕，碧雲燦爛，南斗下大書八字，下有四人面西而行，或隱或見。臨沒夢，與瀟溪兩崖答歌於衡山之五峯，皆紀之以詩。蓋其神之極清，故所感如是。昔人所謂夜驗之夢寐者也。北歸時，泊舟江潯，夜半有人呼急起，未幾水至，溺死人畜無算，因得免。先生德氣粹而盎背，無貴賤老少，莫不起敬。給事中賀欽執弟子禮，既別，肖先生小像懸於家之別室，有大事必啓焉。羅倫改官南京，脩撰先生謂曰：子未可以去乎？倫即日解官去。按察使薛綱始疑先生，及得於觀感，乃悔嘆，即欲解官從學。有詩曰：欲拋事業留門下，老驥那能學駿奔。進士姜麟以史事使貴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師禮見先生，出曰：吾聞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吾何以名哉？至京師，有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子，都御史諱邦劉洪官廣東藩臬時，每言誦，一則曰無緣，一曰無福，以不見先生為恨也。嶺南士進國學者，北士必問曰：遊白

沙先生門否？以一字一墨為符驗，而因之以輕重其人焉。壬寅，別都御史朱英於蒼梧，英預約束參隨官族先生至，掖之從南道出入，先生力辭不能。英嘆曰：古之聖帝明王尊賢之禮，有滕行式車者，況區區有中貴謁先生廬，至江潯乎？却肩輿，走數百步，入京師時，道經南安，知府張弼傲曹參師，蓋公禮以待先生，道出淮陽，總戎平江伯陳銳往復差官具人船護送，極其禮意之隆。暮年欲卜築衡山，都御史沈暉創屋，士人某等割田以待。左布政使周孟中甫下車，既謁先生於白沙，欲請先生入省，南面坐受拜咨問，以風一方。以先生病，不果。嘗經畿內山鄉，熱甚，思生菜，值山民植者良少，前此貴客重價求之弗獲。先生至，山民羣求獻之。寓京師時，走家僮市靴於肆，工人聞自先生，亟易以佳者。其至誠能動又往往如是。先生之始為學者，激厲奮發之功得之與弼為多。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朱英時為叅議，造廬求見，卒避不見。閉戶讀書，盡窮天下古今典籍，旁及釋老



釋官小說。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嘆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遂築一臺。名曰春陽。日靜坐其中。足不出閤外者數年。有答張元禎問學詩曰。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眇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累積。源泉自涓涓。至元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絃絃及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懼恐。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久之。又嘆曰。夫道非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即非靜矣。於是隨動隨靜。以施其功。有示張詡詩曰。知夜則知朝。西風漲暮潮。千秋一何短。瞬息一何遒。有物萬象間。不隨萬象凋。舉目如見之。何必窮扶搖。又曰。登高未必高。老脚且平步。平步人不疑。東西任回顧。豈無見在心。何必擬諸古。異體骨肉親。有生皆我與。失之萬里遙。得

之咫尺許。得失在斯須。誰能別來去。明日立秋來。人方思處暑。又曰。兩脚著地。此何關。白雲與爾同去還。正當海濶天高處。不離區區跬步間。蓋其學初則本乎周子主靜。程子生靜之說。以立其基。其自得之效。則有以合乎天心泰之說。故凡富貴功利。得喪死生。舉不足以動其心者。其後造詣日深。則又有以進乎顏氏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天地位而駁駁乎孔子無意必固我之氣象矣。其學有本原。進有次第。的然可據如此。迨其晚年超悟。極於高遠。則又非他人所能窺測。言語所能形容者矣。其始懼學者障於言語。事為之末也。恒訓之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其後懼學者淪於虛無寂滅之偏也。又恒訓之曰。不離乎日用而見焉。飛魚躍之妙。門人各隨其所見。所聞。執以為則。天下之人又各隨其所見。所聞。執以為稱。果足以知先生之道也哉。有詩曰。十年無飽叔。一懶有柴桑。蓋亦嘆天下之莫我知也。所待天下之大。千百世之遠。其心同。其理同。豈

無知言者起。誦其詩、讀其書、當有以知其人、卓卓乎孔氏道脉之正傳、而伊洛之學益有過無弗及也。是故見諸日月與百姓同也。至於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聞風者興起、沐浴者心服、蓋有莫知其為之者、使得大用於世、綏來動和之教、庶幾乎先生嘗以道之顯晦在人、而不在于言語也。絕意著述。有詩曰：他年倘遂投閒計、盡對青山不著書。又曰：莫笑老翁無著述、真儒不足鄭康成。有勸之者、對曰：伏羲著述數畫耳、況畫前又有易乎。君子曰：先生著述可謂富矣。自一言演之可萬言、自萬言斂之可無言。今其詩文不下萬餘首、獨非著述乎。莊祖讀先生詩集曰：喜把炷香焚展讀、了無一字出安排。為經為訓真誰識、非謝非陶亦浪猜。又曰：老雖靜裏都無事、笑此山中亦著書。帝伯皇王鋪叙裏、乾坤今古笑談餘。大學士李東陽始得先生藤蓑諸作也。語人曰：待某謝官、絕烟火十年、然後可屬和耳。蓋皆知言者也。其為文也主理、而輔之以氣、雖不拘拘於古人之絕尺、故自有

以大過人者。以為詩也、則功專而入神品、有故人所不到者矣。蓋得李杜之制作而兼周召之情思、妙不容言。故其詩曰：子美詩中聖、堯夫又別傳。後來探翰者、二妙少能兼。今蒼梧山東皆梓行某集、惜乎未全也。至於書翰如其詩、能作古人數家字。山居筆或不給、至東茅代之。晚年專用自成一家、時呼為茅筆字、好事者踵為之。有詩曰：神往氣自隨、氣血覺初沐。聖賢一切無、此理何由觸。調性古所聞、熙熙魚穆穆。耻獨不耻獨、茅根萬莖禿。又曰：茅君頗用事、八手稱神工。又曰：茅龍飛出右軍窠。皆指茅筆也。天下人得其片紙隻字、藏以為寶。太夫人嘗夢星斗燭天、旁百人指謂曰：此人爾家秀才文字也。與列婦某貧不能自振、造白沙求書數十幅、歸一坡、每一幅易白金數星。族中朝廷遣朝官使交南、交南人購先生字、每一幅易絹數匹、攜者恨不多也。先生教人隨其資稟高下、學力深淺而造就之。循循然善誘、其不悟不強也。至於浮屠羽士、商賈農業之來謁者、先生悉傾



意接之、有叩無不告。故天下被其化者甚衆。而幾僧太虛知名當世、亦以其學求正於先生。先生復書以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告之曰、我以此證也。先是先生道南、幾見太虛告以念老母、太虛為朝夕禮拜祝願。至先生歸相見乃已、其篤信如此。嗚呼、若先生者、君子謂周子之後一人而已者、非邪。謝也無似、自成化辛丑見我先生于白沙、我先生即以國士待。其後受教多而辱愛厚、臨歿具書趣至白沙、寄以斯文。告門人羅見曰、吾道吾有所記矣。示以詩云、古往今來幾聖賢、都從心上契心傳。孟子聰明還孟子、誰今且莫信人言。又曰、萬丈祝融何處山、三年碧玉夢相關。多少畫工傳不去、都說賢今畫幅寬。又曰、病久惟聽命、詩成不浪傳。門前花十丈、玉井正開蓮。數椽剛到地、一棟正橫天。不忘吾道在、萬萬歲相連。既而曰、孔子之道至矣、幸勿畫蛇添足。又曰、用斯行、舍斯藏、子其勉之、吾言止是矣。嗚呼、言猶在耳、不肖謂斗筭之器、何脩何為、而後可以少副我先生付託

之重乎。先配張氏、生于三人。曰景雲、作小詩得唐人體裁。曰景易、克邑庠生。先先生卒。女二人、婿黃彥民、指揮倪麟。孫男三人、曰曰玠、皆庠生。曰男、尚幼。繼室羅無出。先生沒後、門人聚議、湛若水為行狀、李承箕為墓銘、梁儲為傳、而墓表則屬之詡也。若水之為行狀也、倉卒事多未備。詡竊懼久而湮晦無傳、重加補苴。僉事許旦嘗刺梓以傳矣。嗣是有待於同門者、數事復增入焉。雖恒心細行、不敢有遺、如昔人年譜之為庶幾。他日有得與於斯文者、取而刪述之、以為世訓、初不暇計其言辭之蕪且陋也。謹狀。

《明名臣琬琰續錄》卷二二

石翁陳先生墓誌銘 李承箕

先生身長玉立、眼正黑色、有光、右臉有七黑子如斗。為兒時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自誓曰、為人必當如此。二十年領鄉薦、又七年、從遊吳康齋聘君門。聘君之學、主敬窮理之學也。先生退而家居、一

守其職助之長失先放之忘失後而不得古人之所以好而樂之者也。乃擲書而嘆曰：古先賢聖其不可及矣乎？於是習靜端坐，積以歲月，以我之所得者取正於古先賢聖格言，始似各得其職者矣。於是又優游停涵，積以歲月，翳者去而明者來，往者過而來者續，泯然無支離糠粃之患，怡然無內外動靜之別，洒然與萬物同其上下而不庸我矣。先生之學，原據故迹，故能超然自得，有如此性。至孝，事母朝夕不離側。後來廣東布政使彭公韶、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朱公英交薦於朝。至京師，一造朝，隱隱得疾，而母亦有疾報至。先生乃上疏曰：臣生五十又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今臣遠客異鄉，母憂日甚，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為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必多曲成之士。願乞終養，疏奏，詔授翰林院檢討，親終疾，愈仍來供職，遂以表謝而南。

歸矣。蓋其所以得已與其所欲及人者，非隨世以就功名，時殘而補偏，舉弊者殆秦漢以後自獻其身者之學，非其志也。先生不著書，嘗曰：六經之外，散之諸家百子，皆刺語也。許魯齋謂湏焚却，顧我何復云云。性喜吟咏，故其進退語默之幾，無為自然之旨，悉發於詩。此非示著書遺意乎？予從先生十有三年，凡四見也。先生每云：以己養心持身，由微至著，自得無待於外之要，惺惺策之者，不但一二而已也。其故人有羅一峯倫者，莊定山景者，一峯改官修撰南京，先生謂之曰：子未可以去乎？一峯即去之。蓋其言說精明，處義至到，立人如己有如此。先生諱獻章，字公甫，號石齋，廣州新會人。高祖判鄉，曾祖東源，祖永盛。考琮早卒。母林氏二十四年而寡居，七十二年而受旌表。九十一年而卒。先生生於宣德戊申十月二十一日，攜疾於弘治戊午，卒於庚申二月十日，塋於圭峯左股深坑。元配張氏，子男二人，景雲、景陽。張卒，先生獨居。

十餘年。繼娶羊城羅氏女。無子。銘曰。

虛以立本。動而能神。孰握其機。孰開其門。凝而涵之。天
飛淵淪。不以我故。何往非真。我擬其迹。抹擬謬諄。用納
玄原。示委及顛。

《明文海》卷四四〇

白沙先生墓表

天旋地轉。今浙閩為天地之中。然則我百粵其鄒魯歟。
是故星臨雪應。天道章矣。哲人降生。人事應矣。於焉繼
孔氏絕學。以開萬世道統之傳。此豈人力也哉。若吾師
白沙先生。蓋其人也。先生以道德顯天下。天下人嚮慕
之。不敢名字焉。共稱之曰白沙先生。先生生而資稟絕
人。幼覽經書。慨然有志於思齊。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
輒感激齋咨。繼之以涕洟。其嚮慕蓋天性也。壯從江右
具聘君康齋遊。激勵奮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暨歸
杜門。獨掃一室。日靜坐其中。雖家人罕見其面。如是者
數年。未之有得也。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

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志。久
之。然後有得焉。於是自信自樂。其為道也。主靜而見大。
蓋濂洛之學也。由斯致力。遲遲至於二十餘年之久。乃
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事。真本自圓成。不
假人力。其為道也。無動靜內外。大小精粗。蓋孔子之學
也。濂洛之學。非與孔子異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
之者。人之道也。誠者。誠之。其理無二。而天人相去則遠
矣。由是以無思無為之心。舒而為無意必固我之用。有
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感。感無弗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
故病亟垂絕。不以目而能書。不以心而能詩。章雲漢而
諧金石。胡為其然也。蓋其學聖學也。其功效絕倫也。固
宜。或者以其不大用於世為可恨者。是未知天也。天生
聖賢。固命之以救人心也。救人心。非聖功莫能也。聖功
巨測。其可以窮達限邪。且治所以安生也。生生而心死
焉。若弗生也。吾於是乎知救人心之功大矣哉。孟子曰。
禹稷顏回同道。韓子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此之謂也。



先生雖窮為匹夫道德之風嚮天下天下人心潛移默轉者衆矣。譬諸草木一雨而萌芽者皆是草木蓋不知也。其有功於世豈下於救洪水驅猛獸哉。若此者天也非人力也。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別號石齋既老曰石翁吾粵古岡產也。祖居都會先生始徙居白沙。白沙者村名也。天下因稱之。其世系出處見門人李承箕銘。湛兩狀者詳矣。詔特以天人章應之大者表諸墓以明告我天下後世俾知道統之不絕天意之有在者蓋如此。

弘治庚申春三月望後門人張詡廷實撰。

明故翰林院檢討白沙陳先生改葬墓碑銘

惟明宣德戊申歲十月二十一日白沙陳夫子公甫誕于新會。惟育成於妣旌節林氏。惟生於考琮樂芸之既卒。樂芸生於渭川。渭川生於東源。東源生於判鄉。惟乃高祖。惟夫子有生乃異。始讀孟子志於天民。二十年舉於鄉。二十有七年罷於禮闈。從學於吳聘君。聞伊洛之緒。既博記於羣籍。三載罔攸得。既又習靜於春陽臺。十

載罔協於一。乃喟然嘆曰。惟道何間於動靜。勿忘勿助何容力。惟仁與物同體。惟誠敬斯存。惟定性無內外。惟一無欲。惟元公淳公其至矣。故語東白張子曰。夫學至無而動。至近而神。藏而後發。形而斯存。知至無於至近。則何動而非神。故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矣。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也。語南川林生曰。夫斯理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霸柄。更有何事。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是一片。自茲以往。更有分殊。合要理會。終日乾乾。存此而已。甘泉湛生因梁生景行以見語之曰。噫。久矣。吾之不講於此學也。惟至虛受道。然而虛實一體矣。惟休乃得。然而休而非休矣。惟勿忘勿助。學其自然矣。惟無在無不在。斯無忘助矣。問體認天理曰。其茲可以至聖域矣。問參前倚衡曰。惟子是學矣。問東所張子敏也。子何不之講。白。弗問弗講。且順其高談。然幾

禪矣。甘泉生曰：人至無欲也。至近近思也。神者天之理也。宇宙以語道之體也。乾乾以語其功也。勿忘勿助一也。中正也。自然之學也。皆原諸周程至矣。惟夫子道本乎自然。故與百姓同其日用。與鬼神同其幽。與天地同其運。與萬物同其流。會而通之。生生化化之妙。皆吾一體充塞。流行於無窮。有握其機而行其所無事焉耳矣。惟夫子學本乎中正。中正故自然。自然故有誠。有誠故動物。惟歲丁亥。遊於太學。祭酒邢公為之彰厥譽。一舉羅子。定山莊子為之左次。遠陽賀子為之執贄。惟歲壬寅。方伯彭公督府朱公為之薦其才。夫子疏於朝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方。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為而力不逮。乞歸養。欽授翰林院檢討。不敢辭。自爾屬書歲至。不行。或勸之著書。不答。夫不辭。以害係仕藉也。恭君命也。不行。違可行也。夙志也。不答。著述之精。

寓諸詩也。夫道知語默動靜而不失其正焉耳矣。惟弘治戊午。遘疾。彌留弗興。越二年庚申二月十日。乃卒。方伯周公孟中葬之圭峯。越二十有一年。惟正德辛巳。唐子景雲謀及門下晉江知縣梁生景行。翰林編修湛生若水。庠生鄧生德昌。湯生雲。大學生趙生善鳴。處士梁生景孚。曰：惟予家中否。惟予兄弟二人。景暘也。先折。惟諸子弗振。惟我顯考之藏。卜固知吉。至以累子。若水輩乃以鄧生湯生具以十一月十二日。改葬圭帽峯下。聞於憲長汪公銳。以聞於巡按謝公珊。下於府太守簡公沛。為助之金。總鎮韓公慶聞而先助之。吏部方公獻科益助之。府命縣典史賀恩。義官鄧南鳳。士人馬國馨。董葬事。乃裏事餘。置祭田。買其前湖。湖曰自然。昭至學也。昔者水也。聞諸夫子曰：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智力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夫自然則誠矣。故夫子之生也。人榮之。其死也。人哀之。其誠之所為乎。銘曰：混沌既鑿。源遠益分。分乃支離。體用弗原。孔孟而



下若更一門。門各為戶。競出異言。渾渾淪淪。有沿其源。一為聖學。示我大全。學絕道喪。千載焚焚。天篤夫子。握會之元。汴程而周。再復渾淪。何名渾淪。博博淵泉。直指本體。挽漓而淳。孰感寓言。孰感具禪。惟此天理。二途判然。師於採世。可謂元勲。念功考德。永護茲墳。毋毀支木。以傷其根。門人翰林院編修甘泉生湛若水撰。

白沙陳先生應召錄

獻章自幼穎悟。一日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慨然歎曰。大丈夫行已當如是。正統十二年丁卯。中鄉試。戊辰。辛未。兩赴禮闈。不第。年二十有七。從撫州吳與弼講伊洛之學。丁亥。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驚曰。龜山不如也。以為真儒。復出云。成化十五年壬寅。廣東左布政使彭韶。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於朝。韶疏畧曰。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

堅定。立志願學於古人。榮辱不足以介意。云云。吏部移文廣東布政司等衙門。起令起程。獻章以母老及病未執行。英疏先有曰。臣已令獻章就道矣。謂章曰。先生不行。如英欺君上何。不得已強起。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至京師。朝見。赴部。告以久勞道路。舊病復作。延月餘。於五月二十五日。吏部題奉聖旨。悠部裏還考試了。量擬職事來說。以病在床褥。即令姪男陳景星赴通政司告。轉行本部。暫令調治。七月十六日。扶病聽試。至部門。復以病發再告。復延旬日。八月二十二日得報。母氏憂念病作。待章南歸。以日為歲。二十八日。遂疏為患病陳請。乞恩終養事。疏畧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為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必多曲成之士。惟陛下以

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海宇之內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者。乞勅吏部、放臣暫歸田里、俟母養獲終、臣病全愈、仍前赴部、以聽試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陛下所賜。疏上、九月聖旨、陳獻章既該巡撫等官薦、他學行老成可用、今懇切求回養母、吏部還查聽選監生願告回家的例來說。吏部查例覆奏、初四日聖旨、陳獻章既係巡撫等官薦、他今自陳有病、乞回終養、與做翰林檢討去。親終疾愈、仍來供職、以動履艱難、不能拜舞、令景星具狀鴻臚寺、告俟筋力稍紓、勉強赴闕稱謝。既又病不能興、乃具疏命景星謝恩、而歸。先羅倫送之、有曰、白沙先生處南海者二十餘年矣、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其中者。歸經南安、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求觀秘書者、冀得間悟主也。惜乎當時宰相不悟、以為實然、言之於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本意、遂決去。某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

故不敢僞辭以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弼唯唯。徵吾錄曰、公薦薦時、當國者不及李南陽、輒令公就試吏部、蓋南陽能優禮康齋、而公之禮數似不及、公無加損、但當時宰相人品之不同可見矣。李南陽聞老子康齋處士千古稀見、豈可以此責之、萬安輩、又嬖嫉者乃鄉人耶。余獨恨一筆修撰之謫、曾不少遇以待處士之心。嗟夫、此脫然榮利者所以稱難、而於二公應召故獨詳之也。與陳建通紀曰、築一室曰陽春、日杜門端默其中、以明心為務。以明心為務之說、不知從何得來。又曰、內監梁芳素慕獻章名、言于上、特授翰林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獻章不辭、上疏謝恩、即歸。意以授官出自梁芳、及不辭為非、不知謝恩疏具陳聖旨查例與吏部覆奏、鑿鑿可考、授官不由梁芳明矣。疏曰、臣雖至愚、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効用之初心。此所以不辭、其大意亦已見于東海之對矣。彼建者烏足以污之康



齊先生之薦本自內閣大臣所以展盡大賢之禮。石齋先生之薦由於司樞外臣所以禮數不及石齋。微時瓊臺丘公方為海內所重而石齋又以公居顯位不相見遂以此不合故人多疑石齋為公所沮。後來三原劉氏求退科道劾丘公媚嫉或其漸然矣。讀山雨不來昏晝景及南極海旁諸郡漫之句。吁石齋豈尤人者哉。

以上三文并見《陳白沙集》附錄

白沙陳先生傳

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父號樂芸諱琮配林氏宣德戊申十月二十一日先生生于白沙里樂芸公先一月卒母林抗節鞠之先生身長八尺目光如星面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警悟絕人兒時讀書一覽輒記嘗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遂自盟諸心曰為人當如此正統丁卯先生年二十舉廣東鄉試踰年會試中乙榜告入國子監讀書越甲戌年二十七從吳康齋學康齋性嚴毅來學者問多不答先令治田獨優遇先生講究常竟夕先生嘗與趙學使書云某時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居半載歸棄去舉子業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寐忘食如是者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于此心此理未有契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習靜陽春臺足不踰閭者又累年初用功過苦幾致心病



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種二
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街勒也體認物里稽
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
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是後來學者
多教之靜坐蓋以所嘗經歷有實效也成化丁
亥先生卒業成均司成邢公試和此日不再得
詩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真儒復出矣于時一
峯羅子倫定山莊子梟爲之左次遼陽賀子欽
信從受學焉嘗謂學使陳公選曰后世所謂學
記誦詞章而已天之所以與我者懵然莫知蓋
載籍多而耳目亂即六經亦誦而忘味糟粕耳
未免玩物喪志苟不求之書而求諸心察於動
靜有無之機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
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
書得自我也弘治戊申李世卿從來學蔡楚雲
臺于白沙居七越月別歸先生語之曰子凌瀟
高遠則有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
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未必

能與我合也此與朝夕論名理凡天地間耳目
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
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二化二之妙非見聞
所及將待于深思而自得之非有愛於言也嘗
語林緝熙光曰夫斯理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
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法我出
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欄柄更有何事上下四元
來今渾是一片自茲已往更有分殊終日乾二
存此而已語張廷實謂曰學以自然爲宗以忘
已爲大以無欲爲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
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
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
機端其銜綬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
焉耳非有異于人也語東山張子曰夫道至無
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能知至
無于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
形而斯存適在我矣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
其未形者虛而已矣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

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爲害也。世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病其太嚴也。弘治甲寅，湛民澤看水，一旦焚去，會試部檄來學。先生以楚雲臺居之。爲語曰：噫，久矣！吾之不講於此學矣。惟至虛受道，然而虛實一體矣。惟休乃得，然而休而非休矣。又曰：學無難易，在人自覺。才覺退便是進，覺病便是藥也。目前朋友難與論學，無奈不自覺也。又曰：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又曰：談道而遺事，談事而不及道，胥失之矣。道無往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至張世道，不可偏高壞人也。民澤問隨處體認天理，先生首肯。語人曰：此子爲參前倚衡學者，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又曰：過千里者起，足不差，將來必有至處。世學求自得者少，不意晚見同志，可托區區于無窮也。先是成化己亥，方伯彭韶、嗣督府朱英咸薦其才，趣之

北上。先生懇疏乞歸養，欽授翰林檢討，不辭而去。自爾薦書歲至，不行。或勸之著書，不荅。民澤曰：夫不辭，以嘗係仕籍，與康齋之布衣被聘不同也。屢薦不行，達可行也。其夙志也。或勸之著述，不荅。其著述之精，寓諸詩也。夫道知語默進退而不失其正焉耳矣。晚以江門釣臺付民澤，申之詩曰：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云：弘治庚申二月十日卒，改葬于皂帽峯下。越萬曆乙酉，允議從祀孔廟。

羅文恭曰：先生之學以虛爲基本，以靜爲門戶，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爲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爲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間爲體認之則，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爲實得。余惟先生之學，蓋識其太以自然爲宗者。乃先生至性天植，事母林朝夕不離左右。在外，母有念，輒心動。母有孤姪，雖嬰極劇，廬田瞻之。母以期壽終。先生年已七十矣，雖衰病甚，居喪猶數事。伯兄如父，買婢出良族，輒選配爲婚。隣發貧窘，歲推



布以賜。其孝友睦恤之行。顯此。初年當路相知者。憐其貧。遺之賦田若干。推與友朋共。臺使檄爲建坊。力止之。藩司遺金爲新居。固辭。總憲爲買園池于舍城。居之不受。提舉某。縣尹某。各遺金若干。一因其卒。一因其去。悉封還之。制府檄有司授祭具。輿夫不受。江西臺司幣聘王白鹿洞教。固辭。其辭受取于謹嚴如此。或遺之牌具良材。友有歆羨者。即以畀友。有遺之名畫者。或愛之。亦即以畀。于世諸嗜好。泊如也。不絕係籍之朋。曰猶賢于吠雪以全交也。已絕意仕進矣。猶再上公車。以避難也。服闕。終身不衣文繡。執禮彌謹。乃母氏好浮屠。病作。佛事以禱。從俗而不違。逆旅惡少之侮辱。里隣侵據其基田。咸置之不校。而或竊塋先塋者。則諭之亟改。而后已訟。其正行不泥。空濶而不迂也。又如此。姜仁夫一見先生。出語人曰。活孟子。活孟子。耳目鼻口人也。所以視聽言動。非人也。賀克恭薦于朝。曰。先生作止語默。毫釐不苟。其根心生色也。蓋

如此。於戲。先生見大矣。而故明察于倫物。學宗自然矣。而故致慎於幾微。蓋道貫本末。合內外。當如是也。承學者自省於此。何如哉。

耿定向撰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一三

校記

①此處所闕文甚多，參《陳白沙集》附錄。

②警：右引書作「啓」。

③及：右引書作「見」。

④善：右引書作「賢」。

⑤御：右引書作「寓」。

⑥以以：據右引書當衍一「以」字。

⑦乎：右引書無。

⑧救：《明文海》卷四〇四作「抑」。

明儒碑傳集卷十八

周瑛 張鼎 李錦 周蕙 羅倫

吾嘏 陳選

四川右布政使周公瑛墓誌銘

林俊

周出清江上廊石族公諱英字梁百號蒙中子白貴道人卒渠其最後號也父諱來贈奉直大夫知州尺籍鎮海長于莆神鑒臞古博學善文往往有奇悟景泰癸酉爲司主聶大年所知置魁亞又與陳公公甫賈公克恭友善危論高氣第進士出知廣德州賢旌授諸然猶歷九載始南京儀部正郎又三年撫州又五年移簡鎮遠夫以清華論思之選臺省之屬曾無公一席之地必州外之久淹之南冷之府困之至居夷而極矣王端毅公爲上宰進公四川大叅尋右轄端毅去公亦服愛潘太宜人既望七之年無用世志矣言者爲公可用孝廟意有所屬而公以老請遂進資善大夫致仕尊號例進一階公政用寬繼川嚴繼復靜服舉之教民有禮課士有程不舉女有禁祠

山有謀陝水利著政本第輪納著政均立保甲著原鎮不鄙夷其民文教之修亦發端于此矣

《國朝獻徵錄》卷一八

戶部右侍郎張鼎傳

戶部右侍郎張鼎字大器陝西咸寧縣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太原府知府山西左右叅政河南按察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召爲戶部右侍郎以疾乞歸弘治八年十二月卒計開賜祭葬如例鼎初受業於河東薛文清公有理學名知太原有惠政民懷之至巡撫保定則令各府沿路築墻冀禦盜賊衝突修繕頽廢民頗怨謗故召爲侍郎而人不以爲德舉云

《國朝獻徵錄》卷三〇



大器張先生 抑之張八附

先生名鼎，字大器，別號自在道人，咸寧人。父廉，為山西蒲州知州。先生少從父之任，受學于河東薛文清公之門，用是日勤勵于聖賢之學，諸子百家雖靡不研究，而一稟于濬洛閩閩之旨，文清公深器重之。歸補西安郡庠弟子員。景泰癸酉，以易舉于鄉。成化丙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冰蘖自持，推辭詳明。甲午，出知山西太原府。太原為省會劇郡，故稱難治。先生游刃有餘，循良升三晉。郡人德之，不忍先生離去，故九載考績，晉山西叅政，仍署府事。又四載，始遷河南按察使。振肅紀綱，奸貪斂跡。嘗辨指揮董敬等人命之誣。弘治改元，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時畿內多事，盜賊縱橫于途，行旅戒嚴。先生築牆植樹，自內丘直達京師，由是道路肅然。至今賴之。值歲大侵，先生給糧賑濟，民免流亡。辛亥，晉戶部右侍郎。尋以病請歸。歸四年，為弘治乙卯卒于家。年六十有五。先生為人仁厚敬慎，事不苟為，非

義一介不取，進退惟命是聽。終身恪守師說，不敢少有踰越。文清公歿，其文集散漫不傳，先生搜輯校正，凡數年，稿始克成，乃為序梓而傳之。至今學者尚論文清，必以先生之言為徵信云。所著有仕學日記，自在詩文、齋博稿若干卷。先生為都憲，為亞卿，皆三原王端毅公為冢宰時所推轂。其卒也，端毅公銘其墓，稱其理學傳自文清公，高名可並太華峯。世以為確論。時有秦州大叅張公銳，字抑之，成化初舉于鄉。父敏以國子生為江西布政司照磨，公從之任，受學東白張先生元禎。張先生者，豫章名儒也。公由是學益有得。乙未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遷江西吉安知府。在吉安，政教兼舉，士習聿興，民用安業。坐忤權貴，調湖廣漢陽六載，以兩郡令譽晉山東左叅政。後致仕居鄉，日進執經諸弟子于庭，講學不倦。鄉間薰德焉。故龍西學者稱為張夫子。可泉胡中丞繼宗稱公誠確溫厚本之天性，而多學好古，汲引後進，尤人所不可及云。

介菴李先生

仲白李氏附

先生名錦，字在中，號介菴，咸寧人。幼警悟不凡。九歲失恃，如安成，依舅氏韓君智。韓為擇師教之，端坐終日，不逐羣兒嬉。讀書知大義，日見英發。比成童，還為諸生，受易于鄉先生董君德昭之門。大肆力于學，每試輒為督學使者所稱賞。後遇秦州小泉周廷芳講學，得聞周程張朱為學之要，遂棄記誦辭章之習，專以主敬窮理為事。又與渭南思菴薛氏、咸陽西廓姚氏、同邑詎菴雍氏、麗澤講習，相勸相規。久之，踐履醇茂，關中學者咸以橫渠稱之。濟南尹恭簡公為通政時，使秦，聞先生名，延與語，大為驚嘆。天順壬午，舉于鄉。成化戊子，遊成均，友天下士，其學益進。大司成邢公讓深器異之，令諸子受業焉。後邢坐事下獄，先生倡六館士伏闕抗章，明其無罪。雖于事無益，而先生之名重京師矣。嘗愛武侯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學須靜，才須學，數語揭之座右，以自警。事

親已養備至，執喪盡禮，力絀異端。至今省會士大夫不作浮屠事，實自先生始。為孝廉，居憂時，巡撫余肅敏公欲延教其子，先生以齋養不入公門。固辭，余益重之。後余知其喪不能舉，賻以二柳，先生卻其一，曰：「不可因喪射利也。」郡大夫有與之厚者，賻米數十斛，以辭，命無俸米字辭。後周廷芳復過省，與先生印證所學，設問辨難，周為嘆服。先生解經平正通達，不為鑿說，且善誘後學，諄諄忘倦。出其門者如李泰、政嵩、劉尚書璣、于知州寬、董員外養民及舉人張子渭、李盛，漸被尤深。先生數上春官，竟不第。成化甲辰，謁選直隸松江府同知，職親戎，慄夙夜精勤，奸無所售。有脫役垂四十載者，先生始發之，即令補伍。雖權貴居間，竟莫能奪。未究厥施，以疾卒于官。是在成化丙午，年僅五十一。貧不能為棺斂，其僚友賻之，始克歸。云：先生性剛介，不妄交接，不苟為然諾。義之所在，確然自信，不以一毫挫于人。尤重取予，所居僅蔽床席，如淡服疏，雖至屢空，終不輕有所取。學務窮



理盡性體之身心，不好立言語文字，以故歿之日，遺稿無存。靈寶許襄毅公為先生同志友，先生歿十年，襄毅公巡撫閩中，屬督學楊文襄公表其墓。文襄公稱先生挺然風塵之表，不苟簡遷就，與世低昂，抱其貞璞，卒以完歸。而督學虎谷王公亦稱其化如和叔，辭章外，實似原思草澤間。嗚呼，可謂深知先生者矣。後數十年而有渭南李仲白氏者，名與先生同，字仲白，號龍坡，亦潛心理學。為諸生時，西蜀龍灣高先生儔署高陵教事，仲白越疆從受學，與涇野呂先生同門相切磋焉。正德庚午，領鄉薦，為宿遷令，著勸農文，勸孝文，以化俗，由是邑多孝子。又以稅餘金買牛給民耕墾荒地，宿遷人稱為百年以來一人。遷海州知州，致仕。初擢州時，不能具一花帶，呂先生遺之一圍。後去州抵家，猶是帶也。其清苦如此。嘉靖丙申卒于家。呂先生銘其墓，稱其秉受懿嘉，學求根本云。

馮從吾撰 《馮少墟集》卷二〇

小泉周先生

先生名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後徙居秦州，因家焉。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為臨洮衛軍戎蘭州守墩，聞容思段先生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即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生講，既而以為畏友，有疑與討論焉。段先生勗以聖賢可學而至，教示進為途方。段先生曰：非聖弗學。先生曰：惟聖斯學。遂殫力就學，究通五經，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為程朱復出也。咸敬信樂從之。又受學于清水教諭安邑李公果，得薛文清公之傳，功密存省，造入真純，遂為一時遠邇學者之宗。有總兵恭順侯吳瑾者，聞其賢，欲延教其子。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以軍士役某，召之役則往役，召之教子則不敢往。聞者嘆服。吳侯亦不能強，遂親送二子於其家，以受教。先生始納贅焉。時肅藩有二樂人鄭安鄭寧者，進啓本，願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發人如此。後隱



居秦州之小泉。因以為號。著深衣幅巾為容。成紀之人薰化其德。稱為小泉先生。嘗遊西安。與介菴李公錦論學。介菴由是大悟。遂為關西名儒。渭南思菴薛公敬之。執弟子禮師事焉。秦州守數造其廬。舉鄉飲賓。謝不往。巡按杜公禮徵求見。講太極先天二圖。不覺前席。嘗正冠婚喪祭之禮。以示學者。秦人至今遵之。成化戊子。容思先生至小泉訪之。不過。留以詩。有歷盡巉岩君不見。一天風雪野梅開之句。後又贈以二詩云。小泉泉水隔烟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脉。源源動鼓洛川波。風埃些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疴。又云。白雲封鎖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聖賢心。何為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絕後。聞濂洛待君尋。何大復謂先生于容思先生。其始若張橫渠之于范仲淹。其後若蔡元定之于朱紫陽也。迨老。以父遊江南。歷涉險蹤訪。沒于揚子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

悲其死云。先生初名檉。後更蕙。或作桂。誤。先生門人甚衆。最著名者渭南薛敬之。秦州王爵。爵字錫之。自少潛心力學。及長。從游先生門。而知操存。郡守秦公與語。悅之時。與講操存之學。及教後學。切切以誠敬為本。弘治初。以國子生仕為保安州判。君出納公。會計當。日不憚勞。保安稱平焉。秦公後總督原州。聘君至原。三年相處如一日。及歸。秦公贈以揚州鹽引數百石。君辭之。而惡衣惡食。坦如也。州人咸稱之。詳載可泉胡公秦華郡志中。敬之余別有傳。

馮從吾撰 《馮少墟集》卷二〇

羅修撰倫墓誌

賀欽

國朝鉅儒羅先生諱倫字應魁改字彝正號一峯其先豫章人唐末徙居吉安永豐湖西代有聞人歷宋尤盛武崗教授開禮公勸王欽節以故族屬三百餘輩無一人臣事胡元者祖諱求仁號善耕儒雅侔儔樂善好施考諱修大號大山耿介忠信母李氏以宣德辛亥正月十一日生先生生時有奇祥甫五歲嘗隨李入園收果長幼競取獨賜而後受年七歲善耕先生訓於庭不匝月而童蒙諸書咸遍明年學於里師時乏書里師令遍逐諸生授讀諸生未成句讀而先生皆已成誦嘗牧豕則攜書讀之自幼勤學定省之餘未嘗釋卷年十四授徒於鄉以資親養莊重嚴毅師道卓然常曰學豈科第而已哉乃欲捐舉子業父兄不可已而補郡庠弟子員言動不苟勵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朋黨以道學目之郡守張公瑄嘉其學行而惜其貧乏命有司賙之先生謝弗受豪右肆侮殊甚先生恬然不之較也

丁內艱居制嚴甚踰大祥口始沾醢酸物嘗曰吾無以報吾母誓爲一孝子庶無愧吾母兒丙子領鄉薦癸未赴春闈遭回祿呼曰吾平生無毫髮得罪

於天今乃至此奈吾親何須臾垣上一老人以杖提而出時殞軀者幾二千人而先生獲免出而招老人竟無所得未幾大山先生訃聞奔喪執禮如初先生雖不以科第爲心而大山先生預知必魁天下成化丙戌其言果驗就題論事頃刻萬言指切時弊奉奉以格君務學爲說時謂之真狀元爲翰林修撰無何會內閣大學士李公賢遭喪去官朝廷起復之臺諫皆不敢論列先生詣其私第告以不可者三復俟數日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謂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覆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名曰扶植綱常事先生以犯顏敢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然士論益榮之而緘默之風爲之一變終先生之世臺省不復有起復者矣在泉時秋毫無所與惟講學鬻文以自給配梁氏安人卒泉守李宗學遺以棺乃斂明年召復修撰當道者語人曰某之復官我之力也乃無片言謝先生聞之曰渠非有私於我也乃改南京供職三月以疾辭朝廷不允二年章三上始得歸戊子秋抵家臥病苦禮記註說之繁命門人錄其要以



便親曰。庶人不失所執守也。壬辰疾稍愈。以族屬未化。諭之以約束。本之以律令。鄉人化之。喪禮行。浮屠除。盜賊息。民業安。十餘年間。兼并不作。鄉俗爲之一美。嘗欲做古置義田。有助以堂食錢者。先生弗受。且告之曰。是錢雖公。亦不可費。以之積粟賑民可也。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或於途輒解以覆之。乙未。乃於金牛山中結茅。東曰靜觀。西曰正密。居焉。四方學者往來益衆。於講明性學者納之。務舉業者辭焉。越二年。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先生疾革。示門人曰。人之爲學。易貴之際可驗。怡然而逝。無所顧慮。先生素清儉。自朝服外。絲帛之衣未嘗入體。歿無斂襲具。乃取敝幘以斂。門人方琬輩解衣以襲。友人羅峻極貴。係助以棺。嗣子迎柩歸。隨而悼祭者數千餘人。四方赴弔者三載不絕。先是夏秋間。山嶽崩裂。大雨如注。途虎噬人。烈風折木。先生所居山脈忽墜一井。其深叵測。哲人之喪。而天地山川爲之一變云。先生天資剛明清介。淡然無欲。勵志聖賢。涵養純正。學貫博約。才周經濟。忠孝懇懇。至老不衰。出處進退。合乎道義。片言隻字。有關世教。故人本之以誠敬。成之以寧靜。又以小學近思開發之。惓惓不少怠。於功名富貴真如浮雲。

過目。惟終日乾乾。不自滿足。潛修之功。垂成不已。而踐履益純。此靜觀正密之銘所以繼作也。先生律已甚嚴。而待人甚恕。自奉甚薄。而賜人甚急。其排斥異端。以崇正學。蓋天性也。有識之士。以先生之處而委以吾道之緒。冀先生之出而望以吾道之行。惜乎年不配德。未老而歿。悲夫。梁氏安人卒。繼劉氏安人。子男四人。梁柱、幹、樞、梁柱先後領鄉薦。女三人。一適張某。其二早世。以成化辛丑十二月某日。葬本里都溪垵上源。有一峯集行於世。愚忝先生榜進士。尊事唯謹。先生直弟我。不世俗讓。道義相契。真與姓伯仲也。愚與先生俱以戊子講病歸。餘十年而先生訃至。又二十五年。弘治壬戌之夏。其子梁柱自京師走書古宜。請銘先生之墓。嗚呼。我尚何辭哉。但以筆力綿弱。不足發揚盛德。是愧。銘曰。先生之德。正大光明。先生之才。奇偉汪洋。先生之志。聖域是藏。先生之功。扶植綱常。嗚呼哲人。日月其光。醇哉醇哉。百世之望。

遺事

先生既上疏。蒙宰王忠肅公遣其部主事倪輔言於李公。勸以文潞公自待。李公遜謝而已。楊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祿薄。請令得受皂隸錢。自是

遂以爲例。獨先生不受。

先生名重天下。所至必相率而觀之。雖武臣俗吏皆知敬仰。召還時。有奏事者辭連先生。法當下鎮撫司獄。鎮撫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即日鞠成讞之。先生遂得免。

高州守饒秉鑑見先生衣單。饋重袍。先生服之。入金牛。還一丐於道傍。卽解袍以斂。而買棺以葬之。

保寧守李直作懷賢堂。祀三陳。請先生記。先生却之。曰。堯叟。堯咨。無可祀。祀文惠而及其父母可也。

先生欲買義田以贍族人。進賢令呂升知其力不足也。以堂食錢助之。先生不受。曰。食以堂名。非公可得而私也。

廣東按察使陶公以白金五十兩請大忠祠記。先生許之。卽日盡散諸族人。

一日。客來甚早。先生固留之飯。不知其家無米也。夫人乞諸隣。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脫之。則日已將中矣。先生亦曠然不以爲意也。

《國朝獻徵錄》卷二二

翰林院修撰羅公倫傳

陳獻章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彛正。吉之永豐人。宋羅開

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輒而斥人。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謂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瑛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敢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

這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

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素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疾於人。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盡知也。嘗欲做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

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具餽其妻語其子曰視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卽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國朝獻徵錄》卷二一

文山先生吾君墓表

吾友文山吾君以弘治甲子九月六日考終於家明年十二月十日葬於其鄉溪盤浦之原其子中書舍人翬既書其世胄履歷生卒歲月刻置幽堂矣迨免喪而舍人與其弟進士翕來見以狀授予乞表其墓予之辱游於君最故而知之深也誼弗可辭第以耄荒不文而又遭子與孫之戚久弗克爲今年夏舍人復自京以書來促乃按狀而書之君姓吾氏諱名景端其字別號默齋世家開化之文山其父慎齋司訓長垣時生君於學宮幼有異質敏悟絕人八歲能咏詩逮官長者皆以成人禮之比長而侍母於家治生之暇不廢講學初治書及左氏春秋既乃受易於僉憲方先生泌所作易義多所發明方深器之以女弟妻焉天順己卯魁薦予以癸未會君京師與之論易造詣甚深而責善輔仁尤多裨益始定交焉後入太學與安福劉戡景元四明楊守祉維立爲麗澤之會聲譽甚都一時士大夫咸慕與交貴游



子弟爭從受業，莫不以掄魁擬之。既而劉楊皆進士及第，位大僚，而君五上春官，俱不偶。人謂宜再需後舉，君曰：「吾親老矣，可擇祿耶？」竟就乙科，得教諭江浦。楊文懿公以文送之，曰：「三釜足樂，萬鍾何加？」景端奚翅加人一等哉？爰迎慎齋之官，母夫人徐以廢視弗克偕，乃留其妻若子侍養於家。其在江浦，嚴條約，以身率物，教人講學為文，娓娓不倦，而於禮義廉耻孝弟忠信之行尤倦倦焉。學東有隙地數畝，因其沮洳，鑿池種蓮，構亭其上，扁以求樂，且因以自號。每侍慎齋遊息，其間胸次灑然，有吟風弄月之趣。蓋欲示人以周程之學，而諸生未未能得其意者。時定山莊孔易謝病家居，日來亭上，淪浹道德，商確古今，相樂也。且為記焉。其學宮文廟隘且圯，欲改作之，一勸募間，上下樂助，不費公帑而輪奐一新。其所施為知急先務而能感人類如此。上官之賢者皆以為有道賓禮之。御史大夫戴公珊為御史提學南畿，知遇尤深。湖廣江西皆聘司文衡，而崇雅黜浮，時號得

人。居數歲，慎齋以桑梓為念，因奉以歸。還復之官，每鬱鬱不樂，作籠鳥賦以見志。適有持憲節者，責其逢迎，以貴勢臨之，歸志益決。又以長子喪，乞歸養，當道重其去，欲留之，獨御史劉君謹謂君之歸係風化不小，慨然從之。既歸而父母年皆耄耄，朝夕左右，志養不違。或具壺觴而燕適，侍杖履以徜徉，親心無不豫焉。及二親相繼以壽終，自殮至葬，一以朱子家禮從事，雖老而猶毀瘠。雖久而哀不忘，人以為難。縣令欲以孝行上聞，力沮止之。與其弟暉怡怡相樂，終始無間言。其族蕃大，則追復遠祖祀田，歲時祭掃，為宴集，胥訓誥以聯合之。有貧乏，則加以周恤。鄉鄰有忿爭不平之訟，皆化息焉。其治生則種粟插杉，為終身之計。日以詩書課其子姪，無一毫外慕意。獨每聞邊患及郡邑旱潦，則憂形於色。見公家弊政，民所不堪，則憤懣太息。其為學雖不廢舉業，而志專為己，嘗類集朱子讀書法，以存心主敬為先，致知力行為務，不溺於記誦詞章之習。為文不事剽竊牽綴，無



險怪華巧、惟以理勝。善筆札、尤精於草書、自成一家、人得之者如獲琪璧。歸自江浦而家食者殆二十年、鄉邑子弟及四方學者、考德問業、戶屨嘗滿。嘗書太極西銘以示為學本原、及舉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為窮理之要。又嘗謂學者曰、學貴有用、然須是養氣、氣充天下何事不可辦。故從之者隨其力分、咸有所得。學者不敢道其姓字、皆即所居稱為文山先生。令聞廣譽、日新月盛。工部主事林沂、刑部主事潘府、御史余應咸薦其才行、可大用、皆格不行。楊文懿公在吏部、欲用為提學、亦不果。甲子孟秋、以慎齋忌辰、主祭少勞、重以傷感、遂寢疾不起。嘗曰、消息存亡之理、吾見之已審、即死何憾。一日強起、索筆寫遺命數條、大約以耕讀為業、忠孝為念、喪葬勿徇俗為禮、語甚切要。疾既革、作一贊云、濁質濁氣、去物去蔽、一點靈光、依然尚在。命孫謹書之、語畢命遽正寢而終。距其生宣德辛亥、享年七十有四。娶方氏、行人司正瑛之女、甚有婦道、克配君子。子男三、長

紳、早卒。次即嵩、由文安教諭第壬戌進士、授今官。季俞、第戊辰進士、今知長洲縣。女二、汪深、孔憲其婿也。孫男八、曰謹、誼、謹誠、譽、誼、審、誘。其所著有五箴解、朱子讀書法、周易傳義會同等書、所為詩文有太學江浦還三山稿、藏於家。其世繫本末、具予所述慎齋墓誌、而群行之、誌備於門人方豪所狀者、茲不悉著。夫以君之所立如是、而終不過焉、其殆天之未定、或者將以啟其後耶。乃為之表曰、嗟嗟吾君、其學為己、其仕為親、有卓其行、有蔚其文、人之所惜、何蕃劉黃。子之所志、茂叔伯淳。求雖未至、志則已勤。祿位弗逮、不顯其身。經術有貽、不亡者存。聲聞奕奕、子孫振振。一時之屈、來世之伸。吁嗟乎吾君。

章懋撰 《楓山集》卷三

廣東左布政使陳君墓誌銘 謝鐸

成化丙午夏五月、廣東左布政使臨海陳君士賢卒於江西之南昌。南昌太史張先生廷祥以禮殮歸其喪、且

抵予書將表其墓而俾為之志。予執書為泣哭。明日。吾友通政黃君世顯復以書俾其子戴來速銘。嗚呼。君天下士也。其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銘有無。獨念君故知我者。重以二公大義要責。其奚敢辭。初。君之在廣東也。權貴人有據市泊餘戶。假貢獻通私。審以毒民蠹國者。君連三疏抗折之。遂誣罔君。賴上聖明。不即罪。然卒從吏議。將逮君詔獄。民老稚號泣遮道以從者。動千億計。有故吏張某嘗為君所黜。至是權貴人鉤致之。將并中君。張顧建疏訟君冤。君雖幸死道上。然天下益以是壯君。且信其得民之深有如此者。而一時貪冒患得以傳成獄者。聞茲吏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始君之為御史也。上方厲精。開言路。諸在言責者。爭拾苛細以自售。君獨抗疏請追復直言之士。并斥大臣之將柄用者。且曰。君子小人之進退。否泰關焉。一時風采。獨楊御史琅與之抗。君子謂其憂治世而危明主也。蓋如是。雖其言不盡行。然天下自是始畏公議。而進者沮矣。暨其出而提學

南直隸河南也。念學政久廢。士之務浮棄實者比比而足。所至必先使習小學。而後及科舉之業。學立齋館。至則居宿。以身為教。仍下冠昏祭議。俾諸生習焉。既至廣。猶特刻道學傳以詔之。蓋至今稱提學之善於其職者。舍君亦無所與歸。君歷官後先幾三十年。服食居室無所增。嘗呼其子謂曰。吾藉祖宗慶官二品。祿入之產。汝何可獨享。其分十之六為思遠莊。以祀祖先。周宗族。其克已為義。尤君子所難於足。蓋足以見君平生之大節不誣矣。於戲。君天下之士也。而止於斯。吾安得不為天下惜哉。君諱選。別號充菴。士賢其字也。陳氏本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由婺源台之仙居。再徙而為臨海。曾祖濟圭。號純靜。祖泰。生贈監察御史父諱員。景泰初仕至福建右布政。嘗活沙尤盜之脅從者數萬人。民至今德焉。母金。累贈夫人。繼母沈。封夫人。配王。封孺人。繼張氏。子男四。長藩。次翼。俱郡學生。早卒。次戴。次某。女二。孫女一。俱幼。戴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塋君某山之原。君學

博而深於經詞章非其所好嘗從翰林檢討逸菴陳先生游先生深器之以禮經領景泰庚午鄉薦天順庚辰

會試第一人歷御史按察四轉以至今官生宣德己酉

享年五十有八而已有丹崖集若干卷藏於家君性內

剛外柔居常謙謙言若不出口至其臨大事決大疑則

屹然萬夫之勇而卒莫之奪吾嘗求古節槩之士得一

人曰君其陽道州乎道州為諫議且七年始一論裴延

齡陸贄事君為御史三年耳而愷切論諫急於其職乃

若是道州為司業曰與諸生親宜其固不率教者君徧

歷徐揚冀豫之域而教澤所至亦無不及焉道州為刺

史自以催科政拙不奉侏儒之貢君力障五嶺之民忤

權奸以至於死於戲凡若是者君子謂視道州事難而功

倍非耶君之行不止是輒敢取其大者以銘庶天下後

世之欲知君者得以考焉銘曰

深文傳比計私拾細臺史法吏歲課月論素根擢芸提

學校文國肥民瘠下損上益轉運方伯世方競趨我絕

不窺世所不為我勇赴之於歲士賢而止於斯吾安得
不為斯世而悲。

《明文海》卷四四一

廣東布政陳公言行錄

楊廉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進士歷仕天順成化間官至
廣東左布政使卒年五十八公少沈靜端慤不妄言笑
從鄉先生陳璉游日生一室誦習未嘗嬉戲敝衣糲食
人不堪其清苦而處之自如為文理致深密讀之有味

吳寬
撰傳

出巡江西風紀大振不以刑法立威官吏相戒自不敢
犯憲宗嗣位公上疏言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
不慎言甚剴切提學南畿學者競為浮華之文力欲變
其故習徧歷郡縣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為教令讀小
學書暇則習禮一時諸生翕然感化

擢廣東布政使廣民疲困為除徭役罷和買脩賑濟皆
務為惠養計數洗冤獄閩人賴克哥等三十九人湧於



儒藏

海舟為風漂至潮州，守者獲之，以通番論。又邑民劉馬住及黃福等十九人被誣為盜。公察其寃，悉釋之。尤不畏貴倖，中官有弟昌為武職者，逼娶寡婦，為奪還之。於是乃有提督市舶司者，倚進貢為奸利，役戶苦於供需，特減三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答剌國使臣，市舶利其貨，不問。公發其偽。時又有賽瑪爾堪使臣泊六灣，以獅子入貢，浮海還國，云欲往滿刺加更市獅子。公言此西域賈人為國利耳，使墮其謀，必貽安南諸夷之笑。國體所關，甚非細故。中官既蓄減役戶之怨，且素利進貢，及是每為阻抑，怨益深，乃誣奏他事。勘事者求事實不得，必欲文致其罪，竟逮公赴京。廣人數萬擁留之。公在道病作，行至南昌而卒。

公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待，潛修默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求仁為要，因自號克菴。讀書不資於文詞，遇格言即手錄於冊，為力行之助。平生言若不出口，視所當為者，則勇於為之，不顧利害。其處事緩而詳，御下嚴而恕。

至於言動端莊，雖家人見其終身然也。身既貴顯，燕會惟服先人故衣帶。客至，瓦器蔬食，相對無媿色。自河南聞喪，還行裝蕭然，車一兩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並傳

嗚呼！此吾友陳公士賢之墓。公有天下不可奪之大節，有足以濟天下之大才，有不可過於天下之大勇。國家承平日久，士夫多奄奄無氣節，間有之，而檢身之功或歉焉，故其發之也不耀，而其持之也不恒。如吾士賢，則何可議哉！其學識粹然，一出於正。其操履恪然，一出於誠。其居此官，即欲盡此職，其行此事，即欲盡此心。其視去就升沈甚輕，一在於生靈國家，餘不卹也。官輟所至，無不感動響應者。巡江西，江西人到今萬口一詞稱頌。為各御史南畿、河南士名，遮道泣送者萬計。復相率立生祠及去思碑。被聞誣時，兵民數萬，填溢衢巷，號訴於詔使，多涕泣者。聞復以賂啖公，所點吏張聚者證公，吏死不從。公名滿天下，士大夫無問識不識，論一時正人，必僉曰陳某。張元禎撰墓表

陳恭愍公傳

陳恭愍公名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由婺徙台之仙居再徙臨海公父員翰宰新城有惠政後爲御史按閩訊沙寇脅從者數萬人悉釋之卒官福建右布政使人以爲未食其報嗣當有人生公自少端慤寡言立志以古聖賢自期潛脩獨詣不求人知惟以克己求仁爲要因自號克菴景泰庚午舉浙江鄉試天順庚辰以會試第一人成進士授監察御史會脩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遭喪起復謫官諸在言路者默若罔聞公獨抗疏直之倫雖不復而賢亦竟沮天下自是始畏公議及按江西務持大體布按長貳有過卑獻諛者公曰有憲綱在妄自尊大吾不敢也悅不以道吾不願也諸皆動色相戒舊習頓革既提學南畿黜浮崇實寬嚴得中校士一以德行理道爲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並不彌封編號曰吾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所歷郡縣居宿學宮端坐沉默以身率教每令諸生讀小學習六經體認經典措之踐履徒文無益也士習翕然不變時御史大夫長洲韓雍以功業顯頗尚崇飾方憂制家居聞公至悉屏儀衛曰母令陳御史知也是其所推服者

豈獨諸生焉爾哉成化初遷河南按察副使整飭兵備尋改提學其所設教一如南畿中州學者咸慶得師會倖奄汪直被命巡郡國咸作人主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即提學便如何爾寧大於都御史也公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缺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舉止安舒而諸生儼集署外知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旣無公務相闕自後不必來見矣公即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政尚易簡釋繫囚除苛細凡諸宿弊名爲舊規者一切罷革獨於賦吏不貸然受賂百金者要辭但列六七錢或問之公曰汚人惜財如惜命若責賂厚彼挈而貨權人則法撓而難除矣然亦權以待茲時非正法也自是官屬欽戰父老歡呼載道未幾聞母喪即日奔歸行李一肩士民泣送者數千人立生祠祀之服除擢廣東右布政使踰年轉左時嶺南苦鎮守中官推剝瓊儋騷然公乃嚴條約革和買減泛徭爲惠養計會肇慶大水公卽具奏災傷狀因體勘展轉民命旦夕竟便宜發倉賑之市舶太監韋眷縱恣倍剋籍富民供辦公奏減之眷復以私艦通番爲番禺知縣高瑄啓



覺沒貨鉅萬。都御史宋旻等不敢詰。公獨移文獎瑤。眷深憾之。番人馬力麻者。買貨海口。詭稱蘇門答刺國貢使。眷利其珍奇。將許焉。公發其偽。逐之。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謂將往滿刺加市。後猥入貢。所過震驚。公乃上言。臣聞西旅貢獒。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不惟防玩好之漸。寔以杜窺伺之萌也。廼者珍禽奇卉。旁午徵求。外夷小醜。探聽舉動。豈真有貢獻之誠。惟以邀賞賜之利。

陛下必以爲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知奸貪憑藉。因緣爲利。招引殊方。營圖攘剋。即如後猥。本非澤國所產。假借意指。入海宣索。驚擾寰中。貽譏海外。是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爲大德之累也。疏入。留中。眷知中官戚疾公。乃誣摭公黨比高瑤。和同貪墨。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鞠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張聚。令誣執公。聚不從。行等阿眷。執聚拷掠。聚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發粟。意在侵欺。賁獎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徙。奏入。詔奪公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

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翰林張元禎爲治殮事。以䟽絡裹尸而已。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此公志也。張聚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提惑於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陛下臨御區宇。明並且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予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覷。以致韋眷橫行。冒臆穢鱗。清節榮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順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註誤觸法。爲選罷黜。寔臣自取。非選有加於臣也。眷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旣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蔽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詎夷齊爲盜跖也。本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



儒藏

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振志亦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結權倖一至於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乘來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啣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疏雪公冤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公光祿卿謚恭愍

薛應旂曰余少時聞里中長老往往談公爲提學御史時行事心竊慕之及長走仕途見縉紳先生輒稱公爲真道學益勤向往邇承乏兩浙學政過公里第知公加詳見張褰疏不覺憮然自失謂褰胥吏乃能若是昔孔明之李平廖立不是過矣人心其不死哉彼韋眷不足責也宋旻徐同愛李行叨冒襟裾顧甘心狗彘此又何說焉公固不待余傳而傳余因校士

之暇特爲公書之以付台士俾張褰得以附見云。

薛應旂撰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二四

校記

①且：當作「日」。

②石：據《見素集》卷一九當作「仕」。

③英：據右引書當作「瑛」。

④據右引書，「長於莆」前脫「公生鎮海」四字。

⑤然：右引書無。

⑥據右引書，「年」字下脫「守」字。

⑦據右引書，「著」字下闕字爲「政」。

⑧據《醫間集》卷四，「丁」字前闕字作「是年」。

⑨「故」字下闕字，據《陳白沙集》卷四當作「發憤如是疏奏」。

明儒碑傳集卷十九

林大猷 胡居仁 劉昂 閻仲實

薛敬之 謝鐸

翰林檢討林思軒先生墓誌銘

思軒林先生疾革語其子戶部主事夢曰吾志素厚汝勿處於薄。素貧汝勿處於富。我死以狀累茂烈而見素丐銘。遂逝。弘治丁巳五月念日也。明年葬先生主事以陳君之狀請銘。嗚呼。鄉國名賢典刑斯在。其最純以烈則彭惠安。陳康懿。先生意其儔歟。或曰。是其地特異。其植立又難。又曰。先生奚下胡安定。孫明復。俊未敢僭論。要之。決非今之人能然也。先生秩故早。每聞善朝政。喜津津現容色。善人亦如之。有啼意。眉結首疾。口吐嗟。急義若嗜欲然。朱學正諍死。為具棺斂。鞠其孤。諸生病具藥。死具殯。貧無為歸具葬。嘗所與遊與鄉之士。夫則又如是焉。槌賸至竭。簪珥以故。親之喪葬。至粥田自給。官一生所餘。俸金無三十兩。宿負間存者。噫。亦難甚矣。

諱大猷字子道。高祖善同。泉山山長。曾祖仕敏。大理少卿。郎中。知府。終教諭。祖勤。教諭。父信。贈翰林檢討。妣蔡。贈孺人。配周。用夔。封安人。先生薦己卯魁亞。為新建教諭。舉山東廣東考試官。選國子學錄。轉監丞。再轉為翰林檢討。階徵仕郎。監丞如故。瞻博善考禮儀。聚宿嚴而能以冲晦懇款相結納。澆漓風沮。士竟無怨言。在國子執經恒五六百輩。嘗偕王勅上四川提學僉事。上用勅又薦江西。先生以親未沾命辭。內行純謹。官所必迎養。族里必和。孝子墓防剝。先生樹仆碑。封故窆。復田以充歲謁。五世祖墓失。先生訪之勤。夜夢臥一麓。果得識焉。所修有族譜。族儀。四世文集。所著有思軒集。世史正綱。大學衍義補。先生皆嘗是正。生憲德乙卯十一月十四日。子即主事。次郡庠生普。皆才士。天其於是厚償乎。墓在龍橋檢討兆之東五十步許。先生存左。安人壽藏虛右焉。銘曰。錫類啓祉。式官式貧。黷英騰茂。碩實公身。弗庇弗濡。施則多有。經德憲舉。克輝克守。王靈昭命。六詔



皇皇。臣越非分、慶衍有芳。解泐瀾瀾、伊涓伊滴。曾是報只乾坤之德。臣耄增庸、維腑及肝。永矢弗渝、息喘誠碑。龍岡鬱蟠、金石在礪。維樹維封、公以世世。

林俊撰 《見素集》卷二三

胡敬齋傳 鄧秀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梅溪人。穎異有大志。家世業農。至叔心益窘、鷄衣蔬食、若將終身焉。方童年、得鄰家遺物還之。嘗從于同知、準受春秋、知無所得、曰：「學詎止此乎？」及聞吳聘君與弼講學、崇仁、徒步從之遊。聘君亟稱、嘆以為非常人。退而益加充廣、盡棄舊學、以斯道自任。會親喪、哀毀骨立、食莖依古典不苟。卜兆為鄉里彫兒所阮、墨緣走有司訟之、卒得直。既免喪、乃上靈山、浮錢塘、歷太湖、弔虎丘、窮金陵閩浙之勝、幡然歸故山、築室講學、謝絕人事。學士張元禎、修撰羅倫、郎中婁諒、咸嘉之。修書通懇懇、提學李齡、鍾鉞、繼請主白鹿洞、未久輒謝去。余侍郎祐來、稟學、一見異之、妻以女。陳獻章起廣南、

學者遠趨之。叔心謂其近於陸氏、戲玩天理、不能順以自然。其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為期、謂身心內外必主於敬。故以敬名齋。雖在暗室屋漏、夫婦如賓、揮撻匡篋、沒齒不清亂。應接賓客、巾履儼然、涵養體認、動靜不違。發諸議論醇如也。達於晝夜死生之變、而忻戚富貴利達舉不足動其心。言學與治以為已王道為準的。嘗語學者曰：「農工商賈皆有益於世、而釋老俗儒非徒無益、反害人心。朱子有三綱論九法教之戒、非虛語也。又曰：『正學不明、名教無主、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惕然警懼、勿忘勿助、定其紛擾雜亂之心、則虛靈瑩淨、心無不存、道無不明、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又曰：『人能端莊靜一、則天理存、大本立。極其至也、篤恭而天下平。苟不莊敬、則百邪交侵、去禽獸不遠矣。』抱志獨立、遁世無悶。成化甲辰、以疾卒。所註有居業錄、敬齋集、易春秋通解、朱脫稿。

贊曰：宋李儒俗弊天下、其效使宗社淪湮、黎元塗炭、

三綱五常之統或幾乎息矣。雖名為大儒。泰養於元之爵祿。冒榮名而鮮高節。若叔心者。知俗儒之弊而反之正。可謂超然獨得也已。

《明文海》卷三九八

敬齋先生居仁傳

陸瑞家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得隣家所遺物。卽還之。隣人皆驚嘆。以爲其長也。必非常人。六七歲。從學家。造言動如老成人。年幾冠。從安仁于同知學。舉于業。知無所得。而厭之。及聞吳與弼在崇仁講義理之學。慨然往從之。游於是。盡棄舊學。一以求道爲心。卜隱邑之梅溪。謝絕人事。而人亦無有能知之者。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敬。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以敬爲所。處家庭如在朝堂。臨妻子如對賓客。端坐凝重。跼矩履繩。器物之微。亦必區別精審。沒齒不亂。至隱微幽獨之際。則愈嚴愈密。故其詩曰。謹獨功深切。防微意最玄。交爭具在此。要不愧皇天。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終朝竟夕。孳孳不倦。生至孝。父病。嘗糞味苦。疾果愈。兄每出外。歸迂於門。有疾。亦躬調藥。家人化之。後執親喪。初則水漿不入口。哭踊每絕而蘇。久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不入寢室者三年。喪葬之儀。悉依古禮不苟。卜兆爲隣里所阮。不得已。訟諸官。則墨其衰入焉。時喪禮久廢。先生毅然必行。縉紳知先生爲特立獨行之士。實自茲始也。



儒藏

家食本有餘推以與人不償不較以故家至寒寒食
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籌則應之曰以仁義潤身以
才義潤屋足矣四方及門者衆於是築室曰禮吾曰
南谷衆徒講學嘗曰第一怕見不真第二怕工夫間
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於禪騁詞失於矜不知操存
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蓋隱然有自任意鄉
有彭姓者以非事坐死則不避嫌爲白於當道竟得
脫里之東原田高病旱區畫水利達於憲副夏寅寅
命有司行之嘗通閱歷浙入金陵從彭蘇及所至豪
傑相辨詰道蘭溪章文懿公往見相與談論經術而
別次早公再至而先生行矣此其意亦必有在也南
海陳獻章倡勿忘勿助之學自謂得千聖不傳之秘
先生曰章德懋言陳公甫不害世只有今之貪利祿
者爲害世是不知莠之亂苗但知蒿草之害苗也又
曰莊孔陽觀其詩只一豪曠之士此風既成則學者
皆流於曠闊狂妄之地爲害亦不細其知言每如此
先生之學尊信程朱而亦能察其精微不盡阿所好
嘗曰人以朱子調息爲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
恭敬安詳便是存心之法豈假調息以調息存心害
道甚矣又曰參同契陰符經朱子註之其無謂使人

入異端去調息箴亦不當作先生自言三十後學始
親切故以吳澄三十年前好用功之說爲阻學者進
路嘗曰聖賢至老則經歷事多閱理益精操養益熟
故孔子示人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
非若聰明才氣之士老不及少也時羅倫張元禎嘗
相麗澤會於弋陽臨峯等地督學李齡鍾城相繼禮
幣聘主白鹿書院教縣尹請講古鄉飲禮悚然聽而
行之寓旆城淮王請講易併爲作頤仙說待以賓師
之禮所著有居業錄大率躬行之言敬齋集數卷文
雖未潤味則肯矣成化甲辰卒年五十一學者稱敬
齋先生張吉曰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
之道不外乎忠恕故必始自卑近漸造高遠而方興
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其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
末兼備之明驗然體認親切反求身心權利紛華不
足以動其可謂儒者之高蹈盛世之逸民矣而先生
無求於世世亦不知有求於先生惜哉泰政吳廷舉
墓祭文曰志存伊旦學慕聖賢有體有用識經識權
脩身遜世終老林泉人才不進時宰之愆九原可作
當爲執鞭

崇強縣學訓導劉公昂傳

空

劉公昂字孟頌別號蘭谷曾大父醇周藩長史大父仲謙處士父偉卿進士并研訓導世有文學令名長史公以儒士起家自南陽遷汴遂爲汴人公天性狷介與衆寡諧績學勤苦無間寒暑家故貧至公益甚閉門讀書處之怡如也成化間都御史江浦張公瑄巡撫河南聞公名聘爲子師公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辭不住提學副使天台陳公選聞而重之乃僦魯齋遺書爲力行之助復命生徒有器資者從之游公以身爲教講究義理務使學者體而行之經指授者多爲名士屢試場屋弗利年四十有司以棄成貢禮部拜內丘縣學訓導教士不倦三載羅內艱還汴服闕改授崇強縣學訓導啓迪勸勵如在內丘時郡太守知其賢委攝邑符公政令清簡百姓安之日讀書堂上事鮮不辦弘治庚戌九載秩滿考績京師乃上崇守令以安民崇儒重道二疏爲當道所沮公歸旅舍擊缶歌曰職冷官微言語輕不如歸去結鷗盟林間睡起三竿日且與兒孫樂太平遂乞致仕歸築室於汴城之大寧坊扁曰書香齋日吟哦其中賓客非

其人不可見盡俸金買田百餘畝命子耕讀種

視之習靜簡出歲惟二赴鄉飲而已所著有

議詩經直解蘭谷詩文抄椿庭遺思錄書香齋裏吟

若干卷藏於家正德丁卯卒年七十二汴人咸尊仰

之稱蘭谷先生云

《國朝獻徵錄》卷八三

河南右參政閻公仲實墓志

楊一清

予與隴州光甫閻公友三十年知其行其悉其尤度越人人者考功典天下諸司官吏殿最黜陟公歷主事員外郎郎中門庭如水年格浸深且大拜累疏乞歸田太宰濟南尹公雅知其賢固留之成化甲辰出爲河南布政司右參政明年乙巳遂懇乞致仕以去年纔五十三有錢若水之風焉歸乃築室岍山足跡不至城府部使者就見則見之不往見人因舊業增置水田數十畝課僮奴耘耔灌溉歲收所獲以自給不別治生嗚呼世之人顛毛種種垂死不能忘情于富貴不得已而去又恒藉官府聲勢以爲重以奔走其鄉之人波流風靡中如公高蹈者幾人哉予提學陝西歲按隴州必造公最後相見爲弘治丁巳公送



藏

于岍山之麓立談久之。將別。屬予曰：君自愛。恐不復相見矣。予愕然。徐應之曰：明成當復來。公曰：諾。竟以事左。負初約。今年春。予入京師。纔數月。而公訃音至矣。前日之言。遂成永訣。嗚呼傷哉。公之子价。佩皆予門人。哭詣予。請為墓志銘。迺按工部右侍郎史公所述事狀而敘之曰：公生六七歲。讀書日數千言。過目輒成誦。十五善屬文。隨父靜樂君任岳陽。屬邊報方殷。所司承部檄。選官民子弟習兵法武藝。以備非常。公與焉。未幾。盡通諸兵法。尤善騎射。靜樂君曰：是非所以教吾子也。止之。令專力於學。比遊京師。謁明儒學益進。補郡庠生。景泰丙子。舉陝西鄉試第一。年纔二十四。成化己丑。第進士。既仕。有官守。猶不廢學。老而家居。益大肆力於經籍。汎觀約會。充然有得。發爲詩文。質而不俚。根極理致。有葵菴集。藏於家。所儲書至萬餘卷。爲書院。建崇經閣貯之。增建堂齋。延師擇徒。慨然以作人善俗爲己任。爲考功。隨人才罷鑒別精當。公論倚以爲重。尤嚴馭下。吏莫敢爲奸。時宰好任耳目。廉視幽隱。時摘發之以爲明。羣情慄慄。公嘗與僚友議及曰：爲宰相當如泰山喬嶽。察察非大體。廉者以告。一日謂公曰：外人議我察察。有諸。曰：有之。

得之何人。曰：公爲大臣。第視其言當否。以自修飭。不爲無補。不必求其人。時宰素重公。終以是忤。未幾。有河南之遷。值歲凶。人相食。邇歷所部。存省賑貸。暑雨祁寒。未嘗告勞。賴以全活者甚衆。奔母氏喪。扶輿徒跣三千餘里。居靜樂君喪。哭過毀。悉屏世俗浮屠陰陽家之說。治葬與祭。一遵晦菴家禮。自是縉紳家稍稍化之。與人交敬。雖久不衰。遇貧與喪者。樂爲賙助。未第時。道出某邑。友人爲邑令。訪之。有驕色。急辭去。後邑令以考績至。謁公。考功愧悔謝罪。入。故人也。待之如初。國子生華陰周某卒於京。爲置棺歛歸其喪。驛丞李廣客少。子流落京師。貧無以謀食。常其係公聞。爲贖還之。給道里費以歸。公之爲德於鄉耆類如此。初。公既謝事。每謂人曰：吾事畢矣。歲月將不我延。生寄也。或歸也。後事宜預圖。遂召匠採石爲棺。都以俟。未屬績之前。忽謂諸子曰：吾某日將往先塋。是日果卒。亦異已。仲實公名。光甫字也。葵菴別號也。大中大夫。其進階也。有名秀者。隱居隴州之魚龍川。以孫仲宇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祖父也。名璠。嘗作靜樂堂訓子弟。鄉人因稱靜樂先生。舉宣德乙卯。邢薦。歷南充岳陽。昌邑。廣昌。濟源諸縣教諭。以公貴。



贈吏部員外郎又以季子仲宇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父也。贈淑人劉氏其祖母王氏其母也。初封宜人後以子价貴從夫階進封淑人王氏其配也。仲寬兄也。仲宇乙未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巡撫湖廣仲容國子生仲寅仲賓仲宏仲寧皆弟也。子五人長价次侃次微爲醫學典科皆王淑人出。次旣次旣側室李山也。曰旣。曰次。次子舉人。曰旣。曰旣。曰旣。其孫也。六十有七其壽也。

《國朝獻徵錄》卷九二

思菴薛先生

先生名敬之字顯思號思菴渭南人生有異狀長大雄偉鬚髯修美左膊一黑文字深入膚裏生五歲愛讀書十一解屬文賦詩稍長言動必稱古道則先賢景泰丙子獲籍邑諸生居止端嚴不同流俗鄉閭驚駭稱之曰薛道學。爲文說理而華每爲督學使者所賞鑑。應試省聞至十有二次竟不售。成化丙戌以積廩充貢入太學。太學生接其言論咸爲嘆服。一時與陳白沙並稱。由是名動京師。自太學歸一尊人相繼歿徒跣奔哭。時大雪盈尺兼漚淺泥濘亦不知避。後遂病足值冬月輒發母嗜韭母歿終身不忍食韭。成化丙午謁選山西應州知州。先生治應首勸民耕稼紡績。時當東作循察田野民艱于耕種者資以牛種民貧負租及不能婚葬者皆助之買犍畜數十給之乳民令孳息爲養。又務積蔬粟不三四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數萬餘斤。尋當饑饉應民免于死亡。其既竄而復歸者三百餘家皆與衣食補葺

其屋廬與處。由是屬邑聞風。復者沛然。又立義塚以瘞流民之死于道者。弘治戊申秋。南山有虎患。為文祭之。旬日間虎死于壑。己酉春。蕭家寨北平地有暴水湧出。一寨幾至沉陷。先生亦為文祭告。水即下洩。聲如雷鳴。民免于溺。他德政異政多此類。詳守谿王公譔碑記中。先生尤雅重學政。數至學舍。切切為言孔孟之旨。由是應人士始知身心性命之學。奏課第一。弘治丙辰。陞金華府同知。東南學者如陳聰輩數十人。皆振衣門牆。居二年致仕。撰金華鄉賢祠志若干卷。正德戊辰卒。年七十又四。先生嗜道若飴。老而彌篤。好與人講。遇人無問人省解不。即為說道。人或不樂聽。說亦不置。又好靜坐。思索。凡有所得。如橫渠法。即以劄記。所著有思菴野錄。道學基統。洙泗言學錄。爾雅便音。田疇百咏集。歸來藁。及演作定心性說諸書。其言多有補于名教云。其卒也。呂文簡公誌其墓。略曰。初。先生致仕家居。以事入長安。枹獲過于長安之開元寺。因叩先生。先生言蘭州軍周

蕙者。字廷芳。躬行孝弟。其學近于伊洛。吾執弟子禮事之。吾入太學時。道經陝州。陳雲遠忠信狷介。凡事皆持敬過之。吾以為友。凡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枹謁先生者再四。見先生年已七十。日夜讀書不釋卷。聽其論議。皆可警策。情志則亦今日之博學好古死而後已者也。又謂門人胡大器曰。為學。隆師取友。變化氣質為本。渭南有薛先生。從周先生學。常雞鳴而起。候門開。灑掃設坐。及至。則跪以請教。又謂門人廉介曰。予聞諸思菴薛子曰。介菴李錦。閩西之豪傑也。甘貧守道。好學至死不倦。今亡矣夫。夫薛子其亦見介菴而興起者乎。其學問淵源如此云。

馮從吾撰 《少墟集》卷二〇

奉議大夫金華府同知思菴先生薛公墓誌銘

正德三年春二月二十七日金華府同知渭南薛先生卒於家。其友李錦以書報於京邸，其爲之悼痛焉。冬十一月，其子乾操乃自其家持南祭政到所，撰狀請銘。其嘆曰：果哉！先生不復可得見矣。先生生有異狀，長大雄偉，鬚髮修美，腹有七赤，左臂一黑文，字深入膚裏。生五歲，愛讀書，十一歲解屬文賦詩，稍長，言動必稱古道，則先賢景泰七年爲渭南學生，居止端嚴，不同乎流俗。鄉閭驚駭，皆爲文章說理而華，十六七即應鄉試。應鄉試者十有二次，試於提學，輒居上等。試於御史，則皆不第也。成化二年，縣歲貢入太學，太學生接其言貌，咸驚嘆。至有曰：關西復生橫渠者。先生由是名動京師矣。自太學歸，二親相繼以沒，先生跣足奔葬。時大雪盈尺，煎渫凌泥，渾亦不知避，迺後遂病，脚氣值冬月，輒發，每喘非，毋殺不忍食，非者終身也。二十二年，太宰尹公拔先生知山西之應州。國朝多以進士舉人爲知州，而先生以歲貢爲知州，太宰亦爲知先生已。先生之治應也，首勸民耕稼，紡績，時當東作，循察田野，民艱於耕種者，必資之種子與牛。民貧者，租及不能婚葬者，皆與之處，買特畜數十，給之糶，民令其墾，息爲養。又務積蔬粟，不三四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萬餘斤，尋當饑饉，應民免於死亡，其既寘而復歸者，劉僧兒下三百餘

家，皆與衣食，補葺其屋廬與處。由是屬邑聞風，復者沛然矣。又立義塚，以瘞流民之死於道，道不拾遺，尤雅重學政，數至學舍，切切爲言孔孟之旨，故應人談至今不置也。先是，州南山虎累爲民患，先生祭之曰：吾無虐政及民，爾虎何居，食吾赤子。旬日而虎殞於壑。爾家寒北，暴水湧出於中田，勢洶洶，若將溺人。先生祭之曰：是將歿吾民乎？吾惡在其爲，民父母也，痛自刻責，忽暴水如鳴雷，下洩，人得不溺。城狐爲妖，民驚怖，不能帖然。先生祝神明，狐死，不爲妖。州有井水黃且鹹，不可人食，一日變爲白水，味甘，其民以爲善政之應云。故應人戴先生如父母，立生祠以報之。時巡撫左公鉅、葉公祺、侯公恂皆深異先生，疊薦於朝，謂先生學行才術非止治區區郡邑已也。乃弘治九年，陞先生金華府同知。東南學者如陳聰輩數十人，皆樞衣趨門墻矣。居金華二年，致仕，撰金華鄉賢祠志若干卷。正德改元。

聖上推恩天下，得進階爲朝列大夫。至是卒矣，年七十四歲。宣德十年三月二十八日，乃其始生也。初，先生致仕，家君以事入長安，柁獲遇先生於長安之開元寺，因叩先生。先生言：蘭州軍周惠者，字廷芳，躬行孝弟，其學近於伊洛，吾執弟子禮事之。吾入大學時，道經陝州，陳雲達忠信，猶介凡事，皆持敬遇之。吾以爲友。凡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周



四十出求父四方死矣。因泣下沾裳。轉爲之感懷。乃信先生之學異乎人也。先生頗不理於鄉人口。先生遇人無間人省解不。即爲說道。及至泣下。人或不樂聽。說亦不置。又不善接引後學。後學謁見。忽忽爾待之。兒子等人由是或疵先生之。不情也。然轉謁先生者再四。見先生年已七十。日夜讀書。不釋卷。聽其論議。皆可警策。情志則亦今日之博學好古。死而後已者也。豈可盡爲之疵哉。先生常病。禮記破碎。雜亂。非聖人所定經。欲辨註成書。沉潛者十餘年。僅三易。蓋死矣。又好靜坐思索。凡有所得。如橫渠法。即以劄記。所著有思菴野錄。道學基統。洙泗言學錄。簡雅便音。田居百咏。集歸來。寒及。清作定心性說。諸書言多有補於名教云。父鑾以先生官贈應州知州。母王氏贈太宜人。贈君生三子。先生爲長。次悅。之次先之。先生諱敬之。字顯思。別號思菴。娶王氏。沒。繼室以李氏。李已聘於人。其夫四十年亡在外。不歸矣。亦不再字人。至是繼室先生也。王出四子。復心。恒德。謙光。乾操。陳縣學廩膳生。女四人。孫男天錫。天佑。天昌。秀明。天麟。天賜。賜亦爲縣學廩膳生。年少而聰慧。又善爲舉子業。繼先生之志。而大其門者。或此子也。擇正德四年某月日。葬於韓馬里胡村先塋。合王。亘人之兆。銘曰。清河之南。華嶽之北。思菴先生有賢其宅。

呂柟撰（涇野先生文集）卷三

方石先生墓誌銘

正德五年二月二日。方石先生卒于家。年七十有六。有司以聞。乃贈禮部尚書。諭祭。賜諡文肅。命官治葬事于其里。賜塋大夢山之原。安之。已二紀矣。門人南京禮部右侍郎黃君宗賢具狀示。廷相曰。先師託體九原。歲云逝矣。嗣孫弱不克事。猶未勒有壙中之石。緇實悲之。君遊先生門下。應切義念。茲文非君而何。嗟乎。先生尚未有銘耶。奚以掩幽示後。乃泫然揮涕。銘之。按狀。先生姓謝氏。諱鐸。字鳴治。別號方石。生而資性澄朗。機神警悟。童時即能爲韻語。年十四。叔父逸老先生授以四子書。毛詩。軌通大義。將冠。遊邑校。與同邑黃文毅。孔昭友契。服膺儒素。日相砥礪。以古人自期。乃並有時名。天順三年。浙江發解第二人。八年。登進士第。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授編脩。預脩英廟實錄。賜銀幣。陞俸。成化九年。被旨校通鑑綱目。先生乃具疏論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其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爲二君之徒好。帝嘉納之。見北虜日滋。乃條上備邊事宜。其畧曰。河曲近失聲援。

虜人潛伏遂爲塞穴。夫大河爲關陝之限，隔受降東勝乃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不可守。況人失河而退守，其何能及？黃甫川西至榆林抵寧夏二千餘里，中間列置城堡二十有三，步軍二萬三千有奇，卒分力弱，勢難捍禦。是以往歲寇掠如入無人之境。朝廷久爲搜套之策，遲疑未決。及今無事，正宜蓄兵養銳，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國初東勝之地，據其形勢，守其不攻，此計之上也。又言今之邊將皆晚唐債師，士卒戰沒而名數不聞，士卒克捷而賞歸權勢，尅戡之私，解納之苦，怨塞胸腹，志義且乖，離失尚安能驅而使之斗？言甚剴切，皆鑒鑒可行。時侍講入預，經筵反覆推說，皆人所難言者。接丁內艱，飲水蔬食，倚廬祥禪，一如古禮。終制親友勸起復，先生曰：「初心糜祿爲親爾，今復何爲？」乃鍵門讀書，以養道求志。時侍逸老登眺方巖，鴈蕩之上，怡神自足，彈冠之念泊如也。孝皇初新庶政，徵賢銓德，度臣文章論薦，會修憲朝實錄，遂詔起之。長沙李文正公貽書勸駕，極言君子道隆，乘運拯世之義。先生乃勉力入朝，供事兵部。於汪直、王越開邊事書之最直，陞南

京國子監祭酒，以道義廉節爲教，士皆刮滌舊習。又疏國學事宜六上之，曰：「擇師儒，慎科貢，正祀典，廣載籍，復會饌，均撥歷，其正祀典，畧曰：孔廟從祀之賢，萬代仰止。龜山楊時、程門高弟，實衍延平之派，新經之闢，足以衛道，乃今不預從祀。臨川郡公吳澄爲宋舉子，而顯仕於元，夫出處聖賢大節，忘君事讎，跡其所行，不及洛邑頑民，顧在從祀之列，臣實惑之。風教所關，不可不正。先生以師道難盡狀請致仕，不許。適喪，仲子先祀國訖，乃力求解任歸。家居將十年，士望日重，薦者益力。銓部乃擬國子監祭酒，上特命陞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就其家起之。先生再疏辭疾。李文正公時在政府，復貽書諭上意，乃行。又以永退得遷，非義所安，懇辭以舊官供職，不許，乃始受命。在國學教習，務先成養器識，濯礪風節。一時士類翕然大變。會輯通鑑纂要，以先生爲潤色官，乃論黜晉隋胡元之統，識者韙之。先是國學自會膳不行，膳夫輪役遂爲祭酒常費。先生乃盡籍貲于公，不私銖髮，奏均給其屬與諸生之貧者，餘爲脩治圯廢之

需至今猶行之。以疾乞致仕。疏凡五上。每優旨勉留。不能奪。乃許養疾。仍命馳驛歸。時六館諸生以狀乞留先生者無慮千人。正德三年。吏部薦先生儒術弘深。當大用。會權奄用事。矯令致仕。在家數年卒。先世遺有常稔田若干畝。先生議供祠墓。祿食稍贏。即別買田代之。分給弟姪。又置田儲租。供家塾。建方山書院。嗣宗戚婚喪患難之不贍者。其慶宗黨仁義忠厚之行多可尚如此。所著有桃溪集。續真西山讀書記。伊洛遺音。伊洛淵源續錄。四子釋言。元史本末。幸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志文集。詩集。論諫錄。總山集。百餘卷。先生系出晉康樂公。宋經畧使軼始遷黃巖。元末高祖孝子溫良再遷桃溪。今隸太平。曾祖原睦。祖性端。贈禮部右侍郎。妣趙氏。贈淑人。考衍。封編脩。累贈禮部右侍郎。妣高氏。封孺人。累贈淑人。配陳氏。繼配孔氏。宣聖五十七代孫。皆贈淑人。子男三。興仁。興義。皆大興寅側室。焦氏出。女二。長聘黃健。俱夭。次適金忻。孫男一。必昨。興義遺腹子。以陰補國子生。曾孫男二。某某。從叔。

父省。寶慶府知府。即逸老先生及弟王成山人。績皆以學行重於時云。先生性孤介。廉直重氣節。慎取予。有防畛。遇事侃侃。能斷義不可奪。且安止知命。不競不華。布素蔬食。終身弗厭。故平生不吝義退。不榮倖進。其進也。反覆辭免。至不得已而後就。其退也。量任揆已。奮迅而次去。雖退處巖野。而其心未嘗不在天下。每聞朝政更革。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會。亦未嘗不拊膺太息。而致慮於世道之升降也。嗟乎。粵自成化以來。內閣司禮。交相倚藉。開泊朝政。士必資緣依附。而後通顯。苟不由此。雖執德迪義。高邁清遠之儒。不陸沉於下僚。則演棄於草野。夫以三原王公天下倚望。以不附順。猶設謀害之。使不得久於其位。他可以振壓無恐者。不啻歐逐矣。朝寡廉節。習稔汙風。三事九列。有愧於具瞻者亦多矣哉。乃先生卓爾名輔。卒不能弘濟大烈。以究竟其素志。則其時可知矣。然而義易幽貞之吉。大雅進止之度。百世之下。聞其風者。亦足以激貪立懦。而又何歉乎哉。銘曰。穆穆文肅。炳靈自天。敬義直方。厥德允全。學邃

墳籍道探淵源。駁正圖緯。惟聖之尊。持正于家。
倫義靡忒。持正于國。忠貞匪石。講筵渠渠。啓
沃論思。史筆屹屹。直書不移。司成兩都。棫樸協
軌。育髦斯士。植國之紀。未濟大川。聊爾小試。尼
父天知。子輿不遇。時不苟合。道不虛行。用則鳳
騫。退則鴻冥。弗流弗執。中正是造。文武弛張。展
也有道。匪公儒素。孰啓其節。匪公端誠。孰遺其
哲。道敝風虧。邈哉黃虞。先生往矣。孰隆其污。天
台之陽。有丘崔嵬。哲人之藏。百世之懷。

王廷相撰 《王氏家藏集》卷三一



儒藏

明儒碑傳集卷二十

陳音 張元禎 莊景

戴珊 賀欽 章懋

明故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陳公神道碑銘

吾友太常陳公之卒也。予暨諸同年會哭於京邸。退各為文以彰潛懿。予知公最深。獨情且劣。久莫有所就。惟負公地下是懼。越五年。其子華赴試北上。泣且告曰。神道石尚未銘。吾父於先生蓋有託焉。予泣然感之。乃按通政鄭公廷綱狀。為敘及銘。公姓陳氏。諱音。字師召。自號愧齋。莆田涵江人也。宋明州觀察使淳暨子仲剛同死靖康之難。旌其里曰忠孝坊。子孫居之至今。曾祖宗義。祖先達。世有隱德。考澄崇。尤號長厚。累贈南京太常寺少卿。妣黃氏。贈恭人。公少為興化府學生。業詩經有名。天順壬午舉鄉貢。甲申登進士第。被選為翰林庶吉士。劉文安、柯竹岳兩先生奉詔授業。殊器重之。成化乙酉。授編修。丁亥。與修英廟實錄成。賜白金文綺。加從六

品祿。嘗上疏陳時政數事。如乞起李東、張元禎、復羅倫、章懋。用陳獻章、革法王佛子名號。皆剴直不阿。當道者或銜之。不為動。中官最貴者有母喪。或議旅弔。公奮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內侍之庭。奈天下笑何。議遂止。丙申。九載遷侍講。加從五品祿。侍經筵。西廠方熾。其黨章瑛者。夜帥邏校入兵部主事楊仕偉家掠其妻。公居比舍。亟乘墻呼曰。爾何人。乃擅辱朝臣。其人曰。爾何人。乃不畏西廠。公曰。我翰林侍講陳音也。聲氣愈厲。其人為之少戢。辛丑。同考禮部會試。時稱得人。癸卯。擢南京太常寺少卿。供祀修潔。凡廟薦必躬視。誠謙簡置官屬。不受私請。嘗兼南京翰林院事。人皆曰公真學士也。而乃攝邪。弘治壬子。九載奏績。始升卿。於是公資日淡。望益加重。每兩京列卿缺。輒擬屬之。而竟弗及以卒。卒以甲寅六月二十五日。年五十有九。朝廷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於某山之原。公間學漢博學。學者至席不能容。若太常卿齊章、通政吳裕、少詹事王鏊。其願者。為古文歌詩。簡

而有則四方購者無虛日。所著累數十卷藏於家。其為人天性孝友。痛弗逮養。每忌辰悲泣。念仲弟祖之勞。為輸貲得冠服。教李弟員舉鄉貢。今為嘉興府通判。叔母林與婦偕寡。屢給之婚。其遺孤舉其喪。甥里旅寓者。視貧富疎戚為調施。有急則力赴之。與人交樂易信厚。畧邊幅。遺形跡。有過則箴切不少貸。平居細事多不經意。或遭嘲謔無所校。至分別義利則界限截立。中有執守。有毅然不可奪者焉。古稱仁者必有勇。信哉。銘曰。惟天生才。國用攸繫。氣厚則純。清者反是。繫我純皇。初科策士。有才孔碩。公稟惟粹。公生海涯。跡遠都市。內剛外和。惟德之備。有文弗誇。如衲斯衣。翰署詞場。留臺禮寺。官非顯曹。力有餘地。流俗可鎮。懦夫可厲。彼葩弗實。曰辭與藝。豈吾弗能。匪此伊恃。公弗大用。世豈公置。榮途顯階。公亦自避。彼挾數者。皆謂予知。不旋踵間。車復馬蹟。惟公考終。得正而斃。嗚呼愧齋。可以無愧。

李東陽撰 《懷麓堂集》卷七八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東白張公元禎神道碑 王 鑒

公江西南昌人。生而靈異。五歲出語驚人。寧靖王聞其名召見之。命為韻語。響應無窮。有心定萬事定之語。王倨然驚曰。異哉斯童。他日必為國器。考松亭翁攜以入閩。閩人所在聚觀。丐其詩文。少長還為弟子。員都御史韓公雍奇之。初寧靖王書元微二字始公。因以名。至是韓公為易之曰元禎。字廷祥。謂為國家祥瑞也。天順己卯。占江西鄉試。明年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文名款起。久之授編修。會憲宗初卽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又上疏言治道大本大原。曰講學。曰定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行此四者則庶政畢舉。未幾與時宰議不合。乃乞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性理之學。名益高。廷臣疏薦者甚眾。有謂氣節恬退。當今鮮倫。至或有學貫天人之許。當是時。天下士大夫日望其起。而公意確然。如不復有意於斯世也。弘治初。召同修憲宗實錄。公惠然而起。至則進春坊左贊善。又上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實錄成。陞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既又乞歸養母。家居又九年。當是時。天下士夫猶日望其起也。修大明會典。召為副總。



裁至是陞翰林學士、侍經筵日講。時孝宗雅意向公、特爲低几就聽之。旋以母憂去。服闋、擢南京太常寺卿、修歷代通鑑纂要、又召爲副總裁。至則改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仍侍經筵日講、并侍東宮講讀。未幾、命掌詹事府事、管誥勅。上疏勸經筵宜講太極圖、西銘。東宮兼講孝經、小學。孝宗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且將大用之。不果。今上卽位、進吏部左侍郎、仍克實錄副總裁。未及上而公以疾作不起矣。正德元年十二月晦也。明年九月、其子宋始克奉其柩以歸、以某年月日葬邑之某山。詔命工部治葬事、遣官諭祭。公薨、然纔弱崖岸、孤削剛毅之氣、不可犯。人有過、面折之。爲文必欲作不經人道語。晚乃削異爲同、黜奇爲平。所交若陳布政士賢、羅修撰應魁、陳檢討公甫、皆以道學自許者云。

《國朝獻徵錄》卷一八

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定山莊公景墓誌

銘

湛若水

先生諱景、字孔陽、號木齋、江浦人。卜築浦口清江建亭、而東莞林緝熙適至、扁曰臥林、遂號臥林居士。遷

定山、橋曰雙泉、閣曰天風、亭曰活水、曰溪雲、則又號定山居士。四方人稱之、亦曰定山先生。本姓章氏、宋丞相卹國得象之後、子孫由閩越而浦城、而松江、至祖曰智甫者、以儒術名。洪武初、不樂仕進、逃名更姓莊氏、游淮泗、至江浦家焉。父諱訓、贈徵仕郎、行人司左司副。妣任氏、贈太孺人。配李氏、封孺人。先生生於正統丁巳、爲兒甚異。十一歲充邑庠生、十三補廩膳。景泰丙子、領鄉薦。成化丙戌、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檢討。夙志慕古、文尤奇偉、與之交游者皆一時名儒。如白沙陳先生、一峰羅先生、其尤者也。憲廟欲設上元鰲山燈、先生同編修章公懋、黃公仲昭上啓、養君德疏、言甚剴切。忤旨、杖之、調湖廣桂陽判。行間用給事中毛弘御史陳壯言、改南京行人司左司副。迎二親就養、尋遭二親。丙申服闋、不起復。超然肥遁、有示門人徐光岳無絃太極之詩。巡撫都憲王公恕訪于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其微廬。邵之曰：受官辦以理私廬、可乎。十九年癸卯正月、白沙先生起取入京、過定山、相留越月、送於楊州。及南還、復送之龍江關。故白沙詩曰：憶昔經江東、多士予所欽。論文一杯酒、惟我與子斟。豈意千載下、復此聞韶音。我病不

出戶何時還直箴。俯仰宇宙間。與子契其深。或問張汝弼草書先生曰。好到極處。俗到極處。問何如則可。曰。寫到好處。變到拙處。曰。何居。曰。所謂行墨因調性者是已。白沙先生亦曰。定山草書。迥然自成一家者也。定山論詩文曰。取乎內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手。如相馬之神。非牝非牡。如斷輪之巧。不疾不徐。斯其至矣。若夫優人之學。孫叔敖抵掌談笑。得其形似者。奚可哉。其持身則慕伊川。法度斬然而難犯。接人則慕明道。和氣油然而可親。嘗曰。天之生聖賢。將爲世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足。孔子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註。喚醒聾聵。所以引其不及者至矣。今世降風移。學者執於見聞。入耳出口。至於沒溺而淪胥之者。非制其過可乎。故進而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亦不立異以求名。弘治七年甲寅。後軍都督府經歷周廣榮薦先生恬退自守。涵養有素。乞起用。聖旨曰。取來用。巡撫何公鑑。躬詣定山勸駕。繼遣應天府候行。先是。冢宰王公恕。司寇張公瑄。都憲虞公瑄。侍郎朱公德。提學王公鑑之。知州萬公本。諸薦疏。皆出部檄。非特旨也。故先生曰。吾向以諫被謫。既而退

處幾三十年矣。今乃出特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瓊。常謂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果也。吾當國必殺之。丘今入閣矣。承特召而不行。罪其可道乎。七月。遂行。九月。入京朝見。大學士徐公溥。諸郎中邵二泉寶。曰。定山亦我朝出色人。當復翰林。乃協輿情。丘詰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徐公又語學士西崖李公東。曰。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意。我已致仕。不能爲朝廷薦賢矣。李但唯唯。予會謂西涯初。先生入京。戲曰。公今後能用大筆字作拜帖乎。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公裕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已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予介暨玉巴山弘。謂西涯語吏部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還當官此。八月乙卯三月。陞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以八月到任。十二日病中風疾。遷延野寺。彌留日甚。明年丙辰八月二十日。赴通政司告行本部。卽歸定山。自是屢告部。不爲題處。時瓊臺丘公亦卒。越明年丁巳三月。遇考察。尚書清路倪公岳以老疾退之。乃先生告去已改歲矣。故白沙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託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或曰。先生與白沙之詩。可謂世稱兩絕者。曰。言語



文字之學。昔人謂落第二義矣。江西張公東白元韻書曰。獲親近作。不勝仰慕。向裏工夫。情不得聚。首論之。往年陳白沙會間。當盡所言矣。張公汝弼書曰。君子居閒。患無書可讀。又恐書多而亡羊耳。晦菴教萬世學者。不得已有言。亦爲衆所惜也。先生之於白沙。必有定論。更一示我。先生俱以白沙之說答之。新安進士汪君循從學。亦首示以白沙之學。循曰。欲知先生之心者。當觀先生之詩。若觀先生之詩者。亦可見先生之學。甘泉子曰。予癸丑下第南歸。謁先生於定山。滿然灑落。望之知爲有德人也。今觀先生及諸公之言。卽先生之學。宜與白沙先生同矣。而白沙先生語我曰。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不知其後問。緝熙何以告之。此猶若有未盡然者。何耶。或曰。以講習不足以入道也。故忘言以默識。終默不可以示訓也。故因詩以立言。懼詩名之以召禍也。故應詔以混世。見世不可以久處也。故在告以歸山。歸山不能以自潔也。故委物而尋身。乃先生超然而還大化矣。或曰。先生之出處進退。未易言也。其始也。激之於瓊臺。其中也。乘之於西涯。其終也。成之於清路。而又悞於子弟門生之不力焉。使瓊臺而無入

相入相而先物故。則先生退居三十年矣。未必出。出而有知己。故人調護之。以累薦之。賢則必復內翰。必不南。及南而疾作。不知人矣。使子弟門生而力焉。則必知今法不俱一狀。而可掛衣長揖以去。而必知自奏。知自奏必不惟清路之忍。使清溪而不忍。則自八月至明年二月。如彼其久。中間一念回榜之義。全天下之望。必有以處先生而不至從考察退也。噫。或曰。先生既病風。不知人。其進退當是子弟主之也。雖然。昔者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猶曰直道而事人。令尹子文曰。三仕三已而無喜愠色。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古之賢聖人立身遇世。其遠意豈常情所可測哉。十二年己未九月。疾大作。二十九日終於正寢。十月二十日葬定山之原。其明年庚申。邑尹胡君昉請祀于鄉祠。子男五。曰會。曰全。曰介。曰全。曰俞。

《國朝獻徵錄》卷二十七 七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謚恭簡戴公珊墓志銘 李東陽

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既寢疾。遺囑其從子兵馬副指揮星曰。不得以卹典累。朝廷已而禮部稽典制以聞。上再賜諭祭。令有司治塋事。給驛護歸其喪。



監察御史楊儀等數十人以公督學所造士合詞上請特贈太子太保謚恭簡蓋於禮加隆焉公諱珊字廷珍其先宋錢塘令士先自婺源徙浮梁祖諱嗣安以子昇貴贈陝西布政司右叅議考諱嘒嘉興府學教授皆以公貴累贈南京刑部尚書公以縣學生舉天順壬午鄉貢甲申登進士第成化丙戌試四川道監察御史服闋乃授職壬辰督學南畿凡考校必以文藝占器識有請謁者孫不色拒而終一無所撓羣士帖服至無後言戊戌遷陝西按察司副使仍專學政政如南畿地加廣雖遐陬僻壤未嘗不到修古聖賢祠廟或增秩祀典聞民間孝節事奏旌其門甲辰擢浙江按察使令尚清肅丁未遷福建右布政使弘治戊申轉左布政使勤教養通財賦情法兩當論治體者必歸之己酉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窟流聚為利公刻日令首罪民所聞田多匿稅略償所費而沒其餘嚴練兵伍自製為營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其脇從千餘人事遂定時偉其功公不自伐也辛亥召入為刑部右侍郎乙卯轉左嘗會勘荆府不法事皆得實時羣疑

父訢朝廷是公議卒行重典丙辰拜南京刑部尚書獄獄尤謹庚申復召為左都御史公益自檢律務持風紀進書簿之細必極精嚴嘗與吏部考察京朝官者一考天下述職者再孝宗皇帝親鞠大獄謂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所關析天威頓霽上知公清慎每廷宣面問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懷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然者公不覺感泣上亦為之動容章前後六上留益力公遣其妻若干先歸以身待命乙丑新天子嗣位公不敢輒言去力疾視事疾再作竟不起距其生正統丁巳壽六十有九

《國朝獻徵錄》卷五四

陝西布政司叅議賀公欽傳

公名欽字克恭別號賢問先生世縣定海其先戊廣寧後屯為遼西人少穎敏沈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誦讀成化二年舉進士為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實藏猶蘊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即日上疏辭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泰陵初薦授陝西叅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日資真儒以講

聖學。二月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廨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衛門載之祖訓內官條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輩或陷主虜庭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啟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陷君誤國害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禮。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公辭。正德四年逆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母入東街驚賀黃門。公聞往諭之曰渠輩既知悔卽不殺人可解。鎮城

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有言軍至且勦者衆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讓語。又趨跪公里門。公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有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公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昏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凌溪釣臺子士諱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楓山先生行狀

予師楓山先生沒之年龍弗預於執紼之哀大有戚焉。今得觀諸君子所為行狀與述與傳與補傳與相記感秩秩然。昔明道之葬門人數十人各用所知而自為文以述其道庶幾無遺行。先生沒後少宰中峯嘗以是命之且申之曰予撰先生誌銘有待於子之言其毋忘。乃歔歔而言曰先生姓章氏名懋字德煥稱楓山者號也。先生生而嶷嶷然聰明穎悟書初讀即舉其要而再而三終身弗忘其學根據六經尤邃於易煥然渾然而入焉。逃苑紀載上下數千餘年如見當時行事旁及百家諸子罔不考究至論舉子學則蹙然于容其志遠矣。天順壬午拾魁於鄉丙戌就職南。劉文安公以具。進士第授庶吉士是年秋元。先生偕先生在中秘三年凡國家典彝品式章程法制博覽精覈歷歷無餘。先生明於稽古以後稱通今者亦莫先之。尋除。月餘會元宵舉放燈火爰命館。賦詩進呈先生以燈火非昭德之器詩賦非端思之。以為疏寒著千餘言偕同官黃公仲昭許公。署而上之。杖于闕下請臨武知縣直聲忠榮天下。聞乃稱三君子。時羅公亦抗論時宰起復非經制請提舉海舶又稱四諫。倚數偉歟。出國門言者申救改南京大理寺評寺至則詳檢刑牘凡鞠獄每務惻隱。還實而弗以亟疾苛察相高廷中稱平三者考績。歸省雖未顯言去而志有在矣。尋陞福建按察司僉事先生曰惟綱維紀吾今日任之由是杖勘獄牒窮剔吏蠹辟擊官邪既滌民瘼百姓獲安冠賊。所容施于有政澤如也。然性鯁鯁與行部者相。失議忤計惜弗獲盡行焉耳。歲序郊桃符書。並要鬼神同屋漏何須茶壺衛閣庭。病鼎鼎冠從旬皆以明。三年。鮮職浩然而不可留也。天官三請弗宜去先生三復曰宜去語在補傳中竟得謝年四。大夫其歸也閉門却掃弗入城府。聊以自給而已。排樓三間中張布帷左右置。縮而觀之顯曰形器隱曰道德。類旁通內融而暢于外典。聖則振衣。登濯於清泉坐於茂樹其所謂浴沂風。四方弟子從者如雲執業同難橫經而論道顯。三



公鄉歲穴隱者仰止高風接軫于門貧無供具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為文章曰小抄爾于弗暇又有書弗皆述者曰元儒之言至矣盡矣第刪其煩蕪可也家食二十餘年元臣與臺諫論薦無虛月成以出處卜治亂焉南京缺國子監祭酒

孝宗皇帝灼知先生名故特用焉先生方居父喪乃增置司業虛其席以俟先生終制昭異數也即古再解弗允始就列首勵教化倡德義明道術著功令南儀軌洋洋如也風泐如也六館諸生挹衣而前離析經訓以敬業辨論治道以定志揚推古今以知類錯綜名物以程能猶洪鍾待筮隨其扣之大小而各盡其聲焉猶渴者飲于河或斗或石斟酌飽滿咸津津也○正德紀元陳言勸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張天戒五事獲霸之辨析矣先後五疏乞歸皆弗允乃引年以請復三疏始得謝焉未幾陞南京太常寺卿許以侍郎致仕謝而不辭禮也癸酉江西盜充斥聲連衢婺居民洶洶衆強先生徙城中以居而非先生意也壽考康寧老脩不倦守臣與行部者咸疏先生宿儒耆德宜崇禮秩以風勵天下

詔飭有司以時存問嘉靖中興特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亦從臺臣之請也辭弗允且降

溫旨以學行老成名實相稱褒嘉焉辛巳歲且暮龍辭先生赴關中任先生留為其少子接約婚既成曰汝往往吾及送汝還吾其能待乎其惟悖彝典翼前爵老夫之祝也龍再拜曰敢不受教拭淚而別時十二月之望矣先生乃於二十日掛疾夜星隕于舍其光炯然除日永時白氣如練氣急上游申時先生乃沒壽八十有六存問之使在途而弗及矣得

贈太子少保謚文懿痛哉斯文之滅也先生天挺其資全所美矣尤學以達本介以辨義濬以成性行以達德其親于子要之天下嗜好一不入于心超乎富貴而蔽之真淳雲棲林雨其詞恂恂及論事決議明計利害直指是非譬諸黃河懸於崑崙之巔其性無競于物乃嫉憮夫抗流俗狂瀾滔滔砥柱不拔宿怨舊惡无泯泯然而遺焉釋焉退而在野憫時憂國心未嘗忘環堵蕭然將終其身而無愠色先生恒言曰吾終有鄒魯之風嗟乎明哲日湮道學功業文章三者構棄道側誰其任之實以勗黨小子龍之不敏尤數數致望焉龍則曰孰有任之如先生者乎先生之



學惟務身心而不洗滌于口耳。嘗論吾人之形性同天地之體用。又云人心有大有小。大心窮理。小心慎獨。又云虛無害心。又云政體始於格君心。又云致中和可以躋唐虞三代之盛。吁有味哉。北山諸賢所謂道學者。亦若是爾。自編脩以至尚書立朝。僅四十日。官不過三考。乞休凡二十餘疏。典刑風烈。廉頑而立懦。則曰百世之師可也。其匡弼世教。防範人心之德弘矣。蓋與忠簡默成各自為功業。可以隱顯論。不可以大小觀也。先生所遺有楓山集。與鄉賢蘭谿志諸篇。雖不為斬絕奇詭之體。以爭美于世。皆以意會理。以詞達意。大音而聲全。正不琢而文彩自蘊。至於

燈火一疏。尤在培養

君德。則詩書詔其君者。無以過焉。視黃宋諸名家之言。又不知孰為後先也。龍弱冠即侍先生。而今年則又笑於先生目擊。而道存者也。君子曰。目擊而道存。不可以容聲。然則先生豈可以容聲哉。若千百之什一。斯可已爾。君子其博采焉。

唐龍撰《漁石集》卷三

明文懿公楓山章先生行狀

楓山章先生諱懋。字德懋。號閑然翁。淑清遺老。其晚年別號也。蘭溪純孝鄉人。上世自建之浦城。族代有令。人。國初起人才不就。為叔良甫公祖也。質厚有鑒識。贈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祭酒。為申甫甫公父也。無擅遂。無獨成。贈恭人。為吳母也。公生正統丙辰壬午。魁于鄉。丙戌試禮部。為會元。入翰林。為庶吉士。為劉文安。柯竹崑獨與。不涉芟潤。劉云然。詩本諸志。而文本諸道。柯固云爾也。編脩甫四十日。偕同官黃耒軒。莊定山。論上元烟火。非是謫。先是羅一峰論首相不當奪情。亦謫。時稱翰林四諫。為榜得人。毛給諫弘論救。改南京大理評事。由儒飾吏。不腐不深。南俸入視北乎。縮例。益以堂隸雇直之贏。公獨無益。還福建按察僉事。體仁藏用。與道弛張。沙龍泰寧閩漳山海之寇。皆有以俘其魁。離其黨。以默圖完醇之故。而善將士。鼓非世觀之習也。三年疏致仕。以去。尹莊簡固留不可。三詰而終不變。時年四十一。人

以為難。既歸，甘貧守道，奉親外，閉關讀書，畢心體認之學，而言必根志，志必宣用，用必副功。楓山授受，提挈綱要，以自得悟領之精，蓋至是公之得益深，士之風為之一變，學手至不能容。白沙一峰、定山皆極推與。朝論時有所薦，張莊簡儲殖庵、潘南山尤道味同也。孝宗朝，南壯缺祭酒，倪文毅起謝，方石于北，公于南。時未終制，詔虛位以待。既就官，開示近裏，南士意若無奇，比論理道，探索幽隱，論天下古今事，若生具時，履其地，處分其虧，成五經論難。若寸廷撞鐘，迎手而應，然後知書無不讀，理若事無不會。學政時政有疏，勸聖學，重詔令，謹天戒，隆繼述，謹大婚，疏武宗朝如此。前後兩乞致仕，溫旨勉留。有老成端謹，聞望素著，宜師表之褒。既三年，三疏請老，而自問賢東下。南京太常卿辭，禮部侍郎又辭。既致仕，儉士鼓奸，綱常易故，縉紳罹毒，在宗社亦為之搖。公明炳幾先，而憂同在位者，蓋炳炳焉。江之寇陷浙，公移縣城，矮屋三間，左寢右齋，門垣不能備。侍御鮮君冕、張

君縉、給諫徐君文博守劉君范時疏舊學者德表以風，詔加存問。上入正大統，再用言者薦加南京禮部尚書致仕，有學行老成名實相稱之褒。報至，公已床褥，曰：噫，無以報為也。疾亟，與林守有年，論古今事，與姪贊論君大夫保天下國家之本，取士會父子庶幾。未旦，故居之前星隕，申及化，卒已除夕夕也。壽八十六。善類相吊，皆曰：章先生亡。章先生亡。公仕籍幾六十年，官僅三考，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跡者四十餘年，義利界軫，表坊立第，辭之甚峻。易深而善於用健，取乾定，取履順，取巽固，取恒粹，中貞格，真足以歆動一世，表律天下之士夫。不知古君子何如。配郭恭人，善共艱難，先卒。子振、擴、捷、孫訢。曾孫衡試皆天歿。誥不慧，少子接八十二始生，今始五歲。天固章氏念也。壬午三月癸酉，姪方伯君極奉遺命，長山祖塋以附，以與郭平合，以不煩有司。既畢事，檢其筭，文幣數端，二婦穀五十石，妾尚無遺，完名始終，其偶然之故哉。璽書存問之使及門，已不待。賜葬賜祭。

贈太子少保諡文懿皆身後之遺事行門人董遵記為詳。所著有楓山集、藝鄉賢誌、蘭溪誌。所輯有諸儒粹語、宋史刊誤、未成書。俊臭味偶似出處大致亦殆有同者。楓山還往拜里門而叅几杖抵足前席時若有所寄是日何日忍登公之堂哉。景仁之傳後死者之役也。捫泪評隲俟立言大君子碑有道者。

林俊撰 《見素集》卷二四

故致仕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懿楓山

先生章公墓誌銘 羅欽順

公姓章氏諱懋字德懋。世居蘭溪純孝鄉之渡瀆。至公始顯。成化初翰林有四諫之稱公其一也。其三人為吉豐羅公倫、莆田黃公仲昭、江浦莊公泉。羅公首上扶持綱常一疏公繼草培養聖德疏。偕黃公莊公上之所言皆切於治化本原。雖相繼外補而直聲大著。士氣勃興。至於今未衰也。四諫齊名而公最著。蓋享年八十有六。官累進至南京禮部尚書而卒。其卒也制贈太子少保。

諡文懿賜祭與墓。邱典之厚近時所稀有也。嗚呼是豈可以幸而致哉。公生正統丙辰。天資穎異讀書數過即成誦。長益嗜學淹貫羣籍尤深於易。天順壬午鄉舉易魁。成化丙戌試禮闈為劉文安公所賞識擢冠多士。廷對賜進士出身改翰林庶吉士。文學益進。丁亥冬授編修。內閣循例課上元燈火詩進呈公謂燈火非昭德之器詩賦非論思之業遂因事納忠疏入忤旨調臨武知縣。言官論救改南京大理評事。日取刑書及故牘玩之具得其要領每有論駁人服其平。滿三年得告歸省。陞福建按察僉事毅然以振揚風紀為己任。嘗議處番舶均海田弛鑛禁假清軍以擒泰寧劇寇急賑濟以離沙尤賊黨皆有實惠及民。然事多掣肘不得盡行其志殊不樂也。滿考入覲遂懇致其事而歸。歸則日以娛親為事稍暇輒讀書楓山菴中。從其遊者日益多。隨材引誘諄諄不倦學者因稱為楓山先生。士夫道過蘭溪得一見公無不欣慰。家居二十餘年所造益深守益固。侍從臺



諫交章論薦前後不啻十數。孝廟因熟公名。辛酉夏特起公為南京國子祭酒。會遭父喪。辭不拜。詔復置司業。攝學事。以需終制。又辭。不允。乃赴任。名高望重。尊尚德化。寬大中自有規矩。諸生質疑請益。無不酬答。或泛而不切。務令收斂。近裏士皆懍服。凡學政所宜興革者。次第以聞。率從其請。正德紀元。陳言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皆切時務。會逆瑾擅權。紀綱日紊。公深以為憂。前此嘗三疏乞休。皆被溫旨勉留。及滿三年。以年逾七十。連章請老。甚力。上乃從之。瑾勢益張。縉紳多被其摧折。於是始羨公之明決也。庚午冬。復起為南京太常卿。辭。辛未春。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又辭。詔聽以侍郎致仕。公乃受命。今上即位。言者請待公以異數。特陞尚書致仕。懇辭不允。有學行老成。名實相稱之褒。繼遣行人王懋齋勅存問。而公已不待也。疾且亟。卧與林守有年。論天下事甚悉。又與族子贊論保國家長久之道。於士會獨有取焉。始終不亂。卒之日。則辛巳歲除也。公器度宏偉。於人無所不容。和厚之氣溢於顏面。坦懷待物。好善有成。居常無甚異同。及臨事決議。援據精密。確乎不易。清心寡慾。不事標榜。有欲為之。未它里築書院者。皆力辭。服食器用。取給而已。於書無所不讀。有所不合。必折衷於程朱。其精切之論。門人輩知縣道記之。特詳。皆可為法。於天下事無不理會。堯舜君民之念。每惓惓焉。郡守嘗以嚴冬集夫築堤捍江。亟為書以天時水勢人情利害白之。守為立罷其役。民間利病。苟接於聞見。必以達之上官。其誠心愛人如此。為文章平正典實。理勝而味永。遺文僅九卷。門弟子於公卒後。相與蒐輯以傳者也。曾祖諱叔良。國初以人才徵。辭不就。祖諱邦和。考諱中甫。志識高邁。能豫知子若孫之當顯者。以公貴。封文林郎。南京大理評事。加贈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妣吳氏。追贈恭人。配恭人郭氏。善內助。先公十六年卒。所生三男。振。擴。授。一女。適趙儼。及孫男。訢。亦皆先卒。曾孫男。衡。繼孫男。試。俱早夭。有庶子。接。方。

四歲從子司空拯以壬午三月癸酉塋公長山之岡先塋之次墓石未刻蓋有待焉。迄今二十年接既長而能立且蔭國子生矣不朽之圖朝夕在念司空以余嘗佐公於國學有交孚之雅乃具書及行述授之俾來請銘。大司寇唐君龍久從公游復以書申致其懇雖衰鈍不文然於義有不容辭者謹按行述取其始終大節序而銘之庶以慰公於地下云。銘曰。

儒有君子亦有小人。奚名為小止見其身。物我天人渾然同體。所見者存如公有幾。粵從辨志惟道是謀。夙夜孳孳遑事逸遊。博學精思貫通以類。義畫周經心領神會。以言以動時止時行。惡衣菲食道則光明。忠愛之誠形於初仕。甫上鸞坡俄栖棘寺。強年秉憲皓首司成。民懷士服有本之徵。林卧日長不忘兼善。其進之難亦惟有見。風聲所暨慕仰攸同。庶頑立懦君子之功。言必有稽力扶正學。寤寐程朱同歸於約。肅聲紫色惑世誣民。公心如噓長嘅且聲。聖主龍飛大明淑慝八座之

榮以彰有德。璽書存問公以告殂。載厓卹典蔭及遺孤。鐫石埋銘用垂永世。孰不為儒惟公是視。

《明文海》卷四四二



儒藏

明儒碑傳集

卷二〇

校記

①可：《定山集》補遺作「系」。

②「初」下字不清，據右引書當作「見」。

③「緝」字前右引書有「林」字。

④「護」字前《懷麓堂集》有「遺官」二字。

明儒碑傳集卷二十一

梁文冠 陳琦 莊祥 謝復

戴冠 朱存理 王華 程敏政

梁古谷先生墓誌銘

崔統

予聞石翁陳子之學去支離之用全虛圓之神始乎靜終乎自然先生首與李伯溫兄弟從之每退入山室靜坐暇則考覽諸籍十年而學成翁館先生於家俾訓其諸孫翁晚年居碧玉樓嘗與先生極論名理知其大有得也乃號先生曰見玉先生與嘉魚李世卿吳獻臣相厚善詩劄之遺無虛歲餘無所與親李世卿者李承箕也攻古文養志不仕吳獻臣者吳廷舉也有經濟才劉瑾竊政時疏論中使黷貨械首十日不死釋之不屈交友有終未冠喪親有聞平生無擔石儲晏如也語曰不知其人視其所事及所予先生弱體多病年十二母猶負之一日在襁中直其足將及地其父笑曰爾且與母

長矣尚作嬌乎稍長好讀書母常滅燈令寢且戒勿宿火先生姑從之後復之舅家與儕讀焉父歿塋始有厝隔喪尚哀素不用浮屠始用質明行祭祀性好吟詩不苦鍛削石翁贈詩曰得雨花畦潤隨風鳥韻長公來詩不少排日兩三章不嗜酒武人強引一杯酌之病兩月而差先生名文冠字華卿廣東順德人少號鶴山晚居古谷種梅錄所為詩千篇積之號古谷老人正統辛酉生正德辛未九月一日卒年七十有一壬申正月八日塋妻陳氏之子五人曰景復景行景孚景熙景倫側室之子二人曰景與景望女一人曰宜孫四人曰肇景準卞景行銳友也廉直有文為崇明知縣銘曰鼓樓之陽先生藏矣於萬斯年先生享矣

《明文海》卷四四一



儒藏

冷菴先生傳

先生名琦，字粹之，姓陳氏，世爲姑蘇人。父以能醫應辟，始居于京師。粹之自幼羸弱，五歲方能行。稍長，亦習醫。年十七，肄舉于業，從地官主事黃君景隆學。葩經、性敏，以勤，文藻日進。雖有肺疾，手未嘗釋卷。疾愈，遂領京闈鄉薦。登成化丙戌進士，釋褐爲南京大理寺評事，遷寺正。凡所駁議，一於至公。獄有冤抑，必平反而後已。歲壬辰，擢江西按察司僉事。居九年，所屬十三郡之境，巡歷殆遍。洗冤澤民，力勸繁劇，遇大辟尤所究心。顧之瑞金豪民謝學素，謀奪鍾惟海田產而殺之，反誣惟海弟惟鑑自殺。其兄縣令章受賂酷治，惟鑑遂誣伏。冷菴集里隣親鞠之，乃白其冤。而學素并章皆付之法。顧民李永春因貸劉旻輝、王仲興錢，債累息不已。永春迫於徵索，偕其親謝仲富、袁志敏十餘輩，邀旻輝、仲興殺之。其弟旻浩等四人繼至。永春陽醉以酒，仍陰集仲富等併殺四人。旣而王、劉之妻郭氏輩訴于官，誣及里正袁貴斌、賴彥貴與仲富。永春皆繫獄數年。永春已故，累政不能決。郭氏輩

尋爲仲富、志敏所餌，主文黃演文輩實和釋之。冷菴多方采察，得其狀，而以無尸爲疑。乃齋戒告神，遂得永春之子吐其情實，則被殺者皆焚尸矣。於是捕志敏，卽伏辜。郭氏輩咸以受餌訴，遂置仲富、志敏于重典。主和并受餌者皆治以罪，而貴斌、彥貴得免焉。臨之清江徐仲器者，毆其隣人王政致死。徐旣竄去，其弟成器被誣置獄，不能自明。冷菴取原牘閱，無成器名，遂釋之。而繫仲器于以併仲器。袁之分宜有僧圓釗，因兄圓銘竊其師法器，追之，圓銘急走，墜巖傷右肋并髮際而死。里正謂圓釗殺兄，執于官，不勝拷掠，遂誣服。云以木椿擲圓銘，次加之刃。同弟圓鏌昇尸弃于河。獄旣具，冷菴疑之。下府官詣其處驗，無狀。且尸非刃傷。里正遂吐情，釗得不死。廬陵縣學生員王誥與內弟鄺忠有積仇，誥嘗私里人胡定節妻，忠操其情於誥之僕，而知其夜將適胡也，伏人於路殺之。昇尸置於胡門而竄。誥父理訟于官，指爲定節所殺。繫獄已三年。冷菴至，召理誥曰：殺人而自置尸於門，有是理耶？急訊之，得誥之僕吐其實情，遂趣捕忠而

釋定節。信豐人楊銘以御史罷歸。暴橫鄉里。因軍人奚麟淫其妾。捕殺之。遂自殺其家僕。誣以互相毆死。縣受賕申憲司。初覆勘。檢官亦受賕。符同尸狀。冷菴親鞠之。得實。楊偕受賕者各伏其辜。撫之宜黃巨豪劉浩淵。夜爲他賊所劫。而誣指仇家及其外族之居寧。都不相識者共十有七人。縣嚴訊之。各誣服。冷菴廉知其冤。召劉告之曰。汝與賊素不善。奈何火光中識寧都人。且悉其姓名乎。劉不能對。其誣遂白。瑞人有劫奉新民家者。囚于獄。而誣新昌民鄒禮魁與之偕行。禮魁知其爲仇已者所使。具名以訴。冷菴閱案初無禮魁名。久乃增之。牒尾卽釋禮魁而罪仇家。寧邑何淵等數十人。晝行剽掠。武寧靖安諸邑爲之騷然。冷菴遣應捕人追勦。立以賞格。賊黨奔竄。尋得其窩主鄒澄。釋其械。衣食之。遂踪跡何淵等所在。分兵掩捕。悉獲其衆。仍立保伍連坐之法。守望相助。人賴以寧。番陽有汪乾十五者。實爲強賊。其弟金隆甫。髫年逮繫于獄。冷菴嘆曰。是幼稚。安能爾乎。卽釋之。一郡無不稱快。瑞之高安豪右陳正源。謀取隣人殷鶴

明田。莫能得。乃誣鶴明兄弟劫其家。獄久不決。冷菴至而正源已竄。鞠之無劫狀。乃捕正源。釋鶴明兄弟。御史有清戎者。以清理數多爲遷秩之階。里老惧其拷訊。凡軍戶竄絕。輒牽綴平民補之。而實籍戎者或受賕沉匿。冷菴究其弊。擒首惡蕭邦繪。革授例從戎。誣枉得白者十之七八。御史病其異已。形諸色詞。冷菴不爲所動。西江士夫多頌以詩。名曰風頌遺音。南昌民間水利爲豪貴所侵。冷菴繩以法。而歸其利於民。豪貴恨之切齒。弗恤也。已亥歲飢。朝命南都少司空金公巡視茲土。凡區畫賑恤之策。冷菴多所贊益。時吉之永豐公私罄竭。計所用猶須白金一千兩。乃濟。適清江富室楊瑛武有犯于官。冷菴免其罪。令出白金三百兩。螺川遞運所官舟五十餘艘。一艘十夫。俱富室編役。冷菴議免七艘夫役。一年徵白金七百兩。通濟永豐所須之數。南畿糧當漕者一百四十萬石。民無所出。冷菴議輸銀。准京官俸。而金公猶拘成法。力請乃行之。知者以爲得通變之道。歷新昌。番陽諸邑。遇亢旱卽齋沐禱神。或准古法作土龍以祀。甘



澍隨應。及洪都大旱，獨入西山風雨池，卽唐張九齡禱雨之所，制土龍祈之。又徒步禱于山椒，憂勞致疾，然勤民之心終無所改。平居喜論綱常大道，間過廬陵忠節祠及永新譚節婦血漬入磚之所，咨嗟感嘆，發于聲詩。且慮譚婦之節歲久或湮，乃合古今詠歌刻石于祠，狀元羅公倫記之，以爲知當務之急。成化癸卯，升貴州按察司副使。夷邦訟牒頗簡，而持身澹事，一如江西時。都勻蠶苗猖獗，冷菴分巡其地，練兵挽粟，多方圖回，竟戮其酋長阿槽，獲其輜重而潰其黨。都府嘉之，勞以銀牌牛酒。有發縱指示，計出萬全之策。新添衛軍生彭玉爲妻兄潘源誣以強劫，瘦死于獄。彭嘗許潘殺人真迹，官以爲虛。冷菴廉知之，乃辨彭之寃而擬潘重罪，人人嘆服。普安衛站軍盛名與過客陸梯爭店直而鬪，陸於貴陽當道有親好，遂誣盛誘他賊竊其銀若干，前分巡者迎當道意，鑿於拷訊。盛因伏竊益辜，且妄指仇隣張海爲從，追錄如數。冷菴白其誣，銀得還主。平夷千戶所軍糧例於普安衛倉支給，相去雖百餘里，然往回守候，動經決

旬，且爲吏胥徵索，所得糧十去三四。樂民千戶所倉歲有儲積，距平夷僅四十里。冷菴旣罪前之徵索者，乃令平夷軍士於樂民倉就近支焉。三載績著，法當遷秩適典銓者有宿恨，遂爲所黜。携家歸姑蘇，貧無田宅處之泰然。卿大夫知冷菴者咸惜其去貴陽人不能扳留，相與嗟嘆，至有垂涕泣者。其士君子爭欲白于朝，與還冷菴，度勢不能乃止。冷菴之字清峻，美鬚髯，雙目炯炯如巖下電。平生不啖膏醢，惟蔬茗之嗜。不親權要，惟恬淡之安。因號冷菴。性好學，雖在官繁冗未嘗釋卷。遇古詩名畫蓄之滿家。尤善吟詠，片天時人事山川景物形諸篇什甚富。或朋游倡和一韻數十首，愈出而愈不窮。行部所至，以興學獎士爲急。林下有文行者，無論簪纓布素，恒折節下之。處朋友一於道義，不爲升沉利害所間。其師黃君守吉安，冷菴雖官監司，猶執弟子禮。黃後遭患，能竭力以金其家。爲政不務淺功近利，惟經久是圖。在江西時，常以民間典鬻田土往往產去稅存，好僞百出，乃案屬縣凡過割稅糧一遵大明令，逐年著籍解府，仍於鬻

券尾蓋印以杜奸僞。又謂江民健訟輒以人命強劫相誣自今有殺人及被劫者四隣訴邑中府季報上司或漏詐卽坐隣里。二法行而刁訟少警矣。貴州路接滇南迎送無虛日站堡遞運之叅錯者其所轄丁數多寡不一而差役必三分之。冷菴始令照丁分派及覈其數置簿列名日紀所差于下有不均或賄免者則根究而罪焉。站堡軍無月糧而奔走道途甚苦冷菴爲之區畫置田分給之。其餘弊典利多類此。江西方伯耻菴陳公文曜舊與冷菴同官臬司嘗爲之贊有操堅冰槩才負經綸等語僉以爲信。順與冷菴相知尤深其著作之多晚節之全耻菴所不及見者順得之尤詳也。於是述其梗槩爲作斯傳用以信於將來。贊曰。

有學有守而明出處去就之義者君子之全德也。世道不古士以功名相高迎合遷就茫不知止。一失志則戚然以悲若無所歸者噫亦陋矣。冷菴明於道義確乎有守。歷官執法二十餘年爲所當爲未嘗奪於勢利。及休致而歸樂道安貧吟風弄月。

泰然無所累於其中。於乎茲非大丈夫之儔歟。

祁順撰《巽川集》卷三



江西新淦縣訓導莊公墓誌銘

正德丙寅江西新淦縣儒學訓導莊公卒于官。其子奇輩扶柩歸。丁丑暮冬。厥孫倣輩始持公外弟方伯杭公濟所撰狀來乞銘。予公里人。後出。素仰公。不能終辭。按狀。公諱祥。字瑞卿。號古泉。世居武進昇東石巷里。八世祖拱辰。仕元爲營田提舉。性樂施。舍第爲慈福寺。徙家寺西二里。歷仲聞。開拓樹藝。聚成里巷。故今土人以所居名焉。繼以夢胥士常世其業。三傳至公。考玘。居德行義。鄉人重之。娶方伯公姑杭氏。實生公。公自兒時穎拔。授以章句。輒成誦。長遊邑庠。博極群書。精於經學。及門至數十人。指授咸有成立。八試南畿。皆不利。弘治丙辰歲。應貢。授茲職。至則嚴師條範。以身教士子。一時文物彬彬焉。會監司合試省。屬學官以公爲首。疏薦於朝。而公卽世矣。公性溫厚。多藝能。工真草書。作詩得晉唐人風格。居家有法。而尤篤於倫理。族黨貧乏者。每推給之。弟祐少歿。張氏妹早寡。撫其諸孤若己出。跡其平生所挾。當大顯庸。而竟齎志於一命。時論惜之。享年六十有三。配趙氏。繼陳氏。子男三。長卽奇。次奎。次善。蚤卒。孫男六。長卽倣。次猷。次仁。次倬。倣。仁皆郡庠生。倬。邑庠生。次仕。

次儉。與曾孫男四皆幼。將以明年戊辰春正月九日。窆公柩於殷墅東新阡云。銘曰。公素震聞。弘藹厥有。謂宜邀致。命聯其偶。亟操文弧。矢的鯨首。事比巖巖。士獲滿扣。甫薦奄殂。何所歸咎。托久堅珉。况有公後。

徐開撰 山堂萃稿卷三

謝西山先生復傳

王 誥

先生謝姓名復字一陽。徵之祁門人。家故大族。上世有諱建者。爲宋興州助教。嘗遊朱子之門。父諱悌。號太古。母周氏。進士諱文昌女。先生自幼聰敏。性復純篤。嘗從太古翁遊文廟。問曰。儼然而肖像者。非聖賢歟。夫非盡人之子歟。翁奇之。稍長。授春秋於于翰林竹坡先生。卽了大義。已歎曰。學以謀道。潛心文義。以干祿。吾弗爲也。於是潛心經史。以古人自期。聞康齋吳先生講道小陂。遂棄舉子業。不遠千里往從之。凡有得於講授者。必心體力行。以求自得。三閩寒暑。弗少懈。康齋喜曰。吾道有望矣。既歸。益修躬行。日事其弟嘉侍親側。饌具必躬治。坐立不敢南面。退與其妻梁孺人相敬如賓。與弟嘉敦友愛。親歿。不卽酒肉。益孝友之性發自天。至垂老如一。復率族人卽城南建祠。祀始祖唐金吾公以下。冠婚喪祭。悉遵古禮。爲鄉人倡。平居寡言笑。接人和易。有問應答如懸河。然入市整容徐行。不苟一步。人多嘆其迂。先生居之晏如也。先生之學自踐履入。嘗聚徒南塘。每開迪以孝弟爲先。然窮年一室。討古論今。遇感有作。多悠然發其養。弘治中。與脩邑志。太守李彭公深敬禮之。造詣

既久。遠近知名。葉長齋君問學曰。知行並進。否則落記誦訓詁格矣。令鄭公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屬已。時以爲名言。世居庫西。晚徙築西山之麓。學者稱爲西山先生。其曰南塘漁隱曰麻翁曰無慮子。皆其自號。以弘治乙丑正月三日卒。得年六十有五。所著有西山類稿。太史涇野呂公嘗敘之。且詢其爲康齋高弟。不及見是憾。則先生之人。其信於來世也審矣。

論曰。仲尼之門。稱才敏者衆耳。然一貫之旨。曾子授受爲獨專焉。何則。忠信誠意。受道資也。先生不爲標榜。自求快足。所謂言不務華。口行不務華。躬直追太素。與古之治心養性者游焉。則其質之果可受道也。其視世儒之密於近外而疎於近裏者。則既遠矣。又曰。素齋之學。專務踐履。先生知往從之。卽願俗中已爲難得。況終其身自甘泉石。以聖賢之道。獨治其身。非其志實可存。曷克爾爾。且竟未嘗以言語率人。使人自飲其和以化。嗚呼。百世之下。醇德猶存。清風灑灑。激頑起懦。後有遁世作德之懷。可以仰止先生矣。

戴先生冠傳

文徵明

戴先生者蘇長洲人也名冠字章甫。生而穎異篤學過人。其學自經史外若諸子百家山經地志陰陽曆律與夫禪官小說莫不貫總而摭淵剏剔必求緣起而會之以理爲文必以古人爲師汪洋澄湛奮迅陵轅而議論高遠務出人意。詩尤清麗多寓諷刺。推其爲程文亦奇雋不爲關節束縛一時譽聞籍籍起諸生間。同時諸生多守章句訓詁所爲經義類多熟爛能誦之言。先生既聰明強解又高朗自喜下視曹耦莫有當其意者。以故人多忌而非毀之然卒莫有能過之者。每賓與人必擬先生首解先生亦自謂科第可得也而八試皆絀弘治四年始以年資貢禮部是歲貢禮部者數百人羣數百人而試之其名在第一入試。內廷復褒然出數百人以上然例止得學官實道者惜之勒令卒業太學以需他用而先生不能待失竟就選得浙江紹興府儒學訓導在官以其學教授諸生多所造就而先生益以其間隙肆志於學學益宏肆考論著述不少怠廢。初先生爲諸生時紹興有爲御史督學南畿者以文學自負先生見其文有所指撻或達於御史銜之欲論黜先生不果及官紹

興御史者罷官家居邂逅有言不相下他日御史死其家誣執先生遂歸先生雅志當世自其小時卽上書有司請逐里中淫祠去之及壯益究心時事三原王公以都御史撫巡江南特賢愛先生每召見輒款款移時聽其論議未嘗不偉歎知先生非經生也及先生至京公已爲吏部見之驚曰爾尙舉子耶因同當今切務先生條上數事大要以用賢爲國家首務又勸公不棄遺言不特已見勿以管絃擷奪志其言輒評皆有所諷切在紹興時浙中海塘爲患有韓泰議者從先生訪水利得失先生條剏利害興廢及今修築事宜纖悉詳明而切於用韓遂取而行之民至今以爲便先生所著有戴子若干卷經學啓蒙奇字音釋禮記辯疑氣候集解濯纓文集和會稽懷古詩補文房圖贊先生年七十有一以正德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卒先生兩娶皆夏子四人近時以科目取士凡魁璋傑特之士胥此焉出以余觀於戴先生一第之資豈其所不足哉乞老不售以一校官困頓死殆有司之失耶抑自有命耶謂科目不足以得士者固非也而謂能盡天下之士誰則信之。

朱性甫先生存理墓志銘

文徵明

吾蘇有博雅之士曰朱性甫存理。朱堯民凱兩人皆不仕。又不隨俗爲廬井小人之事。日惟挾冊呻吟以樂。好求昔人理言遺事而識之。對客舉似如引繩貫珠。纚纚弗能休。素皆高貴。悉費以資其好。不恤也。成化弘治間。其名奕奕望於郡城之東。人以其所居相接而業又甚似也。稱之曰兩朱先生。正德壬申。堯民疾。明年性甫又歿。自兩人歿。吳中故實往往無所於考。而求其遺書亦無所得。惜哉。初性甫嘗相約爲傳不果。及是。葬而其子以狀來。述銘。狀固不若余能詳也。性甫。長洲人。朱樂圃先生之後。曾大父元英。大父明。父灝。母周氏。性甫生穎異。少學於里師。覺其所業非出於古人。遂謝去。從杜瓊先生游。於是時東南名士若吳興張淵若。嘉禾周鼎仕而顯者若徐武功。有貞。視參政灝。劉希政。昌。劉僉憲珏。並折節與交。且推之爲後來之秀。既而諸老彫落。吳文定公。石田先生繼起。而性甫復追逐其間。最後則交楊儀制君謙。都主客元敬。余視性甫丈人行也。性甫不余少而以爲友。視諸公爲親。蓋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怠學。故亦未嘗一日怠取友以自助也。居常無他過從。惟聞人

有奇書。輒從以求。以必得爲志。或手自繕錄。動盈篋。簞經諸史。下逮稗官小說。山經地志。無所不有。亦無所不窺。而悉資以爲詩。其詩精工雅潔。務出新意。得意處追躡古人。所著野航集。君謙實敘之。尤精楷法。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集。有經子鉤玄。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珊瑚野航漫錄。鶴岑隨筆。總數百卷。既老不厭。而精力不加。又坐貧無以自資。而其書旋亦散去。每撫之嘆息。其意殊未已也。而豈意其遽歿耶。性甫性閒慢。待人無鈎距。晚歲書酒婆娑。益事閒曠。或時乘酒忤人。人亦不以爲異。尤爲郡邑大夫所禮。前守洛陽史公。新會林公。先後修郡志。並以性甫從事。歲時鄉飲。必致爲上賓焉。

《國朝獻徵錄》卷二一五

南京吏部尚書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

海日王公華墓誌銘

楊一清

正德己卯。寧濠稱亂。江西。鳩集羣盜。發數百艘而東。連近震動。巡撫南頓都御史王守仁。伯安傳檄郡境。舉兵討賊。時其父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居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盍避諸。公曰。吾兒方舉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既仇賊。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



藏

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兄能棄家討賊，吾何可先去？以爲民望。祖宗功澤在天下，賊行且自斃，吾爲國大臣，恨老不能荷戈首敵，卽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賊耳。因使人趣郡縣，宜急調兵糧爲備，禁誑言，勿令動搖人心。鄉人竊視公晏然如常時，衆志亦稍稍定。蓋不旬月而伯安之捷報至矣。初，賊濠東下，將趨南都，伯安引兵入南昌，奪其巢，賊聞大恐，急旋舟。伯安帥吉安、知府今都憲伍君文定等大戰於鄱陽湖，賊兵風靡，遂擒濠并其黨與數百人，獻俘於闕。嗚呼！自古奸雄構亂，雖有忠臣義士，必假以歲月，乃能削平禍難。伯安奮戈一呼，以身臨不測之淵，呼吸之間，地方大定。公聞變從容，羣黨衆憾屹然不爲動。伯安得直前殉國，不嬰懷內顧，以成懋績。公之雅量，伯安之精忠義勇，求之載籍，可多見哉。及是，武廟南巡，權奸妬功，構飛語陷伯安，跡甚危。衆慮禍且及衆，公寂然若無聞。辛巳，今皇帝入嗣大統，始下詔褒揚伯安之功，召還京師，因得便道歸省。論功封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又以廷推兼南京兵部尚書，兼贊機務，錫之誥券，封公勳階爵邑如子，俾子孫世其爵。適公誕辰，伯安捧觴

爲壽。公慨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邪？賊濠之亂，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以爲事難猝平而平之。然此仗宗社神靈，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此？謹構行禍機四發，賴武廟英明保全。今國是既定，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膝下執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耶？伯安跪曰：謹受教。公自是日與姻黨置酒宴樂，歲暮舊疾作，嘉靖壬午春二月十二日，終於正寢，得年七十有七。未屬績時，使者以部咨將新命至，公尚能言，趣諸子曰：不可以吾疾廢禮，宜急出迎。旣成禮，慨然而逝。計開上賜諭祭，命有司治葬事。伯安偕諸弟卜以卒之明年秋八月某日葬公郡東天柱峰之南之原，具書戒使者詣鎮江請子銘公墓。子璽官外制，官大常，按公班行，不鄙謂子以知言見待。子還南京，太常辱贈以文。公校文南畿，道舊故，甚洽。正德丁卯，公取嫉權奸歸，致仕。余亦避讒構，謝病歸，杜門不接賓客。公直造內室，慰語久之。伯安又子掌銓，時首引置曹屬，疏知已，公銘當子屬，顧以江西之變，關係公父子大節，特先書之。乃按公門人國子司業陸君深所著狀，摘而叙之曰：公

姓王氏諱華字德輝號寶菴晚復號海口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稱爲龍山先生上世自瑯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又自山陰徙餘姚四世祖諱性嘗有文武才圖初誠意伯所薦仕至廣東參議嗣苗爲亂死之高祖諱彥連號泌湖漁隱年六十棄父尸自苗壤歸與痛父死忠布蔬終其身人稱孝子曾祖諱興準號石翁學精於易嘗筮得震之大有謂其子曰吾後得世其興興具久乎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父諱天叙號竹軒初以公貴封修撰後興槐里公俱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今以伯安功俱追封新建伯祖妣孟氏封淑人妣岑氏累封太淑人還封太夫人公生正統丙寅九月孟淑人夢其姑抱襁衣玉帶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婦亦事汝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世世榮華無替故公生以今名名長兄以榮名待夢也公生而警敏始能言槐里公口授以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讀書過目不忘六歲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以大醉去遺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復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號而至公迎謂曰求爾金耶爲指其處其人喜以一錠爲謝却

不受年十一從里師授業日異而月不同歲終里師無所施其教年十四嘗與諸子弟讀書龍泉山寺寺故有妖物爲祟解傷人寺僧復張皇其事諸生皆畏魄走歸公獨留居妖亦寢滅僧以爲異假妖勢恐且試之百方不色動僧謝曰君天人也異時願德何可量弱冠提學張公時敏試其文與少傅朱壽朋先生相甲乙張公並以狀元及第期之名遂起故家世族爭禮聘爲子弟師浙江方伯祈陽寧君良擇師於張公張公曰必欲學行兼優無如王某者寧親造其館賓禮之請爲子師延至祈陽湖湘之士聞而來從者踵相接寧處之梅莊別墅中積書數千卷日夕觀讀其間學益進邪俗好妓飲公峻絕之三年如一日鄉士有化服者歸連舉不利成化庚子發解浙江第二人明年辛丑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甲辰充廷試彌封官丁未同考會試弘治改元戊申與修惠廟實錄充經筵講官己酉滿九載以竹軒公憂去癸丑服闋遷右春坊右諭德丙辰命爲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公在講筵音吐明暢詞多切直每以勸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爲勸孝廟嘉納焉內侍李廣方貴幸嘗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結張



后表裏用事，眾以為事頗涉嫌，欲諱之。公朗然誦說，無少避忌。左右皆縮頭吐舌。上樂聞之，不厭。罷議，還中官賜尚食。皇太子出閣，詔選正人輔導，用端國本。公卿多薦公。自是日侍。東宮講讀，眷賜加隆。戊午，命主順天鄉試。辛酉，再主鄉試，應天得士為多。壬戌，遷翰林學士，食從四品祿，命授庶吉士業。修大明會典，為纂修官。書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學士，掌院事。與編纂通鑑纂要。是歲，遷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武廟嗣位，遣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以孝太夫人年高，乞歸便養，不允。明年改元丙寅，賊瑾竊柄，士夫側足立，爭奔走其門，求免禍。公獨不往。瑾銜之，時伯安為兵部主事，疏瑾罪惡，瑾矯詔執之，廷杖，竄南麓以去。瑾復移怒於公，尋知為微時所聞名，士意稍解。莫公一見，且將柄用焉。公竟不往。瑾益怒。丁卯，遷南京吏部尚書，猶以舊故致慰言，莫必往謝。公復不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公本不相涉者，勒令致仕。既有以其同年友事誣毀之者，人謂公當速白，不然且及罪。公曰：是焉能免我？我何忍訐吾友？後伯安復官京師，聞士夫論及此，將疏辯於朝。公馳書止之曰：汝將重吾過邪？公性至孝，初竹軒公病，報至，當道以

不日當還官，宜出受新命。公臥家不出，日憂懼，不知所為。踰月，計始王，慟絕幾喪生。喪葬穴湖山，遂廬墓下。从故虎穴，虎時作，至不為害，久且益馴。人謂孝感。北致仕，孝太夫人年近百歲，公壽逾七十，猶朝夕為置子嬉戲，以悅親。左右扶掖，不忍斯須去側。太夫人卒，塊苦辭職，過毀致疾。及葬，徒跣數十里，疾益甚，竟以是不起。處諸昆弟篤友愛，祿食餘恒與共之。視其子若已子，氣質醇厚，坦坦自信，不立邊幅。議論風生，由衷而發，廣庭之論，入對妻孥無異語。人有片善，亟稱之，有恙惻然赴之。至人有過惡，則盡言規斥，不少回曲。坐是多遭嫉忌，然人諒其無他，則亦無深怨之者。謙宏而守固，百務紛沓，應之如流。至臨危，疑震鴻，眾披靡惶惑，獨卓立毅然，不為變。若是蓋有人承及知者矣。公之學一出於正，書非正不讀。客有以仙家長生之術來說者，則峻拒之曰：修身以俟命，吾儒家法，長生奚為？儉素自持，貨利得喪不屑為意。棲居厄於火，貲積一空，親朋來救焚者，款語如常。為詩文取達意，不以雕刻為工，而自合程度。所著有龍山稿、坦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藏于家。初配贈夫人鄭氏，先公三十六年

辛。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男四。長即伯安。守仁名。號陽明子。其學達於理性。中外士爭師之。稱陽明先生。次守儉。太學生。次守文。郡庠生。次守章。

《國朝獻徵錄》卷二七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程敏政傳

程敏政字克勤。直隸休寧縣人。早慧。年十歲。侍父信官蜀。巡撫侍郎羅綺以神童薦于朝。命讀書翰林院。成化二年。以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以同修英廟實錄書成。陞俸一級。九年。秩滿。陞侍講。充經筵講官。復以同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陞左春坊左諭德。充東宮講讀官。二十三年秋。孝宗皇帝踐祚。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侍文華殿日講。是冬。被劾去任。弘治六年。召還。仍供舊職。尋陞太常寺卿。掌院事。兼修玉牒。八年。丁母憂。修大明會典。召爲副總裁。上章乞終制。從之。服闋。還京。未至。轉詹事兼翰林院學士。陞見。遷禮部右侍郎。侍皇太子講讀。十二年春。奉命主考會試。言官以任私幼之。逮繫數舉于獄。久不決。屢上章責躬求退。弗遂。乃自請廷辯。執法諸大臣白其事以聞。詔許致仕。時六月方盛暑。甫出獄四日。以癰毒不治而卒。贈

禮部尚書。賜祭葬如例。敏政爲人秀眉長髯。風神清茂。善談論。性復疎。于書無所不讀。作爲文章。爲時輩所推。所著述有皇明文衡。瀛賢奏對錄。新安文獻志。詠史詩。宋遺民錄。真西山心經附註。程氏統宗譜。程氏遺範集。宋紀受終考。道一編。儀禮經大學重定本。及篋整稿若干卷。藏於家。敏政以少年擅文名。以文學躋侍從。自是以往。名位將不求而自至。乃外附權貴。內結與援。急於進取之心。恒汲汲然。士大夫多有議之者。但言官幼其主考任私之事。實未嘗有。蓋當時有謀代其位者。嗾給事中葉杲言之。遂成大獄。以致憤恨而死。有知者至今多冤惜之。

《國朝獻徵錄》卷三五



校記

①志：《甫田集》卷二七作「素志」。

②是：右引書卷二九無。

③「號」下字不清，據《王文成全書》卷三七當作「遜」。

明儒碑傳集卷二十二

丁積 宋端儀 李東陽
徐玉

丁知縣行狀 成化丙戌七月代客理作。

侯姓丁氏名積字彥誠別號三江漁樵人世家寧都之西關丁氏系出丹陽司馬司馬之後世有顯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隱德弗仕曾祖妣某祖妣某妣某侯生有美質自少岐嶷入邑庠補弟子員挺立不為時輩所奪登成化戊戌進士明年出知新會縣新會廣藩巨邑素號難治侯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喜曰吾得所師矣侯之同年梁編修儲李主事祥皆先生門人侯請書以為先容比下車未視篆即上謁先生欲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先生每避還之凡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四方學者往來白沙之門侯聞林縣博光張進士調至必欣然往會旦夕聽其議論若渴得飲焉與一舉羅先生雖素昧平生然每思慕其賢計聞粵便走湖西致奠捐俸金

以助葬事其專賢樂善無間於存亡如此有中貴弟梁長貴民憤過倍復妄訴之侯侯廉知其情繫長獄悉追貸券焚之由是權豪縮頭是是非非苟罹于法雖素親愛不少貸未踰年民大趨令侯於干謁之來厲詞色以拒之甚者揭其姓名以示衆嚴賭博竊盜之禁既寔于法復大榜其門曰某賭博某竊盜之家月朔令赴縣庭聽戒諭侯其悔然後去其榜其良家子弟陷于賭博者侯悉聚之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為講解冀變化其氣質嘗為民辨冤忤當道繫獄且危百姓惶懼欲用計為侯解侯示以手書曰君子但求無愧於心而已禍福之來有命爾等慎勿妄動以貽我羞有積年起滅詞訟者官司病之莫敢誰何侯盡擒之斃于獄侯尤善節財用前此上下往來非誼之餽一歲所費無算民苦之侯痛革其弊蓋異時當甲首者均平錢悉貯于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曰當月錢官吏里胥乘時侵剋每歲雖單丁小戶所費亦至五六十餘貧者鬻子女故逃亡者衆

侯為處當、每丁派均錢月支里奇供用備足外、不妄科一錢。每歲甲首納均平錢畢、即歸田畝、更不令在縣當月。白沙先生樂歲詩云、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實錄也。民窮於侈且僭、侯為申明洪武禮制、參之文公冠婚喪祭之儀、節為禮式一書、使民有所據守。每鄉擇老成者數人主之、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都老馬廣為眾所推讓、侯於原日進廣於庭、率諸鄉老再拜謝之。春秋祭祀、品物牲牢極其精潔、役者悉令沐浴更衣、然後將事。俎豆既陳、侯周視行列、必極其整方止。壬寅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侯憂之曰、此令之責也。遂於圭峯絕頂築壇禱雨。時當酷暑、山氣鬱蒸、侯晨夕齊沐伏壇下致禱。凡七日未雨、羸甚。左右進曰、恒命所關、可以少止。侯呵曰、民得雨、吾病何憾。至八日、暑氣愈熾、侯觸暑跪壇下、衣汗浹踵。大風忽作、卷壇中火著侯衣、略不為動。雨遂迸空下、左右張蓋、侯命撤之。衣盡濕。翌日雨止、侯復禱至十有一日、雨足乃已。如是者凡三

次焉。節義所關、或廟或墓、各置祭田、擇人守之。如大忠祠置田二百餘畝、節婦何氏莊氏蕭氏等墓置田共一頃六十餘畝。民所敬事者、惟修復里社一壇而已。其不載祀典之祠、無大小咸毀之。此其政蹟顯著之大者。一念終始在民、既得疾羸甚、猶日究心於民事。朋友遺之書、不能止、遂卒于官。侯生正統丙寅十二月初十日、至是卒、年四十一也。配羅氏。生子男二人、長曰一芳、次曰某。生於公卒之五月。女二、俱幼。侯卒之日、民相弔哭於途。歸德里有一媼夜哭于家、隣人怪而問之。曰、來年甲首到、丁大人死、吾殆不能聊生矣。是以哭。至今邑人之思侯者、甚於在任之日。雖古桐鄉之遺愛、不是過也。哇邑人也。侯之善政善教、皆所親觀、故為狀其行、以俟他日觀風者采焉。謹狀。

陳獻章撰 《陳白沙集》卷四

廣東按察司提學僉事宋君端儀墓志銘

黃仲昭

弘治辛酉七月甲子廣東提學僉事宋君卒於官。訃王蕭士大夫咸齋嗟悼情謂吾鄉失此賢士寔斯文之不幸也。予時方與翠渠周君纂修郡志既相與考論其行業以傳於儒林矣。越二年其子元翰請銘掩陶之石遂不復固辭。君諱端儀字孔時別號立齋姓宋氏世爲莆之後隸人。君幼淳雅凝重不妄言笑。見先生長者應唯進退若老成人。稍長攻舉子業讀書必求通貫爲文必根義理。年十六七侍父助教公學正安州每考校諸生學業必令君預試。一時在學之士皆嘆服以爲不可及。又嘗侍父校文江右時御史天台陳公選監場屋因私試以文亦深器許之。既而還莆著錄郡庠益自刻勵於學。成化辛卯鄉舉小試君偶失利衆爲稱屈。君之祖舅學士林先生欲以書白於當道者君曰此吾學未至縱求而得之亦可恥也。遂閉門講學竟不復請舉。甲午登鄉闈第七人明年會試禮闈弗售。闕憲使山陰唐公彬先監試秋闈君其所取士也遂延置西塾以訓其子。一時同寅亦多遣子弟從之遊。居二年秋毫無所干請唐公及僉

憲蘭溪章公懋甚雅重之。戊戌禮闈又弗售卒業成均時助教公已遷官來任君於養志之暇益得友四方賢士以充其所未至而後進之士慕君學行亦多執經受業登巍躋騰者踵相屬也。既而試事內庫庫之主者延君以教其弟公事悉不以累君。君曰逸已以勞同事吾豈爲之哉。且吾人間日入視事今以直日盡吾職以暇日副其意不亦安乎。辛丑擢進士第六人拜禮部精膳司主事委司本部及光祿寺諸署休糧謹其出納雖部堂支給升合不得多取舊弊悉革。尋丁內外艱起復改祠祭司甚爲部長武河南耿公格太原周公經所敬禮適雲南提學憲臣缺選部議以屬君偶爲鄉緣所知出以誥人。君曰進秩之疏未上而已誼傳於衆口或者以我爲干乞耶。遂力辭不受已而遷主客司員外郎未幾廣東提學缺時耿公遷選部遂擬君上請以內相丘徐二公沮之不許。蓋徐公初主考禮闈君爲所取士繼進貳禮部君爲其屬僚丘公爲祭酒君爲其門生皆受知遇及二公入相君以今昔異地自正旦偕衆行禮之外足跡未嘗一至其門。二公疑君忘德故有是沮然所以見沮於二公者適所以彰君之名於朝者也。官至嘉二年



凡四夷朝貢之使以方物費見一毫不苟取。其或有所求請必條舉典故辨析開諭往往使之心服以去。嘗委奉安先儒楊龜山從祀神位又委遴選諸親王妃又委秉傳歷山東以及南北畿擇堪尚公主者皆非主客所司蓋重君也。俄而廣東提學復缺時丘公物故耿公復疏上君名遂拜按察司僉事奉璽書以行。既至嚴立教法大要以崇本實黜浮華為主而痛抑奔競革奸弊以防壞法之源纖悉具備皆鑒鑒可行。所轄諸郡縣方行民快之例富家大族爭欲遣子弟入學以圖幸免至於各學生徒原缺亦皆爭先請補于托紛然甚至有行賄賂者君曰是吾行未孚於人也於是凡一士之進一廩之給咸秉至公雖忤權貴弗恤也。所屬廣州析番禺南海增城三縣地增設龍門縣并立學補弟子員時請託之風猶未弭君乃嚴三學之士產所當析之地者又試其中之堪廩食者翼日立之於廩以原增之額定於箴數足而止。自是廣之人士深信服之其後新寧亦設縣遂無復有請託者矣。君莅官不立赫赫之威務欲以身表率諸生考校命題不先立已意一以經傳為主試之日端坐竟日俾其從容思索展盡底蘊隨文去取有於經

傳者雖工不得真前列學者駸駸乎知所嚮方而君亦不憚勞勩雖蠻烟瘴毒之地靡不躬歷若瓊崖諸州遠在海島中前此有九年僅一試者君未及五載已兩涉鯨波矣。巡撫大臣嘉其勤於職務上疏乞旌擢之而君竟以是衝冒炎瘴染疾不起。士夫僚友聞之咸哀悼不已。遠近諸生奔弔有痛隕仆地者。瓊之士既祀君於仰止祠廣之士復相率請祀君於仰高祠其感人之深如此。君爲人和易真實不事表揚而尤篤於倫誼其主事精膳時助教公遽疾奄延五閱月君請告躬親湯藥頃刻弗離左右及卒哀毀幾絕旬旬扶柩以歸葬祭一以先儒故典從事繼而吳安人卒亦然待其弟極友愛諸弟亦感發怡怡然始祖祠宇圯壞力倡族人新之又率諸弟別建家廟于居室之東歲時奉祀惟謹與人交忠信不欺有所謀議凡是非得失必竭盡底裏無所隱諱。龔彭惠安公韶續修蒲陽志凡有疑多資君以質正予修八閩通志於諸郡人物悉資君以去取君皆爲極力考究裨益良多。其居鄉畏慎謙抑於物無所忤及登第貴顯往還鄉閭非公謁未嘗一至郡縣。凡世俗紛華之事視之泊如也。君資稟清粹自其少時已有志汎濫羣籍



尚友古人。凡鄉之先輩皆考究而知其邪正賢否。郡守青田潘公琴以郡學所祀鄉賢多弗稱典禮。乃發策詢於庠序諸生。惟君所對策。論精審。潘公大加嘆賞。初嘗著蕲陽科名志。晚年復著人物備志。善惡皆錄。蓋將以私備法戒。且示後人。惜其未脫藁也。其在禮部時。署清務簡。尤留意程朱正學。嘗考正宋史道學傳。進程氏門人呂公大臨。謂其深潛縝密。當不在劉李尹謝游楊之下。又以程氏師友淵源。朱子已有錄以示後學。而朱子門人亦多哲士。尚未有表著之者。因集黃勉齋以下及私淑有得如真文忠諸公。凡若干人。爲考亭淵源錄。又嘗修祠部典故若干卷。在廣憲時。前巡撫大臣嘗增設隸兵四人。以瞻司學政者。君悉取其資。新濂溪周元公祠。因進廣東安撫廖公子晦以配享焉。公暇嘗修廣東通志畧。宋行朝錄皆未脫藁。又嘗編道南三先生遺書及朱子事類。凡若干卷。平生著述有宋氏族譜。鄉賢考證。莆陽遺事。莆陽舊事偶錄。高科考。立齋閑錄。立齋稿。合之凡若干卷。藏于家。嗚呼。君之所以修於身。施於政。行於家。垂於後者。卓卓如此。世之人皆知之。至其耿介特立之操。超邁絕俗之識。局於位而未見於行。蘊於中

而未著於外者。世之人或未知也。惟君之同寅和順王雲鳳嘗稱之曰。孔時之爲人。與之論古人賢否。講求經史微義。則若探囊之豫。建瓴之捷。而通殷勤述功能於達官大吏之前。爭是非辨曲直於稠人廣坐之中。則訥然不能一出諸口。此孔時之言也。事上惟恐有過。使人若或傷之。黑白在胸中而視其貌渾然若無能。寧受不知己之屈。而未嘗一啟喙以辨。不爲皎皎之行。而未嘗外於君子之矩度中。此孔時之行也。討故典。闡幽微。貫穿上下數千百年。若本朝始建國及洪武庚辰。正統己巳三大事。其間計謀攻戰。忠良邪佞。中外大小臣工舉事成敗得失之故。窮搜極訪。理說訂疑。是非輕重。析於秋毫。此孔時之學也。予竊以爲知君之深。故併誌之。君生於正統丁卯。詎其卒得年五十有五子一。卽元翰。領乙卯閩藩鄉薦等一人。

《國朝獻徵錄》卷九九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正李公東陽墓誌銘

楊一清

公姓李氏。東陽名。賓之字也。少居京師。先本湖廣茶

陵人國朝洪武初以戎籍隸燕山左護衛後改金吾左衛曾祖文祥祖允興父淳皆以公貴累贈如其官曾祖妣祖妣妣俱累贈一品夫人繼母麻氏再封一品太夫人生正統丁卯六月九日方三四齡輒能運筆大書至一二尺中外稱為神童景皇帝召見親抱置膝上命給紙筆書賜果鈔送歸六歲至八歲再召見賜賚如初送順天府學肄業天順丁丑授舉業於華容黎文僖之門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癸未中會試甲申殿試得二甲第一入翰林為庶吉士成化乙酉授編修修英廟實錄丁亥實錄成陞從六品備壬辰子省墓湖南甲午滿九載遷侍講乙未經筵侍班癸卯再滿九載遷侍講學士甲辰遷侍東宮講讀父卒解官守制賜祭一壇五品父例無祭實自公始孝宗嗣位弘治戊申召修憲廟實錄以喪辭已酉服闋乃起供職以從龍恩遷左春坊左庶子仍兼侍講學士辛亥實錄成遷太常少卿兼職如故壬子始供事日講并經筵講書時大旱應詔上疏摘經筵所講孟子中要論切於治道者析為數條極論其理而時政得失以類附焉上嘉納甲寅內閣薦陞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專管誥勅乙卯與木

齋謝公並命入閣中外相賀以為得人公感知遇力持國是知無不言兼稽古纂述之務上嘗命撰祭三清樂章公等上疏言天子祭天地禮以簡為貴祭不過南郊故漢祀五帝儒者非之況三清者道家邪妄之說不敢奉詔科道官劾近侍二人召公等議所當去留者且出諸司題奏令一一擬斷親賜可否蓋自是始復奏事之制云武岡知州劉遜為藩府所奏計被逮至京科道奏乞寬貸上怒俱下詔獄公等言遜誠情輕謹重言官為國盡忠而槩以為罪後有大利害大闕失誰肯言者事竟得釋戊午皇太子出閣進學加太子少師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上慮京營總戎多不得人召公等議更置乃出英國公輩所辭疏而與商確曰某可去某可調公執筆撰稿上御書下兵部行之辛酉病眩三上疏辭不允壬戌賜玉帶癸亥賜蟒衣一襲大明會典成凡議例表奏皆出公手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甲子孝肅太皇太后喪上以廟制事重屢召內閣臣面議多公言是用自是不數日輒召問因事納忠每稱意旨闕里孔廟重建成勅遣公往行祭告禮還朝以途中所見民物困弊狀具疏言之因



乞罷。是年冬復以病屢辭。乙丑春又辭。俱不允。五月上不豫召內閣三人入造乾清宮直叩御榻聖諭諄複以今上皇帝爲託公等頓首奉慰出翼日官車晏駕公號慟幾絕。今上嗣位凡詔冊議謚大制作出公手尤多。以侍從輔導恩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又以上兩官尊號恩賜諡命階光祿大夫勳柱國贈及三代修孝廟實錄爲總裁官。正德丙寅春初開經筵命同知經筵事。上親耕藉田預九推列。三月幸大學釋奠先師公分獻充國復聖公。八月冊皇后充納吉納徵副使。公既受顧命毅然以天下爲已任事有未當偕同事二公盡言匡正無所忌避。至丙至三不報。又以詔書不信政令失中條陳十事指斥貴近自劾失職乞解任。時逆瑾已柄用於是劉謝二公皆得謝去而公獨留。公據案涕泣連疏懇乞同罷。上素重公兩官亦言舊臣惟此一人不宜聽其去。瑾不得已故留之。公以病不良於行乃詔免朝。日赴閣與新命焦王二公同治事。已而進二公官。遽加公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公臥家懇辭。丁卯春正月猶不起。閏正月。上偶違和力疾出尚寶卿崔瑤御史姚

祥張或主事張偉給事中安奎各因事被繫瑾方欲示威俱令枷號。公奏各人所坐自有本法枷號重典不宜濫施俱得寬釋。通鑑纂要書成賜宴於禮部。瑾以修書盛典欲因以示恩。公謂此書先帝所命不及進御豈敢言功。瑾內銜之會進焦王二公少傅而加公正一品俸鎮守中貴有請便宜行事者公執不可。一日早朝有文書一卷投於丹墀錄瑾過惡。上命瑾等詰問無肯承者遂執朝官三百餘人送詔獄。公奏此事必一人所爲同朝諸臣倉皇拜起豈能知之一人之外皆無罪之人。乃盡得釋。時瑾立苛法公卿重足立道路以目分遣微卒四出真偽莫辨遠近驚悚爭以厚斂祈脫禍。公上疏極論之大忤瑾意然亦稍稍戢。瑾又患盜賊日滋欲并其家屬俱坐編成。公言爲盜之人惡心猝動雖其父兄有不預知自古罪人不孥若玉石俱焚何以開自新之路。於是得從末減有微卒捕盜不得并其無服親執送官法司承風旨繫坐以籍沒發遣。公謂卽如新例亦不當連累乃令改擬如律。又有以前盜援新例處分者悉不行所全活者不知幾何。其他類此者不能盡述也。瑾威權日盛狎視公卿惟見公則改容起敬然他人

璿前論事唯喏無敢與可否公獨事事辨析璿不能平每切齒焉卒不能害也庚午夏四月寧夏慶府盧鐸與都指揮何錦等叛逆朝廷出師征討公請詔下稍革近時苛政勅旨日十數降迅筆擬奏動中機宜王師出而捷報至八月寧夏獻俘瑾罪惡暴者伏誅乃贊新政凡瑾所變更者令所司查革悉遵成法天下忻忻想望太平上錄公功加特進左柱國廕一子爲尚寶司丞力辭不允是年冬復與同官上疏以儲嗣未建爲言辛未又屢疏乞休屬羣盜蔓延兵事方殷不敢決去一品九載考績降勅獎諭令兼支大學士俸仍賜晏禮部再給一品誥命加厚資公辭不許以修省辭宴許之壬申羣盜寢平公臥家凡七上疏辭俱荷慰留累遣吏部諭意鴻臚官敦迫乃復出無何賊首爲王師所殲捷至論功內閣臣各有賜賚及廕子姪一人爲錦衣千戶公等三疏陳特授文階又辭乃命公兼支尚書俸公仍辭大學士俸十二月公復臥家再辭上察其誠勉從所請賜醵張翰令有司時加存問月支米八石歲給輿隸十人仍廕其姪兆延爲中書舍人公既致仕非展墓不出宅東有隙地構軒爲石假山諸所厚者日造問巷

詩酒隨意所適丙子年七月公卿大夫士奉觴獻壽者彌月不止積勞與熱病臥不能興至七月二十日終於正寢聞者莫不嗟嘆曰西涯先生亡矣有司以訃聞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賜寶緘一萬貫致米布爲賻遣禮部官諭祭九壇贈太師謚文正國朝文謚文正者自公始公天資英邁讀書一目數行下輒成誦不忘少入翰林卽負文學重名然恒持謙冲未嘗以才智先人資望既積而當道殊不意嫌每沮抑之士論譁然不平公裕如也比柄用遭遇孝宗不時召對啟沃之功爲多更化以來值權奸用事隨事應變所以解紆調劑潛消默奪天下陰受其賜者公不自言而人亦或鮮知之是時微公衣冠之禍不知何所極也公位既顯恒以盛滿爲憂願受知兩朝求退愈切而眷留愈至有疾必命太醫院官診視遣內官齎厚資體意隆重無與爲比至於謝政歲時賜鮮及頒上尊珍饌皆與任事同都紀慶成光祿猶致宴皆先是所未有者事父孝謹嘗夜歸寒甚父口占一絕諭之自是終身不夜歸痛母劉夫人早世語及哀不自勝養繼母麻太夫人如母事季父如父同母弟東川東山早卒無子哭之痛東溟麻太夫人所出

亦沒遺二男公撫之如子。所著有懷麓堂前後稿各若干卷。別有南行北上東祀諸錄。真行草隸俱有法。而篆書則一划近習復古之功爲大。樂汲引人才。有善輒稱揚不已。所薦士不使人知。同考官主考禮部會試者各二。主順天應天鄉試者各一。廷試讀卷者八。門生半四方。凡經指授。多有時名。初娶劉氏。累贈一品夫人。繼岳氏。蒙泉先生女。贈宜人。再繼朱氏。故成國朱公女。累封一品夫人。子兆先。岳夫人出。廕國子生。少有盛名。其卒也。舉朝惜之。孝廟遣近臣慰問。賜賻。次兆同。朱夫人出。今以東溟子爲後。卽兆蕃。恭謹有文。能世其家。擇以卒之年九月二十八日葬於京城西直門外畏吾村。蓋公祖塋也。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傳 實錄

東陽在翰林以文學名。前輩或忌之。遷侍講學士。數年始與經筵。然不以爲意也。嘗大旱。應詔陳言。剖析孟子語。切治道者數條。附以時政得失爲獻。孝廟甚嘉納之。旣入閣。不時召對。遇事多所規益。末年受顧命。縷縷數百言。東陽感激思報。正德初羣小壞政。遂與同官劉健。謝遷。陳十事。指斥貴近。言甚剴切。

因自劾求退。健遷皆罷。而東陽獨留。命下。據案涕泣。連疏乞歸。不許。於是劉瑾威權日盛。狎視公卿。惟見東陽則改容起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又助瑾煽虐。東陽隨事彌縫。去太甚。或疏論廷辯。無所避忌。所以解紆調劑。潛消默奪之功居多。否則衣冠之禍。不知何所極也。或者乃以其依違隱忍。不卽決去。非之過矣。所著懷麓堂前後續稿百餘卷。凡朝廷詔冊。議諸大制作。多出其手。詩篇碑板。傳播四裔。雖字書小枝。亦精絕。通古人罕及之。

維風編云。李文正公幼負雋才。推轂天下士。孜孜如不及。其爲相也。會逆豎劉瑾亂政。毒螫縉紳。公委曲周旋。多所全濟。衆頗賴之。蓋瑾竊太阿之柄。大肆憑陵。目中已無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余家尚書邦奇。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親事至京。統兩帕四扇。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于庭。乃啟緘取扇而歸。其帕云。卽此一事。古風可想已。見張東沙芝園集。公致政後。遠巷楊閭。老載酒看過懷麓堂爲壽。賜以金。公訝曰。公



近亦有此器耶。遂卷有慚色，自是不敢用以觴云。

趙司成永號類菴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邸，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爲贊？」司成曰：「帕二方也。」魯公曰：「吾贊亦應如之。」入啟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已食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卽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卽事倡和而罷。

耿子曰：「公仕宦五十餘年，柄國且十有八年矣。鄭端簡謂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醵金錢購之乃克葬。又謂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分宜輩一宴會之費云。則公平生所以提身者已。彼時權璫狂狷，公卿鮮不受其蝥者，而卒不敢有加于公，公豈有權術牢籠之哉？毋亦貞操潔履有以服其心耳。」

蘧說云：「李文正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羣集其家，皆海內名流，其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不及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一時，正恐典事建功，或自有人若論風流儒雅，雖前代宰相中亦罕見其比也。」

李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臨歿時，其門生故吏滿朝。

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帶硯臺書畫之類，皆分贈諸門生。東江亦分得數件。東江子顧伯庸親對余言：「卽書籍所載古之宰相，亦未有如此者。」

李西涯當國時，嘗冬月五更入朝，至長安街，值編修崔後渠方在道上酣飲。後渠拱立於轎前，曰：「請老先生少飲數酌以敵寒氣。」西涯卽下轎，連進數觥，升轎去。王元美藝花卮言亦載此一事。夫宰相憐才愛士，脫略勢位，如此風流，世豈能多見。

《國朝獻徵錄》卷一四

建安縣訓導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徐公行狀
毘陵徐方竹先生以正德乙亥秋八月十有三日疾卒於家。時仲子用中官京師，聞訃，某往弔，因泣謂曰：「吾父與君相知久，敢以狀累。」曰：「諾。」先生諱玉，字德卿，別號方竹，姓徐氏。徐之先宋秀，遭金亂，自鳳陽臨淮來徙毘陵家焉。曾祖諱承，祖諱士原，郡庠生。考諱毅，字弘涉，書史性孝友，親常違奇疾，至爲刲股食療之。居郡城雙桂坊之陽，間營小圃，植花木爲終老計。適伯兄自湖州府推官歸休，途與皆樂。妣嚴氏，先生自幼穎悟好學，暨長遊郡庠，治三禮，文名夙著，試輒居優庠。累舉不第，弘治甲

子歲始應貢授福建建寧府建安縣學訓導教迪諸生指授經義一率儒先矩度士心歸之然性恬退正德

甫三載遂乞歸以用中

恩封承德郎刑部河南司主事家居雖養弗豐而歡笑竟日視淡薄晏如也以卒之年邇其生正統戊辰十月七日享年六十有八配陶氏湖廣武岡州學正陶永女封安人有淑行子男四長學次問即用中刑部郎中學行政事卓然名時爲流輩所推重次思郡庠生次辨孫男三天叙天秩天衢女二孫女六俱適聘儒族先生天資簡直軒豁坦夷喜談論不倦接人一以誠遇有過及事當不平者必義形於色正言弗隱奉父母克承厥志迨終哀毀幾絕喪具勉求無憾伯兄不祿撫其孤綏如已出洎女二長爲姻之季第貧甚復挈同居與陶安人終始無間言教子姓截然道義而勢利紛華之事未嘗出諸口晚年用中以疾調告侍養幾三年每令復出且戒之曰汝年尚壯宜勉圖爲國展力毋以病遽爾自安至於勵清苦自是吾儒守身根本汝其勉之其善教類此故用中廉介朴教爲時聞人者亦家教力也自少窮經積學爲文質

而理弟子從游日衆相繼顯達而先生終於扼塞雖受一命而用弗大究豈非天固奇之將有待於後耶其自弱冠辱先生爲忘年友暨吐又辱友用中相知父子間宜莫如其者今先生已矣深愧舊學荒落安能文高行而狀之乎惟舉舉而直道之用以備立言大君子之采正云爾

王憲撰《古菴毛先生文集》卷五

府君行述

府君諱王字德卿先世臨淮人宋南渡避兵徙毗陵遂占籍焉曾大父諱士能郡庠生伯大父諱敬仕終湖州府推官大父諱毅性孝友曾祖嘗遭奇疾乃割股以進隱居不仕迨于府君丁中棄衰微發憤三禮少入郡庠卽以文馳聲抗師席負笈及門者日衆暇精餘業夜然膏繼之母氏陶相以績紉間出奩中貲而弗聞于府君故府君得職意於學憲臣每考第居上屢試南畿皆弗利弘治壬戌諸科門人憚君巍孫君方鄒君輓與不肖相繼登第府君歎曰吾志弗信吾業今有寄矣甲子歲應郡貢道過廣平不肖時爲推官府君誨以祥刑勵行瀕行出屬邑館穀致餽悉辭之抵京授建安訓導接諸生以禮教課經義躬爲



儒藏

講解士多式焉。然數以正言忤監司與縣大夫不相能。且建當閩要路。迎送頗劇。府君弗堪。將歸。或止之者。府君曰。仕以達志。匪是將焉用之。人各有能有不能。戾直性以縻斗粟。豈吾能耶。居三歲。遂棄官。以不肖封承德郎。刑部河南司主事。家居不事生業。門第蕭然。惟植竹數本於荒居。小圃疏池。結廬其上。養雖弗腆。而恬澹移日。間與二三故舊相周旋。晏如也。自延安持方竹杖歸。愛其中虛。而方外節而直。有隱者操。遂號方竹老人云。壬申。不肖謁告。奉左右者幾年。每諭之曰。汝年尚壯。姑復出爲國效力。毋以病自縻。至於清苦。自是吾儒分。無忘此意。宜勉之。乙亥春。不肖奉教而別。逾數月。計至矣。於戲痛哉。念惟府君自少治經績學。屬文多理致。講授經傳。必爲旁引曲證。務窮其旨。故大小皆有造就。性軒豁。諒直無城府。見人過及事當弗平者。輒義形於言面。在郡庠。值郡守某卞急。多所凌傲。過師生尤無禮。府君獨於衆中以正言折之。守亦爲霽威。詰朝見府君於射圃。曰。吾視生校文。當得舉。昨言何遽。府君謝曰。以義當言。不敢默也。同學生服其剴直。事先祖考妣克順。僕志比終衰毀如禮。喪具不以貧。必求無憾。伯兄不祿。撫

其孤若已出。嫁其二女。憐季弟。鰥復之同居。訓必於禮義。而論涉勢利。未嘗不爲鄙斥。竟阨數奇。纔得一命而已。勇退投閒。游情淡薄。古所謂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竊擬先君有之。大懼日遠遺忘。俾潛德湮沒弗聞也。哀遠中輒以母氏平日之誦述及不肖所聞見者彙而載之家乘。且備立言者採拾後人。或於此乎考焉。

校記

①《未軒文集》卷六於「弟」字下有「孔惠孔揚孔學」

六字。

②秀：疑當作「季」。



儒藏

明儒碑傳集 卷二二

明儒碑傳集卷二十三

王鏊 董灃 楊黼 李孔修

太傅王文恪公傳 丁亥

公諱鏊字濟之。王氏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八者始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光化知縣朝用皆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三代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爲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廷對衆望翕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爲屈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若將流焉九載陞侍講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薦爲侍講學士兼

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辯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啓沃方春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上爲罷遊講罷常召所幸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時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既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爲吏部時北虜入寇公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是尖異內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自代武宗在亮闇內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洶洶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閣以請上大驚怒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議論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爲重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冢宰焦衆議推公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威鉗士類按



索徵瑕、輒枷械之。幾死者累累。公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吾尚何顏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瑾銜韓不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上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公於瑾，謂其築邊太費，屢以為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為國修邊，乃可以功為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焚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跡。葵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見公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專事熾，阿議彌不協，而瑾驕恣日甚，毒流縉紳。公遇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曰：求去，瑾意愈熾，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公，無所得，且聞交贊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

夫月米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為異數云。公既歸吳，屏謝紛囂，翛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俗，和而不淆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澹然。吳中士夫所好尚，琬賞觀遊之具，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老養既久，晚益純明。凡有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離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矣。惡有所謂善惡混者矣。惡有所謂三品者矣。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碌於澄淵則明，碌於濁水則昏；碌於污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愚也。天地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

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居閑十餘年。海內士夫交章論薦不輟。及今上即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已沒。時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謚文恪。祭葬有加禮。四子。延詰。中書舍人。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延陵。郡學生。延昭。尚幼。皆彬彬世其家。史臣曰。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內裕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爲童子。至於耆耄。自廟朝下逮閭巷。至於偏隅。或師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莫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寧。攸好德而考終命。公殆無媿爾矣。無錫邵尚書國賢與公婿徐學士子容皆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怪。雄偉俊潔。

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王守仁撰 《王文成公全集》卷二五

太傅王文恪公傳

公名鏊字濟之世稱守谿先生吳洞庭山人也其先有百八者自汴京扈宋南渡遂居山中至是族屬衍大號其地為王巷其初未有仕者正統間有司選生徒隸學官里中子弟咸走匿公父朝用獨請入學為弟子負後仕為光化知縣光化未仕時公已有名年十八隨光化在太學聲稱益藉時葉文莊在禮部召與相見公體幹纖弱而內蘊精明舉止靜重文莊大奇之挑試所學益以為非近時經生所能時王忠肅公朝新逝文莊以公嫌名相近戲曰失一王某復一王某要知非後來忠肅乎越日親具儀帛遣從陳音先生學時陳官翰林有聲從遊者衆獨許公善學無幾盡得其肯綮成化戊子將歸試應天文莊欲留卒業不果意甚惜之曰科目不足以挽子也既歸補郡學生一再試不利而文名日益起甲午遂以第一人薦明年試禮部復第一廷試以第一甲第三人及第時制策以教養為問公舉周書無逸易

之自強不息以對大要言保治在勤勤在教養備教養備而王道成矣反復數千言皆當時利害人所難言者時承平久朝廷頗怠於政故公以是為言言激而直當國者惡之假以冗長不可讀欲抑置次甲尹恭簡為冢宰不可曰朝廷策士取其能言言而抑之豈臨軒之意乎因力爭得賜及第遂入翰林為編修時文莊已逝陳先生者方為編修遂與同列一時以為盛事九年陞侍講弘治初充經筵展書官尋充講官每進講必分天理人欲君子小人至治亂用舍之際必反復開導務裨時政時中官李廣用事公隱然有所指陳上退謂左右曰若知今日講官之意乎大抵謂廣也方春上出遊後苑公講文王盤于遊田詞嚴意暢上為悚聽自是絕不復出修憲廟實錄成進右春坊右諭德尋進侍講學士充經筵日講官武宗出閣進左春坊左諭德再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弘治甲子陞吏部左侍郎初李廣得幸於上朝士或附麗取寵廣敗賂賄狼籍大臣多



被點污。惟公絕無一蹟。壽寧侯貧賤時。與公有連。比貴。方憑藉用事。勢傾中外。公絕不與通。歲時問遺。亦輒麾去。或者以為過。公曰。昔萬循吉舉附昭德。吾竊恥之。乃今自蹈之耶。蓋公入朝。至是三十年。砥節履方。不少骫骳。一時士論翕然向之。孝考末年。勵精為治。遂用為吏部。且有援立之漸。會公以憂去。而仙馭亦遂賓天矣。武宗登極。復起為吏部侍郎。修孝廟實錄。充副總裁。時上冲年。頗事逸遊。中官馬永成等八人。實從中導誘。給事中陶諧。劉滄。首上疏論之。已而諸諫官相次論列。中外法誨。而大臣未有言者。公言於戶部尚書韓文。此國家大事。治亂所關。大臣百僚師率。獨無一言救正乎。於是六部相率會疏以請。凡會疏必推一人官尊者屬草。時焦芳在吏部。曰。吾聞大臣格君心之非。不聞議其用人行政之失。其意蓋不欲居首也。公以語韓。韓遂奮筆具疏。言上踐阼之始。不宜狎昵羣小。遊燕無度。因罪狀八人。請逐去之。疏入。上大怒。召諸大臣至左順門。中官宣

旨詰責。因言八人事。上久不忍。遽逐之意。時聖怒叵測。衆相視莫敢言。公獨進曰。今日之舉正為八人。八人者。實盡聖心。不去將亂天下。韓公亦從而言之。上知衆意不回。將有疏分。會內閣大臣欲寘八人于理。八人者環泣上前。抱足乞命。事遂中變。於是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去國。而文亦以罪去。八人遂分布要路。瑾居中用事。而天下事權悉屬之矣。公時被命與焦芳入閣辦事。初瑾用事。芳實首附之。劉謝既去。芳欲得其位。顧公譽望出己上。而一時輿論又皆屬公。遂與芳並命。然公僅以本官兼翰林學士。仍班尚書後。上顧見。問得其故。遂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國史總裁。同知經筵事。尋加少傅。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日益驕橫。疾視文臣如讐。所尤惡者大學士謝遷。兵部尚書劉大夏。戶部尚書韓文。韓既去。瑾必欲殺之。百方訶伺。既無所得。而意猶恨之。公衆中大言。韓文清忠粹德。朝野所知。萬一死非其罪。天下後世謂何。後竟釋不問。雖瑾自

畏公議亦公昌言有以警之也。劉在廣西嘗變置土官岑氏至是致仕家居自華容遠去至坐以激變當死。公曰所謂激變激之變叛或緣是致地方失守也。今地方無虞岑氏守職如故何名激變。劉得減死。先是有司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及是舉至適皆餘姚人事在謝當國時瑾謂謝私其鄉人撫以為罪亦以公言得釋。郎中張瑋等咸以微罪荷百斤重校暴烈日中瀕死不貸。公亟言於朝謂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極矣吾亦何顏復立於此。遂與大學士李東陽上疏極言得貸死戍邊他如免通戍連坐之法正廢后吳氏及景皇妃汪氏喪葬之禮雖與李協議而公從史贊決為多。時內閣舊臣惟李一人又多臥病不出芳既與瑾合一意迎附又陰賊喜中傷善類惟公時時正言折其姦謀一時中外咸恃賴之。然用是積忤瑾意瑾雖無意斥公而公不可留矣。會所言不合遂堅疏乞去。疏三上得請詔有司給餘祿終身仍賜璽書馳傳以歸。歸二年而瑾敗時

公年齒方壯海內咸冀公復起而公優游林泉方以文學自適不復有意當世。中外臣僚數有論薦亦皆報罷。於是公開居十有六年年七十有五矣。嘉靖三年甲申三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計開上為輟視朝一日追贈太傅諡文恪。賻米若干石布若干匹詔工部遣官營葬。自始卒至葬賜諭祭者九。公歷官自編修十有二遷至少傅兼太子太傅階自文林郎至光祿大夫勳柱國。贈其曾祖伯英祖惟道父朝用皆光祿大夫柱國太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祖妣妣俱一品夫人配吳氏繼張氏俱累贈一品夫人子男四人延詰^①大理寺寺副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經歷延陵中書舍人延昭郡學生女五人適吏部侍郎徐縉貴州都司都事朱希召宜興縣學生邵慶中書舍人靳懋仁郡學生嚴濡公為人敦悃靖謚於世寡與而能以道自勝。初性恒怯一日讀程子明理可以治懼之言恍然有得曰在我者有理在天者有命吾何畏乎哉。自是剛果自信



遇事直前、無少係怙、雖勢利在前不為屈折。植志高明、下視流俗、莫有當其意者。與人處不為翕翕然、而默然之間、意已獨至。平生未嘗干人以私人、亦不敢以私意干之。立朝四十年、權門利路不一錯足、班資下^②。上未嘗出口、每進官輒避、避不敢當。晚益韜斂、以踰趨為戒。今上入正大統、首賜璽書、遣行人存問。同時大臣被賜者、遺子弟入謝、即授中書舍人。公不可曰、吾在閣日淺、忝竊已多、豈可更此微冒。遂自述中入疏。有旨特官一子中書舍人、力辭不允。公卒後、乃卒授之。好學專精、不為事奪。少工舉子文、既連捷魁選、文名一日傳天下。程文四出、士爭傳錄以為式。公嘆曰、是足為吾學耶。及官翰林、遂肆力羣經、下逮子史百家之言、莫不貫總。嘗言伏羲畫卦、文王繫辭、周公爻辭、共為二篇、謂之正經。孔子翼以上下彖傳、繫辭傳、文言傳、說卦傳、共為十篇、謂之十翼。其後商瞿、梁丘賀分上下二翼於各卦之下。鄭康成移文言於乾坤二卦之後。王弼又移彖傳於各卦之

後。經此三變、而經與翼辭非復易之舊矣。詩之小序、序所以作者之義。朱子一切刮去、自諷其詩而為之說、固為卓見。但古人作詩必自有題、借使亡焉、國史取之、亦必著其所自。不然、千古之下、安知其微意所在。毛、鄭泥於小序、宛轉附合、多取言外之意、不為無失。而朱子不泥序說、獨味詩之本旨、恐亦未為得也。又言、朱子以鄭聲淫之一言、遂致疑於鄭衛、多指為淫奔之詩。然季子觀周樂、為之歌衛曰、美哉淵乎。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夫鄭衛既皆淫詩、何季子皆曰美哉。於鄭雖識其細、而亦未嘗及其淫也。又言、諸經惟禮最為繁亂、朱子嘗欲以儀禮為經、以禮記為傳、經傳相從、庶成全書。然而未暇也。其後吳草廬遂各以其類相附、如以冠義附士冠禮、昏義附士婚禮之類、是矣。然其中不可附者、固無如之何也。朱子晚年著儀禮經傳、始家禮、次鄉、次學、次邦國、次王朝、秩然有序、可舉而行。然其間雜引大戴禮、春秋內外傳及新叙、孔叢子之流、雜合成之、乃自為一書、

非所以釋經也。至於周禮雖皆經世大典，而其間亦有可疑者。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其職也。何宮禁婦寺之屬，獸人獸人之類皆在，而天府及大小內外吏乃屬之春官。司徒掌邦教而分掌郊里，征斂財賦，紀綱管餉，何以謂之教職？方氏形方氏山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秋官？又甚若夷隸掌鳥言，貉隸掌獸言，庶氏以嘉草攻毒蟲，若族氏掌覆天鳥之巢之類，是何瑣屑之甚，亦豈必盡可用耶？其論春秋王正獲麟，尤極精詳。他書論說尤多。每言六經淵微，不可妄議。漢儒傳註雖未盡聖經微旨，而專門名家各有授受。自宋儒性理之學行，而漢儒之說盡廢，然其中要有不可廢者。蓋公潛心質義，必深竟顛末，務其要不肯苟同於俗如此。為文淵宏博瞻，而意必已出。時翰林以文名者吳文定公寬、李文正公東陽皆傑然妙一世。公稍後出，而實相曹耦。議者謂公於經術為深，故粹然一出於正。晚益精詣，鑄詞發藻，必先秦兩漢為法，在唐亦惟二三名

家耳。宋以下若所不屑。其見諸論撰，莫不典則雅馴，麗質無備。至所得意，不知於古人何如也。惟公之學本欲見之行事，屬以記載為職，周旋於文詞翰墨之間者三十年，未嘗有兵民錢穀之寄。時或因事一見，而其高才卓識亦自有不可得而掩者。弘治末，火師寇邊，上備邊八議。正德初，論時政四事，會去國不果上。今上登極，復進講學親政二篇。其他所著如國猷、如食貨、如儆臯言、如教太子、皆卓然經世遠圖，惜乎不究厥用。晚雖邂逅一查，而適丁時艱，正言危行，幾以身殉。蓋方救過之不及，又奚能有為哉？及今聖天子圖治方切，求賢如不及，而公則既老而逝矣。嗚呼，豈天不欲斯道之行邪？抑人事之罪耶？方正德之初，故老相繼去國，天下事未有所付，而公又以正去，於已則得矣，其如天下何？故有隱忍以就功名者，君子與之然，自今日觀之，果孰多少哉？嗚呼，人臣之義，要當出於正也。

文徵明撰 《甫田集》卷二八



董先生墓銘 許相卿

董先生卒墓有日矣。其子以先生同社僧法聚狀來曰：請誌而銘諸。則謝曰：予固所知。其異能銘。然狀先生者，其有以知先生已夫。予其終請。讀之曰：先生諱漢，字復宗，別號蘿石。其先汴人。始祖武功大夫健，扈宋南來，家於澉浦。後仲真者，遷海寧之錢山。至樂靜翁鑑，配虞氏。先生考妣也。先生世澉戎籍。兄源長，當往役。先生銳身代之，遂復家澉。平居樂義，與善，根器天植。兄累於貧，則割私產讓之。其所知鄒魯，以田來質，遂魯疾革，出券燬焉。卒復經紀其墓。聞高世賢達所在，不計遠近，寒暑投贄納交。見後輩工一辭，厲一行，亟稱屢數，不但已也。人以是多之。然先生生不解俗間作生事，時時獨好歌吟。所遇節序景物，離合欣戚，憤悵慶悼，懷古慨今，一寓之詩。家徒壁立，不以經意。一時名能詩者，吳下沈周、關西孫一元、閩中鄭善夫，皆郵寄廢唱。遇佳風日，放浪湖山，流連親知，嘯咏忘返。好事家往往除館以待。先生紀之

為五館記云。晚造陽明夫子，聞良知之說，幡然改曰：不爾，得稱人乎？悚然就弟子列。時年六十七矣。故所與游者，聲咻色招之。先生但曰：吾從吾所好已爾。更號從吾道人。先生末復究心內典，忽若有悟，喟然歎曰：乃今客得歸矣。於是援匡廬故事，與聚糾諸鄉俗同志結蓮社於海門精廬，遂又號白塔山人。嘉靖甲午某月日卒。塋以是年某月日。配康氏繼莊氏。子男穀鄉舉士女二。孫男鹿鳴、鶴鳴。於戲！先生我丈人行也。忘年友予餘三十年矣。吾見先生始專於詩，遺其家，甚難之。晚志於道，遺其詩，甚愧之。終入於佛，略焉自遺也。予愈益怪之，莫能窺已。觀乎聚之言曰：先生在先叔中殆業參龍，氣相感召，近可遠，大可小，有可無，虛實相因，動靜相體，若有類焉。蓋先生學三變歸於空，而自所謂吾者且見為妄矣。尚安事銘？予將安所銘？無寧試妄求之，亦慙妄應之耶。銘曰：一顆蓬翳，蝶化蟬蛻。吁嗟董翁，墓於是。

蘿石翁傳黃鉅

蘿石翁者不知為何人也。姓董氏諱濬字復宗蘿石其別號也。其先汴人。始祖曰健為宋武功大夫。扈從南渡。家於澈浦。其後曰仲真者遷海寧之錢山。澈浦世肆戎習。其兄源長當往戍蘿石請代之。遂復家澈浦。初學為詩。不解隨俗營生業。獨好吟咏。遇時序之更風物之變。古跡奇蹤。幽岑遠壑。及夫人情世態之可歡可哀。可駭可愕。可慨可慶。一於詩以寓之。家徒四壁。一毫不入於心。時名能詩者。吳下沈周。閩西孫一元。閩中鄭善夫。皆與遊。往來賡倡。遇佳辰輒携親知。蕩舟江湖。拖履雲山。凌危履險。吟嘯忘返。放浪於形骸之外。凡所欲之。或衝風雪。或冒零雨。或乘夜月。雖豺虎交前。鬼魅伺途。衆不能從。亦獨行孤往不顧。吳越好事家每懸榻伺之。乃紀為五館記。平居樂義好施。不計囊橐有無。兄貧則捐已產粥以給之。海寧衛指揮某人因貧不能赴京襲職。竭所有與之。以速其行。所知鄒魯者以田易值。易畢魯疾。

亟出券燬焉。卒復紀其葬。每聞當世之賢人君子所在。不計寒暑遠近。輒投贄納交。見後生工一辭。勵一行。亟稱屢嘆不能已。晚聞陽明先生講良知之說。趨聽數日。乃悔曰。不爾可稱人乎。遂幡然就子弟列。時年六十七矣。舊所與遊聞皆笑之。但曰。吾從吾所好而已。遂更號從吾道人。且讀內典。遂究心釋老。忽若有悟。乃喟然曰。今日客得歸矣。於是援廬山故事。與海門僧法聚者集諸緇俗。結社寺之丈室。又號白塔山人。澈浦廢寺有鍾卧地。俗傳其靈異。乃募資樹樓以登之。甫訖工而疾不起。屬續之日。視日早晚。曰。吾其歸與。又口占一詩曰。我非汚世中者儔。偶來七十七春秋。自知此去無汚染。一道天泉月自流。遂瞑目。其子舉人毅以予與蘿石嘗有一日之雅。乃以九杞山人許台仲所為誌寄王宗範。請予為傳。乃叙而論曰。人各有志。品各不同。其事每不相為。然論世而考德者。必歸一之。其志其為其品始定。若蘿石翁者。始嗜吟詩。習之垂老。晚乃執弟子禮於陽明。



先生之門、欲為儒學、既而又逃釋老、遂以沒世、吾誠不知其何志、何為何品者也。雖然、就其所志而言、則蘿石者實可謂超然斯世、錙銖不入、樂善無求、其賢於人何如哉。

《明文海》卷三九七

楊黼墓誌 李元陽

楊黼、太和蟠溪村人也。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遍。訓誨鄉里子弟、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口絕羶味。工書、善篆籀。人勸其入庠校應舉、必常有獲。笑曰：「性命不理而理外物乎？畢竟何用？」庭前有大桂樹、縛板其上、題曰「桂樓」。日夕偃仰其中、詠歌自得。嘗以方言著竹枝詞數千首、皆發明無極之旨。每出遊、遇林泉會意、輒連留不能去。然以父母在堂、不欲遠離。家雖貧、躬耕數畝、以為養親甘旨、但求親悅、不顧餘也。一日聞蜀有無際大士悟道、因辭親往訪之。半途遇一老僧、問曰：「何往？」曰：「欲訪無際老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但回、遇著某邑。」

衣履者、即是佛也。遂回數日、無所遇。暮夜至家叩門、其母聞聲喜甚、即披衾倒屣出戶、乃向來老僧所言佛狀也。自此知父母是佛、不用遠慕。因竭力以事親、不下桂樓。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編摩皆小篆、作字、研滴既乾、欲下取水、研池已盈、不知其故。自是常然、人以為孝感所致。禿筆盈家、作筆塚於西原、以瘞之、為銘以志、示不忍棄也。父母歿、為傭以營塋。塋畢、入雞足山、棲於羅漢壁之石窟十餘年。壽既八十、子孫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吾明日午時行矣。人見無恙、不之信、以為戲言。時至、誦偈而瞑。家人哭泣既畢、子孫親戚皆在柩前、燈火熒熒、見其自外而入、大笑、自稱名曰：「楊黼先生今日事纔了也。」家人驚呼曰：「爹回來也。」遂不見。蟠溪距城北約二十里、城中親友及素所往來之家、一時皆見其來、言笑如平生、而不知其已入棺一日矣。李子曰：「昔邵康節先生將殯於伊川祖塋、自洛陽舉喪時、司馬溫公、二程、橫渠四先生在送、半途棺墜、蓋底。」

空然無復有康節軀矣。此理何居，豈欲破世儒之執耶。不然，黃帝騎火龍上升，堯巢龍，舜冲舉，非吾儒之祖宗乎。予小子何足以識此，竊因蟠溪先生而有感焉，故為之立傳。

《明文海》卷四一

李子長墓銘

雲松

甘學曰：世道日下，世利交征，挾寸能片長者，罔弗投合於時。黠智守分篤志，尚友於古者，無幾抱真。李子孔脩，子長少從白沙游，飄然鶴思，不伍於世。破廬薄產，蔬食不繼，未嘗作皺眉狀。作詩寫字，不履律於前，自為一家。或觀眺山水間，歸而聞之，見者爭愛而酬之。曰：李子長盡云：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夜不違。近廿年足不越城闕，惟攻周易，城中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云。問出廬戶，則遠近環視，以為奇物。今年病卒，無子。學又曰：惟孔脩有古之林逋、魏野、种放、孺子、雲卿之風，誠皇明一代之高士。於是憲使李子庸、少參王崇教聞學之言，

皆高李子長之風，遺貲以經治其墓。謹按：李孔脩子長，行履世人稱述多過其實，今據其可傳信者如左。李子長有庶母，父沒，母改適民家，誣訟子長沒奪其產。縣官繫鞠之，子長無言，抑迫之輸供，操筆供曰：母告委是情真。縣官疑之，為之覆鞠，得其情，乃知其賢，禮敬之。世人由是誦子長曰：癡漢云。李子長少年輸糧於縣官，縣官異其容止，詢姓名，不答，惟一拱手。縣官叱曰：何物百姓，乃爾拱手耶？呵之退，又再拱手。縣官怒，笞之五，竟無言以出。白沙先生知之，戲之詩曰：如何又兩手，剛被縣官笞。蓋實錄云：李子長少游白沙之門，白沙先生抗節振世之志，子長獨得真傳。若東所張翊、葵山謝祐，皆於師門無玷云。是故子長之詩曰：月明海上開樽酒，花影船頭落釣簑。白沙先生亟稱之曰：後廿年，恐子長無此句云。謝祐之詩曰：活水引龍歸后洞，古松棲鶴上高枝。志嘉遜也。又曰：看花得意流連舞，坐竹隨陰次第移。言自得也。東所之詩曰：人才似實真堪惜，宇宙如家合要扶。



全仁之量也。孔脩於東所葵山為久要云。或問於陳秉常。庸曰：子長廢人有諸？秉常曰：如子長誠廢，則顏子誠愚。蓋秉常與子長同師白沙，故相知信如此。君子以為知言。後學霍韜不能加片言，惟為之銘曰：

嗚呼子長，去矣子長，逝矣子長，後世於何望？古風子長古節，子長逝矣，子長後世於何臧？古貌子長，古心子長，子長逝矣，後世於何坊。

《明文海》卷四一

李孔脩傳

順德縣志

李孔脩者，大良人也。字子長，自號抱真子。僑居廣州之高第街，混迹闖閩，人不識也。張詡識之，則薦孔脩及葉谷。二人于其師陳獻章。獻章曰：陳留市隱，不過陳無已，貴廷堅，市儈耳。雲谷老人李孔脩，非廷實安知吾郡二士？雲谷老不得見，孔脩少年如廷實，非倪首當世人也。往來之便，庶接其論，以信廷實知人善取友。廷實，詡字。於是孔脩往師獻章，獻章亟稱之，名由此益賢。孔脩嘗輸糧于縣，縣令異其容止，問姓名，不答，第拱手。令叱之曰：何物小民，乃拱手耶？再拱手，令怒，答之五竟，無言而出。有庶母，父沒改適，誣孔脩奪其產。縣令鞠之，孔脩操筆置對曰：母言是也。縣令疑焉，徐得其情，乃大禮敬孔脩。由此人皆駭孔脩矣。敝廬薄產，蔬食不繼，未嘗一顰其眉。詩字不履前人，自為戶牖。或觀山水，歸而圖之，見者爭愛而酬之金。曰：子長畫。平居管寧，謂朱子深衣，入夜不違。二十年不入城閭，惟攻周易。城中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聞山廬戶，則遠近圍視，以為奇物云。吳廷舉由縣令歷藩臬，在粵最久，與孔脩為布衣交。兩人高風在，碑埃之表，粵人常道之。此兩人亦相成也。孔脩卒，無



子憲使李中、少恭王崇教經紀其喪。尚書霍維翰、
西樵山西樵人祭社以孔脩配。孔脩貧其性不娶。世
人不慧之事多附之孔脩。然其人可觀矣。霍維翰志其
墓曰。白沙挽節振世之志。惟子長張翊。謝佑不失。以
國子長廢人有諸。陳庸曰。子長誠廢。則顏子誠愚。庸
與子長同師。故相信如此。君子以爲知言。東莞許伯
曾題其墓詩。不見高人李抱真。清風巢許必爲鄰。歲
時伏臘村翁事。芳草凄凄又一春。

《國朝獻徵錄》卷一一四

校記

①詰：《明文海》卷三八七作「詰」。

②下上：右引書作「上下」。

③作生：《雲村集》卷一二作「生作」。

明儒碑傳集卷二十四

李承芳 楊廉 張吉 潘府

蔡清

大理寺副東嶠先生行狀 李承芳

吾兄資稟高生七月以筋盡灰上作土地兩字見蒼蠅
溺糞酒中以杖拯之人問之曰此其地也使其在盤盂
則撻之矣方九歲伯父酒豪公常坐之膝上謂之曰鄉
人孔御史每愛誦衣紫腰金拜彩堂今驗矣兒能如是
乎對曰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兒愛此耳
當是時年十四聞者異之稍長游邑庠先生長者見所
行與言愛且敬之有喇嘛僧進貢經嘉魚數十人晝夜
坐宿縣廳勒索銀米縣官不敢誰何召諸生諭之喇嘛
僧持刀挺亂擊諸生皆逸兄被執欲使跪其主僧兄曰
以遠人而敢於侮王官托進貢而使公家有無益之費
廉饒外勒要官錢違法固如是乎喇嘛僧懼即去之提
學副使苗陽嚴公淫者性嚴刻議論好異試科卷文字

披其卷曰楊文定公解學士不足多也欲使教諸司子
弟兄曰不可吾不能以科舉文字為人師聞者不樂惡
先儒註脚以為破裂聖經聞者皆嫉之矣其言曰夫詩
書者吾道之迹而已矣必得知道者以為之師帥於是
而授人以詩書則詩書於人庶乎其有益也使徒事詩
書亦未為耳古之時此學校也後世亦此學校也古之
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學者為君子今之學者
為小人也豈學校之罪哉予觀近代以來害天下之人
心者莫甚於學官害天下之士習者莫甚於科舉率天
下士類為惡而無所紀極者莫甚於學官必將天下學
官學官一切而廢去之惟天下之守令擇天下有道德
之人以為之於郡邑之內求老師宿儒而為之一鄉之
善士則師其一鄉一國之善士則師其一國凡士子之
所習者六德六行六藝以立其本經書以擴其用而經
書則惟原文而已至於力田畝及錢穀兵甲律令之屬
而皆一一究極之而可施之實用焉守令各詣其所會



之地卑躬盡禮而訪問之其道成德就者則舉之夫舉而用不用則在執天下之政者之責也然士之道成德就者用則行不用則藏之亦不可以在外者為欣戚也有司惟知舉賢才士惟知守道實惟相得之他非所計由郡邑而達之國由國而達之天下斯可矣年三十有七領鄉薦四十一歲登進士西涯先生謂之曰子盍與錢與謙謁閣老徐先生乎兄對曰吾恐張師德之見薄於王旦矣廷試榜出與謙及第兄列名同進士出身拜大理評事三年陞寺副憮然曰權不能救人之死生才不能識時之變正身不能應時之俯仰負此官矣其言曰尚世之達官理得而勢順勢順而事從官則易矣中世之達官迹徇而理窒理窒而事逆無怪其勢之難矣勢同而理同理達而官易惟今時則然也評事之職古之士師也今之所伍諫官也刑可評也事可言也評事之職也今之刑罰也不中時事之得失亦多矣三年之淹亦何所為評事之難為也謂評事之難為若昌黎所

謂丞之難為也夫心與事一則專二則雜專則成雜則敗理固然矣舉官者人也集事者官也官不負人人常負其官人負其官官則廢其事吾見亦多矣即以疾歸予嘗築釣臺於村庄黃公山至是兄奉母太孺人居之徜徉臺上或兄倡而弟和之或弟倡而兄和之歌以侑親觴家固貧窮甚每歲貸食於人雖菜羹麥飯每絕乏了無悔意或勸之復仕曰子素無作官才非敢要譽以薄世也湖西義學十四世祖宗儒所建歲久傾圮與族人修葺之將以教來學者又有六世祖墓見侵於蒲城隣封人予嘗告白沙陳先生先生曰必訟之官兄曰貧者自古無托心之助富者忽然有傾蓋之知予不能忍訟之憲司而華亭韓公謂人家五世祖墓不該修曲歸我李氏予甚愧兄能先事覺微也辛酉之冬十月太孺人卒兄徒步經營塋事冒寒多飢苦竟以枯羸不起為壬戌五月二十二日距其生年景泰庚午才五十有三兄性達見人有飢寒色多少盡與已之帶索暖水無毫

髮後日計較也。成化十四十五年，湖廣既澇復旱，餓死道路者相枕藉，乃作為歌謠數十首，當道聞之，大發賑貸，存活頗多。二十三年及弘治元年大旱，自貸邑人穀百餘斛以贍族人，不能還，既而其人適以輸歲辦物料之京，兄一一償之。兄名承芳，字茂卿，別號東嶠居士。十七世祖名璠，自南唐時居嘉。五世祖名名遠，仕元為譯史。曾祖名煥，洪武間舉西蜀鹽課大使。祖善，教諭叔珙，咸以叙父官，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祖母熊氏，祖母童氏，俱贈太淑人。父阜，號鷗賓，不仕，以兄官贈大理評事。母鄧氏，封太孺人。娶同邑古氏，封孺人。先七年卒。子二人，肇、晟。女三人，曾思進、周夔、袁褒，皆也。繼蕪湖嚴氏一子璠，以卒之年臘月，葬兄於蒲圻烏石湖旁。

《明文海》卷四四〇

明故大理寺副東嶠先生李君墓誌銘 楊循吉

往年予再官禮曹，居京師，大理評事嘉魚李君實為之友。君清介絕俗，不屑事事，與人言未嘗不期於將退。予

別君歸之三年，君果遽以病謝官去。時其弟鄉貢進士世卿方築釣臺於黃公之山而不出，遂從居焉。君歿既葬，未有銘。世卿求君之遊於門者吏部侍郎王公，將為之銘。公在疚，以屬予，敢書其一二大者以為叙，而後銘。君諱承芳，字茂卿。五世祖遠，為譯史。曾祖煥，仕洪武中為四川鹽課大使。祖善，珙縣教諭。皆皇贈都察院副都御史。父阜，贈大理寺評事。君自幼穎敏，強於學，出言論即侃侃驚人。其後通經史，泛及百家，為文章典贍有法，遂知名荆楚間。年三十有七，領鄉薦。四十一登進士第，既授官，素貧，無鮮衣良馬，儉約如儒生時。性高曠，不喜羈束。旦日入寺，習唯諾趨走，退據案執筆署衙尾。還邸破屋寒冽，煮蔬飯糲，或出逐人事，無少休。用是無一日快意。其歸計遂決。嘗謂予曰：吾得俸錢足三十緡，可津而南矣。居三年，陞副於右寺，志少就乃老。君平生讀經書，每謂聖言簡大，後世訓詁繁支，牽合不繫於道，道由是益翳，遂奮然著論斥其非，往往見於述作間。聞者羣



儒藏

明儒碑傳集 卷二四

三六九

訶衆詆至大罵君不為改。惟一二好古者信其言以為然。然君以是取譏亦以是自立。真有志力人也。歸五年。屢空兄弟相對談心焉。弘治壬戌五月二十二日君卒。年五十三。前配孺人石氏。生男二人。長曰榮。次曰榮。女三人。婿曾思進。周夔。袁褒。後配嚴氏。一男曰環。世卿以卒之年。鵬月。墓君於蒲圻烏石湖之旁。明年始克治銘事。將啟其前而納焉。墓速不得備物。權於禮也。君天性孝友。與人交尤篤信義。其論治道以教化為本。立論高古。非拘拘者。而世卿蹈奇節尤甚。至是實以其二子來。其名曰李整。李教。蓋浮江千里。其一家之樹誼若此。銘曰。

可尚也已。繫斯人之賢兮。既顯兮。維時治平。有邱而掩兮。吁嗟先生。

《明文海》卷四四二

李評事傳 石琚

李承芳字茂卿。湖廣嘉魚人也。與弟承基俱好古博學。

有名。每慕陳白沙公甫。不遠千里。攀涉嶺海。往從之游。既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非其志。居二歲。以病乞歸。親力耕播。與漁父牧豎樂數晨夕。或過客訪之。便簞笠相見。又數歲卒。承芳心貌並古。為歌詩亦奇麗。議論古今人物。每不主故常。務在與世抗。遂短詣朱子註疏。以為拘縛後學。至詆為罪人。又性頗耽佛。嘗與客登西山。逢路僧設供。便解帶與之。近行怪也。至其居家清素。與朋友交誠懇不阿。言動佩服。任真簡古。過人甚遠。獨疾末俗妍媸。矯枉過直云。

《明文海》卷三九七

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恪楊公奏行

狀

孫存

公諱廉字方震姓楊氏號月湖一號畏軒世家豫章之豐城曾祖諱德義祖諱行素累贈南京禮部尚書父諱崇號復菴仕終永州知府累贈南京禮部尚書母劉氏累贈夫人公幼穎悟絕倫書過目即了大義復菴公嘗學於康齋先生之高弟彭九韶其在桂林楊公就學不令作無益詩文與見異端書每令熟讀小學大學論孟中庸故公之學得於性理者自家庭始長游邑庠人咸器之成化丁酉舉鄉試第一戊戌下第築室城南授徒講學復菴大書時習二字題其堂以示警丙午修縣志成丁未魁會試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謝病家居庚戌除南京戶科給事中奏行後湖查冊法與部參伍籍究根源弊盡革辛亥秋地震劾用事大臣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猷日講大學衍義時論建之兵部議洪武永樂年間黃冊公奏彼年黃冊不全暴之天下吏緣爲奸但實查軍匠根源冊之祖也乞添造冊庫使稀架薄堆以便揭查曉諒制曰可壬子秋上六事一經筵停罷時月令講官更直以俟召問二詔用言事講官不當限科道

拘年月三治蘇浙水患停織造四取恬退林下之人曾經薦舉者五刪法司條例六災異策免大臣未總言凡大政宜召大臣面議科道官隨入駁正癸丑夏論吏部尚書王恕被誣朝廷宜斥遠讒邪優禮大臣且言公卿中不可無恕冬丁劉夫人憂丙辰復除刑科冬上章請祠祀文清公薛瑄及取讀書錄貯園學以教諸生刊布天下有旨准行丁巳春上章論經筵日講爲格心之學宜以一舉十寒爲戒戊午春改南京兵科便迎養復菴公不欲往乃移祿歸養冬兩上章論黜陟謂布政使周瑛按察使周孟中僉事王鴻儒知府張吉知州王雲鳳俱政績有聲宜照天順例賜楮幣宴禮部破格陞擢以收才望己未春應詔陳四事其二事申明日講衍義刪正條例前議其三均節力役謂濟寧沛縣之間宜增立夫版四申明祀典謂宋儒周程張朱從祀之位宜居漢唐諸人之上夏上章論獄事乞叙復楊茂元盛應期秋西北有警陳言邊務三事冬關里災上章謂宜起廟宇一新更立木主以革夷教及大成二字譬喻之語於謚法不合庚申夏上章乞蚤用周瑛劉元劉大夏謝鐸林俊曹璘秋大同有警陳言六事尋陞南京光祿寺少卿

周程張朱
楊茂元
盛應期
劉元
劉大夏
謝鐸
林俊
曹璘

書張天棋監司竹監家不食筭十二字於屏。辛酉秋入賀千秋節。陳言輔導元良。謂皇太子講讀須先大學次論孟而後及中庸尚書。屬對作文非帝王之學。其於格致誠正之功有妨。乞於翰林官條選其年齒最少性行端謹者二三人日與皇太子遊處。爲傳德保身之助。甲子秋主浙江鄉試得人最多。丙寅再乞休未允。丁卯春陞南京太僕少卿。已巳春復舊君卒。赴京領助祭。乞致仕。吏部以學行奏留。辛未秋釋服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冬陞順天府尹。嘗書公移簿曰。爾當時在病州縣。取民無制。不恤民隱。每疾周恤如轉永熙立法之善。今當局請看如何。又書晉陶侃唐劉宴事於壁。扁公署後堂曰希包。爲文記之。癸酉咸寧侯仇鉞太監張永都督白玉相繼奉命出征。車輛銀動以數千兩。公以水旱蝗災不派於民。止借大興遞運所餘銀供之。仍奏免派補緩急以濟。而民莫知爲之者。又奏免夏稅一萬七千餘石。令農民改換者納銀備賑。請託亦因以已。凡值鄉會二試。革舖戶和買之害。免器皿借辦之擾。皆官給之。凡徵稅則例鄉飲儀節悉加裁定。工部題准天下吏農所納銀兩類解本部補作正德八年原派物料。公連解

補之。後清寧宮災。遂變初議。盡取前銀以給。造惟順天得免。本府收開例等銀一十二萬兩。舊復拜過轉解。公立法銀非五十兩之外不得作二錠。類解之時。但積算見數而已。甲戌春應詔極言。主上當一於主敬以脩人事。以弭天變。奏入留中。各屬歲辦無定額。公作底簿。弊無所容。昌平縣歲辦不前。奏欲陞州。轄密雲順義懷柔三縣。三縣復奏不堪。事下公議。乃均車輛十分之四於三縣。使不致偏重。釐各官馬夫之銀於均徭。使不得多取。定陵戶貧富撥補之法。使不得影射。俱著於令。乙亥春。畫太極圖於府庠北壁。且著太極圖記以迪諸生。陞南京禮部右侍郎。秋。地震。上章言上下交修之道。又論太廟祭祀。已卯春。上章論巡幸。署南京工部。事繁雜。著令官舉要一卷。冬。聖駕幸南京。有旨百官並戎服。公奏諸臣僚冠服宜如朝儀。更請謁太廟。俱從之。自亥至巳。凡五乞休。俱奉溫旨勉留。今上登極。用廷臣薦陞南京禮部尚書。進太學衍義節略。上以忠愛答之。是歲再乞休。雖優旨未允。眷注方隆。而公引年益力。上曰。卿才行老成。譽望素著。新政之初。方膺委任。累疏乞休。情辭懇切。特允所請。寫勅給驛還鄉。有司月給米三石。歲



撥人夫四名應用。茲歸其願神保和以茂膺壽考。著書樂道以潤色太平。公感激泣下。歸乃扇其牖曰。願保堂杜門謝事。惟讀書教子而已。居官及懸車。終日手不釋卷。嘗問晦菴劉公語人曰。在仕途肯讀書究理。惟楊方震蔡介夫耳。見素林公薦公堪以輔導東官。舉人劉君教謂公在諫垣。章奏剴切。南科年來重如九鼎。大呂以有公也。林希元謂公之學門戶自程朱淵源。自六經權衡百氏。低昂漢唐。今溪嚴公謂公真積實踐而不事文具。潛心當世之務而不爲空言。高吾陳公謂公天分極高。雖於書無所不讀。然居敬窮理。精思力踐。則惟程朱之學爲準。故發於詩文。因肆辯博。充然有餘。莊嚴簡勁。確乎不惑。河東之後惟先生焉。間齋汪公謂公爲伊洛之學。居敬窮理。老而弗懈。爲文章必根於六經。而多所自得。於天下事靡不究心。生民利害之源。吏治得失之故。制禮作樂之要。律曆算數之贖。具有本末。東山劉公謂公詩文非但筆力追古作。而議論皆有本源。有關名教。自當名家。皆確論也。公天性孝友。事親以養志爲孝。待弟姪如手足。於伯兄寬齋友愛尤篤。家居終日。萃聚坐話。多至夜分。祁寒盛暑不輟也。雅尚恬靜。不逐時好。位

升八座。淡朴如韋布時。素不嗜酒。對客亦微醺而罷。自處雖剛肅。望之凜然。及至接人。則從容和氣。無少長皆使可親就。人在患難中者。尤加關懷。癸丑大札。有舉子旅白下者。數病。公朝夕往視。及不藥。具衣棺殯斂如禮。其子姓世講不忘。與人講學。旁引曲證。務令得聖賢指歸。初爲詩文。出入古名家。久之自成機軸。鄉舉後。四書五經之外。雖諸子百家。無不折衷其說。而一意程朱之書。晝讀夜思。至忘寢食。少未安。反復根求。必至於是而後已。大要以敬爲主。直欲體之身心而見之行事焉。迨尹京兆。灾傷洊至。民不聊生。人咸爲公難之。公左提右挈。纖悉畢舉。其所罷行不獨可以濟畿內一時之急。實可以布之久遠焉者。癸酉冬。存北上。陽明王先生附書抵公。稱爲君子有用之學者。以此。平生著述有月湖稿七卷。奏議劄記。家規。新增伊洛淵源錄。先天後天圖學考證。太極圖纂要。分類程氏遺書外書。二程年表。西銘旁通。三極經世啓鑰。象山語類。洪範纂要。深衣纂要。大學衍義節略一卷。類有發明於志道者。皇明名臣言行錄。皇明理學名臣言行錄各一部。皆有補於據德者。禮樂書選註。風雅源流。唐詩詠史絕句。白沙定山詩星略。算



學發明、綴算舉例、醫學舉要、明醫錄各一卷、皆有裨於游藝者。嘉靖甲申九月、存自贛奔先人雙泉君喪、謁公表墓時、已病、猶力爲之。其表曰、有木有末、政教兼舉。又曰、惟知正己、不爲詭隨。其所許者、皆所自得者也。亦徵其雖病而神定矣。明年乙酉春正月、存復有所請、公答之刺、末自謂病作甚、不能作書、至亮之二字則若筆敗、然此殆絕筆也。存得之、悲公且不作矣。三月、公疾劇、寬齋亦病、猶問慰不輟。迨寬齋卒、公不食不言者已五日、公家子畋等不令知之。忽有聞、遂淚下、痛呼諸子亟往治其喪禮、謂吾尚無恙也。越十有三日、畋等泣請後事、乃徐言曰、汝輩讀書修行、毋玷前人、沒後恤典、自有聖制、公論在。行狀託孫性甫、銘表請於羅整菴、費驚湖也。言訖而逝。距生景泰八年八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四。是日黃霧四塞、人異之。高吾公方巡撫江西、與御史蔡公鉞具以訃聞。上悼痛、遣工部司務范廷儀營葬、命江西布政司右叅政馮公訓諭祭二壇、贈太子少保、諡文恪。

《國朝獻徵錄》卷三六

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諡文恪月湖先生楊公墓誌銘 羅欽順

國朝士夫留心理學者、蓋往往有之。以余所聞、若河津薛文清公、崇仁吳聘君、安仁胡敬齋、所見若蘭溪章文懿公、晉江蔡虛齋、豐城楊文恪公、則君子之論皆無間然者也。文恪公之學、開端用力、得之其父復菴先生。復菴師胡先生九韶、胡之師即聘君也。淵源固有所自。若夫旁搜博取、窮深反約、則公所自得爲多。其平居之應酬、立朝之議論、篇章之著述、政事之敷施、大抵自其學術中出、可謂名實相副者矣。乃今已矣。公諱廉、字方震、號月湖、一號畏軒、姓楊氏、世家豐城邑中。曾祖諱德義、祖諱行素、父諱崇仕、終永州知府、復菴其號也。以公貴、祖父俱贈南京禮部尚書。祖妣某氏、妣劉氏、俱贈夫人。公自幼穎悟過人。成化丁酉、以邑庠生中鄉試第一。丁未會試第三、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庶吉士。移疾家居。庚戌、授南京戶科給事中。丙辰、內艱。服闋、改刑科。

戊午，以便養請改南京兵科。初管後湖黃冊，即奏行清查法，請與戶部委官各行回報，以相參對。由是所查戶籍無弗實者。兵部議勝洪武永樂年間冊，公奏言年遠冊或不完，暴之天下，姦且日滋，非便。然遠年之冊，誠戶籍根源，宜添造冊庫，稀架薄堆，以便揭查，晒涼從之。公志切匡時，以經筵講學為出治之本，疏每上，必懇懇致意。嘗因地震劾奏用事大臣，首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戩宜備日講，講讀書宜用大學衍義，時論題之。吏部尚書王恕被讒，力言公卿中不可無恕，所宜優禮。請斥遠讒邪，無為所惑。楊茂元、盛應期因事獲譴，亟奏乞叙復。他所論薦如周瑛、周孟中、王鴻儒、張吉、王雲鳳、劉元、劉大夏、謝鐸、林俊、曹璘等，皆有時名。屢上時政便宜凡十數事，又兩因邊鎮有警，陳言備禦數事。朝廷采用幾盡。又嘗論宋儒周程張朱從祀之位，宜右漢唐諸儒。又因闕里重新，請更立木主，以革俗陋。偶未及用，識者惜之。庚申，陞南京光祿少卿。嘗入賀千秋節，陳言輔

道元辰，其說尤備。間考瀟湘鄉試，得士為多。丁卯，陞南京太僕少卿。俄遭外艱，服除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前此軍民投狀或寢不行，公謂政主於通，不宜任情行止，悉分送所司，仍存其底備考。壬申冬，陞順天府尹。北人犯邊，命將出師者再，所須車輛約費銀數千兩，公以水旱連年，根本宜慮，力言於兵部，移大興通運所餘銀以給之。仍奏免派補。又奏免夏稅一萬七千餘石，又令農民改撥者量入皆為賑濟備，民甚賴之。慮各屬巧取民財，每歲辦創作底簿，具載其都數，撒數使上下通曉，無能為要。凡徵稅則例，鄉飲儀節，悉加裁定。遇鄉會二試，所需悉從官給，盡革和買借辦之擾。府收例銀前後幾二十萬，公立法簡而有制，類皆妥便，且絕侵欺。昌平縣以歲辦不前，奏准陞州，請轄密雲、順義、懷柔三縣。三縣復奏不堪，事下公議，乃均車輛十之六於三縣，使州無偏重。廢各官馬夫銀於均徭，使不得多取。定陵戶貧富撥補之法，使不得影射。皆著為令。公名素高，人或疑其



用及是見其施設優裕計皆經久相與信服翕然乙亥春陞南京禮部右侍郎疏論交修論廟祀論巡遊語皆切至駕臨舊都即奏言臣僚冠服當如朝儀又請太廟皆得俞旨今上登極用廷薦陞尚書首進大學衍義節畧有旨褒答又申論大禮以堅上意諸卿佐皆附名焉前後凡八疏乞休癸未春求去益力上察其情詞懇切特允所請賜勅給驛月廩與夫皆從優典公歸則取勅中語扁其堂曰顧保杜門却掃縉紳益歸重焉乙酉三月十三日以疾卒於正寢其生景泰壬申八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四巡撫都御史陳公洪謨以聞上嗟悼贈太子少保賜諡文恪遣官諭祭者再并治塋域以丙戌十二月二十二日塋邑東銅湖之原東向公配贈夫人陳氏前卒至是遷祔子男三長畋邑庠生次汝峽州判官俱貳室程出次汝邑庠生女一適國子生丁森俱貳室黃出孫男一女四公事親篤於養志間嘗移祿以具甘旨其自奉益甚薄也故事伯父友愛諸弟姪始終無

間清約嚴重望之凜然就之則言溫氣和有足感發人者愛人好士一出於誠意士有同郡者數輩病於逆旅日往存問或不祿殯殮皆親往之自初下第歸及仕且顯從遊者日益衆每欣然為之講說旁引曲證務令得聖賢指歸乃已平生所著有文集六十卷劄記三卷奏議四卷家規一卷皆其精華所述有新增伊洛淵源錄先天後天圖學考證太極圖纂要分類程氏遺書二程年表西銘旁通皇極經世啟蒙象山語類洪範纂要禮樂書皇朝名臣言行錄皇朝理學名臣言行錄選註風雅源流唐詩詠史絕句白沙定山詩星畧纂學發明綴纂舉例醫學舉要名醫錄凡二十餘種初公疾且甚遺言諸子銘我必羅整菴及卜筮得日甚迫至是其季汝始克以公命來告欽順於公有世弊交久逾厚其敢以淺陋弗稱辭行狀乃公門人孫荊州存所述既詳且信是誠得所據矣惜不能盡書也銘曰

學以為己惟明與誠惟聖有謨詒我法程明必無疑

誠必無偽。仰止聖賢。庶幾可止。卓哉文恪。博極羣書。既探其蘊。爰握其樞。篤信力行。隱顯一視。有煜其光。文章政事。事君惟敬。非道弗陳。臨民惟簡。大小歸仁。典禮留都。公則既老。疇不知公。用公不早。平生著述。其書滿家。衛道之嚴。毫釐敢差。生為醇儒。沒承顯謚。立室有銘。徵於百世。

《明文海》卷四四二

貴州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張公吉神道碑

楊廉

正德戊寅九月甲寅。貴州左布政使張公卒於里第。其子俱以是年冬十二月乙酉。既奉聚大事。復自爲狀。并以書抵南京。屬廉楊諸神道之碑。竊謂此學自宋儒大明之後。浸至于今。中間或顯或晦。然顯之日。恒少而晦之日。恒多。有志於斯道者。可勝歎耶。近年如吾兄修潛心篤志。惟日孳孳。以至於老。斯人豈易得哉。公生有美質。四五歲聞父母之命。即不敢違。謂之故事。輒記不忘。比長。耻同流俗。信吉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簞食。以資授經。悉謂士當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造如此。豈聖人之言。亦有當去取者耶。遂歸而屏絕人事。力購諸經。及宋儒諸書。讀之。既見大意。喟然歎曰。道在是矣。於是益自奮厲。以窮理致知爲務。體之於身。驗之於心。朝斯夕斯。略無懈情。在庠序。爲異已者所嫉。惟牧諭鄭重光爲之延譽。提學夏止軒。實常舉以屬諸生。成化丁酉。魁鄉薦。辛丑。登進士。明年。除工部管繕司主事。搜訪宿弊。滌而新之。時左道李孜省致位禮部侍郎。妖侶繼曉以符水進。乙巳元日。星限有聲。詣求直。

言公上疏勸親賢國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頃劾二
人之罪。疏入。其黨搆撫公過不可得。踰月。詔吏部尚
書尹公旻遠貶景東通判。時迫速甚急。故舊無送者。
所携圖書數卷。僅僕數人而已。景東處西南極邊。其
民鄙戾。土官陶氏世握郡章。一仍其俗。公至。下令率
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民以事至庭。諄諄曉諭。使
歸相告語。有不法者。亦必薄示其罰。約無再犯。陶始
見公空囊。且無室家。謀爲置妾。不聽。以銀器數事爲
饋。一無所受。已而遣子榮來學。榮聞教。即能書事其
父。遇母忌日。或強以酒肉。即走避之。夷民由是信服。
漸知中州之化。地僻乏書。手錄諸經。葺齋舍。討論其
中。取聖賢教人修身爲己之要。慎獨窮理。改過求仁。
作爲四箴。真座右自勵。在郡四年。檄走豪理。咸是者
半之。孝廟御極。覃恩轉肇慶同知。肇慶富者。括下
流頻年苦澇。公相其地。曰。是可以隄。同列不以爲異。
公獨以身任之。發民就役。皆不令而集。隄亘三縣。當
水暴漲。則乘小舟以視。衆莫測其至。嘗夜雨不止。憂
形於色。坐以待旦。經營勞瘁。歷三載而後成。復爲實
以殺衝決之勢。民至今以公姓姓實。以公號號隄。庚
戌。孝廟追念母后。欲推恩所自。特遣使咨訪。時省

冒椒房親者。公躬詣其地。得其實。以聞。辛亥。都御史
秦公紱爲總兵柳某所誣。逮赴詔獄。公爲瓊曲直。秦
卒得白。壬子。進表闕下。吏部尚書王公恕素知公。部
見待以殊禮。欲處以提學之職。公力辭之。癸丑。轉梧
州知府。梧州乃兩廣鎮巡開府建節之地。諸司受約。
束而至者。輪蹄交錯。殆無虛日。供帳館穀。不勝其繁。
民多四徙。不樂土著。公至。凡百節損。先是椎鹽之利。
盡歸于守。至是出以佐費。復推其餘修壇壝。廣學舍。
凡不均之俗。皆釐正之。於是民之徙者。舉相率而歸
矣。暇日躬課諸生。爲講說聖賢大學之道。使人知所
省觀。尤嚴於丁祭。廟樂崩壞。書是樂師呂應麟聚諸
生習之。至於將事。卜牲之外。微而菹韭。皆一一循視。
觀者悚然生敬。戊申。考績入京。凡贊見當路。惟所刻
先儒學範。聯庵詩略等書。尤謹於投刺。如一時所尚
細書稱謂。皆恥爲之。其見忤於人亦多。坐此。庚申。轉
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申教令。嚴武備。察奸吏。擇
將領。次第兼舉。推誠御下。其教士以射則懸金爲的。
中者與之。又以意創鴛鴦鏡。偏架弩。倣神世衛教射。
青澗反韓世忠製元敵弓之法。府公於賊深求其故。
以所轄沿江山川盤結。林木蒙翳。或扼要害。或縱斧



斥以爲其藏伏之所。又以賊恃藥弩中者必死，厚募許藥，多置換牌，里實間謀，邀截出入。又以府江東西二賊相爲犄角，而東賊悍尤甚，遂併力於東。數月之間，斬獲甚衆。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賊府江以寧。癸亥，考績入京，有更張公法者，賊復乘時而起，鎮巡以聞，詔促還任。孝廟賓天，今上嗣位，值北虜孔熾，餘陳便宜上之。時有旨下，廣西取弩手及弩，復上疏進正心之說，會與地方用事大臣不合，引疾求去，未允。正德改元，轉本司按察使。明年，轉山東右布政使。時吏部尚書許公進知公，每過巡撫，具缺輒以公名上之。雖中旨屢震，而所請益力。或曰：「非善處公也。」許公曰：「某賢而海吾畫吾之職耳。」已已，轉廣西左布政使。二月，發濟南舟中讀象山語錄，作陸學訂疑。會召馳驛還京，將處以重任，竟爲逆瑾所沮。先是瑾作成福，惡公不屈節，求賂復不與，常以語人。希瑾意者，嗾布政使車某誣以非罪，又權璫修築，需鈔之怨，錮兩官，除兩浙鹽運使。瑾伏誅，會吏部尚書楊公一清初柄用，欲收人望，轉公河南叅政，復更廣西。壬申，轉湖廣按察使。癸酉，轉貴州左布政使。未赴，與疾歸第，丐休。楊公終不舍公，復奏病痊起用，而公竟不出。

吳公深沈不露，天下之人不能盡知。其有知之，信之必篤。其在景東，妻郎中某薦之爲知府，爲副使，抑御史閔公珪、郡公廷瓚、劉公大夏薦之。丘御史天祐薦之。劉公復舉以自代。數年家居，張御史叔安、范御史恪復薦之。公諱吉，字克修，號翼齊，一曰占城。世爲餘干人。曾祖諱復新，祖諱逸安。父諱時吳，贈中憲大夫。母舒氏，贈恭人。公事中憲公，舒恭人。汕汕翼翼，丁外內艱，衰毀踰節，葬祭一稽古禮。兄躁急，委曲承順，嘗謂禮之大體有四：其冠婚喪三者可守，惟祭禮熟用斟酌。其行於家最爲精當，鄉里化之。居常無甚異，及變故之來，利害之際，則惟義是從，無所疑悔。家常飲食，過二味必徹其一。所御布袍，雖系經游綴，弗棄也。戒諸子一以節儉訓之。書先小學四書，而後諸經，謂學者不讀五經，鳴事便覺至礙。至於隱年就試，大爲不可以時方進取，乃爾則他日事君可知矣。居官三十三年，在朝僅僅二載。兩罹貶逐，久處漳鄉，皆人所不堪者。蚤歲微偏於剛，中年克養弘裕，病且革，每旦必正衣冠端坐，倦則隱几假寐。愛君憂國之心，老而彌篤。未終前三日，聞隣有自北還者，猶力疾詢求興所在。將瞑目，不能言，復牽故衣以示當易，易畢而

逝。生於景泰辛未正月壬子。至是享年六十有八矣。所著述有古城集、貞觀小斷、若佛學論、陸學訂疑、皆是也。常擇取胡敬齋居仁居業錄集之謂之要語。

《國朝獻徵錄》卷一〇三

太常寺少卿潘府傳

實錄

太常寺少卿潘府、浙江上虞人。以進士仕。至提學副使、乞終養、遂不起。後以薦陞太僕寺少卿、改太常寺少卿致仕。嘉靖五年六月卒。府性至孝、嘗廬請行三年之喪。又上聖學淵源、中興治要諸疏。居家有萬行、好著述、鄉評重之。巡按御史潘敏為請乞祭葬、禮部復言四品文臣例有祭無葬。上以府孝行可嘉、特令有司量與營葬。

《國朝獻徵錄》卷七〇

中順大夫南京國子祭酒晉江虛齋蔡先生清

墓碑

林俊

虛齋蔡提學按察副使歸晉江也。上起以為國子祭酒、居之南京。命未至卒。正德戊辰十二月二十三日也。噫、今亡矣。先生諱清、字介夫。蔡出惠安、東林舊望。逮處士惠還晉江、傳貢士祥、傳潤、傳封、積勲主事。翁允元、傳先生、孱脆骨立、而警悟絕人。髮就總、盡屈

其師。裏糧數百里、從三山林憲副批學易、得其肯綮。成化丁酉發解首。又三年取進士、以疾在告。起為祠祭主事、改積勲主事、轉驗封署員外郎。王安人喪既除、復主客署員外郎、轉為南京文選郎中。既乞終養、久之、即家拜江西提學副使。未幾、乞致其仕。疑重端、永、探養力專、而進取之念故畧。初友甯永貞、孫九峯、拜何叔丘、願為弟子。既又友儲殖庵、楊月湖。好古獨信、貞風淵軌、使人躁息妄消。嘗曰、吾始念一靜字、既又念一虛字、自覺安便不費力。又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聖賢言語熟復深玩、則舊去新來、日改而月以化。又曰、前輩何嘗不教人舉業、義理充拓、發由中之蘊、撰括以時文之式、自然神采動人、奚必搜奇索隱、取難字為工。官閒無見措施、而易有精詣、學子請益、所至屢恒滿、官所恒數百人。泉之易貨出指授、一方文物之盛實始焉。先生不謂無其時、無其命、雖未盡儒者之用、有教人數世之澤。祠先生、泉人之意也。先生天性孝友、心盡而力逾勤。四世之葬未懷、改遷以為魄之慰。先晉安驛丞鄭者、子先生舅之子、翰以去、舅竟神主無依。先生徂求、得之蕭山、則鄭已有子業、歸翰、翰卒收其骨、挈其子以還。其他總功強近葬。



無歸時其衣食家室。凡教人詩文自立氣格而論以理勝。所著易蒙引三十八卷、四書蒙引四十卷、河洛私見一卷、通鑑隨筆一卷、虛齋稿若干卷。生景泰癸酉六月十有八日、壽五十六。

南京國子祭酒蔡公傳畧

蔡清飭躬砥行、不愧影余。其學以六經為正宗、四書為嫡傳、求四儒為真派。生平精力盡在於此、摩擬闡解、學者宗之、稱曰虛齋先生。成化丁酉登鄉薦、首榜、辛丑進士、授禮部主事。冢宰王公忽重其學行、奏改吏部主事。時庶吉士鄒智謫嶺南、先生以詩送之、為時所重。丁母憂、服闋補禮部員外、陞南京吏部郎中。尋乞終養。正德改元、朝廷卽其家拜江西提學副使。既至、以德行道義教學者、而時時激勸之。後因執禮忤寧撫人遂引疾致仕。歸數月、復以南京國子監祭酒起之。甫命下而病終于家。著有易經、四書蒙引、太極圖密箴、文集。世廟嗣賓、閱其易說、亟加獎借、特命頒行、纂列姓名于理學名臣錄中。先經舉入鄉賢、繼奉賜特祀、謚文莊。

以上二文并見《國朝獻徵錄》卷七四

校記

①《熊峰集》卷一〇所載原文於「矯枉過直云」下尚有

大段文字，可參考。

②《見素集》卷一八於「肯綮」下多「以盡」二字。

③據右引書「解首」下有脫句。

明儒碑傳集卷二十五

林俊 丁璣 林啓

編年紀畧

雲莊公諱俊字待用號見素晚號雲莊父諱朝字元旭以字行號菊莊晚號聯桂逸老林之先自殷少師賜姓迨唐邵州刺史謚忠烈蘊公爲始祖傳至宋宗正寺簿公應成與子知縣棟同登咸淳進士棟生瑞安知州登延祐進士諱罔孫罔孫子師說仙遊縣尉公五世祖也高祖諱圭號三復明經寧國教諭爲名師儒六典文衡三脩國史曾祖諱豫隱德弗仕祖諱宗登正統甲子賢書授新陽學正陞揚州教授亦名師儒以母老疏乞致養是生菊莊公孝友端慎配黃氏夢三神人凌空飛繞中一人手一卷授之而姓公以景泰壬申年二月十一日乙亥午時生於聯桂里喜雀集鳴祥光騰耀公生秀朗玉潤顏敏異常甫離襁褓即知孝敬年五歲隨母歸

寧食外祖母有乳餅圓如月客試曰恰似吞皓月對曰何不掛青天識者奇之讀書里塾九歲作聯字對十三歲即善屬文詞成化二年丙戌公年十五郡守岳蒙泉異之謂大父教授公曰是孫不作先生官矣四年戊子公年十七祖敬齋病亟大母欲爲之娶辭明年大母又病亟強之娶公以祖喪未大祥固辭不肯六年戊寅補郡庠生七年辛卯公年二十娶方夫人知府鯉曾孫十三年丁酉公年二十六福建鄉試中式二十三名明年戊戌會試中式三十一名殿試第二甲二十七名賜進士出身觀刑部政己亥二月選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治獄平恕十月伯子達生十八年壬寅正月秩滿三載教進階承德郎封父菊莊公如其官母黃配方俱安人與白沙陳獻章講明理學獻章取至京師久未有所處公薦之尹冢宰旻旻爲具題尋有檢討之命二十年甲辰公年三十二六月陞本部四川司署貢外郎事奉事太監梁方引妖僧繼曉以秘術得幸爲蓋大鎮國永昌



藏

寺九月二十日、上扶植國本疏、請斬繼曉并方。言令內而大臣、次而百官、以及閭巷小夫、亦皆欲食梁方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於陛下、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臣誠不畏死、惟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疏入、憲廟大怒、詔下錦衣獄。翼日、宣加刑。後府經歷張敬疏救、並下獄。十月初二日、有旨不必擬罪、打三十、送吏部調邊方州判官去。初三日、降除姚安軍民府姚州判官、人擬之鳴鳳朝陽、繪圖列贊、繫於都門。三原王端毅公恕疏救。二十一年乙巳元日、星變上悟、命復舊職。南京營事、添注南京刑部貴州司。十一月至南京、計日分程、率以數刻理刑名、數刻溫舊業、總博舊書、深極造詣。下至裨官小說、靡不總貫條析。二十三年丁未、憲宗崩、孝宗嗣位、學士楊守陳、太學士劉吉、進士李文祥等疏薦。明年戊申、改元弘治正月、注雲南提刑按察司副使。十一月至雲南、開御史姜綰等與守備內監蔣琮訐奏、上全大體、以召太和疏已酉、又上親下師古、舉賢明義、脩文存禮、

養恥與諫、立信、議禮、正法、實錄、有過十四事、為不相知者停罷、分巡金滄道。玄化有活佛、歲時遠近男女會集、爭以金泥其面、盜因以起、命焚之、范其金、并大珠解京、毀各屬淫祠三百六十餘區。城趙州、作下關橋。後一十許年、民立生祠。尚書劉信以按察使薦、都御史童軒以都御史薦。監雲南鄉試。孟密累罕弄凌其主木邦、侵地不已。干厓刀帕愈奪其姪印。公撫孟密、且行曰、撫干厓、以先聲動之。愈果送印出罕、累弄納款。諸夷咸服。立隴川州學。三年庚戌、推湖廣按察使。督府經歷周廣榮薦不宜久淹外任。四年辛亥、公年四十、陞本司按察使。明年朝覲京師、道改湖廣按察使。以前察使不任繁劇、更賢用公。未幾、推榆林都御史。七年甲寅、湖廣河南大雨雪、公上封事、言由政刑失中、外戚驕恣、小人禍君子、營造王府制度過侈所致。十二月、次子適生。八年乙卯秋、監湖廣鄉試。十二月、朝覲京師。九年丙辰、公年四十五、推江西右布政使、陝西左布政使。七月、疏致按察使事、



不待報而行。撫按疏請得旨准暫回原籍養病不爲例。過蘄州謁祖敬齋公祠。九月抵家野服見客。堊伯父靜守公營菴莊公壽藏十年丁巳公年四十六正月寓屋墩七月寓城東草堂。巡按御史朱文主事潘府教諭周成南北科道葉蘭等交薦。十一年戊午公年四十七尋祖宗簿知縣縣尉公墓於常泰里修之給事中叢蘭等以星變會薦有旨病痊起用陞廣東右布政使辭。十二年己未甫大旱公率衆爲禱爲畫荒政鄉人賴焉。十三年庚申年四十九起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敕提督巡江兼管操江時火篩犯邊公乃強起十月至南京號令嚴肅營務一新而正身率物與張簡肅公數華林文安公瀚楊邃菴公一清並名清約稱四君子十四年辛酉公年五十兩乞致仕不許推戶部侍郎又推南京刑部侍郎陝西地震水涌歷考古災變之應與時政之失以上末及華封之祝后妃之德時儲嗣未廣內戚專擅故疏及云評事張廷薦公與謝鐸楊一清宜居輔導

壬戌推禮戶二部侍郎聞東宮少出閣讀書上錄正人以端國本疏薦侍郎謝鐸少卿儲璫楊廉副使曹時中可居宮僚處士劉閔可布衣入侍七月大風拔木揚沙上災變疏上薦賢自代懇乞致仕申乞致仕凡三疏不允十月江西盜起會推風力大臣巡視降勅云朕以爾素有風力才望不畏疆禦特命巡視事聽便宜處置十二月到江西十六年癸亥公年五十一會處地方興革事宜行社長社正法示阜俗三義曰義倉義學義塚巡瑞州賊首王武率其徒聽撫令扶輿行萬山中衆遂向化罷知府王塘李復貞吳叙副使李澄以病告擬調巡撫都御史韓邦問朝命遂以公代辭避不允寧藩祿米納直病民既平其直寧庶人潛蓄異志請府第易琉璃甃酌大義以全賢孝謂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後竟叛人服先見改立德安縣學脩劉西澗黃山谷墓周濂溪狄梁公陶靖節陸象山九峰虞文靖吳文正曾南豐祠作九江濂溪書院奏改寧縣爲州錄罪囚

廣巡歷別賢否定均徭物料定收糧則例設淫祠萬三千餘區疏請尚書何喬新法應謚文并易尚書彭韶舊謚疏備繹本以復常平五月季子過生七月奔母黃夫人喪乞免闕孝字勸合十二月塋黃夫人居喪情文兼至男女爲位之祭甫久不行公肇舉之十七年甲子公年五十三脩九牧墓割田以祭立書倉新居方方伯守劉孝子閔家貧言之官人給田二十畝御史宗興曾大有張津薦起用十八年乙丑公年五十四寓雲莊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上用王璟御史饒塘劾璟薦公孝宗皇帝升遐武宗嗣位御史聶賢給事中王承裕檢討劉瑞等以名望薦有旨取來京用會推兩直隸巡撫南北兵刑侍郎正德元年丙寅公年五十五江西士民羣訴之朝乞公巡撫八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公辭職名巡撫二年丁卯父菊莊公卒次年塋菊莊公五年庚午公年五十九四川盜起驛召公爲右副都御史特勅專征三月至夔州選擇文武賢能調發流土精兵嚴號令給榜曉諭使自聽撫黜公孫述祠移武侯廟四月視師達縣遣吏何定入營招撫巡通江入巴縣五月五日至華山猝與賊遇單車直抵其巢示以禍福賊頓首伏地公曰撫汝示以日羅拜而去六月公駐得漢城連旬陰雨賊違期疑沮廖惠一支擬據保寧公出師搗之戰於門鎮子斬獲三千三百騾馬鎧仗山積降勅獎勵七月藍鄙奔突漢中衆號四十萬公發兵蹙之播州宣撫楊友謀復官職衙門公駁以亂階不可輕啟公家居聞劉瑾亂政草急除大逆以已大亂疏未上而有四川之行以根本之賊甚於藍鄙又增續所聞擬藍鄙捷上隨上此疏會瑾敗復上慶幸討賊永綏福祚疏繼進前疏請上還內宮擇宗室之賢養之別宮收用舊臣修復舊政指斥新用事者疏入用事者擬詔獄李文正公東陽曰無某則無蜀乃止九月追藍鄙於鷄公灘綉鷄嶺大捷斬獲三千三百收回被擄六百騾馬八千萬戶府印水晶印大鏡大刀各一衣械無算捷上乞致仕不允十月

江津告急。公趨江津。十二月。所遣領兵副使曹祥。李恕。吏何定。追藍鄙於渠縣。斬獲千二百人。二十八日。公至江津。以酉陽。天全。播州諸師並進。六年辛未正月元日。破黨公兒等四營。十二日三更。募食銜枚。扼其營圍而燒之。斬獲一千六百。燒死九百。收回被擄七百。捷上。降敕獎勵。十七日。何定追藍鄙於石登文殊。斬首七百。三月。綽領寺刺麻雪郎王出反。平之。四月。上皇太后徽號。詔進公階。贈祖教授公父菊莊公如公官。祖母母俱淑人。配封淑人。六月。公遣藍廷瑞母并子與母之弟招之。十六日。廷瑞率其首四十八人自投金寶寺。令安宇何定批解聽撫。總制都御史洪鐘誘而執之。公曰。信自我失。何以示後。爭之不能得。捷上。晉右都御史。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公以殺降非本意。疏辭。八月。江津方四復盛。又趨江津。九月十四日。戰於鷓鴣石。二十一日。戰大垭高峒。斬獲一萬二百而餘。捷上。遂乞致仕。忌者謂賊勢已衰。准致仕。朝論大駭。科道奏留。不報。正月十五

日報至。即日徑歸蜀。人號哭追送。皆失聲。未幾。兩川大關人益思公。三月。抵家。在蜀軍祭祈禱。并諸應酬文字。重慶人刻之。曰西征集。奏議文移十五卷。楊公廉叙藏於家。四月。以江津再捷。奉敕獎勵。賜白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裡。公以建邵州忠烈祠。十二月。推南北都察院掌印都御史。兵部尚書。八年。發酉子達鄉試中式。明年第進士。授兵部武選司主事。科道薦起用。推兵部尚書。脩九牧父澄渚墓。前後壟親族不能塋者三十餘喪。婚娶倍之。又別貯穀四十餘石。以歲承姻族之匱。乙亥。子達乞便養南京。十一月。孫及南生。十一年。丙子。公年六十五。修祖塋公墓。經紀陳孝廉茂烈喪。同安蘇世浩聚眾爲亂。與當道議撫平之。十二年。丁丑。七月。水圯開先祠。公脩之。見素詩選集成。十三年。戊寅。御史王應鵬。程昌脩。考事書院。致幣求記。公以屬大尹邵函。買田以供書院祭祀。御史楊必進。胡文靜。俞珊薦起用。十一月。子達初考進公階。資政大夫。配方封夫人。十四年。己卯。推南



禮部尚書。六月，寧庶人叛，三書達王陽明公守仁討賊，製佛朗機銃，遣二僕間道以與陽明公。有書佛朗機遺事，議借南日水軍勤王。御史葉忠給事中孫懋都御史劉玉薦總江南之師。十六年辛巳，孫及人生。四月，今上皇帝御極，敕召爲工部尚書。云朝廷更化之初，方將圖任舊臣，輔成新政，特茲起用，可即日馳驛來京，以副簡用至意。兩疏辭免。旨云：卿老成舊德，譽望素隆，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宜照前旨，亟來供職，以副眷注至意。吏部還差官催促放行。又云：卿名德舊臣，專使召用，義當亟起，宜即就道，以副眷懷。慎勿固辭。九月，推吏部尚書。嘉靖元年壬午，公年七十一。正月四日，公始赴召，舟次鎮江，聞大禮未定，上輯成論以備議，禮疏四千餘言。次沛縣，上致仕第三疏。四月，改刑部尚書，辭不允。次天津，上親大臣疏。五月六日，至京朝見，上賜酒饌，注視入班，中外交慶。初九日，視部事。翼日，命侍經筵，上經筵聽講疏，崇節儉疏，闢左道以正人心疏，舉大禮以成大孝疏，錄名德以重士風疏。時經筵會暑，傳罷，及大婚

費鉅，齋醮漸盛，安陸主祀未舉，祭酒魯鐸許養病，公皆隨事納忠。上亦時有覽奏，具見卿忠愛至意，褒旨。七月，進公階祖父尚書，祖母母封配夫人。八月二十三日，疏乞致仕。上曰：卿才行老成，譽望素著，職司邦禁，竭盡公勤。新政之初，方切委任，豈可引年求去？宜照舊用心供職，以副朕意。二十六日，再乞。上又曰：朕念卿先朝舊德，新政之初，特先召用。近引年求去，已有旨慰留，如何？又有此奏，宜亟出供職，以副眷遇至意。與石齋楊公廷和、白嵩喬公宇、九峰孫公安、幸菴彭公澤皆以先朝耆碩，同心一德，共理太平，紀綱風俗爲之改觀。二年癸未，公年七十二。正月上致仕第三疏。二月，又連上第四、第五疏。上慰留曰：卿操履正直，譽望素隆，經國遠猷，諮詢方切。曰：卿清忠大節，著在先朝，每有論奏，朕多嘉納。偶有微疾，善加調理，亟出供職，贊成新政。曰：卿老成名德，朝著表儀，應召來京，善類相慶。未及一年，累疏稱疾求去，似非大臣體國之義。宜亟出供職，以副眷留。三月，策試

天下貢士命充讀卷官。四月太監崔文寵擅一時其私人李陽鳳等犯法御史按其事併劾文下刑部文取內降改付詔獄公執奏不違有旨仍付詔獄公又執奏言奉詔則廢法守法則違詔臣寧違詔不敢廢法上怒責以違旨回話公舉祖宗故事以對上亦尋悟不深究公再起救正甚多此舉士論尤快五月疏辭印信俸給不允六月初八日上致仕第六疏溫旨眷留次日又遣鴻臚寺少卿胡侍諭留二十一日上致仕第七疏上曰卿累朝著舊新政之初特先召起與司邦禁隨事納忠多所匡救朝廷方切委任乃引疾引年屢求休致似非大臣體國之義宜亟起供職以副眷懷慎勿再辭又曰耆舊在朝新政有光屢疏乞休已節有旨慰留又遣禮官宣諭宜亟出供職以副眷遇至意七月十七日上致仕第八疏情益迫切上重違公志從之加太子太保寫敕馳驛還鄉月給食米三石歲撥人夫四名有司歲時以禮存問八月初十日萬壽聖節近公曰吾老臣也不可

不以禮爲進退乃留入賀次日陞辭賜酒饌寶錄大夫士祖餞都門至傾朝省立朝僅十四閱月自以暮年遭際知遇誓竭忠勤以裨新政事無鉅細無不極言如雪李夢陽王元凱之寃按張龍劉暉廖鎧與宸濠逆黨之獄止內監奏補人匠陵戶投託免役番貨內批給主內臣犯法宜付法司重親倚勢受獻凡事干權貴近聯戚畹屹不可犯左右敬憚焉十一月朔日抵家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司行存問禮三年甲申公年七十三正月望日祭告壺山三月有司行存問禮是後以四孟月上旬行禮爲常四月公得末疾九月聞大禮持論紛然草薺天威養聖德疏既具聞詔頒而止十月流賊入永春公畫鄉邦守禦事宜賊乃退刻見素文集成凡若干卷續集又二十卷十二月孫及祖生四年乙酉公年七十四上陳愚悃以附餘忠疏預辭卹典且及時政薦名臣數人以助輔德三月公疾向愈蜀人思公立石頌德范時儼記之江津諸處凡公所撫臨人飲食必祭五年丙戌公



年七十五。甫大旱。公畫荒政。書告秦司徒。請蠲民租。六年丁亥。公年七十六。二月初七日。星墜公居里。十五日。鵠鳴大成殿三日。公曰。吾殆弗興。詣雲莊先墓告辭。二十日。得疾。二十二日。命子達草効遺直以畢餘忠。疏勸上勤學親賢。任人圖政。保養聖躬。蕃衍皇儲。及再辭卹典。四月初五夜。公疾亟。居之後義井。霧氣如龍。下上俄而飛騰。雨下如注。五鼓。呼達曰。吾葬雲莊。所費不過四十金。毋煩官府。垂絕。猶強作聲。曰。聖躬曰太子。命達正寢。戌時而逝。二十日。達等遵遺命。以遺表上。十二月。啟雲莊不吉。七年戊子六月初一日。明倫大典書成。有云。廷和心亦不安。因寓書致仕。都御史林俊與決之。俊成廷和意。奏曰。孔子謂觀過知仁。陛下情衷過厚。大禮未協。過於孝故也。夫有不可易之禮。亦有不能已之情。子之於父母。服三年。無貴賤一也。若爲人後。則服移所後之父母。所生降期焉。不二斬也。至於所得封贈。盡隆所後而不及所生。豈忍然忘情哉。制於禮也。其致所生

之情。無過候問供億之勤。與伯叔父母異爾。故司馬光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爲后。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俊子達爲南京郎中。復同主事。范時做疏入。由是南官附和者遂寡起矣。初三日。詔革生前職銜。十二月十一日。葬公衣冠雲莊。十七日。甲申。以士禮葬尊賢里大觀山。少師石淙楊公題曰。見素先生。公嚴重莊整。矩度尺寸不踰。平居手不釋卷。足不入公府。鄉後學及四方執業而至者。無不忌分推誠。見若饑渴。其所成就。多成大名。在仕途。屢起屢乞。雅志林壑。不繫心得喪。其歸也。人徯其起。其起也。人又恐其亟歸。仕止進退。以身爲中外表望者。垂五十年。官一生。不取堂例官紙。不取封私書。服既茹淡。蕭然若寒士。作文溯先秦。追歐韓。本之六經。理趣精純。非聖之書。絕口不談。蓋其踐履之學。得自家宗。簿知縣諸祖。以上邇瓜山復齋。遠有端緒。故道倡鄉邦。而風聞天下。詩宗唐杜。晚或出入黃山谷。陳無已間。碑板流播遍四方。子即

達適遇孫及南及人及祖及士及觀少司馬山齋鄭公
岳曰公孝仁端亮以清約勵躬以至誠動物以文章命
世以直言敢諫結主知寢逆藩之謀平西蜀之難望重
四朝名聞中外謙撝自下歛然若無世以爲闕邪如韓
昌黎先憂如范文正忠純如司馬君實廓清如張忠定
而好賢樂善之誠難進易退之節雖歐陽文忠錢宣靖
不是過石淙公銘公之墓亦曰文如昌黎忠如方平任
如希文敬輿蓋實錄云恒痛念先公之墓適當削奪諸
弗克脩又明年達亦以久病弗叙懼即死先公平生血
誠骨髓以遂過佚不傳乃按譜傳少加叙次以紀歲月
俾有考焉而筆力苦短荒迷踈漏不自知其情之益悲
也孤達泣血謹著

林達撰 《見素集》附錄上

墓誌銘

楊一清撰

今皇帝嗣位之初敕召致仕都察院右都御史見素林
公爲工部尚書於其家公具疏辭溫詔褒答不允又與

推吏部尚書不果嘉靖壬午春正月公強起就道既而
改刑部尚書途間又上疏辭再荷溫旨不允且趣其來
以五月四日入京陛見上注視久之朝紳皆動色相慶
曰見素先生來矣立朝僅十四閱月屢疏乞歸輒荷慰
留且遣鴻臚諭意特免朝參在部治事公甫出又辭疏
凡八上情益迫上重違其志從之加太子太保賜璽書
俾乘傳以歸有司月給公廩三石歲給人夫四名供役
使命有司歲時存問公以聖恩過重又上疏辭不允癸
未七月二十六日甲午也時萬壽聖節且近公曰吾老
臣也不可不以禮爲進退丁未同諸臣入賀庚戌陞辭
賜酒饌寶鏤以行大夫士留之不得設祖餞之都門外至
傾朝省相顧慨然曰見素先生歸矣家居踰年得末疾具
疏預辭身後卹典且及時政薦名臣數人以助補德士大
夫每遇莆人輒問公眠食起居卜其安否爲世重輕越三
年丁亥疾且革草遺奏勸上勤學親賢任人圖政保養聖
躬蕃衍皇儲及再辭卹典遣其仲子適上之比屬續呼伯



儒藏

子達授遺言曰：吾薨雲莊，所費不過四五十金，毋煩官府垂絕，猶強作聲。曰：聖躬，曰：皇儲，不及他事。遂卒。是年四月六日也。訃聞於朝，縉紳交相悼惜，曰：見素先生亡矣。達以書授適，告哀於予曰：先子海內之交，今惟我公一人。身後之託，匪公曷賴？予因憶弘治壬戌與公同官留都，嘗謂予曰：我二人後死者當爲銘誌，言無食子，謹識之。嗚呼！孰知果踐斯言於二十六年之後哉？公俊名，待用字，見素其號。世爲莆人，出唐九牧郡邵州刺史蘊後代。有聞人至宋宗正寺簿諱應成，與子知縣棟同登咸淳進士，連事晦翁，得其門人潘瓜山、陳復齋之傳。棟子罔孫，元進士瑞，安州知州。知州子師說，仙遊縣尉。公五世祖也。家學世承，入國朝有爲寧國教諭者諱圭，稱耆儒。公高祖也。曾祖諱琅，祖諱宗，號敬齋，爲揚州教授，亦名師儒。父諱元旭，號鞠莊。母黃氏，以公貴。祖若父俱累贈工部尚書。祖母母俱累贈夫人。公生秀朗，比就外傳，穎敏異常兒。年十六，即善屬詞，岳家衆先生時爲莆守，甚加賞識。年十七，祖病劇，祖母欲爲之娶，辭

弗肯。明年祖母病，復強之娶，以祖未大祥，固辭不肯。君子已知其志向之不凡矣。補郡庠生，游心理學，業專尚書，而他經亦多誦習。學古文辭，科舉業若不屑爲意。成化丁酉舉於鄉，戊戌連第進士。西涯李文正公見其所著作，語人曰：是他日當以文名世者。授刑部主事，遷署員外郎。明習刑書，執法不苟，而卒歸於平恕。陳白沙先生以薦至京，公日與講學，大有所得。時妖僧繼曉挾近倖梁方，以秘術進，得被殊眷，發內帑銀數十萬兩營建大鎮國永昌寺。公上疏極論之，請斬繼曉而黜方，言甚激烈。憲廟怒，不可測。公自必死，料理家事，待罪於闕下。尋下詔獄，加刑對益厲。後府經歷張敬上疏論救，併下獄。謫遠方，公得姚州判官。敬施宗州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作一語。由是公二人直聲振海內。人比之鳳鳴朝陽云。三原王端毅公在留都，疏乞還之以勵忠。會元日星變，憲廟感悟，叙復南部。丁未孝宗踐祚，廷臣交薦之，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爭以金泥其

面。公按鵲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電損稼。公與約積薪伺之。果電即止。已而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之官。代民償逋負。毀邊方諸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所在學宮敝撤。具材新之。城趙州。以所得盜礦銀四千餘兩爲工作費。城完民不擾。暴客遂戢。民爲立生祠事之。土官奪印相警殺。公開誠諭之。多感懼。送印出。不煩兵。遠近諸夷憚其威信。莫敢不服。弘治辛亥。用薦擢按察使。調湖廣。風儀整肅。屬吏歛不敢犯。禁止私餽。有忌之者。久弗調。吏部擬爲延綏巡撫。江西陝西左右布政皆不報。公素以錢若水韓見素自期。至是引疾乞休。不待報徑歸。得旨准暫養病。異數也。時年四十五。已而言官文章論薦。起爲廣東右布政使。辭不赴。庚申。起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巡江。兼理操江。至南京。再疏乞歸。不許。時江防頗弛。公悉心經畫。多所釐正。正身率物。與張簡肅公並名清約。都人化之。有唐楊綰之風焉。陝西地震水湧。公疏援古今徵應。指斥時忌。又疏乞錄正人以端國本。時武廟在東宮。謂宜預教。因薦謝

方石。儲靜夫。楊方震諸賢堪任輔導。建議屢推戶禮二部侍郎。皆不果。壬戌。江西盜起。言者以守臣不職。敕遣公往巡視。至榜示盜。許自新。抵新昌。親入賊巢。渠首王武率衆出迎。擒四十餘賊。自効。凡有名賊首。出片紙指示。巨姓悉擒之。餘孽解散。改巡撫。更定要約。處稅糧。均徭役。庶務一新。又建義倉。義學。義塚。以阜俗。減寧藩祿糧價值以裕民。論府殿易琉璃瓦之非。至引莊公叔段。吳王几杖爲言。時寧濠雖橫。未有逆萌。公每裁抑之。或疑其過。卒乃服。遍歷所至。問民疾苦。修治周元公狄梁公二陸及曾南豐諸祠墓。丁母黃夫人憂。歸守制。武宗嗣位。兩京言官文章論薦。得旨起用。吏部屢奏爲右都御史。南北直隸巡撫。南北兵刑二部侍郎。皆報罷。江西士夫羣疏於朝。乞還公。乃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公䟽力辭。俄丁鞠莊公憂。瑾竊柄。嘗逆縉紳多被奇禍。公憂之。忽有召命。尋改巡撫湖廣。又改四川。時藍鄙之寇方劇。公陳師鞠旅。領軍令數事。將致賊而撫之。忽報賊將攻保巴縣。即取道救之。猝遇賊



於華隴，單輿直抵其巢，宣朝廷德意，示以禍福，賊頓首伏地。公曰：「吾撫汝，賊羅拜而謝，約日請降。既而淫雨溪溢，賊失期疑阻，遂分黨將謀據州縣要害，川兵脆不能支。公取將領某某等，命斬以徇，既而貸之，諸軍股栗，皆願立功自贖。於是何定者先發，諸軍併力，擒斬盡之。自是連戰皆捷，賊衆披靡，人畜死者枕藉溪溝，渠魁多授首。捷聞，降敕獎勵。時兩川所在皆賊，衆四十餘萬，公督兵追勦，凡戰皆捷，擒斬動數千級，俘獲無算。已而江津賊曹甫復起，公聞報馳赴。辛未元日，乘賊醉無備，乃夜半蓐食啣枚而往，圍而燒之，遂斬曹賊。前後所得賊級又千數百人。藍鄙餘寇復熾，公督兵追勦，賊勢窮促，悉心聽撫，與其黨偕來。總制尚書洪公誘其渠魁四十八人執之，捷聞，降敕獎勵。晉公右都御史，賜白金文幣。公辭陞賞，不允。江津餘寇方四等，收合數萬人來攻江津，公追逐大敗之，擒斬萬餘。捷聞，復被銀幣之賜。初，播州土官楊友與其兄愛爭襲，已奏草其宣撫職，既乃以萬

金賂瑾求復。公言：「亂階不可啓，宣撫不宜復。」大忤瑾意。會瑾誅，乃得無事。公又奏瑾雖誅，權猶在近侍，安知後無復瑾者？乃請朝廷擇取宗室育之宮中，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以脩復舊政，指斥新用事者。屬公請致仕，忌者謂盜已衰，易與耳，即可其請。命下，朝論大駭，科道乞留，不果。公歸，蜀人號哭追送之。未幾而兩川之寇復作矣。癸酉甲戌，予在吏部，奏起公，連薦南北掌院事及兵部尚書，皆不果。已卯，寧庶人反，科道又交薦公，未用。辛巳，公年七十，上在藩邸，久知其名，故首被召用。未入覲，上疏乞親近儒臣，與相可否，以臻至治。且言：「自古人君未有不親君子而能成治者。」又言：「新詔之草，所謂壞極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或稱不便，圖有變更，不知一革變則諸草盡變，未宜壞天下。公議時近侍寔有用事者，故疏及之。既往任，命侍經筵，會暑罷講，公疏言：「學貴緝熙，禹惜分陰，且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善念易開，正言易入，不宜輒罷。」是時寺觀

齋醮漸廣。䟽闊異端。省不經之費。畿輔役多民困。富室盡投陵戶。免役。公奏處陵戶以定事體。近侍家人私買番貨。勘未報。忽內批貨給主。公請究請託及營救者。得旨仍沒官。內監奏補匠役。公謂啓釁階亂。不可從。皆人所難言者。內侍某寵擅一時。其私人某犯法。御史併劾某。事下刑部。黃緣內降。取付詔獄。公執奏不遣。有旨仍付詔獄。公言奉詔則廢法。守法則違詔。臣寧違詔。不敢廢法。上尋悟。不深究。公立朝抹正甚多。而此舉士論尤快之。在仕途屢起屢罷。雅志林壑。不繫心得喪。官皆不及滿考。閑居不忘憂國。聞朝廷進一善人。行一善事。則喜。否則蹙然不樂。遇歲旱。率先請禱。發廩蠲賦。消弭寇患。皆指授所司爲之。或不便於民。輒以直告。鄉人有曲。直不能平者。得其一言。無不媿感去。性儉約。在官一介不苟取。茹淡服䟽。蕭然若寒士。深厭末俗侈靡。欲以身爲鄉邦表率。至義所當舉。又畧無靳惜。鄉隣貧不能存者。歲給以粟。喪助之棺槨。婚嫁助之財。率以爲常。而期

功之親尤篤。御家嚴整。事父母曲盡孝誠。治喪與祭。一循家禮。鞠莊所遺。推與諸弟。一弟無子。家獨裕。公不與子。以姪後之。人以爲難。其上世墳墓。而九牧之墓。資費尤多。擇地重建邵州忠烈祠。割田以供族祀。爲鄉先賢修祠立後。而尤好接引海內名流。後進之士。極力獎與。多成大名。平居手不釋卷。身無惰容。書非正不讀。作文遒先秦。追韓歐遺範。而本之六經。詩宗唐杜。晚乃出入黃山谷。陳無已間。初視之。若有隱誼語。久而咀嚙。悠然有餘味焉。碑板流播遍四方。求者日踵於門。有見素詩集。文集各若干卷。梓行於世。配方氏。累封夫人。子三。長即達。起進士。累官南京吏部郎中。志行克肖。人比諸范純仁云。次適。次週。郡庠生。皆文而向正。不忝父風。女一。孫男及南。及人。及祖。及士。及觀。女十人。公之生。景泰壬申二月十一日。得壽七十有六。墓在尊賢里大觀山。子山午向。其塋以明年戊子十二月十又七日甲申。事狀出致仕兵部侍郎山齋鄭君岳。詳且核。撫而書之。如此



所未及者著之銘。銘曰

何物浮屠。盡我民彝。禍水浸淫。孰障而支。廬居火書。公唐退之。川人恃險。習亂成性。招莫我馴。兵之不靖。活我廸我。公宋忠定。剴切百奏。丹青炳如。一夫不獲。罪實在予。宋范希文。唐陸敬輿。不苟爲同。不矯爲異。無人無我。惟求其是。忠信所孚。斯人諒只。反澆而淳。植懦以起。後死有託。謂我知己。大書特書。國有信史。

《見素集》附錄下

丁補齋先生傳

先生諱璣。字玉夫。丁姓。潤州人。宋叅知政事觀文殿學士文簡公之後。大府卿總轄華。七世祖也。祖軍。景建寧右衛經歷。隱于鄉。自號友陶。是生先中書舍人元吉。學行高古。學者稱易洞先生。先生服習庭訓。凝永早悟。慨然求道之志。十歲屬文。有超尚。十八抗顏師席。是歲領鄉薦。又四年成化戊戌第進士。乞假歸潤。迎婦張氏。明年還授中書舍人。與同官烏傷王君汝並名古意。王年

長踰倍。尊爲益友。吳文定公原博。贊侍郎公廷言。皆太人行。禮若平交。陳石齋公甫至京師。先生日接道論。久而歎曰。石齋克已功到。其所學大類象山。吾儒須內外動靜交養互發。甲辰歲除。星夜殞。乙巳元日。星晝殞。俱有聲。先生應詔上封事。極論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大要以正心爲根本。教東宮。振紀綱。正風俗。慎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用。飭兵備。爲急務。未言方士釋老宜加痛絕。疏入留中。羣姦切齒。伺之無分毫失。久之以同官公過連逮。出判普安。公委北上。次辰州。聞憲廟訃。三日不食。孝廟嗣位。起三原王公介庵爲上宰。公功業自効。聞先生至。邀坐後堂。咨訪竟日。明日再邀。不赴。具言今日大本無恙。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可次第而舉。言甚切直。介庵受之。欲引吏部屬。爲忌者所沮。僅判廣信。未三年。凡再上提學。不果。先生以易洞去位。服闋。即家授興國知州。居八月。以錢孺人憂去位。



服闋、倪文毅公當軸、收拾名士、即家起致仕、愈事章公、懋為南京國子祭酒、先生為南京儀制郎中、未四月、遽廣東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歲餘、入賀、道清遠山、水暴漲、舟且覆、先生衣冠祝天、度不免、闔窓端坐、與繼室陳氏、二女、丁氏、伯子威、叔子尚、季氏、啟、一室十一人俱歿、惟仲子同與一僕、以他舟僅存、嗚呼、酷矣、弘治癸酉三月十五日也、生天順丁丑五月十有九日、先生德器充完、涵養深粹、圓通方晦、含顯靜待動、長不踰中人、而信古任道、有萬鈞之力、崇正闢邪、有萬夫之勇、至於羣吠眾譟、不震不搖、則又有百鍊之剛焉、誠孝天至、伯叔無異財、親喪骨立、儀禮襲用無遺、至身無完衣、子女踰期無力為嫁娶、噫、亦難矣、位署清局、無事樞、無言柄、將欲一身任世青之重、而盡還淳樸之風、愛君憂國、性真然也、教人必先心身、四方從學、屢恒滿戶外、先生必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燥慮消息、方與開講、辨析疑義、細入毫芒、而文字正大、不涉荒怪、故門下之士成大名、

掄大魁、青緋中外、楚楚焉、嶺南教法以厚倫為本、格物窮理為務、脩身而達之天下為期、假之數年、文教可知也、先生為政以風化為先、而誠動之、普安夷酋有誓禮、將先飲以示無毒、先生曰、何不相信如是、飲其酒、却其幣、夷酋感畏、違約束、終先生在、不專殺一人、時輸納絕、大葬、歐治所授科目於是乎有人、信有兄弟爭訟者、先生久不決、曰、將使自感悔耳、既而果然、鄉溪義勇以私陳誣隣氏為盜、斷其舌而汙傷其妻女、隣覽獄中、先生宿驛舍、夢若聲寃狀、詰旦果得訴者、一訊而服、永豐銀治羣盜時竊發、先生巡視解散、同寅坐事、先生為曲處、乞印易牒、獨執不從、曰、某平生惟辦此一片心事、君果誰欺耶、其人久自悔服、遇事詳緩、慎、不用為沽釣、士君子恒信知者、姓名時見薦剡、王介庵對人必曰、佳士佳士、予長先生五歲、始識之、同年稠衆中、委蛇暇豫、德輝動人、自是屬心焉、先生亦誤與可、左官姚安、無復敢送者、獨先生與楊公遠庵數君子致詩、先生復徒步十

許里為別。則知己驚焉。為論列計矣。予既復官。先生亦就謫所。龍關邂逅。因得拜易洞舟次。益信先生所得之深。又數年過潤。則先生之廬不庇風雨。予括囊僅助二金。嶺南之行。僅助一公服。又數年又過潤。則先生之廬幾不可入矣。或問先生儒而迂。何至一第不治。曰有之。策瓢陋巷。顏子則然。何至女子二十六不嫁。曰有之。程氏孝女。明道則然。在士夫亦有異議者。曰有之。聞道不識。濂溪則然。先生其猶幸于今之世。無考亭之難處者。抑儒運之衰。一至此極。而天亦有所陰佑於不獲已之間。為承祧之地者。先生號補齋。所著有補齋集若干卷。大學疑義一卷。洪範正誤一卷。四禮儀註若干卷。中庸語孟易說未脫稿。又欲繼朱子之志。以儀禮為經。禮記及諸經有及於禮者為傳。而補以注疏。未成書云。贊曰。儒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補齋蓋將有意焉。冲澹渾融。窮探力贖。而志之所向。不息不岐。觀其行已事君。誨人著論。大略可見已。使得幸而及程朱之門。淵源之續。其

殆庶幾焉。舍卒水禍。一信始得屍。而衣冠端整。殆所謂侯命之至。確乎其不亂者。斯補齋之終也。

林俊撰 《見素集》卷二四

南京國子監監丞林海峰墓誌銘

海峰諱啓。字仰之。六世祖梅溪。自晉陵徙同安。曾祖性同。為湖廣布政司經歷。二子。善元。慶元。慶元後。伯氏子清惠。為仰之父母。劉氏。仰之狀貌魁梧。性局軒爽。不欲一事。事居人後。與蔡即中介夫。以易學倡泉人。其後相次發解。首泉人。興易學以盛。二門門生也。介夫易尤在泉。仰之為安陸學正。安陸之易。仰之發也。仰之悔不為進士。樹官勲。微見已志。盡落凡格。不與學子毫絲交。貧而賢。顧損惠之。若罔知。窘束在已。以胡翼之。石守道之教。為教尊降。遐邇皆有仰之名。要人之子弟。偏州下聚之俊茂。民以獲聞緒論為快。兩考順天四川鄉試。所作成收錄。士沈文華。黎真。姚學禮。王孝忠。喻時。數十輩。稱名人。當道上其績殊等。外艱服除。遷國子監博士。及門



如趨。今韓吏部遣子授易。遂三捷鄉試。其一中禮部為進士。子嘗錄仰之名于方石祭酒。謂然。居二年。遷南京國子監監丞。楊吏部攝祭酒。當詣京。或請它攝。楊曰。仰之在。毋須。六舍生羣請之。吏部為宜。遂攝祭酒。嚴公有恩。監故有饌錢。費于公。仰之曰。是諸生故物也。人給之。盡。弘治壬戌。迎母太孺人至。居閱月。氣痞發。刺脇良苦。太孺人臨視。仰之咬牙自制。作無痛狀。太孺人熱視曰。是忍也。命就藥。數日愈。復發。藥復愈。勉視事為常。一夕大發。比四鼓。脉失。詰旦。面黧色。神采俱去。子驚視曰。其如何。其如何。亟理後事。以子深衣履來。頃告絕矣。四月八日也。生景泰甲戌十二月二十日。年四十九。倉卒無一金。師生德之。為爭致襚。得賻致贈。奪得歸。以年月日葬。感化里。蚱蜢山西原。配李氏。子鑄。磐。紳。簪。二女。郭。顯。葉。洙。其壻。仰之介而容。方而不腐。為文章。有奇氣。修于身。刑于家。信于鄉黨朋友。孚于兩國。學道可壽無疑也。嗚呼。子重得士既晚。得仰之。謂銘仰之耶。其胡毋慟。銘。

曰。蘇湖秋池。頽波已而。海峰屹立。一柱獨支。任物視良。梓職繩引。計厥纖釐。畫堵曲盡。鈎玄棘隱。鬼設神施。維實維有。以歎以卑。維道孔完。維世恒缺。維善不可憑。維命永絕。有水淵淵。有岡窪窪。有玉斯藏。維先生之風。

林俊撰 《見素集》卷一三

明儒碑傳集卷二十六

李承箕 張詡 楊一清 林光

李大厓墓表 王泰

楚之嘉魚有兩李先生。伯承芳字茂卿人稱東嶠先生。仲承箕字世卿人稱大厓先生。二人皆清修苦節好古力行鬱鬱抱奇氣不屑與世俛仰。學皆不治章句必欲直探孔孟遺旨。成化間為庠生已厭科舉之學所司迫蹙不得已就試。歲丙午同占湖藩鄉書。庚戌茂卿登進士授官大理。世卿不肯會試時五嶺之南有陳公甫者號白沙先生以道學名重天下。白沙之學不立文字教人端坐澄心優游俾涵久之渣滓消融神明內朗其學號簡易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趨向然亦或訾且議之。大厓心獨喜其說往見白沙大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幾萬里君往見者四。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為學之方。

久之世卿曰箕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其有目擊而道存者乎。遂歸。初世卿讀書山中作亭瞰水扁曰洗耳固已超然有混濁寰宇之意。及歸自白沙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徑造本真。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策註繁蕪鄙書燕說鼎沸紛紜方欲一剗去之而更推波助瀾耶。顧猶喜吟咏客至相與劇飲賦詩醉起書之剗草濡墨斜斜整整無不如意。及為文章剗濯陳垢無起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雷雨交至倏然雨霽天日清朗亦可謂奇偉傑特者矣。久之茂卿自大理得謝歸二人日聚黃公之臺更唱迭酬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家徒壁立聲縣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曰吾道非耶。壬戌五月茂卿卒。己丑二月二十日君亦無疾而終。春秋五十有四。天下惜其學之不及顯也。李之先自江西武寧來居嘉魚。宋慶曆間有宗儀宗儒開義學於湖西之濱。曾祖煥鹽課大使祖善珙縣學教諭。考阜封



儒藏

大理評事。配任氏。亦甘貧苦節。子男六。教嚴整。度改放。整鄉貢進士。女一。歸鄉進士胡堯愷。孫男八。以正德丁卯正月八日附墓何公崙之原。昔茂卿之墓。君命教整自楚來吳。屬子表其墓。及是整與放復來請。豈以余嘗窺其造詣之一二耶。且二子遠來之意。不可虛辱。則為之表於墓曰。人或曰。白沙之學。不事著述。大厓之見於文與詩。抑何多耶。豈以是為非著述乎。余曰。道去言耶。去行耶。聞昔之君子。有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余何足以知之。大厓之銘白沙曰。虛以立本。動而能神。凝而涵之。天飛淵淪。其殆以自見也。夫其殆以自見也。夫。

《明文海》卷四四一

南京通政司左叅議張公詡傳 黃佐

張詡字廷實。少負經濟力。行好古。不為口耳之學。甫田彭韶見其少作詩。美之曰。嶺海孤鳳也。成化甲辰登進士。疏乞養病歸。總督兩廣都御史屠濬俾有司促之仕。遂北上。授戶部主事。尋丁艱歸。隱居二十餘年。弘治辛酉。巡按御史費鎧疏詡學問優長。操履端慎。杜門高尚。不干時事。部書下有司速駕。詡以疾辭不起。正德初。御史程材。王旻前後疏詡少從陳獻章講學。祖濂洛正派。為嶺南學者所宗。師友淵源。踐履純篤。閉門養病。讀書求志。可大用。部書再下。詡復辭如前。繼而吏部以詡敦龐博雅。綽有古風。恬靜清修。欲忘世累。薦不報。壬申。巡按御史周謨疏詡議論明正。事體疏通。言不忘道。志不忘君。癸酉。御史高公韶疏詡學有體用。不為一偏之行。以聞。有旨起用之。甲戌。拜南京通政司左叅議。檄下趣上道。先具疏辭。遂抱疾赴南畿。謁孝陵而歸。抵家不閱旬。卒。年六十。詡嘗贊白沙遺像有曰。嗚呼噫嘻。大道堂堂。其顯也鏡中。鼻現其隱也海底金藏。蓋其所見類如此。

《國朝獻徵錄》卷六七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襄楊公一

清行狀

楊公一清字應寧號遠菴先世雲南安寧州州有石淙渡公凡撰述題識皆以石淙繫之故時人稱爲石淙先生父諱景中永樂癸卯鄉試初判霸州改澧州遷廣東化州同知景泰甲戌十二月六日生公於化州天順庚辰父致仕攜公便道訪前母劉氏家於巴陵公甫八九歲穎悟絕倫經書一覽不忘文義一經指授卽能成章時岳州同知胡公昇大奇之薦於湖藩當道遂以奇童薦入翰林讀中秘書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公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爲人師有文中子之風壬辰登進士癸巳以父艱解官訪姊氏於丹徒會公前室段氏繼卒貧窶不任遠歸乃葬丹徒因家焉初授中書舍人職務清簡橫經授徒從者日益衆以其教魁天下魁兩京諸省登顯位者百餘人詳見於同門題名集成化乙巳公年已壯未有子奉母命請於朝歸雲南會宗族以堂兄績次子紹芳爲家嗣楊氏爲鎮江人自此始出爲山西提學僉事力祛宿弊學政肅清丁母張夫

人憂服闋改陝西提學副使創建正學書院拔各學俊秀會業於中親爲督教其大規先德行而後文藝故院中士連魁天下爲狀元者二人其以學行功業著聞者甚多具見於正學書院志及關西政教集入爲太常少卿遷南京太常卿用薦陞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親歷邊荒浚水利弊條陳機宜累十餘疏詔皆擬行茶利大興而馬大蕃盛三邊仰給詳具御史陳講所著馬政志中會虜賊大舉司馬劉大夏奏謂楊一清在彼多才好問有謀善斷請勅改爲巡撫兼經畧邊務勅下公卽率精兵阻遏上疏具陳邊事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守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宏使自劾裁抑鎮守太監支應歲省數千兩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乙丑冬虜數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遠近危疑公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議方略衆進道不可參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公曰以身殉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竟去賊圍各馬營見原選新兵軍容甚整賊駭之又聞公且至乃移侵隆德夜薄城下公先是已聚城中人果聽乘城連發火炮響應如數萬人酋長疑我大兵至遂掣衆北走



公發平涼時道無行人關中震恐衆謂與郭子儀車騎見虜相類正德收元朝廷以邊患方熾兵權大分命公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仍兼督馬政公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公半官屬沿途巡視處方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脩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鞏州以遏外侵又謂河套卽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歲省億萬上可其奏公以三月興工築邊牆刻期奏績時劉瑾憾公公遂乞休工亦罷僅築四十餘里至今屹然巨障後瑾羅織公被逮得致仕慶藩真鐸叛起公復爲總制真鐸既就擒仍留公爲總制瑾素憾公以事變不得已起用既平頗悔之乃矯詔改公專在寧夏撫馭實陰奪總制之權亡何瑾逆發伏誅衆但知瑾之誅爲張永所發不知永先受算於公以遂成之耳其一切興革計處事宜具見於西征日錄中徵爲戶部尚書改吏部黜邪佑正起廢拔幽國是復定江西盜久未平公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宜委用責成山東盜日熾公條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渠魁劉七屯兵近畿要朝廷有罪廷議將從之公獨執不可中原百姓敢稱兵扇

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七年羣盜平太監谷大用陸閏欲累功加陞第姪詔從進封伯爵公疏謂三等之爵必開疆拓土削平僭亂始得之今以赤子弄兵調發官軍合諸將之力久乃成功遽加封爵非美事也不報御史孟洋劾大學士梁儲貴御史張樸忤太監梁裕劉天和王廷相忤太監廖堂御史成文劾都御史張翼僉事趙應名許成文並逮繫獄公皆爲奏釋給事中王昂撫拾遺法數事實明以言事激切侵中貴上震怒公各爲連章力救乾清宮災公自劾罷黜會詔求直言公上疏謂祖宗之時昧爽視朝今累數月而一朝或日昃而始出四時廟享必親蒞祀事今但聞遣官行禮朝退深居禁中夜宿寢殿今出無定期止無常所至於佛氏本異端番僧又非類今皆置之左右沿邊宿兵本爲禦戎擊兵內討暫出權宜今調邊伍以輪操視禁旅爲無用皆於成法有干疏入上遣官慰留乙亥閏四月詔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辦事固辭不允上時多徵行公奏曰聖駕出宮經宿乃返文武羣臣皆不與知塵埃中萬一奸盜竊發奈何疏入上大驚遣官釋論公以時事多垂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自劾已

紀綱縱弛、風俗傾頽、用舍違宜、官府異體、官帑空虛、浮費冗食、不能革、民力困敝、徵求病民、不能除、實功太濫、刑罰失中、謾言可以惑聖聽、匹夫得以構國是、禁廷雜介冑之夫、京師無藩翰之託、一切弊政大異往年。是宜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月、天心譴告、固以昭然。政事差忒、未聞修改。臣職在論思、參陪密勿、沃心造膝、調護其施、承德宣遠、難免扞格。有所論說、既多不行、有所擬議、或從中改。九卿執奏、不能贊其從、言官納忠、不能必其用。正類擯斥、不能救、邪說橫行、不能止。冒輔導虛名、無幹旋實效。去年內閣缺人、誤蒙超格簡用、然言無所采、力無所施、徒使違心度時、醜顏在位、將安用之。伏乞早賜罷歸、又不允。越數日、移疾堅臥、連上四疏。上乃勅允、累數百言、極盡褒嘉之美。月米人夫、逾於常例。初、公論州多中近侍、錢寧銜之、遂與優人臧賢密造不根之言、嗾罷黜生員朱大用具奏、矯詔下吏部、上遂不問。而公得謝政歸矣。武宗南征、特幸公第、宴飲賡歌兩晝夜。左右有導上幸江浙者、公從容婉諫、不果行。世宗卽位、論薦起公者凡二十疏、詔待缺起用、特先遣官資勅存問。嘉靖四年正月、起授兵部尚書、兼都

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陝西諸邊軍務、命巡撫都御史卽家敦遣啟行。十一月、召入閣。明年五月、陞兄復公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兼太子太傅、少保、詩一章賜公。獻皇帝實錄成、加兼太子太師、謚身殿大學士。提督三邊王憲報捷、謂公前年經畫有素、勅加特進、左柱國、兼華蓋殿大學士、給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初、張桂二臣恣肆著聞。上亦厭之。每降諭懲戒、言官多有論劾。八月十三日、給事中陸粲上疏極陳其罪狀、有浮於錢寧、江彬者。上怒、欲重罰二臣。又念議禮之功、華桂散官致仕、令張暫回家省過。十五日早、上忽降勅諭、宣揚二臣罪惡於午門。百官聞之、動容。公在家聞之、亦愕然驚訝。越二日、桂先行、次一日、張乃行、綰紳無一人餞於祖道。惟路人有掄擲之者。又一日、上問公曰、璫可留乎。公曰、朝命方下、諭示初宣、未可遽受。且璫妻久亡、每欲歸葬、莫若待其回家葬畢、詔取回京、則公法私情兩無損矣。於是璫深憾公、不爲將順請留。又以陸粲之奏疑公所授。方二臣行時、卽私謀於霍輅、輅懼有齒寒之勢、遂上疏毀公於朝。宸聰尚未爲惑。次日降旨、追還璫於道。公求退愈切。上屢降溫旨慰留。至九月初



內閣無人辦事、公姑強出一二日、且將與魏暴白裏曲即引歸。霍懼公出不利於已、復上疏誣公。上始有投杆之疑矣。魏回京、見公、慨然自負曰：「若吾在閣、輒敢有是言邪？」公笑不答。再疏乞歸。上乃俞允命馳驛去。又遣中使賚賜白金五十兩、蟒衣四表裏。公行日、舉朝士大夫有祖於南郊門外者、有祖於五里亭十里亭者、有追祖於張家灣者、冠蓋擁道、一時之盛、近未之有也。若夫妻裴貝錦、管管蒼蠅、豈暇與辯哉？初、永承起廢入直、適三宮皆進徽號、制應製寶。上以內帑金不精、命永承別買金一千五百兩充用。永承出令門下人朱繼宗買備、止得金一千四百兩。以違蒙給銀五千二百兩償其直。後上欲更製圭、以內帑玉不中度、又命永承別買三塊以進。永承卒、其弟客因取繼宗先所假居室、繼宗欲詐為已有、遂有怨言。仇者聞之、嗾令繼宗訴奏。謂永承令買金玉賂公、薦用永家人亦陳奏辯白。皇上省覺、下刑部問理。刑部請寶較數、惟少金百兩。主刑者陷公之心、少阻。迨大學衍義修完進呈、欲行賞典、當位者以先生去、去公名氏若無預焉者。上怒曰：「修是書實肇於楊一濬、又嘗序諸後、乃可獨遺乎？」命再補刻、及遣官資賞金

帛於家。又方議分祀、禮紛紜不一。上軫念曰：「朕誤放楊一清歸矣。若欲在、能無決乎？」而其言遂洩於外。仇公者懼再起、公日夜合謀誣前所少金、乃永承之侵。杜持慶公壽、又於奏詞外謂公作墓誌受金帛若干、文致坐罪。舊例刑部獄具、必堂審付大理評之。然後奏報。彼徑奏報。上亦未及審、遂依擬行。彼又恐公論不服、輒同年給事中趙廷瑞論劾、乃革公官。行巡按追金、尋亦罷追。取謂當進辯。公曰：「吾心無愧、得失在彼、吾何辯哉？」飲酒爽然如故。公賦性燥熱、又多飲醇酒、故每病熱毒。至六月終、疽發、加泄瀉、越數日卒。無一言及後事。前半月嘗歎曰：「吾疾不起矣。便是疾早發、則吾得早歸林泉。便是疾後發、則吾得白心迹。今適當蒙昧之際、而是疾乃發、嗟乎！人將以為口實也。」卒之期為嘉靖九年八月十四日夜四鼓矣。是夕寒風颼颼、堂戶閉皆洞開、有一卒過公之門、恍惚見公與出、騎從旌幟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公病、今將何之？」公病起耶。及聞出大市、又遇公如故。天明、方聞公歿矣。於戲！公身雖歿、而英靈洋洋在天地間、將復為神而陰祐下民、是故嶽降生甫、說卒騎箕、古今一道也。又奚足評哉？」

少師太保華蓋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文襄楊公

墓表

李元陽

正德初，聞人劉瑾有寵於上，竊弄政柄。公時總制三邊，條列修邊事宜，極有端緒。朝中翕然稱之。瑾惡公不先白已，內批罷公，遂引疾去位。瑾怒公不已，又逮詔獄。首相長沙李公力救得釋。瑾權日益重，鼻息所向，無敢違者。六卿一言不合，輒辱以荷校。敢有乞骸骨去者，中以死禍。相逢禁中，跪伏不敢仰視。國事惟其意指，危亂之幾已在旦夕。時公家食，日夜籌度，不遑寢處。五年，安化王反寧夏，命太監張永討賊。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處軍務，協同討賊。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爲也。永伴若不知，纔入陝界，果聞仇越已擒賊，永服公料事有神，促席問內變事。公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不離。」上一時不見渠不樂。今其本幹枝葉連結已成，上傍皆其耳目，安從得間入一言乎？公曰：「此自有間可乘。觀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矣。」言已，卽袖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

永曰：「公班師入京見上，先進寧夏奏。」上必問公，說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卽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願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頓首請。上卽時召瑾，抄其兵器請上登城驗之。如無反狀，殺奴養狗。又頓首涕哭，上必怒瑾。瑾誅，柄用公益燭所爲。呂強張永業暨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卽行事，無緩時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上覽奏至，瑾經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卽召瑾入侍。瑾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其家矣。上命縛瑾下獄，時上尚未甚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繩繩不絕，始吐舌，竟誅瑾等。一時公卿士庶方能吐氣，懽聲震天。摘瑾肉而嚼者如市。永乃備言於首相長沙李公，同薦公才望。上益喜公。公七歲能屬文，聰敏絕世，讀書過目成誦。人欲試其心計，戲取市家日曆，鱗雜米鹽之數，令目一過，輒無遺脫。故六經百氏無所不窺，官制兵衛本朝故事，歷歷詳曉。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爲秀才，及中進士，爲中書舍人，結交海內名士，文章日益有名。從學者如丹徒靳貴同在內閣，太原喬宇爲冢宰，皆其弟子。



禮終身不衰。公薨，喬復自山西至，丹徒持服奔喪，其師友之義何如也。公爲提學，謂郡人曰：吾於陝得三士，康海、呂柟、馬理也。後果爲聞人。弘治十五年，劉忠宣言馬政廢壞，薦公陞副都御史督馬，召詣闕，面授勅行。明年，拜理茶馬鹽馬。公條上茶鹽監牧事宜及易置馬吏，奏請輒允。牧事有成，益開水草善地，起城堡廬舍，河湟涼固間雲錦成羣。十七年，虜入花馬池塞。十八年，勅公經畧邊務，兼巡撫陝西禦虜。虜素畏公威名，聞公至遁去。收總制三邊兼理馬政。是年陞右都御史。公上疏曰：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疏，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牆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僞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溝溝塹，道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塹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拆牆

而入，殘破內郡。虜人得志，始蔑我邊牆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折入，我軍動輒失利。寧夏鎮巡屢奏乞築塹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管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挖邊塹一道七百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管拆牆深入，紘所修邊塹管堡不能捍禦，阻遏攻陷清水管，殘破花馬池，上厯宸慮。勅臣經理臣閻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修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常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管直抵寧州一帶，邊牆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曰：修濬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

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今之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繞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墩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勞而後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應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陘、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貲、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逾於無策。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糗糧、明斥堠。今冬虜賊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將

恭行天罰。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爲、臣不敢違。今首以築牆挑塹爲言、宜必惜茲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之日。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奏、伏望聖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勅公經理。二年、公言、臣初兼巡撫、已不能專力馬政、今冒總制、事益廢閣、乞仍遣巡茶御史兼馬政。瑾惡公、公遂去。兵部疏言、邊務甚急、修邊防、舍一清無可代者。不報。乃議上文貴、張璉、曹元、乞簡用。瑾不欲修邊、內批罷役銀、鎔大鑊解京。由是朔方復套之議竟中止。人謂瑾虜交通、欲外亂以濟己私、或然也。瑾誅、召公入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六年、改吏部尚書。時中原盜起、公上平賊十一策、賊果平。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十年、入內閣、加少傅、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四年、虜大入塞、擾關隴、起公兵部尚書、兼憲職、提督陝西軍務。五年五月、召入內閣、公首薦起餘姚謝銑、口貴、二公至京、遂請老。公亦請老、不允。加少師、改華蓋殿。上憐公老、令朝朔望。公從銳意修邊、及選將練兵、屯田防虜。上亦喜公言、武定侯勛手握重兵、而驕橫、公諷御史趙經勛劾、勛後府及盟營莫不驚快。時張桂報復私怨、

爲時論所短。八年秋，公計去之。霍韜曰：「議大禮者，吾輩三四人，張桂去，且及我。」上疏列公二十四罪，上立召永嘉還內閣。俄朱繼宗獄起，坐公受張容金錢，名請永誌，又輒與容指揮世錦衣。上知公不問，永嘉諷言官劾，削籍。明年，公卒。孫元援詔請，得復公官。公生而隱宮，無嗣。學博才雄，應變清務，幹旋事勢，調停機宜，人所不及。尤曉暢邊事，熟諳軍旅，總制歲久，得士卒懽。虜聞公至，相謂曰：「公已回矣。」今云復來，將無僞傳。公召虜人來，果見非僞，又相率遁去。其威信之著，自有國以來未之前聞也。羽檄旁午，頃刻應上十餘疏，列書吏十餘人，各執筆聽受，甲乙爲次，口拈輒書，一疏成，則諸疏皆成。文事各殊，略無錯亂。古今才敏如公者，百代不一二數也。好汲引人，一時才俊無間識不識，皆使之通達。人或訾已，顧薦揚之。在吏部時，給事中王昂劾吏部請官，公疏救。在內閣時，御史孟洋劾內閣請官，公疏救。陝西雲南鎮守太監誣奏，巡按御史張璠、劉天和、王廷相逮下獄，公又一疏救。其存心行已，光明俊偉類如此。處羣小橫流之中，而有陰扶善類之意，當大權倒置之際，而有密制兇逆之謀，堂堂乎大臣哉。

維風編云：羅文恭述楊文襄一清爲相時，有人餽美珠一斗者，公直受之。嗣諸邊將謁，請留侍左右，詢邊事，公隨出所受珠分勞之，投之地，頃刻立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爲常。蓋以天下財爲天下用，而不爲私蓄，卽比於一介不取可也。近楊太宰述徐文貞爲相時，亦常捐千金爲邊將紓禍，意亦若此。昔寇萊公出入將相，終身不蓄財產，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則命補葺。自入官所得俸祿，賞賜金帛，惟務施與。史所謂內儉外奢如此。古人肩鉅任重，志在國家者，大都然耶。余嘗尚論楊文簡躬清儉，郭令公減聲妓，評唐之相業者，未可以爲低昂。韓魏公有玉盞，司馬溫公無茶具，評宋之相業者，未可以爲較優劣。視其所存所樹，何如耳。昔人云：「平仲儉矣，夷吾奢矣。」均爲齊魯已。若由今之世維今之風，與其奢也，儉。

弇州別記云：一清故善朱室，其用也大都出寧力。而上疏極論國事甚激，中類若攻宰者。寧患甚，嘗一清於朝不自得，乃乞罷許之。因家鎮江，而武皇南征，過其第，朝一清于中堂。次日大宴，賦詩以贈，凡十二首。一清大獻其金寶，所從巨璫，辛貴咸飫。今上初

廖夢龍，諱篤老，勅加益廩，官一子，而臺諫臣爭言一清才不宜令終老。先是，上爲世子日，獻王從容言曰：「吾楚有三傑，若知乎？問爲誰？」曰：「故大司馬大夏、少師東陽、少傅一清。」上久以識之矣。而會虜寇西北，邊使者卽家起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乘傳往提督秦中諸軍，賜金幣及勅，比于趙充國。馬援郭子儀云：「過洛，謁劉健，不出，曰：『此子污我。』」而會大禮議起，一清林居，時則已攝摩張桂等當勝陰主之半歲，果由是召入，復相，加少師，尋以史成加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時，上召少師，一清少保珤詠至平臺，面見，各贈以詩，極褒許，而宏等咸屬和成卷，中外鑒之。頃雪，詔特免朝參，費突免加特進，左柱國，華蓋殿大學士。一清薦故大學士遷，召至京，因請居其下，不許，而中外人猶謂一清欲上之，其請僞耳。又薦故所善太監張永才，請以爲元帥，永鈞校宿弊，新軍法，因與武定侯助忤，助亦因以恨一清。一清狡多變，惡同列張桂龍，謀去之，不果，而二人極怨望一清，又助腹也。亡何，詹事霍韜極疏攻其惡，上大怒，罷一清，還鎮江。會張永卒，一清多受其黃金，爲作墓銘。事發，詔削職，有司督其金還官，一清遂憤憤死，後得雪，贈

太保，謚文襄。

以上三文并見《國朝獻徵錄》卷一五

襄府長史林先生光慕表

湛若水

周公而上其通行，孔子而下其道明。其道行者其言微，其道明者其行紉。是故明者其體平，行者其用平。白沙夫子崛起南方，沂濂洛之源，以達于洙泗，慨然任明道之責。當是時，得其門而入者，惟南川林先生一人而已矣。南川靜坐清湖，餘三十年，玩心神明，默契大道。其質於師之言曰：「元來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直是一箇充塞周洽，無些小欠缺，無毫髮間斷，無人我大小遠近，如一團水相似，都滾作一片，又各飽滿，無相干涉。前輩謂堯舜事業，亦是一點浮雲過目，今始知其果不我欺，實見得。則所謂充塞天地之間，所謂天地位萬物育，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至誠而不動，未之有也。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與夫高宗夢說之事，朝聞夕死之說，方各有着落。曾點三三兩兩，看來自家多少快活，何必勞勞攘攘，都不是這箇本色。千古惟有孟子勿忘助之語，最是不犯手段也。」

斯不亦見道之體乎。然而言則精而行細矣。先生事
竹齋府君如事天。其事游太夫人如事地。故孝敬行
於家庭。平於族部。聞於巡撫。巡撫朱公爲勸駕焉。中
乙榜。教諭平湖。遷教授於兗州。再補嚴州。所過士習
以化而師道尊。破規條之說而重以身教化舉業之
陋而合於涵養。去支離之弊而究于一本。薦紳考德
拔爲襄府左長史。正國法。肅官箴。憐奸佞。清官禁。
立體統。一府大治。及其既老。以禮而退。能以正終。故
方其隱居清湖也。人曰。未可以仕乎。曰。吾方求吾志
也。吾何爲而易諸。及其仕也。人曰。未可以止乎。曰。古
有爲貧而仕者。乘田委吏所不辭也。吾何爲而去諸。
新不亦見道之用乎。然而行則細而道明矣。甘泉子
曰。夫道體用一原者也。答者孟子稱伯夷伊尹柳下
惠孔子之聖。於伯夷曰。治則進。亂則退。於伊尹曰。治
亦進。亂亦進。於柳下惠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於孔
子則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處則處。可以
仕則仕。夫聖之爲德亦大矣。而直於進退仕處久速
之間言之何耶。明體用之一原而變化不居也。故卽
用可以觀體矣。卽體可以觀用矣。卽體用之全可以
觀人矣。南川先生之學。其蓋亦以是觀乎。若其贊述

存乎文詞。其行實有平家乘。余特撮其大者表而出
之。庶來裔有觀焉。先生諱光。字緝熙。子二人。長時表。
醫學訓科。次時衷。鄉進士。能繼家學。從子遊。語子表
于墓石。

《國朝獻徵錄》卷一〇五



明儒碑傳集卷二十七

楊廷和一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忠楊公廷

和行狀

孫志仁述

楊氏之先世爲廬陵人。元末避歐祥之亂，徙楚麻城。再避江軍亂，乃入蜀，爲新都人。諱世賢者，實新都楊氏始祖。世賢生壽山，壽山生玟，貢士，仕爲永寧吏目。玟生春，號留耕，成化辛丑進士，歷官湖廣提學僉事。春生公，諱廷和，字介夫，別號石齋。生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邑有火光之瑞，甫四歲，知聲律。七歲，日誦書數卷，習舉子業。辛卯年十二，舉於鄉。壬辰會試，下第，入國學。監丞眉山黃公明善奇其才，許妻焉。成化戊戌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時黃公督學雲南，公請假往迎黃夫人。鎮守太監錢能黔國公沐廷章皆厚遺，公力卻不受。庚子，授檢討。弘治己酉，考績，陞修撰。修憲宗實錄，丘文莊公爲副總裁，公以纂修兼校正官。有大關係及大章奏，名臣傳，丘悉以屬公。草成，丘不易一字，歎曰：「良史才也。」辛亥，書成，陞侍讀。壬子，充經筵講官。乙卯，皇太子出閣，御史郭維泰選正

人端國本，首薦公與姑蘇王公鑒等七人。公遷左春坊左中允。戊午，主試順天，所錄多名士，刊文至今。程之。己未四月，丁祖母葉孺人憂，詔賜馳驛歸。辛酉夏服闋，冬北上，復舊職。壬戌三月，大明會典成，當遷官。吏部擬公左春坊大學士。上令中使至內閣問曰：「所擬廷和官豈誤邪？」李文正公對曰：「其人資望兩隆，且東宮侍講，啟沃有年，纂述之功亦異流輩，特擬此官，酬之非誤也。」中使以聞。上曰：「朕亦久知其人，豈吝此官乎？」旨下，士林驚喜。蓋是官輔臣居內閣之銜，不設者五十餘年矣。未幾，爲日講官，開經論政。孝皇重之，錫予多踰常禮。一日，上御講罷，卽以御前儀頒錫宸翰親署器封，時謂有貞觀應曆之風焉。六月，上命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楊士通鑑綱目節要，公爲纂修官，潤色論斷，多出公手。乙丑春，主會試。五月，孝宗賓天，武宗登極。七月，以從龍恩陞詹事府少詹事。丙寅正德改元，公爲講官，有白金綵幣帶履之賜。十月，脩孝宗實錄，公爲副總裁。丁卯，陞詹事，入內閣知誥勅。時劉、謝二公去位，姦璫劉瑾用事，公侍講筵，惓惓以遠小人、戒遊逸爲言。左右讒之，又有陰結近侍者阻公，遂改南京



吏部左侍郎。命下數日即行。瑾使邏者伺公將中之反報云。楊初無怨怒。乃止。五月。陞戶部尚書。八月二十八日。上退朝思公。問曰。楊學士何不在。瑾對曰。今爲南京戶部尚書。上曰。楊廷和已入東閣矣。戶部豈翰林官耶。明日有勅取公內閣辦事。馳驛來京。改兼文淵閣大學士。往時劉仲質等以尚書任之。然不與機密。其後李賢。王文繼以尚書都御史入景泰。天順間故事也。時逆瑾擅權。每指撫人細故。輒成大獄。公隨事救正之。雲南夷奏蒙化土官不法事。瑾欲差人械繫來京。公曰。荒服遠夷。易於生變。土官世祿相傳已久。拘繫未必得徒。損威重。於是止。令鎮巡官勘報。未幾。分守金齒太監張辰以暴政激變。地方幾罹害。戊辰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己巳春。大明會典成。逆瑾怒。功不自己出。乃矯詔撫總裁及纂修官。公華俸二級。十月。孝宗實錄成。復俸如故。有幣金乘馬之賜。旋授光祿大夫。柱國。庚午二月。改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四月。廣陽有安化之變。公謂文正公曰。宜請頒黃榜開諭寧夏之人。及慶府宗室。或阻之曰。黃河之舟盡爲真鑄驅去。即有榜誰與傳之。公曰。此寧夏人不與者十八九。苦爲真鑄

所脅。無以慰之。得無爲真鑄樹黨耶。亟請於上行之。又擬用仇鉞爲將。逆瑾云。鉞已從真鑄矣。公曰。鉞素稱謀勇。不幸在亂城中。未必從亂。朝廷用之。豈不幡然思奮。亦使真鑄自生嫌疑。將內潰矣。未幾。鉞果擒真鑄以效焉。九月。叙績。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座子恒爲中書舍人。勅諭褒美。辛未春。北畿流賊劉六。劉七。齊彥明陷郡邑。殺良民。諸將莫能禦。朝議起馬中錫爲總制。公曰。馬文士也。豈堪是任乎。衆違其議。用之。竟債事。參將桑玉領大軍追劉七於村中。寇甚。將自經於民舍。其黨止之曰。路或可免。乃投金樓下。桑受而縱之。公言於朝。下中錫獄。斬桑玉。以陸完代之。軍威大振。旣而趙風子。邢老虎。劉三羣賊復起。河之南北。衆數十萬。官軍屢敗。公意用邊軍勦之。衆議未協。翰林學士陳霽奏記於公曰。內地腹心。邊圉四肢。役四肢以驅腹心之疾。何不可。公行其言。而以彭公澤爲總制。兩總制破賊。刻日可平。豹房義子。多與諸賊交通。有通事王永者得幸左右。中秋日。潛引齊彥明見上於豹房。事發。下永獄。杖殺之。義子黨訴於上。將罪原問主事張元雷。公曰。刑官知有大明律耳。事得解。壬申。盜平。九月二

十四日、上降手勅曰、直隸山東河南盜賊平定、應
閣運籌定議、致有成功、仍廕子姪一人爲錦衣世襲
千戶、公疏辭不允。三辭、上令吏兵二部會看以聞。
得旨、改廕六品文職。公又辭不允。至三辭、上鑒
其誠切、許之。十月、勅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
大學士。癸酉、四川流賊鄧本恕、廖麻子作亂、彭公澤
總制征之。將行、請授方畧。公曰、君才平賊無難、但忌
班師早也。彭問其故。公曰、往時福建鄧茂七、湖廣劉
千斤二賊授首、餘黨復作、以班師太早耳。彭至、踰年
而賊平。會變起西夏、朝廷復命彭以往。至漢中、內
江胡小二等作亂、彭歎曰、石齋眞聖人也。甲戌正月
十六日、乾清宮災。公請上素衣御左角門、下
詔罪已、令諸司直言時政。上納其言。公卽疏言、
皇上嗣登大寶、十年於茲、邇來災異迭見、水旱頻仍、
盜賊縱橫、夷虜侵擾、五星失度、千里飛蝗、閉霜雨電
之非時、地震天鳴之相繼、軍民困苦、帑藏空虛、今乃
復有此變、聖明何以致之、罪在臣等、願賜寬免、
尤望念皇天付託之重、祖宗創造之艱、生民仰
戴之切、早朝晏罷、深居簡出、親九廟之祭、崇兩
宮之養、勤日講之御、復面奏之規、開言路、通下情、還

邊兵、革禁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以惜民力、減織
造、以節民財、任正直、忠良、親老成、持重、庶人心感悅、
天意可回。上深悔悟、而義子輩諛言蠱惑、意乃懈。
是月、寧府陰結近習、獻燈於內、又欲遣人張設。公語
文書房官曰、王府無獻燈之例、禁中非擅入之所、恐
有奸謀、不可不防。尋請復護衛、公極諫止。謂伊祖以
謀逆而革、劉瑾復之、方革還、豈可又從其請。費公亦
極言之。時寧夏厚賂諸權要、錢寧輩主之。旨竟從
中出焉。乙亥正月二十二日、留耕少保公卒於家。訃
聞、旨言、輔臣丁憂留用事例、你該部查看來說。公
卽疏言、該部自能據禮覆奏。聖明必能以禮處臣、
但憑棺之情、遠繫萬里、奔喪之念、切在一朝、用是不
候吏部查奏、輒敢上瀆、乞俯察愚衷、使得盡慎終之
禮。得旨、卿春官舊學、輔導年深、德望才猷、朝野推
重、特遵先朝故事、爲國留卿任川、宜勉抑內顧私情、
以副倚毗至意。八日、上特遣文書房少監秦用宣
諭、玉音、老先生輔導重臣、國家人事多有倚賴。先
少保喪事、已令該部查例留用。望老先生以禮節哀。
公再疏陳情。得旨、再覽奏具悉。卿迫切至情、但內
閣重任、方賴老成共圖治理、卿宜以體國爲念、再勿



固辭。公又疏言：臣爲先臣長子，理當主祭送終。人子大事，少缺不可復補。且臣形神俱喪，心志荒迷，萬一臨事眩惑，是國家兩負忠孝俱失矣。奉旨：卿屢乞守制，情苦詞切，今暫准奔喪，寫勅給驛，葬畢卽來供職。卿弟廷儀也，著馳驛去，遣行人呂律送歸。禮部郎中祝鑾論祭工部郎中王孝忠治埜城，輔臣眷注之隆，未有過之者。公既歸，上每臨對左右言：何如楊先生有主張。八月，遣少監秦用齋奉璽書宣諭，并勅四川鎮巡三司等官守促上道。公疏辭謝云：啟行兩月而詔旨卽下，到家三月而勅使又臨，枕塊而承自天之恩，越紼以拜如綸之命，戀闕之情，雖切陟岵之痛，方深。況人生大倫，君父最重，輔臣舉措風化所關，喪親不能自盡，不可以爲子禮；義或少有愆，不可以範俗。若以庸劣之才，藉故事爲口實，當太平之世，襲金革之變禮，已自內愧，人其謂何。上批答曰：朕以輔導元臣，忠勤久著，特令勅使守取速來。卿宜體朕至意，卽日就道，以慰人望，再不必辭。公又疏言：君臣之義，固無所逃，而父子之恩，終不可解。三年之愛，人子至情；三年之喪，古人中制。羸瘠之軀，遽難馳於道路；衰毀之狀，亦有覲於班行。徒戾禮經，

無補風化。上鑒其真切，乃批答云：卿孝思純至，固乞終制，覽奏良用惻然。今勉從所請，差去內官先回，待卿服闋還者，鎮巡官催促馳驛前來供職，以副委任。公乃得終喪於家。丁丑六月六日，服闋，朝廷先期遣行人劉紳至蜀，以服闋之明日同鎮巡三司府縣官詣公家宣璽書。公懼時事難爲，堅不欲起。詔使在門，當道守候，府縣住俸，同促就道，不獲已。於八月三日發新都，至東河驛，復欲辭疾。陝西當道請曰：近聞聖駕出居庸關，人情皇皇，公不圖輯寧以報國乎。舟進潞河，京師勲戚府部卿寺部署及臺輿校役皆相率出迎，自崇文門接通州，車騎雲擁。上在邊聞公至，甚喜，遣內侍賜寶銀羊酒。十月二十一日入閣，疏謝且請回鑾，不報。十二月二十八日，與蔣公至居庸請駕，有旨止之。時北狩將歸，先遣人諭內閣府部各爲旗帳奉迎。錢寧來逼公首倡，公曰：旂常在國，銘功臣耳。旗帳施親，舊里俗也。君尊如天，敢有貢獻乎。威武大將軍是何名號。上復遣所幸通使張龍來云：朝廷說楊閣老不肯作旗帳，他忘了往年一遣內臣，兩遣行人取之恩典，過他大臣十倍。今乃執拗，問他懼否。公曰：雷霆之下，敢不震

懼。但不敢以非禮事君耳。戊寅正月七日，駕回候迎，皆不用帳。上素重公，亦不謂忤也。公知道不合，遂謝病乞休。得旨：卿元臣碩德，望隆中外，復任以來，尤切倚注，不允辭。二月一三日，會太皇太后之喪，義不容不出，即復臥病。再疏言：臣復任四月，在告六旬。師保具瞻，豈素餐之地？樞機重任，非養病之官。上批答曰：多事之際，正宜盡心匡輔，又不允。三疏辭益切。上曰：耆德去留，繫時輕重。卿既爲朕倚注，宜以身體國。復不允。令鴻臚官至家催召。十八日，內閣題：太皇太后銘旌，公不與。賜公白金寶纓彩幣。公疏辭。未幾，復疏言：臣之在告，且及半年，以高爵厚祿待衰病之士，隆恩殊禮，寵尸曠之官，是徒取具員而不責實效也。不允。再疏亦如之。五月，上遣太醫院使盧志施鑪更番診視。又遣鴻臚寺卿張昱至臥榻前致命催召。公疏辭謝。上留之益力。六月，遣鴻臚丞翟宗仁來驗病勢。公疏辭謝者三，皆不允。上降手勅曰：朕親統六師，勦除寇虜，內閣運籌定議，協力成功。賜白金綵幣，廢子爲錦衣世襲正千戶。公屢疏辭，皆不允。已卯正月七日，上北征還，兵部侍郎馮清奏捷，傳諭擬旨獎勵威武大將軍。公曰：皇

上親征破虜，禮宜稱賀。從征將士，亦宜行賞。但不可奏捷。今馮清本內開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字樣，是以臣率君也。豈敢輕易擬旨，以犯無將之誅？即以奏納還中使，旋出德勝門迎。駕大閱，張銳馳至行幕，授公前奏擬旨。公曰：本內所稱威武大將軍者何人？豈馮清所當奏捷？我輩所敢獎勵耶？銳曰：朝廷在教場立待旨而後入。公執不可。銳去復來。公曰：必欲擬旨，須馮清別具奏。云前大將軍號止獎勵該鎮守臣乃可。不然，決不敢擬也。銳去，借錢寧來泣而言曰：朝廷疑銳言之不明，又令寧來請即擬票。公曰：此事關係至大，今日不言，誰執其咎？寧回奏言：楊廷和堅執不回。上令回閣擬旨。公與蔣公貝疏執奏如前，止擬獎勵馮清不及威武大將軍一字。公復臥病乞休，疏再上，不允。時上又欲南巡，杖言者舒芬、姜龍等於朝。公聞之，亟出謂司禮近侍曰：爲廷和轉言於上，各官諫止南巡，皆一念忠愛，爲宗社計也。今聞有死於杖下者，何以傳示天下後世？皇上承九廟之祀，奉兩宮之養，國本未建，人心危疑。見今軍民困苦，盜賊縱橫，聖駕欲南去，遠涉大江，應接皆腹裏人，不比胡虜易辨，儻有姦謀潛



匿圖乃縱火倉卒何以應之。又有宗室親伺或修奉迎誘至深宮進退不能消息不達嗟臍無及矣。時宸濠逆謀已成。人無敢言者。公語及此。聞者竦然。明日。公與同寅三公伏闕留止。三日不得命。張鉞出左順門。公以前語司禮者語之。銳曰。此無與銳事。公當親奏豹房。公曰。我知有。乾清宮不知有豹房也。若等朝夕奏事豹房。所奏果何事耶。銳汗顏而退。五月十日。御史蕭淮上言宸濠謀為不軌。衆相視無敢言。公曰。寧府之謀。天下皆知而不敢言。御史獨言之。難矣。然反形尚未露。先年宣廟征漢府。回學士楊榮陳山奏趙府嘗與連謀。請移兵討之。楊溥楊士奇以爲不可。請命皇親大臣往諭之。趙府卽謝罪。獻還護衛。不煩兵而解。中使以聞。上令公撰勅遣太監賴義。侍郎顏頤壽。駙馬崔元往諭宸濠。獻還護衛屯田。勿令諸賊亡命出入府中。改護衛爲南昌左衛。并諭撫按三司知之。時內外權倖多與宸濠交通。口語籍籍。少監盧明日。不日有六國索梟錯事。公曰。梟錯爲國家計。瑾敗。削衛。不聞索錯者。今索錯豈有主之者耶。崔元輩遷延不進。至浙江。聞孫都御史懋許副使達遇害。乃奔回。至天津。王尚書瓊使人要於路。

曰。復命時當示寧府本不反。因削護衛乃反。三使者不以其言爲然。南京以變聞。瓊猶庇之。復奏云。寧府既反。九江彭澤何乃無印信文書。公曰。來奏云賊破九江。彭澤印信被奪。寧有印信文書耶。瓊又復奏。事有可疑。中間未審端的。又曰。尤爲可疑。中間恐有別情。意在陽阻官軍。陰助宸濠也。公與廷辨。盡發其姦。而瓊甚怨公。百計誣陷。然公守正。卒不能中也。七月。加特進。疏辭不允。有清德正學體國忠誠之褒。時上欲親征。羣小慫恿之意益決。公屢疏諫止。終不納。十三日。命司禮監集百官議於左順門。公與同寅三公曰。此但當命文武大臣督京營官軍討之耳。此賊得罪天地。祖宗且無政以懷其軍民者。若出黃榜諭以順逆。使之勤王。誅首惡。寬脅從。卽旬日變從下生。不煩天兵矣。昔永樂中北征有。皇太子居守。宣德中征漢府有鄭王襄王居守。今聖駕出征。居守重任付之何人乎。明日親征。旨徑下。不能止也。兵部請內閣護從。又乞載御寶行。公曰。戰危事也。倉卒草野中。易起奸心。往時四川賊藍五。鄢老人掘廢印。尚且惑衆。況國器乎。卽有除拜號令。亦凱旋行之。御寶無所用焉。由是御寶不行。而梁公蔣公護

耶。又明日，有中人傳旨，欲寫調土兵及王府兵空勅。公曰：「土兵反覆，不必調。王府無兵，可調也。」竟不進稿。又明日，傳命寫威武大將軍勅。公曰：「朝廷親征，奉行天討，誰敢云差遣？又誰敢稱威武大將軍耶？」近聞逆濠偽檄，方以失政爲名，威武大將軍是何政令耶？假作尊者謂朝廷親征，乃稱威武大將軍，是何人降爲此名號？何人寫勅，請先誅戮，然後興兵問罪，則今日之憂不在宸濠而在此勅矣。中使覆奏，少頃，上命蕭敬等十人及谷大用、張永、錢寧至閣中，以阻撓軍機促勅。公曰：「朝廷命臣下行事，乃用勅，親征將勅誰乎？」敬曰：「上旨嚴切，今日無勅，令敬等自投金水河死，不容見也。」公曰：「公等不必死，朝廷止罪廷和一人耳。可以此言奏，再遲一年亦不敢異初議也。」張銳、錢寧色怒曰：「上意決欲如此。」公曰：「天子有爭臣，我輩意亦決欲如此。」蕭等去未幾，即來相率跪拜花臺下。公曰：「諸公貴人也，以此相待，置我於何地？我所知者，祖宗之法奉天承運皇帝六字傳之萬世，誰敢改稱爲此號耶？」蕭等知不可奪，乃去。八月十九日，上將出會，公薦劉尚書春知制誥有旨責公引用鄉里，令回話。公出閣中，遂有

爲勅進者，明日乘輿行矣。庚辰十一月，上還自南征，僅通州召公至行在，令擬旨先誅宸濠，然後入宮。公曰：「宗室有罪，必先告廟，令文武羣臣議罪以聞，而後誅之，此先朝故事也。今於通州行之，臣不敢奉命。」上曰：「先生亦爲此言耶？朕嘗檢宸濠私簿，朝中大臣多受賄者，獨先生無之，故以此委托。若入京後，恐我亦不得止張矣。時上疾已篤，且無主嗣，又深疑左右侍臣，公知不必再執，遂擬旨進焉。辛巳三月四日，魏彬、張銳傳旨言郊祀大禮未舉，朕心未安。又言太醫院用藥無功，求草野醫人冀萬一公知上意有在，非求醫也，乃謂彬等曰：「若有大變，公輩禍福在反掌間。」彬曰：「何謂禍福？」公曰：「我輩與聞處之如倫，叙天下以安，內外同福。反是，公等先受禍，次及我輩矣。」彬曰：「聽老先生處分。」彬等豈敢十四日早，少監陳嚴倉皇來報，駕崩矣。公即語嚴曰：「急啟。」太后取與長子來繼統。少頃，谷大用、張永、張銳至閣中，授公一紙，乃太行皇帝遺命也。辭曰：「說與蘇進、陳敬，我這病則怕不好的，你每與張銳叫司禮監來看我，我有些好友奏娘娘與閣下計較。天下重事要緊，不關你衆人事，是我誤天下事。」公讀罷，舉



京畢曰羣臣止哭遂取 皇明祖訓示諸司禮曰
 大行皇帝未有後當遵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急啟
 皇太后降懿旨 大行皇帝降勅旨遣司禮監文
 武大臣各一人奉迎 興長子來即皇帝位於是遣
 大學士梁公儲司禮太監韋彬谷大用定國公徐光
 祚駙馬崔元禮部尚書毛公澄公持金牌信符授之
 公意不欲遣韋谷倉卒防變故不之更初開變公先
 命閉閣門時惟好各欲立非次以貪功避罪相求如
 市賈皆不得入王瓊問閣門閉大沮議定奉所擬
 懿旨及 大行皇帝書入啟畢就左順門宣諭朝臣
 衆皆躍然大呼曰天下事大定矣朝臣就閣中謝
 且賀曰昔呂端鎮王繼恩韓琦斥八大王恃權專任
 重也今無其權而事又獨難然定策頃刻間惟茲拱
 手外朝不知加呂韓數等矣公曰祖宗功德無疆之
 福亦同官協力所致予何力之有焉遂擬 旨散豹
 房官軍令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
 兵部尚書王憲提督優恤揀選團營官軍分布皇城
 四門及京城九門防守令威武團練營官軍各回原
 營各邊鎮守太監各回本鎮革皇店官校并軍門辦
 事官旗校尉俱回本衛命給密及土魯番諸處貢夷

人當放回者該部照原擬賞之差人送回餘會同館
 館之關防出入佛朗機一差人回廣東聽候豹房番
 僧及少林寺取來和尚各歸本寺南京馬快船隻常
 例聽候外盡數發回各處帶來各色匠役樂工火手
 等各回原籍命東廠錦衣衛及五城巡視御史嚴夜
 禁捕盜賊皆出公獨斷而以 先帝未命行之或曰
 此等事何不少留待 嗣君行公曰機會間不容髮
 時權姦人人自危若不急解之倉卒有變誰能制耶
 九門防守之命既下許泰意若不怡邀兵部王憲至
 閣欲有所言公問則徙倚不對而私相評語公曰危
 疑之際所仗在提兵諸公報國正在今日欲言則直
 言何令我輩揣摩耶憲曰許總兵與江平虜同事西
 官廳今用許防守而遣平虜以此未安蓋為彬地且
 以脅公也公曰團營根本故留平虜主調發泰不應
 以舌澤吻作怒色且微語曰這箇賊公問賊誰泰曰
 李琮又曰泰家止有三百人防護泰意又以琮脅公
 也公曰今日忠臣義士無不奮力琮欲何為自取滅
 族禍耶泰曰李琮兇狠平虜腹心也泰亦憂之公曰
 有諸公在琮不足憂亦無能為也許公必欲與平虜
 同事可一言決之泰意不明與江彬異同欲持兩端

以窺趨避耳。頃之提督張洪至言彬可防。公曰君何疑江反耶。江征流賊回豹房過隊先帝見其耳帶箭鏃喜其驍勇因留置左右。既而護從巡狩一時內外文武皆有之不獨江也。江何罪而欲反耶。近年反者內有真儲宸濠外有劉七藍五鄧老人皆隨起隨滅江內親外衆曾不比數賊假欲萌非望即顧時問蓋紛矣誰肯同之自取滅亡哉。若江能與諸公協力共濟嗣君至日閉門辭爵不失富貴何必自疑人亦政不須疑之耳。諸公本兵安所出策我書生握寸管無能爲也。洪唯唯而退。洪蓋爲彬遊說以擇公意而公對之語有操縱江間之稍安是夕京城市間人馬介然有聲人心皇皇以爲彬且反矣。又聞彬在家不成服齋宿不哭臨公深憂之以一刺投彬曰謝江公大事多賴鎮定彬喜以爲楊公不我虞也乃成服齋宿。十七日朝臨罷公告將公故將公曰連日介介於懷者正以此耳。公曰彬手握重兵發之須得機會是日坤寧宮安獸吻彬入吉服行禮而壽寧侯張鶴齡被劾之安陸公偕蔣公入用璽則大閤俱在公命屏左右謂魏彬曰大功已定大患未除未爲全美魏尚其故公以魏與江連姻不可徑言先慰之曰古人

大義滅親周公誅管蔡主導滅王孰至今流芳青史公雖與江爲親乃勉奉大行命非本意也。公外議紛若不早請太后擒之恐彼不自安將貽禍嗣君以憂未免爲大功之累也。張銳疾言曰彬有何罪公曰如擅入邊軍禁內擅立威武團練營擅改團營爲西官廳擅立鎮國府所犯不一死有餘戮在魏曰實然無所逃死銳猶極力爲辨公曰不須回護我輩言出禍隨已委致身家公雖無子孫猶不念祖宗墳墓與兄弟耶。嗣君途中萬一聞變而驚張公請保任其責也。公辭色俱厲陳嚴贊之曰且收得在。嗣君或寬宥之今亦擬旨監候耳。蔣公曰了此然後哭臨銳曰何故太急公曰此事間不容髮顧可緩耶。即擬旨奏太后與蔣公候於閣中久未下。公曰權璫對我輩言尚百計攔截在。宮闈豈肯贊成乎。若不捷禍必先我二家我輩豈可離此地誠死此亦得死所矣。蔣公曰天祥我明必無此事頃有報宣候右順門者久之陳嚴來曰江彬已擒矣。幾逸出彬行禮畢張永潛使人報之遂奔西安門以西官廳文書爲中道折向北安門。當關者曰有旨留提督彬叱退皇帝何在安所得旨乎。手批門者守門人



追者至縛之。時久旱，遂雨。城中譁聲雷動，爲之謠曰：拿了江彬，朝廷安穩。蓋以吻爲穩也。頃之，李琮亦自其家縛至。罵彬曰：汝早聽我言，豈至於此？彬曰：悔不自斷。其子怨其母亦然。收捕者云：彬已分布腹心於東西北安三門，東甲暴糧，立馬以伺動息。非公先以計安之，後出其不意而擒之，京師百萬流血，成敗猶未可知也。是舉也，公之成算而贊其決者，蔣公也。彬之未擒也，或有密請於公者曰：一力士之力耳。公笑曰：客談何易，安得此大力士耶？其慎密如此。嗣君將發安陸，左右猶以此爲疑。聞彬已擒，乃欣然啟行。四月二十一日漏下二鼓，嗣君至行殿，召公及府部大臣宣諭。三上箋乃允。五鼓，由正陽門入，議以明日大昕卽位。自三月計，四日至是，三十有八日也。公承虛展總已，內外晏然。十六載弊政，姦人皆擬於卽位詔除之。公日夜殫盡心力，草置函中。公侍行殿，蔣公先歸閣中，整理文書。詔條內若軍門、皇店、官校、豹房、衙僧、寫亦虎仙數事，公別書密緘之，不敢露。草蔣至公家，諭家童取去，人莫知何文書也。黎明時進稿，請嗣君批紅。出方鳴鼓，是日向辰，文書官來言：敬去關切中人者數條。公曰：數年以來，事有齟齬，

不曰西邊不可，則直稱朝廷不從。今嗣君至，便有此，乃知前日負大行多矣。卽此廷和便當去。今日拜賀新天子，明日卽跪奉天門前乞休。且問皇上初至，何人於左右欲更詔書，雖死亦甘心也。蔣、毛二公皆力言之。文書房官知不可，乃持回。久之，鳴鼓批紅猶未下。公與三公亟趨華蓋殿後，往來玉除間，不見一人。乃復趨奉天殿下，見直殿者，受文書官來相見語之曰：亟去，萬一誤事，我輩且有說。或言批紅不下，明日開讀亦可。公曰：自古人君卽位，雖草昧中亦須下詔改元，以新天下之耳目。今日若無詔書，不知所改是何年號，人心惶惑，恐有他虞。誰任其咎？文書官懼，乃入奏批紅。出改明年爲嘉靖元年。詔下，宿弊盡革。讀罷，滿朝士夫、京城老少皆踴躍歡慶曰：真天子也。二十四日，上召公及蔣、毛二公見於文華殿。公曰：陛下順天應人，爲天下臣民之主。初至行宮，雨澤隨降，一登寶位，天日開明，可徵宗社萬年之慶。伏願敬天法祖，修德愛民，任賢納諫，講學勤政，永建太平之業。上曰：先生每說的是。賜酒饌而退。二十六日，科道交章劾內臣武臣亂政，公擬旨盡下獄。明日，劾文臣王瓊等二

十餘人、公擬旨俱令致仕。上不可、下內閣改擬言、內臣張銳、張忠等、武臣許泰、錢安等、俱擬下獄。文臣亦有朋姦亂政、罪惡顯著者、皆輕貸、何也。公曰、文臣亂政者、誠有之、但所壞止一衙門、壞事者、退則衙門復清矣、非如銳、泰等、盡惑朝廷、移居豹房、新寺、南北巡幸、離間宮闈、以致國本中絕也。中使曰、王瓊先在兵部、頭戴爪刺、身著帖裏、親至豹房與朝冠帶閒住、不可、乃擬為民、明日又發下、必欲下之、獄瓊危迫甚、摺撫誣奏、冀公引嫌迴避、將有庇之者。上覽奏怒甚、欲重治之、公復為救解。時久旱、瓊既下獄、雨隨降。御史李獻等奏、比之烹桑弘羊云。二十八日、召公及蔣、毛二公至文華殿慰諭。又命太監張佐傳諭、上意欲公發王瓊黨宸濠事。公曰、外廷自有公議、刑官自有正法、廷和不與校也。蓋瓊朋姦黨逆、罪惡昭彰、至如誣害彭澤、而虎仙脫罪、因入豹房、交結錢寧、而臺諫章疏俱從改擬、皆朝臣所共知者、公故云然。二十九日、上復召公面諭曰、先生每為國勤勞、朕悉知之、宜安心辦事。公頓首謝。賜茶而退。自成化以來、朝廷所病者、冗官冗食之費、臣下

建議、未能裁省。劉忠宣公受知孝皇上、宸太監璉奏止之、東山以此怨謫叢集、身幾不免。正德中、曾濫尤甚、十六年四月以前、在京官軍旗校勇士軍匠人等食糧之數、共三十七萬二千七百餘員名、一歲支米三百九十八萬八千八百餘石、歲運四百萬石之數、除海運三十五萬石外、雖盡數至京、亦不能支。公深憂之。上即位、詔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有餘、實支米二百四十五萬六千四百餘石、所省一百五十三萬二千四百餘石、國計雖紓、而大怨叢集、為之謠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皆裁革之徒、騰之也。公未辨色入朝、有持刃恐喝於道上者。上聞之、令兵部撥官軍百人護公入朝、名隨朝軍。時上在諒閣、居文華殿、公疏言、陛下嗣登大寶一月以來、用人行政、無所不當。又聞視朝之暇、惟以親書寫字為事、堯舜之聖、可以復見。只今夏日晝長、章奏多暇、敢請日講。祖訓一二條、臣等躬候便殿、直說大義、以為聖學萬一之助。上嘉而行之。先是、錢寧與江彬有隙、彬發其黨宸濠事下獄。上即位兩月、洪司方議其罪、寧平日厚遇士大夫、中外皆為所餌、時有為之彌縫者、鞠之不得其狀。公曰、錢寧改易



鎮守、進退大臣、受寧府賂遺、假以護衛屯田罪、同逆瑾、豈得輕貸。會籍沒江彬家、得取宸濠世子司香手勅、諸司禮令文書官持至閣中、謂是錢寧所為。公曰：寧罪惡至此、我輩在外、豈得盡知。於是擬旨正其罪焉。張銳、張忠、于經、許泰等十數人下獄、久未決。銳等行賂中外、動以百萬。法司曲庇之、又賂內庭、得旨充軍而已。公發憤上疏曰：科道官劾奏張銳等罪、陛下震怒、下之法司、聞者交慶、謂是大有為之君也。既而法司議上、命會官詳審。臣等擬稟請呈、亦從。上改竟至寬貸。聞者喪氣解體、以為不誅此、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靈不安、萬民之心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自古帝王制刑、三千餘條、曰元惡大憝、不待赦而誅。大明律首以十惡、不待時而決。如銳等所犯是也。此輩縱不皆誅、而張銳、張雄、張忠三人與錢寧、江彬同惡、決不可赦。今執奏者未已、陛下仍以有旨答之、令紛紛之議上及官閣、下逮左右、可乎。願賜獨斷、追回此三人監候處決。上令籍沒其財。元年壬午三月二十五日、上降手勅曰：朕入繼大統、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首先定策、功尤顯著、俱進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

世世承襲食祿一千石。公上疏辭。上批答曰：卿累朝元老、德望隆重、當國勢危疑之際、首定大策、翊戴朕躬、計擒逆彬、潛消禍變、中外奠安、功在社稷。朕嗣統以來、贊襄新政、釐革宿弊、罔顧利害、備竭忠誠。朕心嘉悅、特加殊典、以答元功。宜勉承恩命、副朕倚毗至意。公再疏言：有無妄之福、必致無妄之禍。臣因攀附、得效涓埃、豈敢過有希望、以速無妄之禍哉。伏望聖慈、特賜矜允。雖不敢自謂勞謙之有終、亦庶幾知足之不辱。上復批答云：卿在先朝、隨事匡救、備竭忠悃、中外共知。朕繼大統、實卿定策迎立、既安宗社、又能除奸弭亂、寧一衆志、功勲顯著。前此所擬封爵之加、出自朕心、宜勉承恩命。三疏、四疏、上批答數百言、益切。五疏、公辭且言：不得請、必求去。上批答云：朕以報功宜厚、已着定擬爵名。卿乃屢疏懇辭、決以去就。特允辭封、以全卿廉讓之節。寫勅褒諭、賜宴禮部、仍庵一子為錦衣衛指揮、永遠世襲。公又辭。上批答曰：朕念國統未定、事勢危疑之際、卿三人能同心協謀、釐定大策。其時江彬稔惡、負重尚握重兵、心懷不軌、禍機難測。卿又能即擒獲、不動聲色、潛消大變。朕雍容入朝、中外宴然。考之前史、漢文帝宣

帝繼統之後亦嘗加封丞相楊敞蔡義等邑戶。我太宗以尚書茹常有默相事機之功亦進封忠勤伯。況大明律內明載出將入相能除大患盡忠報國者同開國功勳一體封拜。朕前日加封爵義不爲過。重違卿雅志已聽辭免賜宴進階錄廢畧示報功之意。宜勉承之不必過爲高潔以傷朕懷。公方欲疏辭是時因公攀援爲錦衣者數十人兵部上議處奏云定策之名在臣下固不敢言定難之功在諸臣亦宜有別。武皇彌留之時國祚安危之際往日欺君悞國竊弄威權惡極罪大者人思脫禍之門朋奸附黨各持兩端者坐幸非常之變逆謀已形事機頃刻蓋廟堂之上幾事不密姦雄之後得逞所欲國家生民之禍固不忍言而二三密勿大臣之家不首罹壘粉之殃而無噍類乎此等潛消禍變再安宗社之功尚不敢受封廢之報況代來驟遷禁掖舊任者乎宜加楊廷和以別樣恩典以爲大臣忠勤之勸得旨楊廷和既准辭伯爵朕心缺然除廢子錦衣衛外再廢一子四品文職世世承襲楊廷和本職上進二階公知上意堅不可回乃上疏以疾求去。上溫旨極褒美留之令鴻臚來諭意公自新政以來以身任天下之

責一事未善輒憂於色食爲之減嘗密啟陳論有不得已乃疏言之如請崇聖孝隆聖治請折毀保安諸寺請毀石經祠宇請慎命令以保新政請慎始修德以隆治化其目有敬 天戒法 祖訓隆孝道保聖躬勤民事勤學問慎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諫親善人節財用又請經筵日御及節省供應上皆溫旨答之而必見於行不徒言也故新政翕然有堯舜喜起之風科道論列亦稱公骨鯁如古社稷臣公曰嘉謀入告出不語人我輩事也顧古今異勢官府隔絕持假章疏以達耳以此爲我聲名妖孽我孰甚哉十二月史道開宏曹嘉因不得翰林官怨公乃扶同誣奏公疏求退。上批答曰卿以正學直道輔佐先帝隨事匡救備竭誠惻力止護衛諫止巡幸以死自誓不寫威武大將軍勅書綵帳不附權倖逼令回話先年聞父訃音旬日之內連章乞歸終制忠孝大節中外共知及國勢危疑之際又能計擒逆彬俟朕從容嗣統功在 社稷更化以來除奸革弊褒進忠賢知無不言罔顧利害勲望隆重朝野稱述簡在朕心方切倚毗豈可偶因一人挾私怨望讒佞排陷之言輒求休退鴻臚寺便往諭朕意卽日亟出供



聯以副春懷。所辭不允。數日尚書彭澤給事中鄭一鵬、毛玉、御史陳諱、劉廷璽、少卿楊一漢、郎中唐、先後奏道等挾私害君子。上覽之喜曰：「此朝官救老先生本也。」下道獄。公復爲救解。上又日遣中使促公出。禮意優隆。不得亟去。先是大禮議起。公首執議。召對。面言不可者三。封還。御批者四。執奏三十餘次。司禮太監奉命來閣中講論者三十餘次。公執不可。用是左右得以間之。是後所言多不合。道士陳應楮、李雲客、黃緣進用。蠱惑公。疏論唐虞三代之興。梁武徽宗之亡。請行拿問。明正其罪。工部郎中葉寬因爲皇親陳萬言建第遲期下獄。公疏救之。又論谷大用混占產業。乾沒官銀百萬之罪。江彬黨李琮行賂左右。臨刑將貸。公疏請急誅之。時上頗事齋醮。公疏言：「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出入起居所行皆正事。在前後左右所用皆正人。臣等於十六年四月以前啟請。懿旨凡尚衣尚冠等執事、茶房膳房官殿答應人員、預選老成慎密之人。以待陛下任使。又嘗極論異端邪說。早斥絕。齋醮祈禳。不可輕信。今無故不時設醮。賞資之費移之以調窮困。又請止織造。太監并不寫勅。自是左右譖構益甚。甲申正月。

公上疏乞休。不許。再疏。上乃允之。寫勅馳驛行。月給米六石。歲役夫八名。又以前功廢子一人爲錦衣世襲指揮使。時都給事中李學曾等上章留公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在廷和則得矣。若人惟求舊。陛下未加之意乎？」御史徐相等言：「伏讀綸音。仰窺聖意。既云政理相關。連章具辭。則知爲謀議不合而去矣。又曰：『前次有旨論功。錫與世祿。』則知其靖難王室。不爲無勞矣。聖明未嘗不知廷和也。何遽准致仕而不勉留之乎？」給事中葛鴻言：「廷和不撰織造勅。爲陛下社稷謀也。何不鑒其忠而反厭其執拗耶？」南京給事中顧濬輩相繼言：「先帝賓天。禍在旦夕。廷和與諸老臣協力排難。翕息之間。擒逆彬。剪羣黨。功不可誣。御史范承鑒歷疏公。竭運扶危。洗天落日。功在社稷。嗣是臺諫章奏。或特薦公。或連蔣、毛、喬。在諸老者。不能悉足。覘公道之在人心也。公歸。絕口不及時事。日與親戚故人行田野。話桑麻。瑞虹司馬兄弟倡和爲樂。泊如也。戊子。朝廷下勅諭云：「楊廷和謬主濮議。指示禮官。爲罪之魁。革職爲民。公聞之怡然。已丑五月。因子恒卒。慟悼過傷。六月。公夢天門開。二幡委地。若神衛相迎者。二十一日。顏色溫粹。若平時。

夕沐浴端坐几上而逝。時暑熾，忽霖雨，涼如深秋。長子慎以罪戾雲南，聞訃告於巡撫歐陽公于重，會黔國公沐紹勛、太監杜唐、御史劉臬奏請假回蜀襄事。嗚呼痛哉！公少有大志，而兆亦非常。嘗夢天門開，見綽楔題曰除昌辰。在童丱時，勲業已定矣。天資孝友，器宇宏深，聲色無益之戲，一無所好。端居讀書，而不爲章句文辭之用。古今治亂始終，君子小人用舍，留意甚篤。國朝自洪武迄今，輔臣之建白、部署之職掌、將帥之功罪、邊防之沿革、禮樂刑獄、水利學校、賑濟荒政，言其事若人，又詳其年若月，至於身所未經之地，言其山川里俗，若指掌不爽。此非盡得之書中，也。賓筵備語時，罔不究心，意欲設施之耳。正德中，劉瑾亂政，錢寧、江彬繼之，又值真儲宸濠兩宗室之變，公自守介然，不爲所汙。瑾賣官鬻獄，天下府庫財半入其門。旣欲盡去官府簿書以滅其跡，一日來閣中問曰：「諸司文卷無架閣處，部中議欲焚之。」公曰：「圖籍國家所重，可遂棄乎？」貯之通積庫，或干步廊可也。瑾憮然。明日乃移之千步廊焉。或有怨於彭文思者，遂移之江西一省。會萬安舟子盜殺交趾貢夷，乃嗾瑾窮治其獄，并奏減江西科舉額數，禁江西人不得爲

京官。又謂王安石禍宋，吳革慮事元欲撓其罪於朝。瑾主其言，來閣中議之。公曰：「吳王皆往帝，盜賊處處有之。今偶因一時一事有此舉動，恐駭四方聽聞。」瑾怒曰：「出榜朝堂，前代亦有故事。」公曰：「非盛德事，可爲主上累耶？」事乃止。其從容服強禦有如此者。錢寧氣焰薰灼一時，嘗置酒集公卿，寧自候公門，又令張龍華請必往。公曰：「朝廷在外，豈我輩樂飲時耶？竟不往。」公丁憂歸，寧餽千金，玉帶一束，不受。涿州人王豸臂有瘤形類蜥蜴，張永羣技緝得之曰：「此龍形也，將感衆校尉輩，皆陞錦衣官，而永自欲封伯。」旨徑下。公曰：「自古內臣封爵如五侯，童賈非美事，亦不克終。若本朝則絕無也，誰敢爲此赤族事耶？」永曰：「劉馬兒太監封侯，何謂無也？」衆無言。公曰：「劉馬兒族人有功受封，非其身也，其墓誌在岳蒙泉文集。即命中書取類博稿來，手揭示之，永乃止。自成化以來，寫亦虎仙構土魯番，據哈密，奪金印，爲邊害數十年。彭公澤嘗遣之諭土魯番，乃私許以厚賞，彭欲罪之。虎仙乃賂王瓊塊土重百三十斤，祈免罪。瓊遂誣奏彭公而虎仙得脫。自是得近侍豹房，父子俱授錦衣指揮使。公慮虎仙外知邊方虛實，內覘朝廷事情，脫罪而



歸必將據哈密自立。大爲邊患不止。如宋元昊時事。乃擬就改元詔中。擒之不假兵革。而邊患潛消矣。正德末年。鑿與四出。公居守在内。而天下晏然。至受武宗遺命。定策之功尤偉。議者謂周室重熙。成湯易代。猶陳虎賁以備應門。執干戈而衛製室。書之願命。以示後世。韓琦之立英宗。皇子已在官。繼立自有成序。史臣尚謂呼吸之際。有雷有風。未有如今日虛大位以四旬迎。嗣君於千里。抽戈思逞者。近在簾牆擁兵助逆者。匪環禁。用。以令較昔。豈止呼吸風雷而已。而公從容處之。畧無動勦。散積卒於紙上。擒首惡於掌中。則公功又倍韓琦矣。正德中。言官劾權倖。得公言解者數十人。其諫止巡幸。被廷杖者。存亡皆厚卹焉。又請悉發正德中留中章奏。以付史館。刑部主事宿進建言忤旨。刑部尚書林俊因執法被旨詰問。公皆力救之。所以獎直臣。勵士氣者至矣。止裁革冗食。官軍雜校甚怨之。聞其私構之左右。不得相與咀呪於神。或卜公祿命曰。楊公何日死。我輩必復矣。公明知其怨。而爲國家任之不辭。我抑恩俸尤力。然屢辭爵廕。正已以率之人。固無得管公者。居家儉素。食不兼味。衣自命服。外及幃帳皆用布。教子孫

嚴諸子科第相望。公不爲喜。曰。讀書登科是第二事。修身齊家乃第一事也。貴極人臣。門第如貧賤時。尤以濟物爲心。鄉有涸田萬頃。公視其水利。鑿溝灌漑。鄉人德之。名學士堰。又辭建坊銀。以修邑城。城成而賊至。旁縣避兵。賴以全者萬數。留耕公曰。吾子相業。老夫不知。卽此二事亦大功也。又嘗置義田於縣城西。凡族之不能婚葬者。咸資贍焉。嘗謂諸子曰。吾立身四字。正直忠厚。又曰。爲人不可不學道。但不可以道學立門戶。汝輩觀我平日果有愧於道者乎。公嘉言善行。不能殫述。在位天下仰之。去位天下惜之。旣歿。天下紀之。故太師李文正公曰。文章我不敢辭。經濟大業須歸石齋。太師梁文康公曰。天下大事非石齋莫能濟。公憂歸。虛位以待。服闋則請於上。遵行人促就道焉。少傅蔣公稱其忠誠而剛正。知有國家而不知有身。少師費公稱其首定大策。備慮防微。慮無遺算。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少保石公稱其竭股肱之力。安社稷。以成維新之治。冢宰喬公稱其身任天下之重。竭盡心力。卒成中興王業。見素林公稱其受遺定策之功。狄梁公爲唐司馬。公爲宋不是過。司馬幸菴彭公稱其忘身與家。 祖宗

列聖教養簡任之恩。孔孟程朱講明授受之學。罔計利害死生者。惟石齋一人而已。席文襄公與公議禮不合。其章奏亦曰。楊廷和社稷臣。嘉靖一詔。千古不磨。又曰。楊廷和有大功。他日麒麟畫形。凡此皆正人君子之論。公議之不容泯者也。平生建白有題奏錄。辭謝錄。視草餘錄。新政日錄。文集詩集若干卷。公上三世祖考皆贈封如公官。妣皆贈一品夫人。初娶黃氏。贈一品夫人。繼喻氏。封一品夫人。側室蔣氏。以子恒貴。封孺人。第五子廷平。舉人。廷議。兵部左侍郎。廷宣。舉人。平宣皆先卒。廷曆。以公移廕爲國子生。大臣之廕。第自公始也。廷中。學官弟子。子四人。慎。辛未狀元。官修撰。議禮得罪。編戍雲南。惇。癸未進士。兵部職方主事。恒。承廕錄爲中書舍人。陞大理寺副。忱。舉人。女二。長適翰林修撰余承勛。次適舉人劉大昌。孫男十人。志仁。湖廣都司經歷。同仁。庠生。其仁。廕國子生。寧仁。斯仁。俱庠生。有仁。進士。與仁。指揮同知。右仁。力仁。資仁。孫女五人。曾孫男十人。省吾。養吾。俱庠生。除尚幼。公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庶人禮葬公於縣城西留耕公封塋墓側。丁卯。穆宗卽位。科道章奏公大節不虧。應得卹典。下禮部議云。楊廷和性

抱忠貞才優經濟。相武廟於危疑之日。而訂謨默定。克收旋轉之功。翊先皇於繼統之初。而一新懋贊中興之烈。厚終正始。勲庸卓著於兩朝。直節高風。譽望尚流於四海。上允其議。贈官太保。諡文忠。命中書舍人戢汝止治葬。遣四川布政司左叅政楊成。諭祭凡九壇。廕一孫爲尚寶司丞。一孫入胄學。隆慶己巳正月二十七日。乃改公墓與黃夫人合葬。

《國朝獻徵錄》卷一五

明儒碑傳集卷二十八

楊廷和二 金賢 姚文灝 都穆

廖紀 朱誠泳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楊文忠公墓祠碑

惟皇天篤我明之祐間出哲臣爲

社稷隸二百年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時力於隸事最著矣蓋正統己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隕空沉陸變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移斗之能安敢授手其間哉傳曰仲之生爲齊也仲在則齊存矣往事二際

社稷之計賴二公居多安可忘耶于公已表於憲皇之世楊公之沒久矣頃者恭遇我皇上奉我

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謚文忠膺

一孫爲尚寶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塋恩數備至嗚呼休哉不忘臣下之勞其

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是始皆談誦公行事矣楊氏宗厓改寔公墓祠而祀之以碑辭屬予噫公希世之英也予茲之論其敢苟耶公事業詳具家傳謹掇其大者以引士評之先導可乎公名某字介夫系出湖廣之麻城五世祖某避亂入蜀居新都父某母某氏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生公幼以奇穎舉於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廓鄉先達司馬余肅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居館三十年脩文講讀聲譽茂藉時輩視之已若麟角鳳毛然久之以正德丁卯冬自南戶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時孽璫之焰毒蒸寰宇數年內駭奔未息南正北討政府驚歛而長沙亦倦念去欲令公代已也嘗語人曰吾於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



介夫。夫余公識公於早歲，李相察公於同事，非楊氏之鮑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公丁憂。

朝議奪情，疏亟上，議得寢，惟

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制日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進而時事益難爲矣。

武皇帝匹馬推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望獵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

五位虛拱，將踰歲矣。嗟嗟，自宸濠播亂，訛言載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人心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此何景耶。公血誠隻影，周旋其間，遠奉

綸音，近承

慈旨，大合衆謀，小事獨斷，竟俾邊無鳴鏑，衢巷驚拆，安平且泰，俟

上之回。嗚呼，可不謂公勞已乎。

大駕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蕭密。

梟獍在側，磨牙談舌，儻機事有一髮之類，則禍不測，可忍言耶。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

內旨，許其從事，始以一刺詒彬，入賀獸吻，縛之，按押虎之機，此蕭張擒信之智也。旋以優賞犒思歸官卒，令掃迹出關，成逐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信擒而郿塢之膽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公功已乎。然後清

宮警道，迎

真主，開明堂而治之，布

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已乎。當是時，公之勲名著矣，風烈高矣，將造物者亦忘公耶。

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遂以癸未冬去位。蓋公去而時事日異矣。聞長老云，公始定策迎

立之際，亦援往代母子故事以動

宮陞矣。蓋以安社稷爲急，不恤其他也。逮詔中外，

上於時無難焉，遂行之耳。心豈有他哉？四子起而持之是矣，第無肯亮公之心耳。公可辯耶？公嘗嘆曰：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惟有去已耳。夫以公之圓機達識，豈不知

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十易之孰禦？特以處君父骨肉情禮之間，身任

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乎？必推心挈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之至禮，保忘名之完名，俟

恭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必盡晚哉？然欲即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於去，以免義我尤也。以此夫往在漢廷傳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祿，據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當求裁無滅異之厲。四子之於公，奚爲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決

於去，以免人我尤也。以此世復有不齊之論，出於意見之偏，錮於習聞之久，附聲和響，齟齬寔繁，徒致

聖主懷怒，疑有諷諫罪，且不測，豈非流俗未易卒變，時固然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事我尤也。以此夫以公之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惴惴焉懼補過之無地也，人臣之道，豈易盡哉？悲夫。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詩曰：我思古人，俾無尤兮。殆公之謂也夫。君子曰：去易事也，而公之去則天下惜之者，爲大業之未終也。然

聖皇念公則未嘗已也。何則？漢宣偶一思故劍，而左右測其意在於儷，微我

世皇亦數起用舊臣，而因識

皇心之默存於定策，豈不然耶？故十年之內，九重懷隣，意切矣然，

環詔雖勤而膚效未奏也。假令公垂老尚在，則皇慈豈忍俾終於棄捐乎？應知珮可宵還，劍當



畫合矣。惜乎天之靳之也。恭惟我

皇上知

世皇之意也。改元之初。一洗釋之。嘉勞憫忠。以慰仁人志士之心。勸忠臣孝子於來裔。猗乎盛德。曷以加哉。往者奪門。爭甚于公之譴。乃英皇獨難之。爭者曰。不如是。則今日之舉無名。而于公殲焉。時惟

憲皇帝知

英皇帝之意也。即改元初。亦爲洗雪。而嘉勞憫忠。于公復完。嗟乎。二公力於公家。其忠同。其受報亦類。顧不異哉。乃若我

二聖之心。則如天之覆也。如地之載也。如日月之照也。窮劫贊頌。不能盡矣。傳稱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于學。無不貫。惟以資經濟。故于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蹟。邊防阨塞。軍伍錢役。叢瑣遠邇。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以東。厥功乞封。已持

力。肯引內官劉馬兒例。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父類傳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於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輟草威武勅。已瀕死。逮

嗣君未至。承

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奸雄。如泰如瓊。稍踈皆足以死。

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洶洶。謠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于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岌岌隣死矣。然而不死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也者耳。論者謂公委任半於古人。而功勛倍之。往代以負荷危艱名世者。皆當出公下。信夫。獨公閣僚廣東梁公之論尤確。梁公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任。不可代也。於是虛閣中首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



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如此。故公少時嘗夢天門開遙瞻卓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間氣而生者耶。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二辭錦衣衛千戶廕三辭文職四品世襲廕。居家儉素食不兼味衣

命服外皆布素。子弟科第相望不以爲喜曰此末事也。謹言行脩身齊家斯人道之大者。幼不好弄比老而聲伎不一至于前位極人臣而居處同于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生多宦遊每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次建坊牌賞修縣城城成賊至救生命以萬計。次置義田于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物業三焉。公之加意人間世何如哉。若他言行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馬永卿輩書之今未易舉也。公上三世皆贈如官元配黃氏贈一品夫人。生子慎正德辛未科及第

第一。繼室喻氏內江人封一品夫人無出。側室蔣氏封孺人生子惇兵部主事。恒中書舍人。先公卒。惇舉人女二長嫁修撰余承勛次嫁舉人劉大昌孫男十人。某尚寶司丞。某廕生。公以嘉靖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卒於正寢於時慎以議禮謫戍永昌以撫臣議奏許一奔喪已而惇忱亡而諸孫幼公處淺土者四十年紀綱家務以付慎繼室黃氏云。氏遂寧黃尚書第二女有才志幾幾楊氏嬰白矣亦天以報公勤勞王家也。嗟乎宣孟之忠成季之勲天之所以報公者豈有既哉。魯曰惜乎予言也陋不能爲公重聊持論以俟後之賢者耳。因憶年二十時以諸生謁公公器之去四十五年得矢公薦藻之辭俯仰人代傷慨悲譔爲之嗷嗷。辭曰坎坎擊鼓導江之浦雲頂山前鶴化仙鶴鳴壘畔雲騰雨聊騁目兮四顧望夫君兮容與九疑雲淨喜回峰三峽濟平愁在渚愁莫愁兮夜未央思莫思兮東

方隅。衡門空閑鎖松筠。水遠山長會能取。跂
靈駕兮未來。悄悄而延佇。

右迎神之曲。

擊鼓其鏜。鳳山之傍。松鳴風兮聲琳琅。葭沍
月兮容蒼蒼。眇一夕兮平生。睹君子之暉光。
琴瑟齊御。千微張。妙舞並奏進樂方。樂莫樂
兮兼相忘。醉莫醉兮無何鄉。天庭忽有霞華
飛。新傳火兮燈交光。儼雲駢兮羽蓋。顧形骸
兮難將。

右侑神之曲。

擊鼓其嘈。金沙之郊。雲冥冥兮水滔滔。嘯于
岫兮鳴于臯。君乘舫耶乘橋。石齒月兮山嶠。
掀髯扼腕。談何高。登樓慷慨意初消。喜相逢
兮雲中簫。愁相追兮澗中濤。百年惟會在今
朝。君不留兮我心勞。忽空明兮澹足。寒獨立
兮逍遙。

右送神之曲。

趙貞吉撰 《趙文肅公文集》卷一九

東園金先生傳 顧璘

先生名賢字士希。江寧人。上世本籍永平。曾祖洵。國初
始徙江寧。先生性資穎敏。魁岸闊達。有巨人度。少學易
於吳公彥華之門。窮探妙解。有聲庠序。於是晉江蔡
氏著易說行海內。乃與董生林華推行傳授。盡其精微。
以之發科。登進士第。乃嘆曰。聖人精蘊盡於易矣。而妙
用見諸行事。則在春秋。學者不通春秋。終不達聖人之
用。遂取三傳及諸家之說。研究異同。發所未發。著紀惡
若干卷。其自序畧曰。昔壺遂問于司馬遷曰。孔子何為
而作春秋哉。遷曰。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達王事而已
矣。夫平王東遷。周室雖衰。遺法尚存。禮樂征伐尚或自
天子出。及齊桓主伯。天下宗齊。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矣。漢梁之會。羣臣主盟。降自大夫出矣。陽虎作亂。季斯
見囚。又降自陪臣出矣。此春秋之大勢。天下幾於無君。
經不容以不作也。若其誅亂臣討賊子。內中華。外楚國。



崇仁義黜詐力尊君卑臣貴王賤伯。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星日、衆人皆可得而誅之。至若有功者或不錄、有罪者或見原。如齊桓達王志而會世子、反或許之。鄭文承王命而背首止、乃致譏焉。晉厲弑於臣而書圖、蔡昭弑於臣而書殺。晉昭徵會、欲示威也、而或取其功。吳師從蔡、欲謀楚也、而或進其將。桓公無王、定公無正、權衡獨裁於聖心、是非不拘於衆見。此則程子所謂微詞與義、時措從宜者也。學者非深於道、其孰能識之哉。或曰、仲尼之意發於傳、左氏述事、公穀研理、廣發於諸儒、大備於文定盡矣。紀愚何為而作也。曰、今夫山草木生之而樵者不能盡採、今夫水魚鱉生焉而漁者不能盡取。聖言淵微、義理弘博、傳者雖多、而各有所得、採之益深、推之益廣。譬之飲河者、各充其腹而源不竭。此紀愚所由作也。夫先生之學識、其大者如此。故其達於政事、恒以王道為心、不徇俗矜張以希近譽。初為仁和知縣、事上以誠、接賓以禮、御衆以義、蒞事以勤、文而無害、寬

而不弛、竟與抗守楊孟瑛疏復西湖數百餘頃、民賴其惠。召入為兵科給事中、時閹瑾擅國、毒流薦紳、先生獨持大體、不亢不隨、嘗劾淮安獄、正知府某罪、明周給事自殺之寃、雖拂瑾意而莫之能害。他如論宗室寘儲逆謀、議圻輔平寇利害、於時都御史有治軍無狀、濫殺無辜者、並見奏黜。君子謂之有識。服父喪、再起轉右給事中。時瑾既伏誅、錢寧繼起亂政、以事見劾、求補外避之、遂出知大名府。下車以後、清淹禁、止橫政、絕長吏之桀驁、辨照監之牽誣、民以安堵。乃繕城浚池、興舉百度、修子貢祠。又以狄梁公寇萊公有惠於郡、為建祠置祀。刻元城劉公語錄以興學者。地瀕黃河、民罷障塞、乃建議請疏交梁分殺其流、俾無泛溢為害。臺臣是其議而不果行。郡歲有贏金三千兩、不登於籍、吏言之先生。先生曰、吾不忍厚私以負國家。遂白御史籍之。官入覲、言官有不悅者、漫詞誣劾、乃改知福建延平府。先生曰、官非吾志矣、不往則跡不明。因之郡、受事者七日、即上疏乞

骸不俟報而歸。旋得請致仕。日與朋舊為樂。公卿不先加禮。未嘗往見。孜孜以興起後學為念。講析疑義。終日不倦。讓舊業於諸弟。仍出歸田之餘。治其家室婚嫁。其友王太僕章浚。嘗貸白金百兩以上。往哭之。即曰。嗟嗟。欽佩。母念我適。以恤而後。於是義聲重一時。嘉靖戊子。大禮成推恩。進亞中大夫。年七十一卒於家。子男四大。車大輿。大輅。大輶。大車。鄉進士。有文行。大輿府學生善詩。並稱於鄉。論曰。六經道之綱也。苟舉其綱。萬目咸正。今仕者治經用世。往往紛糾耗亂。而乏治理。以文不以道也。金先生學易與春秋。皆盡其微。斯身心與之化矣。故治民則惠。司言則直。豈非綱舉目正之效耶。夫然後知六經可貴。而聖人之道果濟於世用。不誣也。

《明文海》卷二九九

奉議大夫湖廣按察司僉事姚君文灝墓志銘

邵寶

湖廣按察僉事姚君諱文灝。秀夫其字。自號都東野人。晚更號學齋。世為信之弋陽人。其先有自立者。徙貴溪東山。至本正始膺貢。為太學生。君曾祖也。祖添德。父明。以鄉貢進士官監察御史。陝西按察僉事。配王氏。生君。年二十。領癸卯鄉薦。甲辰省試第二。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工部都水主事。督造淮安運舟。改刑部陝西司。調常州府通判。遷工部都水司主事。督浙西水利。以病告家居。起為刑部廣東司主事。擢今官。提督學政三年而卒。初。君侍父于陝。時方弱冠。讀書恒達旦。見者知為偉器。及歸娶。獨行親迎禮。流俗咻之不顧。父喪極哀毀。內翰張公東白謂人曰。是子可以語道矣。勵志同學。能忘其貧。文譽隱起。比有祿。迎母就養京師。踰年母歿。歸其喪葬之。廬墓終制。其督治舟。處置得宜。軍民稱便。在刑部繞三月。坐累當調外。或謂任淺宜自白。君曰。職既在是。即一日亦與有責。敢獨免乎。言者愧服。常州水政先諸郡。工部侍郎徐公貫奉勅視水浙西。君陳興革事。皆見施行。還朝。上君治狀。遂有工部之命。君既受命。亟陳水利六

事一日設導河夫二日發濟農粟三日給修閘錢四日開議水局五日重農官選六日事農官任鑿鑿皆經久計朝議行其四事君巡行相度雖極險遠忘其勞繪水道圖集水利書其自著又有事宜一編皆行於時及歸大巖下益事著述提學命下與論允協君慨然以作人爲任條教甚悉大要本聖賢之學而參以時制痛革浮靡考校一斷以公自謂毀譽不入請託不行賄賂不通聞者以爲不誣甲子之試凡中式者皆公所擬侍御包君澤歎服其精而公不及見矣君性方嚴純正平居寡言笑在官無貳志在家無嬉容友誼弟兼有情誼接人敬人亦敬之臨事剛毅充其志雖死生在前弗顧也自始仕至卒每公暇端坐手一編儼如儒生諸書皆有辯論或欲更訂大學章句公謂宜守程朱定本至其獨得時又自附當仁之義非有識者不能知也

《國朝獻徵錄》卷八八

太僕寺少卿都公穆墓志銘 胡縉宗

吳有大雅君子博物洽聞砥節礪行淵微玉潔蔚爲醇儒蓋都公其人也公諱穆字玄敬仕爲禮部主客司郎中年五十有四卽上書乞骸骨歸許之加太僕

寺少卿致仕維時京師大夫士見公之歸無留次於囊無田廬歸一鄉蕭然戒行視棄官如唾無毫髮顧精心爭挽之不得其不交嘆以爲公真賢遠於人歸而攻苦食淡寢卧圖籍相與婆娑嬉遊屏車斥駟掃迹公府以著書爲業或放逐山水冥搜遐寄若是者十餘年嘉靖壬午以撫臣薦進階中憲大夫又三年年六十有七卒實嘉靖乙酉九月二十二日其子元翁等卜以卒之年十二月六日葬公花園山縉宗屬中吳得與其凡役事而又屬之以銘重以工部主事伍君疇中之狀迺不獲辭而爲之志曰都氏之先爲丹陽人有遠祖稱丹陽先生者仕宋爲尚書吏部郎中由丹陽徙蘇居縣南濠里曾大父文信大父彥和父卯封工部都水司主事母朱氏贈安人公七歲能詩及長不習章句汎濫羣籍杜門篤學者幾二十年屢空長如絕意進取名聲大噪吳下巡撫都御史何公某提學御史林公某忻其名強之應舉公迺出以是秋乙卯領應天鄉薦已未第進士甲子拜工部都水司主事階承德郎未幾丁父憂服除復官工部分理器皿厥厥事故旁午多靡費公則鳩匠會計小大贏縮惟其舊有不便輒弛去匹馬入解自齋米蔬



厥人掘地得金貯之庫吏有私請者公斥之曰若曹何敢汚我。已而巡視京城浚渠繕壘事咸集丙寅改南京兵部武庫司廉幹如工部日辛未復官工部陞虞衡司署員外郎壬申乃進禮部職主客諸吏入貢使者充館公采遠有道國體以尊慶湯王妃應冊封公副崇信伯費公某往使之贐以腆幣拒弗受便道躡終南顛舉過首陽登華嵩兩山抵少林濯溫泉轉入王屋以及三山砥柱龍門伊閼囊括其勝渡之歌詩徜徉而返公性友愛養孀妹撫孤甥恤幼弟皇皇如不及文祖韓歐詩宗陶孟尤長於纂述故郡人稱爲南濠先生其行於世者曰南濠詩略文略賓話史壺水聽雨紀談載於家者曰南濠詩略文略賓話史外類鈔周易考異金薤琳琅云維公束髮好修奮思古人完德遂學星列海內受知兩朝贈賚有赫風流儼矩典懷後賢雖老于食貧不可謂不遇也

《國朝獻徵錄》卷七二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傅
廖公紀墓誌銘

李時

公諱紀字廷陳別號龍灣世居閩父瑄商於東光因家焉公幼有至性好學不喜嬉飲爲樂成化庚子領

京闈鄉薦庚戌舉進士登第時屠公總憲風裁炳著少許可公觀政屬下獨器重逮程銓柄首疏公爲考功主事公亦節介不渝期副所薦鄉有士將遊仕途奉贊謁冀蒙二天公不辭既完壁兒贐以歸其清而不激類如此歷遷考功郎中再轉文選雅不阿時宰士類高之陞太僕少卿太常卿皆有實政紀錄尋擢工部右侍郎督理易州山廠時歲羨餘將萬金公一無所染悉以上供所用因以爲例陞吏部左侍郎既而擢南京吏部尚書頃又轉兵部叅贊機務凡勞權所役奪之俾盡還伍戎政用肅因人言求退章再上獲允家居踰兩載召起家爲吏部尚書公感激益自磨淬值修獻皇帝實錄受命總裁事竣進太子太保賜鞍馬金幣丙戌請老上不奪其志加少保給夫人夫月糧庸示優遇仍勅乘傳歸既抵家日惟杜門研索古義嘗著庸學論孟管窺少業毛詩晚年尤嗜易公卒計聞天子爲罷朝一日贈少傅諡僖靖賜祭九壇命工部管葬恩禮稠至士林榮之

《國朝獻徵錄》卷二五

秦簡王



藏

明儒碑傳集

卷二八

四三七

《國朝獻徵錄》卷一

諱誠泳，乃惠王庶第一子。弘治元年襲封，弘治十一年薨，謚曰簡。王少卽知檢，長自矜持，非法不服，非禮不蹈。言雖小必踐，行雖小必謹。聲色歌舞貨利，敗壞澹然無所好。刑于之化，洽於賢妃，恭敬惠慈，以仁逮下。宗室之化，自郡王而下，至於將軍、中尉，不問尊卑族屬，皆循矩蹈矜，不敢以非義聞於其側。蒞廟社，祀事必恪。接臣僚有禮，御下甚寬。人有小過，務爲包含。觸法抵禁，付之有司，不輕有假貸。自奉儉素，居常布衣蔬食。有患孤苦，施予無吝。泰川數百里，多欽賜府地，軍民佃以爲業。天時小歉，輒減租稅之半，或盡蠲之。喜接文儒士夫，話談竟日，亹亹忘勞。凡異端曲士，攜術以干者，卒無所售。喜讀書，凡六經子史百家，無不徧閱，一目悉記。善作詩，每遇花辰燈夕，請潘臬及關中樞紳宴飲，廣和有經進小鳴，稿行於世。長安有魯齋書院久廢，弘治丙辰，提學遼菴楊公欲復之，故址半爲民居。王聞，乃易隙地一區，建正學書院，旣成，爲文記之。又於府西建立小學，凡軍校子弟之秀者，命文臣教之。嘗自課試，有益者送有司考入庠，由是科不乏人。

王府護衛子弟得入貴官，自恭簡王始。朱謀塈著

校記

①書：《容春堂集》別集卷七作「經書」。

②知：右引書作「深知」。又右引書於此句下尚有大段文字，可參考。

③《吳郡文粹續集》卷四三，《明文海》卷四三四於

「云」字下有數句，此未錄，可參考。

④右引書於「不遇也」下有銘文，可參考。

明儒碑傳集卷二十九

吳世忠 邵寶 吳廷舉 王鴻儒

余祐 祝允明 毛憲 羅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世忠傳 延綏

吳世忠字懋貞，江西金谿縣人。弘治庚戌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歷吏科左右給事中。陞湖廣布政司左參議。劉瑾時，坐累降山東按察司僉事，入爲尚寶寺少卿。陞大理寺寺丞，右少卿。正德癸酉，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世忠夙介有文學，在諫垣遇事敢言，凡薦劾皆愜公論。嘗論方孝孺、練子寧之忠，宜表祀，聞者駭之。巡歷荆襄，銳意興革，豪猾屏跡。爲巡撫，留心邊務。虜在河套，出師逐之，既失利，乃以疾辭。其爲人近厚，所得俸餘輒分助諸兄，以孝友稱於鄉。瑾嘗遣邏卒至湖廣，或誣同官胡姓者以罪，胡與聲相近，誤逮世忠。世忠隱忍受之，不辯，亦不復言。瑾誅後，胡以告人，皆服世忠之器度爲不可及。世忠才不逮志，而用亦弗究。家歷一年而卒，知者惜之。

《國朝獻徵錄》卷六三

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莊邵公寶神道碑銘 楊一清

錫山有鉅公，家食爲名士，仕爲名臣，要其終爲名儒。曰邵公，諱寶，字國賢者。予友西涯李文正公之門人也。予以西涯故，獲好于公，久乃益習。晚年予謝政，公歸侍養，鎮常郡，相比歲時通問，訊不絕。然制于踪跡，不及見。去年嘉靖丁亥，予在朝，忽得守臣報，則公亡矣。公世居無錫，近慧山，傳稱天下第二泉也。因號泉齋。又曰二泉，學者稱爲二泉先生。文正公成化庚子主考南畿，得公歸，以詫于予曰：吾得天下士。舉甲辰進士，出知河南許州，能以禮讓爲國，所舉動多風化。中事作新廟學，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皆知慎其所自立。次收之讀書爲文，矩則許之，文風蔚然改觀。正穎考序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祠漢愍帝，祠范忠宣公于襄城，裴晉公于郾城，毀龍骨、杖妖巫。尤急民事，躬課農種，倣朱文公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爲備荒計。釐正糧籍，民至于今稱便。徵戶部員外郎，尚書委問章奏，進郎中。太原周文端公華容劉忠宣公甚器重之。孝廟臨御，諸公奏抑恩倖，杜請求，釐正度支，多公言是用。章奏多出

公筆。以薦爲江西提學副使。至則以身爲教。先行檢而後辭。藝黜浮崇雅。士類勃興。脩濂溪書院。白于巡撫林公待用。倣取濂溪族孫守祠。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遷浙江按察使。慮獄囚成豪惡殺人之獄。出可矜疑者若干人。正德丁卯。遷浙江右布政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已巳。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時劉瑾用事。公一無所通。瑾銜之。數令人以危言撼之。公不爲動。乃勒令致仕。庚午。瑾誅。起巡撫貴州。尋陞戶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命兼左僉都御史。督處糧運。及會勘通州城壕。歸奏俱稱旨。先是。公以母太夫人老。自爲藩憲時。屢奏乞終養。格于例。爲侍郎再乞歸養。俱不許。壬申。許歸省。賜寶鑑四千緡以行。抵家。入疏終養。始報可。得疾。尋愈。年近六十。朝夕侍親側。承歡婉愉。太夫人安其養。年八十餘壽終。公養親之暇。深居簡出。日親書史。以著作爲事。求請者踵接于門。碑版流播遍四方。今上嗣極大臣言官交薦公。乃有南京禮部尚書之命。公疏懇辭。上褒以溫旨。不奪其志。且令有司以禮存問。待親終用之。比終太夫人之喪。天子且召用公。而公病不可起矣。大父諱錡。父諱溥。俱累贈嘉議大夫。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大母楊氏。累贈淑人。母柯氏。累封太淑人。進太夫人。配顧氏。累封淑人。生子男二。曰德孫。佛孫。俱早卒。今以族弟之子煦爲嗣。公居鄉厚隣睦族。好爲義舉。里人薰而善之。顧自公視之。皆常行。不及書。文辭典重。刊落華藻。一歸于純厚。詩歌出入李杜間。樂府有漢魏遺意。所著學史簡端二錄。爲都憲吳公獻臣錄進。他如定性書說。清政舉要錄。容春堂勿藥諸集。各若干卷。藏于家。其厄于火者。莫得而詳也。公生天順庚辰。卒于嘉靖丁亥。壽六十有八。計開贈太子少保。賜諡文莊。諭祭營葬。公平生操履端所。自登第至侍養家居。一切覬遺不苟受。篋中無長物。唯圖書金石遺文而已。公于家稱孝子。于國稱名臣。于世稱純儒。傑然爲天地間完德君子。公性度端雅。貞介夙成。臨事猶講學。未嘗疾言遽色。人或數百語不能終。公以數語卽竟之。嘗曰。願爲真士夫。不爲假道學。于聲色貨利。絕口不言。惟賢人君子則敬之弗怠。一時碩儒。並以天下士稱之。而憲臣有言于朝曰。行追古人。學方國士。

吳尚書廷舉傳

崔銑

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洪武中，其祖成梧州，遂隸戎籍。成化癸卯，年十九，舉於鄉。丁未，舉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如水，字民如子，減賦息訟，乃刻家禮實行之。都御史屠淵檄公至督府，與之言甚溫，欲爲邑權璫修家廟。公曰：「廷舉越境奔命，宜有地方重事爾。」乃今爲權璫修家廟乎？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屠令他邑成之，市舶太監給銀買葛，公卽用之，買二疋，曰：「奉此爲式，如不中意，請還金。」且葛，雷產也。太監怒，取金去。御史汪宗器惡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何也？」吳公壞淫祠觀寺，以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及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俱列斤兩。鄉大夫二子犯盜，並論死。公生其少子，標其戶曰盜。後少子改行，乃泣懇曰：「公念先人廉直，故存後。今盜其門，大爲元人辱，請就死。」公爲撤之。御史卽捕盜，令自首，賂知縣，乃毀門表，不卽理前事。盜曰：「盜死分也，不敢誣廉令，加以嚴刑，不易口。」是時公囚服，搢手，日詣訟所，分析所由，無私盜狀。上御史大慚，命釋公。弘治丙辰，屠入爲吏部尚書，遷公成都同知。一年，以憂回。起松江，上疏請修軍政二

事。廣東盜起，馬端肅、劉忠宣薦陞兵備僉事，征十三村池水盜，平之。改兼鹽法。正德己巳也。逆瑾用事，天下鎮守恣橫，公劾太監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曰：「貢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賂劉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列上。公罪，鞫之無狀，止以枉道回城。首吏部前主事宿進輩謀謀之。天官張綏取問其諸稿，心賞其能，言於瑾。凡械首十二日，放鴈門充軍。再月，赦瑾亦誅。晉雲南副使，江西參政。討姚源賊，用兵已歷年，總制臣數易，官顧其私，兵不協力，費以萬計。公雅多知略，勇不避難，及逢盤錯，益喜截決。前已數用兵，勝，茲則設奇取捷，不用甲冑，出入輕脫，諭資解散，反爲賊得，奉之入巢。周衛耀威，劫公求撫。吳公如前，資諭詞色亡撓。久之，伺得賊中要領，因用其巨力而譴微輕者，許以利，令其僕妻賊女，遂執其酋。公亦出一鼓平之。晉廣東右布政，立番船進貢交易之法，平驛遞之役，弊更患除矣。嶺西猺獞作亂，命兼兵備副使經略。湖南饑，公以副都御史賑濟。辰州土官相讐，公立約使平。又疏六事，陰備寧濠之變。當道不用。濠反，君子曰：「用吳公曲突之謀，無患矣。」濠嘗遣使遺天官陸完金簡，曰：「宜急易孫燧代之者某。」某



俱可。吳廷舉切勿令其來。潦敗遇者獲之。今上^③。
為兵部右侍郎。上疏犯輔臣。改南京工部。又改南戶
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折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妄
工。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爪敝衣穿帶。不加藻飾。神采
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利如
糞土。妻子冒饑寒而施。予不較有無。晉南工部尚書。
卽疏歸。歸二年卒。所居湫隘。門巷不容鷄飛。無郭外
田。丘墓之寄十餘畝。卒之日。無衣以斂。無棺以殯。都
御史姚鏐為營柩。靖州土官持金來謝德。却不受。及
是。各來弔哭。平生篤友誼。見良士身下之。忘其人已。
在太學。南城羅景鳴。玘四十餘。以貴貢。公悅其文奇。
兄事之。景鳴病痢。僕疫而死。公為煮粥。負之登厠。一
晝夜十數反。景鳴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
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在順德。同年鄒智
疏柄臣奸邪。為所陷。謫石城吏目死。公資之。歸其喪
于蜀。倅成都。梓其遺文。順德生員梁景行直而文。公
與之友。宗烈棄晉江。令返壺山。公數薦于朝。嘉靖初
起為鎮江同知。大學士楊一清再附黨人入閣。其族
子留者于官府。害里人。宗烈獨治之。鞭其奴。改王府
長史。請于王。至蒼梧視葬已。宗烈亦卒。嘉魚李承箕

世卿不仕。善為古文。布衣李孔修子長苦攻詩。皆所
厚善。忠宣公在廣。左轄吳公在令。至省。忠宣館之。省
衙尺書。稱大夏頓首。公好讀書。無不窺索。積至萬卷。
好文清及胡敬齋錄。采其要言。作詩效陳白沙。覽者
見其致。簡牘情理精切。規人所不及。無諛詞。奏草煩
悉剴當。俱未編次為集。卒時年六十有六。論曰。銑平
生頗識當世賢士大夫。如吳公真才潔履。厚行定力。
鮮佞也。銑嘗謂之曰。許友死。未知公然否。此外公優
為之。嗟乎。吳公衣食人惠廣矣。妻子不能延朝夕。服
政四十年。百瘁九死。皆歷之。不能一月安于朝。推下
賢哲。不憚屈已。比卒。未聞報德者。孟子曰。命也。

又別傳

吳廷舉字獻臣。蒼梧人。丁未進士。賦性知勇。自奉菲
薄。士夫稱為渾身是膽。皮囊是智。弘治二年。知順德
縣。下車首興學校。毀淫祠。飭縣治。優老恤孤。重梓家
禮儀節。示部民更新。應祀廟社。隆歲事。凡可以激風
俗者。悉舉行之。足稱能吏焉。時有中官至邑。要求厚
賄。率士類逐之出境。人皆稱快。陞成都府同知。歷廣
東按察司兵備僉事。在清遠。創兵備道。立演武亭。軍
政肅然。盜息民安。遷副使。右布政使。仍兼兵備副使。

嘗爲佛朗機國通貢。頗貽民害。論者少之。終南京工部尚書。廷舉禁淫祠條約。本職近因賑濟。親到所屬龍江、龍山二堡地方。循行郊野。見有五嶽神廟。塑立神像。戴冠凝旒。執圭稱帝。割生醢酒。費出土民。主祭司香。權歸巫祝。諸諛又甚。褻瀆尤多。殊不知五嶽惟五方諸侯。得以祭之。其法則除地爲壇。削木爲主。祭以二仲。號以本山。有事則天子遣官以炷香。無事則守臣封爵而致祭。其禮至重。其分至嚴。今每鄉數廟。每廟五神。是庶人而借諸侯之禮。是以三公而擬天子之稱。廟宇幽沉。既失立壇之義。儀容儼雅。又乖作主之規。臧氏之禁。不足以盡其過。季氏之旅。不足以比其罪。及照本堡及大良等堡野鬼淫祠。克間列巷。歲時祭賽。男女混淆。甚至強盜打劫。亦資神以壯膽。乃徒興訟。必許愿以見官。似此乖違。俱當究問。本欲施行于既往。庶幾懲戒於方來。念小民之無知。由長官之無道。若非敎而後毀。終至毀而後興。非徒壞我民心。抑且傷我民力。合應禁毀。以正幽明。今備榜曉諭。通縣百姓。各宜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士農工商。各專一業。錢糧稅課。不失其期。四時八節。各祭宗祖。春祈秋報。共祭土穀。毋致唆

詞訟。毋搶割田禾。毋害衆成家。毋欺公玩法。毋學賭博。賭博必傾家。毋學爭訟。爭訟必破產。毋學散仔。散仔必喪心。毋學盜賊。盜賊必喪命。凡其遷善去惡之路。是皆消災獲福之門。不須詣分外之神祇。空至費囊中之金帛。各逆邪心。毋貽後悔。通縣計去淫祠二百二十五所。遺下地段改作社學。鄉社學訓誨子弟。示教鄉民。

《國朝獻徵錄》卷五二

南京戶部尚書王公鴻儒傳

朱睦㮮

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也。少奇穎。工楷書。親屬爲府史。從治文書。時金城段堅知南陽府。見鴻儒書。奇而問之。史以實對。遂召見。一試大驚。乃留居府中。親授尚書。久之。鴻儒因言。張生景純爲學艱苦。堅又招景純。授以毛詩。兩人咸資稟良篤。思致精密。博通百氏。而主本於六經。成化十九年。鴻儒舉鄉試第一。又四年。景純舉第八。於是南陽人服堅知人云。後景純未仕而歿。二十三年。鴻儒登進士。爲工部郎中。弘治間。出督晉陽學政。表勵敦謹。裁抑靡浮。俗習爲之一變。臺臣屢薦於朝。時上勵精求治。物色賢雋。一日。諭劉大夏曰。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此人才行

不易得。誠如聖諭。無何。敬皇殂落。鴻儒傷悲。亦謝病歸。正德四年。起爲國子監祭酒。越四月。以父喪去位。七年。復起爲南京戶部右侍郎。尋改少宰。十四年。遷南京戶部尚書。會革閣擅權。政門頗雜。鴻儒憂憂飲泣。雖在貴顯。如困葛藟。是年七月。疽發於脇。遂卒。謚文莊。所著有疑齋集若干卷。弟鴻漸。字懋德。鄉試復舉第一。登進士。累官山東右布政使。所著有清南集。與疑齋集並傳。南陽文獻之盛。自王氏始。論曰。王公操履清純。學識該洽。弟懋德亦馴雅多聞。世稱宛郡二難。良不虛矣。

維風編

劉忠宣公薦公於孝皇。歷遷吏部左侍郎。以甄拔爲已任。崇獎實行。不絕采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趣名者亦趣利。無益也。不見夏忠靖王鹽山乎。惟知有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如是。社稷生民。乃攸賴云。公於書無所不讀。大要以窮理致用爲主。雖自家之異同。亦必求其原而審其義之所安。故所得宏博奧衍。交發互益。其於六經沛如也。善觀史。每以前代君臣之行事爲案。而已從中斷之。審辨得失。邪正上下數千年。如指

諸掌。尤明習國家故事。自祖宗用入行政及前輩立朝行已之詳。皆能一一言之。嘗聞劉文靖誦丘瓊山有散錢而少貫索。瓊山還誦曰。公有貫索而却欠散錢。云乃公讀書以窮理致用爲主。亦有貫索矣。起家非詞林而得謚爲文。有以哉。雖然。世博綜者。恃此休休心爲貫索更妙也。韓魏公爲相。時或謂公之德業無魏古人。但公文章不逮歐陽永叔耳。公曰。吾爲相。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孰大於是。卽此一語。永叔之文章便爲魏公一齊穿紐矣。我朝最稱該博者。莫如瓊山。乃媚嫉白沙而陰擠三原。雖博亦奚以爲。文靖請其無貫索。不虛也。或謂文靖爲篋墩短不能詩。銜之。釀成廷鞫之獄。文達之喉葉文莊也。亦以此其詩文。故余惟二公賢相也。或未必然。果若人言。觀魏公之度如何哉。顧業程兩公以能工詩文。遭譏構於執政者如此。然則知道者之於詩文。直榆莢視之可也。

（國朝獻徵錄）卷三

吏部右侍郎訥齋余公祐神道碑

張岳

公諱祐。字子積。別號訥齋。其先自歙之篋墩遷鄱陽。



清泥高祖浩又自清泥遷仙壇別爲方山余氏而二族俱以繁衍。曾祖企周祖泰福清知縣。父淵以公貴。贈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母吳氏贈安人。公自幼穎異始入小學卽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餘干胡敬齋先生居仁潛心踐履徒步往師之。先生一見謂其器可以遠到以女女焉。公學問緒運啓發於敬齋者最蚤。成化丙午領鄉薦登弘治己未進士授南京刑部貴州司主事轉廣西司員外。正德戊辰勲臣有爭鬪者公嘗署其案忤逆璫劉瑾意落職瑾誅大臣以廉正執法薦起家知福州府。愛人卹獄事先大體不以耳目摘發爲聰明。鎮守內臣豪買市物不予之直又以白金二百兩強府令爲市政機若干公入其金於帑民以不予直訴者十百爲羣涕泣慰遣之將以狀聞於朝。鎮守懼稍戢求以事撓公會天旱衆請禱雨鎮守曰余知府自謂愛民必能感動天地而使之獨禱公齋戒出郊而雨隨應鎮守慙愈媚伏思以傾公陰遣人構于殿衛曰不去余知府鎮守不得伸手也公行素高媒孽竟無所得則謾爲好言曰余知府好官吾豈敢不敬之但好官亦無庸慢我。會遷山東按察司副使始解丁父憂未上服除補山東整飭徐州兵

備。南京進貢內臣多挾商貨索夫馬價至數倍。知州樊準白公公命詰其私貨入之誣逮錦衣獄。謫廣西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今上登極詔復副使陞河南按察使屢與撫按兩院爭可否平反寬獄按黜巨賍以數十。當其據理以爭辭氣棘棘聽者至不能堪乃因考察積中之其劾章有心慕乎古氣失之偏之語。公聞之笑曰偏則有之慕古吾豈敢也。坐調廣西按察使遷湖廣右布政雲南左布政使以太僕卿召未行轉吏部右侍郎。公自調廣西後公論益以明白當國者知公剛正可大用故三任皆未久而遷吏侍。報至公已不及聞矣。嘉靖戊子某月日也享年六十有四。公學務有用不事空言發端於敬齋而推其本原以爲出於程朱故於程朱之書尤究心焉。微言精義多所自得。其言曰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爲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於古人矣。其時公卿間有指主敬存養爲朱晚年定論者公據朱子初年之說以折之謂其入功夫非晚年乃定。又輯朱子書之切治道者爲經大訓其論及文章辭翰者爲游藝錄見其學之備

體用兼大小、非近時所謂單傳妙訣者可擬也。其篤信如此。蓋公進欲以其學施之天下、退欲著書立言以垂後來、不幸皆未及成就、其餘緒之見於世者、公不自以為至也。好善嫉惡、出於天性、所交遊皆賢士大夫、而於莊渠魏公子尤善。人有過不能忍、常面斥之、而退無後言。有以其過攻之者、欣然樂受人以是信而重之、推論當世正人、必及公云。

《國朝獻徵錄》卷二六一

祝京兆允明墓志銘

王 穉

先生諱允明、字希哲、蘇之長洲人也。其先出古太祝以官氏。或曰黃帝之後封於祝、以國氏云。七世祖碧山、勝國時由松江來守郡、後卒官。一子出於蘇、遂為蘇人。祖顯、正統己未進士、終山西布政司右參政。父獄母徐氏、大學士武功公女。先生少穎敏、五歲作徑尺字、讀書一目數行下。九歲能詩、有奇語。既天賦殊特、加內外二祖咸當代魁儒、目濡耳染、不離典訓。稍長、遂貫綜羣籍、裨官祠家、淵遐異蹟之言、皆入記覽。發為文章、崇深鉅麗、橫從開闔、茹涵古今、無所不有。或當廣坐、談笑雜遝、投毫疾書、思若泉湧、一時名聲大譟。歲壬子、舉於鄉、故相王文恪公主試事、手其卷

不置、曰必祝某也。既而果得先生。文恪益自喜、曰吾不謬知人。自是連試禮部不第、當道奇其才、會修史、將名薦之、弗果。初仕興寧令、地介嶺海、民尚譁詆、惑於禳祥、先生示之禮、簡進秀異、授以經學、親為講解、遂一變其俗。羣盜竄處山谷、時出焚掠、為設方畧、一旦捕得三十餘輩、邑以無警。稍遷通判應天府、亡何乞歸。又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七。夫人李氏、鄉先生太僕少卿應順之女。子男二、長續、進士、入翰林、果遷陝西按察副使。先生簡易高曠、不樂拘檢。在泉若無能者、然默而好深湛之思。時閑居著書、解衣槃礴、游心玄澹。賓客來者、叩戶呼之、若弗聞也。性善書、出入魏晉諸家、晚益奇縱。或購得之、輒棄去為榮。喜嬰掖後進、終身不言人過。其為家未嘗間有無、得俸祿及四方餉遺、輒召所善客與嘯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錢。故其沒也、幾無以斂云。先生少有意用世、既落不試、一發於文。雖學實閭閻、猶非其志也。所著書合詩文集為數百卷、藏于家。陸榮曰、斯文之用與天地準、由漢氏來、繼言之士、係于斯極者、亦僅可數已。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句、未覩其恢然者也。乃憲孝之際、始彬彬矣。祝先生由諸生起、單精



發藻橫逸踔厲超追古昔盛哉若其湛浮自得龍變不羈大觀逍遙廓然離俗矣夏侯湛贊東方生云明濟開豁包含弘大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殆先生哉殆先生哉先生沒以嘉靖丙戌冬十有二月二十七日所著有祝子通若干卷祝子罪知若干卷祝子維若干卷錄衣一卷浮物一卷成化間蘇材小纂若干卷對記若干卷語怪若干卷語怪四編若干卷江海集記一卷金石錄一卷與寧志五卷詩文集六卷上卷後集若干卷

《國朝獻徵錄》卷七五

徵仕郎禮科右給事中古卷毛公墓表

公姓毛氏諱憲字式之號古卷常州武進縣人也予官南都掌接於別邸色夷氣清可敬而親其貌古也怡性克神游乎物表其心古也孝弟信義言論通朗其道古也則其所自號者當非虛恢矣今年予在北雍忽聞公訃傷悼累日實望乙未十月二十九日嗚呼吾友古卷平日以道自砥乃至此已耶公甫弱冠羣學不息以三禮遊邑宰正德庚午以亞魁薦於鄉辛未中禮部亦然尋登進士第授刑科給事中即上疏言人主之德莫大於開廣言路優納正直時諫官實明方以言得罪公即抗疏申救以為不宜塞諫諍之口時大臣有怙勢於內豎之權者則又奏劾剗切而內外咸滿既而引疾以身辭朝政云雖任耳目之官實乏聰明之德三年之文莫措七年之病難瘳病痊除兵科給事中議政中府坐論激直鑒正國是不阿權貴又嘗見邊防軍政之弛災異水旱之煩乃數陳古訓疏列遠圖多見采納其使荆湘見民居漂溺死徙瘡痍之狀即具疏馳上當道以為公危者公息不顧忌已果忤旨罰俸三載秩滿遷禮科右給事遂疏請祀先儒陳澹有功禮經是時

武宗西狩公倡率群寮因請

回鑾兼諭建儲衆皆警懼後錫幣近臣公疏辭不受權貴有

欲結公者、公正色拒之。於是其聲益大振於時。嘉靖初年、以耳疾謝歸、講求性理之學、博學於尊師。其徒之貧也、多為之館穀。惟時郡守陳君實建道南書院、延公為師、表進後學。公之教以不欺為主、以喜怒為用、以克己為功、以敬義而存心、制事之本。其言曰、君子之學、須是擺脫習氣、著實踐履、方是實學。則公之在諫議可知矣。且公性至孝、每念父卒於外、輒號慟幾絕。其養下太孺人及喪葬、皆無遺禮。又以祿不及養、痛堂曰、永思。終身不御重味、而歲時祭祀、一遵朱氏家禮。他日置義田、義學、教養鄉族、施愛孤弱。若與人交、死生患難、不

爽素心。故師子孫貧不能立、與置田宅、矜恤周至。羣立三近齋、予為之記。公端坐其中、深潛考索、其所得於六經者多矣。然則公之教人、蒞官、豈徒言語之間而已哉。古菴之號、其真稱情乎。公先世出河西、以仕於常、因家焉。高祖諱福四、曾大父諱智、大父諱文明。父諱任、程鄉石窩廬檢卒於官。以公貴、贈兵科給事中。配下氏、贈大孺人。生寶及公。公享年七十有七。子男七。曰誠、曰詮、曰誠、曰訢、皆贈孺人。陸氏出。曰諧、曰訪、曰諷、曰皆、側室某氏出。誠、詮、訢、皆太學生。誠、邑庠生。繼娶單氏、封孺人。先公卒。誠亦先公卒。訪、諷、後公夭。孫男六、孫女六。其子詮等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村新阡。其泉湛先生已據養齋徐公狀誌諸墓矣。至是請表、是宜勒辭、美道、以告

行路辭曰、

有懿古菴、惟德之行。侯忠侯直、為國之光。於學既遠、厥儀有程。德教不惑、淑於慈良。賙窮恤匱、使之裕康。授人忠古、厥號名臧。遠茲芳實、晚節彌光。英爽不昧、陽陰互藏。福祉遐萃、子孫永昌。百禩其無疆。

呂柟撰（涇野先生文集）卷三



儒藏

東川先生行狀

東川先生吉水鄉先生也。先生居富溪東而行又甚高。聞士大夫間。於是學者尊先生。率稱東川先生。先生姓羅氏。名僑。字維升。生天順壬午十月二十六日。幼有奇名。六歲偶文。句應聲成。十二通文詞。是時父通判君為南京太學生。先生因學太學中。閉戶誦習。貌甚莊。諸太學生見之。呼為小先生。長為邑弟子員。有文聲。是時弟子員拘制業。咸有門戶。牽綴試目。窮年不得休息。而南昌張東白公元貞以道術鳴。先生往從之。居半載。盡得其說以歸。自是授生徒。輒以收放心為言。於是行輩益推先生。乙卯舉鄉試。明年試春官。不第。為南京太學生。祭酒劉震聞其名。特禮之。已未舉進士。癸亥授廣東新會縣知縣。新會廣東劇縣。號難治。先生治尚風化。謂學者溺章句。無本實。而專內業者。輒目為異端。於古人甚悖。於是表陳白沙公言辭行事。令學者誦法。朔望坐學宮。講論不輟。諸所行罷。多放故事之善者。三年民安之。

己巳內召。補大理評事。是時閩人劉瑾擅王命。用淫刑。先生自念刑官無狀。庚午歲早上封事。其畧曰。臣聞人道理則陰陽和。今日夕齋戒而雨澤尚滯。臣竊以為天心仁愛未已也。夫先王視朝遊觀。咸有常度。故賢妃有鷄鳴之警。召吏陳卷阿之詩。此敦穆穆之化也。今陛下日昃不朝。戲狎羣小。殆非所以基大業矣。宰相諫官者。將以輔政通蔽者也。今文法太深。誅求太急。盜賊白晝殺人流移載道。元氣竭矣。而宰執諫臣。噤不為語。安得不致壅蔽為大患哉。是以黥劓之刑。上於大夫。竄戍之罪。加之耆舊。如劉大夏忠蓋置之行伍。潘蕃謫遠。幾無生還。陛下置而不問。是豈勸大臣之道歟。先朝律例。裁酌古今。咸足以禁奸而懲罪。今往往比附深巧。隱中善人。竊臣之所不忍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日防患。如護巢然。防不密則巢傾。天下固大器也。愛惜預防。可不如鳥乎。當是時。瑾肆虐立威。道路以目。無敢言時政者。先生疏上。瑾意疏語。隱約咸有所



指將處之極刑。大學士李東陽力解，得免官歸。其年秋，瑾敗，於是御史凌相上疏，謂評事羅僑燭事幾之未露，過氣焰於方張，君子之所難也。宜大用以勸忠直。明年，復大理評事。病作，復告歸。又明年，喪母，與伯兄獨居者三年。已卯，宸濠反，都御史王守仁起兵吉安討之，聘先生居守吉水。濠既擒，王奏功，疏先生名，而前後臺諫亦交薦。辛巳，今上即位，有召旨。先生感激就道，數日檄至陞台州府知府。先生自辛未病告家居十餘年，蔬食讀書，於公府無所干謁。及治台，摧奸惠良，興學禮士，愷悌宜民，民訟姁姁語利害，多解去。歲時循行阡陌，舉冠婚喪祭禮教民，布衣張尺賢而貧，延之上坐，訪民間何所疾苦，尺具以所聞對。乃為尺置僮僕給侍，於是台人因多感悟。戎衛食倚各郡餉，前守漁其中，即溢取膏出之，入覲治裝咸苦民。先生首除羨餉，而覲行自給，無他與。於是吏部上天下守令殿最，以先生治行第一，賜襲衣牢醴旌異之。癸未二月，巡撫延綏都御史姚鎮奏云，人

君之道莫大於納諫，人臣之道莫大於進諫。諫固難也，而勢尤難者，則獨處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之橫者耳。臣聞武皇臨御，八黨擅權，皆逆臣劉瑾為之魁也。故尚書韓文伏闕倡言，旋遭斥逐，其後敢有嬰其禍鋒者乎？而給事中劉瑾復言之，已而評事羅僑繼言之，已而竟不復聞。是所謂獨處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之橫者也。今遇聖明，首宜獎擢，以風天下。顧瑾知長沙，僑知台州，皆常調也。夫以懷忠盡節之士而待以常調，人將何勸？臣伏悲之。四月，擢廣東布政司左叅政。台人呼號留之，不得，強脫輒去，而郡縣咸為立去思碑。甲申，先生至廣東，分守嶺西道。是時西山諸賊猖獗，先生設擒捕法，竟多欬避。八月，以故事當引年，即上疏乞骸，棄官歸。總制都御史張嶺巡按御史熊蘭奏畧曰：左叅政羅僑學靡詞章，志趨道義，劾權奸而直氣不挫，遭擯棄而貞節益堅，誠未可遽聽其去也。先生乃復上疏，詞旨哀懇，而吏部移檄以先生忠貞在朝廷，循良在郡省，且引年乞休，

於故事未協，使者促行甚急。先生不得已，復至韶州，固以疾辭。於是總制都御史盛應期疏其事，竟得請云。先生既歸，杜門謝客，日對書史，著潛心錄，探索理道，謂學須寡欲，則心中無事。平生自處甚儉，食無兼味，家無奇玩。賓客至，具常食，無所計量。事伯兄終身怡怡，歲獲贏分給諸族。時聚謁，誨以孝友，故終先生之世，家人鮮有違教令者。先生早年以學自命，故諸制行必謹規矩。為新會、崖山在治境，感宋死事諸臣，歲泛海祠焉。在台建忠節祠，祠方孝孺，置祀田若干。壬午，東廓鄒子講學青原山中，時與往來議論。而洪先居喪不廢業，先生以為不應古禮，責以書曰：「講學之功，尊德性之資，未為無補也。何獨嫌於喪次乎？愚以為取益於友，不若取益於心，取益於天子，何不自信而過遜哉？恐素子者，當於北牡驪黃外矣。」是時先生方病痰，書皆口授，而據禮嚴振無少讓。九月五日，對客理前語，端坐卒矣。嗚呼！儒者之學，至近世門戶各異，先生獨遠探玄覽，古昔是尚。雖宗旨

異同，砥礪疎密，未敢溢詞。然自壯至老，凝然樹奇履坦，不雜浮鄙，其可不謂志士哉？吉水民俗朴而士負氣，故多偉人。自先生所及見，張黻以諫留大臣，謫死。劉觀好學，棄官貧居，素道守法，暴死嶺南。劉恒令上邑，家無帛錢。先生行事，視此四人者，頗相類，豈亦地使然哉？語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先人與先生同舉進士，皆以行誼相高。洪先以故得幸侍側，時受成訓，悉聞諸懿。恐盛美不傳，後世何述，於是攷先生操向，列其行事，俾風流逮遺，尚有興者。先生子二，孫男一，孫女四。長子卿，谷坪李宜人出。次子宰，側室濟寧于氏出。卿子忞，縣諸生。先生上世曰必先，宋李由廬陵大安家湖南，再徙吉水富溪。曾祖支順，富而好士。祖聲振，精易學，負時名，屢聘不就。父穎，世其學，後為太平府通判，有惠政。壬午，先生以恩澤請，於是敕贈穎承德郎，職如故。妣袁氏，配李氏，俱贈安人。而先生墓在所居南半里。

校記

①《洄詞》卷一二《三仕集》於「觀」字前有「誤」字。

②元：據右引書當作「先」。

③原書「上」下字不清，據右引書當作「召」。

④初：據《小山類稿》卷一六、《明文海》卷四四一當作「認」。

⑤祀：據《陸子餘集》卷三、《吳都文粹續集》卷四二、《明文海》卷四三六當作「祝」。



藏書

明儒碑傳集卷三十

王承裕

南京戶部尚書平川先生王公行實

先上姓王氏諱承裕字天平臨平川山人晚年號樂休道人學者獨稱為平川先生。故櫟陽司馬村人其遷於三原者自夫高祖始也。高祖諱彥成號安止曾祖諱惟真號恒簡祖諱仲智號西園翁皆以父太師端毅公貴累贈光祿太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高祖母張氏侯氏曾祖母張氏祖母周氏皆累贈一品夫人父諱恕字宗貫號介菴晚號石渠又號一菴道人正統戊辰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江西提督學校布政司右布政使歷官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端毅。其學行政節謨猷具載國史列傳及家乘。母蓋氏張氏皆累贈一品夫人。文八十一

品夫人。張氏累贈太淑人。先生太淑人出也。先生由成化丙午鄉舉弘治癸丑進士歷任兵科給事中吏科右給事中刑科左給事中吏科都給事中太僕寺少卿本寺卿南京太常寺卿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本部左侍郎南京戶部尚書嘉靖己丑致仕。成化元年乙酉三月初五日寅時先生生於河南官邸蓋端毅公巡撫日也。方兒時即重厚如老儒恒端坐不妄言笑年七歲作屋隙詩畧曰風來梁上響月到枕邊明。又作先師孔子木主朝夕拜之春秋則於太淑人所取錢十數文具香果齋而祭之其齋之銘曰齊不齊謹當謹萬物安百神統聖賢我古來臆齊不齊謹當謹太淑人庶知之。以白端毅公公喜曰此兒足繼志矣。十三有危疾自謂不起乃出所作童子吟稿以示訣父母蓋端毅公始見所咏不勝悲喜疾乃尋愈。十五時在南京從昔

田蘭生學蕭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先生歸告端毅公曰：先生待兒如此，謂不足教耶？公曰：善哉，教也，真汝師矣。先生由是益尊師樂學，遂深造焉。十七，遇端毅公誕辰，著古賦以壽之。十八，端毅公巡撫南畿，為廳事於會同館，關地得古銅器。公考古以鼎、硯名，命先生著記。記成，吏部尚書王公儉、刑部尚書張公瑄、禮部尚書耿公裕見而皆題跋，以卿相與之時所著有進脩筆錄。崇仁吳正郎宣偶見而題之序焉。癸卯年十九，應鄉舉，提學副使戴恭簡公珊試其文，即以發解許之。既而不果，戴公惜焉。甲辰年二十，作太極肇判、乾坤伏位、迺旋迺轉、陰陽行焉。由是生生化化，萬物咸備，而人生於中，得元亨利貞之理，為仁義禮智之性。理也者，默然無形，可見，無聲可聞。然賦之於人，非動乎？其未賦之先，蓋靜之謂也。人之有性，猶天地之有理，未感而

見之於外，徒深以存之於內，則失其變化之機矣。是故象旁無樂，所謂法天而不載者也。象安燕壽，所謂法地而不履者也。斯皆常人之為。若夫動靜以時，無所運焉，則與天地為一矣。嗚呼！其聖人哉！說出，一時名公咸傳覽焉。丙午年二十二，鄉試中式。是年端毅公命完婚，乃著婚禮用中一書呈覽，與可乃執而行之。丁未，

孝宗登極，召起端毅公為冢宰。先生侍行。端毅公察其無私，令終日閉門延賢，與一時縉紳交接。比退食，叩其所聞，則一時人才文藝武畧悉得其槩，乃識而用之，多稱厥職。故銓衡之政，踴明而不私。蓋先生實有力焉。然茹直不通，亦海內所共知也。癸丑，登元澄榜進士，擢政禮部。五月，端毅公致仕，先生請從歸養。有暇，溫故於學道書堂，士多就之。堂至不能容，遂設科於弘道書院。四方從遊者益衆。先生教以宗程朱以為



階梯、祖孔顏以為標準。其詳見於都御史和順王公雲鳳之記。時先生以師道自居甚嚴。弟子咸知敬學。故自樹而成名者。若秦參政偉、李副使伸、張給事中石、李同知德明、劉推官德學、張治中秉正、雒參議昂、張僉事彥泉、郝副使世家、秦知府鏞、趙主事瀛、來御史聘、張知州時芳、潘知縣汝壽、秦知縣寧、張知縣元相、李知縣良心、李知縣應雲、趙知縣儒、賈知縣朝王、知縣朗、張進士文卿、舉人党汝蘭、張時雍、王明、王朝、王佩來賀、楊廷亨、李結、選貢楊子美、張龍、李邦傑及選屬頗衆。自是三原為西安右邑。稱多士矣。乙卯四月、授兵科給事中。有時政先務等疏。言皆切中時弊。已未、給諫命移封繼母文氏為一品夫人。冬、周府冊封先生克副使。庚申冬、肅府冊封再克副使。凡冊封、王有常贖先生皆不受。周府乃以美石總之。亦不受。辛酉冬、

奉勅清理山東、河南屯田。釐正甚多。軍民咸稱快焉。甲子七月、陞吏科右給事中。乙丑三月、陞刑科左給事中。有巡訪圖治等疏。武宗登極、欽賞紵絲一表、裏花銀六兩。是歲、端毅公年躋九十。朝廷遣使存問。先生亦奉勅給賞陝西諸邊將士。過家壽親拜。特恩焉。先是、給賞者率委官行事。多被侵欺。先生乃親歷諸邊。一一唱名散給。士沾實惠。皆歸德朝廷。丙寅改元。事竣還朝。丁卯三月、陞吏科都給事中。時逆瑾專橫。群工多出其門。先生遠之。又上疏乞進用君子。退黜小人。及諸不法事。瑾怒。罰粟三百石輸邊。戊辰、克會試同考試官。取進士三十五人。皆名士。後咸顯仕。有為太冢宰者。初、先生自兵科給事中至都給事中。立朝正直忠厚。著各一時。然清慎日用不足。端毅公知之。歲以數十金資焉。是年四月二十一日、

端毅公卒時先生在官端毅公有遺教焉令孫輅籍以昇之五月先生奔歸痛甚已視籍教彌痛自是佩教終身焉喪葬依文公家禮及高氏厚終禮行之已巳六月繼母文夫人卒壬申服闋十二月復除吏科都給事中、有勤政視朝及論任將等疏皆為治之要軍國之急務上嘉納之邊將有進退焉癸酉正月陞太僕寺少卿三月給吏科都給事中勅命封母張氏為太孺人配張氏為孺人六月奉勅勾當延綏諸邊公事事畢奉母如京就養十月奉命點視京營馬匹視所損耗肥瘠罰各當罪人稱明焉丙子正月給太僕少卿誥命進階中憲大夫張太孺人加封太恭人張孺人加贈恭人繼焦氏封恭人八月陞本寺卿時上於內苑教習武事先生乃潛有所備一日上將大閱偶降旨用戰馬二萬先生卽以應命大臣

驚曰方旨下時吾儕失色懼倉卒無備見公委蛇疑之今事乃稱旨豈公有先見而備之耶抑此外尚有餘馬否耶先生徐曰止餘四萬匹耳諸公咸嘆服丁丑十二月陞南京太常寺卿戊寅正月上疏乞恩祭掃奉旨馳驛以歸祭掃畢十月赴任時上南巡先生即祇具牲帛祭品儲以待祀或曰上方用武無暇於祀何以備為弗聽及上至奏祀皆行之言者愧服當祭之先期演樂先生自旁觀之於三百人內呼聲容失節者數人罰之衆稱明焉己卯宸濠作亂欲趨南都大臣分城以守先生分守通濟門乃與家人訣別登城誓死守之會有逆黨造成甲兵藏諸櫛內以應賊者先生覺而發之處以極刑都城肅然十二月張太恭人卒先生守制西歸壬午今上即位改元嘉靖論御賊功賞銀三十兩紵絲三表裏七月復除南京太



常寺卿。癸未四月，陞戶部右侍郎，奉勅提督倉場。舊有公堂，歲用銀千兩。該司白先生，命貯庫無取。十一月，繳勅還部。十二月，奉

旨視大祀犧牲。甲申正月，大祀，分獻西嶽華山之神。八月，奉迎睿宗獻皇帝神主到京。欽賜紵絲二表裏，銀十兩。冊上兩宮徽號。欽賜紵絲二表裏，銀十兩。九月，言官論禮部尚書席公書先賑濟事不明。命先生勘之，乃勘得應處雜犯死罪者五十人，應徙者二十二人，應杖者二百二人，應笞者知府以上官二員，應赤者十二員，應紀錄者六員。內究問畢，知府以下等官共七十二員。乙酉正月，事竣，至京。蒙欽賞新鈔一千貫，羊一隻，酒十瓶。及朝見，復命又蒙賜酒饌。初，先生行，言者謂事宜深究，或曰事干親臣，為先生謀，宜姑息之而已。或曰姑息失職，東公失利，宜兩無所傷可也。先生舉

弗聽，一以直道處之，故功罪昭然，卒當

上意，士論歸焉。十月，先生歷俸三年，績給誥命進階，議大夫，加贈母及二配，淑人，廕男，錫為國子生。丙戌四月，欽賜睿宗獻皇帝睿筆大書清平正直四字。五月，欽賜文獻通考一部百冊。六月，欽賜敬一箴一軸。七月，欽賜御製洪範篇一帙。是年冬，充正使持節韓府，冊封辭嬪如前。丁亥四月，陞南京戶部尚書。及赴任該司，送命下皂隸俸銀若干兩。先生不受，令備諸脩理公用。南京故事，食時入衙視事，未午輒散去。先生乃平旦入衙，午後方散。一時南京諸卿佐皆早衙而晚散焉。在部二年，所積羨銀至四萬八千餘兩。奏准天下罪犯贖金俱納粟穀，以備賑濟。又各處鈔關商稅羨銀舊聽所在公用，故多侵剋。先生奏同正銀解送，因用以饒。又查革冗冗官機匠四百餘

人歲省糧四千八百餘石。又查南京諸令應祀神祇米祀奏。在於烏龍潭倉建立祠宇。歲時舉祭。人直南京自正德辛巳至嘉靖戊子各處稅糧多虛。乃移文督之。由卡帳根絡繹。至盈一百七十萬石。乃作歸國贈之。命嚴允馬。五月。上賜聖製燕弁冠服忠靜冠服圖說二冊。已丑八月。致仕。先生自始仕至致仕。恒勤於公事。所和得體。清正無愆。當時稱其濟美。有范忠宣公繼文正公之風。謝致家居。惟以讀書教人為事。優游十年。論薦者衆。御史唐鉞疏曰。古心直道。儻然有其父端毅之風。居家教人。允矣為是邦名德之望。御史馬駁疏曰。言動有古人之風。操持無一節可議。巡撫都御史寇公天叙會同御史王儀疏曰。學識博雅。器宇弘深。官居八座。不改常布之舊。行年六十。尚存赤子之心。喜怒不形。寵辱不動。又負公輔之望。實為廊廟之士。

制三邊尚書劉公天和疏曰。純正之學術。得自家傳。端謹之操履。成於涵養。德器簡重。而喜怒不形於辭色。學問弘遠。而見聞博洽。乎古今。當官則以正直忠厚為本。居家惟以讀書講學為事。且明習累朝典故。真有大臣之度者也。豈惟全陝之人望。寔乃當代之名流。時稱為名言。今年五月十六日。感疾。至二十一日午時卒。時偶有烈風雷雨之變。暝頃晴霽。遠近赴吊者絡繹不絕。弟子諸大夫庶士哭奠如私親。先生廣額豐頤。鼻如截筒。耳垂有珠。重領美髯。貌丰而澤。體厚而胖。居嘗威重端嚴。若矜然。溫乎可親。又栗然而不可狎也。性篤孝。能悅親養志。故端毅公愛之特甚。又善事諸兄。諸兄皆殊常友之。或有弗念。鞠子哀者。亦承以恭遜而已。時序祀先唯謹。女兄適仇氏。行年八十。傭貧。先生率子姪不時愧遺養之。誨諸子姪以道。有不率教。



者、則反躬自責、令其愧死。雖僕御有過、至內竊而敗、亦薄示懲戒、許其自新、務以德化、不深咎焉。與人交、即之弗親、遠之弗疎、淡淡若水、然心平氣和、周而不比、恭而有禮、忠信無偽、寬柔有容、故與之交者無弗敬愛。自少喜恬靜、不形諸老嫗嘗試之、暑月先生如廁、必置扇外舍牖間、使婢藏之、出視無扇、輒往、及三置三藏之、則不復置扇、而終無愠色。諸老嫗相與笑曰、七叔量大如海、探之不見其底、其將鼻吸三斗醋耶。蓋自其少時、即有相臣之量如此。平生足不由徑、口無莠言、量衡之器不持、宮體之辭弗嗜。然矜而不爭、嚴而能泰。長安高御史胤先與游久之、贈詩以堯夫正叔與之、蓋服其和粹嚴正不易及也。自少樂多賢友、端毅公尤夙以尚友之道誨之、故一時海內名賢無弗從者、以故聞見甚廣、尤多識。先朝舊典逸事、待叩而應、否則深藏

若虛、一時博洽如王文莊公之屬、猶敬畏焉。陽明王氏考功日嘗就問大學之要、語之、明日謝焉。又問中庸之要、語之、明日謝焉。今王氏書不著而有他說、豈記者偶有誤耶。善接引後學、因材以篤、又廣擇髦士、俾各敦學以訓蒙士、俟厥有獲、則授所未聞、故師逸功倍、學而成立者衆。先生自始學好禮、終身由之、故教人以禮為先。凡弟子家有冠婚喪祭之事、必令率禮而行。又刊布藍田呂氏鄉約、鄉儀諸書、俾鄉人由之。又表章先哲、如毛氏建忠、李衛公靖以文武濟時、楊元師子江樹勳於國、邑令朱春夫婦死節、或立祠致祭、或撰記、署扁、建碑、皆顯其忠義、激勸後學。故三原人士多所勸法、動皆由禮。凡酒壚茶肆、足不肯履、雖官府公所、亦稀至焉。鄉亦鮮作佛事、士風民俗為之貞美、多先生之力也。先生為文未嘗構思、每攬筆為之、比成亦不復離



琢。弟子侍數十年，未嘗見其苦思而撰述焉。其于詩賦亦然，蓋不以辭章自居，而所重有在故耳。書小楷八分，善用懸腕直鋒，書多變化，在歐顏間。大書結構如端毅公，而精神氣象稍異。行法鍾王，入能篆宗王勛八分，所至在唐韓蔡間。唯不喜草書，謂去六書遠甚，不可傳耳。善琴，暇必操縵適情。喜潔，所在有弗灑掃焚香盛服以居，不自安也。好古，凡服食器用、茶湯之品，皆倣古為之。喜與客共，不自私焉。所著有論語近說、論語蒙讀、談錄漫語、星軺集、辛巳集、致經堂集、庚寅集、諫垣奏、草草堂語錄、三泉堂漫錄、李衛公通纂、厚卿錄、橫渠遺書、太師端毅公遺事及前童子吟藁、婚禮用中、進脩筆錄、幼靜圖說共若干卷。先生初配張淑人，乃孝誠處士女，庶憲靜菴先生從妹，張給事中原再從妹，封贈見前。慈惠靜敏，有幹理材。先生自仕學之外，一切家

事悉淑人治之，無關心焉。蓋不但內助而已。繼配焦氏，秦府儀賓焦洪配南安郡主第四女，善卜筮，封贈亦見前。再繼林氏，總兵林盛孫女，通琴書，經義聰慧，容德過人，甚宜先生，多講談焉。其卒也，先生思其善，痛甚，見林壙志，先生所自著也。三繼尤氏，西安後衛指揮尤銳女，閑內範。子男四，輅、舉人，娶李氏，皆先卒。輔、恩生，先卒。娶郝氏，輦、恩生，娶秦氏，輿、儒士，娶張氏，繼翟氏。女一，適國子生秦淵，皆張淑人出。孫男二，逢陽，邑庠生，聘秦知府錦文、甥，繼聘理男希古女。逢夏，幼，皆輦出。孫女四，一適國子生秦從師，一適布政司知印李繼，一許適張僉事彥杲子鈿，皆輅出。一尚幼，輦出。先生生卒歲月日時見前。享年七十有四。茲輦，輿將圖葬于西園祖塋東林震位之地，蓋三淑人先葬所也。葬既有期，盡為永圖，是以區區後學小子，撫所聞見，著為行

實惜寡陋不敏得其寵遂而已。其于先生精義妙道實槩乎未有聞也。然于先生立朝正直忠厚之風嚴正和粹之氣殆亦庶乎未之掩焉。伏惟立言不朽君子命諸侍史永而筆之。

馬理撰 《黟田文集》卷五

南京戶部尚書王承裕

南京戶部尚書王承裕嘉靖十七年五月卒。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少保。謚康僖。承裕陝西三原人。吏部尚書恕之子也。弘治癸丑進士。選授兵科給事中。歷吏科都給事中。以言事觸逆瑾。罰粟輸邊。尋以父喪去位。服闋除原官。累陞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南京戶部尚書致仕。至是卒。承裕潔廉好學。孝友端慎。卓有父風。士論重之。

南京戶部尚書王公承裕傳

王承裕。端毅公第七子。字天宇。號平川。爲兒時。卽重厚如老儒。七歲能詩賦。立孔子木主。拜而祭之。十五從莆田蕭生學。遂深造。二十作太極動靜圖說。爲名卿傳。成化丙午鄉舉。完婚。自著婚禮用中。呈父執而行之。弘治初。端毅公爲家宰。時隨任。令接海內賓客。籍其所與。父依而用之。一時號稱公明。當時旣不疑其子。而海內人亦無他議。登弘治癸丑進士。時端毅公致仕。卽歸養。暇授徒於弘道書院。以孔顏程朱學教之。正德間。歷授兵刑吏三科給事中。以正直忠厚名。有特政。先務勤政。任將等職。凡三出封。郡王不受。魏遠。必給賞詣邊。軍士蒙實惠。逆瑾用事。以上書



儒藏

明儒碑傳集 卷三〇

罰米三百石輸邊。陞太僕少卿奉命點視京營馬匹人稱明爲陞本寺卿。上偶降旨大閱用戰馬二萬卽應命大臣驚異陞南京太常寺卿時武廟南巡其牲帛祭品以待或謂上不暇弗聽反上至奏行之言者愧服宸濠亂察其內應者處以極刑南都肅然後賞功陞戶部右侍郎却其舊用公堂銀千兩貯庫言官論禮部尚書席書賑濟事不明往勘功罪昭然辛當上意欽賜席筆清平正直四字陞南京戶部尚書奏鈔關商稅羨銀解京以饒國用革私克工匠以省糧廩查累歲逋稅至一百七十萬石在部二年績羨銀至四萬八千餘兩查南京諸倉應祀神祇奉位立祠以祀及致仕卒賜葬祭謚曰康僊一時諸公皆稱其濟美有范忠宣繼文正之風爲狀廣額豐願鼻如截筒貌丰而澤體厚居嘗端嚴若神然溫乎可親又栗然而不可狎也性篤孝能悅親養志故端毅公愛之特甚又善事諸兄誨諸子姓以道有不率教則反躬自責令其愧恥雖僕御有過至內竊而敗亦薄示懲戒許其自新務以德化與人交卽之弗親遠之弗薄忠信無偽寬柔有容故與之交者無弗愛敬焉後學因材以爲又廣擇

髦士俾各教學以訓蒙士俟厥有獲則授所未聞於師逸功倍學而成立者衆教人以禮爲先凡弟子家有冠婚喪祭之事必令率禮而行又刊布藍田呂氏鄉約鄉儀諸書俾鄉人由之又表章先哲如毛氏建忠李衛公靖以文武濟時楊元帥子江樹勲於國邑令朱春夫婦死節或立祠致祭或撰記署扁建碑皆顯其忠義激勸後學所著有論語近說論語家語談錄漫語星帖集辛卯集攷經堂集庚寅集諫垣奏草草堂語錄三泉堂漫錄李衛公通纂厚鄉錄橫渠遺書太師端毅公遺事童子吟稿婚禮用中進脩筆錄幼靜園說共若干卷

以上三文并見《國朝獻徵錄》卷三一

平川王先生

先生名承裕，字天宇，號平川，三原人。父恕，歷官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師，諡端毅，為國朝名臣第一。道德功業載在國史。成化元年乙酉，先生生于河南官邸，蓋端毅公巡撫日也。端毅公七子，而先生最少。方兒時，即重厚如老儒，恒端坐，不妄言笑。七八歲，作屋隙詩曰：風來梁上響，月到枕邊明。又作先師孔子木主朝夕拜之。春秋丁日，具香果齋而祭，乃為齋銘曰：齊不齊，謹當謹。萬物安，百神統。聖賢我古來胎，齊不齊，謹當謹。太淑人康知之，以白端毅公。公喜曰：此兒足繼志矣。十四五時，在南都，從莆田蕭先生學。蕭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先生歸，告端毅公曰：蕭先生待兒如此，謂不足教耶。公曰：善哉，教也，真汝師矣。先生由是益尊師樂學，遂深造焉。年十七八，著進修彙錄，崇仁吳正郎宣序之以傳。年十九，應鄉試，督學戴公珊試其文，奇之。丙午年二十二，舉于鄉。丁未，孝宗登極，召起端毅公為冢宰，先生侍行，讀書

京師，與一時名公遊。由是聞見益廣，學益進。癸丑第進士，會端毅公致仕，先生予告歸，乃開門授徒，講學于釋氏之剎堂，至不能容。復講于弘道書院。先生教以宗程朱以為階梯，祖孔顏以為標準，語具督學虎谷王公書院記中。蓋先生以師道自居甚嚴，弟子咸知敬學，故自樹而成名者甚衆。久之，授兵科給事中。有時政先務等疏，皆切中時弊，而使藩國饋遺一無所受。歷史料都給事中。正德初，逆瑾專政，羣工多出其門，先生遠之。又上疏乞進君子退小人，及諸不法事，瑾怒，罰粟三百石輸邊。其恨猶未已，會先生以外艱去，始免。服除，瑾誅，以原官遷太僕少卿。本寺卿南太常卿。時上南巡，先生風戒，壯帛祭品待祀。或曰：上方用武，無暇于祀，為用備為弗聽。及上至，奏祀皆行之。言者愧服。己卯，宸濠叛，欲趨南都，大臣分城以守。先生分守通濟門，乃與家人訣別，登城誓死守之。會有逆黨藏甲兵于柳，以應賊者，先生覺，發服以上刑，都城肅然。壬午，世廟即位，改元嘉靖，論禦



藏

明儒碑傳集

卷三〇

敵功有白金文綺之賜。癸未遷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尋回部為世廟所重。賜獻皇帝寶筆清平正直四字。丁亥晉南戶部尚書。己丑致仕。林居十年。惟以讀書教人為事。當時稱其清美。有范忠宣繼文正公之風。論薦者無虛日。廟堂方欲召用。而先生已歿。識者于是有蒼生之恨云。卒年七十有四。蓋嘉靖戊戌五月也。計開賜祭葬如例。謚康僊。先生性篤孝。能悅親養志。故端毅公愛之特甚。又善事諸兄。諸兄皆殊常友之。時序祀先唯謹。誨諸子姓以道。與人交溫乎可親。而又栗然不可狎。故與之交者咸愛敬焉。與長安高御史肩先游久之。贈詩以堯夫正叔與之。蓋服其和粹嚴正不易及也。自少樂多賢友。端毅公尤夙以尚友之道誨之。故一時海內名賢無弗接者。自始學好禮。終身由之。故教人以禮為先。凡弟子家冠婚喪祭。必令率禮而行。又刊布藍田呂氏鄉約鄉儀諸書。俾鄉人由之。三原士風民俗至今貞美。先生之力居多。所著有論語近說。論語蒙讀。談錄漫語。

星帖集。辛巳集。考經堂集。庚寅集。諫垣奏草。草堂語錄。三泉堂漫錄。厚卿錄。童子吟。崇始禮用中。進修筆錄。動靜圖說等書。所述有橫渠遺書。太師端毅公遺事等書。行世。端毅公林居日著五經四書意見。獨據心得。自成一家。學者宗之。先生著述種種。蓋多本之庭訓云。門人馬光祿理。秦大參偉。郝大參世家。雒中丞昂。張給諫原。李憲副仲。趙念憲漢。秦明府寧。王明府佩。李孝康。結有名。光祿別有傳。

馮從吾撰 《馮少墟集》卷二〇

校記

①生：據後馮從吾《馮少墟集》卷二〇當作「先生」。

②生：據右引書當作「先生」。

明儒碑傳集卷三十一

龍光 羅欽順 湛若水 鄒智

陳沂 王九思

明故直隸滁州判官北山龍君墓志銘

正德丁丑陽明王先生以都御史督軍虔南日與士人談學於是虔吉士人多出門下吉水國子生龍履祥將往其父北山翁怒罵曰是皆飾虛名誑人者汝何得爾廢食偃卧不起履祥至涕泣請不輟不得已許之履祥故侈汰驕逸難近數月歸馴馴如處子翁喜曰吾今乃知王先生因履祥以見願執事終身翁為人跌宕慷慨喜交遊大起廈宇常歌舞飲燕為豪絕不類吉水士人然與之策事九轉機發莫能相難貌清古鼻昂多髯頗似先生先生悅之以為軍門參謀携之巡視閩中至豐城聞宸濠反同事者錯愕口噤莫知計所出先生易舟南趨吉安翁實贊之義兵起集田僮百十人傾貲備鎧

仗以從先生慮濠速發南都無備欲以偽符疑兵綴之然濠謀四出諸郡士人積疑於威多以耳目應計泄事且不測獨翁出入帷幄密授方畧親信義子割愛遣之往往陷虎口不返吉水士人素重自守而耻外援見翁先後所為若是莫不鄙薄之謂有他望如翁昔日罵履祥云云者翁亦避匿不敢露濠既擒先生上公卿書曰致仕縣丞龍某等或詐為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偽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蓋紀實也嘉靖初論功賞以翁嘗為大足丞既致仕遙授直隸滁州判官閒佳廕一子為冠帶總旗論者多以為屈而昔之鄙薄者口實益張翁不為悔後九年先生有田州之役復檄以從是時將撫盧蘇王受而二酋方疑先生紹己陰持兩端擁衆二萬人投降實來觀釁先生遣翁諭意翁乃數騎往蘇受之衆露刃如雪環之數十重呼聲震天翁坐胡床引二酋跪前宣朝廷威德與軍



門寬厚不殺之意。辭懇聲厲。意態閒暇。二酋故嘗物色先生形貌。竊疑以為先生潛來。咸俯首獻款。誓不敢負。議遂定。自先生擒濠以來。權閥以譏構攘功。公卿以猜嫌嫁禍。翁為之說辭款。遠偵防變。得於目授。意使之餘。而應於譏對立談之頃。有高才弟子不能為力。而獨寄心腹爪牙以出。萬死於一生者。先生既卒。功賞廢闕。翁抱耿耿無所向。退而垂老於家。年八十有五以卒。蓋非經世故之久。擅才智之用。莫有知翁之為奇也。翁名光。字冲虛。其先為永新人。有曰某始徙吉水。又六世某。七世為某。八世為某。翁之曾祖父也。負義氣。入粟於官。為義民。娶廖氏。以成化庚寅生翁。八歲為諸生。十二入貲為國子生。三十六為大足丞。六年致仕。娶毛氏。先翁幾年卒。生子一男。即履祥。女一。適某。側室某氏。無子。履祥子子壽。以善書選為中書科儒士。辦事文華殿。與履祥皆早夭。子壽子雲。今纔十二歲。翁卒於嘉靖甲寅。其年九月某日。塋翁仁壽鄉黎洞李家山虎形。與毛

氏合。翁與先君數往來。而余及交其三世。近始奇翁所為。并欲訪先生行事。而翁亦已老。不待請而銘其墓。蓋有以也。銘曰。

方歎選乘。指驪為黃。鹽車驥服。孰辨駕良。芳草懷人。知己病士。千載一時。才幾畢杖。欲施後世。必附青雲。志業有聞。其又何云。

羅洪先撰 《念菴文集》卷一六

吏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太保謚文莊羅公欽順

神道碑

嚴嵩

有明宿德碩儒曰太宰整菴先生羅公。以嘉靖丁未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初公致仕。天子特給月廩歲祿。以示優禮。既登八袞。詔遣守臣奉牛醴及門存問。仍加賜廩祿。至是計聞。詔賜諭祭。命有司營葬。贈太子太保。謚曰文莊。蓋褒賢崇德之殊數也。君子謂惟公實克稱之。公風格峻整。雅操貞肅。進則崇節振邁。而毗於國。退則遵養純固。而範於鄉。談道著論。則言爲代之師。反躬實踐。則行爲物之軌。好學不倦。不知其衰耄之將至者耳。公諱欽順。字允升。吉之泰和人。少卽端重殊異。年十四。題其門有勉勉於仁義之語。舉弘治壬子江西鄉薦第一。明年入奉廷對。賜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每朝退。卽閉戶讀書。不事交謁。已疑然有公輔之望。擢南京國子司業。正容端則六館以肅。蘭谿章公愚爲祭酒。深見信重。事多咨公而行。以父栗齋翁年高。得請奉歸。留侍久之。不忍去。因疏乞終養。而逆瑾怒。奪職爲民。瑾誅復職。由南京太常少卿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今上卽位。轉左侍郎。前後連攝部篆。既別人

才。咸極精當。時論稱重。克實錄副總裁。是時栗翁年益高。公歸養之志益切。拜南京吏部尚書。抵任卽馳疏乞休便養。詔允之。既而詔改禮部尚書。未行。丁栗翁憂。服闋。仍以禮部起公。未至。復改吏部。而公具疏懇辭。於是得旨致仕。益公審時直已。不苟慕榮利如此。自是江右部使。兩都臺諫章數十上。無識不識。罔不冀幸其復出。乃公則屏居却掃。惟研精聖業。窮探理性。患近時學者持論高虛。不屑古訓。簡約是趨。其流之弊。將墮入虛誕。作困知記若干卷。其言諒精微衍奧。根極理要。辯禪悟之學。近理似是。而斥其毫釐千里之謬。時習波頹。我燠無易。於戲道之不明。智巧橫出。古之聖哲罔不戒慎。省察。率諸終身而不足。今之論者以謂圓明則徹。取諸一言而有餘。其學術異同。世之君子必有能辯之者。考公平生。自史館以歷國學。則士行雍規。由以丕變。由奉常而陟少宰。則官常國是。倚之取平。中更什抑。秉志弗渝。榮進屢辭。去就惟潔。然公雖蚤退。而考論政務之得失。究心生民之休戚。固未嘗一日不以天下爲念也。每平旦正衣冠。升學古樓。羣從入。叙揖畢。端坐觀書。雖獨處無惰容。食恒二盂。服無侈麗。居無瑩樹。譙集無聲。



儒藏

樂宗戚率之而興於孝敬鄉閭則之而化於禮讓。子姓僅孺罔不守其約而歸於謙靖謹飭。初公昆季三人並起高科。季弟中丞先卒。仲氏憲使公亦未老乞休。德義相淑。怡怡如也。方屬疾。乃自作誌。繼以二絕。皆正家之語。疾亟。舉手正巾而卒。曾祖諱寧。祖諱鐸。縣訓導。父果翁諱用俊。由鄉舉歷任國子助教。祖及父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

《國朝獻徵錄》卷二五

羅文莊公傳

本朝羅文莊公名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弘治癸丑進士及第。自幼不識禪學。在京師遇一老僧。訪求心要。遂為之構思。徹夜不寐。一日攬衣將起。恍然有悟。流汗通體。證之禪書。如合符節。自以為至奇至妙。天下之理無以加於此矣。後取五經四書。濂洛關閩諸書讀而玩之。漸復有疑。久之乃喟然嘆曰。昔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皆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其非。吾今乃知前所見者。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也。遂研磨體認於道心人心。理氣性命。神化陰陽。皆極其肯綮。正德戊辰。以忤逆瑾落職。為民瑾誅還職。歷官吏部左侍郎。嘉靖元年。以父年踰八十乞歸養。尋以父憂服闋。起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力辭不就。先生追悔年幾四十始志於道。雖粗見大意。自謂可不負此生。而官守拘牽。加以善病。工夫不專。及是力辭家宰之命。杜門謝客。足跡不涉城市。潛心二十餘年。乃曰。道在是矣。著有困知



高攀龍撰《高子遺書》卷一〇

記嘗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則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捨先賢所素以自珍又從而議其後不亦可嘆耶先生精思實踐篤志不遷毅然以衛道為己任聖賢諸書未嘗一日去手於禪學尤極探討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家居惟以著書明道為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家人子弟守其家法欽欽一步不敢肆每訓諸子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仲子謁選未嘗通書故舊瀕行酌卮酒訓之曰前程有分定惟安義命便是比授官有期欲圖南方以便音問乞先生一達相知先生曰數字本不惜但惜乎信命欠確耳竟不之與林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已居官如精金美玉無得致疵辭吏部一節真是鳳翔千仞故學者服其行而信其言焉

湛文簡公傳 郭集

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初名靈更名雨字民澤生而穎悟自少知學從白沙先生遊白沙與其沉潛遠到弘治壬子以書魁鄉薦專心理學遂焚引隱居更名曰侍白沙講心性之學豁然有得久之以母命復出食事徐紘為勸駕過南昌謁莊定山問學玉為稱胡讀書南離祭酒韋楓山懋試時面益背論奇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禎楊廷和主考見其論用至近至神等語知為白沙高徒置第二名登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時陽明王守仁在吏部相與倡明正學而修撰呂柟主事王崇慶輩往來辯論時名大著出使安南陽明贈文中有謂曉得友甘泉而志益堅其學務求自得者世未之知且疑為禪甘泉其聖人之徒與推重若此既至安南嚴却餽金黎嗣贈詩有白沙門下更何人之句使道奉母南都日設講席有甘泉問辨諸書正德丁亥宅母憂歸葬荷塘廬墓三年產瑞瓜人以為孝感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每講必

端坐澄心，灼見道體。嘉靖初，召補原官。累績遷南祭酒，與諸生講學，刻心性圖說，教以隨處體驗天理為要。晉禮部侍郎，上天德王道及聖學諸疏，大指謂天德王道本於慎獨，即聖諭所謂敬一。帝王之學，一貫而已。一貫非他，心事合一之謂。論語二十篇，無非一貫之義，無非心事合一之學。故敬一箴序文首云：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一者，純乎理而不雜。此二言極為明切，然契道體，即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之旨。誠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隨動隨靜，存其心於勿忘勿助之間，而天理日見焉。上嘉納之。所著獻納篇，又做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錄進，足補衍義所未發者。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講學新泉書院。滿九年考，年逾七十致仕。所著心性書、遵道錄、樵語、古小學四書測、五經測、楊簡折衷、非老子及甘泉全集。門人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稱其功在焉右。嘗於天關精舍立祀聖臺，置講田以贍四方學者。庚申卒於小易洞，年九十有五。訃聞，諭賜祭葬。隆慶

初，賜謚曰文簡。海內翕然稱為近代道學儒宗云。

《明文海》卷三九七

南京兵部尚書湛公若水傳

公名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穎敏，自少知學。弘治壬子，以書魁其倫。尋從白沙先生遊，自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白沙曰：「此子參前騎衛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仕。後以母命出，僉事徐紱爲勸駕，赴南雍。祭酒章懋試，辟而益背論，甚奇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禎、楊廷和主考，推其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爲。」拔第二名，賜進士高第。選爲翰林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王公在吏部，相與倡道京師，場屋所取士，修撰呂柟、主事王崇華和之。道傾日著，學者稱甘泉先生。久之，使安南冊封國王。累調，却其餽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有瘞瘼三年，墓產瓠瓜，人以爲孝感所致。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支與日給錢米，附禮舍於州寺。至壽辰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嘉靖初，起朝考九年滿陞侍讀，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未滿考，陞禮部侍郎。先後有勤聖學等疏，凡數十上，總爲獻納編。又做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置新泉三山二莊，講學於新泉書院。江都、休寧、貴池等處，公

書院所在而是。滿九年考，吏部奏其績。上以年逾七十許致仕。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文小學、四書淵、二禮經傳、淵、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淵、學庸訓、淵、前後詩文集，不啻千百卷。門人在監者，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最知名，皆極力薦拔，位至通顯。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祀白沙，雖田莊亦然。嘗於所居天關精舍，參贊尚書府立祝。聖所置倉廩，館穀多士。又至衡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復取白雲山爲白沙祠。平生志篤而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者殆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爲多。白沙嘗謂之曰：「人與天地同體，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學以自然爲宗，不可不理会。」又曰：「學以自然爲宗，承喻日來頗有湊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必有所到。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又示以詩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天命流行，真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鍼誰撥。其得於指授者如此。」庚申四月丁巳，卒於所居小禺洞，年九十五。有大星

隕於廣州之河南其聲如雷云。公在南都久春時勸農躬詣田畝閱俗修汰定喪祭之制頒行之費省而禮舉都人無不樂從有劉公廟聚眾燒香爲沈其像於江絕衆惑貧者或以火葬公曰地城四郊爲滿澤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費盡毀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

《國朝獻徵錄》卷四二

庶吉士鄒公智別傳

鄒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幼聰異讀書龍泉菴中貧無繼畧之給則掃樹葉蓄之然以代燭誦達旦如是者二年文藝日益警拔成化丙午舉鄉試第一計偕上春官道經三原兄致仕司馬王恕曰智此行非但爲會試正欲上疏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耳明年丁未登進士簡爲庶吉士弘治戊申有星變之異上疏極論陰陽之理欲退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有以陰主之也疏入不報已酉言事者誣知州劉槃御史湯鼎妄言朝政嫉智并疏其名下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詞略云智與今湯鼎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

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彭韶辭疾不爲判案獲免是年左遷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卻不受視事甫兩閱月總督都御史秦紘檄遣董驥修葺得居廣城士子重其爲人多從之遊者與白沙陳獻章爲忘年友時以詩文相命居無何以公委道順德同年進士吳廷舉時爲知縣因款留之邑民李煥於邑之東北曰古樓村者建謫仙亭以奉智遊息辛亥十月卒於順德年二十六布政使劉大夏暨廷舉資之還柩于蜀智雅負奇氣與人寡合處事慷慨無阿比之習孝宗卽位之初常朝用御史一人侍班糾儀湯鶴嘗輪侍智造其私第告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過事但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目請敘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及王恕徵至京智謂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面見以時政之不便者歷歷陳於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

無可見之時矣。二人雖善其言，皆其能用，識者憾之。其據經守義，大率類此。

《國朝獻徵錄》卷二二

山西行太僕寺卿陳先生沂墓志銘

額璘

先生吾南都文人也。穎異蚤見，軀不甚長，神采朗秀，眸子可照。少好蘇氏之學，筆勢瀾溢，人謂其類東坡。亦自號曰小坡。中歲再變其格，詩宗盛唐，文出入史漢，歸於簡古。晚益好著述，浸淫理奧，不以綺麗競能。厥趣遠哉。璘自登第後，相結爲文友，傾心四十餘年。切磨契許，日益膠固，真如兄弟骨肉也。頃年先生以山西行太僕卿璘以湖江布政使各請老居山中，與諸耆舊大夫修淨社，甚歡。嘉靖丁酉璘召起爲副都御史，撫楚與先生別，殊怏怏。戊戌璘乃以計聞。嗚呼，吾與先生交期止此邪？先生名沂，姓陳氏，初字宗魯，後改魯南，號石亭居士。本宋丞相秀國公升之之裔。曰澤以言青苗謫四明爲鄞人。曰璘，國朝以醫徵入太醫院，始家南都。其詳載長沙公傳中。長沙公諱綱，稱遲宜子，卽先生父。初爲黔陽令，再擢長沙通判，皆有遺愛，祀於土。母金安人，以成化己丑七月二

日，遲宜公先夢釋氏奉明珠入室，旦生公。五歲能屬對，八歲能摹古人書，十歲能詩，十二歲能舉業，語率奇拔，驚動長者。總角著孔黑辨，亦負山賦諸文，傳誦人口。自是行誼文學，日益隆茂。弘治辛酉舉鄉試，暨正德丁丑舉進士，維久處章布，時名煒然出人上。闕老野亭劉公、太宰白巖喬公少宰柴墟陸公宦南都時，皆海內具瞻，鄉定山莊先生負學行高望，皆引爲忘年友。既仕，改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與修武宗實錄，推內館教書。嘉靖癸未，禮部聘同考官，甲申與編修鄒守益等及與修楊慎再論大體，實錄成，進侍講，賜白金文綺，隨充經筵講官，撰講章，苦當諷勸。上問宰臣知其名，丙戌持節冊封楚王，踰平出爲江西布政司參議。先生素抱經濟，樂於惠民，於是備設科條，杜奸完賦，同官驚服。進山東左叅政，按沂莒滕費諸郡邑，察其苗荒，發官帑市牛，給民墾，且寬其稅，募年皆熟，又爲捐除種馬，薪木，運部諸徒民獲甦息。嘗至鉅野，察有盜，將發調卒襲捕，散之，卽言於中丞。賊兵者不謂然，已而盜竟破縣去，衆許其略。嘗遇執政於德，勞之曰：先生久外，行將召矣。對曰：齊民困甚，苟行吾疏，勝吾受德也。意大忤，吏部舉河



儒藏

明儒碑傳集

卷三一

南福建布政使。皆不遷。遂改山西行太僕卿。再上疏請老歸。築遂初齋。於家園杜門著書。絕意世事。乃今天不愛賢。遽爾見奪。蒼生已矣。又如鄉國何哉。先生孝友忠信。出於天性。事二親死生情文備極。人所難及。素廉於財。長沙公沒後。營弟妹婚姻。貸以備禮。及貴。周郎南都與四明族屬。往往曲殫心力。嘗有大臣後流落。不能歸葬。必圖爲之所。居京。凡鄉閭人急難。無旬極之。惟恐後。蓋平生舉事。造人幸歸忠厚。以不可以計數也。所著書有皇明翰林志。金陵世紀。高德錄。誨似錄。花嚴志。遊名山錄。贈言詩談。總若干卷。詩文拘虛集若干卷。又金陵志。山東通志。南畿總志。皆出筆削。狀謂其清修厚德。文藻忠政。合而歸之曰有道仁人。吾鄉稱爲實錄。

《國朝獻徵錄》卷一〇四

漢陂王檢討九思傳

李開先

嗚呼。生才實難。而用才亦不易。才而不用。于才無損。其如天下國家何。予觀漢陂王翁有三歎焉。王氏河南人。仕高陵。遂家不去。今有墓在高陵者十二人。元末關中兵起。有名繼祖者。携妻子渡渭。避匿終南山中。入明。徙居城內北街。占籍安泰里。迄今爲鄠縣人。

而繼祖沒也。猶返葬高陵。清明祭掃。歲以四人往焉。定爲常規。繼祖生克誠。克誠生敬仁。敬仁生琰。讀書起家。爲大寧。長清二縣知縣。琰生欽。受高年爵。欽生儒。由鄉舉。歷任巴縣。祥符縣。南陽府三學教官。儒娶劉氏。生四子。而翁則長子云。洋九思。字敬夫。居近漢陂。因以爲號。生而警敏。眉目清秀。顏色充和。如神仙中人。嘗自誇居官日爲當朝人物第一流。年十四五。隨任讀書蜀中。勤勵日猶不足。夜以膏燭繼。父乃雜多士試之。每次可居前列。恐驕其志。又以爲或私其子。故抑末後以成其學。已久乏科。至是中者三人。而翁亦可決科矣。試日題宅更衣。毋必令童僕守之。防其竊取舊文及出乃已。父官滿携歸。時年十九。鄉士咸拱手推讓之矣。已酉鄉試中選。而東軒馬中錫稱之必作天下知名士。其叔父福至同試不第。乃爲之整巾服。講儀節。徘徊踴躍。因其將赴宴。始別去。任丘鄭瑒子弟有中者。經年羞與見面。餘姚顧達因其弟遂子濂之中也。憤憤不平。望望而去。雖求見懇切。亦不之許。是果何爲者哉。庚戌癸丑。連不得第。學雖有端緒。而文未得竄。至丙辰則文學成矣。第進士。考選庶吉士。試題乃端陽賜扇詩。翁有誰剪巴江天風。



吹落之句聞者以爲必膺首選。何也。以其似李西涯之作。已而名出。果然是時西涯當國。倡爲清新流麗之詩。軟靡腐爛之文。士林罔不宗習其體。而翁亦隨例其中。以是知名。得授翰林院檢討。及李崆峒、康對山相繼而起。厭一時之弊。相與譏訂。改正文。非泰漢不以入于目。詩非漢魏不以出諸口。而唐詩間亦微效之。唐文以下無取焉。故其自敘曰。崆峒爲予改詩稿。今尚在。而文由對山改者尤多。然亦不止于予。雖何大復、王浚川、徐昌穀、邊華泉諸詞客。亦二子有以成之。人之稱之者。則以爲敘事似司馬子長。而不瑣屑于言語之末。議論似孟子與。而能從容于抑揚之際。至其因懷陳致寄景道情。則又出入乎風雅騷選之間。而振迅于開元天寶之上。士夫雖傾心。然不免有側目者矣。劉晦菴雖不喜詩。然猶愛才。而李西涯則直惡其異已。蓄怒待時而發。將及九年。考滿。例陞二級。值劉瑾擅權。凡在翰林者除狀元不動。餘悉改調部屬。歷練政務。翁得吏部主事。輟經筵而遊省署。棄文墨而理簿書。居無何。由員外陞任文選郎中。時優奪吏部之權者不止一瑾。雖文書房宦寺亦多請托。翁悉拒不聽。剔滯拔淹。進賢退不肖。惟憑公論行

之。向爲真翰林。今爲真吏部。會瑾誅。諸翰林俱復舊。西涯則以舊憾倡言。旣官至正郎。不必復可也。言官深惡王納諫。乃并翁劾之。堂上堂下一陝而三吏部。非瑾黨何以得此。翁又有忌者。唆言。遂左遷壽州同知。至州。佐理州政之餘。與多士校舉業。講古文。而更治清文風盛矣。其處同官。有如同氣。若光州守吳節。州判于彪。姚謨。皆敬翁如上官。且修城。修正陽鎮河梁。俱有贊畫功。而州治西濱湖。北濱澗水。加以夏月。淫雨決旬。水勢薄城。城將壞。而民將爲魚。遂製一文。敘一羊一豕投之水中。遂得雨止。而水落。亦奇事也。賓館之東有一園。其北爲屋。南向明爽。可改作書齋。乃于多士中精選范慶等十五人。日日誦說經傳。上下古今。兼問閭閻疾苦。因以資于治。自庚午冬至。此僅一年。不惟民安之。士安之。而君亦自安之也。忽聞致仕邸報。一郡皆驚。不知其由。久而後有的傳。乃雲南地方開將復遣錢太監鎮守。前此有王恕再來。天有眼。錢寧不去。地無皮之謠。苦其虐政久矣。遂給言大霧連三朝。不見天日。以阻其來。而朝議將使大臣自陳。大臣恐有去位者。須屈意求免。司禮監始得保全。宣言此不係大臣事。乃劉瑾餘黨去之未盡。夫以

雲南天變而罷壽州州同有何干涉。況天變又未嘗有耶。會盜起不得歸。父恐其動情也。以書教之曰。美非之譏。詩人刺焉。流言之興。聖人懼焉。此古今所共聞。觀也。君子求無愧于身心。斯已矣。而又何惑焉。人固有以一時之禍而成百世之名者。其遺固有然矣。翁得書。欣喜拜受。出示于人曰。謝政事親。吾心所願。但不忍舍州民及多士耳。踰歲壬申。相盜勢。清行達故鄉。值弟九峯亦以御史在告。父見兩兒俱還也。慰甚。不年餘。父一疾長逝。翁哭既。考禮舉行葬事。酌古準今。關中喪家莫不傳以爲法。事母十五年。備極孝養。稍有過失。踴躍不敢進。猶夫童稚時也。嘉靖丙戌。母亦逝矣。翁雖年長。執禮一如葬其父。以官封其父母爲徵任。太孺人。鄉人以爲榮。後以弟爲知府。考滿更加封中憲大夫及太恭人。鄉人則又以爲難。敬其兩弟。一舉人。一進士。進士歷知府。陞副使。而他姓之成就者尤多。家無厚積。隨地利所入。卽分給窮乏。邑人賴以舉火者不可枚舉。座有士則言文章。有釋則言禪定。有道則言攝養。有農有商則言耕種與貨殖。以至百工技藝。莫不隨其見在者言之。而他非所及也。儀度則風流蘊藉。雅致安閑。禮節不拘而笑談

有韻。坐如止水之無波。行若輕雲之出岫。詩文蒼古而詞曲則新奇。不止守元人之家法。自罷壽後始然而前此尙不爲此體也。其能歌如對山。而彈則稍大耳。和予小令百首。遠近傳誦。其他和者不下數十人。未有能上之者。屢薦不起。嘉靖初年。將徵之纂修實錄。而同罷吏部者。摘取遊春記中所具人姓名。毀于雷路。李休山固是指李西涯。而楊國忠得非楊石齋。賈葵葵得非賈南塢耶。坐此竟已之。翁聞之。乃作小詞自嘲。殊無尤人之意。生才之難。或數科一人。或數省一人。必得間氣而後出焉。乃爲臺閣忌嫉。小人傾陷。有志不獲展布。毋非命運使然乎。予嘗餉軍西夏。路出乾州。偶過康對山坐談。卽許以國士。當夜作一正宮長套詞贈之。傳播長安。以及郿縣。而張太徵胡蒙溪又交口稱譽。以爲自來會晤過客無如予者。康又相約事竣遊武功。以及鄜杜。見漢陂翁。翁聞之。朝暮北望。意料或不來矣。忽一日造其門。驚訝以爲從天降也。握手慶幸。有如舊交。談倦則各出所作。互相評定。半夜而寐。或徹夜不寐者凡五六夜。而唐和之作約有一小冊。將速相愛諸公同遊南山。以西如嵯峨。九嶷。紫閣諸峯。仙遊。重雲。普緣諸寺。遍歷說經臺。



藏書

化羊宮、紫雲樓、使一方名勝畢受吾杖屨、而各表以詩篇、予辭以病體不勝也。再一日、淚淚相別。在長安與封山舉士夫盤桓二十餘日、至河南而病作矣。翁遂歸之、同封山遣僕相視、扶病抵家、久而後愈、愈即有書寬二翁之心。予初碌碌、賴二翁稱揚有名、師作亦賴之得進。雖屬之作傳、如拙工豈能彷彿天仙之形容哉。翁後喪明、而東文者日踵其門、祇憑腹稿口占、而善書者不能給。其為予作寶劍記後敘、年已八十二矣、而文思尚如湧泉。乃于辛亥某月日病卒、八十二歲至是又加二矣。壽非不高、觀其雄文、宜不止此。葬即某年某月日、九老菴祖塋之側。妻趙氏、繼張氏、俱封贈孺人。子二、長瀛、由舉人歷順天府通判、卒于官。次淵、女一、適對山子栗、孫二、良木、山木。所著有漢陵集、漢陵續集、王氏族譜、鄆縣志、遊春記、碧山樂府、碧山續稿、新稿。此其已刻行者、而未刻者尚多也。

《國朝獻徵錄》卷二二

校記

①齊：據《憑几集續編》卷二、《明文海》卷四三七當作「齋」。

明儒碑傳集卷三十二

王昂 方鵬 吳昂 朱拱樞

徐問 凌震

明故奉政大夫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梧

岡王公墓志銘

正德間閩中蔡公清大梁李公夢陽前後相繼江西督學兩公海內名人非極一時之選無以動其賞識故所取士亦往往有名在吾吉若東泉周公梧岡王公七八人又其尤著者也而李公賞識此七八人者每試他郡率攜以行人莫不識其面目癸酉鄉試王公發解果第一故其名又獨出諸所取士上李公既以剛直忤人罷去其所取士亦往往不甚顯豈名亦能忌人哉王公名昂字成德故吉水花園人花園之王其先居白沙宗臨川安上四傳至進士端禮始居花園七傳有三松先生為宋名人而王益顯又六傳為文煥博學負才國初以明經召將授之官辭歸生佐才佐才生復基復基生惟

仁惟仁娶於周有八子公其季也幼稟至性多穎異善屬詩對經日記誦能久不忘里中富人李翁昌達見而奇之許妻以女然家貧恒不能延師七八歲時見諸兄弟出就傅即輟食挾冊隨往母憐止之不聽一日將食母追至梧樹下躡而仆公返顧相持號稍長見梧輒泣下不止於是自署梧岡私舍以志痛十歲即知操筆為文章以兄為郡掾嘗至縣中郡守洪公冕聞而召之頃刻試十餘對應聲立答已而試曰道士修齋用錢於無益之地公拱手曰聖人設教致人為有用之材洪驚曰此豈甘小就者厚餽子命攜歸擇師教之年十八文益進即抗顏授子弟經資東修以養母遠近爭迎致之將弱冠始入郡庠為諸生且赴省試見試士如雲喟然曰吾獨隨羣已乎歸與東泉周公輩七八人同寢處通財用兼治易禮春秋諸經每為文彼此商訂切磨不少嫌介督學試士則此七八人者相聯迭為長首俱康於學蓋九入場屋始發解又五上春官不遇謁選吏部授直



隸常州府通判。常為上郡通判。故主稅運京師。各邑例餽歲不下二萬金。公既一切罷之。復條畫不便者。盡繩之法。於是清吳越陶俸。稅三萬餘畝。市猾如蔣棧莊。僦輦不得復括稅。以侵民。運者莫不踴躍以從。至京師。尤能任怨以相庇。故事。白糧止供內府。不及六部。至是吏部諸司有言。他運官。噤莫應。公引故事力爭。不勝。則令運者假春杵部前。旦夕不休。聲達堂署。桂文襄公見而止之。他郡由此德公。公之能聲為之益張。當道遇疑獄。必以相屬。公亦悉心研窮。在松江。平反者凡七十人。其他釋枉收貧。節用抑浮。建白頗衆。於是巡撫陳公祥。巡按劉公。仍數上治行於朝。既六年。猶不遷。姑蘇徐公。縉以吏部侍郎道常。聞其得民心。識之。會三途用人議起。徐首舉公。始擢刑部山東清吏司員外郎。常人遮留不能得。公為刑部二年。再轉山西清吏司郎中。主諸司獄奏。每與尚書。聶公賢面爭。至不代署。聶服其正。搃兵卻永喪師下獄。思以賄免。遣人囊黃金。給門者。強入而

進。公言之部。奏議如律。五年。擢河南按察司僉事。奉敕整飭河南道兵備。一時士論稱屈。公怡然就道。至則減一切供應。如常州時。而閱獄簡當。如在刑部。曹山民以爭水訟。有逼於賄刑死者三年矣。公行縣。忽見白衣素巾。雜訟人中。頃失之。因默念曰。得非冤耶。遣人伺之。門得訟者入。問之。則素死者也。發其瘞。衣巾如見。人稱明神。河南故多盜。是時劇盜高麗。王朝綱等。攻掠州縣。官不能得。有詔責問守巡。公遣嵩山毛兵千餘人往。盡獲之。巡撫欲為上功。公請均之。同官以解罪。已而俱受金幣之賞。聞者咸以為難。公在汝三年矣。嘗復浸祠。歸金斗泉之利於民。數忤豪宦。而河南府通判韓某與伊令趙某。貪貨殺人。當道曲貸。不為聽。已而慨曰。吾年至矣。未可以休乎。即上疏引年乞致仕。竟得請。公雖久抑晚達。其於去就。取予。不一少徇。在官雖專民事。暇則以經義課諸生。所在多稱得人。在常州。識唐君順之。薛君應旂九人。在汝則有王君西星。已而次第盡舉魁選。又皆

有名於時。唐嘗感其知愛。謂人曰。公故長者。曾不能為俗吏態。其卻例餽數萬金。今人鮮其比也。嗚呼。公見知於名人若此。名烏能忌之哉。始公少貧。父母皆不逮養。舉鄉試三年而妻李亦繼卒。繼娶泰和歐陽軻女。後為常州。得贈父承德郎。常州府通判。母周妻李。贈安人。歐陽封宜人。及為刑部通判。進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而安人皆進宜人。八子。玷。瑕。珉。玦。珩。李出。瑣。瑋。瑤。歐出一女。適太學生藍敷。男孫六人。一臣。某某。孫女三人。曾孫男一人。玦。早卒。娶李氏。年十八。矢志不二。一臣亦夭。娶於羅。為子從姑。年二十而矢志如李。公平生既無厚藏。所得俸入。任諸子孫持去。不復計算。致仕歸。終日對書史。與郡縣絕無往來。又三年辛丑。以微疾卒。距生成化庚寅。享年七十有二。既卒。子孫益無以為家。又十有五年。為乙卯。始塋於居後南山四顧墩。又六年而某追為之銘。公豐準長耳。言笑寡默。不知者以為簡傲。然渾樸夷猶。遇事不驚。故能終其志。其撰述有四書質明詩經。

疏註安民十策。識史傳習錄疑。校正王文中子需子梧岡集。共若干卷。藏於家。江西志。吉安府志。久梓行。銘曰。惟昔學儒。靡專文句。緯史經經。古先是據。惟昔取友。虛以身資。後利先義。甘苦同之。學無炫藝。因占器識。迨其達施。不易素植。仕母競進。任彼速遲。奪其程守。有退母隨。匪公獨然。公亡孰繼。銘匪公哀。用著厥世。

羅洪先撰 《念菴文集》卷一六

南京太常寺卿橋亭方公鵬生墳志

方鵬自撰

先生姓方氏名鵬字時舉橋亭其所自號。遠祖萬二。元海運提領。仲子富代之。洪武中官錄其產。謫戍于遼。富兄德又以析居不與其難。德又生榮。榮生文貴。鵬之曾祖也。祖槐庭府君諱盛如業儒教授鄉里。以高年懿德膺冠服與鄉飲。父節菴府君諱麟例授福寧州舉貢。贈承德郎禮部主事。詳見大宗伯額公。臣新建伯王公守仁所為志表。母封太安人。公以成化庚寅三月二十二日生。崑山南新濟里。長以明經補縣學生。領弘治辛酉鄉薦第二名。不赴會試。闕門。士徒自遠方來者彌衆。正德戊辰與母弟鳳同舉。授高等任南京禮部主事。丁外艱服闋改南京刑部。陞員外郎。郎中。丁內艱服闋改南京職方。道聞逆藩之變。熱程赴難。適車駕南巡。脩嘗辛苦。謂南京文選所至願舉其職。言官交薦陞浙江布政司左叅議。既辭不允。歲餘又以言官薦陞山西按察司副使。提調學政。與部使者語不合意。即棄官而歸。累蹕得允致仕。自是屏跡田野。放情丘壑。嘉靖丁亥又廷臣撫臣薦召為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仍階四品。克

經廷講官。主考順天府鄉試。復克廷試掌卷官。編纂御劄。同修會典。陞南京太常寺卿。三寵得准養疾。未幾有忌我者。非何則去新節。終身不錄。忌我者罷。臺諫薦劄交上。而先生病且老。不可用矣。所著橋亭存稿。責備餘談。續觀感錄。紀元嬰覽。行於世。崑山人物志。名臣節錄。藏於家。先生受氣甚薄。操心素危。力不足以任勞。學不足以阿世。故主者怒之。以為慢。法而不武。滯而不化。悒鬱而不舒。故遠者病之。以為拘。平生無他玩好。惟耽嗜經史。邪忘寢食。故逆者憫之。以為癡。赴人緩急。若拯溺焚。或其人以怨報德。亦不中止。日用不給。未嘗輕以干人。人或告乏。則傾囊而與之。弗吝。故智者笑之。以為愚。晚嬰疾痛。杜門謝客。不入城府。而躬慶弔。故責備者罪之。以為闇。其為人如此。不足以當名筆之銘。謹自述履歷如右。他日納之壙之中足矣。葬某年月日。則虛以缺。

《國朝獻徵錄》卷七〇

吳方伯昂傳

戚元佐

吳公名昂字德翼海鹽人。六歲孤。性端穎。嗜書。就學於里中朱先生。問學日進。已聞海寧祝先生萃者履方篤行。以員外郎予告家居。教授生徒。四方學者



多從之。公短褐草鞋，從一老蒼頭，負書走數十里，及其門，就河濱濯足，更儒衣冠以進。謁者以告，祝先生大驚曰：「此非可以常人目也。」既見，拜而請曰：「昂魯人，竊慕先生，不敢請，願受高足弟子學。」先生曰：「生來晚，書舍盡滿，無所置生。」唯室旁一牛棚，幸無牛，生寧得居乎？公曰：「唯唯，無不可。」於是祝先生益大奇吳生，令人駁除室壁，使可居。公遂解衣，雜塗人共作，不日就舍。時祝先生持教最嚴，常映戶以察羣弟子。公在羣弟子中最苦，外被一敝袍，而裏一敗絮襖。又時時見老蒼頭寒，則解而更相衣，甚或週走于室中，跳踴以敵寒威，而日夜誦不輟。其精悍深造，蓋統緒羣弟子所不及也。歲暮，辭祝先生歸，怏怏有赧色。先生曰：「吳生去不來矣，彼僅謂東臚不備也，小禮不大妨，孰是中止而令業不得成耳。」乃齎米二石，布二疋，遺贈吳生，爲歲計事，且要明年當復來也。公曰：「吾事先生如此，其淺鮮耳。」先生爲是者，徒心營昂也，不以此時力學依先生，異日者悔何從乎？除夕，家庭啐酒爆竹，事已，卽徒步詣祝先生。比明，祝氏諸族人少長濟濟拜元旦慶，而吳生儼然在列。祝先生大駭曰：「而安得至乎？」公曰：「先生所以愛昂者備矣，士感知已，可奈何。」

由是感憤激發，日鏤心鉛，學大成。弘治乙丑舉進士，年三十六矣。授宣城知縣。宣城人弗善耕織，公教之耕織，民大喜。邑當孔道，多過賓，過賓聞公清約，無敢勒館人。既三年，更新建，新建則寧庶人宸濠所居也。方宸濠未敗時，坐擁王號，驕橫莫制，日張爪牙，索民租甚刻。民不能堪，遂結寨丁家山以拒之。寧藩大譴曰：「新建人反，諸大吏在會城者莫敢言。」公獨以爲民率有激而然，不可以反名。乃昌言而進曰：「始吾有疑于此，民之敢於抗大王也，乃今知此民非有反于大王也。愚者徇財以忌生，情者勢極而生變，此可以理法散，非可以威力驅也。」乃入丁家山，呼父老曲諭諸父老，皆頓首唯命。而寧藩獨慙慙然，謂公偏佑新建人也。已而歲大饑，公立抽補法以賑，而全活者幾萬人。未幾，華林盜起，又日夜調集兵旅以掩之。境內以寧。尋轉南刑部主事，以持法謹不協於上官，請告歸。歸六年，起南武選員外郎，擢福建按察僉事。福寧有訟妻殺夫者，獄已成，公閱其詞証，疑有冤私，請諸神。夜夢一兒，據人腹，初不甚解，乃日踪跡四方，而里中有名杜福子者，曾與其父行賈，公偵而知之，大喜。曰：「杜福子殺人明矣，神所告也。」密捕福子至，一訊而



服妻得以不冤死。古田礦盜起，又擊捕追襲，獲其渠魁周馬良，餘黨散去。及進山東按察副使，遂乞致仕。歸久之，復家拜山東按察副使，數月轉福建參政。當是時，桂文襄公驟入吏部，日夜訪人才，而公名冠當時，故察舉于沈淪之中，以植之，亦以感厲當時人士也。公入閩，皆故遊地，才志易展，多佳政，士民愈益喜。廉庚寅，候官囚違獄，持大斧利刀橫行官署，首截其方面，肝腦塗地，甚慘。獨公以父忌辰，懸墓不出，得遠其害。人謂德孝所致云。已而進右布政使，司官頗嫉之。蓋藩司故多羨金，公廉無取，又峻卻人餽，人惡其異已而腹誹者訛訛矣。公自揣不能諧世俗，知非久官器，踰年，因黨樓震引以為咎，即上疏請致其仕。疏三上，得允。歸之日，士大夫設祖道，父老攀轅留者幾萬人，至不得前。既歸，遂不復從章縫游，混迹農漁，意甚適。人或狎之，亦不較。一日，駕舴舺入郡城，會郡中兩措大南行，觸其舟，兩措大怒，邀公葺。蓋公素貌侵，又眇其一目，布衣襦帽，屬促舟中，舟中又無繁華供具，逆揣其為農庄人，欲道辱之。公曰：「二少年秀士耶？老農悞觸舟，不足辱，藉令舟壞，當代為葺，但老農囊無錢，能携至西門湯別駕家，當貸以供費。」如其言往。

湯別駕一見訝曰：「呀，公玄遁久矣，何以至此？」因顧兩生曰：「此海鹽吳老先生，君知之乎？」兩生微有慚色。生定，公具以告。別駕曰：「泛舟於河兩相觸，即兩不能慎也，偏責公不可。如公先達，渠又寧敢責乎？」公曰：「兩君子初不勝恚，幸寬之至此，又敢祈宥，請以白金二錢為榜人油麻之費。於是兩生僕然汗下，惶遽告退。公愈益恭，必欲致其金而去。明日，兩生扶服謝過不已。公慰遣之。公晚年不涉世故，及歲饑，數為請賑。海堤為患，特疏於朝，得專勅水利憲臣經理，迄今賴保障云。卒年七十五。所著周禮音釋藏于家。往于游于祝氏，祝先生孫世德受學于予，世德諸父舊與吳公同業者，皆已宦成而歸，時時道吳公道事，予故詳言之如此。又聞祝先生死，吳公奔赴喪次，寢苦枕塊，號哭如子于父，尤見其不忘所本云。」

《國朝獻徵錄》卷九〇

輔國將軍拱樞

輔國將軍拱樞，石城端隱王之孫，鎮國公宸深第二子也。鎮國公性嚴重方正，家法整肅，宸深欲屈之，數遣人火其居，而諷宗族資佐公以示惠，公固辭不受。以故潦敗，獨免污讟。輔國公醇孝篤誠，勤以禮義自

檢處暗室屋漏終無情容。日稱述先賢懿行。剴誨諸子孫。嘗作家訓一篇。其辭曰。若幸弛負擔而嬰爵祿。母以世及罔或譽於禮。汝母修於聲。母溺於酒。母作驕淫。母歸於訟。以顛覆厥家。汝有子若孫。迪以詩書。母姑息是肆。以戕厥性。汝友朋以戚。勿適便佞善柔。母豐殖貨賄以買怨。汝御臧獲羣隸。亦維莊厥身。維孝維忠。克昌厥後。母事巫覡左道。汝祖高皇帝尚有垂訓。念之哉。今上御極。上尊號。兩宮覃恩。中外。公以年高有德。再沐詔書存問。壽八十有四卒。長子奉國將軍諱多燧。恭惠端謹。好經術。以敦睦著稱。娶俞淑人。生謀璋。奉國公常自督課。授五經史漢。旁及星曆。萬曆乙酉卒。萬曆辛卯冬。給諫葉公初春。疏請設江西宗正。舉謀璋學行。萬曆癸巳冬。撫按兩臺議增石城管理。疏薦璋於朝。明年奉勅管理石城王府事。得刑劾不法者。石城自宸浮弘治中。坐事廢無王。迄今九十有四年矣。於是始得奉朝請。攝行王事。所轄爵宗二百九十三人。庶儀不與焉。俱藩志

《國朝獻徵錄》卷一

戶部尚書徐公問

張 袞

公諱問。字用中。武進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廣平推

官。召爲刑部主事。歷車駕郎中。出知登州。以才劇調臨江。二州之地。瀕江海。林莽菁深。推埋剽盜。馮爲淵數。公以方略招撫擒獲。亡慮數千。增築臨江堤。凡七十二處。行者安之。鹽運司易汚染。人咸不樂官。此公欣然受長蘆使之命。曰。吾將以薄躬清是官也。歷長蘆。藩能以身任一方利害。蟻珠貝香號產於嶺南。中使採獲不中。巡按御史憂之。將以責諸賈。公爭曰。錄有禁。如是不趣買爲盜耶。惟令所產而獻。某不敢避罪。竟蒙鑒宥。是歲入覲。吏部首以公才廉列。上與賜章服。擢右副都撫貴州。獨山土酋蒙賊弑父。以叛。公提師誓境上。親執桴鼓。一鼓而元兇就戮。捷聞。有白金文綺之賜。召戴兵部。上安攘大計。凡八條。一時債帥不敢鑽穴以入。未幾。以疾在告者十年。詔復起公。南少宗伯。二載進司徒。方半載而公復歸矣。公自起家法曹。斷獄具文。不爲苟比。懲權倖。縱橫雖甚。威力臨之。屹不爲動。見上官論事。侃侃不阿。所泣之處。輒先風俗。講求禮樂。學者見其言與行。莫不歎爲復見三代遺風。

《國朝獻徵錄》卷三十一

黔陽縣學訓導凌公震墓志銘 劉麟

嘉靖乙未春二月二十有七日我友練溪凌先生卒。先是聞先生疾造其廬而同焉視其腹膨脝如抱甕然而聰明無改生理則已去矣。反與語惟念生平道義以舟車不足不得數相遇從爲恨。因告曰數日前曾賦詩語諸子爲予一誦末二句云吾鄉本是無何有。此去誰知西與東。相顧一笑命子飯予宛然壯遊風度嗟乎麟始至吳興得先生一再聚卽開心引喻由是麟藉以聞過。今末路爾爾先生之益爲多。嚴溪亭陳練塘孫太白施菁陽邵康山輩皆自先生而結知求如先生之規益則未也。先生端直高雅不爲時好所存所發務趨於道然朝晦獨深時人亦不盡知。垂老作訓黔陽黔去吳興八千里先生素多疾無何致其仕而歸。今天不憖遺全而歸之可謂與道偕行者也。獨念夫名門華胄以京兆公中丞公進退治朝先生承之文學行誼不忝前修而所遇僅此可哀也已。初先君之喪卜葬得名山在舊城之陽先生止之曰葬法毋近勢家吾黨宜守其戒麟遂舍去卜於僻壤未幾麟承恩詔起於家歷官御史大夫撫畿內先生戒予曰此官任重責備君志意少布可歸也。吾從

之甫二年三上疏而歸。比先生赴黔陽馳書曰吾衰念歸殊切予贊之曰歸可也。乃爲君告於中丞鐵橋黃公公謀之提學心華許公曰適有收書事可便其行也。因命之。及來首曰使事畢吾不復爲黔陽行矣。麟曰善。遂具書請老嗟乎若先生可謂聞善若決江河者矣。夫人誦法前軌行之者鮮若先生可謂知行並進者矣。狀稱先生曰議論平正志行潔良困而不失其亨窮而不失其達和而不隨高而不亢聞者莫不嘉先生之行而信康山之言嗟乎今蓋指矣。郡無直諒決疑辨惑望之何人吾哀將何時而已乎。先生諱震字時東別號練溪其先安吉人在元有諱時中者任秘書監少監贈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吳興郡侯時中子懋翁翰林院直學士逮諱四府君始遷歸安生均德均德生賢洪武戊辰浙江鄉試中式任武岡州知州考最陞應天府治中居官剛正不阿無何改知鄭縣又請均。有隆平侯者自荆還薦之曰可當大任。宣宗皇帝作招隱歌以徵之。人見命階司馬又命掌都察院事並辭。上嘆曰汝欲學疏廣耶朕遂汝高志。御書賜老堂三字褒而遣之。賢之子晏如業儒敦行精六書之法尤工李斯大篆二王小楷。



召入中秘與修永樂大典。書成拜吏科給事中。陞本科都給事中。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掌院事。舉劾不避僚案。憚之時與都御史顧佐齊名。雖登顯融而橐無長物。至以書抵家。令賣產以供。既卒。計聞於上。遣官諭祭。給驛歸。翰林侍讀鳳陽苗衷誌其墓。晏如之次子敷。唐夫人出。夫人廣東瓊臺宦族。今戶部侍郎唐公平侯之姑。敷早失怙。養于閔氏。遂籍烏程。敷子三。先生其季也。生而穎異。有俊才。博綜羣籍。曉析百家。長遊郡庠。同遊之士莫之或先。又能樂志甘貧。事父母先意周旋。甘旨之具不煩二兄。此尤卓冠鄉閭。居常坦坦。不爲町畦。鄙瑣之士。或與先生接。自能消其邪心。善古文。尤長於詩。文涵畜縝密。詩清純悲壯。一時名士未識面。輒已誦其篇什。有綠溪集若干卷。先生初以釣索富聞稱雄。比中歲幡然守約務實。一其歸趣。嘗曰。道學不在多言。只人倫日用之間盡吾心焉耳。又曰。君子小人在實與不實之間而已。先生每試必冠多士。及科場輒不利。以歷次貢於南宮。選授今官。鐵橋黃公少華。讓公重先生之學。到官月餘。卽命提督寶山書院。選拔名彥。俾授學焉。先生入院。嚴立科條。陳說倫理之說。啓達性命之微。勸能

懲情。取中庸大學諸書。日與之講劇。文章規格親爲點竄。一時士類改觀。俾科第得人。若進士危君嶽輩。寔倚先生造就之力。比歸。掃墓城府。杜門自養。圖書左右。疊疊不倦。興到則獨步林壑。尋芳討勝。風度悠然。清修之範。近世罕聞。太守石梁萬公治郡方嚴絕俗。尤精鑒別。至鄉飲大賓。以爲非先生不可。恐不可致。乃特遣教授陳祥麟躬造敦請。一時盛典。觀者噴噴。逮嘉靖歲甲午。先生苦脾胃之疾。黔陽之歸已十年。于茲明年春。終於正寢。距始降成化辛卯三月七日。年六十有五。

明儒碑傳集卷三十三

王守仁

新建侯文成王先生世家

先正有言曰：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蓋嘗上下今古，三代以還，不具論。孔孟后，負豪傑才者，類溺于質矣。優入聖域者，誠歟。迺潛心學聖，以名理著稱者，原本才質足擬古豪傑士，固不數。然也。惟我昭代文成王先生，蓋乎豪傑之才，而聖賢學者，孟子以后鮮與匹矣。顧其受才英邁，胎宿不羈，少乏循齊之譽，而人倫所遭又多不幸。且逢世艱危，任肩重鉅，其應用施厝有難以繩矩律者，以此世之矯脩在士，或泥其迹，不欲深究其學，而一二及門承傳者，識及質清，見超志靡，祇竊其緒言，而張皇之行多不掩。因緣飾以異說，致使先生之學竟湮鬱不顯。憂世循道者至謂先生借寇兵，齎盜糧，豈不悲哉。恩本據先生生平所歷著世家中，特述

其經營險阻，為明愴懲悟入之因，而尤詳其晚年省悔克治之切，以著其脩証之實。世豪傑士勿徒昵耳而直反之躬，不自咎往而亟圖更其新。先生我師矣。維時見知聞知者多在豫章，舉所知述鄒羅二先生傳外，述泰州心齋傳者，陸子靜有言：「可使不識一字，凡夫立地作聖。」玩心齋傳，先生良知自信，立地作聖訣也。

先生姓王氏，諱守仁，字伯安。其先晉右軍義之裔也。右軍傳二十三世，迪功即壽始自山陰徙餘姚。傳五世曰綱，字性常者，具文武才。國初為劉伯溫薦仕，至廣東參議，遇苗亂死之。參議生彥達，達傷父死難，不仕，號秘湖漁隱。漁隱生與準，是為先生高祖。精禮易，永樂中辟舉，避走墜石崖，傷足得免。因號遜石翁。翁生傑，以明經貢大學，號槐里子。生天叙，號竹軒，以子貴，贈禮部右侍郎。后加贈如先生爵。累世載德，見諸名公所著傳。贈公生華，是為先生父，號海日，一號



儒藏

罷山。成化辛丑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母鄭夫人娠十四月而誕先生。成化壬辰九月丁亥也。先生生五歲始言。即能誦贈公所恒讀書。贈公訝之。對曰。兒往耳。而默記之也。尚書公及第。先生方十齡。贈公携如京師。過金山。飲客命賦詩。先生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詩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濶。卓志超識。其夙植耶。比至京。就塾。嘗聞塾師以科第爲第一等事。先生中不然曰。科第上有聖賢事當爲者。贈公聞而奇之。丙午年十五。遊居庸。慨然有經畧四方志。是時畿輔秦楚患盜。擬上書闕下。尚書公斥之乃止。弘治改元戊申年十七。外舅諸公宦豫章。往就甥館。合邑畢開步。鐵柱宮見道士靜坐。與語說之。遂相對終夕。明年歸。越過廣信。謁盧一齋諒。諒故游聘君康齋門者。爲語聖人爲必可至。深

契焉。先生故好譴。自是常端坐省言。同業者未信。先生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當改也。壬子年二十一。舉鄉試。入京爲考亭格物學。覺煩苦無得。乃貶爲詞章。明年下第。時相李文正戲呼爲來科狀元。且曰。試以吾言作賦。先生援筆立就。驚美爲天才。天才云。念疆圉多警。乃留意兵法。尋有疾。復談養生術。己未年二十八。成進士。觀政工部。與海內名士喬宇。汪浚。李慶陽。何景明。顧璘。徐禎卿。邊貢輩學古文詞。已差督造王威寧墳。事竣謝幣不受。受其佩劔以符所夢也。應詔上邊務八事。踰年授比部主事。創製園圖。巡警規。至今遵之。嗣差視讞江北。便遊九華。聞崑洞有異人。歷嶮訪之。異人初不語。徐曰。周茂叔程伯淳若家好秀才。可歸求之。先生會心焉。壬戌請告歸。越年二十二。究心二氏之學。築洞陽明麓。日夕動脩習。靜中內照。形軀如水晶宮。忘已忘物。忘天忘地。混與太虛同體。有欲言而不得者。常思遺棄世界。而不能置念于祖母岑及



尚書公久之悟此念生自孩提人之種性滅絕種性非正學也。甲子聘王山東試識拔多名士。程錄盡出其手。士林傳誦焉。明年門人始進與甘泉湛公定交。嘗謂初志此學幾仆而興晚得友甘泉而后吾志益堅毅然不可遏云。正德改元丙寅庵瑾竊柄惡南臺省戴銑薄彥微等攻已遂繫詔獄。先生抗疏救之。瑾矯詔收先生杖謫貴州龍場驛驛丞。既行瑾使人尾偵之。將甘心焉。先生至錢塘托跡授江附估舫。遇颶風飄至閩境夜奔山徑扣寺求宿不納。則之別刹。二故虎穴僧恒趨旅客于中而利其遺物于虎口。及先生至虎逆剝咆哮不入。及旦僧知先生無恙異之。乃要至寺則前鐵柱官所晤道士在焉。因與商遠適意道士曰公有親在且名朝野倘不逞之徒假姓名倡亂家族危矣。為筮之遇明夷遂決策歸。由武夷出廣信省尚書公于留都。丁卯夏徐曰仁愛及蔡宗允朱節受學是秋三子同舉鄉試別先生為序明師友之義。

具文錄冬赴龍場。龍場故在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瘴癘蠱毒之交錯夷人獸舌語言不通無居舍始教之範土架木為小茆已就石穴而處從行三僕以歷險肩瘡皆病先生躬折薪汲水作糜以飼百方慰解之。目同旅行者父子主僕駢首病死為文瘞之而自為石郭以待盡。先生于時因衛動恣不惟得失榮辱胥已解脫即死生一念亦為拚置。端居澄默以思倏若神啓大解從前伎倆見趣無一可倚惟此靈昭不昧者相為始終不離倫物應感而是二非二天則自見証之六經四千無不昭合益信聖人之道坦若大路如此著五經臆說與學者嘗發格致肯久之夷人亦漸親狎共伐木為構龍岡書院何陋軒玩易窩居之安宣慰來遺餽却之。因申朝廷威信令甲折其桀驁之議又調之出兵平阿買阿扎之叛蓋不特忘在夷狄患難中且有以行乎夷狄患難者與貴陽學使席公書往履質辨朱陸同異席大省著明宛錄而葺書院居

先生率諸生師事之。庚午，量移廬陵令。時嘗論知行合一，勸于門人徐曰仁發之，謂稱人知孝知弟，必其能孝能弟。即知痛知痒，非本諸身亦惡乎知。蓋欲人反身默識，所以生二者惟此知。故即知而行在其中，非聞見知解之知也。世儒局于習聞，執以考索爲知，以摹擬爲行，從來矣。聞之多懸疑者。過常德辰州，見葉元亨、蔣信、劉觀時，咸能卓立教之靜坐。后稍有悟，復示書曰：于此着力，方有進步。顧頤刊落聲華，切已用功，重懲世巫標榜者。在廬陵僅七月，政務開導人心，不事刑威，稽舊制，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訟者至，使勸解化誨，后幾無訟。冬入覲，台州黃宗賢給來問學，自言於學有志，未實用功。先生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功。后契良知，肯始納賢，稱門人。卒爲先生托孤，以女娶其胤子。是年先生陞南比部主事，尋改吏部驗封司。會試爲同考試官，識鄒文莊于糊名卷中。一時人服其精鑒。同寮方叔賢^{獻位}在先生上，聞先生論學有契，遂

肅贊受學，引疾歸西樵以卒其志。先生尋轉文選員外郎，陞考功司郎中。門人稍益進，謂王司成曰：仁，仁人心也。体本弘毅，識仁則弘毅自不容已云。已陞南京大僕少卿，便歸省。舟中與徐曰仁論大學宗旨曰：格物是誠意工夫。曰：仁因省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知行合一，旨益大洞然。曰：仁蓋得于反身實體也。踰年至滁，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奈何。曰：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就其萌動處省克到天理精明，後有物各付物意，自然精專無雜思矣。所謂知止，乃有定也。甲戌陞南京鴻臚卿。年三十五。薛尚謙侃陸原靜澄郭善甫慶輩受業。先生往懲末俗卑汙，來學者多就高明一路。引掖時見有流入空虛爲高論者，甚悔之。自是教學者存理去欲爲省克實功。謂黃宗賢曰：學須立誠，從心髓入，徹處用功。不然則平日所謂學者，適以長傲遂非。彼自謂高明光大而不

知墮于狼戾險嫉矣。謂陸澄曰：義理無定在，無窮盡，未可少有得，即自足。堯舜之上善無盡，今學者于道若管窺天，少有所見，遂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終而先懷輕忽，非笑心訑訑之聲音顏色。有道德者側觀之，乃爲之悚息汗顏而彼且悍然不顧，畧無省悔，可哀已。澄問論道者往來不同，何如？曰：道無方體，即天也。人嘗言天實未知天。若解道，即天何莫非道？彼局于一隅之見，以爲道止如此。若解向裡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何同異？蓋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矣。欲見此道，須從此心上體驗始得。澄問：象山云：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如何？曰：除了人情事變，即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惟在人情裡，其要在致中和。謂汪司成浚曰：心統性情，察感体用一原也。顧用顯而易見，体微而難知。彼謂自朝至暮，未有寂然不動時，是惟見

其用，未得其体也。善學者因用識体耳。又曰：体用一源，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中節之和。今人發不中節，可知其未發之中未全也。或問：已發未發，曰：譬之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亦止是寂天寞地。澄問：出入無時，莫知其脚。曰：心之本体原是如此。蓋論本体原無出入，若謂思慮運用是出，其主宰常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出入只是動靜，動靜無端，何鄉之有？又曰：心不可以動靜分体用，動靜時也，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謂靜可見体，動可見用，則得精神言動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養來。后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乃于初學入門時欲講求得盡，豈有此理？謂薛尚謙曰：學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驚識見者，日見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日有餘者，日不足矣。又曰：不致良知而溺聞



見是不務力田而惟糴以給朝夕者愚矣哉乙亥臨川陳惟濟見先生于龍江述問答四條後再見于虔州述先生語十五條具傳習錄中丙子年四十五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贛當四省之交漳南象湖長富諸巢交于閩賊魁詹師富等據之其西橫水左溪桶岡諸巢交于楚賊魁謝志珊藍廷鳳等據之其東南三汊九連諸巢交于粵賊魁池中容等據之不時四出劫掠爲患累年三省撫臣往相爲觀望急則議請夾剿每踰時兵始集二則賊已竄匿徒糜餉費爲居民苦而時宸濠業已潛蓄不軌陰與賊通爲之曲護以此積至數十萬衆前撫臣畏難引疾彼論去先生丁丑春蒞任始至置二匣行臺前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諭漳患孔棘甫旬日即出師初以粵兵違節制失利衆議濟師俟秋舉先生不可躬率諸道進兵趣上杭出其不意直搗象湖乘勝破長富及水竹等四十余巢漳南以平其年九月疏上本兵覆請改授

提督兼巡撫得便宜行事意蓋微也十月成軍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左溪再鼓而滅桶岡三汊賊尤爲悍黠擬官僭號爲惡稔矣時聞各巢破懼而佯款陰增機險弄毒以虞王師先生故休士歸農明年正月計擒其渠魁遂振旅復舉擊其憚又一鼓而破三汊再鼓而下九連其分合先後算無遺策矣捷奏陞副都御史蔭子錦衣衛世襲千戶先生蒞贛甫逾年凡三捷皆役不再籍兵無挫刃數十年負固不逞之兇一旦殄蕩功何偉也且諭其初至兵乏矣第選民兵立兵符明賞罰以練之而不征調狼逮土兵食廩失第疏通盜法處商稅以足之而未始加賦編民申保甲宣諭告格于其始立社學舉鄉約以和厥中已開縣治置巡司移郵驛以圖厚厥終經畧周而番解到今矣先生在事燕居則挽強習勞出兵則躍馬先驅即倥偬中時三朋來問學揮麈談道其任事何勤而神情又何暇裕耶志珊就擒先生訊之曰汝何策得衆若此珊曰



平生見世魁傑夫必多方招結不輕放過也先生退謂九川曰吾儕求友當如此矣其年刻古本大學朱子晚年定論報太和少宰羅整菴書論格致甚辨后報顧華玉璠書尤辨而拔本塞源論發千古萬物同体旨訂砭俗習相沿痼弊可俟百世者二書具傳習錄中薛侃等刻傳習錄修濂溪書院以待四方來學歐陽崇一德受學崇一年最少已舉鄉試先生深器之己卯鄒謙之_守來學詳具本傳其年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聞宸濠反急走小舸返吉安飛章上變與知府伍文定等定謀徵兵各郡并傳檄隣省扶義勤王先生于時以兵難卒集且虞兩都之無備也乃爲先聲張疑以逗遛賊兵而又多方行間以離其黨濠果遷延至七月初始發南昌攻陷南康九江進圍安慶我師既集會請亟救安慶先生策曰南昌既已從逆南康九江又失守而我師深入與賊交持如南昌絕我糧道南康九江之兵從中夾擊安慶必不

能援是腹背受兵非策也不如先舉南昌法所謂攻所必救是已乃誓師漳樹授文定等方畧如期俱至信地先生親鼓之三軍競奮登城城遂拔擒諸從逆居守者先生入城藉封府庫撫集居民時賊攻安慶方急聞南昌破大恐李士實等謀棄南昌徑趨南京或從斬黃直犯北關濠入前間不聽悉衆還會謂賊衆盛欲堅壁待援先生度賊進不得還還無所歸氣已消阻出奇擊惰使遂迎戰于樵舍三戰大破之執濠并其官嬪遺孽僞相李士實等捷奏不宣諸奸佞江彬等導上南巡下制親征遣先鋒諭先生縱濠鄱湖俟駕至臨戰執之爲悅謀叵測矣先生亟從越道獻俘行在而彬等率兵至南昌飛語四出先生道過近侍張永諭爲檻中之有良者爲請江西_{巡撫}以俘屬獻止上親征而臥病杭城寺中取進止久之勅兼巡撫還江西明年上在留都諸奸佞百方譏搆屢僞旨召先生意圖之先生知不赴因譖先

生有將心試召之必逆命。先生因永知其謀。時聞召即乘小艇取漁艇數十爲衛。星夜破浪趣行在。至上新河諸奸佞沮之不得見。退次蕪湖已待。命九華山諭月。上使校覘之。諭先生宴坐簞庵中。上始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前言者誣矣。乃復命還江西。先生過開先寺刻石紀事曰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其年夏復如贛。至則閱兵偃武如常。門人危疑甚。間請釋兵還省。先生處之大然。第曰二三千何不講學。蓋是時逆濠未死。諸奸佞素通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已稔逆志。第以先生在贛不敢動也。世第知先生擒濠之功之偉不知先生惟時沉機曲算內賊兇倖外妨賊黨撫定瘡痍激勵將士蓋禦二乎如持勦敵如履春冰矣。濠伏誅咨部院雪其冤。元亨因狀元亨楚人。濠以講學爲名禮招之。元亨因以學規濠。濠不懌而返。先生衛之歸。后詭構先

生者波及之。故先生爲雪云。其年秋還南昌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書詩爲贊以賓禮見。先生降階迎延上座。問何冠。曰有虞氏冠。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與反覆論格致旨有省。乃反服執弟子禮。先生爲易名艮字汝止。年已先生年五十。遺謙之書曰近從百死千難中。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無不俱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亦可免于沒溺。但恐學者易之。將作光景玩弄。不切實用功。負此知耳。倫彥式訓。以來學問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奈何。先生謂學無間于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故常寂。動靜皆有事。爲是爲集義。集義自無祇悔云。嗣謂詩文利曰集義惟是致良知。實致良知自勿忘自無意。必固我。自勿助。所謂必有事而勿忘勿助。以此有事非虛也。嘗謂王純甫曰。心外



無善心外無義吾心之處事二物二純乎理而無人爲之禱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義非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致者致此。若曰事二物二求至善足離而二矣。先生五疏乞省堊其年始得允。歸越錢洪甫德洪率其同里孫應奎等七十餘人受學。時輔臣惡本兵王瓊甚而先生奏捷疏每歸功本兵盡謂平賊擒濠以改提督得便宜行事瓊本謀也。輔臣素忌先生以此滋不悅捷奏久不賞嘉靖改元始詔錄先生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三代贈封如其爵遣使迎宴勞使至門而海日公卒先生宅憂忘者又以錫宴勞費爲辭嘆言官論沮服闋竟不召。先生益起雖封爵錫號竟未與鉄券歲米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幾盡先生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功竟格不行先生憂居在里四方來學者踵至署其門屏曰孔孟之訓昭如日月諸支離似是而非者異說也有志

聖學者歸求諸孔孟之訓可矣。驗年四方來學者彌衆郡守南元善訪爲先生辛未所錄士也守紹時聞良知言嘗于先生前自省臨政多過謂先生何無言先生曰吾已言之吾嘗言良知良知固自知也已自省加密先生曰往鏡未明可得哉垢今鏡明矣一塵難住此入聖機也勉之元善初稽山書院以待來學是年序禮記纂言謂禮原于天命之性老莊外禮言性故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世儒外性求禮紛紜于器數儀文之末而忘秩叙之原云進賢舒國用芬來學先生與論律呂謂求元聲不在葭灰黍粒中在此心能致中和先生於禮樂蓋深達本原如此國用疑故畏累洒落曰洒落生于天理常在天理常存由戒懼之無間敬畏固所爲洒落也若周道通問學章凡七皆發明良知言陸原靜問學章凡十六讀者喜澄善問因見先生答問之教云先生謂原靜止在知解上轉不得已與之分疏耳若信得良知在良知上用工

千經萬典無不脗合。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徐國昌談長生術。嘗謂居有不可超無。滯器非以融道。先生曰。去有超無。無將奚超。外器融道。道器爲偶矣。子固未超。未融乎。夫消息盈虛皆命也。纖毫內外皆性也。隱顯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命而已。問冲舉有諸。曰。盡爲性者可冲于天。盡爲性者可泳于淵。盡人之性者可知化育也。昌國憮然曰。命愚矣。蕭惠問死生。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曰。知晝則知夜。曰。晝有不知乎。曰。時知晝哉。惜二而生。養二而食。不著不察。終生夢晝也。惟息有養。瞬有存。惺二不昧。通晝夜之道而知。更何生死。謂陸澄曰。仙家說虛。聖人豈能虛止。加得一毫實。佛家說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二氏不免又有虛無見在也。惟此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聖人惟順此良知發用。天地萬物皆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更無物作障礙也。語張元冲曰。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

即吾盡性至命。能完養此身。謂之仙。能不染世累之謂佛。二氏之用。皆我之用。世儒不見聖學之全。故成二見。分別耳。先生于二氏。蓋已洞悉其機要而範圍之。顧其學自有宗也。嘗曰。世儒支離外索。求明物理而不知吾心。即物理。佛老空虛遺倫。物求明心而不知物理。即吾心。析心與理。二之蔽也久矣。宋至周程始追尋孔顏之宗。其無極太極。大公順應之論。庶幾精一旨。象山之純粹和平。雖若未逮。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也。嘗別湛文簡曰。某溺于邪僻者二十年。后賴天啓沿周程之說求之。始稍有覺。謂儲文懿曰。世有周程。吾得就弟子列。誠大幸。此不可得。得其高第而私淑焉。亦幸也。其尊信如此。世窺二氏一斑者。輒指擊周程。即孔孟亦升髦之。何其不忤哉。南元善疑傳約先後訓。先生著說解之。具文甲申。游寧董蘿石。湮年六十八。以詩聞江湖間。來見先生。與語有省。強納贊。先生以師友。



之間禮遇之爲著從吾道人記。錄中士人有疑爲學如舉業者先生曰實志聖賢學者猶治家力產作業致富厚。賓至出所有享之乃自享尤無盡也。今世業舉者如治家不務積蓄而惟日假貸以延賓賓退而終爲貸人矣。是求在外者也是歲從先生游者遇比多中式而錢梗魏良政發解江浙兩省焉。士紳官司理者恨爲職業所累無暇爲學。先生曰凡學官先事離事爲學非吾格致旨也。即以聽訟言如因其應對無狀而作惡因其言語圓融而生善因其請托而加憎因有藉援而曲徇或以冗劇而怠或以浸譖而消皆私蔽也。惟良知自知之細自省克不少偏枉方是致知格物也。一日王汝止出游歸先生問何見。對曰見市人皆聖人。先生曰市人但見子是聖人也。他日董蘿石出游歸先生問如前董對如汝止。先生曰此常事何異也。汝止時主角未融蘿石初機乍解見同荅異一裁之一實之也。錢洪甫嘗謂人品易知高者如太山在

前孰不知仰。先生曰太山不如平地也。黃岡郭善甫挈其徒吳良吉走越受學途中相與辨論未合既至郭屬吳質之先生先生方寓樓鹽不荅所問第目攝良吉者再指所鹽孟語曰此孟中下乃能盛此饘此案下乃能載此孟此樓下乃能載此案地又下乃能載此樓惟下乃大也。良吉退就舍善甫問先生何語良吉涕泗橫下嗚咽不能對。已良吉歸而安貧樂道至老不負師門云。謂黃宗賢曰凡人躁浮忿怒皆緣良知蔽塞而后有非大勇不能制而克也。中庸曰知耻近乎勇耻已良知蔽塞耳。今人以語言不能屈服人爲耻以意氣不能凌軋人爲耻以憤怒嗜欲不得直意任情爲耻耻非可耻而不知耻所當耻外矣。宗賢時貳秩宗常與朝議有齟齬風故進之如此。一日寓寺中有邵守晃過行酒在侍諸友弗肅酒罷先生喟曰諸友不功麻木可懼也。友不達請過。先生曰可問王汝止。友就汝止問汝止曰適太守行酒時諸君良

知安在。衆乃惕然。嘗遊陽明洞。隨行者途中偶
歌。先生回顧歌者覺而止。至洞坐定。徐曰。吾輩
學止少有駭人處。便非曲成萬物之心矣。一友
倚眉間有憂思。先生顧謂他友曰。良知固徹天
徹地。近徹一身。人一身不爽。不須許大事。第頭
上一髮下垂。渾身即爲不快。此中那容得一物
耶。友因有省。曰。市人閤而詬。甲曰。爾無天理。乙
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乙曰。爾欺心。先生聞
之。呼弟子曰。聰之夫。二噀。講學也。弟子曰。詬
也。焉云學。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
何。曰。既爲學。又焉詬。曰。夫二也。惟知責諸人不
知反諸己故也。致良知者。惟反之自心。不欺此
理耳。先生察邇言。謹細節。一語點撥人。幾遍人
類如此。丙戌大計。南元吉被黜。書來問學。惟以
得聞學爲幸。無一語及升沉得喪間。先生壯之。
還書相勗。畢志此學。具文錄中。歐陽崇一守六
安。奏記問學。凡四條。答之一言。良知非離元聞。
惟以致良知爲主。則多聞多見。皆致知之功。二

言良知非斷思慮。良知發用之思。自是明白簡
易。無憧憧紛擾之患。三言致知非絕事。應實致
良知。則行止生死。惟求自慊。而不爲困。四言致
知非爲逆憶。致良知。則知除知阻。自然明覺。而
人不能罔。先生居里。謗議日熾。一日。謂門弟子曰。
吾道非耶。何爲如此。在侍者或謂先生功成位
崇。媚嫉者謗。或謂學駁朱儒。泥同者謗。或謂有
教無類。未保其往。或以身謗。先生曰。莫有之顧
吾自知尤切也。蓋吾往名根。未能盡脫。尚有鄉
愿掩護意在。今一任吾良知。真是真非。罔所覆
藏。進于狂矣。唐虞佐能。勸先生徹講擇交。先生
報書。喻爲金陶沙。不能含沙。求金云。聶文蔚豹
奏記。謂斯學直信于一人。雖不盡信于天下。道
固自在。蓋明己之能篤信也。先生報書。謂孔氏
欲以其學通之。人人者。實其一体之心。不容自
已。非祈人之信已知已也。文蔚初見先生。未納
拜。后按閩。聞計始爲位哭。稱門生云。先是。岑猛
叛。兩廣舉兵討。猛死田州。其黨盧蘇王受相結。



復叛提督姚鎮發四省兵討之二年不克廣南太困言官石金大臣席書等薦先生代鎮夏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瀕行王汝止以所契格物旨陳說志遠矣先生曰侯子他日自明之引而不發有以也先生居嘗揭教指四語曰無善無惡者心之体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者遵循無異也王汝中曰心無善惡則意知與物一切如是下二句非向上一機若爲剽語者時同錢洪甫質証之先生先生曰悟此本体人已內外一齊子微顏子伯厚所不敢承下二句乃微上徹下語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云蓋無善無惡性体也大學所謂至善者常人亦同之性相近也顧習相遠矣爲善去惡雖聖人有不能盡者且斯体也言下一契即了耶抑湏本諸身而實能止之也止至善者即善且無况惡耶顏子擇中得善固悟斯体者而何有不善不善又何加知乃不行耶近世橫騫决裂者嘗託此語爲口實

是將此体爲集詎稔愚困矣豈其指執豈其指執承學者混于佛氏見耳先生嘗語薛尚謙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作好作惡惟循乎理不動於氣此聖人之所以能裁成輔相也佛氏則倚于無善無惡之見一切不理不可治天下矣語黃宗賢曰聖人心如明鏡纖翳自無不須磨刮常人心如敗鏡須痛加刮磨方漸識本体顧少有所見而任其習氣昏蔽不免流入禪釋去也其年秋先生發越中道吉安語諸士友曰堯舜生知安行猶兢兢業業用困勉工夫吾儕以困勉資而欲坐享性安成功大誤也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動不居顧借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先生若預知承學之弊而叮嚀若此抑先生非徒以言告戒也蓋身之矣初弟上安邊八策世艷稱爲訐謔者晚自省曰語中多鼓勵氣此氣未除而欲任天下事其何能濟遂仕刑曹首禁獄吏取飯囚之餘參忝世亦傳爲美談晚亦自省曰善

歸已矣於人何此不學之過也。寓京以書畫規門弟至相牴牾有違言。自省曰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說吾罪也。在留都人傳謗書心動自訟曰終是名根消煞未盡愧矣。平顧賊后語門弟曰吾每登堂行事心休未能如友朋相對時則不安或問寧藩事曰當時只合如此覺來尚有揮霍微動于氣所在使今日處之更別也。其反已之深切而用功之密類如此。比入粵沿途咨詢悉岑猛反叛之因由往當事者處之未當念二酋既已授首其遺孽億萬生靈可格而撫者惟是斷滕峽及八寨諸賊盤據反側久瘳嶺表嶺表為患苦耳。既至梧乃開示恩信蘇受等遂自縛來歸降者七萬一千人。先生薄示懲遣歸農。八年春途班師改田州為田寧府立土官散置流鎮制為交趾蔽刻石云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二。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田州府勒石云田石平田州寧田水紫田山迎府治新千萬世鞏

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土守仁勒此石告后人。遺蘇受時先生諭之曰朝廷宥爾宜有以報。衆皆頓首願效死。蓋欲借其力剪除斷滕峽及八寨也。乃姑令歸農以候征發。約期日至七月先是召討思田永順保靖土兵還道出八寨密與領兵官約束乘其不備襲之而檄蘇受等兵相犄角或遏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誅斬劇賊以萬計悉定其地親行相度夷險疏諸經畧甚悉。霍文敏廣人也言于上謂思田之亂徃兵連四省糜費百萬止得五十日小寧而守仁此舉不殺一卒不費斗米遂使頑叛稽顙來服雖舜格有苗不過也。至于八寨斷滕之舉尤有八善云。捷奏勅使賞獎至而先生病矣懇疏乞歸遂班師。至南安薨時年五十七。嘉靖戊子十一月丁卯也。風忌先生者從中譜于上抑其實請削奪官爵賴肅皇明聖憐先生功以封府本先朝信今不允但停卹典予不附廟封。隆慶改元上俞言官請贈新

建侯謚文成。

制曰。竭忠盡瘁。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顯宗亞上公。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表。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密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用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既宏。猷爲丕著。遺艱投大。隨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勿效。閩粵之簪集。盡掃而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義。淵謀旋凱。奏功速於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遠彼淮蔡之中霄。是嘉社稷之偉勲。申盟帶礪之異數。既復撫夷。兩廣旋至。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遵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庸旌伐。追曲江之殊卹。庶以酬勞。茲特贈爲新建侯。謚文成。錫之。

誥命。於戲鍾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登南國之功。永爲一代之宗臣。寶耀千年之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明年子正億嗣封伯。某年卒。億子承勲嗣。越萬曆十二年。今上俞廷臣議從祀孔廟。

楚黃耿生曰。先生少稟殊質。受才卓犖。於學無所不窺。嘗泛濫于詞章。馳騁于孫吳。英邁不羈。雖其志有在。亦才所縱也。筮仕立朝。則以風節著。柄文則以文章顯。展采錯事。則以政治稱。平賴賊討。藩逆戡。粵亂樹。鴻建茂。燁然烈矣。先生食不以自多。而惟以明此絕學爲已任。先生之學。故以致良知爲宗也。羅文恭謂其學凡三變。其教亦三變。繁豈于此。旨外別爲轉換。加增。此蓋此知之量。原無止極。先生之志弘且遠。故于此學。惟一日精。惟精日一。其精進亦自無已。而教亦因之也。竊懷先生習靜陽明洞中時。若已有見矣。俾世淺薄者。覩斯光景。其不玩弄狂恣者幾希。乃先生顧不自憚也。而精進焉。逮龍場



處困之極豁然大悟。所謂有無內外動靜寂感已能一之不爲二見矣。而猶不自已。所爲求友資切者何殷。二也。于時教人嘗提知行合一指而學者局于習聞難入。間教之默坐澄心。体認此理而高明者或樂煩便而忘積累。先生慮之故自滌留后時以存理去欲省克立誠爲教。蓋即所体認者而實體之。非二指也。比當宸濠張許之難。軍旅危疑中。自分呼吸俄頃。社稷安危百萬生靈生死攸係。非直一身之休戚已者。于時第恃此知照察運用。倚着散緩一毫不得。乃益信此知神感神應。圓機妙用。本來具足如是。以是自信。亦以此公之人人。自是爲教事提致良知三學。蓋默不假坐而成。心不待澄而定矣。嘗跡先生生平。無論其辨析疑義。極深入微。發所未發。即諧語諧談。皆精義妙道也。無論其立言敷訓。食爲世則。即發教公移。其睿智仁衷貫徹于孺孩奸宄矣。無論其宣猷策敵。機智若神。即陶鑄英賢。所以裁成誘掖者。其矚目指顧一

洪治鉗鑄也。惟先生渾身微體。直一囊良知。朗炳規輪。照耀千古。執彼參談。向上一機者。吾不知之矣。聆其談若空花。海蜃視其履若燕。遺學馳厝之用。若塗飯塵羹。輒近以此學爲詬病。無惑也。噫。人之所以寓形而生者。實惟此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惟致此知。先生揭此旨示人。豈直爲學者增綴標聲。執實起死而還之生。挈人倫而俾勿淪于異類也。吾儕誠不甘枉死而求無忝所生。不安于異類而思所以爲人。奈何過懲乎世之詬病者。而不反躬一默識乎哉。

明儒碑傳集卷三十四

王守仁

明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封新建伯贈侯王文成公墓碑

乾隆五十有二年丁未春三月珪案試紹興有王文成公九世孫增生昆泰請曰文成公葬山陰花街之洪溪湛甘泉誌其墓乾隆十六年

今上南巡

論祭

賜額曰名世真才而墓石歲久無存求補文以表之珪惟公以真儒再匡明社所謂立德立言立功者惟公簡之其本末載于明史著錄于文集各家言其姓名昭灼人耳目何待于表抑世之小儒或有開于公者以講學稍有異同耳竊謂自孔子集百聖之大成六經四科廣大精微至矣由漢以來華離割裂朱子起而救之以存心致知爲慎獨切己之學沿元迄明記問蕪而身心晦陽明先生少負異稟蹶興中葉從憂患生死中淡造有得于致良知之旨貫體用合知行不動聲色而安天下于反手自三代以下數人而已嘗言曰平山中寇易平心中寇難若先生者拔本塞源恢廓儒道之疆域真所

謂豪傑之士也世之疑之者蚍蜉撼樹曷足齒乎先生諱守仁字伯安海日公華長子浙之餘姚人遷居山陰宏治己未進士官兵部主事疏論劉瑾廷杖貶龍場驛丞臥石榔中悟良知之學瑾敗起歷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提督軍務平宸濠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憂歸再起總制兩廣平廣西思田諸賊以疾歸卒于南安年五十有七贈新建侯諡文成神宗十二年從祀孔廟公配諸繼張子正憲正億正億嗣爵曾孫先通死甲申之難銘曰

岱陽泗西天鍾宣尼漱江上海環靈會稽陽明篤生姿兼淵藹大治百鍊元精純禾良知慎獨其源不二匡世扶傾大厦巋巋彼哉桂萼叔孫藏倉公之德功月輪日光珪幼秉教斤斤其明公其迪我無終冥行名世真才皇哉天表洪溪淙淙碣此墓道

朱珪撰 《知不足齋文集》卷一



儒藏

明故總制兩廣江西湖廣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奉天副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陽明先生王公墓誌銘

甘泉子望家開闢於西樵煙霞之洞故友新建伯陽明王先生之子正億以其岳舅禮部尚書黃久菴公之狀及書來請墓銘曰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銘其泉子曰吾又何辭焉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狀公狀之吾銘之公狀其詳吾銘其大吾又何義之辭焉乃發狀而謹按之讀世系狀云云曰公出於龍山狀元太宗伯公華大宗伯公出於贈禮部侍郎竹軒公天敘竹軒公出於太學生贈禮部侍郎槐里公傑槐里公出於遜石公與準遜石公出於秘湖漁隱公彥達秘湖公出於性常公綱與括蒼劉伯溫友善仕爲廣東叅議推其輩肩遙道遠派於晉高士羲之光祿大夫覽焉曰夫水土之積也厚則其生物必蕃公其有所本之矣讀誕生狀云云曰祖妣岑太淑人夜夢有天樂網緼導赤子乘雲下昇公乃誕焉是名曰雲後因神僧言之遂改今名然則陽明公殆神授歟其異人也六年乃言十一年有金山之詩十七年聞一齋聖人可學之語遂有志焉曰其

有所啓之矣讀學術狀云云曰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嘉靖丙戌始歸正于聖賢之學會甘泉子於京師語人曰守仁從宦三十年未見此人甘泉子語人亦曰若水泛觀於四方未見此人遂相與定交講學一宗程氏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之指故陽明公初主格物之說後主良知之說甘泉子一主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然皆聖賢宗旨也而人或捨其精義各滯執於語言蓋失之矣故甘泉子嘗爲之語曰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交用則同也讀仕進狀云云曰初舉己未禮闈第一徐穆爭之落第二登進士試政工部差督造王威寧憤辭却金幣獨受軍中佩劍適符少時之夢蓋兆之也歸疏邊務朝政之失聲譽偉時論授刑部主事審囚准何告病歸養起補兵部主事上疏乞宥南京所執諫官戴銑等毋使遠道致歿彰朝廷有殺諫官之名劉瑾怒矯詔廷杖之不久謫貴州龍場繹離違萬里甘泉子爲別贈之九章其七章云皇天常無私日月常盈虧聖人常無爲萬物常往來何名爲無爲自然無安排勿忘與勿助此中有天機其九章云天地我一體宇宙本同家與君心已通別離何怨嗟浮雲去

不停游于路轉踪。願言崇明德。浩浩同無涯。及居夷。端居默坐而夷人化惡爲善。人或告曰。陽明公至浙。沉于江矣。至福建始起。登鼓山之詩曰。海上曾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甘泉子聞之。笑曰。此徃徃避世也。爲之作詩。有云。徃徃欲浮海。說夢癡人前。及後數年會于滁。乃吐實。彼誇虛。執有以爲奇者。烏足以知公哉。復起尹廬陵。臥治六月。而百務具理。取入南京刑部主事。留爲吏部驗封主事。陽明公謂甘泉子曰。乃今可卜休矣。遂就甘泉于長安。灰厓右隣居之。時講於大興隆寺。而久菴黃公宗賢會焉。三人相懽語合意。久菴曰。他日天台。鴈蕩當爲二公作兩草亭。須復合兩爲一焉。明道一也。明年甘泉子使安南。後二年陽明公遷貳南太僕。聚徒講學。甘泉子還。期會於滁陽之間。夜論儒釋之道。又明年甘泉子丁憂。扶母柩南歸。陽明公時爲南大鴻臚。逆弔於龍江關。等遷南贛都憲矣。讀平贛之狀云云曰。夫倡三廣夾攻之策。收橫水。左溪。桶岡。洲頭之功。用兵如神。甘泉子曰。是舉也。雖有大司馬黃霸之知。授之便宜旗牌。以備他用。乃亦以陽明公素養銳士。以身先之。以忠勇作之。迅雷呼吸之間。乃能有此奇也。讀平江西之狀云云曰。甘泉子先是在憂。致書於公。幸因閩行之便。

以去。蓋公前有宰相之隙。後有江西未萌之禍。不去必爲楚人所鈴。兩不報。未幾寧府之變。公幾陷於虎口。然而贛兵素振。既足爲之牽制。而倡義檄諸府縣。興兵會豐城。分攻七門。又足以寒其心。於是乎遂除留守之憲。封府庫之財。收劫取之印。安協從之民。釋被執之囚。表以難之忠。據省城。絕其歸路。直趨樵舍。因成擒賊之功。是水也以淺見測淵謀也。然始而掀天揭地。翕然稍偉。既而大吏妬焉。內幸爭功者附焉。而又先與後擒。有流言焉。輾轉彈力。僅乃得免。或未嘗不思前慮也。然所以危而不死。者內臣張永護之耳。於大吏同列。不亦愧乎。夫陽明逆知宸濠有異志。彼時劉養正來說。必得公乃發。公應之曰。時非桀紂世。無湯武臣。有伏節外義。無他。其猶使與生元亨往與之語者。實欲誘其爲善。不動干戈。潛消莫大之禍耳。使陽明公而實許養正。則宸濠殺孫都憲。許副使。必待陽明公至乃發。陽明未至而速發者。知絕意於陽明之與已矣。使陽明實許之。必乘風直抵南昌。必不於豐城聞顧。必告變。謀南奔以倡大義。奪漁艇如漁人。以奔吉安矣。其宸濠兵校追公者。非迎公也。將協公也。且宸濠之上不能直趨中原以北。中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以陽明爲之制其尾。而又取據省城。



絕其輜重與歸路功莫大焉者也。已而該部題賜勅賜勞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歲支米一千石於時公論在人天其將定矣而置之南者有人焉以參乎其間也。及公丁父憂四方從學日衆乃猶有迎忌者之意爲僞學之效又或以浮語沮公家食延六年^⑥等得論薦命爲兩廣總制軍務委平岑猛之亂人或爲私論曰秉政者之於公也且進且退不過使公不得入輔云耳讀思田之狀云云曰公奏行勦之患十行撫之善十乃徹防兵解戰甲諭威信受來降杖土目復岑後設流守而思田乎大陽明公不革岑猛之後之土官者以夷也^⑦盧蘇等杖之日而釋之置流守以制焉仁義之術也人知殺伐之爲功而不知神武不殺者功之上也讀八寨之狀云云曰檄叅將會守巡命指揮馬文瑞永順宣慰彭明輔保靖宣慰彭九霄分兵布哨擒斬賊酋黨與遂破諸巢移衛所制諸蠻貫八寨之中扼道路之衝設縣治增城堡皆保治安民之要推其素所譚議未之能行者而乃曰八峒掩襲村落以爲功非破巢之功也掩而有之未免有貪心焉何則辯之曰夫陽明之貪功當取之岑猛盧蘇而不取焉不宜捨其大者取其小

者其亦不智不武也謂陽明公爲之乎夫宣慰諸哨之兵可襲則襲出其不意兵法之奇不可預授者而以病陽明焉將使爲宋襄陳儒之愚已耶事竣而請歸告病病危矣不待報而遽行且行且候命其卒於懷安途次而不及命下命也江西輔臣乃造帖以譖於上上革之恤典甘泉子於時始召入禮部而叩輔臣曰外人皆云陽明之事乃公爲之輔臣默然然亦不以作怒加禍猶爲有君子度量焉可尚也公卒之日兩廣江西之民相與弔於途曰吾人其痿矣士夫之知者相與語於朝曰忠良其逝矣四方同志者相與弔於家曰斯文其喪矣久菴公爲之狀六年而後就慎重也甘泉子曰吾志其大義銘諸墓將使觀厥詳於狀也銘曰南鎮嶙嶙在浙之濱奇氣鬱積是生異人生而氣靈乘雲降精十一金山詩成鬼驚志學踰二廣信館次叢公一言聖學可至長而任使未脫舊習馳馬試劍古文出入變化屢遷逃仙逃禪一變至道丙寅之年邂逅語契相期共詣天地爲體物莫非已抗疏廷杖龍場烟瘴居夷何陋諸蠻歸向起尹廬陵臥治不庭六月之間百廢具興入司驗封衆志皆通乎於同朝執經相從轉南太僕鴻臚大畜遂巡南贛乃展驥足淵頭桶岡三廣夾攻身先士卒屢收



儒藏

明儒碑傳集

卷三四

奇功。蓄勇養銳，隱然有待。云胡養正，陰謀來說，詐言尊師，公明灼知。與子往化，消變無爲。閩道豐城，及變未萌，聞變遄返，心事以明。旌旗蔽空，聲義下江。尾兵累之，北趨不從。乃擒巨賊，乃親獻馘。爭功欲殺，永也護翊。彼同袍者，反戈不悅，隱之于心，以莫不戢。憂居六年，起治思田，撫而不戮，夷情晏然。武文兼資，仁義並行。神武不殺，是稱天兵。凡厥操縱，聖學妙用。一以貫之，同靜異動。

湛若水撰 《甘泉文集》卷三二

史傳

王守仁字伯安，紹興之餘姚人。父華，舉進士第一，侍日講，修國史會典，累官南京吏部尚書，有長者稱。母曰鄭夫人。當娠而王母岑媼夢神人衣冕乘五色雲下，抱一兒授之。媼寤，聞啼聲，則已生守仁。岑媼以語王父，天叙名之曰雲。五歲尚不能言，一日出從羣兒戲，有僧見而撫之曰：「是非凡兒，奈何名泄之耶？」王父悟，因為更今名，即能言，而讀書復即過目誦。十一歲，嘗從父華北上，過金山，試之詩，得二絕句，皆奕奕神令，華以是奇之。然為兒戲猶故。一日之市所，與鬻雀者爭，游客熟視之，出篋錢市雀而送守仁歸塾。曰：「少年貴當極人爵，立非常功名。且徧閱他弟子，語其壽夭貧賤，後皆驗。」而守仁自是稍受經術，工屬文。一日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取甲第耳。」守仁曰：「讀書乃僅取甲第耶？如聖賢何？」父華聞而歎曰：「異哉，乃欲令我愧見之。」然已負其材氣。十五訪客於居庸山海關，時關出塞與諸屬國相角射，因縱觀。

山川形勝、慨然有勒碑燕然志。踰冠舉鄉試、其經術藝文益大進、而益好為兵。凡三舉而為會試第二人、遂登甲榜。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守仁少則夢威寧伯貽之寶劍、既葬而其子出以威寧伯所佩劍為謝、則宛然若覩矣。益沾沾自喜。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為策得八事上之、其言皆警劃。報聞、尋授刑部雲南司主事。當直獄、歲行盡而故尚書侍郎家畜猪、飼以囚食、甚賄守仁、悉殺以享獄卒及囚、莫能詰也。出決江北囚、事竣游九華諸山、有所遇、遂好神仙之術。明年、引疾請告。前是守仁與諸所善太原喬宇、廣信汪俊、太州儲巘、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山東邊貢相切劘、為古文辭、名藉藉。已而厭之曰、滑我精、耗我神、我且為之役耶。因慕室於陽明洞中、頗習導引。習之久而有若先知者、衆譁且以為仙而無所得。遂游南屏、虎跑諸刹、與諸禪衲偕、往往有所發明。久之乃北上、道山東而巡按御史陸備聘之主試、程式文皆出其手、遂為諸省冠、而所得亦多顯名士。補

兵部武選司主事。明年、中貴人劉瑾等導上為狎遊、南省臺臣戴銑等爭之力、瑾矯旨捕置詔獄。守仁上疏、謂君仁則臣直、銑等以言為責、如其善自宜嘉納、即不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諫之路。乃今赫然下令、緹騎奄午、拘繫載道、即陛下非有意怒絕之、而下民無知、妄生猜懼。自今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孰從而聞之。幸寢前旨、俾各供職如故、適足以廣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瑾銜其言切、下之詔獄、廷杖四十、死而復蘇。謫貴州龍場驛丞。守仁至錢塘欲緩行、而瑾使人尾之急、守仁懼不免、乃托投江而輕舟自海至閩、入武夷山中。歸又逾年、始之驛。諸苗夷相率伐木為室以居。守仁、守仁乃益講學所、治經往往取心得、不必與前訓詰比矣。提學副使席書與守仁談而伏創書院、命諸生師事之。又明年、瑾伏誅、權知廬陵縣。至則選里正三老、委之詞訟而摠其凡、囹圄空虛。他若立保甲、清驛供、杜坐蹇、定水次、兌絕鎮、守橫飲、至今守之為甲令云。入覲、

遷南京刑部主事。觀事成，留為吏部驗封司主事。已同考會試，始講知行合一之學，與增城湛原明友，而朝賢有師事之者矣。遂超為文選員外郎。明年，進考功司郎中。是時楊一清為吏部，器守仁而驟用之。其年進南京太僕寺少卿，分署滁州。從游者日衆。始教人靜坐以存天理，去人欲為實功。搢紳之士非篤信其說則怪之，以為迂僻不堪用。而是時王瓊為兵部尚書用事，獨奇守仁才，以為不世出。會南贛汀漳等處俱有山賊，憑險阻為亂，郡邑苦之。乃擢守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守仁至則先行十家甲法，務使姦無所容。又以高皇帝訓勅其父老子弟，賊聞而易之，弗為慮也。而守仁左右及麾下將校至，郡邑輿僮之類又多為之耳目。守仁微得老隸最黠者，致密室而脇之曰：汝自知當死，不肯為極言賊情實，吾賞汝。隸迫則盡吐賊情實。守仁笑而賞之。乃故為不可測，意在此則示以彼，或更在彼則示以此。每令形家者擇吉日出師，則復止之，或將發復不

果以多方誤賊，而陰勸諸兵備道募選郡邑材官力士，以三之一赴軍門，使與舊兵參而身教之擊射，明賞罰以勵之。時初戰破賊於長富村，追之至象湖山。會閩廣兵至，且合賊迫潰圍而出。指揮單桓、縣丞紀鏞戰死，諸將懼，請俟狼兵至而後大舉。守仁怒責之曰：戰小挫何損，且兵豈不足耶？而需狼兵，乃親率所選士進屯上杭，佯諭諸道姑以牛酒犒師，使小息。俟秋而再舉。謀賊解，即分兵為三路，約以同夕銜枚進。中軍奪象湖之隘，方大戰而奇兵乘間發，遂大破之。閩廣兵亦盡破，其巢四十三所，斬獲大酋唐師富等七十有奇，賊屬牛馬輜重無算。捷上，因請立崇義縣治，盡得賊之要害地而耕之，報可。加歲俸一秩，賜銀幣。而前是守仁謂巡撫權輕不足以控壓諸道，因上奏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整齊衆心，鼓舞士氣？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



事如是而兵不精、賊不平、臣無所逃死。王瓊讀而歎曰：「不與此人權，將誰與也？」覆奉改提督軍務，兵馬糧餉悉聽便宜區畫，用兵進止不必奏聞。文武官逗遛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於是守仁得益展材用，立兵符、申約束，且為大撫諸賊，詞旨惻懇，至而賊酋黃金巢、盧珂、鄭志高等相率皈命矣。已遂運兵破橫水賊，擒其大酋謝志珊等五十六，鹵斬從賊二千一百餘級，俘賊屬二千三百餘人。因使諭桶降，賊方狐疑未決，乘其懈襲擊，復破之，擒大酋藍天鳳等三十四，鹵斬從賊千一百級，俘賊屬數如橫水。時剝頭賊尚強，而其酋池大鬚等尤黠桀，故與降賊盧珂等讐。守仁使使以牛酒諭降之，乃報曰：「大鬚等欲歸死，而盧珂等將乘號而掩我家室，今者不解甲，以自保耳。」守仁乃陽移文責珂、志高等，而珂、志高等急上變，謂大鬚等實挾詐以老我王師，且列其寇亂狀。守仁復陽怒，杖責盧珂等，下之獄，而諭之情，復以新慰給大鬚等，且諭使來見。大鬚乃語其腹心曰：

「欲得伸，必先屈。贛州伎倆，我亦欲先勦之。遂以其醜勇九十二人裹甲來見。守仁為慰諭宴犒之，館於祥符宮，使更新衣習禮，供張儲侍甚設。大鬚等喜過望。至正元之次日，守仁張樂大宴，伏士以待，引大鬚等魚貫入，即休之庭，無一脫者。遂出盧珂等於獄，使之歸，發兵為鄉導。夜半，守仁出師與之會，遂破剝頭石門，覆其巢三十餘，擒大賊五十八，鹵斬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守仁以九連深險不易攻，乃使精卒七百衣賊衣，佯若奔潰者，賊從崖上招呼，與相應。久而賊覺之，則師已度險，賊狼狽失據，大軍蹙之，皆就縛。守仁既已盡得賊地，相險要，增設和平縣治如初。捷上，進右副都御史，予世官錦衣衛百戶，再進副千戶。守仁念非王瓊精心任之，毋與成功名者，每疏捷輒歸本瓊不容口，而內閣首臣與瓊交惡，因而訾及守仁矣。守仁雖旦夕軍旅，而不廢與諸儒生講學，最後乃為致良知之說，直指本心自然，最簡易痛切，乃至欲盡廢學問思辨之功，以行誼一切皆粗



跡其始頗推鵠湖謂其能紹孟子所重周程而所詆在朱氏自致良知之說行天下高明之士樂于傾而惡檢束者喜其便直推以上接孔子而拘方者不能無呶訾矣時寧王宸濠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推強兵上游使腹心劉養正往探之養正故善守仁好講學弔詭而守仁亦使其門人莫元亨應宸濠聘欲以窺其為人語兩不合而罷時福建軍人進貴殺官吏以叛聞詔遣守仁往勘處尋事已平於是守仁取道南昌圖歸省抵豐城而宸濠反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劫府庫署置將相劉養正李士實等守仁聞變即返而宸濠已遣兵千人逆之守仁入於漁舟得免是夕抵臨江又三日抵吉安吉安知府伍文定邀守仁起兵討宸濠守仁然之乃與文定計上疏告變而移檄列郡暴宸濠罪俾各率吏士勤王時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嶺外復命道吉安守仁留之紀功守仁兵未集而憂宸濠之兵速出曰南京空城耳而實無備宸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

未可知也乃為檄檄諸郡邑使備餉云准兵部咨題請都督許泰卻永以邊兵四萬由陸取鳳陽道都督劉暉桂勇以京兵四萬由水取淮揚道督臣王守仁以兵二萬自南贛發楊旦以兵八萬自廣西發泰金以兵六萬自湖廣發皆會趨南昌所經由關供者以軍興法從事又為蠟書貽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具為國至意第從史使早出足一離省大事濟矣而故繫宸濠之謀示將斬而令點校監者偽若與宸濠款泄而縱之宸濠微得書檄傍徨未決而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內疑十餘日而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始之留少兵守城而劫其衆六萬人號十萬襲九江南康皆下之進圍安慶不下守仁兵已集又謀破其伏兵之在新舊廠者踞之至暮士蟻附而上遂破擒其宜春王拱樞中涓萬銳等千餘人宮人多焚死守仁猶在後軍質明而始知之建大將旗鼓入城申約束

拊循其脇從吏士然已不能無所傷殺矣。守仁留二日，即發兵躡宸濠。宸濠時為安慶所抗，氣稍沮，而驟聞南昌失守，解圍自救。守仁使伍文定等以四郡精卒三千分道逆擊之，都指揮余恩以游兵四百往來為疑兵，而陳槐等復以兵二千分為十餘軍，張疑設伏，與文定等密相應。與其前鋒遇於黃家渡，文定等佯北以致之，賊爭利競進而亂。邢珣以所部衝擊，斷其中堅。文定等乘之，伏羣起，賊遂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之城守者以自益。守仁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我兵小却，守仁急命取先却者頭，益爭奮，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水死者以萬計。宸濠益大懼，乃聯舟為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而詰責敗者，將斬之。未決而我兵四面至，炮火碎其副舟，遂奔潰。妃嬪皆與宸濠泣別，沈水死。遂擒宸濠與其世子眷屬，李士賓、劉養正等數十人，斬首三千級，溺水者二萬餘，浮尸衣甲器物亘十餘里，尋分道搜捕其餘黨殆盡。捷聞，寢不下。前是守仁

上宸濠偽檄，未謂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騷擾，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黜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興言及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黜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為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而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督憲，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為羣小在君側，欲左右調護聖躬耳，非為

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銜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為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諧之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之。於是守仁請賑卹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極懇切。皆報聞。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歸省。父華於越。尋論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時人以為榮。華尋卒。守仁憂居。而從游者益衆。相與推隆之。又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為偽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鹵掠及得寧邱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笑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名示還而陰抑絀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

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溫旨慰諭。不聽。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上。力稱守仁賢。而復為言之。張璁。霍詒等皆有所推轂。然江西輔臣故銜守仁。不能特薦。猶持前論。而其鄉人之忌者。至誣之。史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團營。皆弗果用。而最後田州土守岑猛驕不用命。縱兵躪其鄰郡。右都御史姚鏌討而誅之。其二子逃。別將盧蘇。王受各擁衆以叛。兵驟進不利。時謀易帥。乃召守仁。起家以故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二廣及江西湖廣四鎮軍務討之。守仁且至而徵兵已大集。盧蘇等亦素懼守仁威名。窘甚。守仁意不欲多殺。既抵南寧。即上疏請一切撫綏。而以便宜悉散其衆。而僅留楚兵數千自衛。使使招諭。盧蘇王受皆大悅。率衆掃境叩南寧。為四營。而各挾其心脅。數百人入見。守仁為諭。諭杖之一百。然聽其人為伍伯。取完事而已。因改田州為田寧。赦岑猛之後與盧蘇。王受皆弗誅。因蘇受兵以攻斷藤峽寇。斷藤峽者。即大藤。



峽其中諸徭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里數出流劫郡邑自韓雍大征之後無能平者守仁使盧蘇等為鄉導挾永順保靖二宣慰土兵分道深入大破之斬敵者三千餘級。由其男女牛馬資械以萬計。守仁方欲移府治建衛所增兵設官次第上疏而病矣。始報平盧蘇等詔賜金幣遣行人奉璽書獎諭。而及是平斷藤捷上則上以手詔問內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平生學術。一清等不知何所對。守仁之起由張聰桂萼薦萼故不能善守仁以聰強之。而後萼長吏部聰入內閣積不相下。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以取安南守仁辭不應。楊一清者雅知守仁而會黃綰嘗上疏稱守仁賢謂當入輔。而又有他疏陰指一清辭甚厲。一清亦不能無移憾也。守仁既病益甚上疏乞骸骨因北歸度大庾而革卒於南安舟中年五十八。桂萼覘上意不悅守仁因奏參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已。傳世襲且

盡停其他卹典。守仁有一子曰正億久之上怒解始得襲錦衣衛副千戶。隆慶初用諫官言贈守仁新建侯諡文成賜葬予祭及贈告詞推明為元勲聖學正億得嗣爵。正億卒子承勲嗣。守仁天資穎敏絕世少而好古文辭爽朗多奇。晚取詞達不能工也。既以氣節名世又建不世勲迨有志聖學一切盡掃去之而識者不謂盡然。又其慕好之者亦挾以兩相重。其御烏合籠豪雋待宵人蹈險出危倣儻權譎種種變幻。孔子有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中古以後不能不爾。守仁之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為善去惡者格物。以此為一切宗旨云。

弇州外史曰見長者言與守仁辨不能不心折也。即不心折亦不能有勝。退而讀其書則平平耳。今天下之好稱守仁十七八也。間有疑之者以其學故。若乃起義旅擒叛王不使九重之尊輕與匹夫角而大事定其功孰能難之。

校記

①公有所本之矣：此句《王文成全書》卷三七置於

「夫水土」句前，而此處作「有以也夫」。

②爲善：右引書作「爲善有聲」。

③黃：右引書作「王晉」。

④然始而掀天揭地翕然稍偉：右引書作「然始而翕然
稱爲掀天揭地之功矣」。

⑤右引書「如」字前有「使」字。

⑥家食延六年：右引書作「六年不召」。

⑦委：右引書無。

⑧思田乎：右引書作「思田平乎」。

⑨「也」字前闕字，據右引書當作「治夷」。

⑩掩而有之未免有貪心焉：右引書作「無功以爲有功
也」。



藏

明儒碑傳集卷三十五

馬理 何孟春 何瑋 王廷相

伊伯熊

南京光祿寺卿谿田馬公理傳 薛應旂

公諱理字伯循陝西三原人。恬于仕進。唯欲明農學。者稱爲谿田先生。初以春秋中弘治戊午鄉試。再試禮闈未第。游太學。與呂涇野崔後渠諸公交相切劘。而文章德義名震都下。高麗使人亦知慕之。錄其文以歸。乙丑喪生母。庚午又喪父。先後喪毀。然祥禪中會檢三禮。編集成書。唯是戊辰辛未皆不預會試。安南貢使問禮部主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尚未登仕籍。其名重外夷若是。至甲戌科復上春官。公卿以下咸欲識面。四方學者至聚觀之。乃以詩中式。及殿試策問大學衍義。公對略曰。大學之書。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傳有克明峻德。湯之盤銘。堯舜帥天下以仁之語。真氏所衍漢唐宋之事。非大學本旨。又曰。真氏所衍止於齊家。不知治國平天下皆本於慎獨工夫。德秀宋儒其所造大率未精。以此失代問者之意。置二甲。授積勲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

疾告歸者三年。戊寅復任。值武廟將南巡。公與黃鞏諸同志伏闕極諫。雖受廷杖。駕亦遂止。未幾。送母劉淑人還鄉。乃設教于武安王祠。藩臬諸君爲建嘏峨精舍以居生徒。劉卒後。尋起轉考功郎中。丙戌。例當考察外官。時內閣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河南陝西三省提學。公乃昌言曰。魏校蕭鳴鳳唐龍。今有數人物。若欲去此三人。請先去理。由是獲免。公之保全善類如此。丁亥。陞南通政。赴任過河池。見驛丞貌類黃鞏者。問之。乃其弟肇叔聞也。公卽泫然淚下。旣乃作詩贈之。有六年復見先生面。爲過河池見叔開之句。蓋公舉禮闈。定章所取生與同官。旣師事之。歿後猶依依若此。戊子。引疾告歸。辛卯。陞光祿卿。卽起公于家。故事。凡解事百需。先關節中官。否則留難。人甚苦之。公至。釐革宿弊。德望所孚。雖中官亦無敢梗者。癸巳。疏病歸。林下者十年。癸卯。復起。公南光祿。而公年七十一矣。引例陳乞。乃得賜歸。卽隱於商山書院。諸生問道者遠近踵集。公山中野服。鶴髮童顏。望而卽之。飄然仙風道氣也。如是者又十餘年。而公始告終。嗚呼。賢人君子。代不數人。公生國家全盛之時。鍾河華英靈之氣。所稟固已不凡。而一時聲氣相應。

者又多理學之士。宜其直接橫渠以沂濂洛。爲世大儒也。公嘗謂見行可之仕。唯孔子可以當之。學聖人者當自重。力。故公每出。不一二年卽歸。歸必十數年。而後起。綽綽然于進退之間。雖欲磨涅者。亦未如之何也。

《國朝獻徵錄》卷七一

谿田馬光祿傳

谿田馬先生歿也。趙尹狀其行。楊司馬喬宮長爲之志。且表之矣。獨未有傳。生前每有書來。惜書勉予以學業。兼有身後文之托。傳非予爲之。而更可屬之誰。昔予使徐。將行。先生置酒餞。以李愚谷相陪。李既有事於下糧廳。而先生方在官寺未廻。予則至其寓。雖主人不在。畧啜茶啖果。留一謝簡。出門卽爲同鄉于工部留飲。先生復遣人邀致。不可得。次日問于夜來會何客。乃應以亦是錢子。先生悵然如失。走一吏。亟送至三忠祠。是後不復會談。惟有代候及坐憶而已。近爲涇野作傳。見者以爲太長。此則縮而短之。惟無遺其生平大策。斯可矣。先生馬姓。理其名。而伯循。谿田則其字與號也。陝西三原縣人。父江。隱居教授。歿贈中大夫。光祿寺卿。祖母。母。妻皆贈淑人。先生幼卽敏慧。馴雅。長而凝重。端嚴。老而純達。和易。望之如山。嶽之聳觀。就之如春風之煦物。自開卷讀書。卽輕舉子業。不屑爲。



而勵志聖賢之學。從庠生雷鳴授易。每遇雷拱立道傍。待其過而後行。士人知尊重師道。寔自先生始。會端毅公致仕。子康僖以進士侍養。有餘力。設教聚徒。先生即遊其門。得盡覽王氏家藏書。又因王氏父子得習聞 朝家典故。又儒先性理奧旨。不徒虛事口耳。真能體驗於身心。遂落楊提學每試。奇其文。稱為天下士。年二十五。以春秋魁鄉試。四十一。始以毛詩魁南宮。孟義已選入古文中。對策 大廷。力陳真偽。秀衍義之岐。坐此不獲及第。猶不失為二甲第二名。即以舉進士之甲戌年。授吏部稽勲司主事。尋調文選。謝病歸。薦起考功。送母歸。嘉靖甲申。復薦起。歷遷員外郎。考功郎中。南通政。又謝病歸。復薦起。光祿寺卿。甫一年。即又謝病歸。歸十年。仍復薦起。南光祿。無何。又以引年致仕歸。五仕五已。在 朝不數年。還廬恒數十年。古稱難進易退。先生真其人哉。居嘗自念曰。身可絀。道不可絀。行可之仕。惟孔子能之。下此者守經可

也。友有稱其變遷重於變官。識者以為確論。安南貢使至京。謂都郎黃清曰。遠聞馬道學名。願一見之。今不在仕列。何也。黃云。志高。尚不欲官。朝廷非有所薄之也。使者嘉嘆去。高麗使又嘗執奏狀。馬主事為 聖朝第一人才。宜加厚遇。仍乞頒賜所為文。使其國人作矜式。又馬理文章景明詩等語。亦傳聞外國。在吏部。而上書諫止。武皇巡遊。廷杖幾死。嘉靖初服。率同官伏闕諫。大禮亦杖於 廷。上意諒其無它。竟不深罪。復其職。提學副使魏校。蕭鳴鳳。唐龍。執政惡而欲去之。先生昌言。三者皆人傑也。如欲去之。請先去理。以為之倡。閣瑾奸黨有誣釋者。曾首開查盤。以禍天下。乃百計蠲緣。欲復其官。先生執不肯從。復奏請事下本部看了來說。凡如此 旨意。限在五日内。先生既不查行。亦不題覆。束閣月餘。廖家宰曰。此余故人在南兵部。日嘗許之試。為全其信如何。會楊內閣亦言之甚力。先生竟寢其事。考察京官。風裁愈厲。常



云搏獸先搏虎擒賊先擒王。有附勢三人首黜之其餘不職者亦鮮漏網。雖翰林清貴亦去數人。在通政司本狀赴訴有父訟子妻訟夫者以善言導諭之遂感泣而罷。凡解送物料率先開節中貴以致留難先生悉與釐革驗訖即收之而侵漁乾沒之患由之獲免。此則在光祿時事也。先生官不久任又不當重任其政蹟可考見者雖止於此然海內知治心之學朝中有因心之治其陰相默助亦已多矣。初居嵯峨精舍晚隱商山書院四方學徒從者日數每令久而有得者轉相授受。初至者必先令靜坐許時始與之言蓋曰預養受教之地云。其為教既非信耳發目又非掩耳閉目以窮理主敬為本讀書作文為末乃養身之菽粟而療病之藥石也。隨材成就有受而無拒或縉紳過訪則與之談時務遇村叟田夫則與之談稼穡人以此益欽慕先生願得日侍或共夜坐得詩文者又願得先生親書兩月不殊少年燈下猶能作小楷字其

篆隸有漢意雖西涯左贊不是過也。嘗大病尤善遠近學士家無不有年雖八十有二視履如四五十者僉謂天將篤佑斯文或如文彥博年九十猶平章軍國重事虜使加額稱嘆乃乙卯季冬十二夜地忽大震死者數萬人而秦晉河華之間為尤甚先生與其配同歷土窟中先是暗謂憲副薛應旂曰值明夷之象為火地之占吾其不免矣先生素深於易豈固知數不可逃耶。商岩餘板築而渭水閑釣絲不亦重可傷哉。先生自成童以至耄老無一日不為學自筮仕以至謝政無一日不講學。座主之官尊也人或教之先生事黃通參之死有如孝子之於親同年之存者人或忘之先生於古編脩之後有如慈父之於子或謂主司取人乃其分內事何必德之深同年一時偶相值何必待之厚先生言生我者父成我者師父之生子亦其分內事耳一時同舟同館猶自有情况同年有兄弟之誼世講之好耶。自胡元微言之絕先生與荷荷齋

崔後渠、呂涇野力理其闕，可直繼瀛洛閩閩之緒。自晚宋文體之廢，先生與王漢陂、李崆峒、康對山首振其弊，天下始知有先秦兩漢之文。素又特好古儀禮，周禮時自步趨，舞踊習其文而求其實。至喪祭禮，則取司馬溫公、朱文公與大明集禮等參用之。執父喪及劉嫡母，孝生母之喪，罔不為訓。先生初娶姜氏，繼娶楊氏，俱贈淑人。孫劉崔許四氏子一名希古。希古以子光祿署丞封如其官。總之五孫男、四曾女、二女、六孫女、三曾孫女，所著有四書、易贊義、尚書疏義、詩剛義、周禮註解、春秋義、陝西通志與詩文集各若干卷，皆得諸心力踐之餘。先生終行重四海，遊從半三秦，述作傳百代，聲名播四夷，而慶澤可庇其十世子孫。生雖未得大用，歿豈得有遺恨哉。

李開先撰《李中麓問居集》卷九

谿田馬先生

先生名理，字伯循，號谿田，三原人。弘治戊午舉人，正德甲戌進士，皆高等。初授吏部稽勲司主事，尋調文選甫一年，即謝病歸。戊寅薦起考功，庚辰又送母歸。嘉靖甲申復薦起稽勲員外郎，尋遷稽勲考功郎中。丁亥擢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戊子又謝病歸。辛卯復薦起光祿寺卿，甫一年又謝病歸。歸十年又薦起南京光祿卿，至即引年致仕。乙卯年八十又二，其年十二月十二日夜地大震，先生即以是夜卒，人皆慟之。先生幼敏慧，醇雅如成人，年十四為邑諸生，即稱說先王，則古昔研究五經指義，多出人意表。弘治癸丑，先生年二十矣，會王端毅公致仕，康僖公以進士侍歸，講學弘道書院，先生即受講。康僖公所，于是得習聞國朝典故與諸儒之學。先生一切體驗于身心，與同門友秦西澗俾作告文告先師，共為反身循理之學，以曾子三省、顏子四勿為約，進退容止力追古道。康僖公深器異之，一時學者即以為今

之橫渠也。運菴楊公督學關中，見先生與康德涵、呂仲木大驚曰：「康之文辭，馬、呂之經學，皆天下士也。是時身未出里中，而名已傳海內，動京師矣。」既如京，益與海內諸名公講學，其意見最合者，則陳雲遠、呂仲木、崔仲見、何粹夫、羅整菴諸君子。于是學日純，名日起。所在學者多從之。遊督學漁石唐公為建溪嶺精舍，漁石作記稱先生得關洛真傳，為當今碩儒。四方學徒就講者益眾。其教以主敬窮理為主，士無問少長與及門不及門，無不聞風傾慕者。先生又特好古儀禮，時自習其節度，至冠婚喪祭禮，則取司馬溫公、朱文公與大明集禮折衷用之。處父喪與嫡生母之喪，關中傳以為訓。乃其難進易退之節，人尤以為不可及。嘗曰：「身可絀，道不可絀。見行可之仕，惟孔子能之。下此者須自揣分量可也。」仲見稱先生愛道甚于愛官，當世以為確論。往安南貢使謂部郎黃清曰：「故聞馬先生名，願一見，今不在仕列，何也？」黃曰：「先生高志不欲官，使人嘉嘆以去。」朝鮮國王奏乞

頒賜主事為某文，使本國傳誦為式。其名重外夷若此。先生主事時，上書諫武宗巡遊者二，後伏闕諍，益力。杖于廷。員外時，值議大禮，率百官伏闕進諫。世宗震怒，命開伏闕者姓名，百官以先生名為首，遂繫詔獄。復杖于廷。尋復官。即中時，奏寢莊釋之奏，即執政言亦不從。考察力罷執政私人彭澤、廣東人，力主被劾調用魏校、蕭鳴鳳為正人，卒不改官。公論翕然，至今稱為真考功。嘉靖丙戌，分校禮闈，所取皆海內名士，人尤服其謙鑑。先生喜接人，又喜汲引後生。年七十歸隱，商此書院，名益重。來學者遠近踵集。搢紳過訪，與海內求詩文者無虛日。先生臺臺應之不倦。山中野服，鶴髮童顏，飄然望之若仙人。以是益願侍先生談，諸得詩文者又願得先生親書。先生不談佛老，不觀非聖書。初年介而毅，方大以直。至晚年則益恭而和，直諒而有容。其執禮如橫渠，其論學歸準于程朱，然亦時與諸儒異同，蓋自有獨得之見云。所著四書註疏、周易贊義、尚書疏義、詩經刪義、周禮



註解春秋修義陝西通志與詩文集各若干卷。隆慶間追贈副都御史賜祭葬。先生門人最盛有河州何永達字成章自號拙菴以歲貢為清豐縣丞。尋棄去讀書講學老而彌篤。壽九十有四著春秋井鑑林泉偶得聖訓補註井鑑續編諸書。先生嘗寄以詩云楊柳灣頭撫七絃故人零落似飛綿。河濱尚有鍾期在青鳥音來動隔年。其見重如此。

馮從吾撰 《馮少墟集》卷二〇

前吏部侍郎燕泉先生何公墓春墓碑

顧 璘

嘉靖甲申國家用今少傅張公孚敬等言更議大禮固一代典則內閣楊公廷和等各持論不合時二家附和者甚衆非必自能深考極論以折衷禮制甚者懷觀望圖以國為玩唯吏部侍郎何公墓春前後三上疏勸從初議辭意明懇實由其衷聞得張或問十三條即夕具疏辯析尤盡復偕百官伏闕以請且號泣于廷豈蹇蹇匪躬勿欺而犯者邪上怒奪俸一月調南京工部旋引疾歸及明倫大典成詔削籍所請求仁得仁又何怨也天下愈重其終夫君子之事君有所見於道則言之不隱有所得於道則行之不恤曰吾求忠國家利生民以無負所學而已窮達顯晦有天命存吾何慮乎哉斯道也聖賢之所共由而世俗之所不及知也嗚呼何公墓君子哉既沒之三年葬以職事觀風于柳拜其墓未有碑蓋然傷之曰古者高行士皆有碑況公大鄉邦屬其子仲方為釋碑乃叙曰公字子元先世廬陵人遷于廣元有為鄉統鎮擢柱者因家柳至公曾祖義堅為合州同知祖俊雲南按察僉事父說刑部郎中以公貴俱贈通議



大夫吏部右侍郎。祖母廖、繼李、母李，俱贈淑人。公少穎異，稱奇童。長遊李文正公之門，文正嘗稱曰：「子當表吾楚。」登弘治癸丑進士第，任兵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大司馬馬端肅公、劉忠簡公大見器重，嘗無滯政。嘗使山陝清馬政，條目畢舉，還上五事，併劾撫臣不職，朝論建之。為河南參政，稱仁明，擢太僕少卿，究極馬政利害，兵部著為例。武宗朝嘗欲取馬價，他用公力言不可，竟止。晉正卿，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多所興革，詳見撫滇條約。討十八寨叛夷，立永昌府，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歲增賦若干石。陞廉蔭子，皆辭不受。召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尋改吏部，以引拔人才為己任，與喬太宰宇、林司寇俊、彭司馬澤汪少宰俊同心謀議，時望治平焉。天性至孝，父卒，扶柩舟還，遇颶風，人各奔免，公誓與柩存亡，獨守不去，竟全。母病瘵，不能言，公色養必得其欲，嘗扶母避寇，臨急棄積以脫母。比還，則積猶存，人以為神庇。公神充于貌，臨事敢言，人信其剛直。然仁厚檢約，著長者風，博究經史，雖曆數兵法，皆精其學。詩文少騁，莊騷一歸於義理。所著書有餘冬、序錄六十五卷，閒日分載百卷，皆討論今古，參訂是非，為學士矜式。政事

所紀，則又有撫滇條約、軍中耳學、平夷錄、備荒書、恤刑書、奏議彙通數十卷。註孔子家語、陶靖節集、易疑初筮、西涯擬古樂府，行于世。所居有泉以燕來去時，消長，故學者稱燕泉先生。子二：長仲方，已舉于鄉，有節操；次仲平，方力學向上。公以丙申年五月一日卒，春秋六十有三。葬永寧鄉祖墓北內。嘗語方曰：「吾於忠孝大節幸無失，雖以士禮葬，密邇先墓，奚憾哉？」璘為贊曰：「烈烈何公，氣貫日星。靡言不直，剗切國經。白刃可蹈，朱紱何榮。於道無枉，生順沒寧。孝德唯風，學澤唯海。鼓之潤之，百世攸在。前作有基，後述無改。乃復乃昌，矜焉斯待。」

《國朝獻徵錄》卷二六

南京工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燕泉何公墓表

墓志銘

羅欽順

嘉靖甲申春，南京一二郎官疏請更議大禮，有旨廷臣集議。何公子元時為吏部左侍郎，前後疏三上，勸上從初議甚懇。既而請更議者，條舉十三事以證其說，公偶得其草，即夕具疏，逐條辨析甚詳。既入，遂偕百官伏闕以請，久之未得命，則相與號泣于廷。上

聞之震怒。下羣臣獄。罪謫有差。而奪公俸一月。尋調南京工部。於是中外論薦。吏部會推。頻年不置。忌者常力沮之。丁亥春。引疾乞休。特准還鄉調理。明年六月。明倫大典成。俄降勅諭。坐公以鼓率朝臣伏闕喧嚷。削職爲民。再踰年。都御史張公翰疏稱公有經濟才。不宜終廢。不報。丙申五月朔。竟以疾卒。距其生成化甲午。得年六十有三。而家居十年矣。有識相弔。皆爲天下惜之。公諱孟春。子元其字。別號燕泉。先世本吉廬陵人。由吉遷廣。在元爲都統鎮柳桂者。又自廣徙柳。傳至合州同知諱儀堅。公曾祖也。大父諱俊。雲南提學僉事。父諱說。刑部郎中。以公貴。俱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大母廖。繼李。母李。俱贈淑人。公性稟超異。方數歲。聞人誦長篇。已卽能覆誦。黎文僖公一見。目爲奇童。長遊李文正之門。文正每携公所作。以示同官曰。此吾楚後來之傑也。壬子鄉舉第二人。連登進士第。將試翰林庶吉士。會丁父憂。丙辰。授兵部職方主事。鋒穎日見。歷陞員外郎。郎中。大司馬馬端肅公。劉東山公皆器重之。東山公每有大政及邊方急務。率與公商處。他司疑事亦咨決焉。及丁大父憂。

去官。東山念之。如失左右手。嘗奉使山西。查理馬政。繼往陝西。毫無所漏。巡撫大臣亦有被公論劾者。因列上五事。僉以爲當。俄丁繼大母憂。又丁母憂。壬申。擢河南左參政。其施設務在便民。嘗行部在鈞州。得公移。稱山東盜起。宜集民兵爲備。公以衙閫未必審農時。不可失。持不行。旣而果無警。時惟大梁一道免於騷動。公之力也。民有失婢者。得尸井中。無所歸罪。公稍加窮詰。卽獲真賊。時稱神明。入爲太僕少卿。民老幼相扶携。沿道扳戀。依依不忍釋。其得人心如此。在太僕上言馬政。究其本末。兵部取爲條例。奏行之。寺儲折馬價銀。本以備重大不虞之用。武廟欲取給他費。公與同官力言不可。事竟寢。戊寅。由太僕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所興革尤多。事具撫滇條約。有厲民者。輒擊去之。十八塞蠻惡旣稔。率兵徂征。斬獲餘萬計。民大悅。捷聞。賜勅獎勵。因改立永昌府。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賦入歲增若干石。諭功陞陞廕子。皆辭。辛巳。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壬申。改吏部。公與喬白巖。林見素。彭幸菴。汪石潭諸公素相善。同時居位。謀議施設。多有助焉。無何。相繼引去。及諸公物。



故聞之未嘗不流泣也。天性至孝，父卒，扶柩南還。至黃州，衝風飄舟，下流二十餘里，抵觸石崖，舟中人皆奔走求免。公誓與柩相存，頃刻不離。翌午方定，居喪哀毀骨立，弔者至不忍見。聞母宜人病瘵，弗良於言，公常意揣色候，凡致請必見領。一夕寇將至，亟負之入山，翼以二僕。僕戀所携，力命棄之，遂得脫。寇退而返，棄積尤存。撫長弟妹，婚嫁以時，所以資給之皆厚。貌癯神暢，勇於有爲。歷事三朝，多所建白，有人所不敢言者。伏闕時有老中貴識之，訝曰：「是在先朝官事多矣，今尚爾邪？」公正色曰：「某始終惟是一節，難以議禮忤。自然天下逾亮其剛直云。」自奉儉約，而仁於故舊，好士有誠，不樹私黨。雖素所愛有犯必懲，所至人皆喪服。於書無所不讀，參互考訂，博而能精，曆數兵法奇通之術，皆臻其妙。詩文清麗豐蔚，一辟作者多推讓之。所著有餘冬序錄六十五卷，間日分義百卷，撫演條約，軍中耳學，平夷錄，備荒書，恤刑書，奏議及舊稿，通數十卷。孔子家語，賈傳新書，陶靖節集，易疑初筮，西涯擬古樂府，皆嘗爲之註解。

《國朝獻徵錄》卷五三

南京右都御史何文定公塘傳

張鶴

公諱瑒，字粹夫，世號爲栢齋先生。其先揚州如皋人。洪武初有忠一者，以總旗從天兵北定中原，歷河南懷慶衛編管。三傳至森，配劉氏，以成化甲午十月生公於武陟縣千秋鄉屯舍。公生而端凝，不事嬉戲，人以爲痴。七歲時入郡城，忽見彌勒佛塑像，乃抗言請去之，人皆大駭。歲讀書，十九爲郡庠生，必期以聖賢之學爲學。嘗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未遠而居又甚近，于此忘所師法，學其謂何？」故于一言一行必求聞于父老，力索于遺書，有得則欣然忘寢食而從之。弘治辛酉，河南登解第一。壬戌，登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嘗爲閣試，克已復禮爲仁論，有曰：「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見侵於風寒暑濕者也，人能無爲邪氣所勝，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識者謂可與程明道、顏子所好何學論相比。」方成化以前，文章以懷慶堂爲宗匠，至是人頗厭其纖靡而競爲復古之業。公曰：「文章不逮古昔，固爲要切，而人心尤甚。乃獨務已舊，所謂學以要其必至。甲子，授編修。丙寅，教皇帝踐祚，公因新政抗疏，乞復史職，不報。戊辰，同考會試。己巳，孝廟實錄成，晉修撰。時逆瑾竊

如夢。一日瑾贈川扇于諸翰林。諸翰林有入而跪見者。公獨長揖。瑾怒。亦不以贈。頃之。受贈者復相跪謝。公傍正色曰。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公自前對曰。修撰何瑋。公知必不爲瑾所容。乃果疏謝病。得致仕歸。庚午。瑾伏誅。辛未。復公原職。時四方盜起。公入朝。獻時政論三篇。又爲兵論五篇。以貽執政。又疏請籍賦吏以杜禍原。皆議格不報。癸酉。以經進觸忤忌諱。謫同知開州。爲三比法以均賦役。督修黃陵岡堤。能使子來之衆。以日易月。晉東昌府同知。再乞歸。既歸。居城南別業八年。杜門却掃。不接外事。壬午。肅皇帝嗣位。起公爲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以父憂不就。癸未。再起浙江提學。至則林毅舉業捷徑華靡之習。務敦尚本實。士風丕變。未幾。晉南京太常少卿。甘泉湛公爲祭酒。杏東郭公爲司業。公力與修明古大學之法。其贈杏東之言曰。古之君子何爲而學也。以修齊治平而學也。則當務之急固在身。如何而修。家如何而齊。國如何而治。天下如何而平。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焉者也。博學而審問焉。慎思而明辯焉。一旦卓有定見。則所謂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

誠。主之以正。然而身不脩。家不齊。未之有也。大學之道如是而已矣。至究其本原爲性命。形於著述爲文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今之君子不察乎此。刻意詩文。則曰立言不朽。此豪傑之所以名當時而傳後世也。留心性命。則曰無極。二五窮神知化。此大儒之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也。至有僞起捷徑之學者。則又曰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此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噫。爲是論者。皆天下豪傑之士也。吾豈敢謂其不然哉。特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於古人之道不免差矣。又贈兵侍陳公有曰。嘉靖改元。石峯先生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明年改南京大理卿。又明年改南京兵侍。予於是有感焉。古稱才難。全才尤不易得。唐虞之際。命官九人。固皆極天下之選也。然而典禮興。樂掌。教掌刑。皆久于其職。有終身不易者。豈非以其才性各有所長。職業各有所習。兼全之難故也。至于內總百揆。出總六師。土地山澤。無所不掌。惟禹益爲然。全才之不易得如此。近日當道用人。司錢穀者未久復改之。典刑獄職風紀者未久復改之。司民牧計資遇缺而遷。初不問山所長



所習、無乃以全才待天下士乎。其意良厚矣。所慮空才不可多得、用違其長、則王良操弧、后羿執轡、非惟無成、且以敗事。是故不可不深長思也。時人稱爲留京兩篇文字。丁亥、晉本寺正卿、再晉南京工部右侍郎。奏華神帛堂各宮監機戶夫匠料銀歲省以數萬計。改工部、未幾改戶部。時儉菴梁公爲大司徒、二公一時米孽清操、不以廉頑立懦、官府舊習積弊皆漸滌無餘。再改禮部、再謝病歸、遂爲終焉計。會御史毛鳳韶等累疏乞留、謂斯人不可使一日去國。詔許在京調理。又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竟不復就。是時南有王陽明、北有許函谷、皆以理學名于時、而公獨默如。日事二親、躬營菽水、率其家之子姓及鄉閭後生以脩孝弟忠信、一介非義取與不入于衡茅。雖其茅屋數間、僅蔽風雨、薄田百畝、聊供餽粥、日與其父母妻孥怡然順適、若廣廈萬鍾、而不復知世間之有榮貴也。兩執親喪、皆哀毀頓顙、若不能更生。居常非涉日用躬行者、絕不形于言。門人有問太極陰陽之說者、曰、只以伏羲八卦橫圖豎而觀之、則易之所謂太極動靜之所謂有常、更易簡可見、而周子可無事於圖矣。有問律呂之說者、曰、只以舜典詩

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十二字而驗今俗樂之詞曲、及唱詞曲時必吹竹彈絲相應、與夫宮尺上工合四爲版眼之道法以求之、至明白可見、而蔡氏可無事於新書矣。有問一貫約禮之說者、曰、儒者未得游夏之十一、而議論卽過顏曾、以聖賢心法爲初學口耳、此道聽途說之最可惡者。門人婁樞、王西星嘗請梓公文錄、公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故惟均復糧二論、家譜、家訓二篇、儒學、醫學管見、皆切世務者、門人因得哀集之。有贊公者曰、先生真可謂銖視軒冕、塵視金玉者。公曰、此後世儒者輕世傲物之論也。金玉自是金玉、如何塵視得。軒冕自是軒冕、如何銖視得。此何異於老莊芻狗飄瓦。西星輩曰、如是、孔子何以謂富貴如浮雲。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浮雲在不義、不在富貴也。家居十餘年、薦揚者二十餘疏。嘉靖二十二年九月夜半、有星隕于郡城西、流光如晝、是夜公疾革卒、年七十。訃聞、詔賜葬祭。隆慶初、詔言官舉先朝應得恤典諸臣、由時叨諫恒、乃上章特爲公請給贈諡。上

素重公名乃特恩賜謚文定贈禮部尚書士林稱大快云

《國朝獻徵錄》卷六四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少保
諡肅敏浚川先生王公廷相墓表

于慎行

于慎行曰往正德末河南王肅敏公爲東省學使先君贈宗伯公垂髫居門下受知及晚歲數稱述之也日月滋遠未嘗敢忘今年商丘沈先生以書來言浚川先生醇儒也沒五十六年矣而墓無碑表獨許文簡公志藏焉奈何令世人見之今者其孫嗣美來請不佞惻然動心介而見於左右夫楊先正之休以成哲裔之志請與吾子共之行也謝不敏三作而拜命沈先生所著碑銘業詳其世茲表其彰著者焉先生諱廷相字子衡浚川別號也其先自潞徙儀封世有明德聞於閭里父贈官保公增配一品夫人田氏是生先生先生風神秀穎早著文聲弘治乙卯舉河南省試壬戌第進士選翰林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正德戊辰以他故謫爲州判稍遷知縣復召爲御史出按陝西會鎮守太監廖鵬毒螫民吏先生繩之以法鵬

遂大恨已而視學北畿有兩中貴人關請先生焚其書不應兩人亦恨未有以發也而鵬因上書構之此兩人從中主其奏逮下制獄又謫爲縣丞稍遷知縣同知擢四川僉事再遷山東副使皆視學政及嘉靖初歷湖廣按察使山東左右布政使旋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入爲兵部左右侍郎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三年召爲左都御史進兵部尚書督十二團營兼掌院事六年考滿加太子少保九年加太子太保世宗出內府玉帶及駝馬賜之曾祖考妣以下皆爵一品先生之督營也與朔國公郭勛共事及歲辛丑勛罪狀覺上欲遂法之會其受督務後期因逮下吏而勅連司馬名並罷先生歸三年以甲辰九月七日卒於里第距生成化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得年七十有一兩臺上書請卹所司畏不置議葬城東白村之兆穆廟登極始用廷議復先生故官加贈少保賜諡肅敏守臣稱制臨輓將作金錢治其兆域吁可謂哀榮禮備久而彌光者與先生居家孝友處鄉姻睦好脩古禮奉身儉素屏絕華侈兩遭大戚哀毀踰常因著喪禮備纂斟酌古今定爲儀式士大夫多遵用之其立朝當官壹務忠誠不欺



奉公履正。國有大事。以身任之。利害毀譽。無能動搖。再列臺諫。所建白。糾虔皆關大計。出按陝西。脩明憲典。擊斷無諱。三爲學使。品隆公嚴。教先行履。齊魯。蜀之士彬彬翬服。其撫四川。威信單布。吏人畏懷。屬與盜邊。發兵討平。解散其黨。西徼以寧。騰驤四衛。勇士隸在中涓。多竄市人名籍。幾至三萬。先生佐本兵。軍命清查。留五千餘人。盡裁其濫。禁旅肅然。南京內外守備多遺。私人推貨關津。及進御用服食。大發船。舟橫索道路。糜耗不貲。先生窮其根株。悉以鉢兩駝。推爲裁其多少。令與載相準。且請令守備內臣。惟詰奸遏虐。以靖都輦。不得受民間訟牒。侵法司權。世廟雅意。釐革所言輒聽。正德以來。中官蠹敝。一旦剷除。先生之力多焉。其掌內臺。日夜講求憲綱。分條類奏。班諸御史。奉以從事。罔敢踰繩。至今其籍在也。又嘗疏正會議之體。事有可否。各出所見。卽廷推大吏。各舉所知。主者毋得專決。司馬舉江防大帥。嘗以職敗。立上書爭之。竟格不用。督理戎政。簡練士馬。脩明賞罰。將校無敢私役。兩察內吏。三計郡國。所贊襄簡臨。天下服其公。再疏薦何公塘。崔公銑。呂公楠。李公夢陽。薛公蕙。諸人。皆一時名流。士論趨之。已亥。車

駕幸承天。先生疏留不允。以九卿扈蹕。道中數召問郡邑供頓狀。具以質對。多所省減。書和御製歌詩。甚見褒賞。及他所班賜尚方珍綺。不可勝計。世廟知人善任。先生兼京營內臺。且及三考。所倚信聽納。有加等列。中興之烈賴焉。先生記問該博。學術純正。於百家之籍。無不沈酣。而不涉異教。文辭詳贍。古雅可爲典刑。既罷官歸。閉門謝客。著述日富。以其餘暇。與一二舊知。嘯咏山林。無染世氣。遠近高其風規。所著家藏集十六種。世多有之。夫人劉氏。累封一品。子孫振振濟美。幾數十人。詳具碑志。

《國朝獻徵錄》卷三九

柳州府同知伊先生伯熊墓志

袁夢

伊虛室先生者。吳人也。諱伯熊。字臣舉。其先海州沐陽人也。宋之南渡而遷于吳云。高皇帝之初建金陵也。徙人實京師。故高祖彤者。又籍土元人。封尚賓司少卿。高祖妣朱。封宜人。曾祖悌。曾祖妣梅。伯祖侃。舉進士。官工部給事中。祖溥。封南京刑部主事。祖妣顧。贈安人。繼陳。封安人。父秉。舉進士。歷官四川按察司僉事。妣蔣。封安人。僉事公之赴蜀。以道險。欲分蔣

夫人與仲子伯羔乘他舟以防不測。先生年十三對曰：死則同死耳，奈何分舟乎？遂同舟赴蜀。故金華清公璋亦官蜀，試先生文，奇之，命其子少司馬希曾公同講習。弘治庚戌，歸南京，兩試儒士，不第，補應天府學生。故御史四明方公誌提學，考先生第一，命諸生爲經文，會釋諸生之明經者校文，而校易者三人，則先生與太常卿崑山方公鵬、少司寇太倉周公廣也。正德丁卯，中鄉試。戊辰會試，今大宰吳公一鵬同考校易，讀先生初二場文，奇之，列高選矣。而先生以逆瑾用事，非求官時，遂不終試。吳公索三場文，竟無有也。旣而知先生名，深加歎惜，賦詩送歸，由是名益振。庚辰會試不第，就選涿州知州。富民滿存投刺請罪，存嘗獲罪前守，深人疑將爲前守復讐，而前守適移書言深人短長。先生謝曰：人之善惡，旬日異狀，能改過卽良民也。對衆焚其書。深人始安。前守公務弗辦，府使下州督促，供張繁費，民不能堪。先生至，則懲其慢令，完其稽牒，不旬日而辦。乃後州事不愆期而府使不再來矣。於是節浮費，均徭役，招流氓，辟荒萊，獎黠校，正禮俗，而深以大治。深地錯文霸，寇劫肆掠，乃

增城沒沒，簡士卒，嚴騎射，廣偵候。山東鎮賊作亂，聲張畿輔。先生以公事出，署事者驅民登城，賊未至而民先叛。先生雖悉散遣之，倡勇敢，中保伍，期寇至則乘城，民便而盜亦戒，不敢犯境。州人張廷雄于貨，三子者濟惡，武斷鄉曲，持官吏陰事，莫敢問。亡何，謀殺人，廷自當段殺罪，而匿其子乾于勢家。乃計捕其子，罪以謀殺，而羣飲殺人者則止坐一人。凡訟離一覽卽洞情實，吏畏悚莫敢舞文。獄中常空。張某先以累坐死，察其冤，許以不死。時張乾在獄，約其反獄，某曰：伊公信人也，許我不死矣，忍負之以速死耶？凡經擬斷，囚自謂不冤，而上官亦無改擬者。諸上官有事畿內，若清積積倉，檢災覆獄，類承委先生，卽事事當上官意，無弗下禮幣勞獎者。今 皇帝之入踐大統，篤出真定，拓鄉縣，真定要衝也。先生承檄攝事，平道路，理橋梁，飭行宮，潔庖廩，上供軍需，下至帷幕器皿，靡弗恪豫，事集而民弗擾。胡僧班丹桑竺奪民田萬事，敗有力者爭佃之，乃歸其田于民，而徵稅如故。勢家有侵民田者，丈量而歸之。於未，蔣安人喪婦，深人遮道泣，服闋改守祁州。祁去深百餘里耳，下車深人咸來謁，絡繹于塗，三日無虛。日前守祁者多良吏，乃仍

其舊貫益尚寬簡。山西鎮守太監張某族殺人求援於張。張曰：知州豈冤人者邪？他縣令嘗誤入人，先生承委覆決，其無理取勝者，謂人曰：伊公不可欺。遂以實首。夫能使中官不敢以私討而無情者，吐實此豈礙俗吏項項者能之邪？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忠信之感人。其他有輕刑故如此類者尤衆。北方力役繁，三歲一易，乃即役之難易，家之富貧而審均之，正其冊籍，牧吏歛散，民間養官馬者日困，則爲教以孳牧之術，嚴其殿最之令，而民稍蘇矣。訟罰贖者，多令入穀爲歛散賑貸之法。徵賦則民皆先期納，不笞一人。禱旱捕蝗，必躬必誠，而旱蝗亦不爲災。野蠶成繭，令請以照，則抑之。李得山四世同居，爲請于上官，禁以章服，每造廬存問焉。陳泰有粟二千石，畧敝義倉，以千石振鄉之不足，則請致鄉飲，鄉大夫之貪而有守者，加禮而用之。在初三年，遷廣西柳州府同知。去之日，和人遮道泣，猶深人也。柳道遠多瘴，以病致仕歸。歸則習服氣養生之術，然竟以此卒。將卒，不亂，語子大生日：吾得正死者矣。夫何言？雖然，吾死爾必儉用而下人。先生學有根源，著易義四卷，行于學者，從游多名士。

（國朝獻徵錄）卷一〇一

校記

①衷：據《明文海》卷四四九當作「哀」。



明儒碑傳集卷三十六

陸深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儼山陸公行狀
曾祖諱德衡曾祖妣章氏祖諱璠字廷美義授承
事郎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祖
妣尤氏贈淑人考諱平字以和義授散官封文林
郎翰林院編修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
院學士前妣瞿氏贈淑人妣吳氏初贈孺人加贈
淑人公諱深字子淵姓陸氏學者稱爲儼山先生
陸自漢晉以來爲三吳著姓元季有諱子順者居
華亭之馬橋鎮子曰餘慶實公高祖在國初時
隱居不仕有里人遇害無主名坐鄰保失援例當
編戍慮掛名戎籍爲子孫累因躍江自沉其遺孤
德衡纔五齡耳既穉且孤家事中落稍長遷居上
海洋涇之原勤於藝植業稍復振長子諱璠號筠
松崇德秉禮爲鄉閭師表有司鄉飲聘爲大賓生
丈夫子五人其仲諱平號竹坡公之考也孝友長
厚克紹世德初娶于瞿瞿亡繼娶吳淑人婦道母
儀著聞邦邑人謂必生賢子一夕忽夢海潮迅湧

有童子浮水以小朱盒盛冠帶排戶而入翌日誕
公人以爲祥公生而穎敏異常三四歲卽警悟如
成人筠松翁恒撫之曰是兒腰圍不凡他日紆金
相也六歲就外傳教以古詩詞過耳輒能成誦筠
松翁嘗譙集客見室隅設鼓因戲云擊鼓點成紅
芍藥公卽抗聲應曰拈針綉出白茶蘺座客驚喜
呼爲小友甫成童卽洞究經史文鋒警銳一時老
學爲之歛避弘治甲寅冬錦娶公之從女弟彌月
歸寧筠松翁喜甚命錦與公欵談竟日因泛論古
今詩文公曰近觀東坡詩殊與唐人不類餘可知
已雖謂之宋無詩未爲不可也錦益嘆服乃賀翁
曰翁有孫若伯舅愚何足重耶乙卯臺試提學御
史林公瑄得公文奇愛之首送邑庠補弟子員丙
辰春三月筠松翁疾革呼諸孫屬後事乃就榻探
數十金授公曰汝必顯吾門閥以此資汝燈燭之
費公泣辭不得轉奉竹坡公焉戊午臺試尤爲提
學御史方公誌所器許雖秋闈小蹶而才名日益
藉甚辛酉科缺提學屬巡按御史袁公經考選公
文第一首送應試是科尚書海石王公華太傅野
亭劉文肅公忠爲主考得公初場經義卽曰此可

以冠場矣。及得五策野亭益喜謂海石曰。此必天下士無疑矣。取冠多士。榜出。士論翕然稱爲得人。壬戌會試禮部。偶以經義不合。抱璞而歸。卒業于南雍。時尚書楓山章文懿公懋爲祭酒。太宰羅公欽順爲司業。試公學政策一道。公答幾萬言。酌古準今。皆精確可行。二公擊節以公輔期之。時少師遂菴楊公一清爲南太常。公慕其風猷。特及門受業。遂菴曰。子材識闊遠。文學華邁。異日當追蹤古人。吾不足學也。乙丑再試禮部。時侍郎東白張公元禎。少師石齋楊公廷和主試事。公卷出。尚書北潭傅文毅公珪經房薦名第九。廷試第二甲第八人。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讀中秘書。公入館。手不釋卷。館閣校試恒居首列。時太師晦菴劉文靖公健。太師西涯李文正公東陽。太傅木齋謝文正公遷。在內閣。嘗試夫子天縱論。文靖置公第一。及旅謝文靖。謂公曰。賢作雖佳。於我意猶有未盡。如賜也聞一知二。回也聞一知十。各有限量。夫子天縱則無復限量矣。公亦深服其言。丁卯春二月。吉士當授職。內閣覆試。公復在優列。授翰林院編修。踰年。丁吳淑人憂。喪祭不以佛老爲禮。士林稱焉。時逆

瑾亂政。托名擴充政務。諸館職悉改部秩。公得南京精膳主事。以居憂未赴。庚午秋八月。瑾伏誅。乃還舊職。是冬上康壽太皇太后。慈壽皇太后徽號。賜百官誥敕。明年公服闋還朝。援例陳乞。獲給敕命。封竹坡公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贈吳氏爲孺人。壬申夏四月。推補經筵展書官。閏五月。上御殿發冊寶。命充副使。偕正使武平伯陳公熹封淮王於江右之饒州。王雅重公名。饋贈優渥。公峻却。一無所染。歸舟抵杭。痰疾忽作。因疏請回籍療治。歸則杜門。江東里第。罕入城市。及門受業者甚衆。丙子疾愈。以竹坡公年耄。雅不欲行。竹坡公強之曰。兒當及時自効。移孝爲忠。毋徒以我爲念也。公不得已。乃入朝。供職。留妻子侍養。丁丑春二月。禮部會試。奉命充同考官。如少師桂州夏公言。狀元舒公芬。固安王御史正宗。博興顧知府鐸。登州浦御史鉉。彭城馬御史津。青神余編修承勛。皆公所取。後並爲名臣。初定魁元。時主考太保靳文僖公貴。持數優卷授公品裁。公閱一卷。閱博逸羣薦。爲榜首。及拆封。乃南海白山倫公。以訓狀元文敘之子也。士論甚愜。戊寅奉



簡命入內書堂訓中官肄習多所成就。秋八月陞國子監司業。公精于書學嘗博搜六書義旨并歷代名家書法作書輯已卯夏六月寧庶人反于南昌武廟親征敕百官慎留務公適署篆惡典簿不職即時奏黜六館肅然有當道子犯監規下繩愆廳戒之當道頗不悅公貽書略云今聖駕南征百務宜慎古人謂法行自上始明公爲天子六卿正宜容庶僚之守法豈以子弟之故欲師長之廢法哉當道悚然謝焉庚辰正月武廟巡邊郊祀踰期公以京堂例凡六省牲于南郊分獻風雲雷雨壇賦詩紀事有南郊祀錄學士洞野廖公道南時在舉子列素歆公名執經受業及會場試畢公索所試文讀之笑曰富麗闔博足以冠場但恐有純雅者壓君一頭地耳及放榜今吏侍龍湖張公治第一廖果第二咸服公神識十一月駕還銀牌綺段之賜辛巳春三月聞竹坡公訃哀慟幾絕毀梓骨立柱而後起扶疾歸理襄事以是冬十有二月葬竹坡于祖塋時祖塋祠宇未建典章未備筠松翁諸孫十餘人多饒裕公不以相煩勉力傾囊獨任其事癸未服闋公以餘哀未忘

兼之痰疾頻作乃馳疏繳納孝字勘合因請假就家療疾尋獲小愈日與詩友徜徉林泉花石間又於居第北隅輦土築五岡望之儼然真山也遂號儼山登臨嘯咏真若與世相忘者焉未幾遂薨楊公少保西樵方公獻夫右都御史靜齋陳公鳳梧交薦於朝戊子春二月特詔徵公以備講讀途中所作有戊航雜紀未至國門詔進國子監祭酒公懲近時玩縱之弊乃嚴設科條戒諸生慎飾繩檢季試必宿公廨閱卷秉燭達旦面諭優劣一時士類感奮後多知名如孫編修陞潘參議徽馮御史彬左太卿傑沈給事謚薛僉事甲王郎中健朱進士本皆公所器賞者也秋八月丁祭先期疏言祀典莫重於太學今文廟之祭暑氣方隆犧牲不無變動殊非馨香潔清之義傳曰伐冰之家謂古者卿大夫喪祭猶得用冰況天子之所祭先師之所享乎乞敕該部考求冰鑑之義以爲復古之兆奉旨先行遂著爲令是月充經筵講官初講尚書旅獒篇終以慎德服遠爲獻冬十月復講孟子王使人闕夫子一章反覆論繹謂堯舜與人同耳陛下以天縱之聖匹休堯舜

不啻反掌已也。詞義忠懇，上並嘉納。是月，賜京堂明倫大典，公與焉。己丑春正月，上祀天地，與南郊，充分獻官。時監生撥歷者多挾權貴請囑，規求越次。公曰：「國家養賢莫重於太學，有志者正宜安分讀書，以需後用。使以速去為幸，則視太學為不足遊也。且躁競之風從茲而始，豈國家養士之意乎？」乃立畫一之法，僥倖者無所容力。士服其公。三月，進講孟子伊尹以割烹要湯一節。故事，講章先送內閣詳定。時太傅桂文襄公薨初入閣，改竄講章多非公本旨。公於文華殿講畢，即面奏云：「今日講章義理多未浹洽，非臣原構，今後合無容臣等各陳愚見。」陛下堯舜之主，故敢昧死上聞。時天顏甚霽，奉允旨而歸。自以經筵面奏非故事，因上疏謝罪，略曰：「陛下臨御千古所無之聖也。經筵面奏，百年所無之典也。臣敢以百年所無之典，奉瀆千古所無之聖，冒昧之罪，竟復何逃？」奉聖旨：「爾昨面奏講章未當處，朕聽未真，特以允奏。今聞講章不欲內閣閱看，此係舊規，不必更改。如爾果有所見，當別具奏聞，何必專以此為既認罪罷。」公詣闕謝恩，歸。

而嘆曰：「際遇如此，雖捐軀何惜。」遂抗疏為陳愚見，以裨聖學。事凡千餘言。大略云：「臣子啓沃之誠，不過經筵頃刻耳。若講章悉出內閣之意，而講官不過口宣之，此於義理深有未安，而交乎相感之道遠矣。使講官之言得盡達於上，則天下之事有公卿行之而不能盡，臺諫知之而不敢言，百司庶府負之而不敢達者，皆得依經比義，條列類陳。然後聰明日啓，而萬機之得失、四海之休戚靡不洞達於聖心矣。豈復有壅蔽之患哉？」疏下吏部參詳得旨：「降級調外，左遷延平府同知。有司欲為公給關文以行，公曰：『吾得罪外謫，當惶懼省愆，敢復勤公移煩郵傳以大行色哉？』亟買舟逆發。道遇士大夫多不知者。途中所作有南遷日紀八卷，抵任職專清戎。時刑侍東洲屠公僑為守，謂公講幄重臣，不宜煩以猥務，欲委之他官。公曰：「人臣事君，自公卿以至末屬，各有職業，顧効忠宣力有不及耳。敢以內外崇卑為意哉？」日取簿書編閱，鈎稽奸蠹，若素閑者。且以延平道學淵藪，詮集龜山、楊公時、豫章、羅公從彥、延平、李公侗三公要語，名道南三書，以嘉惠閩士。時所著有南遷稿。甫三月，

陞山西按察副使總理學政適有 晉府舊樂工馬某者昔爲 晉恭王所喜且挾厚貲求以孫某爲儀賓 王爲奏行禮部給符從良許其成婚復以他孫某試補郡庠生諸生謂優伶子不廁名教具呈前提學黜之馬遂 奏言既已從良連姻王國何獨入學校不可乎事下本道久不決馬復訴於巡按趙公鏜趙以囑公公閱前後文移乃判曰馬某雖係從良但從之云者必有所從來况君子小人之澤須五世而斬馬既年代未遠則祖孫之間氣類猶在寧可學校缺一人豈宜以一人玷學校事遂寢士類喜躍唯大忤趙意既而徧歷郡邑程校學業每品第高下必面指瑕疪使之省悟禁絕險恠雖諸生有文學優贍考居前列者猶以奇僻責之士皆悅服至平定觀浮山遺竈世傳女媧煉石補天處也公作記辯之謂洪濛開創之始所謂補天者蓋開物成務以裁成輔相云耳豈有以煉石補天者哉論者謂發前人所未發公暇選歷科會試程文刻之臬司爲士子準式晉陽文體爲之一變如郭檢討鑒李給事念甄給事成德張御史梯李郎中愈潘恭議高吳僉事嘉會魏進士

希相張進士淑廟楊進士思忠董舉人簫皆公之所簡拔也時所著有河汾燕閒錄陽曲生員劉鏜痛父爲縣尹笞死愬于巡按趙公趙先入尹言痛杖劉生褫其衣冠下之獄公曰父死非命人子不共戴天爲人師長握風紀可坐視其冤抑乎入院辯之趙語乖謬公卽上疏劾趙謂祖宗立法內外臺得互相糾劾今趙某挾巡按之權曲蔽屬官毀辱學校凌轢外臺擅播威福乞 正其罪趙聞之亦劾公以自解並下都察院覆請遣官會勘公與趙各暫還籍公先嘗博采古今緒論作同異錄每篇附以已見擬以進 呈會趙事不果歸途所著有停驂錄或言部院恒右內臺宜遣人當道曰其事母爲人所機弄也公曰公論在人心法度在君相士大夫行已在爲之自我何如耳利害得失非所計也是歲作史通會要繼聞勘官給事中董公進第御史王公道已至晉陽公卽衝寒就道抵平定聽理二勘官詳究始末具得情實以 聞得旨趙謫外任公復職壬辰夏四月歸自平定所著有續停驂錄九月推補浙江按察副使仍理學政時浙中文尚奇僻公出教禁之士亦酣公素望



踴躍從令。鈞棘之體一洗而空。數月陞江西布政司右叅政。署掌司事。有死犯數十年不決者。公平反之。獲脫死籍者凡數十人。爭像公以祀。是歲作豫章雜抄。所紀多國朝遺事。又數月遷陝西布政司右布政使。道轉四川左使。乙未夏五月抵保寧。適苦旱災。公易服却輿。率諸屬禱之。頃刻霖雨如注。遠近霑足。至成都視事。憫其凋瘵。百事務從仁恕。唯法制所在。則不敢失尺寸。見藩庫弊甚。公曰。百費仰給于此。今破壞不葺。將來之費不可言矣。鳩工改建。迄今賴焉。所著有蜀都雜抄。平胡錄多。國初事蹟。丙申歲。威茂諸夷倡亂。朝廷命將征剿。公移文于副總兵何公卿曰。西番自古以來不能為中國大患。而亦不能不為中國患也。要在羈縻之而已。羈縻之術。行賞為先用。兵次之。姑自我朝論之。以國初兵力之強。重以御史大夫丁玉才略之偉。非不能草薶而禽獮之。卒集酋長。給以銀顆。俾各守地。至今番人藏以為寶。是雖丁大夫威惠入人之深。終亦歸於行賞而已。今為撫剿之說者。不知果有合於事宜否也。又自四川言之。芒部蒙撒皆土夷也。芒部已叛。則剿之而改

為鎮雄府。烏撒雖有兵端。亦但撫之而已。今西番自有部落。自成風土。比與土夷尚異。聲教者不同。將欲剿之。則不能盡。將欲撫之。則不可終。故為中國計者。必以備禦為上策。伺其犯邊。則誅之。因其款塞。則賞之。賞之者。非盡賞其款附者也。誅之者。非盡誅其犯順者也。若思為擴土開邊之策。生事喜功。以僥倖於萬一。則啓釁構怨。孰任其咎。麾下熟知番情。忠勇素著。當脩之古名將之列。今撫按移文詳議。請條具事宜。以憑轉達。訪得深溝一寨。據圖觀脈。起自西番。迤邐而來。至於深溝地面。方始落下。壁立斬絕。約高三十餘里。我難仰攻。彼可下據。彼在內而我在外。譬之城堡。可以內守。不可外戰。縱一時攻破。竊恐不可有也。有之恐不可守。守之恐不可久。若悉併財力。建為城堡。西番暫且遠避。俟我功成。不過百餘人守之而已。狼子野心。乘間復發。倘一旦驅其醜類。殺虜殆盡。如近日貴州凱口之事。則地方之責。又將誰任。昔人謂幽州之地。曹翰可取。孰可守也。竊意此地宜空之。使彼不得竊居。我不必蹈險。則架梁裝塘之擾。可免。華夷之界自明。上不至損國威。下不至釀邊釁矣。

聞者甚偉其議。公復悉力調度。兵食饒給。吏患遂平。捷聞。公有白金文綺之賜。未幾。建昌行都司地震。兩晝夜。傾毀公私室廬若干。死者不可勝計。況饑饉特甚。公力主議發官銀賑之。全活甚衆。侍郎方塘潘公鑑。巡按御史和峰鄒公堯臣。玉洲陸公琳。文章舉薦。冬十一月。擢光祿寺卿。是歲所作有知命集。又集古詩。自石鼓文迄于陶靖節諸作。名曰詩準。丁酉正月。自蜀啓行。蜀王遣承奉致彩幣銀器爲贐。公悉辭之。蜀吏民感戀泣送者傾城焉。光祿供億繁浩。況有中貴共事。尤難裁抑。公蒞事旬月。積蠹盡掃。都人傳誦。謂近所未有。會國子缺祭酒。當道以光祿煩劇。欲改公太常卿掌監事。公辭曰。某無似。居外垂十年。茲獲內召。聖恩大矣。敢憚煩乎。席未煖而遽遷。非所望也。且某以國子得罪。今復冒爲之。能無厚顏乎。戊戌春二月。內閣特疏薦改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領修玉牒。是月。充廷試讀卷官。事竟。扈駕天壽山。謁諸陵。夏四月。奉敕撰泗洲祖陵碑文。秋九月。復扈駕天壽山。冬十月。奉敕撰太神冊表。十一月。冬至。郊廟禮成。賜百官誥。

敕公以三品贈祖考鈞松翁。考竹坡公。俱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祖妣尤氏。妣吳氏。俱淑人。是月。仍扈駕天壽山。已亥春正月。以立皇太子恩。蔭子楫爲國子生。是月。駕幸承天府。謁顯陵。扈從諸司各設行署。仍發永樂間行在印章給之。皆上所規定。尤注意翰林。問公何官。內閣以公所居官對。御筆抹去侍讀二字。改行在翰林院學士。掌印。時內閣會吏部慎選官僚。改公詹事府詹事。仍以行院學士。扈從至彰德。制令三品以上照例肩輿。三月。至承天。入龍飛殿。陪祀社稷山川。復從上謁陵。行大享禮。皆有白金之賜。夏四月。回鑾。內閣屬公草謝表。五月。辭行在學士。往返所著有扈蹕南征稿。秋七月。當六載考察之期。京堂四品以上例當自陳。公疏略曰。臣叨塵甲第。幸歷三朝。久廁縉紳。年踰六十。晚際聖明。召還侍從。班聯講幄。誠無補於格心。職首官僚。學有媿於輔導。兼以衰殘之質。益增尸素之愆。首宜罷黜。無過於臣。奉溫旨。留用。不允所辭。秋九月。扈駕天壽山。還以二代雖蒙恩。贈尚仍舊銜。且前母未霑恩典。乃援例上請。其略曰。

伏蒙 聖恩追封錫蔭旬日之間兩遭殊典而

官僚高選尤爲奇逢清銜美秩正人子思以薦之祖考而不可得者也臣前母瞿氏係臣父結髮獨未霑恩臣之心不安臣父之心不安雖臣母之心恐亦有所未安也竊念太常卿與詹事俱正三品前母與母俱臣父敵體之倫設若有靈豈能無望乞照侍講學士蔡昂尚書唐龍周期雍等事例俯遂微臣一念私情上咸允之于是筠松竹坡俱改贈詹事兼學士瞿氏追贈淑人國朝封例不及前母唯大臣特恩獲封迄公不過數人蓋異數也冬十月上祀 玄極寶殿及 奉先殿公與陪祀賜脯醢酒菓品物庚子春正月言官建議欲以先朝尚書薛文靖公瑄從祀孔子上命文學侍從諸臣各上議公疏略曰世儒之講從祀者多責備於著述之文而於道德之實若在所後臣以爲聖人之道本末一貫謨訓功烈以時而出初無意必於其間其在後儒不得不與時而升降七子子速肖聖道故宜祀秦火之後諸經師口授秘藏有傳道之功宜祀魏晉以降佛老並與故排斥異端有衛道之功宜祀隋唐以後聖學榛蕪專門

訓釋有明道之功宜祀程朱以來學者趨於章句口耳之末故躬行實踐有體道之功亦宜祀本朝以理學爲宗實自瑄始其反躬實踐復性存誠亦足以救末世支離之弊必欲鋪張一王之大典以表章理學之有人羽翼聖門風勵末學則從祀之選非瑄不可疏上有儒臣議不合事遂寢二月上開講簡公充 經筵日講官兼講大學衍義三月以日講賜扇夏四月賜炙鵝果餅此蓋優遇日講異數也自是賜無虛月時忽有颶風之變詔京堂四品以上自陳公疏略曰臣才綿力薄展布未能叨享 國恩每懷慚懼尸素之人唯臣爲甚徒以感戀 聖恩未卽陳乞殊昧止足之義物理憲典俱屬有妨況今氣血兩衰痰火間作報効之心雖在而驅策實不能前首宜罷免無過於臣有 旨留用公不敢復辭公以詩學發科平生博綜衆說參酌異同作詩微若干卷是歲書成辛丑春元旦大雪公與諸詞臣進瑞雪頌上覽而嘉焉是月三載考績吏部題覆奉 旨復職二月禮部會試內閣推公及侍讀學士水南張公袞爲主考上以尚書托齋溫公仁和易之公適苦痰

疾方憂文衡之勞聞 命喜慰三月 廷試充讀
卷官分閱二十一卷中多名士夏四月 九廟災
上甚悚惕 詔百官修省公憂惶彌甚又得家
報二孫連殤愈鬱鬱不樂去志益決乃上疏略曰
殷憂啓 聖變不虛生仰惟 皇上聖敬大孝感
格皇穹盖有素矣而災變若此非臣等奉職無狀
所致耶如在一芥草茅叨塵侍從食祿有年曾無
寸補尸素之愆又 皇天所宜震怒者也倘蒙
聖恩不加斧鉞之誅將臣放歸田里別選忠勤以
爲格天之助臣亦少延殘喘歌咏太平之盛矣疏
上得 旨致仕五月 陞辭七月抵家謝遣人事
理江東舊館居焉公文翰冠絕一代人獲片言一
字珍如異寶四方徵文乞書者屢滿戶外公多以
疾辭間有辭謝不得者亦強爲應酬然亦不勝其
煩矣公之在館閣也常祿外復以纂修給酒食費
三載幾四百金公語其子楫曰吾自科第起垂四
十年秋毫皆 帝力也重膺 簡命同修秘史太
官所給敢素餐耶當爲鄉邑間作一義亭消此餘
祿庶可違吾內媿耳因浦口有通河限南北人艱
於來往乃傾金市石復捐租千石以益工費特建

三環橋通行邑人便之以竹坡公小宗不特立廟
至是曰吾叨祖宗厚庇致位三品恩澤累世禮有
以貴爲宗者不按古制建特廟非所以彰先德榮
世秩也於是闢址居第之傍適鄰有鬻地者因倍
值償之江東舊有蘆洲別業環百餘畝忽慨然僦
工築堤數里闢爲良田幾百畝畝費幾二十石或
曰畝直不過數石徒濫費何爲公曰是非爾所知
也昔吳康齋先生以處士被召辭還 英廟賜路
費五十金歸以募工墾山田僅得四畝人哂其失
計康齋曰其欲爲天地間增田數畝以爲開物計
豈暇他較哉予不惜費闢蘆洲爲良田亦是此意
正不必屑屑計直爲田舍翁事也聞者始而疑終
歎服焉巡按御史雲川舒公江岐麓周公亮巡撫
都御史夏公邦謨繼相舉薦且時望久屬咸謂旦
夕間 召命至矣公獨若不聞日坐東堂讀諸子
書因參酌經史疑義作傳疑錄秋八月忽感瘧疾
留西莊月餘始愈然覺脾弱飲食損矣至甲辰二
月脾胃寒泄肌肉漸錄公心憂之呼楫語之曰吾
疾殆不可爲汝四舉子而未育奈何吾觀標姪淳
懋其子必佳可育其季子以兆汝嗣命名曰紱遂



延門下學詩士馮君遷訓焉。五月巡按御史楊公時泰提學御史裁菴楊公宜復交薦之。部院諸老各抗章列薦。公得邸報。感然曰。徒負知己。時胃寒久不愈。有言蒸臍可療者。試之頓成血枯虛閉。猶欲集古隱逸事作山居經方手錄數行。會疾劇不果。六月朔日移臥西莊。時錦之內子恭人卒。慮公悲傷。秘不敢以聞。既月餘矣。家人誤言及之。公撫牀慟曰。我筠松翁以純德昌後。孫男女二十餘。發祥於吾兩人。今至此。豈先澤將竭。欲並收以去耶。言與淚俱下。因就榻中仰書數字遺錦致慰。錦展誦數四。哽咽不能成聲。嗚呼。可勝悼哉。楫晝夜侍湯藥。衣不解帶。數郡名醫無不延致。然皆寡驗。公曰。天也。吾長負國恩。媿無以報。勿更乞恩典以重吾咎。猶臥讀國朝名臣錄。以遣日。聞姑蘇楊南峯先生所著松籌堂集在黃甥良玉所。因作短刺索觀。書松籌堂集取來廿七日。凡九字。遂爲絕筆。至是飲食輒吐。痰涎數盃。墨汁而膚削愈甚。公曰。禮貴正寢。當速歸可也。其夜風月清朗。楫扶輿而歸。時乃七月十有八日。先一夕當夜分曉。家人忽見大星隕庭中。光芒異常。公聞之曰。此吾

去兆也。當速具後事。醫家亦謂翻胃症至此無容措手矣。二十三日寅刻。忽曰。今日陰陽家所忌。吾尚須明後日乎。因索衾歛具一觀之。曰。是已足矣。毋違禮以厚殉我也。又曰。往在館閣。嘗蒙聖明溫旨褒以忠敬。未嘗敢一日忘。可勒作金書二字。標以聖諭。扁之中堂。傳示子孫。以識榮遇。家廟已飭材塋工。惜未及建。亟爲我成之。縱九淵敢忘吾君父言訖。泣下。諸弟姪環候榻前。徐燭之曰。門祚衰風俗薄。各宜勗德懋善。以延世脉。吾目瞶矣。復呼楫夫婦與女之夫婦環跪榻前。各語以檢身保業之道。又爲諸女甥處分婚禮。神爽清明。無纖毫憤狀。二十五日漏下四鼓。見楫秉燭躡于榻傍。顏容毀變。厲聲曰。君子不以死傷生。汝宜勉力自愛。以襄大事。可徒自滅性乎。昧爽問天。已明未須更脩然而逝。嗚呼。公間世偉人。天不憖遺。豈非斯文之不幸耶。先是壬辰歲。公夢以疾屬續。及明賦詩云。世間萬事閱教真。一死偏饒未到身。昨夜一場春夢破。今朝已是再生人。癸卯夏四月。復夢如前。而加詳。明復賦詩云。千緣萬劫俱經過。獨有人間死未曾。昨夜分明春夢裏。一場搬弄偶人棚。

及是而驗。蓋數之前定云。公生丁酉秋八月十日。享年六十有八。配梅氏。初封孺人。加封淑人。壹德。閨儀爲姻族楷範。一子。卽楫。自邑庠廩膳生。廕入。成均。博學古行。蔚有時名。一女。贅太學生瞿學召。公長身玉立。神采英毅。望之若天人。然凜不可犯。然性度軒豁。接物明坦。不錄細過。咸樂親之。性至孝。事父母先意承志。恒恐不及。四時祀享。未嘗不哀戚盡禮。遇諸昆弟。暨群從子姪。懇懇然導之爲善。或小有小失。則委曲掩覆。諷其悔悟。稍涉非義。卽閉目搖手。不與相聞。以是族人多知畏。於書無所不讀。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不觀。故其胸中浩瀚汪洋。學者質疑問難。愈叩而愈不見其窮也。其辨析義理。細入幽微。無不出人意表。爲文章。渾雄典贍。成一家言。頗厭近時文體之陋。恒語學者曰。文字當各寫胸次。如江河之潤。日月之光。乃可言文。若規規然描摹仿襲。作者果如是乎。遇艱澀之詞。輒曰。此換字減字文也。棄去不視。尤長於紀事。落筆千百言。馳驟頓挫。無一冗詞泛語。賦詩則直寫性情。不事雕琢。初喜盛唐。中年以後。冲澹。騷。駢。漢。魏。矣。楫彙次詩文集百有餘卷。皆鑿鑿可

傳。書學極其精妙。國初吾松多以書學名天下。父已絕響。公近奮起。遂凌蹀前人而處其上。今太常卿張公電以書學際遇。寔出公所指授。識者謂公趙文敏後一人。非設詞也。平生慕李鄴侯。韓魏公。程伯子。邵康節之爲人。其材器志識。端亦相類。每與客品隲古今。商確經史。掀髯抵掌。竟日不休。尤善料億大事。往往奇中。敷歷外中。多所經涉。文章禮樂之外。如刑名錢穀甲兵之類。靡不精練。况其宦轍所至。幾半天下。四方山川險易。風土異宜。皆所洞徹。故其視天下事。若不足爲。然臨事而懼。敬慎詳審。不啻臨深履薄。以是動有殊績。無絲髮遺憾。聞人一藝之善。喜爲延譽。於功名利鈍之際。處之裕如。當時門生故舊。相繼當軸。一無所附麗。嘗曰。人生出處進退。確有定數。不自重而覬望於人。祇自辱耳。謝政之日。浩然曰。今日始息肩矣。顧尚負國恩。當日率妻孥焚香祝聖壽耳。更何爲哉。自筮仕登朝。聞先達嘉言。卽書紳銘座右。期體之身心。尤喜談國朝典故。及前輩風烈。每舉一事。必首尾該貫。委曲周詳。能使聽者躍然如身處其時。而目覩其事。聲色貨利。無所嬰情。唯法書

名畫商彝周鼎則時供鑒賞用爲博古之助。名位顯重而布衣之交雖一飯必欲共之扶危賑乏數而不厭交際則非義之饋一芥不取居官守法屹如山嶽不可轉移。恒曰祖宗法制所以綱維萬世安忍以一人之私而廢萬世之規乎。雖其至戚與所甚愛欲丐少徇不可得也。當沉劇時聞有北來人猶數數問北虜消息其愛國之念垂絕不忘如此。太卿穆文簡公孔暉嘗品當世人物謂公才識性度酷類東坡少保胡端敏公世寧謂公曰公交游遍海內吾獨真知之。文章行業殆今之歐陽公也。尚書霍文敏公韜每對朝士曰方今縉紳豪傑屈指不數人陸子淵其一也。禮侍少湖徐公階嘗謂吾松先達如張莊簡公之政事錢文通公之風猷張莊懿公之器量顧文僖公之才望二沈學士之書翰皆一代名流儼山公殆兼而有之。至於問學之宏博詞賦之精工直當與先朝宋文憲李文正相爭衡。聞者以爲知言。嗚呼公文學勲德顯于朝廷簡注于聖主表範于天下保身完名慶鍾賢嗣謂之間世偉人非耶。皇上軫念講筵舊學責終恩典必將超越常格褒崇

寵錫固自足以致不朽矣。楫又欲銘諸隧道以爲後地茲以新原肇啓卜葬有期乃奉公遺命屬以事狀。錦於公有兄弟之誼矧少同庠校壯歲同朝晚同歸老林下頗爲知公第衰耄荒落不足以發公盛德之萬一。適楫脩公年譜初成事詳且核謹掇其大端編次如右用以請于當世之文章鉅公以備采擇。掛漏之罪其敢追哉。

唐錦撰 《龍江集》卷二二



明儒碑傳集卷三十七

李中 陳琛 崔銑 施儒

明故通議大夫總督南京糧儲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谷平李先生行狀

昔孔子沒門弟子無所歸歆師有若。當是時非賴曾子數言其事固未止也。夫因言而止亦必因言而遷其於是非之微固非新然辨也明矣。彼皆親炙聖人而終身其速肖亦且七十不可謂不衆也。而易惑猶若此況其遠者哉。自孔門至宋儒得數人矣。自宋以後其言愈明其實愈晦。於極晦之餘有能得其立言之旨雖未計其所至淺深要之皆可追逸駕於諸子。豈虛語哉。夫學至不易矣而端緒之別又且什百而千萬。於什百千萬之中歷世既遠幸一人焉有志者聞之其不切思審問求其傳述探其紀載固非情也。今世之於宋儒宋儒之於孔門緊可見矣。後之視今豈異昔哉。故谷平先生之行無問巨細洪先必究終始次

第言之要亦有待其人焉。謹按先生姓李氏諱中字子庸吉水谷平里人也。李氏居谷平久而繁世為著姓。宋有薛次魚者以道鳴南軒晦翁善之學者尊為復齋先生。又幾世為先生高祖沂泳沂泳生復泰復泰生爾肅爾肅生崇道號坦翁是生先生。先生貴自坦翁二世俱贈中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叅政配羅氏歐陽氏俱贈淑人。先生生有異質不假訓習而顯悟絕人在襁褓歐陽淑人撫之曰汝繼舅氏業乎。蓋歐陽出文忠公後其父西原先生有道者也。五六歲未識書解為聲偶數試之不能窮八歲讀書忘寢食。大父嘆曰是兒必昌吾家。然自高祖以下世敦行誼無厚貲。會淑人亡東脩不常繼弘治壬子年十四始授尚書學舉子業。明年從坦翁如邵城道出周文襄公墓下聞行事心慕之。丁巳受學玉齋楊先生之門。玉齋先生名珠里之諱溪人歐陽淑人母舅也。其學自傳註邇濂洛能躬理道不苟榮勢貧老



暨而無子、橫經授徒、未嘗見戚容。出其門者、以解釋考據為名家、然自謂所學不在是也。晚得先生與語、喜曰：「吾甥女固未亡乎？」盡以其學授之。且謂曰：「吾言本之明道、明道其醇者也、而吾未嘗輕語人、驗其資皆不足多也。聖人與人何異、亦為之而已矣。子勉之。夫財利者人所至欲、而易以迷、動意於此、不可以語道。吾嘗有言、金用火試、人用財試、未有役於財而強於義者。子勉之。」先生自是慨然有志聖賢之學。戊午遊遂江、為子弟師。明年冬、坦翁攜如楚、寓景陵。景陵多師之。辛酉訪大父寓舍、如隨州。是時大司馬李公士修初為州守、見其文異之、薦為州學增廣生。明年議婚、又明年年二十有六、張淑人始來歸、然猶不能市書。一日見一峯先生集、手錄歸、嘆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始獨居、遇大雪、食且盡、室無烟火、誦書不輟、忘其饑寒在身也。比為州學生、月廩矣、復分以給鄉之寒人。寒人異之、聞於隨、愈益敬憚。先生故不假辭色、即州守子弟來學、意不合、不能少留。以

是行輩私語不名、而指所居里稱為白石先生。正德丁卯、舉湖廣鄉試第一人。甲戌、賜進士出身、高等。楊少師一清為史部、將舉臺諫、數召試不往。六月、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是時武宗皇帝縱西僧出入禁內、宦官用事、居中、先生憂之、上疏切諫。疏有曰：「今日大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軍政日敗、天變於上、地變於下、此道之不明不行、陛下之心感於異端故也。其他指斥忌諱、辭氣激壯、疏入、武宗大怒、人人危之。先生藁坐飽食、待罪從容、以當道求解得免。踰月、忽出內降、謫通衢驛丞。緡紳嗟曰：「先生辭言職矣、傾以言去、豈常情哉？」爭為詩歌之。乙亥、奉坦翁之通衢、聞愛梅亭、讀易其中。戊寅病移長樂學宮。新建伯王公守仁鎮贛州、檄先生與王公思議軍事。已卯三月至贛、而宸濠方謀不軌、時論煽搖。王公問計、先生豫策其敗、引古為證、力贊其決。變作、王

公邀以助已。平居不屑自叙語。莫得聞。濠既平。返通衢。辛巳。今上即位。有詔叙復。未行。壬午。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八月。監鄉試。事多仰成。部下有訐鄉貴人奪民田。鄉貴人方恃寵。多畏憚之。聞監司受訴。求質語甚厲。先生不與辨。無何。竟還民田。張都御史某鎮梧州。家人自鄉雜商販來。為巡檢所詰。張將罪之。先生嘆曰。逢人怒以奪官。為用法為不聽判。張心銜之。以他故上疏論劾。為朝中所理不行。癸未春。陞廣西布政司左叅議。其夏。陞廣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先生憫俗學支離。喪失真性。凡教一本於身。不事言語。嘗曰。聖書所載。迪正道。崇正學。此吾職也。又曰。感于此。應于彼。不行而至。自有以潛奪汙俗。興起善心。誠之不可揜固如此。於是擇諸生聚處五經書院。五日登堂。講說數悉。自晨至暮不休。人多嚮之。甲申夏。以繼母某氏憂歸。諸生追送。有泣下者。丁亥。起復補前職。廣西人士聞者。交賀。已丑。陞浙江布政司右叅政。督糧儲。除催科苛令。辛卯夏。陞廣東按察

使。八月。監鄉試。九月。監武舉。十月。以坦翁憂歸。往先生官廣浙。必奉坦翁行。曲盡娛樂。是年再強入廣。不聽。計至。即日就途。不復候謁。同官以賻金至。盡卻之。乙未。起復。陞廣東右布政使。巡按御史戴某用法峻刻。欲罷南海番禺吏六十人。先生驗無實。面直戴。戴不樂。且曰。是六十人者。寧無枉法意耶。先生面發赤曰。法者治其太甚者也。以意罪人。何以抹過。且不聞有故入律耶。徑趨出。戴既慙怒。會叅議卒于官。都御史以婚故。令賻千金。先生曰。不能還鄉者。法得賻。賻也。何待賻。即賻宜必千金也。竟賻以法。同官請益。不可。都御史面語。又不可。而故事平大盜。布政必具宴餼諸司。藉以賂者。數十百金。先生舉宴不以賂。都御史愈怒。故拒宴。嘗先生先生既無所謝。而前宴金亦不復償。於是與戴交誼。坐不稱職。當罷。朝中顧諱。都御史而直先生。為疏解曰。李某素著廉節。復有才望。第不能俯仰。為眾所嫉。應留用以責後效。蓋霍公涓屋筆也。而時宰中復以先生無關說為

慢已竟請四川布政司右叅政督糧儲。始先生在廣東聞彈章欣然且歸荅同官書曰此事於余無損益但恐仕者以余為懲則薄俗日流于苟媚世道何賴獨此不忘情耳及是之蜀無悻悻狀丁酉至官數月乃具疏乞休人有問者復之曰士君子行止自有孔門家法不可苟焉自小也所謂家法吾心天理是也進退遲速莫非天理之流行參以毫髮意氣不免為過高之病皆私也同官力沮乃止明年告之撫巡不允已亥明堂禮成得推恩三世先生以為方切感恩未可言私其夏假入賀歸道陞浙江按察使未上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庚子春至歷下始謁學廟見車馬取道屏外先生瞿然曰是不可徒行耶命徹之曲阜三氏學生舊無康建議增給曰使東土人知天子敬學庶其興乎是年大歉蝗蝻且起餓者流離道路先生會計郡縣不足取泰山祠金以待賑乃命流民捕蝗與殺與蝻殺倍蝗數又慮盜賊將熾下令曰官軍非郡縣得調緩急全恃民兵

今應募多白丁游食不識弓矢萬一何計其限郡縣募驍勇籍記練之河南關繼先黠盜也能散金帛得死力嘗被擒鉗鎖加三木守衛之其黨竟穴地入獄脫去不能得遂流劫燕趙韓魏間數十年無敢當者至是由燕入青先生部下設法擒之而燕之撫臣攘以為功先生不辨其他訟獄細務責成所司不欲侵職務存大體辛丑陞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往時運艘泊江轉搬既為市民所紿而官稽程期鮮不得罪先生乃令自水門入庾次又檄監視者無先放衙無使庾人侵羨病諸役者人皆便之壬寅十月偶得痰疾而是時先生為金御史所誣當調金御史者嘗按四川疏先生之賢于朝及是怨不德已而公卿中又多懷忌以故其誣得行是日晨起將出忽端坐而逝十一月九日也距生成化戊戌十月一日年止六十有五而張淑人先卒十有五年子男四人女一人長元生戊子舉人次紹生縣諸生女適縣諸生楊浩皆淑人出次寅生庚生俱縣諸生出則



室楊氏。孫男五人。長太學生曾。次縣諸生春。次兆華。次兆宗。兆龍。孫女三人。皆幼。嘉靖癸卯十二月二十三日。元生等奉柩。葬桐江赤石潭某山。遷張淑人合窆焉。先生氣剛而豪。貌莊重。聲吐震屬。對客終日危坐。身不傾倚。步趨如有儀。手容張拱。望之嚴不可犯。然意態安舒。不甚求異。言有可採。雖田夫孺子。皆得曲盡其情。意有不存。雖王公大人。未嘗輒阿所好。每默坐問答。注目傾聽。隨言剖析。億逆比昵之態。不少藏蓄。平生於物價低昂。事情微暖。曾不經意。至當大事。決大疑。聞大謗。衆人牽係於利害得失。噤而不敢發者。灑然脫卸。若江河百折東下而不可回。蓋其性成然也。是以平生雖極窮苦。而出納之間。校量不形。自入仕至按察副使。十餘年俸。入不足以供朝夕。居憂嘗留門人飯。貸米乏薪。至鬻浴器。日暮矣。竟不及飯而別。起復。見時宰。無一帕以為質。終其身官且顯。而田廬居室。敗壁腐椽。鷄豚豕不蔽風雨。然竟不知支一木覆一瓦為子孫計。其與致新曠。

若處九層之臺。俯萬有而享百珍也。蓋先生早年聞玉齋先生之言。即以聖賢為必可至。以學為必不可已。淳涵操習之久。失復困頓之頻。於是性命一委於斯道。而無一毫常情俗見參雜其中。惟其不知不愠不見。是而無悶。故懲創履蹈。必極其茂實。信其可信。闕其可疑。故辨難往復。必極其精研。早悟高明。則以何思何慮為標準。而未嘗冒古昔之訓。以為門戶。晚循漸次。則以知及仁守為難能。而未嘗矯世人之弊。以為高奇。嘗述程子之言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由是觀之。先生之學。雖受之玉齋。至其主張斯道。以求仁為主本。以閑邪為入手。以直任天命流行。無事安排。而心中洞然。四無畔岸。為實際。則其植立擴充。濯磨究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雖其一時嫌忤。蔓災橫生。而燕居閒言。不一致辨。家庭族黨。或有不悅。而出入接見。曾不加損。至於日侍左右。不善觸機。則又沉默渾淪。畧無強聒。此其積累之厚。蘊藉之深。即謂之間世一遇。猶未足

以喻其難也。如是而視其泯沒，不為撰述以傳于世，而待乎其人。嗚呼！將非自絕於先生哉？洪先不肖，自丙戌歲與王龜年、周子恭輩始趨門牆，得聞緒論，躬行不逮，實負儀刑。尚冀來者可追，期之末路，而天不憖遺，遽爾痛割。悲夫！先生祭玉齋文曰：「斯文未墜，先覺在茲。」竊圖晚境，以報夙知。是在先生猶有未已者也。況於門人小子哉？諸孤俾撰至行，得效管窺，不愧冥愚，輒加詮次。先生晚年好易，不尚語言，諸所著述，竟未筆札，應酬感述，咸寓道機。手澤所存，謹各輯錄，總為疏草二十有八日錄三百餘條，書問三十有三，詩與文一百六十有五，藏諸其家，并示來者。

羅洪先撰 《念菴文集》卷一三

陳紫峯志 張岳

正德丁丑，天下士羣試於禮部。將揭曉，易考官尹編修襄持一卷語總考大學士靳公，以為造詣精深，出舉業路徑之外，宜置首選。公為反覆數遍，曰：「信然，必出陳白。」

沙門下，不然則蔡虛齋，他人不能為此。然竟以程式格之，置次本經。比拆號，乃虛齋門下高第弟子紫峯陳先生琛也。是時先生傳虛齋之學，已有聲，諸考官皆伏尹公為知人，而先生聲譽一旦愈暴顯。士大夫無貴賤，小大稱學者，必曰陳紫峯云。釋褐後數月，授刑部山西司主事，以母老乞改南都，得戶部雲南司，已復調考功吏部，又以母老乞歸養。戊子，大臣有薦先生有用之學，不宜在散地，下詔徵用，辭。又一年，即家拜貴州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俄改江西，皆力辭。由是每有文學清暑擬議用人，必念及先生，而知其必以親老辭，竟不果用。始虛齋先生以深微踐履之學教人，及門之士率常數百人，能得其言語者有矣，未有得其精微，或能并精微之意傳之者。其於反躬履踐，又未能如其所言，至出處去就大節，其能悉合於義，無愧師門者益鮮矣。先生資稟明邁，閉門獨學，不苟同於人，時輩未甚識也。虛齋一見其文字，以為絕倫，亟詣所館，屈行輩與為禮。先生辭焉。



遂以師禮事虛齋。其為學先得大旨宏潤流轉。初若不
由階序。而其工夫細密意味悠長。遠非一經專門之士
所能企及其淵源承受之功。不可誣也。始入仕郎。署刑
戶二曹。人或疑先生儒者。刑名財穀非其所長。先生泣
官勤謹。夙夜弗少懈。其在戶部。嘗督船稅淮安。嚴水關
啟閉之禁。以革私弊。小舟舊不由關。從傍渠往來者。悉
弛其征。人大稱便。而漕院之撫淮安者。微欲有所干撓。
先生移辨甚力。曰。正額不虧而多取贏。以為功。吾不忍
為也。其人愧屈。考功居閑無事。益得肆力於學問。學者
造門請業。日踵至。淺深高下。各就所長告之。皆有以自
得也。會上兩宮徽號。例得封贈。先生曰。吾持此歸。足以
慰吾母矣。於是乞終養。既歸。足跡不入城府。不通達貴
人書問。即所居旁闢一室。朝夕偃仰其間。靜觀天地萬
物消息之變。以及世之興衰治亂。世態之炎涼向背。或
適然發笑。或喟然太息。先生不以告人。人亦莫能測也。
其興趣所至。時或縱行田野間。與農夫野叟譚叙風俗。

舊故。桑麻節候為樂。發為詩歌。往往自在脫灑。超乎浮
瑣之外。其論事是非得失。侃侃不阿。與人交藹然可親。
愈久而愈不可厭。其出處大節及為人如此。虛齋既沒。
所謂無愧師門者。先生一人而已。歸養若干年。太夫人
以壽考終。先生年幾六十矣。執喪如禮。後十一年。先生
亦終。士大夫聞之。識與不識。咸為太息。有司為祀於學
宮。嗚呼。先生既有以自信。無待於外。則官資之久近。崇
卑。事為大小。俱不足言。余獨記其督稅一事者。見儒者
之用小試如此。設不退而為親。必進而有為於世。其事
功可勝述哉。所著有四書易經淺說。文集若干。傳於學
者。先生字思獻。紫峯其號。先居在晉江青陽山。於元延
祐間始遷涵江。曾祖保。祖福。考體成。皆有隱德。至先生
貴。乃贈考承德郎。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母吳氏。封太
安人。生成化丁酉十月十六日。卒嘉靖乙巳閏正月二
十六日。年六十九。配王氏。封安人。鄉進士一曜先生宣
妹。一曜亦虛齋先生高第弟子。子男三。長敦履。娶張氏。

次敦良、娶潘氏。次敦豫、娶曾太守仲魁女。女二、謝道夫、柯華新其婿也。孫男三、長復、次徠、次未名。女三。敦履以公遺命、將以戊申冬十月某日祔塋於秀林山承德公兆、西山邛向。先期來徵銘。余與先生同年進士、先生改官南部也。余方為行人、祖餞崇文門外。先生臨別告曰：北風雨雪之詩、吾兄得無意乎？余不能自決、俄南巡、事譁、余繫杖瀕死、以是有愧先生。銘曰：

道宗先覺、學異專門。精詣洞觀、貫於本原。鐘鼎非豐、菽水非貧。求仁而得、時哉屈伸。一卧廿年、眾望方殷。天不憖哲、遽爾乘雲。涵江紫帽、流峙高深。英爽飛沉、千古來今。體魄所藏、山曰秀林。父母在慈、式慰孝心。

《明文海》卷四四

陳紫峯先生傳 蘇濬

自虛齋蔡先生以理學起家、一時執經之朋、門外屢常滿、而所最推轂者、莫如紫峯陳先生云。余聞之故老曰：

蔡先生陽啗甘澍、飲人以和、其氣象似程伯子。陳先生鞭駕風霆、其氣象似邵堯夫。至其尋繹六經、步趨鄒魯、闢榛莽而引之周道、則先生之於虛齋也、猶虛齋之於考亭也。先生名琛、字思獻。自為諸生時、已厭薄一切、鑽研聖學。常自題曰：發憤三年、須是不墟不扇、把持一敬。莫教規影規余。蓋其志也。初遊季永齋之門、虛齋見其文、嗟異之。先生以師禮請。虛齋曰：子吾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先生固請。因師焉。虛齋曰：吾與人語、直憤憤耳、迺與思獻語、輒心開也。且足以發吾道南哉。會虛齋督學江右、延先生訓二子。先生時以所得證之虛齋、而旋以所聞者課若子。諸所談說、淺而使之深深、深而敷之淺、險而安常、而俾約能不遺、肆能不亂。若倒萬源注之萬壑也。其言曰：理一也、人所見殊耳。苟一旦豁然、則剛風上轉、不為高、南極下入、不為深、茫茫載地、不為大、涓涓穿石、不為小、屈伸往來、不為微、榮悴開落、不為顯、四海九州、不為遠、閨門衽席、不為近。聖賢制禮作樂、不為精、重



藏

子澠掃應對不為粗。陸象山之主靜不為禪。朱晦翁之分析不為支。周濂溪授太極於二程。不為輕洩天機。二程不授太極於諸子。不為自孤道統。蓋太極渾然。何所不具。而吾人耳目心思有所不得。則緣分也。先生自江右歸。日以經學訓都人士。所著有正學編。四書淺說。易經通典。先生頗謂諸弟子曰。余所談未盡管中見。必相從塵埃外。細論顏子之所謂彌高。彌堅者。而後至也。余將忘言矣。庚午年舉於鄉。丁丑年成進士。時編修尹公襄得先生文。大奇之。以語學士靳公。靳公曰。是固醇儒。必蔡虛齋。陳白沙門下士。已而知其為先生。則翕然稱得人云。先生釋褐授比部主政。比部務故簡。先生謂古人。不以仕廢學。剖決紛瑣之暇。必却律例。前書史。而時出其意於法律拘束之外。則日與同舍郎說經學。旁及今古。而時時有所規益。冠帶之族。靡不願交。雖先生者。先生顧念母氏春秋高。請於朝曰。臣母寡居。年踰七十。時光薄暮。衰病侵尋。定省踈曠。無一時而不起憂思。南

北睽違。有終年而不聞信息。臣之處此。實難為情。乞調南曹。以便迎養。遂得請調南度支郎。司淮安關事。時關吏多競錐刀。年倍稱之息。先生盡弛諸禁。以通滯財。當道者欲有沮格。先生遺書曰。論王道則鈔關可無設。濟池網罟。仁者不為也。奈何欲多取贏餘為功。其人媿屈。已而轉南銓部郎。銓部多暇。則益大肆力於學問。學者振衣踵至。淺深高下。各就所長告之。今人人意得。會上兩宮徽號。例得封。先生曰。是足慰吾親矣。遂移疾歸。歸則不入城市。不通達官貴人書。時獨坐一室中。高之無垠。遠之太始。微之於喁。粗之蠕動。以及盛衰開闔。得失夷涼之態。或適然笑。或喟然太息。先生不以告人。人亦莫測也。或與所至。縱行山水間。與田父野叟問節候。話桑麻。以為娛。每佐風月。泛一葦。持一樽。二簋。與一二朋儕。懽然道故。而時時出金石聲。詠而觴。觴而復詠。漏下不休也。僕人曰。雞既鳴矣。先生曰。今日雞鳴。明日雞又鳴。其達如此。先生故無町畦。然遇大是非利害。則殫力



爭之。如彼與水利、修涂築堤、凡可惠此黎者、侃侃如也。而郡邑諸大夫欲觀先生、不可得、則以得先生一言為重。會當道者薦先生碩儒、不宜置丘壑、即家拜貴州學憲。未及行、調江右學憲。先生竟以親老不就、第時摘園中蔬、採江上蘋、昕夕侍已著、以為此足自老矣。亡何而太夫人終、先生年幾六十、猶依依孺慕云。今世稱先生者、謂先生浴沂風咏、似曾點、醉北牕、自謂羲皇上人、似陶元亮、不知先生之學、以孝弟為宗旨、以宇宙為襟懷、而天機圓徹、觸處洞然、彷徨乎塵垢之外、從容乎不夷不惠之間、其所得深矣。所謂虛齋之後、惟先生一人者、非與。先生詩文若干卷、瀟灑有致、出於天機、而余所最愛者、靜菴詩云、大道自圓融、稍偏便作病。仰看鳥雲飛、俯察魚川泳。俯仰物何多、一一關吾性。文公祠堂記云、千流萬派、同歸於海、手舞足蹈於焚膏繼晷之餘、嗒爾忘言於千言萬語之外。味斯語也、可與嘔心搗管、剪綵雕龍者同日道耶。先生塲而海潮不至者三日。外史

蘇潘曰、孔子至老而談韋編、乃孟氏獨稱善用易、豈以韋句哉。易首乾、乾首初、其繇曰潛龍勿用。釋之曰、龍德而隱。夫隱者非伏其身而不出也、非與世相違也、入於深潛、微於微隱、獨往獨來、莫窺其際耳。先生以無用為用、而不可知其用、殆所謂潛龍者耶。吾鄉韋編之學、舉宗先生、余謂先生不惟善明易、且善用易。

《明文海》卷三九八

按察司僉事陳紫峰先生琛傳 王慎中

嗚呼、士敝於場屋之業、而固陋浮淺、殆其心膽專一、經以自業、茫然皓首、尚不能通其義、以傳於繩尺之文、又烏知所謂聖人之學哉。宿草末生、相尋以敝。自虛齋蔡先生出、乃始融釋群疑、張主新意、推明理性、於字析句、議之間、以與前儒相統承、夫所謂聖人之學者、其駢拇於條畫、技指於解訓、要以詳夫場屋之業、而其意則進乎此矣。虛齋之學、方頌士猶鮮能習其傳、而紫峰陳先生生稍後、自以其意為前儒文公朱氏之學、未嘗聞虛齋之說也。一日、虛齋得其文於

故長史李木齋公所。嗟異久之。李曰：此吾徒也。盧齋瞿然曰：吾乃得此人爲友足矣，不敢爲之師也。於是先生乃介李公稟學於盧齋。盧齋曰：吾所爲發憤沉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不意子皆已自得之。今且盡以付子矣。於是講爲師弟子。盧齋得先生而其學益尊，蓋盧齋有託於先生，而先生無所待於盧齋也。先生之書布於四方，家而有之，學者治經求通於朱氏，徵先生之書，如瞽者失相，從禽無以俛仰，然不知所如往。士之專精自名所業以授生徒者，往往爲書，其早者望先生之外藩而不見其門，其高者不能以有加也。故其爲書矜名立號，何啻千百，皆滅沒蔽塞，小行而不廣，暫誦而輒廢。惟先生之書，焯乎昭布，大行而久存，雖與世相弊可也。今書肆所板四書淺說，易經通典是也。嗚呼，可謂盛矣。先生姓陳，名琛，字思獻，別號紫峰，學者稱爲紫峰先生。正德丁丑進士，始授刑部主事，乞爲南京戶部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請告家居。就家起爲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僉事，皆督學政，並辭不赴。考功督學皆美官，假令徊翔不去，與牽挽而出，又當有美於是者。穹階峻秩，當世有用人之柄者，急欲得先生畀之以自詭得賢

之名。先生乃勇退而堅卧，無幾微遲回顧望，世竟不得而榮之。蓋爲母太安人之養也，篤於天性而不見有可懷之爵祿。由其大以推其細，則先生之學者於書者，非苟能爲言而已也。家居却掃一室，俯仰其間，察見消長於草木葩卉榮悴開落之際，景象委蛇與物共得，一枝一葉，照映闌檻，人所同視，而先生茂對之趣獨遠矣。時放於山硯水涯，漁樵相問，或寅緣原隰，農圃滯談，彼各自爲話言，先生觀取感倡，默有所樂，不問其解否也。絕跡公門，監司郡邑諸大夫莫睹其面爲快，注意傾下，先生拆簡相報，或報以一詩而已，亦不盡報也。其有報不報，惟意所到，不視名勢崇劣，禮數隆汙爲度量也。由先生之大推之，既無可懷之爵祿，又烏有可羨之勢利，可畏之毀譽，而舒心綽形以遊於世，宜其浩然自適，而一無所累也。先生在仕不久，事功無所表見，爲刑部好在生人，不喜於得情，爲戶部謹於利，邈不以自汙。此皆砥行植節之士所能，不足以論先生之大也。昔由求言志，千乘之國，方六七十里之邦，自課其用，所以使民有勇而能足者，可計歲而見效，何其確也。若夫及春而制袷，與六七童子，五六成人爲侶，望沂而浴，見雩而風，此何



爲者然孔子喟然而深與者乃不在彼而在此其意可知也。以先生之高使與曾點並時而生同門而學則惺然舍瑟之對曾點必不異撰於先生而喟然之嘆先生宜越由求而見賞矣。始丁丑榜得士吾郡最有名給事史筍江公于光僉事林次崖公希元中丞張淨峰公岳與先生並以經學爲海內巨工。張公尤號爲閎博而傑於文給事公淡於仕進與先生同趨好滯一官以卒。僉事公喜事功組語於世迭起迭仆卒無所就中丞公方據顯顯事功爲時絕出。然林公悔其顛躓張公亦以酬俗成務爲多憂而恨道之難行未嘗不高先生之決而慕其清也。先生之書其天趣極詣神機妙契在於言語文義之外而已。至於語文義之所存字謹其訓句詳其義顧各一門粥粥然如恐涉他足而誤塗徑固與治場屋者設爲如是耳。其超然心會離去形跡而遺忘物累庶幾所謂不枝葉於道而全其真者由是以推先生之大然則論先生者不徒有考於其書而讀其書者尚當有以求先生也與。

《國朝獻徵錄》卷八六

南京禮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崔文敏公銑傳

郭朴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冕參政陞之子也。資稟穎敏誦覽絕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諸名士秦偉馬理呂柟冠天叔馬卿張士隆相友約明經修行母慕高虛母溺訓詁其志毅然以洙泗爲師。弘治十八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校修。敬皇實錄同考會試宰執託私其子銑拒之逆瑾竊政銑見瑾不屈瑾怒欲加以罪其黨張綏曰北方賴此人倡占作挫抑之不可實錄成璫矯旨以練達政務爲名出翰林諸臣於外銑調南京稽勲主事益約名流講評經史瑾誅召還職時輔臣以文藝籠絡縉紳漸成風致銑上書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強兵母事瑣末懇懇千餘言時論趨之經筵進講以擇相輔德納諫去讒頑戒逸豫爲勸時惟倖錢廖輩在側大銜之九年考績陞侍讀以疾告歸作後渠書屋董耕授徒意泊如也。世宗卽位起修武廟實錄仍充經筵講官擢南京國子祭酒銑開誠心崇正義闢經學正文體獎雋彥懲遊惰日未冠坐講堂諸生朝夕問難響答不倦且周貧佚老問疾賻喪士林大悅甲申議大體有欲引銑爲助者銑恥於黨附拒絕之乃抗疏勸

上勤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自分必得罪、已報致仕歸。閒居讀書、道上折衷、羣言遠近從學者衆。銑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論學曰古之好異者以明志、今之好異者以昧心。夫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聖賢之道如日月五星點綴、求異而不求其所循與否、祇以抗名譁世而已。非昧其心與。孟子曰良知良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剛良能而不學、非窮儒與。論讀書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日誦六經、不力行則得其字耳。家居十六年、杜門著書、日坐不貳軒、非聖人之志不存、非翼經之文不閱。朝臣多引薦者、愈自晦約。或勸通問當道曰有義命已亥。皇太子立、慎選官僚、起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銑未至也、衆想望風采。比至、咨政講學無虛日。尋轉南禮部右侍郎。都御史王諱言劾容朱家巷爲帝祖鄉、宜表揚。銑當覈實、乃執議曰、皇明興王之基、失實爲罔、墳址荒唐、莫可憑據。事乃寢。明年秋入賀聖節、冬過家疾作、遂請致仕。欲續士翼解春秋註孟子、刪定宋元史、病劇不克。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諡文敏。銑端嚴伉爽、言動有矩、無世依阿。

熊鄉人擬之程伊川。平居手不釋卷、對客談古今事、評議經史、駁正前人、陂見、咸有確論。初年陋藝文之習、抗志古昔、自唐以後弗屑也。翰林職專、聞望奕起、其文流傳海內、稱爲宗工。壯歲志在行聖人之道、以濟天下、閒居日久、則思著書明道、以傳來世。所著有松窓寤言、中庸凡、大學全文、政議、士翼、讀易餘言、邵志、涇詞及刪定二程遺書、中說、考晦菴文抄、文苑春秋諸書、行於世。學者尊爲後渠先生云。

《國朝獻徵錄》卷三七

廣東按察司副使施公儒墓志銘 張元

余大父良軒公舉弘治甲子鄉試、則南村公同舉鄉試。舉正德辛未進士、比對制、則西亭公同對制。一日侍大父、道西亭公慷慨奇偉、所至輒著稱爲賢豪、然再出再不究、用以歸、未必盡命也。持婢阿倆、規矩蓋自古易爲容矣。嘉靖丁酉、余承乏泉州推官、同官唐通判、澤潮人也。公故兵備其地。唐語余、公以陳給事獄持法忤新貴人去。先是、惡少航海者持鴿鳥之東、島夷獲二十金、卽訛言番嗜鴿鳥、甚可射利。數百羣聚奔走乾沒、有以貲產易一鴿、莫成、揖讓與之不色。

各郡廢耕織本業若狂焉。公卽斥言此烏祇不可長。特嚴禁捕三廉首事數十人。盡寘之法。閱若干月而定。其時微公且將有他變。勤官府甲兵。卽勤未必勝也。公諱儒。字聘之。別號西亭。浙之歸安人也。以尚書舉浙江丁卯鄉試。明年舉會試。時逆閹瑾方竊權柄。播弄人事。號正直者多遭斥逐。編戍之禍。乃托疾歸。教授吳門。與太僕都公穆。京兆祝公允明。翰林文公徵明友善。結社賦詩。有以自樂也。瑾誅之明年。爲正德辛未。入奉廷對。得賜進士出身。七月。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是時。武廟春秋鼎盛。無他恙。會乾清宮災。求直言。公手疏弭災事目。拳拳以建儲爲言。非人臣敢擬議者。不報。癸酉。巡山海關。甲戌。改巡應天。初。山海關西自留雲傳馬蘭營。至關千里而遙。地逼近北虜。爲要害。屬承平久。無烽火之警。兵將偷情。宴然不虞。而貂璫怙勢爲重。稍侵牟之。又御史前後持節至。不能一歲二三巡。其守關用部使者。以職守有專。不得與民事。皆不便。公至。先以軍所疾苦權貴人章某如法從事。乃振紀綱。料兵食。去墨吏。部內肅然。及請于朝。添設兵備副使若僉事一員。與叅將共事軍民。皆得統一便。上從之。事竣得代。趨應天之命。應天

鄰歸安。公乃便道省母程太夫人。已視事如前。山海時賊史若豪猾踰檢者。素憚公嚴重。不敢犯。公亦務廉實。不發摘自神異。得體。會有都城門卒故出入權貴。法當遣戍。權貴請之不聽。反論奏公。有旨逮治下詔獄。羅織備至。竟無他左驗。以微罪奪職。得還侍太夫人。躬奉養三年。暨疾病。湯藥喪事。皆公所自盡。公少孤。不得追先大夫之養。一盡于太夫人。雖使驟顯貴。一時捧檄東西。去中懷慕戀若北山大夫然。公自稱不願易也。比太夫人喪畢。天子入嗣大統。詔先朝諸臣以無罪廢棄者復其官。遂起公廣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潮惠間。潮惠故藪盜。擁衆多者至數千人。沿山峒結巢穴。互爲聲勢。官府不能禁。多招撫。曾無何。輒掠略如故。以爲事體不宜輕動。幸母爲大耳。公至。會剿賊。梁鳳鍾大總者復相哨聚。公乃捕勒狼目漢達官軍及效順新民。各密授方略。分道進。直抵賊所。剽山曰龍川山者。旬日間勦平之。并諭他賊首吳大王等詣營歸命。捷聞。賜白金文綺。潮人士請于學士倫公以訓。伐石頌功焉。明年平新田寇。又明年平桃子園寇。皆斬獲二千人以上。遂請設惠來大埔二縣。賊于是無所逃遁。今惠潮之間。民得老老長幼。



不聞徵發、不事金革云。乙酉年、權福建布政司參議、業行矣。總制尚書姚公謨、巡按御史徐公相會、請量加公憲職、畢事于湖惠間、而公亦曰：「我思用廣人。」比命下、得授廣東按察司副使、整飭兵備如故。庶幾展公才志。而鵠鳥事起、諸右族方紛紛不便、公馳捕、佐惡少爲口語、以詆冀、搖動公、卒以公持之堅、息此大妖于一方。陳給事者、與公同年、居鄉里間、橫甚、以言事得黨于新貴人、雖罷官、竟不次授太常少卿。乃卽其所仇恨二千家訟之朝、行廣東覆按、諸同官者皆憚陳、競袖手避。陳獨難公、且以新貴人手書至、囑之美官。竟湖之民所以無冤而寘陳于法者、公也。明年、遂落職。公自始與計偕、及是前後二十五年、纔通藉七年耳。甫筮仕而托疾、中而爲民、終而奪職、皆以孤抗不能于權貴、至屏棄。然桃子園之賞、公已歸田。天子不忘前功、卽其家賜之、不可謂不遇。而新建伯王公守仁之平八寨也、會江右兵備員缺、未有所屬任、疏公名以請。兵部尚書胡公世寧至、舉公自代。公之名自是愈重矣。居數年、與大司馬先湖郡太守劉君天和共商、湖中稅重、輕不相準、多逋負、民日以流移、而吏課殿。于是劉公爲請于朝、如議行。公鄉論父

老子弟、以太守均則意甚便。且田一而已、旣分官民、就官田中一則至十則。夫十則之稅至畝一石、歲至幾何、而以一石輸官、勢必不給、以至死且徙不已、則徵諸其里之人、縱戶皆民、田稅輕、卒至均賠、令下無免者、此固已事之徵、非以他利害相誑也。今誠均一、則時不便、然無代賠之苦。又十則田常少、五六則田居其太多、所謂一二則者亦不多見、以重準輕、要無大相遠。又版畝丈量、當無隱匿、獨幸者亦足以均諸、則而分諸戶苦樂矣。于是一言爲應、劉公卒得行其志。今所謂惠湖大計一書、信大計也已。又請割烏鎮邊界立爲縣、雖不得施行、竟得設通判一員、專制其土、諸鹽盜獄訟所有彈壓、無爲大姦宄、信如公所謂鄉先生不虛矣。所著有學庸臆說等藁、藏于家。生於成化戊戌、卒於嘉靖己亥、年六十有二。

校記

①在：《小山類稿》卷一六無。

②工：《遵巖集》卷一六作「公」。

③據右引書，「時」字前闕字當作「一」。

④據右引書，此句下尚有數句，可參考。

⑤據右引書，此句下尚有數句，可參考。



藏書

明儒碑傳集卷三十八

穆孔暉 呂枏

南京太常寺卿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簡穆公孔

暉墓志銘

王道

嘉靖己亥八月南京太常寺卿玄菴穆公以疾終於家計聞士林驚嘆上悼念經惺儒臣詔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簡遣官諭祭撫卹葬事蓋脩數也公諱孔暉字伯潛自號玄菴山東堂邑人曾大夫弘潞州訓導妣南氏大父彪朴養處士妣任氏父清耆儒妣任氏繼黃氏公既貴馳恩初封父徵仕郎翰林院檢討贈妣孺人繼贈大父父皆通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和妣妣皆淑人公少穎悟敏重未成童即文章奇古為識者所需年十八遭母任淑人憂哀毀啜血以善喪聞弘治甲子舉山東鄉試第一乙丑登進士第授簡為庶吉士讀書中秘丁卯授翰林院檢討已巳預修孝廟實錄成忤逆瑾意調南京禮部主事瑾誅還舊職辛未同考禮部會試壬申遷南京國子監司業癸酉以外艱歸服闋改北監司業尋丁繼母黃憂服闋改翰林侍講克經筵講官嘉靖紀元壬午主順

天鄉試乙酉預修武廟實錄成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修武官續黃丙戌主考武舉公凡三執文柄皆號得人試錄出議者輒指其浮于理者曰此玄菴筆也已而果然是入直便殿日講公既以經術侍謂足以行也因摭所得發為講義簡明剴切寓誠規諫聞者皆悚敬焉未幾進掌院事兼撰文官誥勅首遵聖諭崇雅革浮遂定為一代詞命之體庚寅冬十有二月上於文華殿奉安先聖先師神位因諭臣人各陳經書大旨一章與以不負所望於是公獨取孟子卒章發其見知聞知之與以祇若聖天子纂承群聖之志篇末獻言指切時弊則所謂放佚交修之實目前緊要之事以仰副聖明之望者也大略謂用人者不肯體聖心布公道使私求者易進直道者難容由是內外大小臣工罔不改操趨時道化未洽皆由于此故欲用人之得其當在聽言之致其審偏聽則蔽兼聽則明以一人愛憎之口為人才邪正之據此用舍之際或有未究於理者矣奏入聞者竊之明年春某月日公已赴闕候請以陰雨免朝隨衆而回俄聞上御文華殿亟馳以趨已不及矣即上章自劾明日得旨改南京尚寶

司卿舉朝駭愕。給事中葉洪上言。穆某聖代淳儒。留之左右。必足以裨益。聖德不報。公惟循省自咎。無幾徵見于顏面。壬辰。轉南太僕少卿。癸巳。遷南太常寺卿。公德望隆重。善類推先。自爲學士至官太常。凡十擬侍郎。皆不果用。然益昭與論之有在矣。甲午夏。以疾自陳。得致仕歸。公自是杜門靜養。與世相忘。而望實益彰。薦剡交上。朝野翹翹。莫其後起。不幸天不憖遺。奄忽至此。嗚呼。悲夫。公資稟既純。同學尤遠。初留意古文詞。已嘗闢其奧矣。既知其無益。棄不復爲。乃篤志正學。研窮義理。體之身心。其所造卓然處。可與儒先君子同。不謬於聖人。而公不自以爲足也。嘗謂古之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於性命之原。習其讀而未始自得之也。顧謂有見。安知非汨慮於俗思也邪。於是挾去藩蔽。力肆恢弘。經訓之外。雖世儒所斥以爲異端。如佛老者。悉取其書精擇而詳說之。以與吾聖人合。曰性中固無是分別相也。又之洞見道原。通達爲一。嘗論心學之要曰。鑑照妍媸。而妍媸不著於鑑。心應事物。而事物不著於心。自來自去。隨應隨寂。如鳥過空。空體弗碍。觀此則公所得。信乎玄矣。故其見之行也。無事矯飾。而中正純懿。自中禮則孝

友之實。取重鄉評。忠信之德。孚於朝著。在南雄時。父封君適患風疾。公左右醫藥。食寢俱廢。及卒。柴毀骨立。殆不勝喪。後喪繼母亦如之。有爭八人。相繼天逝。公哀悼之。久而不置。子其孤遺。皆至成立。宗鄰姻友。姻睦周至。不以貧格恩。教人每薰以和。人一親之。故及門之士。多所成就。立朝雖久。而位不稱德。未究厥施。然志操雅正。宇量深沉。當事變。揮霍波瀾。反覆之際。人多不能自持。公處其間。超然無預。確乎不移。泊如也。同時縉紳。無間趨向同異。咸宗仰之。以爲不可及。知德者至。擬諸程伯子云。晚年病。不能食者數月。而神志益清。文思煥發。皆其自得之妙。有塵垢斯世。遨遊太清之意。其於死生去來。蓋亦豁然庶幾孔子所謂聞道者夫。公所著述。有讀易錄。尚書困學。前漢通紀。諸史通編。遊藝集。各若干卷。其大學千慮。玄菴晚稿。則病筆也。生成化己亥正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一。

南應志

黃佐

穆孔暉字伯潛。山東堂邑人。少端慤。寡言。博覽經史。有深湛之思。弘治甲子。有詔用洪武舊制。以京職兼主各藩試事。主事王守仁。校文山東。置孔暉舉首。



儒藏

明儒碑傳集

卷三八

時論稱得人焉。乙丑連取進士、改翰林庶吉士、除授檢討。每玩索有得、輒輯成編。同館崔銑見之、嘆曰、橫渠妙契疾書、今復見矣。正德己巳、逆瑾用事、惡翰林儒臣不附已、因纂修後、以擴克政務為名、調南京禮部主事。庚午、召復檢討、同考辛未會試、所得多知名之士。士申、陞本監司業。既至、以身率諸生、惟令靜然窮究義理、毋瑣瑣口耳記誦。中人以上類多從之。癸酉、改北監、羅艱歸、然後被教之徒思模範如孔暉、不易得也。服闋、改翰林侍講。在經筵進講經書、多所規諫。嘉靖壬午、主考順天鄉試、簡拔尤精。尋歷春坊庶子、兼侍講學士、太常寺卿、仍兼學士。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簡。孔暉天性好學、雖王守仁所取士、未嘗宗其說、而非薄宋儒、晚年乃篤信之。深造禪學、頃宗臨汝作偈、有到此方爲了事人之句、論者以此窺公所詣云。所作詩文、精確不苟。在南監時、宅中多竹、吟詠有得、輒題其上。後郭維藩爲司業、南行、贈之以詩、有句云、書聲山下月、詩思竹邊秋。崔銑謂玄菴一聯、摸寫臻妙境矣。每舉以爲詩家三昧云。玄菴蓋孔暉別號也。

以上二文并見《國朝獻徵錄》卷七〇

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涇野呂公枋行狀

馬汝璘

公呂姓諱枋、字仲木、號涇野、高陵人。學行爲四方學者所宗、稱爲涇野先生云。中弘治辛酉鄉舉、第十正德戊辰會試第六、廷試第一。歷官翰林院修撰、解州判官、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南京尚寶司卿、南京太常寺少卿、國子監祭酒、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按呂氏本太公望後、宋時有諱世昌者、居高陵、故世爲高陵人。又幾世生彬卿、彬卿生八八、生興、興生貴、貴生鑑、鑑生溥、號渭陽。渭陽公配宋氏、生公。昔葬彬卿祖塋、其墳有聲如雷、卜言兆顯六世。至是公生、敦厚穎敏特異。始就傳於周尚書、習小學之節。邑高郎中見曰、此子他日必成大人君子、不但科第而已。提學馬君奇之、命爲弟子員。時未總丱、輒有志聖賢之道。乃夏居矮屋、衣冠危坐、雖炎暑燥金不越戶限。至冬月祁寒、則履藉麥草、誦讀恒夜以繼日。年十四、應試臨潼、貧不能假館、宿新豐空舍。夜夢老人自驪山而下、謂曰、爾力學、後當魁天下。既試、補廩膳生。母宋卒、公哀毀骨立。既受學於高教諭儔、邑孫行人昂請益於渭南思菴薛氏、乃試於提學楊遂菴。王虎谷二公、屢

冠多士。爰拔入正學書院。授以所學。由是見聞益博。嘗夢見明道程子。東萊呂子。就正所疑。學益大進。於時熊李二叅政聞其賢。延爲塾師。公以禮無往教。辭乃遣子就學所居寺中。一日聞父疾。走還。二叅政命驛馬追送。弗受。父疾尋愈。乃居雲槐精舍。熊李二生及多士皆來就學。公食穀麵餅。有上客至。與共之。鄉舉後。與三原秦憲使世觀。馬光祿伯循。榆次寇司馬子惇。安陽張憲使仲修。宗伯崔文敏公仲晃。林慮馬都御史敬陳。講學於成均。又與一二同志。輟舉業。務博文約禮。規過輔仁。道相望。雖衆以爲迂。諱而弗恤。更歷五橫。而踐履篤實。靡盬外著。蓋不知夫富貴之可淫。貧賤之可移。威武之可屈矣。會孝廟賓天。公與同志哭臨。聲出淚下。通國異而諱之。弗變。孫行人沒。公服衰哭拜弔者。戊辰廷試。策對仁孝。武廟嘉之。賜狀元及第。傳臚之前。則欽賜冠服帶履至。友人謂服習容觀。公如言。若固有之。明日有中官橫加賀禮。卻之。祿入祀先祝。稱某之子某。何太史粹夫。建之。凡父母賜書。再拜使者受之。退而跪讀。餘親友書。受讀有儀。聞期功總喪。必爲位而哭。凡費非禮不受。在官年安西夏亂。公疏請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可常保富

貴。時中官惡其言。因嘗卻賀禮。又不往見。欲殺之。乃乞養病。得歸。中官使校尉尾至。真定。不得其過而返。抵家數月。中官凌遲人服公明。公居家杜門。謝客。獨食草茹。若將終身。渭陽公問責次子梓。公跪勸之。梓逃。乃朴公伏地受之。怒輒解。臺諫交章薦曰。當劉瑾擅政。縉紳側足。乃能不顧時忌。求歸。且學問淵粹。安貧守分。以斯介行。使立朝。必能振起休風。勸懲頹俗。遂起用。入朝。乃上勸學疏。畧曰。昔周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靈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盛有臺沼。我太祖一舉而取之。上嘉納。時乾清宮災。公應詔陳言。一曰。逐日臨朝聽政。二曰。還處宮寮。預圖儲貳。三曰。郊社禘嘗。祇肅欽承。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令各寧業。六曰。各處鎮守中官貪婪。取回別用。又累進講。勸上舉直錯枉。疏後引疾乞歸。友人崔後渠氏言於京曰。仲木去就可謂必矣。時西安秋旱禾槁。有司柴征租。公言於當道。獲薄征。張仲修爲御史。蔡河東書院成。請定三晉應祀名賢。公既論定其祀。又答以書。爲及上之給命。正多貴言賤行。故馬融訓詁。雖附勢殺貴。猶祀孔廟。尹焞守死善道。如朱熹亦短其致知。以孔顏之學觀之。



後儒失之遠矣。故今定祀，惟取大義，不論文辭，俾學者知所趨向。王都御史薦公篤學好古，乞代已官。渭陽公病，公侍湯藥，晝夜水不解帶，履恒無聲。如是一年，鬚髮變白。丙子五月，渭陽公卒，公哀毀嘔血。先母宋權厝城東，至是啟塋，失一指，公號天痛哭，乃復得之，遂合葬。時大雨如注，公徒跣踣泥中，自葬者皆感泣稱孝。既葬，廬於中門之外，旦夕號慟。時陝西鎮守中官廖氏，僞以金幣諸物，卻之。有客托交遊，以三百金求書，公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不意視如鳥獸。」父遊而退，盛都御史朱熊曹三御史交章薦曰：「學術閑深，操履純正，甘貧體道，人望攸屬。今上登極，起用。明年改元嘉靖，復館職，纂修武廟實錄，進講虞書。」適值 仁祖淳皇后忌辰，公口奏存條服之禮，罷酒飯之賜。癸未，充會試同考試官，所取士二十餘人，皆名士。嘗上疏請溫尋聖學曰：「學貴知要而力行，故慎獨克己，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伏望 聖上尋溫體驗。甲申四月，奉旨修省，以十有三事自劾，疏上。出山西解州判官。至解，首恤無告及諸貧困，以贖刑木綿米肉給之。見解之丁，差倍徙他邑，乃懇告當路會議，分派樂省，解民獲蘇。於時解人及四方士多

從遊者，乃卽廢寺建解梁書院，祀往開來。復選民間俊秀子弟，俾習小學之節，歌圖風之詩。又令諸耆德俊民，朔望講讀會典諸禮，及行藍田呂氏鄉約。凡冠婚喪祭，俾皆尊聞行知，察諸孝子義士節婦，咸遵奉詔旨題表其門。復求子夏之後，令其入學。建溫公之祀而考序其集，築隄以護鹽池，疏渠以興水利，桑麻以導蠶績。於是士民率由風俗丕變，屬縣亦觀感而化。盧御史交章薦曰：「興學而人才丕變，勵俗而禮讓大行。乃陞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四方從學士及州人皆冒雨送至河干。既去，解人思之不忘，豎碑以識遺愛。至留都，日親吏牘，忘其煩勞。大司馬王浚川公薦曰：「性行淳篤，學問淵粹。陞南京尚寶司卿，乃復授學駕峯禪寺，東南之士及門者益衆。壬辰冬，陞南京太常寺少卿，乃迎繼母侯就養。又禁道士俗裝，每月令演樂者再。南京太廟災，例上疏自陳，乞罷黜，不許。時閣大臣再斥再起，九卿大小皆遣人候之塗。有約公者，公曰：「予與之無一面識，不敢輒通刺加禮也。」閣臣有劾官南京納好者，尤衆，公自常禮外不交一言。後屢欲退公官，未果也。會閣臣病歸，乙未，陞國子監祭酒，首發明監規，教人以正心爲本，忠孝爲先，取儀



禮及爲詩樂圖譜。俾諸生講肄。每試刻文之優者以式多士。復申明監規五事。上皆允行。公在監。諸生有疾必問而醫。有死者必哭而歸骨其鄉。有喪必弔。且賻。有孝廉著聞者。則識諸簿。榜以旌之。又先撥歷示勸。仍奏減歷以通淹滯。於是兩廳六堂諸屬皆觀法清慎。諸生皆以德行道義相先。而禮樂并行。聲容俱美。諸公侯子弟皆率教樂學。諸觀政進士及歷事舉人數就而問業。中官沈東亦時至聽講。乃後張御史薦云。德行表儀諸生。文學風動天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九卿謁孝陵。著係淡水。同寮曰。盍着緋。公曰。上陵望墓生哀。服絰爲是。衆從之。有蔡生請鹽商墓志不獲。同寮爲之請曰。蔡生有相才。可勿拒。公曰。一書生而遨遊權貴之門。得志則下陵可知。縱爲相。吾弗取也。終拒之。時皇太子生。以覃恩得贈祖及父如已官。祖妣妣繼母及妻俱得贈封淑人。次子昉。入太學。公有微疾。因使具疏乞歸。會公長子田在京。疏不得投。返其使。公意不遂。前閣臣病歸者死。同寮約九卿翰林祭。公乃不拒曰。今不可違衆也。初。閣臣暴橫其鄉。侵田宅無算。既死。按浙御史或直之。同寮爲疏告之。冀力保其家。公與書責其阿私黨姦。且望

其一變爲正人。同寮復曲以苛辨。稱閣臣十善。公嘆息而止。署南京吏部印。乃疏薦時賢備任用。又薦將材數人。尋進表朝賀畢。見閣大臣。閣臣曰。某匪人。公曰。愚與居。未知其非。祇見其才耳。公合天下之才以事聖主。可也。閣臣不悅。公返留都。己亥春。累疏乞停止親視山陵及慎重大禮。上悉納。五月。復進聖節表。道過河南。見餓殍盈途。語所在郡縣蠲之。抵京。值奉先殿災。例自陳。上允其致仕。公既與閣臣忤。及入京。乃閣臣先來見。餽之酒肉。語款而禮勤。已乃得致仕。閣臣意也。歸事繼母。候孝養備至。侯病頭風。畏寒。親爲艾褥進。乃安。張御史按陝。薦公雅志安貧。力學敦行。忠信篤敬。規矩準繩。辛丑春。侯卒。公哀毀殯殮如禮。壬寅六月。公左臂病癱。至七月一日卒。距生則成化己亥四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四歲。卒之日。食時復有大星流光震閭之變。遠邇弔者以千計。大夫士及門人悲痛如私親。皆走巷哭爲罷市三日。解梁及四方弟子聞訃。皆爲位哭。所著述有四書因問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斥。春秋說志。禮問內篇外篇。涇野文集。詩集。六四子抄。釋小學。釋詩。史館獻納。南省奏議。寒暑經圖解。涓陽公集。史約。上陵詩賦。

曲頌監規發明署解文移高陵志解志漢壽亭侯集
魏氏宋氏族譜詩樂圖譜共若干卷。

《國朝獻徵錄》卷三七

南京禮部右侍郎涇野呂先生墓誌銘
涇野先生者諱柟字仲木高陵人也。學行為
世儒所宗。稱為涇野先生云。弘治辛酉登鄉舉
第十。正德戊辰宗伯舉第六。廷試賜狀元
及第。歷官翰林院脩撰。解州判官。南京吏部考
功司郎中。尚寶司卿。太常寺少卿。國子監祭酒。
禮部右侍郎致仕。由考功至侍郎。率官于南。其
在于朝者。惟脩撰及祭酒而已。按呂氏本太
公望後。宋時有諱世昌者居高陵。其後幾世生
彬卿。彬卿生八八。生興。興生貴。貴生鑑。鑑生溥。
號渭陽。渭陽公配宗氏。寔生公。初彬卿祖葬時。
壙有聲如雷。卜云兆顯六世。至是公生。竟以道
鳴世。符卜兆云。公之貴也。祖考考俱贈如已官。
祖妣妣俱贈淑人。繼母以其存封之。其妻為
太淑人。妻李氏封淑人。公垂髫入學。輒有志於
聖賢之道。夙夜居一矮屋。危坐。祁寒盛暑。



不越戶限。足寒則藉以麥草而已。年十四應試臨潼。貧不能僦館。宿新豐空舍。夜夢老人自驪山下謂曰。爾勉學。後當魁天下。明日試。獲超補廩膳生。母宋卒。哀毀骨立。既祥。受尚書于高教諭儔。邑人孫行人昂。又請益于渭南薛氏。又屢為督學運庵楊公。虎谷王公所拔。入正學書院。授以所學。復文諸髦士。由是見聞益博。嘗夢見明道程子。東萊呂氏。就正所學。益大進。鄉舉後入太學。擇諸嚴憚執友。僦館同居。始輟舉業。日以進脩為事。時眾以為迂。諱而弗恤。其歷五襮。踐履篤實。光輝外著。而諱者益親。雖自謂立且不惑。其可庶幾已矣。會孝廟賓天。與執友哭臨。聲出淚下。通國異而諱之弗變。孫行人歿。衰經哭拜吊者。武宗正德三年戊辰。廷策以仁孝對稱。昔前期。賜冠服帶履。至服習容觀。若固有然。明日有竊政中官來賀。却之。祿入

祀先。祝稱其之子某。何太史粹夫稱禮贈之。九父母書至。拜使者而受之。退而跪讀。餘親友書受讀有儀。期功總親計聞。必為位而哭。凡饋遺非禮不受。在官二年。竊政人橫甚。西夏亂。公跪請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則禍亂皆消。內外臣富貴可常保。竊政人惡其直。因嘗却賀禮。又不往見。欲殺之。乃乞養病歸。其人使校尉尾之。至真定。不得其過而返。抵家數月。其人凌遲死。公家居侍渭陽公。渭陽公問怒責次子梓。逃。公跪受朴。怒輒解。臺諫累交薦起用。入朝。上勸學疏畧曰。昔周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靈臺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我太祖皇帝一舉而取之。蒙嘉納。遇乾清宮災。應詔陳言。一日逐日。臨朝聽政。二日還處宮寢。預圖儲貳。三曰郊社禘嘗。祇肅欽承。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五曰遣去歲子。番僧。遣軍

令各寧業。六日各處鎮守中官食婪取而別用。又累疏勸上舉直錯枉不報。復引疾歸西安。秋旱禾稿。公白當路。獲薄征。友人張御史仲脩巡鹽。連河東書院。請定三晉應祀名賢。公論孔顏之學。指漢朱貴言賤行之失。定之。渭陽公病。公侍湯藥。夜不解帶。履恒無聲。歷一年。鬚髮盡白。丙子五月。渭陽公卒。公哀毀嘔血。妣朱先殯城東隅。至是啓柩。失其一指。公額天慟哭。復得。遂合葬。時大雨。公徒跣。辟踊沈淖中。觀者咸泣稱孝。既葬。居廬哭無時。陝西鎮守太監廖氏。賻以金幣。卻之。有客託交遊遺三百金。求書。公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乃視如烏獸耶。交遊慚而止。今上登極。起用。明年改元嘉靖。復館職。纂脩武廟實錄。經筵進講。值仁祖淳皇后忌辰。公口奏宜慘淡服易緋。罷酒飯。於未會試。充書經試官。得名士二十餘人。嘗上疏勸學。累曰。學貴

知要而力行。故慎獨克己。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伏望皇上尋溫體驗。甲申四月。奉旨脩省。以十有三事自劾。疏上。謫山西解州判官。至解。值解守殁。公視篆。為理後事甚悉。乃首省窮民。以贖刑帛絮及米肉給之。又審丁縣重于他邑。力白當路均之。于時解及四方髦士從遊者衆。乃即廢寺。選解梁書院。祀往開來于中。又令諸父老講行。太祖皇帝教文及藍田呂氏鄉約。文公家禮。又以小學之道養蒙于中。有孝子義士節婦。咸遵奉。詔旨頒表其門。復求子夏之後。訓諸學官。建溫公之祠。而校存其集。築隄以護鹽池。疏濬以興水利。蒸麻以導蠶績。於是士民各安其業。有古新民之遺風焉。御史累薦。陞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州人士民感泣而送之河下。既去。則豎碑於州。識遺愛焉。至留都。日親吏事。不厭。陞尚寶司卿。南士從遊者益



衆。乃講授于驚峯寺中。壬辰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朔望命道士演樂、禁俗裝。時閣臣張升起留都大臣多遣人迎候。有約公者。以他辭辭。時閣臣甥亦仕留都。衆與結好。公禮接之外無交言。閣臣累欲退公未果。會復以病歸。乙未陞祭酒。首發明監規。上疏申明五事。上皆允行。公教人以正心脩身為本。忠孝為先。日以所嘗體驗經學授之。又禮以立之。樂以和之。監中諸生雖衆。公吊喪視疾。哭死勸善。恩義無所不至。於是六堂師生皆心悅。殄式諸公侯子弟亦樂于聽講。以至監外進士舉人中。有沈東之流。亦皆來問學。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百官謁。孝陵。着慘服。寅長霍曰。盡着緋。公曰。望墓生哀。服慘為是。衆從。寅長為蔡生請益商墓誌。拒之前。閣臣病歸者死。寅長約同系。從徵祭文。不可。寅長乃疏閣臣十善于公。公答以書曰。公才如此。儻不

阿私黨姦。則一變而為正人。有何不可。寅長卿之。已亥春。聖駕將躬視承天。山陵。公累疏留之。署南京吏部事。乃疏薦文武數人。公連年入覲。表賀。聖節。再過河南。見餓殍盈塗。語所在。瘞之後。值奉先殿災。自陳。乃獲致仕云。公初入禮部。見寅長霍懸榜都市。張閣臣夏冠。公諷收其榜。已詰榜外事。弗答。以善語之。至是屢語不合。又所與不從。復有一變為正人之語。公之兩入。覲也。夏累詢霍。愆公弗應。以大臣當容才。答之。故霍疑公黨夏。夏亦疑公黨霍。霍陰為揭帖短公于朝。夏亦陰外公。故霍死。夏去。公之心卒莫之明也。故仕止此。公事繼母侯孝養備至。侯畏風寒。公為艾褥進。乃安。辛丑秋後卒。公哀毀殯。歛盡禮。壬寅六月。公左臂患癰。至七月一日亥時卒。公生于成化己亥四月二十一日午時。至是享年六十有四。是日日食至。

亥分有大星殞華陰遂卒。高陵人哭為罷市三日。遠近吊者以千計。解梁及四方弟子聞訃皆為位哭。公體貌豐厚、方面微髭、輪耳海口、目光有神。平居端嚴凝重、及接人則和易可親。性至孝、友儉朴、室無婢媵、事叔博如父、姊劉貧、嘗分財濟之。歲饑、宗族有饑者、則分祿贈之。痛外祖之嗣、每展墓流涕。從舅宋瑄流同州、特尋訪迎還。平生未嘗干人、亦不受人干謁。不置生產、既歿、家無長物。嘗以誠敬自持、言必由衷、行必由道。門人侍數十年、未嘗聞見偷語惰容。與執友處、唯以規過輔仁為事。自少至老、相嚴憚如大賓。未嘗有一語相狎、一事私相囑也。所著有四書因問、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篇外篇、涇野文集、詩集、宋四子批釋、小學釋、史記獻納、南省奏稿、上陵詩賦曲頌、寒暑經圖解、涇陽公集、史約監規發明、若解文

移、高陵縣志、解州志、漢書亭侯集、魏氏宗氏族譜、詩樂圖譜、共若干卷。公配李氏、封邑前、南京國子監典籍崇光女、有淑行、內助居多。存生男子二、即田、乙酉科舉人。昀、蒙蔭為國子生。田娶桑氏、繼劉氏、張氏。昀娶張氏、繼王氏。孫男二、師舉、田出。師韓、孫女二、俱昀出。田、昀以甲辰七月二十四日、葬公於邑城良隅涇陽公墳之左。公之卒也、理率諸門人哭而殯之、已乃使田如京師、託求名世君子、言刻諸塋中、及墓隅、不圖未之獲也。時理在南都、田乃不遠萬里之理、所以嘗使求諸人者、還相托焉。是故志而銘。銘曰：愚者先明、自孟子歿、漢有經史辭賦之學、晉唐人攻書及詩、宋多文士。然據其言行、考所見聞、見道者鮮。唯董仲舒為西京醇儒、然災異之說、駁雜亦甚。東漢之末、唯孔、明卓然特立、可以與權、管寧以潛龍為德、確不可拔。西晉人材有不



為流俗所染、異端所惑、妄貪近道者、味陶潛一人而已。李唐杜甫之詩、韓愈之文、為不肯道、然甫有啜人殘杯冷炙之悲、愈有相門上書之耻。况愈聞佛老而復友其徒、任道而率情妓妾、杜韓如此、自餘可知。趙宋文士、蘇黃諸人、皆崇尚佛教、呂文諸賢、率事僧叅禪、唯漁溪周子學得其精、康節邵子學為其大、二程兄弟、橫渠張子學為至正、晦庵朱子能繼諸賢之緒、自元以來、及今見道而能守者、唯魯齋許氏及我明薛文清公數人而已。公則為漢之辭賦、懷其史林、傳其經學、而無駁雜之失、工晉人之書、唐人之詩、宋人以上之文、而多明道之辭。醇如魯齋而傳舊之功則多、貞如文清而知新之業則廣。蓋其學詣周之精、幾邵之大、得程張之正、與晦庵朱子而媲美者也。於戲、涇渭之汨、神皋之墟、邑城良隅、葬我鉅儒、於戲、其無虞哉。

馬理撰 《谿田文集》卷五

涇野呂先生

先生名棣、字仲木、高陵人。世居涇水北、自號涇野、學者尊之曰涇野先生。父溥、號渭陽、有隱德。先生少儻悟、紀人、羈州為諸生、受尚書于高學諭、傷邑人孫大行、即有志聖賢之學。又問道于渭南薛思菴氏、克乎有得不妄語、不苟交。夙夜居一矮屋、危坐誦讀、雖炎暑不廢衣冠。年十七、八、夢明道程子、東萊呂氏、就正所學、由是學益進。督學蓮菴楊公、虎谷王公、拔入正學書院、與羣俊茂游。大叅熊公、李公、延教其子。先生辭不獲、乃館于開元寺。後聞父疾、即徒步歸。二公以夫馬追送不及。先生曰、親在床褥、安忍俟乘為也。父尋愈。構雲槐精舍、聚徒講學。其中二公仍遣子熊慶浩、李繼祖卒業焉。弘治辛酉、舉于鄉。明年計偕不第。遊成均、與三原馬伯循、秦世觀、榆次寇子惇、安陽張仲修、崔仲晃、林縣馬敬臣諸同志講學寶印寺。嘗約曰、文必載道、行必顧言、毋徒舉業。

以要利祿。毋徒任重弗克有終。日孜孜惟以古聖賢進德修業為事。遭弟樞師事伯循。其入學儀式。京師傳以為法。同邑高朝用時為地官郎。謂檢討王敬夫曰。子邑有顏子。子知之乎。敬夫曰。豈呂仲木耶。自是納為厚交。乙丑。敬皇帝賓天。與諸生哭臨。先生聲出淚下。眾譁為迂弗恤也。孫行人斂于京。遺孤不在側。先生哀經哭拜。弔者或曰。禮與曰。禮喪無主。比隣為主。况師乎。及返葬于鄉。猶是服也。宿館下三日。哭而相葬事。既歸。復講學于精舍。從游者日衆。正德戊辰。舉南宮第六人。廷對擢第一。授翰林修撰。凡知先生者皆喜曰。今得真狀元矣。時閣瑾竊政。以粉榆故致賀。先生却之。瑾銜甚。自是避。不與往來。在翰林二年。操介益勵。祿入祇祀其先。父母書問至。必再拜使者受之。退而跪讀。期功喪。為位而哭。門無鎖遺。時何粹夫塘為編修。以道自守。不為流俗所喜。先生日相切劘。雖如也。會西夏構亂。疏請上八宮

御經筵。親政事。不報。瑾惡其言。益銜甚。乃與粹夫相繼引去。未幾瑾敗。禍延朝紳。人咸服先生之明。家居杜門。謝客者三年。臺省交章薦其往。拒逆瑾卓識偉節。宜召擢大用。壬申。起供舊職。上疏勸學。謂文王緝熙敬止。誠和萬民。斯享靈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或有臺治。我太祖代取之。人主可不深念。或謂元主之戒。傷于太直。先生曰。賈山借秦為喻。漢文尚能用之。况主上過漢文遠甚。枹獨不能為賈山乎。疏入。上亦嘉納。未幾。乾清宮災。復應詔言六事。一曰。逐日臨朝聽政。二曰。還處宮寢。預圖儲貳。三曰。郊社禘嘗。祇肅欽承。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令各寧業。六曰。天下鎮守中官貪婪。取回別用。不報。先生復引疾去。崔仲見嘆曰。古有直躬進退不失其道者。吾于呂仲木見之矣。歸而卜築邑東門外。扁曰東郭別墅。四方學者日集。都御史虎谷王公薦其學行高古。乞代已任。不報。渭陽公病。先生侍湯藥。晝夜衣不解帶。履恒無聲。如是一年。積

髮為白。比卒，哀毀踰禮。既葬，廬墓側，旦夕焚香號泣。門人感之，皆隨先生居。乃與平定李應箕、同邑楊九儀輩講古今喪禮。當襄事時，郡守致賄，受之。既而馳幣勾文辭。門人問故，先生曰：「方卒哭而遽懷金為文，吾不忍也。」既禭釋服，講學于別墅。遠方從者彌眾，別墅不能容，又築東林書屋居焉。鎮守閻廖餽以豚米，却之。廖素張甚，乃戒使者曰：「凡過高陵毋擾。」有吕公在也。有客以兼金乞居間，先生笑而謝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乃以鳥獸視耶。」其人愍曰：「吾姑試子耳。」門庭蕭然，無異寒素。世廟即位，詔起原官。時朝鮮國奏稱狀元吕柟主事，為理為中國人才第一。朝廷宜加厚遇，仍乞頒賜其文，使本國為式。其為外國敬慕如此。上御經筵，先生進講，適值仁祖淳皇后忌辰，口奏宜存跡服禮，罷賜酒饌，朝論題之。癸未，分校禮闈，取李齊臣輩悉名士。時陽明先生講學東南，當路甚深嫉之，主試者以道學發策，有焚書禁學之議。先生力辨而扶救之，得不行。場中一士子對策欲將

今宗陸辨朱者誅其人，火其書，極肆詆毀，甚合問目意。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先生曰：「觀此人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必迎合權勢。同事者深以為然，遂置之。」念新天子即位，上疏請講聖學，略曰：「學貴于力行而知要，故慎獨克己上對天心，親賢遠佞下通民志。天下中興，太平之業實在于此。不報在史館，與鄒東廓友善。甲申，奉修省詔，復以十三事上，言頗過切直。時東廓亦上封事，同下詔獄。一時直聲震天下，人人有真鐵漢之稱。尋謫東廓判廣德，先生判解州。道出上黨，隱士仇欄兄弟遮道問學。有梓匠張提者役于仇氏，聞先生講喜甚，跣而求教。先生誨以善言，提大悟。昔嘗取人一木作界方，至是遂還其主仇氏。兄弟益為感動。先生喜，形諸詩云：「豈有征夫能過化，雄山村裏似堯時。」既至解，仰堯舜故址，慨然以作士變俗為己任。解士子視聖學與舉業為二，先生曰：「苟知舉業聖學為一，則干祿念輕，救世意重。」于是講學崇寧宮，每誨諸士，雖舉業拳拳不離聖賢



之學諸士皆欣然向道以為聖賢復出也。會守缺先生攝事不以逸客自解免恤戕滅役勸農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善政犂然郡庠士及四方來學者益衆乃建解梁書院居之。選少而俊秀者歌詩習小學諸儀朔望令耆德者講會典行鄉約。康孝弟節義者表其閭求子夏後教之學建溫公祠正夷齊墓訂雲長墓久之政舉化行俗用丕變。丁亥轉南吏部考功郎中。解梁門人王光祖謂先生在解三年未嘗言及朝廷事為考功躬親吏牘少司馬王浚川薦其性行淳篤學問淵粹遷南尚寶卿久之遷南太常少卿。往太常譙樂甚聚先生悉革之。乙未遷國子祭酒。先生在南都幾九載海內學者大集。初講于柳灣精舍既講于鷲峰東所後又講于太常南所風動江南環向而聽者前後幾千餘人。閩中林穎浙中王健以謁選行中途聞先生風遂止乃買舟泛江從之遊。上黨仇欄不遠數千里復來受學。先生猶日請益于甘泉湛先生日切琢于鄒東廓穆玄菴

顧東橋諸君子。時東廓亦由廣德移南蓋相得甚驩云。其在國學益以師道自任。自講期外尤日進諸生諄諄發明使人人知聖人可學而至。嘗取儀禮諸篇令按圖習之登降俛仰鐘鼓管籥泮然改觀易聽。有以孝廉著者揭榜示旌喪者弔而賻病者問而醫死者哭而歸骸其鄉。又奏賦歷以通淹滯絕請托以杜倖門。凡監規之久弛者罔不畢舉。六館僚屬觀法清慎諸生皆循循雅飭一時太學有古辟雍之風。京邸搢紳多執弟子禮從學而內使大興沈東亦時時聽講焉。其感人如此人人稱為真祭酒。臺臣張景薦其德行文學真海內碩儒當代師表。丙申晉南禮部右侍郎。東南學者喜先生復至益日納履其門乃復講于禮部南所。時上將躬視承天山陵累疏勸止不報。暑南吏曹篆疏薦何瑋穆孔暉徐階唐順之等二十人入賀會有論湛先生偽學者先生白諸當路曰聖皇在上賢相輔之豈可使明時有學禁之舉乎。事遂已。時霍文敏為南宗伯與夏貴溪故有隙

時時囑詬夏先生乘間諷曰大臣誼當和東過規之可也。背憎非體。霍誤疑先生黨夏。已先生來闕下。夏已柄國。數短霍于先生。先生數然曰。霍君性雖少褊。故天下才也。公為相。當為國惜才。由是夏亦誤疑先生黨霍。會廟災。自陳。遂致仕。然先生終未嘗以此向人自白也。歸而講學。壯泉精舍。越四年壬寅七月初一日卒。距生成化己亥四月二十一日。年六十有四。卒之日。高陵人為罷市。休寧門人胡大器先至高陵侍疾。遂視殮殯而執喪。馬四方門人間者。皆為位而哭。先生性至孝。友儉朴。事繼母侯色養篤至。室無妾媵。與李淑人相敬如賓。事叔父博如父。歲饑。嘗分俸贖其族眾。姊劉家室甚時。時濟之。憫外祖宋之嗣。每展墓流涕。從舅璉寓同州。特訪還歸。平生未嘗干謁人。亦不受人干謁。不事生產。既歿。家無長物。蓋先生之學。以立志為先。慎獨為要。忠信為本。格致為功。而一準之以禮。重躬行。不事口耳。平居端嚴。格致接人。則和易可親。至義理所執。則鏗然競烈。置

死生利害弗顧也。嘗訪王心齋。艮于泰州。趙玉泉初于黎城。每遇同志。雖深夜必往訪。苟非其人。即一刺不輕投。教人因材造就。總之以安貧改過為言。不為玄虛高遠之論。門人侍數十年。未嘗見有偷語惰容。論者謂閩中之學。自橫渠張子後。惟先生為集大成云。所著有四書因問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篇外篇。宋四子抄釋。史館獻納。南省奏稿。詩樂圖譜。史約。高陵志。解州志。及涇野文集別集傳世。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諡文簡。

馮從吾撰 《馮少墟》卷二〇



校記

①據《明文海》卷四三八，此句下尚有大段文字，可參考。

②自號玄菴：右引書作「玄庵自號其所學也」。又此句下，右引書尚有大段文字，可參考。

③夫：據右引書，當作「父」。

④「臣」字上字不清，據右引書當作「講」。

⑤據右引書，此句下尚有大段文字，可參考。

⑥謙：當作「謚」。

明儒碑傳集卷三十九

韓邦奇 李滄 貢汝成 潘絲

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傳

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陝西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吏部主事，陞員外郎。以地震上疏，極論時政，忤旨，謫平陽通判。已遷浙江僉事，為鎮守中官所誣奏，逮繫奪官為民。上即位，起山東參議，四川提學副使。召為右春坊右庶子，典戊子順天鄉試，以條序引用經語差誤，左遷南太僕丞。歷山東、河南副使，徵入為大理寺丞，進少卿，累遷南京右都御史，遂督今官，參贊機務。居二年致仕，以地震卒。嘉靖三十六年正月，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諡恭簡。邦奇博學多聞，自聲律、天文、地理、太乙、兵陳之書，靡不精究。所著有易說、書說、毛詩末喻、禮記斷章、正蒙拾遺、新書直解、洪範圖解、志樂諸書，篤於行誼，學務踐實，不為空言，一時學者咸宗之。

《國朝獻徵錄》卷四二

苑洛韓先生

先生名邦奇，字汝節，號苑洛，朝邑人。父紹宗，號蓮峰，成化戊戌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副使，學識才品，當世推重。先生幼靈俊異常，承訓過庭，即有志聖學。為諸生治尚書時，即著蔡傳發明，禹貢詳略，律呂直解，見者驚服。弘治甲子，以書舉第二人。正德戊辰成進士，拜吏部考功主事，尋轉員外郎。辛未考察都御史某私袖小帙竊視，先生曰：考覈公事，有公籍在，何以私帙為？乃奪其帙，封貯不檢，都御史為遜謝，眾皆失色。調文選，太宰托意為官擇人，欲發視缺封，先生執不可。太宰銜之。會京師地震，上疏極論時政，闕失謫平陽通判。甲戌遷浙江按察僉事，時逆廝錢寧以鈔數萬符浙易銀，當事者歛餽恐後，先生檄知縣吉棠散其餽，卒不餽。宸濠將舉逆，先命內豎假飯僧數千人于杭天竺寺，先生立為散遣。濠又以儀賓託名進貢，假道衢州，先生召儀賓詰曰：進貢自當沿江而下，奚自假道？歸語爾王，韓僉事在此，不可誑。



儒藏

也。後三年，濠果通鎮守，欲襲浙江，賴前事發，姦不竟逞。先生謂鎮守為浙黨，諸不少假。鎮守銜甚，誣奏擅革進貢，誹謗朝廷，逮下詔獄為民。既歸，謝客講學，四方學者負笈日衆。世廟即位，改元嘉靖，詔起山東叅議尋乙休甲申，大同巡撫張文錦階亂遇害，時勢孔棘，復以薦起山西左叅議，分守大同，人皆危之。先生聞命即行，將入城，去二舍許，逆者使二人露刃迎，且故燬叅將宅以懾之。先生奮然單車入，時諸司無官，鎮人聞先生入，皆感激泣下，人心少安。既而巡撫蔡公天佑至代州，先生親率將領，令盛裝戎服謁蔡于代。蔡驚曰：「公何為如此？」先生曰：「某豈過于奉上者？大同變後，巡撫之威削甚，大同人止知有某耳，不身先降禮，何以帥衆？」蔡為嘆服。會上遣戶部侍郎胡公瓚提兵問罪，鎮人聞之，復大譟。先生迂侍郎于天城，以處分事宜，馳白巡撫，諸軍聞言出于先生信之，始解。翼日，首惡就戮。先生謂侍郎曰：「首惡既獲，宜速給賞以示信，庶亂可弭寧。不然，人心疑懼，將有

他變。」侍郎不聽。先生遂致仕歸，後果如其言。戊子，起四川提學副使，尋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其秋，主試順天，因命題為執政所不悅，嗾言者請南太僕寺丞己丑再疏歸，尋起山東按察副使，大理左少卿，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大同再變，王師出討，百凡軍需，倚辦宣府，悉力經理，有備無乏。乙未，入佐院事，尋改巡撫山西。時羽檄交馳，先生躬歷塞外，增飭戰守之具，拓老營堡城垣，募軍常守以代分番，諸邊屹然可恃。四疏乞休，復致仕。甲辰，復用薦起總理河道，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太宰周公用喜得佐理，翕然委重。丁未，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復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五疏乞歸，是在己酉。益修舊業，倡導來學。居七年，乙卯，會地震卒，年七十七。贈少保，謚恭簡。門人白璧曰：「先生天稟高明，學問精到，明于數學，胸次灑落，大類卽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張橫渠，少負氣節，既乃不欲為奇節一行，而識度汪然，涵養宏深，持守堅定，躬行心得，中

正明達則又一薛敬軒也。所著有死洛語錄、死洛集、死洛志樂、性理三解、易占經緯、易說書說、毛詩未喻諸書傳世。弟邦靖，字汝慶，號五泉。幼稱奇童，年十四舉于鄉。二十一與先生同第進士，為工部主事，權稅武林。比及瓜，有同年趙司李以屈安人病無子，買女婢遺之，拒不受。趙曰：「此越女有色者。」笑曰：「政恐若此耳。」既遷郎中，以建言還獄為民。嘉靖改元，起山西左叅議，以病免。尋卒，年僅三十有六。汝慶父子兄弟以學問相為師友。太史王敬夫銘其墓，稱為曠世之英，全德之士。所著有五泉集、朝邑志若干卷。

馮從吾撰 《少墟集》卷二〇

李一清墓銘 魏校

君諱滄，字一清，姓李氏。初號石泉，後以彌文且近名，遂去之。世為金華永康人。其先有諱遠者，唐杭州刺史。其子暘為恭軍，破賊有功，遂家於杭。暘之孫德明為永康始遷之祖。曾祖諱秉良，常代父詣獄而卒，人稱其孝。祖

諱仁仲，父諱鑑，母蔣氏。蘭溪楓山章先生嘗誌其墓。君自幼凝重，不妄語笑。常侍父母側，承候起居如成人。見者莫不歎異。甫長，即有志讀書，事師唯謹。年十四補邑庠生。弘治戊午，領鄉薦，赴春官，落第南還。適父疾，特延明醫，湯藥必親嘗，衣不解帶者月餘。及卒，哀毀骨立，莖其悉準文公家禮。服除，入太學。時楓山先生為祭酒，甚器之。正德戊辰，登進士第。奔母喪，哭至絕，而復蘇者數四。每以不得躬視湯藥殯殮，忽忽如癡醉者兩閱歲。遇忌日輒涕泣曰：「今雖欲盡孝敬，不可得矣。」仲兄患足疾，每自外歸，必至寢前省視。祁寒盛暑不廢。家事無巨細，必咨稟後行。李兄澤蚤世，遺孤友杜方在抱，撫育教娶。若己子，卒以成立。辛未冬，服闋赴選，除授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工曹歲造恒哀民財，將以緣是乾沒，事涉內府，多官寺參主之。故積弊牢莫可破。君涖官一以清慎勤自將，夙夜奉公，視官事不啻家事。爬剔剔蠹，毛髮不可干以私，不為利勢回屈。始而物情齟齬，久之遂安以



儒藏

明儒碑傳集

卷三九

定。今冢宰孫公為工部尚書，雅知君凡有興作，悉委之。君條其材用，徒庸卒減，前費什之五六。不忍糜國家一錢以重病民。孫公甚敬信之。儀真歲運鹽，俵官民船附京師，命君督其事。君安靜識大體，不為細苛，民用不擾。而吏亦無所容其姦，事可便民，則為指畫，纖悉舟航往來及居民商賈之在儀真者，無不雅賢，愚咸頌其德。儀真當漕河衝，置壩蓄水，惟大潦廼啟閘洩之。中貴人利舟便，多次閘以行。君以法守拒之，動輒以威屹，不為動。懼而止者甚多。或贈以文綺之屬，君例堅辭不受。中貴人亦雅聞君名，不敢強。平生有守，皆此類。踰年竣事而還。復差司龍江抽分竹木廠。君以疾辭。時少宰石公署工部，曰：「此非李主事不可，必需其愈而遣之。」不得已起而視事。藩府戚里有漏稅者，君追而治之，不少假借。雖在同事者亦憚其風采。初，乾清坤寧災，至是勅取大木上供。君視事如平日，持法謹嚴，而用意一本於仁恕，不忍重權商人財，令償踴貴以病民，頌聲播遠近。冢宰陸

公聞其名，方欲擢置吏部以自助，不意痼疾而卒。實正德十年七月十七日也。享年四十有七。病革時，顧謂其所親曰：「吾死，慎勿須材於公家，為吾平生之累。」及卒，無以為殮，妻徐氏盡鬻其裝，始克歸柩。賢士大夫相與弔於朝，行旅之人故有德於君，相與哭於野。門生耆老之在鄉者，相與白於有司，為立里門以旌之。表曰：清修吉士。蓋君之積誠動人也。友人蜀王教以詩哭之云：傷心病革買棺言，千古同符易箴論。識者以為名言。子男彬臣、騰尹氏所出，尚幼。以卒之明年月日卜塋於露里祖塋之傍，去家二里而近。一清資質近道，好義樂善，不啻饑渴之於飲食。遊太學，聞楓山論學，慨然有求道之志。及官南都，日以親賢講學為事，默然自視若愚。退食自公，輒閉門不出，潛心六經語孟及程朱文字，而求窮理修身之方。凡異端之說及近世詞章功利之習，不以一毫經心。嘗曰：人之為學，當從人倫日用上實下功夫，庶幾步步著實，不為空言。金華之學始於成公，而何王金



許其傳出於考亭高弟黃文肅公。君守其鄉學甚至未嘗議及前輩短長。尊信文公按其成說佩而行之。一字不敢易。余嘗曉之曰。文公晚年論學及解經要議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乃若小小文義程朱已不盡同。不可深泥也。一清曰。不然。吾輩學未見道。今日正當不信已而信先儒之言。庶幾求之而可得。先儒論或有未定者。吾且闕所疑可也。余深以為然。於戲。一清質魯志確。以其近道之資而又學不畔道。蓋踐履多於講明。可謂平正篤實者矣。天假之年。則其所造非余所得以知。而不幸齟齬而沒。不亦重可哀耶。昔大道既隱。漢儒祇以訓詁明經。而釋教流入中國久。微程朱則聖學其遂無傳矣。今天下家誦程朱之書。而六經燦然明世。然世降浸薄。士往往務空言而闕於實行。學益支離。好高者復竊禪語而託於經傳。謂可一蹴入孔室。而輕訶宋儒。號空而不踐實。噫。獎也久矣。若吾一清以躬行為學而足履實地者。安可得耶。余不幸生於絕學之後。方欲求助於

人以進此道。得友如一清而又一旦化去。踽踽涼涼。獨學無助。則所哀者豈直朋舊之情而已耶。因誌其墓而銘之。銘曰。

昔在孔門。曾以魯得。確哉李君。學以魯入。垂絕有事。符易簣。後欲識君。視此石刻。

損益大意

一、昌黎墓誌學史記列傳體。而太史公尚矣。列傳若為一人作。而當時天下事皆備見。其體甚大。今一清官卑。國家事關係亦多。亦宜叙見一二。然亦不必煩。

一、表厥宅里。漢人君子鄉高陽里。猶有遺意。與今之以官爵甲第立坊者異矣。永康此舉可振頹俗。法宜得書。今但云立里門以旌之。傷於畧。當增表曰清修吉士。

一、文公作曹立之墓表。未嘗深開陸學。而象山之徒已譁然不平。今門戶太高。黨事將起。憂其將害蒼生。但實修吾學。是真難減。是假易除。吾學果大成。將不大聲色而自定矣。奈何以口舌與爭。激成其勢。況風人之義貴

於微婉、使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庶得性情之正。今直云近時一種便儇激勵之資、空虛恠僻之論、異說蜂起、程朱之書又將為天下大禁、余為此懼而力不足以震之、則幾於罵矣。且彼正因厭俗學支離、故喜禪學之捷徑、而陷溺多世之高明之士。今捨却俗學一邊、專攻彼一邊、一失語意亦欠平正、而未足服其心也。今畧改云云、庶幾不偏、又意蓄而不甚露、因稱一清起此議論、非欲謫彼、且亦足以為諷、而不至激其怒也。

《明文海》卷四四一

明故登仕郎翰林院待詔湖涯貢君墓表

自古磊落奇崛之士、懷孤憤、惜休明、垂老而不肯休者、宜值赴日月之光、羨膏澤之潤哉。亦其中有所負而不忍棄、與其時有所值而不易得、蓋悲河清之難俟、恥覆篲之無成、固亦不容自已云爾。憶在嘉靖癸巳、余再職史官、聞諸館閣、嘖嘖稱宣城貢君之才、而未詳其為人。其後歸田、識君之子安國、銳然有志於道、遂與定交。久

之以貢授永豐縣學訓導、數得朝夕。於是聞君平生大節、為之慨然悲焉。方君始為郡諸生、年纔十四五、業舉子課試耳。每閉戶累黍于管、定黃鍾、候冬至氣、沉思其損益數、務與宋儒之議相當。助祭孔廟禮成、仰而嘆曰：大丈夫不以孔孟為法、即隆貴、豈足多哉。而是時海內人士有傳白沙先生之學者、競目為禪。獨君欣然願從之遊。聞于督學林公、心奇之、乃令師南陽王文莊公鴻儒京口丁補齋公某、二公皆當世博雅君子、有行業者也。君至門、聽其言、遂潛心宋儒格物之說。於是參訂三禮、為之註釋、至攷證古今治亂之由、推而極於陰陽進退之變、靡不通究、而尤長于易。正德癸酉、舉應天鄉試、屢上春官、不第、則一致其餘力於禮書、思益遠而辭益古、期以獻之朝廷、布之天下、不徒充簡冊而已。會今上修明禮樂、登正郊廟百神之祀、自以為百世一時之奇構也、集其平生所論著者、將上之、而禮官方聘天下儒生、通知古雅者、撰修祀儀成典、於是名在選中。書成、蒙



賜金帛如例。是年乙未，莊靜皇后喪，議者謂當絕服，君未應聘，獨以衰絰出入京師中。又明年丁酉，以輔臣薦除翰林待詔。待詔久不備員，嘗以待奇士之淹滯者，且因撰書之役，乃簡選補。君一日起自剡，薦人莫不以為榮。明年，預史館校錄諸經史，給大官酒饌。君既感激知遇，乃益發憤，將以表見所學。上復古治策十五事，其言滿三萬七千有餘。戊戌冬，章聖慈壽皇太后喪，咸遵以日易月之制。君復請三年喪以風天下。疏兩上，俱留中。聞者莫不韙之。己亥二月，今上南巡，立皇太子，君乃輯古昔教養太子法為書三卷，名曰保傅補。病作，不果上。君在翰林纔二載，所言屢上，不一米用，欲棄去。於是告病者三，致仕者一，輔臣惜其才，強留之，竟卒于官。年止六十有四。其所志雖不酬，然其平生畧可睹矣。君之先多文學忠義之士，世遠弗載。而元集賢直學士奎，禮部尚書師泰為最顯。國朝車駕即中時之時，生乾，乾生順，順生鏞，鏞生君。自乾以下，皆以儒業相傳。鏞之學宗

伊川程氏，而不用於世。卒諡文貞。君為人平神俊逸，坦無他腸。自少穎敏，常恐辱其先人。文貞病，自剗股和藥以進，病立愈。其後執喪甚嚴，倚廬者三年。與兄弟居，誓無分異。既不得遂，田產任所推與弗問。至鬻田市書，日夕誦讀，不知計算作業，家耗落泊如也。久之，博極羣書，含腴咀華，詩文取法漢魏先秦，而用意尤深于禮。所著有三禮纂注、三大禮賦、南陽畧、保傅補諸書，而詩文則有和齋集、湖涯二稿、倚闌子、燕市吹劍集、杜機子、瀛海集、市鼎、脂餽、湖涯劍吹集、籟野集，其亦可謂博矣。嗚呼，是豈能隱忍乾沒於聖明之世，而甘與瑣瑣者為儕伍哉！夫聖學不明，士無歸命，雄偉傑特不欲以俗終者，其人既鮮。幸而有之，乃復遭值阨塞，坐坎壈以賣志，如君之類是也。雖然，其志誠不酬矣，然其言幸且上聞，而君之子又將竟其所未至，不猶足以自解乎？於是既為之悲，而復以慰言書之墓上之石，無亦使其鬱鬱於地下也。君三子，訓導居長，四夷館譯字生持國次之，昌國又

次之女二。閨貞適建平監生姚彪。親貞適同邑給事中孫濟。孫男克明。孫女某。其生卒配氏在志銘者。不復表。

羅洪先撰 《念菴文集》卷一四

雲南北勝州知州潘叔子絲墓志銘

汪道昆

志曰。於乎。此故州大夫吾友潘叔子朝言墓也。往歲夏四月十九日。朝言卽世。今歲冬十月二十有五日。諸子廷訓。廷讓。廷試。廷謨。廷論。乃始舉喪。墓在歙北之園田。卜癸丁吉。則余嘗預聞其卜矣。諸子有事封樹。抵余志而銘之。初。朝言受室。吾宗舉宗快得佳公子。爲子壻。及余從朝言入博士舍。諸博士快得佳公子。爲諸生。公子名絲。尚書且叔子也。尚書公起家婺源。世多顯者。尚書公旣免居郡。乃舍學官旁。獨叔季從。迄今守尚書公祀。遂占籍郡下邑。爲郡中人。尚書公故納楊氏姬京師。出爲樵陽守。癸未。楊舉子乳而命之曰樵。髫從尚書公之官。尚書公出行部。所親介部下材官私覲叱弗與通。比趨庭。終不以得親而淪婉婉。歸受尚書公命。人山讀書。中道飯故人家。日且暮。止朝言宿。朝言亟遣人請命尚書公所。然後許之。卽出比鄰。不告不敢舉足。母楊以翁媼獨無養念之深。朝言是豎子逆翁媼京師。期而待之京口。會舟人疫。戒勿入舟。朝言率同舟奉翁媼歸。母大喜。旣又以翁媼且老。無子男。力請翁內一姬。生子惟馨。翁媼旣



歿則惟鑒同諸子起居。既冠則正席改事之。曰吾舅也。尚書公既捐館舍。朝言從伯仲執喪。尋旬京師上書請卹。資斧悉已之。自山無預諸子。舍中伯仲奉嫡母程淑人終故邑。程馮凡而訣伯仲。獨惜不及見。絲季弟綸。蓋與朝言同母。綸強幹。諸錢穀出入悉屬綸。獨修尚書公遺事而代其終。諸齋用悉自任。綸乘間進曰。昔人恥獨爲君子。將令綸終不得爲先公子乎。于時客奉滋煩。綸倍朝言而陰助其不給。綸中道。沃朝言如失左右手。拊二孤宿帷堂。語諸子曰。季絕口不言二孤。謂吾在無庸託耳。二孤卽吾子也。於是諸子以陰助客奉告悉歸二孤。朝言魁然類尚書公。英氣勃勃。雖在逢掖。屈首受博士書。顧虎視鷹揚。喜兵法。故從外王父楊翁受射。已復從山東樊氏受槍。居常慕汲長孺。馬伏波爲人。慷慨自許。每中夜不寢。拊床奮呼。大丈夫不死龍鱗則死馬革等死耳。寧能瑾戶與昆蟲俱死邪。嘗單騎北游。行劫者遮道抽敢。天下蜚騰。行劫者辟易避之。嘗客胡督府行間。督府請虛中權以待公子。朝言佯諾。卒拂衣歸。嘗從督府觀潮。閱賈豎子以衝突坐軍正。賴朝言力解能之。且日賈豎子奉百金爲朝言壽。朝言謝曰。督府之德也。

絲何有焉。及督府逮行郡中。故附督府者率反噬。以避連坐。朝言躬詣督府諸子於獄。極口稱督府寬。會羣盜千人入婺源。且薄歛。斬將奪石門。入壁洋湖。郡守相言直指使名。朝言謝不往。使者曰。生行亦贊幕中畫耳。非直以衝鋒破敵望生。朝言作色曰。生非衝鋒破敵之難。難於越俎。使者曰。此父母國也。母辭。朝言勒壯士六人與俱。視賊方嚮。笑曰。彼張欲渡。渡則境內殘矣。吾其先薄之。彼哂奪其志而扼之。就河濱得小艇三。部分六人爲三艇。朝言當賊壘進艇。二艇鵝鵲從之。賊乘勝無前軍。視六人猶六鵝也。且退飛矣。將濟。朝言引弓一發。中朱衣酋。賊大驚。已而遁中數賊。賊辟易退保故營。旦日則一悍夫舉旗。且用人襁旗。下作氣以示必渡。怵我軍。朝言更一發。殪舉旗。旗什已而殪。首襁者。則其次酋。賊悉衆趨下流。計乘虛可渡。下流業已有備。朝言復引弓當下流。賊且卻。則躍而登岸。從之。諸軍乘勝過登。賊踉蹌遁出境。部使者聞捷。則遣村官勞朝言。既班師。朝言儒服入謝。使者避席曰。偉哉國士。直將右魯曹劇而左之。夫以一矢遙聊城。視魯仲連臧矣。朝言謝曰。即使君不以越俎爲罪。鯁生何敢以天幸爲功。都人士旣壯朝言。

日益多其不伐。卽朝言以用武著。顧惟修行爲兢兢。居家則父事簡肅公。居鄉則嚴事江方伯。民璞周遊而求先聖之道。則師事太司成安福鄒先生。太史毗陵唐先生。吉水羅先生。太常宛陵周先生。相友而莫逆于心。則兄事秣陵楊道南。焦弱侯。自惟骯髒負氣。務折節爲退讓。爲春容。故受知督學周之君。置高等。而縣諸生方願靜。願居下。朝言言之使君。願以身下之。旣復以講道受知。耿使君使君方以礪行主功令。按七校之士。輒首朝言。古者薦士則賓于鄉。乃今羣之諸生。非所以待不羣也。潘生三物具矣。其幣聘之。以待賓興。且授之廩。朝言力謝曰。明公廩士以講學。或者將驚空談。廩士以循名。或者將市虛譽。是一絲不足以爲多士勸。而適足以爲多士懲。惡用絲也。使君益高其義。徧檄南國而廣厲之。卒予廩。會有例當補貢。使君復屬朝言。朝言操觚者言辭益力。使君不許。卒彊應之。旣上太常。廷試第一。頃之就選部。余方奉使行邊。竊計邊邑多瑕。安得文武具備如朝言者。爲之保障。遂移書朝言。都市行且籍君名奏之。朝言力謝曰。明公不善俯而詭隨。不肖不善仰而過望。脫明公內稱不遜。爲國非私。夫人或不能以不僞諒明。

公又安能以不仰諒不肖。大司空朱公故爲婺源令。雅善朝言。朝言得判嚴州。乃始投謁。肅御史出按浙。習許司成司成謂朝言。國請紹介而見之。御史朝言力謝曰。下吏禮當見。固公見之。茲藉太史公先談。則私謁矣。御史法在無私。絲何敢撓。御史法嚴。州邏者數爲暴法。其太甚者十餘曹。上官以爲能。適署分水。建德二縣事。所至問民疾苦。焚其傾盆。豁分水僞增者千丁。損建德歲費者六百。舉繁爲令。俾世守之。所部檄朝言督歲幣。則歲幣良。督軍儲則軍儲足。然於工家繇戶無預秋毫。坐不貲筦庫吏胥費稍溢。朝言率自取足。無所覲覲。戶部檄藩司補給之。卻弗受。會未疾作。旬日始瘳。竣事而還。輒上書請老。所部急朝言甚。書八上始得歸。然猶以使事行。計且擢去。無何。倣至。得北勝州。越明年戊寅。疾竟不起。春秋五十有六耳。方其少而嘍喭。翩翩乎節俠哉。旣壯而論兵。卽衛霍安足道也。中歲學道。舉其身以禮義之塗。推之後。則獨行。引之前。則卻步。嘗耿使君譽故大宗伯。不亦有道之士乎哉。使君領之曰。然其人則天下士也。惜未問道耳。朝言爽然自失。退而負墻。吾平生擇地而行。去道則猶千里。不幸而不聞斯言也。吾其以

填終疾且深。顧語諸子。吾終身誦法孔孟。有味乎其言者。兩端居常則曰志士。不忘在溝壑。遇疾則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惜躬行不逮耳。藉今天假之以年。俟之以老。吾安知其所稅駕哉。銘曰。仲尼之徒。厥有兼人。浮海得師。治蒲得民。有勇知方。信而有徵。取材則誦。用壯則贏。始以稅冠。終焉結纓。堂而未室。大有徑庭。伊人後死。先民是程。則其威敵。俾有善經。則其附衆。俾有賢聲。藉令竟其所施。殆足以治千乘而行三軍。至若折節強學。退讓恂恂。謀不出位。力不讓能。雖曾氏之所畏。姑舍是而晞潛心。借曰未逮。殆庶幾乎今之成人。

潘朝言綵傳

澹園集

朝言婺源人。姓潘氏。名綵。然都人皆稱曰朝言。蓋其名聞於世。而人知朝言者多。高其才能。至其忠孝廉節。處窮達。臨利害。無愧於古人。則稱朝言者。未必盡知之。朝言爲人。倜儻負奇氣。狀貌雄偉。音吐如洪鐘。事父尚書。母楊氏。能委婉。中其驩心。母弟綸尤相得。驩甚。其孝友。蓋天性也。少讀書。飛布山。攻苦力學。足不踰戶限。一日自念曰。士不兼文武。不足任重。吾甞觀老此矣。爲間走燕趙吳越。從四方賢士大夫遊。洪

都鄒謙之。羅達夫。毗陵唐應德。宛陵周順之。皆身傾下之時。執贊請益焉。尚書節制兩廣。時朝言出入軍中。已習知兵事。而外王父楊以射名。朝言盡其指授。已復受槍法。青人樊東川。已復閱武經古陳法。芻采將傳星曆風角諸書。躍馬彎弧。慨然有鞭撻四夷之志矣。湯處故多礦。大盜往往竊窺之。而婺源多山箐。可嚮聚。急則常竄伏。奔呼鈔略。以苟旦夕。嘉靖乙丑春。浙東礦盜起。糾合亡命千五百餘人。抵婺源。放兵四掠。指揮王應禎等死之。又明年。入歙六邑。洶洶。部使者強起朝言。朝言至屯溪。望見賊策曰。賊渡矣。渡且爲一郡患。乃率兵要擊于河。兵稍卻。與劉會者六人。拏舟抵賊。舳舻衣者跳踉出。知其魁也。射殺之。賊爲氣奪。又挑其尤桀驁者數人。射殺之。皆相顧眙眙。稍自引去。明日。賊奮兵戰。旗甫出。射之。仆我軍驩聲動天。人人氣自倍。渡河大破之。又明日。追射下流。破之。又明日。伏烟村。邀賊歸路。前後入陳。而所向無不意得者。賊泣曰。吾目中久無歙州。今竟落儒生手乎。朝言既以孝弟聞。自是指顧而全六邑。名聲藉甚。守令博士弟子僉謀官朝言。上之督學御史御史。爲耿先生雅重朝言。亟薦格貢之。選嚴州府別駕。至



權知分水縣。縣喜訟大者斧斷。細者緩解。吏從旁睽視不敢吐聲氣。又丁戶多浮額。民苦之。乃鈎稽故牘。去虛丁以千數。三月而邑大治。頃之移攝建德。建德聞其來。謹曰。此分水所勒石頌之者邪。而朝言亦以治分水者治之。蠲歲征八百有奇。刊爲額下之鄉民。民大悅。有賢貧令子售基地於姪子死。訟奪之。朝言知其奸。念其賢也。好謂曰。姪誠爾負。券業已成矣。我以俸金爲若直。警行至門。反輸情自服曰。寧死。恐欺明府。其服人心皆此類也。朝言賢名日蜚。蜚起當路。欲薦於朝。屢矣。已而竟不薦。丙子。部道長安邸。常日拜走。仰望階下。鬱鬱不得意。疾作。歎曰。吾上不能高。臥巖壑。自全天真。次不能感會風雲。雨澤萌庶。外不能策勲龍沙之北。內不能批鱗人主之前。而溷風塵以死也。因上書自覓去。監司部使者共惜之。然以其無資地。不肯早推挽。尋以北勝州刺史就家起之。而朝言死矣。然則世之稱朝言者。於其材能亦未盡知也。初朝言歸。母夫人尚無恙。而弟綸以物故。朝言經紀其後人。無舅已出。病且革。母氏在旁。淚淫淫間不下。聞鵲聲。陽曰。鵲噪其有喜乎。益不欲以已。故傷母心也。與人交。緩急可託。意所嚮往。皆海內賢豪長者。

而昨古決齒於媚嫉之夫。如豺狼不欲近。每一縱言。目光橫射。意氣竦激。聞者或不能堪。揚揚自如也。晚既有聞於耿先生。以謙之。達夫言參驗之。仰鑽益力。生平所欣慕。澹然不以屑意。雖未見其止。而志固已達矣。嗚呼。豈不明於趣舍。尚風節偉丈夫哉。君子之爲善也。不赫赫于時。其流風遺烈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故余傳其事。俟知言者考焉。

以上三文并見《國朝獻徵錄》卷一〇二

明儒碑傳集卷四十

胡纘宗 汪玉 桂萼 孫承恩

黃綰 蕭鳴鳳 周廷用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可泉胡公纘宗

墓志銘

公諱纘宗初字孝思後更世甫秦人也號可泉亦號
烏鼠山人穎悟夙成蚤歲以春秋爲邑學生提學遠
赴楊公虎谷王公咸愛重之中陝西辛酉鄉試繼登
正德戊辰呂柟榜進士三甲第一人會有執政子亦
登二甲第一人欲覬翰林清職乃倚中官劉瑾勢以
二甲三甲各第一人因傳誣俱授翰林院檢討仍取
二甲邵銳黃芳等五人三甲李志學等三人俱授庶
吉士實假累市公也公辭職不獲乃受命與修撰呂
公綸脩景公叅對孝宗實錄成錄賜金幣加俸一
級庚午執政者以瑾敗其子編管爲民乃註公與邵
贊等俱外補公補四川嘉定州判官歷二載陞潼川
州知州俱有惠政乙亥陞南京戶部湖廣司員外郎
已卯陞吏部驗封司郎中以考最得封父如其官母
並妻封贈爲宜人未幾陞安慶府知府時值逆濠兵

後民皆竄去又武皇駐蹕留都供御繁劇朝議以
公秦人有經略尚才特簡公以守刻期履任時夏旱
秋澇公修大政舉荒政上下乂安明年癸未江南大
旱歲饑民流復詔公移守姑蘇公以姑蘇鉅郡財賦
益夥法制益難經理庶務尤詳於治皖會詔守令久
任公任兩郡幾九載久道化成禮讓興行擬古循良
當不多讓陞山東布政司左叅政及去任兩郡士民
皆建祠奉祀樹碑頌德思如父母再移浙藩又改晉
省以平盜功蒙賜金幣辛卯陞本司右布政使壬辰
丁外艱制滿復除河南右布政使時鄆陵盜起公討
平之亦得賜以金幣丙申轉本司左布政使冬陞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地方時齊府恣惡公抗
疏以聞得遣廷臣會勘諸奪其祿并革護衛地方藉
以寧謐繼以原職總理河道經畫河防利弊丁酉以
九廟成奉詔進通議大夫得遣封贈其祖父母父
母及妻如其官已亥以呈太子立復奉詔得磨一
子入監讀書既乘輿南時公迎於磁乃復改巡撫
河南時車駕經過公經理周悉事竣復賜金幣汴
中大饑且疫公上疏請賑情詞激切同事者覓而難
爲公曰豈得念吾屬而坐使楚中州數百萬之生靈



儒藏

哉。脫有咎，某請任之。疏上，得發帑銀二十萬兩，命大臣賑貸之。汴民少蘇焉。己亥冬，汴中薄賊，內外火燒，頻發未幾，行臺亦災。公引咎乞歸，因得賜閒田里。爰築別墅以居，日閉關靜養，手未嘗廢一卷帙。於諸理亂黜陟不相聞。時或乘籃輿課耕隴畝，亦或登高賦詠，興盡乃反。與邑中薦紳燕會，作九逸圖。時有巨惡欲脫罪，乃誣公彼逮，賴聖明洞察寬釋，得優游卒老。庚申九月三日，方執簡對賓，修忽告逝。撫生成化庚子，享年八十一歲。公才氣英發，對客揮毫，詩賦立就，宛若宿構。然雋爽豪逸，上追古人。凡海內賢達及藝文之士，望形影從，聽聲響赴，欣欣納交，而觥觥詭隨之徒，未免含嫉。脫視焉，雖大位屢滯，不究厥施，而功實詞華，流傳遠邇，雖百世不泯也。有辛巳集、丙辰集各四卷，烏鼠山人小集八卷，擬漢樂府二卷，擬西漢古樂府家譜各一卷，安慶志三十卷，泰安志二卷，羣郡記三十卷，秦州志三十卷，春秋本義十二卷，並彙選唐雅雅音等篇，皆已行於世。其河嵩歸田諸集，未梓者尚多。

《國朝獻徵錄》卷六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公墓志銘

順天

張邦奇

公諱王，字汝成，號雷峰，一號嘿休。系本徽之婺源，遷國公之後。曾祖諱公鏐，祖諱江，父諱子才。以公貴，封承德郎、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母吳氏封安人。公沉毅重厚，髫髻如成人。年十六七，讀性理諸書，潛思默悟，慨然以古聖賢自期。若將不屑意於舉業，而才思充敏，得之心而注之手，跌宕雄俊，自足以動人。辛酉年二十一，領鄉薦。明年游南雍，時楓山章公爲祭酒，整褰羅公爲司業，大見器重，召語必移時，較藝必冠多士焉。戊辰，舉進士，授刑部江西司主事，轉雲南司員外郎。詎嚴精敏，爲同輩所推服。甲戌，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攝辰沅兵備。乙亥，督造紙劄，拒請託，絕侵吞，減浮費以萬計。明年，仍巡辰沅，攝兵備。公性簡亢，不能與衆俯仰，不悅於當道。湖藩六道，辰沅最遠，且多故，故再以屬公。公下上嶮巇，不避寒暑，矻矻移牒，不間宵晝，吏夷肅然。惟永順宣慰司恃其富強，納賄權奸，圖地之屬保靖者，事久弗決，相殺傷無虛歲。朝廷勅大臣會勘，或受別指，欲有所左右，而公持益堅，卒以理誦羣力焉。永順先以黃金器若干啗公，公聞之，



亟命擒其使使速逃匿。至是陰令刺客伺公人多爲公危者而公屹弗爲動難亦竟弗及也。香爐山上夷叛合湖貴兩省兵討平之公之贊畫居多。在沅再期鋤奸祛弊罄竭心力復構書院於明山之麓聚諸生爲之講解。今南京刑部侍郎周先生克之時以御史謫官沅之竹寒罪公禮請爲師暇輒會講士多興起。已卯更巡武昌黃州會宸濠叛陷九江九江與黃新接壤倉卒備禦分守者稱病不敢出城而公遂沿流入斬斬吏民方承駭欲竄公論戒稍定日夜修城增埧募民集兵皆越宿而辦黃梅有粟萬餘石與九江僅距一水衆謂冒虎牙間而公從容取歸州城賊睥睨不敢犯境內按堵已而亢旱出禱澍雨輒降未幾武宗南巡供應賞犒之需籌畫周悉聲聞日益起然積勤六年而薦剡不一及及是巡按御史毛汝厲疏公才節乃擢柳桂兵備副使強賊王廷鑑爲患率民兵搗其窠窟悉殲之當道無知者其於事惟盡其心而不欲以聞於人類如此壬午冬丁外艱明年春會吏部考察旌天下賢能卓異者纔數人公復與焉乙酉服闋補臨清兵備稽供應減夫役豪猾屏戢軍民安之丁亥春擢山東按察使行之日耄倪泣送滿

車下。八閱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整飭薊州邊備見西北邊凋耗已極實將官拮据所致首議請甄別將官賢否明賞罰示勸戒仍劾去貪酷之尤者二人邊境懷震戊子春畿內賊楊恭作亂驚動京師公調參將郝通授之方畧不數日折其首京軍後至遂冒爲已功公曾弗之辨也凡防禦方畧鐵冶利弊與夫重守令審均徭清地畝會錢穀皆熟計而條陳之切中時宜有撫叢奏稿二卷劬勩歲久咸消渴之症且念數十年重大牢固之弊一旦盡革已爲憮壬所忌而貪官被黜者相煽復起曰禍機在是懇疏乞休不允既病臥卒年四十有九公與故王公伯安友意不能盡同王百方說之卒不聽其自信不移如此然實學古心高才勁氣獨立而不懼知命而不惑議論人物必求之心術之微舉天下鮮當其意者已或有失雖纖微不自蔽人之柔倭疾之雖仇讐不用痛也所著有二書碎義書經存疑錄雜記敝篋舊稿凡若干卷藏於家

《國朝獻徵錄》卷六三

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桂

公夢傳

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桂夢，以嘉靖十年八月卒。遺表謝恩有曰：臣聞受命于天，壽夭難逃定數。遇知於主，存亡敢易忠心。願茲永隔之期，益切銜恩之感。伏念臣家世田業，性資木野，少無適俗之韻，長乏趨時之方。竊仕縣司，養病泉壑，幸值聖作物觀之會，復當議禮考文之期。且學爲資父事君，故志願奮忠忘死。遂以芻蕘之見，誤辱兼收。乃承鼎鉉之求，薦膺重寄。實過生平之願，極爲布衣之榮。臣用是感激殊恩，冀紆末效。直行已志，屢致人言。伏蒙皇上保全于風波搖蕩之中，矜察于貝錦譴訕之際。無能名德，自誓捐軀。乃葵菴之忱未伸，而蒲柳之姿先瘁。承恩予告，幸遂首丘。與疾出門，益增戀撫。臣強親醫藥，靜處鄉園。冀緩死於須臾，庶瞻顏於咫尺。意疾勢彌留，大數將至。蓋棺有日，覲闕無時。敢以將死之言，用布尚存之悃。伏願皇上清心寡慾，致敬存誠，願精保神，虛懷納諫。凡臣平昔之所論述，肯於燕閒而賜覽觀，則臣死有餘榮，歿且不朽矣。上覽而悲曰：專病既篤，猶遺疏勅忠，朕心實切傷悼。特用省覽，以慰不忘愛君至意。遂贈華太傅，謚文襄，賜祭九壇，命工部遣官營葬。華江西安仁縣人，正

德六年進士，授丹徒知縣，被論調青田，不赴。後以言者薦補武康。嘉靖癸未，稍遷南京刑部主事。時議大禮，張璁、方獻夫、霍輅、席書等咸執爲人後之說，爲非是。上心欲從之，格于庭議。夢因抗疏極論，累累于餘言。上遂召五臣還京，竟定大禮。由是寵異之。陞翰林學士，詹事、禮部侍郎。俄遷尚書，加太子太傅、少保。己丑，遂改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夢精悍，狷隘，以學術經濟自任。既受上特達之遇，遂直躬而行，無所顧忌。然其志遠才疎，諸所規畫，多迂濶不適用於用。方議禮時，五臣同心排異議，相得驩甚，而夢與璁尤密。比末年，二人者亦遂相失。夢既歿，上念議禮功，錄其子與爲尚書司丞，輻爲中書舍人。

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傅謚文襄桂公夢墓表

胡松

余行部往來安仁，過故相桂文襄公里，問其遺言往事，參以他日暗記，蓋泫然悲焉。嗟乎！世人貴耳賤目，智既不足以知人，而情又蔽於先入，亦何惑乎賢哲之蒙猜詆也。公平生大節在讀書好古，爲志躬行，孝友介特，甘貧尚志，以賢聖行業爲己任。跡其執禮守



正不諂不回三爲令尹至遭讒積忤數被折辱而曾弗有所悔易此豈章句監儒心然以冠纓組綬爲性命者哉惟其志不苟合故釋褐至十五年仕纔厯廬南京刑部主事爾至於遭被知遇致身恩報日夜敷納釐竭忠慮其大者如專聖學明聖敬與其希天之學之疏若皇極訓解修明學政公之學忱誠其遠且大矣蓋公少與其兄古山先生師事康齋吳聘君門人張先生方在布衣卽有匡濟天下之志故其在家在邦論議輒迪事依於古而深探天人之蘊此其淵源所自來遠矣余嘗誦讀公集其言無非天下國家大計若明倫大體諸疏論定久矣姑置不論卽如輿地圖叙論一書其於兵樞民政戎索海防艦法儲要備殫心力真有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日興夜寐灑掃廷內之義使當時百執事有味其言交相修飾屢省力行於畿廊之上而施及荆易炎海之墟豈至使主上憂勞南北赤子若此其亟耶蓋公已逆睹豫策於三十年之前矣世徒見公由主事不數年致位公孤遂見媚嫉譁然攻之而豈知古人自未相版築間卽以爰立顧勝與否爾矧公其時登第且二十載而其材與德又恢恢寔有餘地耶今之世固有官爲

太宰身都上相而野無百畝之腴家乏百金之積蕭然敝宅澹然不異爲令尹時耶或又謂公嘗排王先生命伯安之學殆於媚忌余竊以謂不然蓋陽明兩廣之役寔由公薦其謂一時天下之才無出陽明右者田州之事非斯人不足以濟是心也天下之公心也乃其後或被訶禁操切自其並時在位意見識趣之不同爲人所誤則有之所謂晏嬰不知仲尼命也然晏嬰雖不知仲尼而其節儉正直能以其君顯於天下後世要無損其賢也可以一青病大闢耶矧加誣增飾其鄉人固有說也蓋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陸敬輿曰吾上不負天子中不負所學下不負斯民公實兼而有之其必爲名臣賢弼而不爲俗吏陋儒無疑余恐後世距公日遠不盡知公行事爰語長史君請爲投其大都表諸隧焉

以上二文并見國朝獻徵錄卷一六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

事贈太子太保謚文簡徐公承恩墓誌銘

徐階

公諱承恩字貞甫穀城號也其世曰徐氏山晉御史太僕康宋之南自汴徙居武陵元末有爲上饒錄事

諱伯英者、避方國珍亂、始來華亭。再傳至士達、生子
 獄、舉成化戊戌進士、仕終延平知府、郡人爲立遺愛
 祠。自延平而上、凡三世、皆以公貴。贈太子少保、禮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妣皆夫人。其生曰成化辛丑十一
 二月十日、卒嘉靖辛酉八月二十一日、享年八十一。
 其配曰吳氏、封孺人、累贈至夫人。繼娶楊氏、封夫人。
 所子兄之子曰詹事府主簿克紹、側室錢所生子曰
 前軍都督府事克弘。其葬曰嘉靖癸亥十二月十六
 日、墓在蟠龍塘祖塋之右。其歷官曰、公舉正德辛未
 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當是時、權貴人數亂
 政、公歸卧於家者七年。今皇帝卽位、始拂拭其衣
 冠、告所知曰、吾可以出矣。及登朝、以選使安南。又久
 之以纂修明倫大典、遷左春坊左中允、克經筵講官、
 兼講大學衍義。連上南北畿鄉試、遷南京翰林院侍
 讀學士。皇太子生、召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
 士。禮部右侍郎缺、銓司舉陸文裕公、公以聞、詔特
 用公。仍兼少詹事、侍讀學士、克經筵日講官。數遣視
 牲南郊、陪祀。帝社稷、代拜未明、祭先師於太學、春
 禮出尚書上、轉左侍郎、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
 同修玉牒、克會典副總裁。主考會試、遷禮部尚書、仍

掌府事、改掌部事、兼掌府事。會有忌者、力引疾以歸。
 然上每念公、見謂可信任、逾年召掌府、加太子少
 保、疏請。皇子講讀、不報。遂以疾再疏乞致仕、詔賜
 馳驛、并許以克弘侍行。凡居家十年、卒。其卹禮曰、自
 聞喪至於葬、賜祭四壇、遣中書舍人梁孜治葬事、贈
 太子太保、謚文簡。又將歷其孫。其行曰、公事親孝、始
 延平以祈雨得疾、後公每值祈雨日、輒感額不欲聞。
 母阮夫人以上元日生、公歲張燈爲壽。夫人歿、不復
 燃一燭。撫其兄之子克嗣、孫昌祖、族之孫今鄉進士
 友仁、及焦氏之寡姊、母族之孤嫠、朋舊之貧且病者、
 咸有恩。辭受無所苟然。生而直項寡言、與人交、雖
 所知厚、自一揖外不能致款曲。卽有所得於人、亦不
 能懇懇爲謝。或說以名位可智力取、輒辭曰、有命。又
 或強之而發、亦不復答。聞有毀已者、笑曰、吾固無愧
 於心。聞受人欺、輒又笑曰、誠不意乃爾。於書無所不
 窺、及對賓友、一不以資談論。故在大夫之賢者、罕克
 知公。而其不肯者、因謂公易與。思有以摧沮陵陷之。
 獨賴上識公醇謹、遷轉召用多出。御筆公選得
 至貴顯。上在位久、明於人情、凡大臣請告者、率見
 疑。獨公以誠見諒、得以恩禮去位。自少至於老、手不

餘光燁燁照史乘、易名文簡行允稱。

《國朝獻徵錄》卷一八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黃公綰行狀

李一瀚

識握算亦未嘗一問米鹽細小、物價之盈縮。故公年踰八十、乃其心渾然赤子之初。其制作曰在武宗時、有修德應天賦。上之登極、有正始歲、有鑒古語。上南狩、還有大孝頌。皆志存勸戒、雖或取忌、取謗、爲之不疑。番卒有遺表曰、慚負國恩、虛生人世、相殞已矣、銜結茫然。惟聖躬康壽、天曆彌長、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讀者以爲公於愛君、至死不替、有古大臣之心。而其他若使交紀行稿、使郵稿、集古像贊、易卦通議、女訓、漫溪草堂全集、以文章稱雄於世者、未暇論也。予後公舉進士十年、猶及與公同在史館、官僚之選、予自江西副使獲隨公升于朝。後公視篆詹府、而予繼爲禮侍。公歸、予實代爲禮書。公之再起、予忝在內閣。與公處甚久、稔知公之爲人、蓋真所謂長者。故公之歸、予爲文贈之、又以文壽公八十。及既卒、又合謚法所謂博學好問、一德不懈者謚公、而茲又接大參鳳峰沈公狀、序其事之大者、以銘于幽。銘曰、世衰道微、文乃盛。孔子因之、思先進。公秉文獨質、勝口無甘言色不令。紛華滿前、一髮競、羣趨衆譁、持以靜。人莫知公。主明聖、南宮詹府佩兩印。既歸、復召。親錫命、行且相。公公則病、吁嗟有德用未竟。

公姓黃氏、諱綰、字宗賢、別號久庵居士。台之黃巖人也。幼承祖文毅定軒公廕、弱冠卽優通詩義、尤苦古詩文。一日、因感橫渠先生論養蒙語、遂棄舉子業、師文肅謝公鐸、毅然以聖賢自期。揭座右曰、窮師孔孟、達濬伊周。爲監察御史、陳公銓所知、招應舉、具書力辭不赴。隱紫霄山中、歷寒暑十餘年、勤讀苦思、學益充裕。因母鮑太淑人強命出仕、授後軍都事。公素少治生術、家甚窘、有商人規知、餽金千餘兩、公却之。且上疏言、乃移冒支弊、盛爲當道所重。凡三年、疏乞養、病歸田。與王公守仁、湛公若水訂終身盟、講明絕學、共扶世教、一意恬退。儲公瓊、喬公宇、張公元禎咸以台之先哲、方正學者稱之。家居幾十年、恭遇先帝龍飛、詔徵遺逸。時侍御朱公節特疏薦公、志專正道、素行愜於輿情。心存王佐、學術明於澤物。起陞南京都察院經歷。適大禮議起、公具疏與焉。先帝用何淵議、欲以獻帝入祀太廟、舉朝莫敢沮。公特疏諫而寢。繼



儒藏

上論聖學求良輔疏致忤時相。尋陞南京工部員外郎。又累疏乞休歸田。未幾尚書廣公書侍郎胡公世寧各疏薦公才堪太用。學裕纂修起陞光祿寺少卿。纂修明倫大典時王公守仁江右功成忌者譏奪公力疏辯之得明。繼陞大理寺少卿。首上論刑獄疏列六款。又釋無辜囚。辨冤枉獄不可勝數。時稱明允。先帝以翰林缺官命選中外臣僚才德學識堪備儲輔者入翰林。時公膺首選。改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講官。先帝嘗曰。爾以不羣之才卓越之見。故超資寵用以圖治弘功。大典書成陞詹事仍兼侍讀學士。其在史館事核理直無少阿比。同事者咸稱良史之才。其在經筵日以養德格心求賢才謹好尚爲言。先帝嘗以君子之言褒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時各部院缺官公署五篆。日歷諸曹一無廢事。各屬咸嘆以爲難。及帶管操江嚴防禦之法。謹巡詰之司。一時江盜悉皆屏跡。凡所應行奏爲定例。至今猶賴之。三載考績陞禮部左侍郎。適大同倡亂公奉勅往撫大同奮不顧身兼程到鎮運謀計策擒斬積年創亂首惡張玉穆通等二百餘名而一方之難遂靖。民立安輯祠祀之所餘賑濟銀三萬有奇毫無所餽。齋回還諸

內帑。先後功次國朝典故內雲中紀變篇載之詳矣。惜乎尚未論其功也。明年知乙未貢舉事甫畢適丁母憂服闋時有安南之亂先帝又起公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充安南正使其區處事宜歷有章疏啟行間朝指權相睦私遂排令閑住歸抵家遷居翠屏山中杜門謝客日事註述布衣草屨超然於塵埃之外。雖極寒暑手未嘗釋卷。遠近有志士咸趨事之與語終夕不倦。凡有事關民瘼者獨慨然言於當道。凡有親故貧乏者悉與調給。置立清獻杜公範墓山祭田擇其裔守之。買山遷葬文肅謝公鐸并與其諸孫貧無娶者聘之。至如撫養王公守仁遺孤其間事尤爲難能。所著有四書五經原古明道編石龍集石龍奏議思古堂筆記家訓等書。享年七十有五。

《國朝獻徵錄》卷三四

靜菴蕭先生墓表

會稽之陰有大儒曰靜菴先生者。稟賦不凡少即穎異。甫踰十齡修詞藝文已卓然成章。年十七即厭棄之。從陽明王先生游講明聖學窮極指歸體認踐履不務口耳在諸生中甚爲提學副使趙公寬所賞識。弘治甲子楊文恪公廉爲浙江鄉試考官得先生文

大驚。謂學有本原。才堪經濟。取置第一。自是遂以文名四方。寔先生所不屑也。登正德甲戌進士。選授監察御史。時方以言爲諱。先生劾奏兵部尚書王瓊。雖小有才。多挾私妄作。都督江彬貪祿投托。蔓將難圖。申救胡副使世寧孤忠。爲國力剪強藩。封章慷慨。天下想聞其風采。非徒事聲容者比。奉命巡山海諸關。值邊備久弛。將官怠縱。先生遍歷邊徼。修廢振墜。相機設備。廣樹材木。多爲覆塹。虜騎不敢長驅。相顧喙息。會傳奉武宗將出邊捕虎。總鎮以下遞相掎。先生上疏言。陛下不當賤民命而貴異物。玩細娛而忘遠圖。因及官司掎。兵民疾苦之狀。留中不報。總兵戴欽鎮守王忻圖中傷之。用事者曰。蕭御史無隙乃止。嘗疾馳黃花鎮。啓視倉糧。直礫居半。且侵尅累鉅萬。守將盡論如法。巨鎗溫祥在司。禮監有權。令二倖折簡爲請。先生併逮倖治之。邊境悚然。士始獲餉。先是權貴人多冒奪士卒首功。前御史盡爲紀驗。先生悉奏奪之。江彬錢寧忿然。論于先生之前。先生曰。某地某地相距幾百里。某乃同日殺虜。彼此獲功。豈能二三其身邪。二人語塞。巡邊代還。盡圖山川形勢。量地夷險。叙著機宜方畧。緩急有虞。按圖可議。

戰守。彭都御史澤上其功。且薦可大用。王瓊以夙憾不爲覆奏。先生亦初無意於論功。復命巡按雲南。值左脛爲邊風所中。疾作。太孺人憂之。遂疏請歸省。踰年。南畿缺提學御史。乃膺簡命。先生素以人才廢壞爲憂。至則振起科條。以身範物。先德行而後文藝。士有可進者。先生降色溫言。懇懇誘掖。語及理道。反覆推明。其或有不率教者。縱其文擬楊馬。詞並莊騷。亦在所必黜。重以權貴人請之不聽也。其諸官師之賢否。生民之利病。往昔之忠賢。山林之遺逸。靡不悉心咨訪。抑揚興革。究其所措意。直欲挽回陋習。躋之隆古。而與人爲善之誠。惻然可掬。此豈可與流俗道哉。故南士有陳泰山。蕭北斗之謠。陳謂先提學陳恭愍公選也。尋陞河南按察副使。仍董學政。凡所施設。一如南畿。臨穎有大臣在內閣。以故怨構誣其鄉人谷生者。欲假手甘心。先生廉知其故。不爲處。乃復爲其子弟甥婿請託。又弗許。由是憾甚。嗾言事者劾先生。連及廣東提學副使魏先生校。二先生皆當世名儒。疏下吏部。恐拂臨穎意。乃量移先生於湖廣。魏於江西。皆兵備副使。南御史上疏謂二人皆長才。碩學。宜大用。不宜左調。值臨穎去位。乃更先生廣東。魏河南。



仍各爲提學副使。廣學政久弛，魏以過嚴獲譴。先生繼之，不少貶復。爲怨者所構，先生不辯，唯疏求解職，竟復論改調。尋丁太孺人憂，年且五十，而哀慕不已。蓋寢就衰矣。自是遂不復出。嘉靖甲午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距生成化庚子某月日，年五十有五。疾革時，令子弟扶坐堂上曰：「吾平生不欺，使吾一見天日耳。」子泣請遺命曰：「爲好人。」餘一無所言。先生諱鳴鳳，字子離，紹興山陰縣人。學者稱爲靜菴先生。父諱昱，任山東高密縣知縣，以先生貴，贈監察御史。母茅氏，封孺人。娶周氏，封亦如之。子男二：曰勉，曰飭，皆有文行，爲國子生。女一，適錢塘縣學生田肯搴。孫男三，承芳縣學生。餘皆讀書習禮。先生所著有靜菴文錄、詩錄、教錄、杜詩註若干卷，六經方次第有說，創草未就。先生環傑廊落，廉靖方介，終身未嘗畜媵侍，靜處一室，浩然天游。常正襟危坐，或獨步中庭，遇風月清朗，則自喜曰：「此吾儒受用處也。」其所自得者如此。故其於出處之際，百折不回。雖識者謂其足以大受惜，其不爲公卿而先生之視功名事業，則真若浮雲之過太虛也。嗚呼！斯世有如先生者幾人哉？先生卒之二十年，其門人武進薛應旂亦以視學過先生里第，拜

遺像而尋宿草之墓焉。勉飭以墓未有表，遂屬之余。謂先生之化，今傳後固不待表而見，然亦自有不容已者。因叙次先生之履歷與所嘗聞於縉紳先生者而表於其墓曰：嗚呼！先生藏於茲丘，其封不滿數尺，而關係世風者則何其大哉！余爲南考功時，西磐張公爲尚書，檢察庶寮，唏噓嗟嘆者久之。曰：士失養於學校而顧稽之於既仕，殆猶使不教之民戰也，宜其鮮完人矣。近時如蕭子離、魏子才之爲提學，其人豈易得哉？然則二先生之所以取嫉于人者，固其所以見稱于世者也。昔歐陽公謂宰執可爲，而唯翰林學士不可以輕授，余則謂學士可爲，而唯提學不可以輕授。蓋士習之汙隆，世道之升降，由此其出也。吾未知河南廣東如何，今南畿諸士去先生三十餘年，猶若畏先生而不敢爲不善者，此其爲益豈小補哉？余因表先生之墓而重有感焉，故特書其大者。

八屋周公傳 孫宜

孫子曰華容古章華墟也。山嶽雄峙。川湖襟帶。故者率以為楚之鉅馬。自己中馳者。樂謂東山。東山之秀乃又甲等一邑。前代多論已。開國迄今。名紳碩弁。冠冕鄉土。景頌華夏。若朴翁忠宣者流。大抵咸東山產。山自東復北行數十里。則其勢愈益雄巍。壁峭嶂。壑嶺峴阜。仰觀日月。奇剎雲漢。而東山蓋上下幾之。於是有人人生焉。曰八屋公。八屋者。山之特也。而公居其下。故稱八屋云。公姓周氏。名廷用。字子賢。父樂山翁。公之孕也。樂山翁方吏慈利。夢幢蓋儀從冉冉自天降。直入其廨。明日而公生。樂山翁以告其令。令曰。此貴徵也。翁於是棄役歸。乃公長而聰異。夙達。周由師授。年十八。始讀書。然又家貧。為諸生也。諸生率卑易眎之。曰周氏子窮而粗鹵。即免死溝中倖耳。凡有酒食聲伎之會。即屏避公不欲近。而公頗倜儻。靡較。遇酒食聲伎。直入座中坐。高論闊談。旁若無諸生者。諸生愈益卑易眎之。會有誦公文者。

謂諸生曰。若無輕周氏子。其人才可得志。若咸非其敵也。於是諸生亦求公文誦之。亦稍稍敬重視公。居無何。公鄉試武昌。榜欲出也。戲隱其姓名。謂他邑同候生曰。今年解知之乎。華容周廷用也。同候者曰。此人中解乎。公即曰。此故奇才也。設令試禮部。策廷對。猶當首耳。已公果列第八。錄其文式之。明年正德辛未。而公與家大夫舉進士。出為宣城令。宣城者。縣之壯也。公為之。迎刃破節。排錯解。禁。彊抑豪靡。有遺缺。又日從事文章詞翰。為山川亭閣之遊。不三年。入為陝西道監察御史。按貴州。夷獠帖息。寇暴屏除。文學詞翰。愈益加進。駁駁內遷。已。會公疏抵銓部。厥辭直烈。當事者怒公。思有以阨之。未一考。竟陟公浙江按察僉事以去。人或憤而心靡平。而公則坦然泊如。曰。此何足以困我也。乃益自砥礪。聲績日起。當事者無如何也。進公福建右參議。與見素林公論詩文于壺山之陽。林公大喜。奇焉。為文以贈。未幾。又進四川按察副使。是時屬亂。芒部。撫鎮者委公討之。芒



居深僻窮絕境、有司罕至其地、蓋數十百年云。公冒險聞阻、宣德布惠、綏懷勦撲、遂平芒部之亂。又攝武科舉士科、舉士率精實無謬。即公所期許者、鮮不立取高第、列華要。於是蜀有編修楊名、給事中王繼宗等焉。然公終不自耀其能。征芒部也、同事報隨者間得美遷、而公顧三載於蜀、居久之、始推為江南按察司。江俗故刁強弗馴、其縉紳大夫罷居、例日請託受賕、累家富厚。公為按察也、每痛抑其弊、凡縉紳大夫以書問至者、令吏於廳事公拆之、以此故請屬皆廢不行。而其居四川、嚴亦若此。於是毀讒交集、咸欲推刃公。會三載入覲、銓部都御史汪鉉首摘公黜之。尚書王公瓊者知公、謂汪君曰、此故有名豪傑、何可黜也。汪即曰、公不黜此人、他日得志、將盡殺天下士、吾與公苟存、亦無噍類矣。王公故嘗以剛摘、其復起也、蓋不能不稍依違、計卒無以留公。於是縉紳相語曰、周某性高傲氣人也、今黜必且疏直寬、乃相率詣慰公勉之行、而公顧違言曰、天下大矣、假令

黜廷用輩數百千人、亦能容耳。於是卒歸、歸而與家大夫為石硤八屋之社、其文益大進。明年嘉靖甲午、公微病疥、醫謂下之愈、乃下之而增病、病不數日而卒。年五十三。孫子曰、世蓋有真豪傑者、非八屋公哉。夫公東山之布衣也、前無師承之助、後無汲引之階、總角寒素、又非有萬石之積、四海之交也。乃其所植立則輝煌炳煥、文足鳴世、政足樹紀、言足以經國、氣足以食一時、茲非有特拔靡羣之資、陰厚獨得之具能然哉。夫豪傑之士、天既生之矣、即俾其鷹揚嶽立、雷動風駛、掀揭宇宙、照耀日月、奚不可耶。而顧室抑阻撓、位不稱德、行與世乖、使人顧蒼叩帝、莫能伸達。嗚呼、天生之、天抑之乎。抑關輦齷齪者其得志宜久、而孤奮卓邁者造物固有所難容、而鬼神亦或忌之乎。嘉靖壬辰、予以文試禮部、是時公始黜也、人率喜謂予曰、八屋子去矣。予曰、若謂今日之去能八屋子屈哉。夫天下有真豪傑、亦有真毀譽。真豪傑者、必真毀譽而後能明之者也。夫八屋子誠去已、庸



流恒革視厥偃蹇跛躓胥靡之狀誠已內快中足喜其計行矣。求口之饒弭而積毀之銷既息子猶賢人君子也。今所親聞聾聵僂僂倖通顯者非世之所誇耀駭震所崇侈以為不可及人哉。然不數十年灰盡煙滅即使三尺童子微有識知謂其品視八厓則何如此非所謂真毀譽者耶。夫真者定也定者人為之實天道之公也。八厓子亦俟其定已耳。故曰造物無終窮然公之黜歸也語諸子若弟曰而屬以我故怨乎。吾聞之丈夫進不獲於時退必有知己者。夫石礪子吾之知己也。今天稍俾我年吾得與石礪子日以文酒過從足矣。嗚呼公果未幾而死乎。天之於豪傑畀其位復畀其年乃以身致之毀若譽虛名耳何益乎。初公既與家大人為同年婚姻交會予稍長亦能以文自樹立有聲稱已。諸時人乃咸仇嫉損陷之罔置即號至親內戚恨不欲其朝暮淪八目死焉。而公獨冒眾怨排俗紛忘年友之。又播其名海內於是海內人間曰華容有周八厓復有洞庭子乎。嗚

呼斯亦謂國士知矣。公卒予為詩十章哭之已又書其墓碑今又作八厓周公傳然予尚欲刻其歸休詩并序其文。

論曰華容故文獻也前哲之士若朴翁兩山率以文自樹立然其體顧咸不高。乃八厓子之文則彬彬異焉。予讀其古賦樂府及五七言詩亦庶幾秦漢魏晉李杜之間矣。故曰八厓子於文章蓋中興吾邑吾不謂特立豪傑哉。公既已違世獨化而海內識者未嘗不誦愛其所作稱八厓八厓以此卜之百世之下必有聞矣。夫不於位於其文不於其年於其垂範斯又非天道昭昭未泯者耶。八厓子固可以死哉八厓子固可以死哉。

《明文海》卷三九八

校記

①閑：據《明文海》卷四五三當作「賢」。

②隧：據右引書當作「隧道」。

③太：據文意當作「大」。

明儒碑傳集卷四十一

余本 萬吉 江曉

中憲大夫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南湖余公本墓

志銘

張邦奇

嘉靖己丑十二月十六日、日將中矣、南京右通政余公過予。予迓之庭、升階、問友人汪汝成都憲沒也、愀然動容焉。坐定、談汝成事、秩秩不少亂、已乃咨嗟悼惜、殊不自堪。忽暈眩喘急、戴目垂手、欲倒。予驚泣、叫呼不應、手灌湯藥弗愈。踰時氣漸微、乃絕。其子九疇輩奔至、伏尸而哭、乃以臥輿歸其第。嗚呼、痛哉。公諱本、字子華、世居鄞城南臨月湖、故號南湖。余氏參知政事天錫之後。公曾祖諱烟、南安府同知。生愷、愷生謙德、即公父也。諱易慈、孝鄉稱善人。以公貴、封翰林院編修、階文林郎。母夏氏、封孺人。愷以弟愷早卒、弗嗣。令文林公後之。公孝愛性、生而英邁、遠厲、動師聖賢。娶未逾歲、遭母喪、終其制、不入私寢。今刑部左侍郎聞靜中先生時就讀其廬、卧起必偕、能悉其情云。始公少游府庠、斤斤自持、不少利祿。每候謁上官、諸生多叢聚踞談、而公與聞汪二子恒敏襟獨坐。

日相就問姓名、語合、遂爲契友焉。正德庚午、領鄉薦。辛未廷對、擢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明年、念父老無兄弟、疏乞歸省。時例、京官省親離庭幃、六載乃許。公未及再暮而特旨允歸。又明年、奉其親就養京邸。尋充經筵官。時權奸迭興、文事廢不用、公慨然具疏、指切無所忌。至再上、不報。乃疏乞補近地儒學官、便祿養。當道難之、乃請擢廣東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至則毅然以釐俗作士爲己任。秉公力勸、務行厥志。然素性骯髒、視卑賤咕囁之態、不啻若焚、行事一不當於理、即義形於色、或而折不少容。用是與巡按毛御史鳳積不相能、劾其不法數事。而毛遂其莠、言以相詆訐。詔各回籍聽勘。毛以京考落職、而公適忤外觀、服闋、當道令公赴選。公不可。嘉靖丁亥、起復山東按察司提學如故。行事不改嶺南。戊子秋、試士之中式、經公所首選者幾半。其年四月、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凡文牒無細大、一一訊辨、擇可否罷行之。曰、不爾、則無以遏謗說、詎殄行、非朝廷設官意也。官宇頽圯、會以時誅禁工役。公乃計處工食若干、佐以俸餘、費不涉公帑。役不越輿隸、而堂廡煥然、嚴飭莊固、見者服其能焉。今巡撫山西都御史王天宇先生



者公友也。嘗曰：吾每有舉措，或沉吟未決，思子華之風，卽沛然矣。蓋公臨義必赴，於得喪是非，死生禍福，不一置於懷，故能無所瞻顧。若鷹搜淵，起莫或牽掣。家居食貧，稱貸無虛月。親族有急，輒傾囊濟之，或爲假貸，而公自負焉。從父兄某，弟某，皆早孤，文林公撫養如公。比長室之，且給之田若干畝。公於書無所不讀，見古人奇偉事蹟，然期必爲之。至奸臣傳，其筆節罵詈不釋口。禮樂、天文、陰陽、律呂，皆研窮其數，爲詩文直寫已意，不屑磨鍛，崇華飾作世俗語。而典雅確實，克禪世教。其雄才大節，使當大任，當爲國家長城，太阿無疑，而遽止於此，知者惜之。公生成化壬寅月日，得年四十有八。

《國朝獻徵錄》卷六七

桐廬學訓導萬公吉傳

唐順之

宜興萬氏相傳，徒自鳳陽，始徙者曰勝三。傳至雄雉兄弟六人，皆強力殖產，結豪傑，而萬氏始大於邑中。雄生政，政有弟盛，爲九江推官，以學行推高一時，而萬氏於是爲文獻家。政生璵，璵生公。公諱吉，字克脩，爲人方嚴剛峻，可望而知其爲莊士。自少從盛學，盛

爲人亦方嚴，公心效慕之，盛亦喜公類已。公爲學，以爲非有廉隅，牆壁不能自植立，於是斂束筋骨，刻意以古人爲師，讀書觀古人忠孝大節，輒揭之壁間，自恐不如。平生自禮義廉恥大界限，至於拱揖進趨，冠履飲食之節，畫線而蹈，始終相較，不失毫髮。善戲之，謔露齒之笑，未嘗一出於口。撥衣蹶足，箕踞跛倚之小過，未嘗一加乎身。其事父母，視寢視膳，視藥，恪有儀節，深心款然。父母病，不解帶，自始病，竟病愈，以爲常。父暴病，一夕卒，每痛不及藥，哭輒殞絕，病危，然骨立年五十餘，遭母喪，哀毀不衰。於喪父時，以是病，躬至沒齒，竟不愈也。與弟善，以友愛聞邑中，病則共被寢。至老身長子，未嘗異錢帛，善亦謹厚，有兄風。教諸子寬而有法，先志行而後文藝，諸子然悉雅飭，規行矩步，孝謹一如公不衰。其閭門化之，姊妹飛睦，自姻族朋友出入公家者，不聞有諍語嚅嚅之聲。其諸子弟，不聞有挑達宕佚華矜之習。邑人爭相高之，以比於漢石氏，而以公比萬石君。公面目清冷，對人少寒暄語，若落落寡情，然人久與之處，真意溢出。外有邊幅，而內朴無城府，至其情所甚鍾處，宗族姻戚間，



恩禮款曲，卽素婉孌多兒女子情者，不能及也。其自奉泊然，衣未嘗問新敝，食未嘗問精惡，室無媵妾，館無圖書，古器伎藝之玩，賓至時一奕而已。然亦未嘗溺意求工也。居家手不識握算計帳之具，口不問錢米盈縮，雖以有弟足藉，亦其素性於財利疎濶使然。然獨喜施舍，至款款家人節口而金，遇貧人未嘗忘施也。友人且死，屬其妻曰：「濟我後事者必某也。」已而果然。其處宗族，每誦范希文自吾祖宗視之無親疎之語，歎息者久之。族人有緩急，既自罄其貲與力，有所不及，則醵其閭族之貲與力以濟。其三族中待公飽饑衣凍，婚子嫁女者若干人。公恂恂儒生，非欲以振急排難爲豪舉，其生平凜坎，又非如希文有俸廩賜予可以收族，其所爲如是，益天性也。以繩檢自律，亦以繩檢律人。人有善，雖在後輩，必稱歎推引，以爲賢於已。人有過，雖在同輩，必面折，或動色，不少避。於義有違，雖田夫野人女子之言，皆爲之屈服。及引義爭是非，雖遇達官勢人，輒鯁反覆，必伸已說，不少撓。姁以是人或謂公激，而知公者益以公樸直愛人如愛已也。其有欲爲不義，惟公知之而止者，較之面折者尤多。居學中三十餘年，學成行尊，其儒生後輩有

志節者，雖不及公門，亦心師公。事公一如事師之禮。公亦款款訓諭，相勵以古道，不降辭色。既執古自信，因以古名其齋，諸儒生無背面，必曰古齋先生，而不敢字之。其家子弟且冠，必爲之行古冠禮。及婚葬祭，率準家禮從事，不爲苟簡。在學中凡八試于有司，皆不第，而提學林公有孚，肅公鳴鳳以德行旌士，每有公以風諸生。公自少讀經史，守儒先成說甚謹。於儒先中尤篤信晦翁氏，然至疑難處，輒掩卷自思，及有所得多出儒先論斷之外。文字尚理致，不爲華言，然諸儒生心服公之行，故不以文名。在學中獨與潘君松爲厚交，潘君疎爽坦易，而公堅苦樸密，兩人操行不同，而各以所長相取，至白首無間。嘉靖丙申，余始識公于宜興，公因遣二子從余游。數過余，相與議論，有合有不合，而卒歸于相得也。蓋公尊經傳甚篤，而守格式甚謹，然而默成不言之旨，近於破去經傳而易以爲束書游談者之所便，得心忘象之宗，近於脫落格式而易以爲宕宕無忌憚者之所假。故儒者往往因其似而疑其真，余旣與公交久之，乃稍稍於經傳格式之外有所陳述，大要以反求自得，一不蹈襲，獨標樞柄爲說。公聞而相與辯析，亦久之。然公察余非

敢不尊經傳、非敢不謹格式者、是以因其跡而諒乎其心、知其人之不求爲異、而意其言之或不妄也。先是公之友周君道通學于王陽明子、得聞致良知之說、歸而以語公、力從史之。公以其說異朱子、不肯信。道通沒十餘年、既與余相得、則慨然謂其所善門人王革、道通愛我、今荆川子語固多與道通所述相合、然固未嘗背于朱子、我恨不及道通之存也。嗚呼、以公之堅志勵行、虚心從善、使其早歲有聞、且將由忠信而好學、不知其何所止。正使晚年所遇不至如余之迂鶩、而得一豪傑之士、其感乎契合、洒然冰解、又不知何如。此余所以愧公之知也。然公之所自立者、其亦足以見于世矣。居久之、以貢爲桐廬訓導。桐廬地硠隄、儒生溺於習俗、錐刀瑣瑣、鮮志操。公夙夜勸課、爲之深明義利界限、時時舉釣臺故事、激發之曰：「若輩非子陵鄉人耶？」諸生一時爲之爽爽心動。時節或有饋遺、却弗受。間有所受、則以振業諸生之貧者。提學張君岳考之曰：「文足以範士、行足以勵俗、近得其實云。」未幾、懇乞致仕歸。是時二子士亨、士和舉進士。公每遺書必曰：「願若輩爲好人、不願若輩爲好官。」士和以翰林吉士出爲禮部主事、公聞之喜、以其能

不干進如教指也。在桐廬二年而歸、歸六年而病卒。病且亟、余往候之、氣已微矣、猶披衣端坐、作拱揖狀。謂余曰：「吾語言若顛倒者。」余曰：「須靜以養之。」公曰：「正爲平日不能養也。」是卒之前七日也。卒時爲嘉靖甲辰七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三。公蚤年剛方自立、晚而氣象和易、對人煦煦。自桐廬歸、後輩益樂親之。其行已類狷而意甚廣、居常有志天下事、自爲諸生、地方利害休戚、疊疊爲上官陳說。既老、無所施用、然猶不忘時事。聞一賢人進、則喜見鬚眉、爲天下賀。或問進一縮胸黨蕩者、則蹙然改容、當食爲之廢飭。每得忠諫章疏、雖老必手錄。卒之前一月、既已病、半起坐間、猶類聚平生所錄、拱手讀之。其強于好善、至老益篤。

《國朝獻徵錄》卷八五

工部右侍郎贈尚書瑞石江公曉神道碑銘

呂本

江氏出自伯益、季子玄仲封於江、因以爲姓。其後族屬繁衍、散處海內。至宋、有某者自汴扈蹕南渡、遂家于杭之仁和。入國朝、累世貴盛、始大著。公諱曉、字



景熙別號瑞石。曾祖諱通，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曾祖妣陳氏，贈孺人。祖諱玘，景泰辛未進士，由禮科給事中歷官山東布政司右叅政，累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祖妣陸氏，封太淑人，加贈淑人。考諱淵，成化戊戌進士，由翰林編修學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昭，加贈資德大夫。妣王氏，封太夫人，加贈夫人。成化壬寅生。自幼德器純粹，穎悟絕倫。弘治辛酉，甫弱冠，中浙江鄉試第十人。明年，卒業北雍，謝文肅公爲大司成，深見器重，每較藝輒居首。公經學既精，而又博綜羣籍，正德戊辰，中會試第四人，主考王文恪公、梁文康公一見稱之曰：「兩脚書厨也。」廷試二甲第六人。諸老謂宜在詞林，公以文昭公在南京乞便定省，授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已巳，丁文昭公憂歸。辛未，復除兵部武選司主事。武選事例浩繁，吏得因緣爲奸。公編定條例，又查天下衛所貼黃，以各官品秩姓氏功次略節類寫總冊，凡襲替卽按冊處之，弊盡革。嘗勘剿殺流賊功，權勢人無一得冒者。癸酉春，遇恩例授勅命，進階承德郎。乙亥，考滿陞職方司員外郎，分蒞前司，專理解發軍伍，則審遣必速，而收補有限，仍刊條格，人給一紙，以祛宿弊。時

稱便焉。大司馬王恭襄公甚重公，適遠賊入白洋口，運謀防禦，賴公居多。虜退，賜彩幣一襲。丁丑，陞車駕司督郎中，尋以考滿實授武舉，充收掌試卷官。時武廟巡幸，傳旨起關，無間晝夜，公日宿於公，凡違例者率不與，仍定例則題允。太僕議處馬政事宜，公爲條奏，俱著爲令。是冬，奏乞歸省。已卯北上，調吏部稽勲司郎中，尋以考滿進階奉政大夫。庚辰，會試充同考試官。部中同僚多飭威儀，而公坦夷率性，惟持正秉公，留心人才，臧否每家宰咨及必直言。又有候選百餘人言稱藉勲公而恕考功私而刻者，家宰深然之。由是爲同僚所忌。嘉靖癸未，考功轉文選郎中，遂出公爲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士論甚不平，公欣然赴任，惟以盡職爲念。乃嚴檢制，立條格，勤比較，凡可以剗吏弊而錫民瘼者，無所不至。每出行部，卷筭必露檢而後入，自傳食之外，一介不受。先是蒲禪多偏給貧者苦之，公議按季均支，歲歉議奏免民租，仍加賑濟。又嚴之侵匿錢穀數十萬，故糧不愆期而民不告勞。及督運至京，懲前攬納之弊，乃議召商上納，隨時估值積出，附餘輸官，至今爲法。撫臺王公特疏薦公，賜彩幣羊酒。丁亥，陞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署篆者

久之。公見百務廢弛、公私俱病、用是建議、如平法則以革羨餘、公支給以杜請託、照戶則以均徵派、覈歲支以足經費、處鹽課以紓國計、速報災以議除豁等事、撫臺常公道素重公、卽次第施行之、上下一時改觀。戊子歲大侵、太原平陽民多轉徙、公極力安輯賑濟、全活者以萬計。公時寅出戌歸、判裁繁錯、累年勘合、計日完報。巡臺穆公喜曰：如此幹理、山西安有廢事乎？各司事皆屬公稽覈。是冬入覲、公於合屬賢否鑒別素精、酌定考語、無一枉漏。吏部考察悉如所擬。時公聲望益隆、然孤介自守、頗不悅於當道、久而不遷。庚寅春、歷三年、乃陞應天府府尹。凡道經屬邑、民必焚香頌恩德。比至應天、勵精如前、而法制加備、申防禁、減宴會、清案牘、勤黷訊、課農桑、平收支、革羨餘、省浮費。雖處高位、治帝鄉、卽在外省、不是過也。復條陳職掌十事：一革庶人婚喪需索、一革庶人私用物件、一革工部冒役匠役仍當民差、一革各坊冒籍內官家人派捕絕戶、一查內府揀運扛夫驗扛差撥、一查內府土工人戶量減編僉、一查中帟局洗櫥夫通行禁革、一查鮑魚廠供應夫革免科派、一查析薪司運柴夫革免部總、一查巾帽小下程盡行減革。俱允。

行。撫臺毛公思義以公積貯有法。上聞、奉溫旨、有體國爲民之褒。歲辛卯鄉試、爲提調官。公凡三領提調、每因舊法出新意、區畫防範、極爲周密。試錄所刊、文義多出公手筆。士林至今傳誦焉。是冬再入覲、尋以太夫人憂歸。甲午、復除應天府尹。乙未春、值旱災、竭誠祈禱、雨澤隨降。又督民捕蝗、蝗盡滅。是春頗收。至秋復旱、乃發長平倉暨屬邑預備倉穀數萬石行賑、全活亦數十萬人。初、公之在郎署也、縉紳皆以清望重公。及歷藩輔、乃精練民事、動爲百千年規、誠可以利當時、澤後世。公既屢經薦剡、始受簡知。丙申夏、陞工部右侍郎。蒙恩、謫子圻入內監。時大工方興、公奉勅督理、帑藏常不給。部議加派各省。公曰：濫費孰若節用之爲寬民也。今夫匠冗食而物價低昂不同、徒爲勢要奸商之資耳。乃諭司屬簡其人、平其價、量工稱餼、盡裁內監所估。且防檢嚴肅、凡京師富室名攬頭者、無敢至門。雖多循衆情而國用不耗。是年皇史成完、賜金幣及御製記。廟工完、陞俸二級、賜金幣有加。丁酉二月、重給誥命、祖父皆加贈陞級。舊制、祖父官高於子及品級同者、不得加贈。其已受誥命者、不再給。此蓋殊恩也。戊戌、慈寧宮完、加廢一



子入監。奉先殿完。加二品服色。其他慶賀。扈從。錫賚。駢蕃無算。人始知公爲。上所嚮用云。己亥正月。上將巡承天。命內官監沿途搭蓋行宮。既有旨令公先往巡視督理。時公已具疏。同尚書蔣公瑄極陳南還所繫之重。欲留駕不得。乃陛辭出京。比有欽改駐蹕程次。增寫慶都。新樂。栢鄉。磁州。湯陰。五處。禮部尚未刊行。公弟曜在祠部。令吏馳報。公隨照新定程次。行巡撫都御史陸軻。巡按御史胡守中作速營辦。以須駐蹕。已則兼程先詣諸州縣。督有司晝夜促治。事皆有緒。而守中弗知也。恐緩不及事。先圖委罪于公。乃叅稱裡答稽誤等語。中批回話。公行至南陽。始接本部咨奉本抄呈與欽定程次同至。公始知守中之誣。及謁驛疏上。遂下詔獄。鎮撫孫綱與守中素善。略不爲辯。照原叅覆奏。送刑部問擬還職。奉旨爲民。公念家屬復間道之京。沿途士民相訝曰。是前日巡視公也。爭具肩輿送之。蓋公奉命而南也。恐扈駕者衆。有司供億不支。自備乾餼。所過止受糜米三升。故民感激若此。公既歸。角巾野服。日以書史自適。閭門省愆而已。凡過訪者。就於家庭再拜答之。未嘗往謝。辛丑冬。胡守中。孫綱各以罪棄市。士林稱快。自公被誣。

言官雖忿忿不平。然守中在位。未敢顯言薦之。至是撫巡皆累疏薦揚。大抵謂其德學才望忠誠節操。真足以繫朝廷之重輕。所宜亟用。乙巳七月。奉詔復冠帶。戊申。吏部以公等八人起用。雖未奉俞旨。而朝議翕然以爲善類彙征矣。是後薦公無虛歲。亦不果用。癸丑。感疾卒。年七十有二。嗚呼。傷哉。公卒十三年。穆宗卽位。用臺諫言。贈公尚書。祭葬悉如制。公束髮登朝。敷歷中外。所至功見言信。而文學政事。歸然爲士林所推。人人能知之。若夫至性孝友。事父母生養沒哀。情逾於禮。兄暉弟暉。卒無嗣。俱爲悉力。渠事撫教其繼子。與祠部弟友愛特至。以其子延承已廢。白首怡怡。養寡妹并甥女于家。不念同年舊惡。而幽免其子監生之罪。至事于公門。則絕口不談。不經營生計。不增置屋室。儉素無異寒士。藩臬欲毀寺爲文昭公建專祠。力辭之。聲色貨利。一毫不染。惟玩索經籍。考覽本朝文獻。鄉郡沿革。與夫釋官野史。地畧醫方。罔不旁搜。以此自老。所著有瑞石稿十卷。歸田錄十卷。春秋補傳十五卷。傳於家。

明儒碑傳集卷四十二

彭瀾 王艮

爲漢彭君墓表

習俗之移人豈不甚微而師友之功可少乎哉昔武皇帝朝尚武功喜單絃之服鉦鐃之音且詔天下富人皆得入粟拜爵爵自列校至將軍騎尉鵠冠虎服殆滿郡國士大夫欲抹之而不能也則競賦詩飲酒以文雅自表異而廬陵爲漢彭君席乃考樂克之豐貲婚相國莊靖之華閥自其少小好奇偉不羈之行思男子不能以文墨取榮顯便當棄時累貲異日有少緩急得效尺寸於窮邊遠夷其亦可以瞑目也於是起布衣奉詔爲吉安守禦千戶而又懼不齒於士大夫猶未足以傾動遠邇而極其志意之所得也則又學爲近體詩與館閣山林諸賢往復上下其議論若徐南峯鄒東廓輩莫不折節下之與爲婚姻行輩交當是時君之轉盼投足軒如

也。武皇帝末年陽明王先生督兵虔州首以理學授士人虔吉之間豪傑響應君雖不能頓棄夙好私心固不能無羨慕以爲古今詩歌之上又有所謂理學者誠足以取重於人也。然業與東廓爲友氣槩勃勃不相下歲時問訊不失舊歡而已。又十七年爲嘉靖甲午東廓大會士友於青原君嘗以故交來東廓素善解譬懇致惻款君志意漸已消索而語之所指一一潛中其肺腑又若盡爲已設者乃內愧發汗沾衣前席跼曰今而後知淪之所以自貴也強納弟子禮于東廓而歸取昔之衣冠輿馬盡屏之宴飲賓祭一以深衣從事躡敝食糲寒峻殆不若也。君年已五十餘長東廓且八歲而鬚髮又早白自是每會必至至則先諸弟子請益拜起執禮視諸弟子恭甚旁觀者多指目之東廓亦引席相就君退然如忘也。夫此一彭君也由前觀之車從赫奕吹彈喧譟鄉人之所侈大也由後觀之寒暑稟業山水忘疲鄉人之所鄙笑也而君子者一或嘗之一或與之君何所

見而不惑於鄉人哉。雖然，彼侈太而鄙笑者暫也，其既也，即鄉人亦未嘗不陋前之為貪得而服其後之為善變也。夫昔之不免見陋於鄉人，而今乃得見與於君子，人性豈有殊哉？顧所習與導之者何如耳。余識君二十年前，而相信於十年之後，見其以將衰之年而欲捐其厭棄之事，以內疚之悔而求償於樂易之心，故幾希之辯，吾未知其如何，至其知善之必可為者，固不以小利而移也。瞬息之間，吾未知其如何，至其知過之必當改者，固不以顯露而文也。其將病也，訪余石蓮洞，再宿不能去。已而訪彭石屋，訪東廓，疑若預為永訣者。蓋既歸而即病，始病自治後事，棺殮贈遺條序井井。病亟，聚家之長幼拱手告終，神氣不亂。余隨東廓視窆在其里之北岸下莊之山，與妻陳同穴。東廓既述世次名字年齒子女以志，而余復書其墓上之石如此。於乎，君今乃可以瞑目矣。後之溺於習俗而求援於師友者，誰乎？求諸師與友矣。幡然今昔之有間者，誰乎？於乎。

羅洪先撰《念菴文集》卷一四

泰州王心齋先生墓誌銘 趙貞吉

明興八葉之世，越中王先生論學名世。從游者，泰州王子稱最者。王子名艮，字汝止，少先生十一歲。先生歿，王子論學如先生，故學者亦稱王先生。先生泰州安豐場人，先自姑蘇徙居。四代祖仲仁為場百夫長，生文貴，文貴生公美，公美生處士艮，配湯氏。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生。先生於安豐里。先生生有珠在手，左一右二，隆顙修眉。安豐俗負鹽，無宿學者。先生逮粗識論語，考經章句，即邈焉希如古賢人。信口談解，如或啟之。塾師無敢難者。一日天甚寒，至親所親方急務盥冷水，迺痛發曰：「艮為人子，今親天寒盥冷水而不知也，尚得為人乎？」自此遂出代親役，入掃舍，捧席，哺二老，晨省夜問，如古禮唯謹。時年二十矣。先生孝出天成，久益行純心明，悟性無礙。於是秉禮為儒者，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即悟處，悟即行處。如此有年，人未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



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先生悟入之始。已能如此。是時越中王先生自龍場謫歸。與學者盛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譬爭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撫江西。極論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顧奉親執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論說。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良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良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蓋越兩月而先生再詣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間。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從先生居越數日。風之未遠也。是良之罪也。辭還家。駕小蒲車。二僕自隨。比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觀。無慮千百。皆飽義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為人。立晨

起往候。而先生實應之。先生風格既高古。所為又卓犖如此。同志相顧愕然。共匿車勸其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諧衆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先生卒於師。先生迎哭於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先生剛骨氣和。性靈澄徹。音咳盼顧。使人意消。即學者意識稍踈漏。不敢正以視。先生引接人。無問隸僕。皆令有省。雖顯貴至悍戾不悅者。聞先生言。皆對衆悔謝。不及往往見人眉睫。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蓋先生之學。以悟性為宗。以格物為要。以孝弟為實。以太虛為宅。以古今為旦暮。以明啟後學為重任。以九二見龍為正位。以孔氏為家法。可謂契聖歸真。生知之亞者也。獨不喜著述。或酬應之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舌授之。能導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卒配越中為二王云。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良之仕也。或謂先生為隱。曰。吾無



往而不與二三子，民何敢隱也。兩救海濱之荒，活千萬人。洪鄉史垣構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之，不報。某年某月日卒於正寢。配湯氏，生五子。以某月日葬於某里。先生門人貴溪徐子直氏、道州周季翰氏謂予之向往甚勤，先生之念予亦切，義當誌其墓中之石，辭不獲，遂強作銘曰：

越中良知，淮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後有作者，來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書。

《明文海》卷四四三

王心齋先生傳 蘇朱南韓二子附

先生姓王氏，名艮，字汝止，學者宗之，稱心齋先生。泰州安豐場人。世隱約，未顯。先生有異質，隆額脩矐，少食貧。父曰紀芳，服役于公。一日天甚寒，方急，驚盥冷水。先生至，覩所覩之，痛哭曰：爲人子，今親寒盥水而不知，尚得爲人乎？自是出代親役，里巷人孚其忠信。家漸以給。尋商販東魯間，疾受醫，倒倉法而愈。因究心醫術，蓋爲事親不可不知也。經孔林，謁夫子廟，低徊久之，慨然爲曰：此亦人耳。胡萬世師之稱聖耶？歸取論語、孝經，筆句誦習，至頽淵問仁章，詢之塾師，知顏子爲孔門高弟子，曰：此孔門作聖功，非徒今人口耳也。製古冠服，爲笏，書四勿語，手持而躬踐之，惟謹。居后築斗室，晨昏定省已，閉關靜思，至忘寢食者累年。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次，予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頃覺

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因題其座右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此先生入悟始也。族長老諗其有志天下。每以艱大事質之。立爲劈畫。胥中機宜。里俗故好奉佛。先生準古秉禮。勸令墮佛像。祀祖先。會雙瑞佛。姓者矯上旨。索鷹犬于里。橫甚。里人惶惑。追咎爲慢佛故。先生曰。吾自當之。躬往謁瑞瑞爲先生言論。于儀所感格。更與先生交驩。擬薦于上尊顯之。先生婉謝辭避焉。居嘗以經証悟釋經多發儒先所未發。先是文成自龍場謫歸。與學者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讐爭之。及撫豫章時。又極論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奉親鵜居。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吉州人也。聞先生論。詫曰。此類吾撫臺王公之談。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某談格物。如其同。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是天以某與王公也。請于父如豫章。

生則以詩爲贊。踞然由中肩據上座。往覆辨論者累日。卒會于心。始師事焉。文成退。謂門人曰。吾擒宸濠時。無少動。今爲斯人動矣。居七日。告歸省。歸無何。擬復往。父以險阻難之。先生謂誠可動天。無憚險阻。時旱。族長老曰。若能致雨。天信可動也。先生秉虔。顧天澍雨倏降。乃得父命。復如豫章。過金陵。思南雍爲首善地。欲以所學諭之。至大學前。六館士覩先生冠服異常。環聚問所治經。曰。治總經。惟事此心耳。司成因進與語。竒之。曰。此非吾所能與。須越王先生成之時。文成以外艱家居。先生從居越。四方來學者咸屬先生開導焉。久之。嘆曰。風之未遠。學何由徧。乃製輕車詣京師。所至講說。人士聚聽。多所感動。爲書千餘言。諄二申孝弟。擬伏闕上。同門力勸止。乃還。還見文成。文成思裁之。不見。先生跪伏庭下。痛自省愆。久之。乃見。無何。文成復起制兩廣。順行。先生陳格物旨。文成曰。待君他日自明也。后文成卒于師。先生迎哭于桐廬。經紀其

家而還。開門授徒。遠邇胥至。直指洪公垣爲構精舍居之。先生英邁天挺。初類狂。既受學。文成養粹。氣和性靈。澄徹音咳。顧盼使人意消。往往見人眉睫。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蘊畢露。嘗舉魯論。就正語。悟呂涇野。寓書發大學止至善。旨于鄒文莊。晚作大成學歌。進羅文恭。浚乎深乎。可繹思也。先生自童不嫻文義。下所著述。乃其深造自得。所謂六經皆註脚矣。其里林子仁聞其學。發之時義。冠南宮。興化李文定。大魁天下。應制義亦多發其學旨。徐方伯子直承之。傳趙文肅。羅大參。惟德承之。傳宮洗楊貞復。它如教司成張中丞。尊信之者。未可殫述。五子皆令志學。不事舉子業。仲子璧尤能述其學。余徒曰。下李士龍。楊道南。焦弱侯。吳伯恒。俱與莫逆。余亦因之。私淑先生云。嘗聞先生兩策救海濱饑。所活人幾萬計。夫以華門儒生。功侔富相。先生之學。豈窒於用者。乃總漕劉公節。益法吳公。悌皆特疏薦。爲聞趙文肅曾疏請。

用真儒。意實在先生。俱格不報。嗚呼。天亦將以先生爲木鐸也與哉。于時親炙速肖。欽風興起者。非獨縷縷詩書士。雖堯豎工役。一聞聲咳。咸若凜雪其胸臆。而牖發其天機者。里有樵者朱姓名逸。曰樵堯易。發樞擇精者共母。而累其糲。批爲糲以樵。一日。過先生問而行。吟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裡。離山一里。薪在山裡。先生聞而呼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通言可省也。道病不末耳。求則得之。不則即近。非已有矣。樵因前而負牆竊聽先生語。浸有味于中。自是每往必詣門側。聽談取所。糲向都養所乞餘飲和食。食已。樵如初。疲則班所。樵堯于地。跌坐以息。踰時仰天浩歌。聲若出金石。適然得也。先生門徒或覲其然。轉相驚異。有宗姓者心憐之。一日出數十金。招而款語曰。諗子雅志。顧苦貧而勞生若此。願奉此爲子生理計。免樵作苦。且今吾得日夕相從商切。幸甚。樵手其金。俛而思。徐大憲曰。子非愛我。吾茲目此。此衷經營念慍。一起矣。是子將



此斷送我一生也。力却之。后學使胡植氏數欲招見之。匿不見。學使故假往役。誼下。檄督招之急。乃勉用齊民禮服短衣。徒跣以往。學使令人扶之入而加服焉。乃得一見云。其後又有陶者韓氏名某。居蓬屋三間。陶甃爲生。常假貸于人。爲甃雨壞甃坏。負不能償。并其蓬屋失之處。室中聞樵者朱氏風從之學。朱幼。卒業于先生仲子門。漸習識字。粗涉文史。常自咏曰。三間茆屋歸新主。一片煙霞是故人。簞瓢屨空衣若懸鵝。宴如也。年逾三紀。尚鰥。仲子倡義。屬門徒贖錢助之婚。婦初歸。日筭餘一二。裙布盡分給所親。與之約曰。吾志希梁鴻。吾不鴻若。非而夫而不孟光者。亦非吾妻也。買蒲日爲程。今織藍囊易楮。以給朝夕。婦朝夕作饘已肅共之。如賓焉。后聆先生學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爲任。無問工賈傭隸。咸從之游。隨機因質。誘誨之。顧化而善良者以千數。每秋獲畢。群弟子班荆趺坐。論學數日。興盡則擊舟偕之。賡歌互咏。如別村聚所。

常與講如前。踰數日。又移舟如所欲往。蓋徧所知。交居村乃還。翱翔清江。扁舟汎汎。下上歌聲。洋々與棹音欸。乃相應和。觀聞者欣賞。若群仙子嬉游于瀛閭間也。有縣令某聞而嘉之。遺米二石。白金一錠。受米而還其金。致書謝。畧曰。儂窶人也。承明府授榮拜。領一石。擬貯以給數月糲食。餘一石分給親友。以廣明府惠。金惠過渥。非窶人所堪承也。今問政對曰。儂窶人。無能補于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訟牒煩公府。此儂所以報明府也。令檢案牘。稽之果然。益敬禮焉。李元宰時休沐在里。教招見之。不往。且奏記。蓋規李公益重其人。予典學南畿。時寓書屬余嘉獎。以廣厲士風。予因致禮加幣。執禮諭之。令其必予受。乃受之。買牲祭王先生祠。分胙于同門。后予巡校泰州。謁先生祠。渠來謝。與之坐。余偶觸境示諸生。性無加損處。因述故相某取高第。位極人臣。一旦以細淺不得意。且熱中失常云。渠在傍不覺狂笑。拊牀嘆曰。安能如儂識此。此

子意耶。予笑爾曰。世故有大行不加者。能不加即不損。館居而意氣有加。亦損也。其師王仲子謂曰。韓生識之。大行館居。須一視焉可也。渠重領云。嘗與諸名公卿會論學問。有譚及別務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乃爲此閑泛語。或稱引經書相辨論。則又大恚曰。舍卻當下不理會。乃搬弄此陳言。此豈學究講肆耶。諸名公咸爲悚息。識者謂其氣冲牛斗。胸次怡。號曰樂五。不虛云。耿氏曰。我明自姚江倡學。後世以學自任者不少。先生常布士。乃其傳漫廣且遠。何哉。蓋學惟本諸身。可徵諸庶民者。乃可法天下。傳後世。先生爲學。其發志初根本于誠孝。以悟性爲宗。以孝弟爲實。以九二見龍爲家舍。得孔氏家法矣。綜其旨歸。以格物知本爲要。以遷善改過反躬責己爲勉。仁廓披聖途。至易至簡。固超然妙悟。不滯形器。而亦確然脩証。不墮玄虛。裒然孔氏正脉。其師表王公名卿。下逮樵豎陶工。有以也。或者疑先生出則爲帝者師。處則爲天下萬

世師。語懼爲狂誕者。口實然乎。曰否。先生實自篤信其道如此。若曰執此輔世親二長。天下平治。世之大經大法具是。所謂有帝者起。必來取法。執此善世。庸言庸行。是愚夫愚婦可與知能。所謂聖人復起。不能易者云耳。非謂學者必務自尊大如此也。先生嘗謂立其身以爲天下國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其所以語立身甚詳。而所以自立者蓋甚嚴。夷考其生平。無棄言。無越履。巨節細行。咸可以昭日月。通神明。語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先生之德至矣。世跡一二末學之狂誕。而病先生學。是懲噎而廢食也。先生之學。故民生日用之食也。食可廢乎哉。惟我皇祖龍蟠淮甸。起而重造乾坤。廓清寰宇。維時佐命元功。遴雲龍鳳虎之會者。多江北淮南產也。傳八葉而先生挺生于泰。泰固淮甸委也。孟子嘗謂五百年三者興。其間必有名世。又推堯舜湯文之相承。咸有見知聞知者。然則先生之生。鍾靈應運。非偶也。先生嘗作歌曰。常



得斯人繼斯道。大明萬世還多多。斯道晦明
故與世運相隆替。某願世共明先生之學。不爲
異說簪蠶我。明實其無彊惟休執。爲是述先
生履作傳表而章之。載編其遺錄以諭諸同好。
趙文肅誌其墓。謂所著格物要旨。勉仁方百世
不能易。具遺錄中。

耿定向撰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一四

明儒碑傳集卷四十三

魏校 潘潢 蔣信

明太常卿贈正議大夫資治尹禮部右侍郎恭簡

魏公墓碑 徐中行

公名校字子才。少英穎絕倫。讀書四行俱下。弘治甲子。魁應天鄉試。乙丑。第進士。正德改元。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訊獄必齋居。夏日淋涸。穢於疾病者飲食之。臨刑素服。事畢不御酒肉。與諸郎異。時奄豎劉瑾弟瑯守備留都。張甚。諸郎頗有謁公不往。其將據據某富人死。公不避嫌。執法。瑯卒莫能絀。日集諸郎講德。與鄧陽俞子積。信州夏淳夫。武城王純甫。尤切劘。烝烝如也。九年。改職方。時嬖倖擁兵大內。藩宗將告變。乃移病歸星溪。學士大夫多造廬請益。薦者無虛歲。間承召不起。藩王變定。武宗崩。世宗立。諸嬖倖誅。乃起家為副使。督廣東學政。遵功令。頒化條。毀淫祠。創社學。專祀宗儒。及

名吏鄉先生卓犖者。且示民息訟弭盜。一以敦本為務。士知鄉往者。命禮遣而躬導之。其有道術者。不憚與之友。踰年。謠俗一變。而奔封主事喪歸。盡禮服闋。補江西兵備。力辭弗允。改督河南學政。大較如廣東。而矩矱稍廓。行冠禮。正名稱。毀浮屠像。專祠義皇於畫卦臺。以蔡仲始封國。依太公祭典。鳩之義。而以世子死社稷。書於春秋者。配信陽宰端木公賜。蔡人曹公卹。漆雕公開。秦公冉。為之立經祠。又援漢梅福疏。請封孔子後為世傳士。守微子廟。因歲時省湯陵。不果。甫三月。轉大理少卿。冢宰桂文襄公推轂之也。凡封事質正。多為之削草。明年。轉國子祭酒。例謁相國。踧踖偶坐。公上坐自如。相國蓋嫌之。及充經筵。相國滋不悅。故事。講章先裁於相國。不贊一詞。而愈益嫌。俄改太常。假少卿。已陞卿。提學四夷館。時上議禮。進郊社論二篇。明年致政。歸養太安人張氏甚謹。撫兄諸子而教之篤。其先本姓李。居長洲莊渠城。自莊渠始祖三傳曰琳。鞠於姚夫崑山魏家。而蒙



儒藏

其姓琳生鍾鍾生公父珪雅意復姓因其先有迷所出而與李氏婚迨公疏復不得復為憾言必稱莊渠人多稱為莊渠先生乃為李氏統宗族屬譜祭則合族以申其義而於無告者有賑其孝友若此薦者無虛歲雖累宰聞問不答舉主費文憲公再入相期吳門不赴卒乃候其喪而修正大抵然也嘉靖癸卯卒距成化癸卯生享年六十有一訃聞贈官賜諡及祭塋於某山子紀天季子璠配淑人王氏奉公遺命以兄子續子恒嗣紀恒璠郡守命續嗣公續舉於鄉矣銓公太學解六書解遺文若干行世命立經祠於學宮左春秋有司奉嘗焉徐中行曰余聞莊簡公引當代名公十六人為公誄詳哉其知之也世君子或能之兩者無當於大誼乃君子弗能焉豈非苟然者耶自浮屠入中國少林達磨面壁九年傳其影也入石慧能受其衣鉢於曹溪世咸感以為神公督學南粵既毀其鉢督學中州復斲其影匪直曉曉實躬任之矣故其學引繩墨必軌於正義病邇來欬

言者比於晉之清談則其所就豈苟然蓋可俟之不惑者矣銘曰

浮屠而熾公也伊何既毀慧能爰斲達磨乃識其大雅行孔多疇不是式有爵其何

太常寺卿魏公校傳

魏校字子才，蘇州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正德元年丙寅，授南京刑部雲南司主事，遷陝西司員外郎，廣東司郎中。每訊重囚，寤居默念，務期得情。凡獄之寬，滯人所不能決者，即片言決之。會雷監刑，與皆采衣，即事，事畢宴飲為樂。公則慘然流涕，是日不飲酒食。時閹宦劉瑾擅權，其黨劉瑯守脩南京，倚勢作威，臺省官望塵奔謁，公獨不往。瑯復夷視法司，或時判狀至，莫有抗者，惟公直行已志。京邑有經歷姚元者，從子利其富貲，誣以奸狀，賄瑯陰為之地，必欲置元於死。屬公訊之，竟白其枉。瑯亦莫敢誰何。暇則與余公子積夏、公敦夫、王公純甫講明聖賢之學。正德九年，召為兵部職方司郎中。方江彬握重兵居大內，而寧藩亦有反謀，遂移疾家居。正德十六年辛巳，今上初服，起公，首膺廣東提學副使之命。力以師道為己任，崇德行，畧文詞，毀淫祠，興社學，禁火化，厚人倫，厥功為多。尋憂居。復補江西兵備，改河南督學，轉大理寺少卿，國子監祭酒，太常寺卿。公性孝友，每夙興，即省其父母，夜則就寢，所膳語無恙，乃即安。或疾，則累晝夜目不交睫。致政時，母張老矣，日依依侍食於側。平生篤志聖人，真猶餓渴之於飲食。其學主于立

本研幾，由慎獨以通於性命，稽古以協于明誠，始博而終約。著有大學指歸、六書精義、卒謚恭簡。

《國朝獻徵錄》卷七〇

南京兵部尚書潘潢傳

實錄

南京兵部尚書潘潢，直隸婺源人。舉進士，由知縣擢戶部主事，尋改禮部。與修明倫大典，復改吏部。擢禮部郎中，歷福建提學副使，累遷吏部左侍郎。戶部尚書，調南京工部，尋改南京兵部致仕。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卒，賜祭葬如例。潢有文學，行誼修飭，士論重之。

《國朝獻徵錄》卷四二

貴州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蔣公信行狀

柳東伯

王學先生蔣公諱信，字卿賓，號道林，其先鳳陽人。洪武初，五世祖諱文學來判常德郡事，遂家焉。父諱經，號惠庵，以公貴，贈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天性慈惠，雖自處甚寡，而邇人之急如恐不及。妣萬氏，贈宜人。以成化十九年癸卯歲八月丁亥生，先生生而骨相隆起，神氣朗秀。甫六歲入小學，誦聲琅琅不輟。年十四，惠庵公卒，先生毀瘠過禮，過於成人。年十八，攻舉子業，督學歐陽公旦簡克弟子員。家貧，餽粥常不克先。



儒藏

生不少介意。稽古求志。晏如也。鄉邑士多折行輩與之交。同受業焉。次年補廩膳生。太守文橋菴爲比隣。聞先生居身有法。雖酷暑未嘗袒裼。大稱異之。會正德改元。齊詔沅江縣令。素聞先生名。厚贈之。先生悉却不受。先生少喜象戲。時有郊逆。則袖紙枰以往。或以玩物爲戒。先生卽取枰焚之。自是不復置一目。其天性果決類如此。年二十五。始與同郡冀關齋公元亨論學。先生嘗曰。釋氏只悟得一空。卽根塵無安脚處。吾輩體認天理。若見得時。則私意自退聽矣。一日論大學。先生曰。知止當是識仁體。其公躍然而起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卽是以誠敬存之。蓋先生無所師授。只于魯論及定性。西銘二書潛心玩索。意有所會。而冀公平生喜看西銘。故不覺一時契合如此。五年庚午。陽明先生赴謫龍場。寓郡西湖音問有。曾杜仁夫者。攜其復春詩卷以謁。先生常題絕句云。安排必定非由我。變理從來自屬人。堪歎世人渾不解。九環丹裏苦偷生。陽明先生一見。驚以爲奇。遂因杜氏偕聞齋見之。陽明先生後語真曰。如卿實便可作顏子矣。無何。先生偶抱羸疾。久之病益甚。先生乃謝絕醫藥。借寓道林寺。祇以一力自隨。閉目趺足。默坐澄心。

常達晝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滿頰。一片虛白。矚矚見前。冷然有省之間。而沉疴已脫然去體矣。先生嘗曰。信初諸魯論及關洛諸書。頗見得萬物一體。是聖學立根處。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二歲。因病去寺中靜坐。將怕死與戀老母念頭一齊斷却。如此者半年餘。一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呼吸痛痒全無間隔。乃信得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無內無外。是如此。自身與萬物平等看是如此。以此參之六經。無處不合。始知向來領會元只是思索。去默識尚遠。向來靜坐。雖亦有湛然時節。還是箇光景。這聖學立根處。豈能容易信得及。須是自得。又常自謂。吾平生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蓋先生於此鍛鍊精純。神明煥發。自知自信。自悅自樂。有莫知其所。以然。亟欲共諸人。而又不能以語人者。蓋先生所造。此其大關鍵。而論德者不可不知所自矣。戊寅年春。督學張雨川公邦奇至郡。首延先生。與之論學。以畏友待之。遂爲海內知己。毛東塘公伯溫以御史按甯試諸生。得先生所爲中國相司馬論。大加賞歎。謂卽當魁全楚。十月。遭母宜人憂。雨川公歎息。寄詩吊之。比葬。世俗時日方向拘忌之說。一切不用。惟擇土色黃燥處。以大純。



曆所載吉日行事。人以爲異。而先生斷然不疑。已卯秋。辰陽門人覃廷謐等十餘人。北面請學。先生於道林之墅。築齋。肅居之。教以靜坐。反孔門求仁大旨。自是舉業外人。始知有聖賢之學。而聞風嚮慕者益衆矣。嘉靖改元。應鄉試。內外簾官閱其卷。咸慶得真才。試之日。先生右肘病瘍。書卷不能甚楷。主試者謂其不恪也。寘下第。以先生才望。屢屈且久。人不堪其憂。而先生怡然歸耕。若將終身焉者。二年癸未。先生應歲貢。赴京師。始謁湛甘泉先生於邸舍。執賢四拜。因呈平生見處。甘泉先生首肯。歎曰。楚中有是人耶。遂留館穀。與論聖學精義。凡數月而歸。甘泉先生送之曰。吾道西矣。歲丁酉。省甘泉先生於南瀛。遂入太學。甘泉先生以學者須先識仁。論試諸生。先生所作獨契其旨。費尚書鍾石。魏司成莊渠二公。凡之皆歎服。以爲不可及。時海內之士。同業甘泉先生之門者甚衆。應酬不給。則以屬之先生。丙戌。歸自太學。居道林里。諸生復集。丁亥。甘泉先生謂先生德業行狀。足倡多士。自南瀛移文湖省。促之再入太學。戊子。先生年四十六。中應天府鄉試。再會試京師。壬辰。登進士第。

觀政戶部。乃與太原潘公高。江西徐公繼。六安潘公于正。徽州汪公尚寧。歸安呂公光洵。及一時有志者。相與講明正學。日相淬勵。每公暇。則相與訂所疑。砭所偏。常至夜分。相期以立己立人。達己達人。而不爲口耳之習也。八月。授戶部福建司主事。尋奉差督解軍餉於陝西。往時督解者利其羨餘。臨兌輒爭較不已。先生以部原封付所司。兌收之。取文竣事而已。時先生位雖郎署。望擬公輔。諸公雖比肩立。而畏敬之。右師表。潘公高曰。孟子沒而得孔子之道者。濂溪子也。然非明道子則不能見。明道沒而續白沙之傳者。甘泉子也。然非道林子則不能一。故求孔子之道者。求之道林子可也。曾公汝禮曰。道林子聽其言者。勃然觀其行也。惕然不爲標異。不苟尚同。吾是以知其志同仁也。潘公應麟曰。道林子平居言動。動中矩矱。而當官蒞事。明允沈練。不憾下紆。所謂賢才而老成者與。錢公徽曰。大哉孔顏。其默以天。道林子握逝者之體。御不舍之用。靜無靜。惺惺者靜。動無動。靈靈者動。故常默然天流行也。潛顏而潛孔也。此皆深知先生而心服之言也。丙申春。陞車駕司員外郎。奉恩例贈先生父如其官。母與配姜氏。柳氏俱宜人。宜人謀

所以侍先生巾幘者，乃置一婢，為之具食。以請於先生，先生不應。宜人知先生意，遂更之。蓋先生善養心，而恥徇欲，久決此一關矣。是冬，陞四川按察司水利道僉事。丁酉春赴任，所過士儒望風請謁，得其一二語，轉相傳誦。擢州土官，循常登以金，愧於途，叱去之。其地舊有關堡，戍守久廢，苗寇自畫流劫，為商旅梗。先生即條其事於撫按，復其舊，民賴以寧。先生舊知民間利病，視人凍餒流亡，痛在肢體，一夫不獲，若已陷之。所至親悉心搜訪，與臺廨隸亦假辭色，人以是樂輸其情。比得其釐革之端，則以身任之。凡有利於民而上或忤當道，中或拂鄉土士大夫大不便於有司者，盡法行之，不少顧忌。如議革岷江一帶水路，通驛紅馬船隻，人夫歲省官民冒濫之費若干緡。各衛養馬草場多為豪右占種，且久。先生申令，盡丈出之，歸於養馬者，牧政以復。其議茶馬法，謂商賈交易，全黎二夷爭路，難殺禍且未已，欲得抹弊而全利，其法有三：一曰復秤盤之舊，二曰禁湖茶之入，三曰限引目之數。茶額既定，私販自無所容。蜀人咸曰：「自有年以來，革盡私茶之弊，未有如先生者。」署總司事，有殺人二重獄，冤繫者十餘年，人不能決。先生廉得其

殺人者，易而釋之。手定招擬，曲盡律情，多所平反。戊戌化官提學道，巡歷校閱，汰冗濫，杜請託，崇實行，人莫敢干以私。開講於太益書院，時遂寧舉人章訢、成都生楊珩、南充生張鑑、保寧生劉元凱等，皆被簡育。一時翕然興起。己亥入賀，聖節歸任。庚子監鄉試，性學一策出先生手筆。自明道善惡皆天理，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數言之外，鮮有臻斯理者。有道士以妖術愚民，武奪於通達，官司使人攝之，莫敢近。獨先生使呼之，道士作術如初，噤不復驗。遂寘之法。蜀之俗至是不變。先生嘗所經歷，民思其化，歲尸祝之。十月，陞貴州提學副使。辛丑四月赴任，作聖諭衍以高約束，好士愛人，其氣薰溢，見者自知其為有德之言。次年壬寅，於公署左右脩建書院二所，左曰文明，右曰正學，羣一省之士，質可與進者，廉而誨之。有家難則周卹之，疾則躬視其醫藥，時省所業，以致勤懇。侍坐弦歌，宛然家人父子也。以是不肖者愧且革情者勸，而文物之度，仁讓之風，埒於中土矣。置陽明先生祠，祭田若干畝。奏開普定等十四衛廩膳生額，如中土邑庠之數。奏改湖廣清浪等五衛生鄉試，附於貴州，增其解額。舊多以險遠不能達湖省，至是便之。

料日日益。城中有黠民易集某者。投入土酋司中。詰直爲不法。延接趙方崖公大估訪捕之。土酋烏合其衆。止城外演武場。聲言欲爲變。居民惶懼奔避。撫阮謂當招撫之。先生正色曰。軍亂而斃我。撫不可行也。卽遣人持牌以法諭之。土酋舉手曰。若得蔣公處我。敢不聽命。遂戢衆而歸。趙公敬先生。不以常禮事。有疑必虛心取決焉。尋薦於朝。謂當以宮輔成均之任。昇之不報。癸卯。先生病且亟。懇歸於撫臺劉培菴公。以既無養病例。復重其去。適督府檄取川貴兩司。黔能官各一員赴辰沅議邊事。劉公遂以委先生。越月。議事竣。病且愈。卽歸武陵。爲終焉計。劉公以鄉試事重。且數遣人促還任。七月抵貴州。御史魏古厓公洪見蜀人有宿憾於先生。時復延厓外衛。不知先生來去之由。劾奏先生擅離職守。遂被旨。既是講學。將呆着回原籍爲民。茲時宰方嫉道學之名。亦不復爲先生地矣。聞報束裝。以正學書院記來脫裝。遲二日乃行。劉公見之。歎曰。先生方作文字耶。可謂眞道學矣。去之日。貴人士皆號泣。持先生與不忍別。先生留詩勗之。甲辰。先生年六十二。聞甘泉先生遊南嶽。往從之。唱和彌月。歸居善德山。新舊門下士數十人依

止。會交請益焉。先生一切家事不同。顧者郡連歲赤土。道廕相屬。先生憂形於色。郡邑長吏圖所以拯民者。必敬請先生。先生亦悉意善之。貪暴斂戢。吾民賴先生陰被之澤實多。丁未冬。奉恩例冠帶閑住。戊申。巡按湖廣御史王思質公忤薦於朝。略云。經濟之才。性命之學。使在聖門。當居顏氏之科。不報。八月。再遊南嶽。時潘公子正分憲衡陽。請先生開講於甘泉精舍。石鼓書院。登祝融峰。觀日出。衡士多從遊者。遂省甘泉先生於廣東。開講於獨岡書院。促膝傳心。顯言密證。先生師生之分。豈尋常省親之情已哉。已酉春。始歸。總制張淨峰公岳訪先生於德山。先生爲之論知宗禮卑之旨。十月。始卜築精舍於蓮花岡。學徒大集。先生乃作訓規以示之。遠方來者卽以精舍田所入廩之。先生惟四孟祀祖考一歸城。餘日惟端坐慎獨中心堂。大觀樓。與諸生究極微言。或臨池。或陟阜。席地坐。命諸生歌詩一二首。先生時自詠乾坤二卦文。七月詩。孟子牛山之木。生我所欲。數章。以寓警發。進修游息。各有節度。大要欲人從事於勿忘勿助之間。以歸乎中路。下至童僕灑掃之間。亦曲垂指示。茲先生從容灑脫。靡所留情。而清明在躬。自無所不

照時講學者多事空談，反爲專務篤行者所嗤鄙。及至先生，則人人委心焉。冠蓋往來，必造其門，深者茹其膏，飲其醇，淺者亦神醉斂衽而心服。歲辛亥，春坊趙太洲公貞吉以謫官過訪。壬子，湖廣巡按御史胡梅林公宗憲兩詣樵岡請教，以白金助脩舍之費。十月，遊金牛山，益陽令劉檄懇請先生開講於龍洲書院。甲寅，遣子如川、門人桃世英赴廣東爲甘泉先生九十壽。乙卯，太史羅念菴公洪先以書問格物，先生爲之極論其義，往復再三，羅公深有契合。丙辰，與憲副陳朗谿公仲錄再會甘泉先生於衡山而還。戊午，聞潘公高計、雙咽哭復爲文通奠之。益潘公爲先生道誼百年之交，而先生之於朋友，或卹其難，或歸其殯，或撫其遺孤，尤今世所鮮者。連歲以勗夷之亂，徵士兵，永順保靖土酋經過，必敬拜先生，致歸依之意，仍嚴戢其下。既歸，猶歲時候起居不輟。己未，作精舍於金霞山，與嘉魚尹介石公相陳朗谿公遊焉。先生襟度夷粹，不爲矯矯之行，而辭受之際，一介不苟。行旅困乏，輒捐金濟之，不逆其詐。一行之善，雖在婦孺，藏獲亦樂道之不已。居起飲食，不異常人。兩既恭，惟步重頗，不知者皆以爲內益所致。十一月辛未，感疾

疾，遠近門人更迭環侍。先生孜孜屬以進學，此外一無語。有勑以服藥者，荅曰：「古聖賢如孔子七十三、明道五十四、晦菴七十，吾德不逮而壽過之，侯命足矣。更何藥爲？」疾近危，殆而神氣爽然，談笑自若。未屬續前二日，作詩二首，曰：「歸休青山十六年，歌遊多在萬桃間。萬桃於我浮雲耳，請借西風吹上天。」又曰：「吾儒傳性卽傳神，豈向風塵滯此身。分付萬桃岡上月，要須今夜一齊明。」無何，甘泉先生所遣門人謝東湖錫命齋始幣爲先生八十壽，若自廣東至，門人汪魯泉若泮兼持馬心庵廷錫問學書自貴陽至，先生大喜。十二月庚子，命子如川邀魯泉於榻前，與之論學，約之義，斯一息尚存之時也。二子與諸生侍於前，漏下四鼓，瞑目端坐而逝。時年七十有七。門人皆衰經執事，哀慟如喪考妣。遠近聞者，莫不震悼。學者稱之曰：「正學先生。」平居竟日端坐，無少惰容。及其應酬，雖拂意至前而無一毫愠於辭色。葬必仿古禮，四孟之外不事俗祭。祭之日，以典正衣冠，隨牘必親視之，敬以卒事。其行於家也，不嚴而肅，不令而共。雖重婦，未嘗以叱咤及之，而門內屏息。自述官貴客以及里閭姻婭，常款留竟日，隨分勉以所當爲，而人樂聽其言。

不忍遽辭去。有少年暴抗，不知此學爲何物，往往竊非之。或偶一接先生，則恍然失其故態，卽不遂執業，猶終身歎服焉。從遊之士，見其根器厚者，則亟誘掖之，若恐其不一日就也。其薄劣者，亦委曲開導之，不忍棄絕。質疑辯惑，踵至於前，或竟日，或夜分，人或倦色，而先生循循聲應，竭其兩端，小有過，惟恐爲先生所知。先生偶知，亦不忍面正之也。而其人愧汗自無所容。其論格物也，則謂格知身家國天下之同乎一物，知止知本卽是知致，乃聖學始條理之事，而後此曰擇善，曰明善，曰盡心，知性，曰體認天理，曰觀未發氣象，皆自此發之。論中庸尊德性道問學，孔子博文約禮，知及仁守，莊蒞動禮，則謂皆爲學術偏外者。設聖學只是一段，原無兩段三段可言。論知行，則謂昔人以澄徹默識爲知，隨事檢點爲行，決非聖人之旨。論性，則謂氣外無性，性是氣之精靈，只一理而分殊，原無天命氣質之別，學者惟致其不悅不聞之體，復於無聲無臭之初，則性善自見。論朋友之樂，則以爲手足腹心之相應，無容擬議。論不愾，則謂聖人以忘我爲至，憂樂在天下而不在己。論古人則謂伊尹之任與夷惠不同，故孟子下屬之見知之列。論治生則

謂康濟一身與康濟天下原無二術，只大學生聚食家爲疾用舒四言盡之，故治生當先知學。其所以楊道要關往靈正人心，開邪說，真有周程張子所未嘗言者，而先生始發之。先生之有功斯道，可謂大矣。先生不屑於藝數之學，而於天文地理星曆律算諸子百家，往往能涉其大槩。其謂春秋一經皆魯史之文，孔子但取其繁亂者刪之，一句之內褒貶自明，初不假於傳註。所著有聖諭衍，古大學義，槐岡訓規及門人輩所輯道林文集，續集，後集，槐岡日錄，道林詩義諸書，行於世。

《國朝獻徵錄》卷一〇三



正學先生道林蔣公墓誌銘

孫應鱗

歲嘉靖己未冬十月某以省覲道武陵侍論道林先生
桃園三日期涖官再侍焉。逾三月某以涖官復道武陵
未至前十日先生屬纊矣。十二月三日也。嗟痛哉。先生
壽七十有七。感時疾諸門人侍疾惟論學無他語。疾革
作詩二章歌咏傳性傳神之微。貴竹汪君若泮持馬君
廷錫書至仍就榻與論中庸首義命其子如川如止曰
我化柳孟卿侍我久撰我行誌我者孫山甫乎。是夜分
瞑目衣冠端坐逝。越六年乙丑孟卿具有狀於是某再
拜謹誌其墓。先生為海內鉅儒。東受既粹潔而究竟於
學問者益醇。氣量既弘毅而蔽明於師友者益精。鍛鍊
於貧病者證之彌切。故體察至真。厝注於事應者用之
愈彰。故踐履至熟。衡道則剴判微渺。防之甚嚴。守德則
兼融動靜。持之至密。中和涵諸心。光彩煥諸外。型範被
諸人。述作流諸後。鵠馬春迴。鵠馬星布。嶽馬山立。沃馬
海潤。光大孔門厥功偉矣。始先生少與閩齊其公元亨

友善。交砥礪。已乃陽明王先生自龍場謫歸。先生見焉。
陽明謂其公曰。作顏子者卿實也。無何先生病久之。噦
血於是。寓道林寺一室。自養。默坐澄心。常達晝夜。一旦
忽覺此心洞豁。宇宙盡屬一身。呼吸惘然。全無隔閡。虛
白盈室。溘焉病已。乃信大公廓然無內外之旨。此身與
萬化有流通之旨。自悅自樂。自慊自成。悉由自得。由是
神明煥發。有不言自喻之趣。後應貢入京師。謁甘泉湛
先生。執弟子禮。甘泉每與議皆契合。隨侍甘泉於南雍。
時尚書費鍾石公案。司成魏莊渠公校。一見皆嘆服。以
為不及海內士問學有不之甘泉而之先生者。官京師
時。與太原潘公高。江西徐公樾。六安潘公子正。徽州汪
公尚寧。歸安呂公光洵。日相講明正學。官蜀時。蜀之士
石洲張公鑑。請設講大益書院。官貴州時。建書院二。左
文明。右正學。集諸士講之。凡所至。輒望指準。莫不鼓舞
興起。逮晚年家居。隱善德山。門下士日集。復再遊南岳。
衡之士請設講甘泉精舍。石鼓書院。遂省甘泉增城。粵

之士請設講獨石書院。增城返始卜築桃花岡為精舍。門下士遠近大集。以精舍田所入廩之。如向君洪輩自數百里至。吳君宗堯、章君評輩自數千里至。縉紳聞名者亦紆道至。先生第四孟祀祖考一歸。日惟危坐慎獨堂大觀樓。與諸士究微言。警發游息。歌詠風雅。如是十有六年。先生聲言大致備文集續集後集中。不具論。其實見道本。如古大學義。桃岡日錄。講義訓規所載。與標摘羅念菴公洪先冬遊記。答何吉陽公遷論學諸書。咸闡閩諸儒所未逮。所縣揭日月以啟後塗。皆千古正鵠。未曾有者。先生年十八為縣庠。家故窶。不給饘粥。舊居陋巷。復燬。乃僦第屋以居。正德改元。捧詔沅江。沅令知其貧。稍厚餽。先生不為顧。督學使張甬川公邦奇御史毛東塘公伯溫先後至。郡試士。得先生大奇之。尋居母憂。不用陰陽家。以厯內日吉從事。里人嚴氏盡疫。無與往來。先生朝夕之得全活。嘉靖戊子。舉南畿鄉試。壬辰登進士。授戶部主事。丙申。改擢兵部。再擢四川按察水。

利僉事。播州土酋私餽金。立叱出。閩堡戍守久廢。苗夷白日格殺人。即條其事。得復舊。商旅為通。至則咨詢民隱。苟利於民。不以忤當道及權力人為忌。議罷岷江之東諸水驛供億。歲省無算。議茶馬法。一復秤盤。二禁湖茶。三限引目私額。一時盡墮。今猶守為成軌。攝按察事。庶得冤獄二。釋之。攝提學事。汰冗濫。杜絕求托。人不敢于以私。有方士以妖術惑愚民。武斷大衢中。人莫能近。先生召前立。方士作術不復效。置之法。已亥。擢貴州提學副使。作聖諭衍寓約束。好士愛人。真氣流溢。於是士知崇正學。莫不飭名檢。賢者勸。不肖者媿。且草奏益普定十四衛原生額。奏改湖廣清浪五衛附貴州試。城中黠民易裝若而人。匿宣慰土酋所。不逞。巡按趙方厓公大佑捕之。宣慰土酋糾眾揚亂。為挾持計。自巡撫下莫不謂當撫。先生正色曰。寧亂而斃我。撫何可行也。命人諭以法。土酋戰眾遍歸。癸卯。先生病且亟。求致仕。巡撫劉公彭年難其請。適督府檄藩臬官各一詣幕府議狀。



劉公遂屬先生行。得使歸武陵。劉公聞先生疾且愈。又數使促之來。乃御史魏君初至。宿憾先生。遂劾先生自離職。於法不便。適宰丞亦宿嫉先生名。旨下若曰。此講學蔣某罷歸籍。仍隸編氓。行之日。貴人士號泣。持輿先後。不能前。為詩慰勸之。丁未冬。奉恩詔得復其官。如閒住例。先後部使薦先生宜為宮輔。為司成。疏凡幾上。不報。几鄉里後學可接引。接引之。郡邑有隱痛。郡邑吏造請彈告之。鄉里朋友不能殯殮之。有難恤之。郡邑民無大小。敬依先生若神明。若父母。雖永順保靖土酋提兵。亦必再拜先生之廬。然後行。蓋先生蚤得聖門。天地萬物一體之宗。其論雖殊。其本為要。於知止。知止為嚴。於慎獨。慎獨為妙。於默識。默識為融。於勿忘。勿助之間。其綜之為成。此仁於一身。故凡學術偏外。皆不敢望厥宮墻。而乾乾終日。即一息尚存。清明獨照。沒其身。一言一行。靡外天則。斯躬行君子哉。先生諱信。字卿實。姓蔣氏。既沒。學者私謚為正學先生。先鳳陽人。洪武初五世祖

諱文舉。來判常德。因家焉。高祖俱不仕。父諱經。別號惠菴。贈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有厚德。鄉人稱為長者。母萬氏。贈宜人。成化癸卯八月丁亥。為先生始生。初娶姜氏。再娶李氏。三娶柳氏。子三。長如霖。李出。次即如川。如止。柳出。俱府學生。女四。長適楊應寬。次適李與權。次適陳可禹。次適張天秩。俱庠生。孫男四。孟賢。縣庠生。孟祥。孟才。孟奇。曾孫男一。辛酉二月九日。塋於金霞山之羅帶峯。銘曰。

衡南之山。鬱崔嵬兮。江漢洪流。兮深廣無涯。鍾祥炳靈。兮哲人生而。鄒魯路迷。豐蒿萊兮。白日黜聖。唐虞世遠。道何卑。嗟哉我心。將安歸。哲人兮哲人。手艾榛莽。袖拂器塞之霧埃。大道如流水。景風澄朗。青天間。哲人行藏。和且怡。哲人觀化。兮獨遺我思。我所思兮。衡之山。邈迤江漢。離離金霞之山。突起兮。相掩映而岬峴。哲人肉骨。藏在斯兮。千秋萬年。永無虧。金霞兮。自今哲人交為依。

明儒碑傳集卷四十四

張邦奇 顧應祥 方獻夫

明故資善大夫太子賓客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張公神道碑

嘉靖甲辰十一月七日留都大同馬甬川張公卒于位。訃聞。上悼惜。詔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太保。謚文定。謹按。純德不爽。曰定。蓋美稱焉。而得此者鮮矣。以丁未正月六日。葬公鄞縣雲龍溪之金文山。嗣子子中來。請文以刻諸神道。余與公同舉進士。同被選入中秘。公年少於余。而器度溫粹。造詣純篤。予邈不能及也。中更多故。晚歲方幸同升。詎意遽先以沒。則予何可不銘公。亦何忍遺銘公也哉。公諱邦奇。字常甫。系出宋魏國忠獻之後。始祖原一。淳熙間自臨安徙槎湖。遂世居鄞。曾祖諱純。祖諱忱。考諱時敏。鄉人稱爲洞雲先生。予嘗銘其墓。祖父俱以公貴。累贈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蕪翰林院學士。公弱冠舉于鄉。即有重名。與同邑聞靜中。汪與成。余子華。相麗澤。時稱四友。後皆至顯官。公始爲翰林檢討。居三載。以親老。疏乞便養。出補湖廣按察副使。督學政。公重行誼。精

鑒別。風教大著。既又以親久居楚思鄞。謀乞解職。予使廣西。與公遇於衡嶽之下。留處十日。其後公遂歸鄞。是時公杜門却掃。娛親著書。有終焉之志矣。迺益務覃究性命之學。所著大學中庸五經諸說。學者傳之。嘉靖改元。用席文僊薦。復起爲四川提學。至則闢大益書院。選髦俊以受其業。楚蜀之士出公門。多顯者。公以親年益老。復乞休。銓部奏改提學福建。便之。尋擢左春坊庶子。蕪翰林侍讀。未至陞南京國子祭酒。公身示教。不設榷楚。四方士泝然雲集。慶得師焉。陞南京吏部右侍郎。丁父憂。服闋。召爲吏部右侍郎。轉左。即攝部篆。抗節持衡。雖室近弗撓。既而以本官。蕪學士掌院事。簡充經筵日講。纂修玉牒。戊戌。主考會試。所錄多名士。已亥。冊立。皇太子。特加太子賓客。掌詹事府事。上南狩。承天命。攝禮部篆。嘗遣奉先代祀。涇藩題主。先師釋菜。皆被特命。恩遇甚隆。是時公母太夫人年踰九十。公懇疏乞歸。上不允。溫旨慰答曰。大臣祿養壽母。自古治朝則有之。時以爲榮。歷侍郎九載。進禮部尚書。仍掌詹府事。然公恒思將母。而南銓部奏遷公南京。吏部尚書。尋改南京兵部。叅贊機務。公至。簡上伍。飭法禁。威讐惠。決兵民肅



然居數月竟以疾逝。距生成化甲辰五月得年六十有一。元配王氏。繼陸氏。贈封皆淑人。子男六。子中出爲伯兄。後而以公蔭授中府都事。次子釋國子生。次子觀。子恩。子楨。子昭。女三。余九章。陸滄。萬來章。其壻也。公天性純孝。事親至老彌篤。初仕時。伯兄自家來視得疾。道亡。公感痛終其身。事嫂如母。與人交和平。長厚。未嘗與物忤。以故人皆敬樂之。爲文章根切理要。豐蔚典則。所著有觀光。紆玉。養心。環碧等集若干卷行世。讀其書。當有識其所存者云。論者曰。乙丑之試得士爲多。若公尤卓偉不群者也。然柄用方隆而奄忽徂終。俾朝失良臣。士隕令範。凡百君子罔不爽然悲焉。銘曰。

士所自力。在行與文。本實既端。斯顯於聞。鄭有張公。純稟天至。惟古是師。卓有立志。踐揚中外。翰苑儒臺。遂陟成均。育俊達材。惟聖簡知。荐膺寵秩。慎密溫恭。暨時正直。詩詠孝德。如珪如璋。允也吉士。邦家之光。雲龍之原。谿谷盤鬱。永安其藏。過者爲式。

嚴嵩撰 《鈐山堂集》卷三五

張尚書邦奇傳

張時微

張尚書者名邦奇。字常甫。別號甬川。越人也。世居鄞之槎湖。稱槎湖張氏。高祖公暉。生純。純生忱。忱生時敏。是曰洞雲公。生尚書。尚書年十八而舉於鄉。二十二而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升湖廣提學副使。久之。以病免。起四川提學副使。又免。起福建提學副使。遷春坊庶子。國子祭酒。南京吏部右侍郎。以洞雲公憂去。起吏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已乃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又加太子賓客。掌詹事府事。九年滿考。陞禮部尚書。改南京吏部尚書。已又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遂病不起。生成化甲辰。終嘉靖甲辰。凡六十有一年。上聞。咨嗟傷悼。賜諭祭營葬。贈太子太保。諡曰文定。蓋異數云。時微與洞雲公同五世祖。知尚書爲詳。故得論次其事。余於尚書不能殫紀異行。其大者可睹焉。初甬川之生也。蓋魁然瘠也。父母故憐愛。不欲數加苦。而甬川性不恬適。顧益勤課誦。心中靈慧善解。諸所銳物。卽弗忘之矣。又兒也而跣步趨。羣兒有跳踴譁呼爲戲者。輒卽走避匿。稍長。就塾師學。無何卽棄去。誓不復就。洞雲公怪之。已乃悟曰。兒頗志性命之學。謂塾師弗辦者乎。則自以其意引迪。

之。又羣里生而考業焉。里生誦則亦誦。里生講述則亦講述。若勛說誕語。則默弗應也。而去之。每歲時節。假獨屏一室。采輯史傳。撰擬詩騷。惟恐日之移晷也。里生呼與偕遊。則曰業爲之矣。吾見夫帝治之汗隆。人才之進退。遊說之縱橫。兵戰之勝敗。儒論之哆調。仙釋之幻化。與夫山林藪澤。標其奇。風雨露雷。呈其異。草木魚鳥。竭其機。象緯祥符。彰其說。目無殫夥。而神無留應。孰與攜手踴足。六博格五。以爲娛乎。蓋年十五六而已。沉酣六經。鉤稽百氏。乃著釋國語。已又著易解。今觀其文。豈兒孺子語也。有司舉以明經。乃與聞石塘汪雷峯王定齋。余南湖諸君子者。友砥切聖賢之學。遊神高朗。恥爲世俗娒娒者。計偕上京師。會孝皇虔精額俊。宿齋以禱。期得真才。而甬川與在選中。乃改庶吉士。讀中秘書。已授國史檢討。非其人。不交。非其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之。時以爲大雅君子。未幾。孝皇賓天。武皇嗣位。中闕劉璫者。數輩疊以盤遊。因而竊持政柄。蔽翳朝綱。時隆宣赫赫。當路而人遂以鄉里肺附。擢取樞要。而首于恩澤者。則甬川子弟姻婭也。以其故。廁人翰林。而諸學士不屑也。數誚讓之。甬川私於所知曰。璫娒不可廢。

也。易危壯頌。孔戒已甚。而今奈何蹈之。禍其不免乎。然居常憤憤。著張騫乘槎賦。以見志。蓋以璫喻西域。而以騫喻附璫者也。時璫日把弄威福。數徵文以法。縉紳有荷枝而薨者。衆稍稍訕焉。而諸學士。則終不與也。璫以其不與也。而銜之。乃蜚諸學士。屏斥殆盡。人謂甬川於是有先見矣。已乃乞告歸省家。猶食貧也。羹菽茹蕘。徒四壁立。而日操觚牘。諷誦不休。時復從農豎於田間。治桑麻稼穡事。蓋業已甘之。而當道微有司勸駕且亟。則至京師。言曰。某章句鄙儒。遭逢帝淵。得替筆出入承明。尾諸奇俊。幸甚。數奇福薄。不意親兄天喪。父母零丁。慘戚無權。薪蒸井臼。靡使寄托。某過不自量。誠願得便地。以養庶幾報稱萬一者。乃出爲湖廣提學副使。至則下令諸生曰。某所貴非徒文矣。學不師孔顏。行不希曾閔。卽如雄爽某。且斥之。乃孜孜厲楷範。迪正道。與諸生談議。輒披肝膽。懷極旨。要必人人寤暢乃已。凡所物色。必卓偉畫譽之士也。至今楚人言善教者。必曰張提學云。會武皇四出遊幸。軍藩作亂。四方洶洶。父母固不欲留。曰。奈何不念首丘乎。乃復上疏乞致仕。以終養。曰。陛下下視臣。則臣不過鄧林之一枝。以臣之父母視臣。則



猶居室之有棟樑不可得而頃刻離也。當道重遂其意姑聽之。今天子登極旁求俊乂用薦者言乃起爲四川提學。無何又以病免。已又起爲福建提學。遷庶子祭酒南京吏部侍郎而洞雲公不釋矣。終其喪起爲吏部侍郎推轂善類蓋靡有遺力而終不泄露幾微。時冢宰汪公與兀厓霍公持議每不合數面詆譏爭鬪而用川則數數婉曲譬解之事幸不廢。兀厓嘗語人曰古稱良玉溫潤而栗然如用川非耶。父之私念曰殆哉權勢禍之牙也。瘕瘕殃之構也。日牙而構而又不已也將無及乎。乃徙翰林已又徙詹事諸所奏對莫不稱上旨。嚮用矣而終以母老故不樂居數上疏乞骸骨。天子特加憐乃改南京吏部尚書已又改南京兵部使內得致其養而外得輸其忠蓋優禮之也。上時忽復念曰張某何在。聖意固有所屬乎而竟以一疾不起傷哉。邦奇好學篤行志操端潔初以母老淡於宦情故屢進屢輟然其後邦奇官八座年六十餘卒而其母尚存至嘉靖甲寅始卒蓋百歲云。

《國朝獻徵錄》卷四二

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箬溪顧

公應祥行狀

徐中行

顧公諱應祥字惟賢號箬溪其先蘇郡長洲人也高祖壽一生伯通伯通生克升世居長洲游墅鎮然皆隱約弗著。自公考恬靜翁成化間挾扁舍術行游悅長興山水遂占籍焉。娶烏程名家楊度公女即公母楊淑人也。自克升及恬靜翁俱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右侍郎恬靜翁名果爲人修潔周慎所至焚香讀書卽開室無惰容而性復愛人喜施卽診治輒起又輒謝不責報以故雖在布衣間開誦義長者公居長興數歲楊淑人夢有龍首而鷹身者降其室神指曰麟也乃產公。翁奇之名曰應祥。蓋成化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也。及髫而嗜學絕不好弄。翁愈益奇之乃躬爲傳而楊淑人相翁督課尤嚴以故其成獨蚤而環偉特異。弘治十七年公甫弱冠就計偕。明年乙丑登進士丙寅毅皇帝卽位詔充輶軒使者。纂孝廟實錄於南畿。明年戊辰事竣授江西饒州府推官。饒故劇郡會守及屬邑令多乏並攝於公。衆方以少年少公及公視事迎刃而解卽老吏吐舌驚服謂弗如也。亡何姚源洞寇毒蠶數百里虜樂平令汪和勢甚



洵計無所出。公據老卒御馬叩賊營壘。賊大驚出迎。公爲親類數語。汪立脫。而賊亦解去。自是聲名大起。辛未。以臺諫徵至京師。以年少不應格。補錦衣衛經歷。當是時。錢寧爲衛尉方貴幸。唯肝朝著同。而公益以禮法自厲。鈞察之不得。寧嘗屬公具疏草。自免。公故爲輟語風之。寧心動。感公曰。顧公爲我矣。屬吏部進公大理卿。公力辭。乃得廣東僉事。得嶺東道。汀漳山寇起。毒螫三省。中丞王公伯安計之。公以奇兵挫其鋒。擒酋首雷振。溫火燒等千四百餘級。王公奏聞。命下勅報。而公故談功他省。不報。亡何。金瑯。韓亞。等寇海上。公既督樓船橫海。覆其巢。而潮廣梅桂寇又繼起。公又移兵艾羅之。前後獲寇級千餘。僅遷俸二級。半歲間三捷。嶺東晏然。於是公武畧遠振。咸謂伏波再生矣。已卯。入賀萬壽。至京。而江西寧撫人事起。乃擢公江西副使。分巡南昌道。公馳傳往。則罪人已得。然亂後諸務廢弛。庶役不平。瘡痍未起。訟牒蟬集。公乃夙夜經畫。內則綜理簿領。外則均平徭役。招集流亡。民始慶更生。然公一意拊循。不爲傳會希合。兩臺史嘆之。撫他事論公。吏部廉知狀。竟格不下。然坐是不調者六載。丙戌。始量移陝西苑馬寺卿。

明年事明。遂遷山東右叅政。連擢按察使。右布政。公爲按察時。疏慎誦戍。戒酷刑。杜株累。嚴軍政四事。上悅其言。著之令甲。尋超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公極意經畧。疏凡二十餘章。其大者如更定永昌府。騰越州。鳳梧所諸衛署。禁尋甸等府城垣。添設永昌等府縣師儒。頒王氏鄉約。申明射禮。寬軍職襲替例。宦貧不能自還。及旅襯與子孫流寓者。並傳送之。華夷無不感悅。亡何以母楊淑人喪。不候代奔還。觸新禁當罷。既服除。與尚書蔣公瑤。劉清惠公麟。及諸名公結社振城峴山。蓋十有五年。已有終焉之志。吏部都察院數爲上言。故都御史應祥銜命萬里外。乃以母喪殯越徑歸。於法非宜。然先朝舊臣若以一省素之。似非朝廷教孝錄舊之誼。報可。乃就公家起。再撫雲南。諸父老嘗以壯時及事公者。故思公。而時又苦旱。公與雨俱至。父老愈益喜。時元江悍不就逮。衆方議用兵。公持不可。曰。那鑑。衆滅親直孤獸耳。緩之則卽就縛矣。會公還南京。兵部侍郎去。而代者急功。卒至敗沒。失一布政。故中外咸服公。先見云。明年庚戌。陞刑部尚書。公覽刑書。輒推案嘆曰。律未盡而定之以例。凡以平法防濫云爾。如以意

爲獄而當時爲是三尺安在哉。乃屬郎精經術法律者吳君維嶽、陸君穆更定上請，永者爲例。時李攀龍、王世貞竝陸沉署中，鮮所推與。公一見其文，心異之。過謂中行曰：「海內操觚家人人能矣，乃若正始之音，殆在茲乎。」公爲尚書非久，而給事中有論及公者，蓋公自內入。時同年分宜公持國秉，凡自外入者悉歸思政府，而執禮卑卑甚於門生。公自以同年舊舊，不爲加禮，亦絕不與黨。分宜公嘆之，乃以其言投給事中。給事中固分宜公里人也，然撫公過不得，乃謂臬檄不宜禁近，調南刑部，立朝僅百日耳。然公未嘗少望。明年壬子引年，上復勉留。癸丑十二月，以三載滿得請致仕。爲人隆準廣額，厚重宏深，魁然廊廟之器也。然天性廉約，慙直，不爲安祿養交，坐是忤俗，蒙訕而中實坦蕩無他腸。至經術吏事武畧，竝斤斤精至。故賢士大夫翕然推重，蹶而復起，竟致高位。公爲兒時卽能以禮自防，不爲利疚。自筮仕至蓋棺，公門無私言。顧獨好讀書，無故未嘗一日釋卷，以故九流百家無所不窺。然必博證精解，務當於心而後已。其平生最喜者九章勾股法，自謂窮極造化，得前代秘傳。而延陵唐中丞順之、同郡沈司封桐竝就學焉。其

著作雖不刻意求工，然亦皆有矩矱。社中嘗評其詩文似白少傅，奏表似蘇文忠，筆札似趙文敏，而公顧夷然不欲以才藝自居。公少嘗從陽明、增城二先生游，然公能自得師，務在篤行實踐，不欲空談性命，曉曉駕說，卒至畔去也。余嘗驗公長者行三事：往嘗江西三佐省試，號知人得士，而貴溪公實公所舉士及貴溪通顯至相，終不言。公爲錦衣時，同部施御史儒爲中璫構擊詔獄，禍且不測，御史弟及所厚欲屬公賂衛尉求解。公怒曰：「施公以守正嬰禍，若以賄生之，豈施公意哉？」竟叱去。然陰爲排解者備至，施竟得出，身名俱完。後以胡端敏公薦，再起，念憲嶺南，然不令施知也。新安汪太宰嘗與公同官廣東，督兵捕寇，而汪無功，公輒推功讓汪。汪竟蒙顯擢，徵入至太宰。然公未嘗德色焉。其偉度長德又若此，豈可與陽舜陰跖、襲名揚已者同日語哉？公既還山，杜門謝外事，益以著述自娛。春秋良日，則與同邑劉清惠公暨少叅章公商臣、監丞李公丙重修社事，巖居川觀，歌詠太平，相樂也。蓋今歲乙丑九月七日，以瘕卒於家，距其生春秋八十有三。公所著有人代紀、惜陰錄、明文集、要唐詩類抄、尚書纂言、歸田詩選，備查摘錄。授時曆

法、測圓海鏡、弧矢算術、僧窟讀易、思得藏其家。

《國朝獻徵錄》卷四八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襄方公獻夫神道

碑銘

呂本

今上御極之十三年、有輔臣方公者、以得謝歸、十年而卒。既葬、又逾二十年、其仲子業、以公陰來判寧波。一日過予、曰：孤幸得備員先生隣郡、而先公神道碑、文久虛、願以請也。予念公在位時、本廟館僚、辱公與進頗多、不可謂不知也、其何敢辭。按狀、公諱獻夫、字叔賢、別號西樵、其先莆人、七世祖宦南海、因家焉。祖用中、號秋亭、博學篤行、爲鄉邦所推重。生公之考、遂領鄉薦、就某州學正、卒於官。四七日始生公。公自幼穎敏、舉止端莊如成人。秋亭奇之、每語之曰：學非聖賢、道不明、位非卿相、道不行、我端有望於汝。公曰：此吾志也。六七歲、卽勤苦力學、不間寒暑。弘治甲子、弱冠魁於鄉。乙丑登進士第、與選翰林院庶吉士。乞歸迎養。母黃夫人、瀕行、夫人卒。終喪、起復授禮部祠祭司主事、尋改吏部驗封司、歷文選諸司主事、員外郎。正德壬申、養病乞歸、杜門十載。聖天子中興、以薦

起。嘉靖癸未春、復除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調文選司。時大禮議興、公與張文忠公孚敬、桂文襄公夢、席文襄公書、霍文敏公縉、議同協力、贊決、竟輔成聖孝。其論列之詳、語在明倫大典中。聖心嘉悅、用是寵眷日隆。甲申夏、擢翰林院侍講學士。乙酉冬、大禮書成、擢詹事府少詹事、仍兼經筵日講。丁亥夏、署掌大理寺。時當讞大獄、根連株繫者無慮數十人、署刑部、都察院二公將坐以奸黨、公力爭、出袖中疏、欲棄官。二公不得已從公、改議末減。是冬、擢禮部右侍郎、又轉吏部左侍郎、拜禮部尚書。戊子夏、加太子太保。己丑春、改吏部尚書。前後五轉、皆兼學士。公每遷秩、心不自安、必懇辭。庚寅夏、以病力求去、上特准馳驛歸。未幾、又遣行人蔡鰲起於家。聖念不已也。壬辰夏、至京、卽奉勅兼武英殿大學士、辦事內閣。公控辭、不獲。既而歷一品俸。三年考滿、加光祿大夫、柱國。公感恩思報、夙夜匪懈、而致疾益甚。乃三疏乞骸骨、得旨許暫歸調理。公受上知、志在康濟斯世、惟阨於多病、故以樞秩辭者四、病辭者十、因災自陳、因事引避者九。上溫旨慰留、先後凡二十有三。賜銀章曰：忠誠直諫、賜御札銀帛無算。蓋得君之深、三代以下不多見也。



公自歸西樵，醫藥之餘，讀書談道，而爲上爲下之意，尤憊倦不置。凡稱賀奉慰，忠愛溢於奏詞可知也。上每問公疾痊否，日以起公爲念。無何，癸亥入斗，後三夕公逝矣。計開上震悼，輟朝一日，贈太保，諡文襄，加廕一子爲尚寶司丞。遣藩臣諭祭九壇，司空奏遣中書舍人劉鳳營葬事。公平生論奏，如大禮之議，不顧利害，大獄之獄，以去就爭，應詔陳言，告災自劾等疏，悉關係世教。至於敬陳洪範一疏，則發明聖學心法之傳，其功尤大。所著易經約說，學解諸說，程子語，大學中庸二原，已梓行於世。

方公獻夫傳

介州別記

方獻夫字叔賢，初名獻科，南海人也。弱冠舉進士，爲吏部主事，遷員外郎。王守仁時起自謫所，爲主事，官階亞於獻夫，而講學能文章，有時譽。一日，獻夫與語，稱服忻然，卽前拜。獻夫願受弟子職，時人賢獻夫能師人，又賢守仁能見師人。未幾，引疾歸，臥西樵將十餘年。而今皇帝卽位，獻夫自家上疏垂萬言，力勸上起崇先帝后，召抵京，擢翰林院侍講學士。時上乍喜其說，甚德獻夫等，不愛華秩優之，而獻夫等自詭謂可理天下如發蒙耳。進少詹事，尋遷禮部侍郎。大典

完，進尚書學士如故。加太子太保，復引疾歸西樵。起補原職，不應。乃進兼武英殿大學士，於是人人皆笑獻夫取舍朝廷官，而獻夫家居日又多受土民饋，宅把挾郡守相及監司恣奸利，僉事龔大稔訐獻夫罪累十百條。獻夫條辨，上乃逮大稔，罷其官。而御史馮恩復極論獻夫奸邪，不宜污大位。獻夫雅自負，恬退名，旣連被劾，中惡，雖執政氣厭厭不自振，請歸，進少保，賜勅，續與廩。時年僅五十，歸十餘年而卒，贈太保，諡文襄。

《國朝獻徵錄》卷一六

校記

①「游」字下《明文海》卷四四九有「湖間」二字。

②傳：右引書作「師傅」。

③成：據右引書當作「成器」。

④得：右引書無。又《弇州四部稿》卷八六此句作

「僉事治山領東道」，疑是。

⑤故：右引書作「必」。

⑥此字原書不清，據右引書當作「垣」。

⑦者：據右引書當作「著」。



藏 齋

明儒碑傳集卷四十五

周衝 季本 潘子嘉 何

廷仁 范瓘

唐府紀善進長史靜菴周君行狀

君諱衡字道通姓周氏號靜菴常州宜興人曾祖士原祖海父欽號慎齋順親訓子里稱長者配徐氏以成化乙巳三月壬子生君於邑南舍兒時不好弄恒侍父母興寢除垢不怠稍長從仲兄衢授尚書弘治乙丑補邑庠生正德庚午領應天鄉薦明年會試中乙榜授江西萬安訓導身率諸士自當道建四門社學萃子弟居業升其秀者於泮官旌孝子劉靜以淳風教刻孝經刊誤養正群書以代口授癸酉爲順天同考官丙子又同考廣東咸稱得士庚辰用御史徐公讚薦銓授湖廣應城縣令召耆碩朔望詢利弊前設二第署曰䟽通民情頗聞已過立十家牌以彌盜賊東建謝上蔡祠以風文學西砌常平倉以備賑恤酌邑政通宜者若干條白巡撫秦公公曰堪求式也俾榜堂左刻程明道遵道錄伊川語錄上蔡語錄心政啓鑰頒訓士民嘉靖壬午當道䟽君耳疾赴銓司乞教職

得邵武教授教如萬安加密焉。創聯屬會友約以資進修。後鄉賢定夫先生祭田蕙集遺書付厥裔孫景壽。時端峯邵公銳督閩學重之召與論學及博約知行之說益冀服。乙酉進唐府紀善屢以正學啓王。尋上定志脩學以防逸豫疏又上脩德裕後十二事而明聖學。正人二條左切王敬重之。乞移半祿養母。闕歲念母老假使符歸省。越庚寅會藩府以檄徵。母令之曰。唐藩恩不可忘也。屢促行。勉復任。舉會經約作希顏日抄議酌行橫渠井田遺制未遂而止。壬辰王疏薦曰。周衝心志通明操持端謹。詔加五品俸。級儘長史缺。八月得疾將瘳聞母訃號慟轉亟卒。實二十三日也。享年門十有八。

王誅之曰。天奪壽珍。上下哀傷之。配趙氏有賢行。千里扶輿來歸哭臨如禮。子一有徵女四孟適儲官仲納庠生尹志伊聘叔未聘季納江陰朱某聘將以卒之又明年甲午十二月某日夢某里新阡君姿稟純明心神凝靜。始爲學銘其牖曰存心爲爲學之要知耻爲入道之機其志趣可知已。在庠從順山吳君講學已見大意。在萬安聞陽明王先生



講道於虔、亟往受業、得求心致良知之要、以聖賢為必可學、以存天理、去人欲為下手功夫、自應城之京、復受學於甘泉湛先生、聞隨處體認天理之要、之邵武、授諸生以二先生之學、信從者衆、嘗遣門人曾生溥輩質疑陽明、問答具傳習錄中、自唐府歸省、復往見甘泉於南雍、益得聖學之實、語同志曰、湛先生之體認天理、即王先生之致良知也、因偕同門蔣子信集師說、為新泉問辨錄、暇則行鄉射、投壺禮、士皆欽推讓、涇野呂子、東郭鄒子、為世通儒、咸相交往、稱其有淳雅氣象、予辱道義、切磋甚久、論辨知行、敬義、慎獨之訓、甚悉、來書畧云、學以成身而已、其要只在慎獨、博約、知行、皆慎獨工夫內事目也、凡學須先有知識、然後力行、以至之、則幾矣、又云、來論學須腳踏實地、敬義夾持、此為已規模大畧、夫君子之學、終日終身、只此一事、蓋理不外乎一中、即吾中正之心是已、無事時、戒懼、照管吾中正之心而常存、有事時、亦只戒懼、先事循吾中正之心而不雜、是謂敬義夾持、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學者知不可須臾離、又何患腳踏實地、特選撫陳公延予與吾主道南書院教事、

辭避再三、始就、揭白鹿洞規而充廣之、予多興起、又聞敬一箴為會極約、聞陽明喪、與同門黃子雲、淡傲先哲、作師服議、以正學誨諸姪、有容輩、屬望甚切、大率君之學、篤信二先生之道、復講於諸同志、所謂知行合一、敬義夾持、體認天理、尤為切要、造詣平實、行履純固、庶幾高明矣、使天假之年、則優入道奧、丕顯前謀、當大有所就、惜不及五十而卒、悲夫、予每嘆良友云亡、吾道益孤、悲愴無已、而有容固請為狀、乃述其槩、以告當世大儒、幸採而錫銘、俾後世有考云、

毛憲撰 《古菴毛先生文集》卷六

唐王府紀善周公衡墓碑銘

泐者水

周子道通卒於唐府歸葬于宜興其子有徵以其叔友黃門古菴毛先生之狀來乞銘古菴狀曰君諱衡字道通姓周氏號靜菴常州宜興人曾祖上原祖海考欽號慎齋妣徐氏生君於邑南舍兒時不好弄恒侍父母與寢不息稍長從仲兄衡受尚書補邑庠生正德庚午領應天鄉薦明年會試中乙榜授江西說安訓導身率諸士白當道建四門社學萃子弟居業而升其秀者於泮宮旌孝于劉靜以厲風教刻孝經刊誤養正聲書以代口授庚辰用御史徐讚薦銓授湖廣應城縣令期望則名耆老詢利弊門設二扁署一曰疏通民情一曰願聞已過立十家牌以弭盜賊東建謝上蔡祠以風文學西朔常平倉以備賑恤舉邑政之宜若干條白巡撫秦公公曰可以爲式矣俾榜堂左刻遵道錄唐錄上蔡語錄心政啟鑰頒訓士民嘉靖壬午當道疏君耳疾銓司改部武教授其教如萬安加密焉制聯屬會人約以資進修復鄉賢游先生祭蒐集遺書付厥裔係景壽督學端峰邵公統重之與之論學及博約知行之說益嘆服乙酉進唐

府紀善屢以正學啟王尋上定志修學以防逸豫又上修德裕後十二事而明聖學近正人二條尤切王敬重之乞移半祿養母閭歲念母老假使事歸省越庚寅藩府以檄來徵命之曰唐藩恩不可忘也屢促行勉致仕舉會極約作希顏日抄議酌行橫渠井田遺制未遂而止壬辰王疏薦曰周衡心志通明操持端謹詔加五品俸級儲長史缺八月得疾將殤聞母訃號慟轉亟卒實二十二日也享年四十有七王誄之曰天奪藩珍矣上下咸哀傷之君資稟純明心神凝靜始爲學銘其牖曰存心爲爲學之要知耻爲入道之要其志趣可知已在庫從願山吳先生學在萬安聞陽明王先生講道於虔亟往受業聞求心致良知之說以聖賢爲必可學以存天理去人欲爲下手工夫自應城之京復受學於甘泉湛先生聞隨處體認天理之要之部武授諸生以二先生之學信從者衆嘗遣門人李子榮董質疑陽明問荅具傳習錄中自唐府歸省復社見甘泉於南雍益得聖賢之實語同志曰湛先生之體認天理卽王先生之致良知也因偕同門蔣子信集師說爲新泉問辨錄報則行時投空禮士皆歛衽推讓歷野呂子東郭郭子

爲世通儒咸相交往。巡撫陳公廷君主道南書院教
事辭避再三始就。揭白鹿洞規而克廣之士多興起。
又闢敬一齋爲會約。聞陽明學與同門黃子雲溪做
先哲作師服議以正學誨諸子弟有容輩屬望甚切。
大率君之學篤信二先生之道復論於諸同志所言
知行合一敬義夾持體認天理尤爲切要造詣平實
行履純固庶幾高明矣。使天假之年則優入道奧不
顯前讓當大有所成就不及此而卒悲夫。

《獻徵錄》卷一〇五

長沙守李彭山先生本傳

張元忬

自新建公倡道東南四方之士興起而從之者無慮
數百千人而彭山季先生及門最久稱高第。先生教
習絕羣尤刻厲好學弱冠領鄉薦尋丁父母憂終兩
喪不入閨闈自是家居者十二年未嘗一日釋卷每
讀一書必竟其顛末乃已或有疑不憚屈已問辨上
自經史下逮星曆度數地理兵農之學靡不窮究然
皆務該博未窺領要既而師事新建公復聞致良知
之旨乃悉悔其舊學而一意六經正德丁丑成進士
時年三十有三矣猶自以學未就不欲仕新建公勸

之仕乃出自建寧理召拜侍御史自侍御史謫揭陽
簿稍遷弋陽令蘇州東守南京儀部郎又自儀部謫
判辰州尋遷武吉安終長沙太守先生數歷郡縣所
至輒有聲其平訟獄寬絲賦賑饑悍患積甚衆然皆
他有司所能至當利害是非之衝他人所縮首畏避
禁舌不敢吐一言者先生挺身危辭無少避也在建
寧時值宸濠反江西新建公方發兵討之而建寧分
水關自江入閩道也先生請於所司身往守之會巡
按御史某以科場事檄郡守與先生並入守以書題
先生先生復書曰建寧所恃者有吾兩人爲人心所
係耳設因科場棄去不爲地方計是棄人心也他日
欲復收之寧可再得且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場往返
動計四旬今江西勝負未可知土寇生發叵測微吾
兩人其誰與守即幸而無事當此之際使試錄列吾
兩人名傳檄遠邇將以爲不知所重貽笑多矣拒違
按院之命孰與誤國家事哉守深服其言竟不往其
令弋陽也安仁桂公復召入相道經弋雅重先生一
見握手求教時方忌新建功將奪其爵先生爲言國
家於人臣錫典固不宜過越然顧其人何如耳爵上
公加九錫分茅胙土誠不可施於溫懿操莽其可靳



藏

于周公乎。桂公爲之憮然。先生仕凡再譴而卒以譴罷。其以御史謫也。坐論救御史馬明衡、朱潮、馬與朱所陳處。慈壽太后及肅皇帝兩官間事。已下獄。且不測。公獨抗疏救之。舉朝以爲難。其以南懷部謫也。時方排講學者。鄒公守益爲主客郎。與先生日夕講論不輟。會鄒公以疾乞歸。當事者搆以微事黜之。并連先生。其在長沙。政尚嚴。黽擊豪強。不少假借。家苦之。競爲蜚語。人京師。中先生竟以是去。先生在官凡二十餘年。所至輒聚徒講學。莘莘不倦。在揭陽時。新建公始建敷文書院于南寧。使先生主教事。士至者以百計。先生爲發明師旨。提闢啓發。中人心髓。士翕然宗之。南寧至今傳新建學。大抵先生力也。在辰州時。辰故新建所嘗經寓地。其於良知旨。士往往有聞。一問先生至。執經者滿庭廡。先生爲擇辰陽書院居之。親爲講授。士多所奮起。保順兩宣慰相仇殺。變且作。先生遺尺牋諭之。事遂解。辰陽之學者至今猶訟而思之。其在吉安。講學于青原山。時講學者多以自然爲宗。而厭拘檢。先生懼其失。因爲龍惕說。以挽其敝。大都以龍喻心。以龍之驚惕而生變化。喻心之主宰常惺惺。其要歸乎自然。而用功則有所先。間

以質諸同志。或然或否。先生亦自信其說不爲動。既罷官歸。則載書攜諸子就居諸禪寺。誦讀其中。手自校讐。迄晝夜寒暑無間者凡二十餘年。所著書有廟制考義、春秋私考、讀禮疑圖、四書私存、孔孟圖譜、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著法別傳、說理會編、詩說解頤、易學四同。凡十一種。爲卷百有二十。大要以已意近發師說。遠會聖心。節解條貫。悉歸于一而後已。非特經義爲然。卽典章政令之出于古爲今人所不及見者。有垂于理。悉掃除之。必歸于一而後已。既又窮九邊考河故道、索海運之舊跡。別三代春秋列國之疆土。川原則又涉淮泗。歷齊魯。登太山。又歸而自江入閩。者踰年。見聞既廣。學益精進。其書往往能決前人所未決之疑。粹然成一家言。當世號稱詩洽如唐公順之。王公懷中。皆以經學相推尚。其所至與所居。士多以此師先生。而先生亦以此教人。皓首而益勤。迨卒之年。蓋七十有九矣。疾且革。猶進門人講易于榻前。疊疊如平居時。先生磊落不羈。表裏洞達。卽有過不爲掩覆。嘗斷建寧獄。當死者二。已著案。後覺其誤。大悔之。比擢去。悉爲記達諸司。令後斷者得據記以解。其訟過之勇如此。性剛介。不可干以私。朋友有過。或

面折之、至不能容。然與人夷坦無圭角、喜引掖後進、有一善、亟稱之不容口、人以是樂親之。以理卜禍福、或奇中于數年之後。至以堪輿術家之言、盡者、特爲說以聞之。家居不同生計、篋無餘帛、廩無餘粟、先生不以爲意、惟讀書談道怡如也。不嗜酒、然喜飯豆羹、邀同志與登泛挾冊以往、詠歌講說、盡日忘疲。處家庭多閑略、教諸子亦疎其節目、使歸自得。至事伯兄東所公、同視膳寢、出入必告、雖皓首一如童時。其慎密又如此。先生歿且十年、而鄉之縉紳若諸生、各追思之、相與建祠禹蹟寺西林、實先生舊著書所、以祀先生。又買田若干畝、以供歲祀。先生名本、字明德、別號彭山、越之會稽人。

《國朝獻徵錄》卷八九

潘子嘉傳

潘子嘉字汝亨、六安州人、御史鍾之子也。幼承家學、穎異老成。聞甘泉湛先生開觀光館于南淮、負笈往從。問學甘泉子曰：「在聞道。」問聞道曰：「在立志。」曰：「必真知而後志立。」志也者、其聖學之基乎。問道曰：「道、天理也、心之本體也。子能知本體之自然、則知道矣。問自然曰：心之本體、不假人力、故知勿忘勿助之間、無所

用力者、斯得之矣。問忘助曰：「忘助皆私心也。滯于物、勝于事、皆忘也。矜持欲速、皆助也。問勿忘勿助之間曰：「無在無不在也。中正而不息、易所謂存乎。子嘉聞之、頓然有悟、乃與蔣道林、沈艾陵諸公、日夕研究。歸聞當道有惡人講學者、遂謝去。餽康讀書山中。越六年、聞人督學廉其恬退、命有司以禮致之。強之復學、以歲薦貢之南宮。未幾歸、以疾卒。子嘉居家孝友、事繼母不違顏色、待異母弟推讓財產。壯年失偶、不再娶。計聞京師、蔣道林諸公胥哭、緘辭以奠。見道林真文中、有惺菴文集、藏于家。

《國朝獻徵錄》卷一一四



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善山何公墓志銘
嘉靖戊子，予計偕北上，求友于四方。咸曰：君不聞陽明之門所評乎？江有何黃，浙有錢王。蓋指雲都何善山、泰黃洛村弘綱，與紹興錢緒山德洪、王龍谿畿也。未幾，遇何黃兩君子於途。黃君為人簡嘿，而何君則魁形長髯，廣目而豐準，與人語必依於所學，無少長敏鈍，姁姁懇款，援證喻譬，指畫歎羨，如有味乎其中而不能吐者，必伺聽者意解乃已。否則雖假宿傳食，連日夕不為倦也。其煦濡而且婉孌若此，自是定交相與，問難辨析，不少隱避。君歸田，靡歲不相見，見必踰月乃去。庚戌冬，大水雪，君留最久而相語益合。方期與予結隣終老，而病不可作矣。又八年，其子進恒莖君城東之東岳廟後之乙辰向。黃君為之志，而以銘屬予。予曰：知君者無踰于予二人，是烏敢辭？君初名泰，字廷仁，晚以字行，字性之號善山。當陽明先生以提督之節駐贛也，常聚四方君子論學。君聞黃君所聞於先生者，慨然曰：吾恨不及白沙之

門先生今之白沙也。刻期往謁，又可失耶？友人不以利舉業尼之，不為聽。會先生征桶岡，裹糧追從，相見于南康。是時丁繼母憂，歸而斬然以禮自度，不徇流俗。先生聞之曰：是能以身為學者。久之，授以萬物一體之論，與致良知之說，終夜思之，達旦不寐，忽有省悟。嘗曰：吾人須從善端發念處察識，於此有得，思過半矣。又曰：知過即是良知，改過即是本體。其語學者，每曰：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學務有情緣情起覺，不識本心，二者皆病。又曰：執有無而論，莫若兩忘，只聽良知，是非善惡，莫能自欺，有情無情，自無不知。知至至之，更無可知。此皆苦心察識而驗其必然，不以人言少撓奪也。惟其悟之甚艱，執之甚堅，故言之甚詳，而不憚重複。蓋謂舍此無以為致良知之實，持此處人，自庶幾於一體之義。而於言句稍涉精深微密者，輒握手相戒曰：先生之言，無是無是。凡海內談學之士，人人善君，君亦人人視為知己。至論學脉，未嘗輕許誰何也。君以諸生事先生，在贛趨賴，在南



浦趨南浦、在越趨越、一不以舉業為念。每試據理直書、顧往往出人右。壬午舉鄉試、上春官、久不第。辛丑授新會知縣、喜曰、吾雖不及白沙之門、今幸聞其學、又仕其鄉、吾敢以俗吏臨其子弟耶。始至、釋菜于祠。乙巳遷南京屯田清吏司主事、分司儀真。歲餘、榷貨蕪湖、所至有聲。滿考、投牒吏部、乞致仕去、不少濡滯。是時年纔六十有四、而貌又壯盛、無衰容。時論莫不以為高。君少善治生、家故豐、而自奉極嗇。及聞學、勇於克己、而急於就義。卒之日、囊無餘金、稱貸而後襄事。嗚呼、君之見重于師門者、有以也夫。何之先有伯勝者、以好脩聞里中。四世至景忠、景忠生汝礪、汝礪生克平、克平生潛、字若愚。若愚公質直長厚、以君貴、贈承德郎、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配孫氏、贈安人。三子、長泰、武平、知縣。次春、歷詔安、含山、霍山三縣知縣。君居幼、霍山與君同事先生、而性慷慨有大節、皆能不負師門。君生成化丙午十月初三日卒。嘉靖辛亥五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六。配李

氏、封安人。無出。賢明著稱、通達理道、尤善處嫡庶之間、故竟有子進德、進恒。進德側室、早出。早夭。進恒吳出、今為縣諸生。三女、二出李氏、幼出杜氏。婚為丘循輝、郭鳳嶺、季子康。君卒、諸生即北郭舊游之地、為專祠。明年、督學憲使鄭君某、檄有祠祀之鄉賢祠。又七年、督學王君宗沐配享先生于鬱孤臺、于羅田巖、而在新會儀真蕪湖皆樹碑識恩。此於君宜不足輕重、然回視少年所為、若兩人然。向使卒為友人所泥、沉埋舉業、役役於一隅、其所就宜未可知矣。然則君所謂察識于起端、發念者、非已試之藥歟。自戊子至今三十餘年、三君無恙、而君結隣之約、奄忽不待。予既不能無悲、君所學若此、而予自顧未知底麗、即恐無以酬往昔求友之初心、益不獨悲君、亦重以自悲也。銘曰、江門崛起、世有真儒。孰出僻阻、懷彼步趨。違俗就師、決于一念。邁往無前、良知自驗。遷善改過、不昧此知。持以淑人、念茲在茲。有覺方來、毋易厥視。能尊所聞、

古人鮮是。

羅洪先撰 《念菴文集》卷一五

范東齋傳 張元升

先生生而穎異，讀書不務記誦，能尋究大指。弱冠棄諸子業，卓然以古聖賢自期。當是時，士徒以章句相馳騁，不知有道德之師久矣。先生首事王司與，許圭圭兩先生。而先生者，並以道德重於時者也。既又師陽明先生，所造益深。然先生性狷介，議論時相左。既而博考羣經，仰讀俯思，乃恍然有悟，以為孔孟的傳，惟周程得之，朱陸而下皆弗及也。家貧，無旦夕儲，嘯咏自若。人莫能測。嘗謂某曰：「天下有至寶，得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歷敘道統及太極之說，其奧義未易窺也。幼而孤，事母盡孝，授業於外，給其養。每御一時品，則愀然曰：「吾母安得嘗此？」輒投筯不食。既沒，執哀如古制。至病瘠骨立。醫者勸之茹葷，先生泣曰：「生死命耳，何可一日忘吾母？」母嗜芋，終身不忍食芋。二兄皆早喪，極力殮之，撫其

佳如已子，積貲資為婚娶。佳又早喪，其婦將改適，所得聘金悉以授之。族人竊議其迂，先生嘆曰：「吾恨貧不能止其他適也，而又可利其入乎？」晚歲名益著，士大夫咸樂從之遊。然或以粟帛周之，堅却勿受也。先後守令屢表其閭，辟為鄉賓，為社長，輒以疾辭。隆慶戊辰，先生年八十，偶病且革，呼其子語曰：「我卒不諱，寧薄殮，毋妄受人賻以污我。與其邪而有餘，寧正而不足。獨不能效黔婁氏之妻乎？尋獲愈，一二助殮者悉反之。其生平廉潔類如此。某嘗屈之家塾數年，雖盛夏冠服儼然，道古今夜分不倦。與人煦煦無倨容，而步趨不越尺寸。里中人無老幼皆以范聖人呼之。其孜孜問學，老而不衰。每誦衛武公之言，語人曰：「毋以耄而棄我。」庚午秋，病卧數日，忽起沐，振衣危坐，三拱手而逝。先生會稽人范氏，名璫，廷潤其字，別號東齋。蓋溫潤而栗然，可想見其人云。

校記

①門：據下文當作「四」。

②此字不清，據上文當作「士」。

③祭：據上文當作「祭田」。



儒藏

明儒碑傳集 卷四五

明儒碑傳集卷四十六

臧應奎 聶豹

臧君墓誌銘

潘若水

惟茲故禮部精膳司主事臧君賢徵應奎之墓其弟應璧以其友德安推官章賢尹庠生蔣審卿狀來請銘焉。甘泉子曰嗚呼吾忍銘吾賢徵哉嗚呼斯道之在宇宙何其得之難而喪之易也孔氏之門稱德行者數人顏淵短命死冉伯牛則以疾死閔子騫不死則亦孤而不祿何耶豈所謂天之小人耶而當其時盜跖橫行天下日殺不辜而幸老死豈所謂天之君子耶天之於善惡人其有意耶其無意耶余求志聖人之學者於天下僅百數人得其門者其在湖州自吾賢徵之外有若評事章希尹商臣有若刑曹唐子正樞陳忠甫良謨其在廣之順德則有若儀制主事張景川深深與應奎以諍禮跪門同死於杖商臣以言禮刑落職靖江丞正樞亦以論大獄褫職編管良謨雖不

死亦病且去二年瀕死乃不死然則天之於善人何其忽然耶而世之人有生而積惡日惟不足以至公相而老死牖下又蒙身後之澤者何耶天果有意福之殺之耶其無意耶嗚呼若臧張二子者其偶自死耶其天死之耶天耶人耶然則吾之於吾賢徵其忍銘之哉若賢徵者其果可以死之耶章子曰奎也少稟天聰丙子舉鄉薦丁丑成進士以父喪去及授南車駕尋以庶祖母喪求去例不得承重猶執私喪三年以重所自出其孝如此可以死之乎蔣生曰賢徵之事親也吾嘗偕出焉歸不過期途不廢業曰家所程也母氏病瘵憂形於色旁求名醫療必親焉前母之墓過必瞻拜悽然乃去可謂孝矣是未可死也又曰同泊邑城見旁郡之流民老稚過者傾巢與之不顧晨炊其仁如此可以死之乎章子曰賢徵恭儉不踰見人之善惟恐不及色為驛然其惠宗族雖患難孤嫠弗遺焉其賢固未可死之也蔣生曰賢徵之為車駕留都憤中官以進貢索多紅利私載



則為裁抑遺卒。諱焉。則叱左右執之。乃遁去。勢力者謀造舟之利。以糜金害民。則出身拒而沮之。其正直剛方若此。顧可以死之乎。又曰。賢徵心地光明。而義氣充實。嘗過文廟廡下。慨然歎曰。吾輩歿。亦當俎豆其間乎。及

官禮部。學於甘泉先生。得知行並進。體認天理之說。而惓惓於審卿之未聞也。如其無死所。至可量耶。章君曰。賢徵聞先生之學。曰。吾欲終身得所宗。執弟子禮而受學焉。甘泉子曰。嗚呼。若賢徵者。豈易得哉。使假之年。以其忠信不欺之心。篤其志以往。擴同體之仁。而全歸焉。且為天之孝子矣。其可死之哉。其可死之哉。天之意固不得而知矣。吾獨忍不銘賢徵也乎。賢徵號損齋。生弘治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其不幸而死。為嘉靖三年八月四日也。世居吳興城。曾大父和。贈工科給事中。大父璫。父維。副千戶。贈如其官。母黃氏。封太安人。妻嚴氏。封安人。嚴嘗割股和藥。以療賢徵之疾云。臨絕。其從父太學生志觀視之。索筆書云。不當與弟應璧異居。可以觀弟

友矣。子二人。長繼英。次繼蓋。女二人。銘曰。

大道渾渾。胡生之難。而覺之難。成之又難。胡不永年。以身隕捐。胡然其人。胡然其天。亦已焉哉。死而知性。不亡者存。

《明文海》卷四四一

明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諡貞襄

雙江聶公行狀 宋儀望

嘉靖癸亥冬十一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雙江先生聶公卒於東臯私第。從子儀部郎中靜經理其喪。殮甚厚。尋以訃至都下。於是嗣子錦衣千戶龍上疏言。臣父某。幸得備位樞府。叨階一品。前後蒙皇上恩賚甚渥。茲不幸至大故。乞比照往例。給與卹典。以假寵於先臣。以昭皇上推念臣下至意。臣不勝幸甚。明年三月。儀部君乃奉公柩。淺殯於邑東五都之仙女塘。以俟啟土卒事。既又泣謂儀望曰。子從先公最久。願為狀其行。將請銘於當時鉅公。以垂託不朽。予既不得辭。謹按聶氏在晉時

諱達義為新淦尹。因家邑之挈卑。其後由挈卑徙永豐。岳源遂為吉之永豐人。至宋恭甫始徙邑之下市。元末諱達和又自下市徙雙溪。在永豐三徙而氏族益繁衍。高祖諱敏瑞。國初以督運客死。其妻楊氏守節自誓。長育二孤。曾祖澹樂公諱汝璉。祖巽菴公諱日聰。考水雲公諱玉治。水雲公以先生貴。封文林郎。華亭縣知縣。妣鄒氏封孺人。水雲公生二子。長即五嶽公。諱洪。後以子儀部考丹徒。績封如其官。次即先生。諱約。字文蔚。以成化丁未正月十三日生於雙溪里。時室中忽有異光。巽菴公心獨異之。遂命名。曰。兒苟立。必大吾門。此名所以志也。年十歲。即穎敏不羣。十六。督學無錫。二泉邵公取為弟子員。一見大奇之。又明年甲子。娶夫人宋氏。是時父水雲公家事日落莫。至為先生師友費。即傾貲。產不少顧惜。鄒夫人以為憂。公笑不答。先生學既成。每竊嘆曰。予苟不第。何以報二親劬勞。語已輒泣下。一時同學見之。多所感激。是時陳公唐甫延先生訓其子。陳

故富家。先生令其折節讀書。卒由甯監官至州守。正德丙子。先生年三十。以易經中江西鄉試。明年丁丑。登進士。是冬。以例給假歸省。既歸。即杜門却掃。慨然以古人自期。庚辰春。就選吏部。授直隸華亭縣知縣。華亭在東南。為鉅邑。官是地者。往往易為染汙。先生至。則首禁吏胥。革積年民皂。嚴防衙宇。不得與外。一時風弊頓清。久之。名遂大著。華亭錢糧舊額八十餘萬。自正德庚辰以前。未完折色多。遇蠲免。經收人役。往往乘機侵騙。莫可蹤跡。先生廉得其事。乃收各役問狀具悉。遂盡實於法。追還官銀一萬六千兩有奇。米五千六百餘石。其餘長多。收秤頭銀至二千六百兩。悉為追奪。隨申補積年拋荒。通欠。併備賑濟。上下稱快。有富民許震。私置金醬瓶中。冀以啖先生。先生隨置之。法。一時豪猾斂避。境內大治。邑之水利。在西鄉者低下。水宜洩。鄉以東稍高仰。宜蓄水溉田。先生訪求利害。延禮知水利者。撰次圖說。乃悉力疏濬修築。通計濬過塘港三萬丈有奇。築過堤岸



減十之六。又創總會冊以稽賦額。造歸圩冊以驗實在。併查出餘田一項七十餘畝。以補坍荒。百姓至今賴之。每聽訟日。旁午焚集。一鞠輒得其情。法有難更。雖勢豪不得干請。情有可矜。即嫌疑必為伸雪。每歲審編徭差。悉躬自查對。吏胥斂手。備行文書而已。其修理文廟。建名宦鄉賢祠。皆捐俸倡義。不以苟簡將事。在縣三年。積穀至一十九萬餘石。復業人戶至三千二百二十三戶。撫按以章薦先生者凡七八人。先生才既高。治縣多暇。惓惓以興起學校。作養人才為事。今師相徐公在諸生中方弱冠。先生試其文。大奇之。曰。此宰相器也。時同被賞識如徐君南金。張君承憲。楊君世賢。子亭數十人。俱收置門下。於是郡諸生楊君沛。夏君允中。王君教等又數十人。亦願執經。又考取儒士二百餘人。拔其優者如包君節孝兄弟。何君良俊。良傳。王君球。吳君培等十數人。皆朝夕受學。先生親為講說。動以古人道德可師者風勵之。明年提督御史蕭君鳴鳳至。校士其所。賞鑒皆

出先生門下。蕭君笑曰。雲間素稱文薮。君一網盡矣。是秋諸君薦南畿鄉試。多在高等。明年少師公以進士及第入翰林。為編修。前後以科第起家。躋臚仕九十餘人。其餘亦各以文章氣節表見於時。癸未冬。乃以任滿給由赴部。時宰有欲用先生為吏部屬。至遣人留之。先生力辭復任。乙酉。始召入為福建道監察御史。方試職時。即上疏論司禮太監張佐違詔收補內監工匠。又劾兵部尚書金公獻民。侍郎鄭公岳受邊將金。為東廠所獲。以賄得不發覺。二公尋罷去。既又論禮部尚書席公為第乞留翰林。入臺數月。疏凡三上。皆人所畏忌不敢言。於是直聲振於時。是年。以華亭績如例。貤封其親。夫人宋氏同封孺人。尋差往應天等處稽察馬政。明年春。按應天。乃上疏條陳馬政積弊。大要欲將江南拋荒田畝。逃亡丁口。從實稽查。免其依養。將原額種馬變價入官。候其復業成熟。別議召買。常年額解馬價。仍令實在人戶包賠。各處草場無分養馬與否。核其荒熟肥瘠。量為

起科計畝均納。朕舊收貯州縣各准該年折色馬價云云。其考核羣吏激揚諸司尤所留意。是歲乃往謁陽明王公於越。相與講良知之學。先生於是銳然以聖人為必可至。其後以書問學於王公。公深嘆先生任道之勇。乃為書復之。丁亥復命未幾。遂差巡按福建。戊子春入閩。至則振紀綱。察吏治。抑豪右。懲姦慝。一時貪墨更多望風解印綬去。鎮守太監趙誠橫暴難制。先生移文按察司。查其冒費驛遞。趙誠懼。尋又奏革市舶。而以少監司章代為鎮守。暴橫頓息。漳州詹知府。龍溪黎知縣。貪聲久著。先生下車即首劾之。建寧守陳能已遷去。其賊私狼籍特甚。先生因追論之。陳謫詐善賄。尋以疏自辨。執政欲反中先生。乃復上疏論之。陳竟罷去。閩人快之。每有訪拿其諸惡跡。即妻子且不知者。先生動廉得之。一時兇黨咸自首受罪。郡邑吏稍有過舉。先生即發覺之。其所注措如神。設鬼施。不可端倪。巨寇鄭新盤據漳泉。官兵勦之數年弗克。先生以計擒之。地方始安。既又

應詔陳言四事。大要謂今提督官宜做成周進士遺意。分德行經義二齋。以端士習。其次清寺田。以備賑卹。最官籍以均徭役。考官餘以勵風節。其言皆根柢治本。深切時宜。而事多阻格。識者韙之。是春復以書往陽明論學。疊疊數千言。公復書具悉所云。既又建養正書院。射圃亭於會城。羣八閩秀士教之。重刻傳習錄。道一編。二業合一論。大學古本。以訓迪諸生。先生在閩持法嚴正。風裁凜然。以起名當時。然亦以此取忌於人。明年己丑。以期滿候代建寧。遂上疏養病。所著有巡閩稿。尋得報陞寧波府知府。遂兩疏乞休。不允。會改知蘇州府。明年庚寅。先生往守蘇州。至則首興學校。正風俗。問民疾苦。禁革賭博。裁抑豪猾。吳人舊以豪縱自喜。初不甚便。其後乃帖然安之。蘇為東南首郡。舊稱難治。先生處之裕如。日羣諸文士於學道書院。相與切磋。如今太宰嚴公訥。祭酒瞿公景淳。大中丞王公忬。章公煥。給事中顧君存仁。儀部陸君師道。皆先生所取名士。郡治前繪二



十四孝事實於壁。以風百姓。民有兄弟訟者。先生令往觀之。已訟如初。先生曰。是頑民不可化者。乃重羞辱之。卒感泣悔罪。蘇有巨寇王子家者。坐官舫。糾克徒。會於平望射瀆間。已携妻子匿泖中。先生乃置人於漁舟偵之。不旬日即擒置於罪。太倉州巨盜龔淵。龔錦為患海上。先生密遣人獲其弟錦。而淵遂逃匿。已乃縱錦。吳人譁然。未幾。淵兄弟果私往來其家。先生遂併擒之。人乃屈服。民有婦訟子不孝。先生故責其子。婦不色動。先生疑其有私。遣人伺之。果有與婦姦者。捉婦以行。隸人執至訊之。遂服。至於經理驛遞。分撥夫役。各有成法。一時稱便。郡歲織造。多扣羨餘以備支費。先生悉嚴革之。辛卯十月。治裝入覲。會考君訃至。次日即就道。倉庫囚獄。腐鑄不改。其所治裝具。即付代行者。蘇人至今稱之。既宅憂。凡所治藝祭。俱遵古禮。稍暇即受徒講學。於是邑之人士咸執業門下。服既闋。上疏乞致仕。甲午六月。尋丁邵夫人憂。自是杜門不出。前後凡十餘年。庚子辛丑。

歲南北科道游震得。邢如默等會薦先生。是時北兵連歲犯山西。乃起知平陽府於家。會伯兄丹徒公喪。先生不欲往。時從子給事中。以言事落職。奔計抵家。乃趣先生行。以其冬十一月如平陽。先是北兵謀言欲侵平陽。先生至。府庫空虛。募兵築隘。一無所備。乃謀於僚友士大夫。請之撫按。行各州縣。脩羊酒於富民。量為勸借。以舒目前。於是臨汾等三十七州縣。民人郝尚能等共輸銀貳萬貳千餘兩。蒲州儀賓蘇仁。因繼室悍妬。乃誣仁姦義男妻。播言仁且持數千金賄當路。冀脫罪。久之仁遂成獄。後仁累告。願濟軍餉贖罪。先生廉得其事。乃白巡院。許之。令納銀五千兩。於是大修關隘。塹山堙谷。列壙崇隄。郭家溝。冷泉。靈石等處。屹然天險矣。又募義勇。張鸞等五千二百人。河南礦徒八百人。皆厚其供給。衣甲器械。使樂為己用。已而兵果入雁門。徑趣平陽。犯郭家溝。關兵李芳等開關延敵。殲其二人。乃咋舌失計。遂退營介休境上。先生又為三邊總督書與總兵雲冒牌。

謂大兵不日且援山西。令善射者直冒敵營。戒令見敵即將牌面書騎俱棄去。佯走。敵覘知平陽有備。又得所為書牌。遂大驚。棄營遠去。時郡城方告饑。乃設粥於近城寺中。民就食者日以數千計。又增浚城濠。築南關外城。以工役獲全活者又數千人。啟土之夕。得石枕一。鞞一。鞞文云。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時以為應在先生。同知許樾有記。迄平陽功成。巡按御史童君漢臣特薦之。給事中劉繪又薦為邊方都御史。會今上有平陽何狀之問。輔臣介穀嚴公亦疏薦。堪任巡撫。於是上益知先生可大用矣。先生當寇警旁午。日親戎事。猶時與今方伯尤思謙。金舉人陳嘉言嘉謨。阮思瞻。侯劬古。劉光啟。秦健。與各州縣生儒崔汝孝等數十人。朝夕講學不輟。修平陽古今人物題名記。冀以勗勵諸生。是年冬。作大學古本臆說。明年癸卯。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兵備潼關。先生遂疏乞休。拂衣南歸。所著有知晉稿。先是。僉事許勉仁遷自同知。與先生舊僚。又拜門下。既為親

臨。復執禮如初。先生初不忌之。平陽功成。時論皆歸先生。許不能平。乃以勸借及處錄仁事。騰謗於都下。會冢宰許公入其言。遂附成其事。於是科道交章拾遺。奉旨。着山西撫按官從公查勘。先生遂堅卧不出。一意受徒講學。其後撫按官查其支銷冊籍。無絲髮滲漏。徃反三四年。至丁未歲。巡按侯御史始題覆前事。部議且將用先生矣。會執政夏公入謗者言。擬旨逮先生錦衣獄。既被拷。無所驗。明年九月。又奉欽依。行巡按御史覆勘。是時尚書西磬張公在留都。大言於衆。願以百口保某無他。未幾。夏公亦被罪下獄。相對赧然。乃知其禍起於浮議。先生畧不為動。所著有被逮稿。困辨錄。幽居答述等稿。既巡按御史黃君洪昆勘至。於是謗事悉明白矣。尋得旨落職南歸。時已酉春正月也。明年庚戌。北兵卒至都下。皇上震怒。乃降勅切責諸臣不任事者。遂用少師徐公薦。特召先生為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整飭薊州軍務。既得報。即慷慨就道。至九江。已報轉兵部右侍。以十



二月抵任。先生自以罪廢驟起，思有以厚報上恩。明年辛亥，奉命巡視九門，乃條陳六事，多見採納。九月，轉本部左侍，又奉命清理軍實，復條六事上之。尋又得旨，協理京營戎政。是時威寧侯仇鸞實總營務，多所變更，先生乃條列四事，大要謂京營之兵核該一十三萬，宜遵欽定營制，五軍營精選兵二萬二千，神樞神機營各九千，共四萬人，仍各分撥總督四遊擊及三佐擊統理操練，以備征戰。每歲器械操糧犒賞等費，查於各省班軍免其半赴營，就令領班官解納，應得行糧併戶部每年應給班軍糧賞，足補前項支費。凡諸操練務循軍法，而軍中不得藉口役占，橫生異議。其畧如此。是時逆鸞怙寵驕橫，知先生疏多為已發，已心銜之。會又謀撤宣大防禦，假以入援為名，人情洶洶叵測。先生方攝部事，乃歷陳四慮，大要謂宣大之兵付還二鎮，二鎮安則京師安。鸞切恨不已。又明年癸丑，會本兵缺，該部擬進未定。尋奉諭，閣臣云某可正卿，如何。遂以正月二十七

日陞本部尚書。先生力辭，不允。既正本兵，即修舉廢墜，嚴禁請託，痛革風弊。參論債帥動據法例，一時聲望赫然。至於修築邊牆，增補關隘，選調將士，預處糧餉，分屯重兵以控扼要害等事，皆悉心為之。兵科右給事中朱伯辰、通政司趙文華先後建言宜築外城以護京師，先生力請於上，允之。尋改議止築南關，先生與諸共事大臣協力經營。是時宣薊邊備廢弛，乃題差本部左侍郎楊公博前往經畧。既因楊公前後建議悉為題覆，先生添設昌平易通都御史三員，原無所轄事，權既輕，動多掣制。其二州已革去，而昌平如故。先生仍條議裁革。每年防秋，即令順天巡撫駐劄昌平以護陵寢，其原設副總兵如楊公所議，仍舊添置。衆議稱善。是年十月，北兵犯紫荆關，浮圖峪甚急。先生先期督發入衛朱鳳等所領邊兵前往截殺，遂至大捷，各鎮共斬首四百餘級。奉旨加太子少保，廕一子錦衣衛千戶。時撫按叅論各鎮功罪不同，先生上疏畧云：今日禦敵，要以血戰為先。血

戰之功、要以保固京師為重。故功重於罪者當從其功、罪重於功者當從其罪。人以為救時確論。明年甲寅四月、重城功完、奉旨加太子少傅、仍廢一子入監讀書。時修邊功費甚鉅、又年例犒賞戶部不得以時給發、先生乃條陳二部事體、大要以共濟時艱為言、朝議是之。十月、北兵犯薊州、攻牆六日夜、不能入。奉旨加太子太保。先生洊受上恩、益思報塞、朝夕勞瘁、或經旬月不家視。宣大錢糧缺乏、軍士告饑、先生上疏言邊弊、因叅論前督撫諸臣因循玩愒、不肯用心撫綏。上怒、遂逮二臣於獄。尋遣戶部侍郎陳公儒往賑卹之。其在江南、倭寇竊發、閩浙蘇常連歲被害、又湖廣川貴苗民弗靖、先生乃博採諸臣建白、叅酌題覆、以南京兵部尚書張公經總督浙直等處軍務、附近各省兵馬悉許調用。賀給事中涇孫御史慎建言、宜添設總兵一員駐劄鎮江。先生謂鎮江偏在一隅、宜設於金山衛、俾沿海一帶俱屬防禦。又因徐御史斌建議、乃添把總四員於南匯、吳淞、江、劉家

河、鎮江等處、即以附近衛所屬之、而分布汎地、令其自為戰守。至今四府海口屹為重鎮。都御史鄭公曉議於鹽城、東海各設把總一員、仍以所屬地隸之、先生從之。其處置苗情、則聽張公岳議、移軍門開府沅州、凡湖湘川貴附近司道府衛土官司悉聽轄之。又以蕪黃為全楚咽喉、德安為陵寢門戶、所屬州縣與江西河南接壤、深山窮谷、盜賊淵藪、乃因督撫諸臣議、比照鄭襄事體、添設守備一員、駐劄二府交界、以防不虞。先生在本兵年餘、南北交警、羽檄日馳、凡所題議、動當上心。明年乙卯、先生年六十九。會工部侍郎趙文華、遙授禮部侍郎、朱隆禧議欲遣官視師、祭海神、差田賦、開市舶等事、先生堅執不便、且言視師非股肱重臣不可、我朝閣臣多在左右、不外出、且東南民困已極、士夫豪右動多橫議、若以此時差田賦、徒滋勞費、必無成功。如開市舶、則倭奴變詐不常、如大同馬市、反為外國所愚。疏上、遂忤旨、降俸二級。久之、乃以年至多疾、乞罷前職、尋奉旨得致

其事以去。先期從子儀部亦以墨誤落職，遂侍先生南歸。乃建賜老堂於東阜之上，日與故人門生子弟談述古昔，講究學術，詠歌太平而已。明年，先生壽七十，儀部君與其諸子開宴東阜為壽，旬日乃罷。先生前後家居三十餘年，惓惓以表率鄉里，汲引後進為事。自五世祖以下，皆為改封塋域，屬從子儀部纂家牒為譜，戒以聯屬族人，族之子弟有可進者，皆獎掖之。凡邑有利弊，力為訪求。歲壬辰，邑令金君清舉行丈量，編補里甲，禁草坊廂，諸所措置，皆先生發之。既又請於大府屠公大山、少府李公本，推訪藍田之意，設立鄉約，以厚風俗。其後由尚書歸，則請於當道辨減里甲，均徭銀一千二百餘兩。辛酉，廣寇流劫至城下，數日乃去，則請廣邑城以保居民。凡諸親識細氓，有以迫切來懇，輒為諭解不少倦。平居尤喜崇節義，厚先輩。先正歐陽文忠公既遷於穎，支庶散佚，墳墓失守，先生按穎上，訪歐公後，得令裔孫雲以歸，乃謀於邑令商公，買田娶婦，更立太師專祠。又

請之督學代以一人充弟子員，以主祠事。一舉羅公倫以忠節冠一時，會有詔應議贈謚，先生乃為疏以請。又躬謁執政，其後卒贈官諭德，謚文毅，狀元學士西墅曾公榮遷葬新淦，富民鄒愈三誘其孫鬻之，遂藏公骸骨，冀以滅跡，積數年訟不能決。今少師徐公督學江西，先生備言之，乃案行同知李本，少寬鄒之罪，卒復學士骨骸復葬本里舊塋。僉事高公安清謹人也，暴露未葬，餘五十年，先生謀於署邑事江君，得安厝祖塋，仍為石誌其墓。按閩時，有鄭三娘死於節，輒躬自祭奠，有道在婦人之歎。先生自聞陽明王公之教，終其身未嘗一日不與人論學。其在同輩如同郡東廓鄒公守益、南野歐陽公、念菴羅公洪先、兩峯柳泉兩劉君文敏、邦來、臨川明水陳君九川、虔州洛村黃君弘綱、餘姚緒山錢君德洪、龍溪王君畿，皆嘗與之往反辯究，雖其論議互有發明，而學問脈絡亦不能無少異同。儀望從先生游垂三十年，蓋嘗屢聆其說，竊窺一二指歸矣。先生自丁亥以來，



其論致知功夫，則以孩提知愛知敬為良知本來面目，反而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致書陽明、南野二公，蓋極言之。其後先生家居，每接引同志，惓惓以躬行孝悌為致良知下手切實功夫。戊戌以後，先生有悟於本體虛寂之旨，企守平陽，作大學臆說。其釋致知格物云：宰物為知，感物為意，處物為格。心猶鏡，知猶鏡之明，致知猶磨鏡，格猶鏡之照。妍媸在彼，隨物應之，故曰格。如云格於文祖，格於上下。又曰：致知即致中也。寂然不動，先天而天弗違。格物者，致知之功用，感而遂通，後天而奉天時。又曰：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中節之和。聖人於咸卦言虛言寂，是究言感應之理，以破萬有之障。先生自平陽歸，與同志論學，一以涵養本體虛寂為歸。是時適與念菴羅公論相契合，其後再居京師，凡四五年，其與學者語，益發明所得，以為必如此而後謂之聖學。因刻白沙緒言以見意，而諸君子則反覆辯論，恐其分知與物為二，不免墮於禪定云云。先生亦屢為書

辨之，總括羣言，各有指據，而諸公不復能難也。所刻有致知議畧、良知辨。其後因謝子經從門下問學，庸首章先生發明其旨，而其說益詳。今所刻有質疑存稿。先生長身五立，丰度峻整。每入朝議事，神閒氣定，言論簡當，同輩望之，如孤鶴長鳴。風神自別。平生勇於為義，臨利害禍福，屹然不動。徃被逮時，從容出見使者，更囚服，慷慨就道，室中悲號不勝。先生若不聞。門人父老送之，無不流涕。先生第拱手以別。是時東廓、念菴諸公皆追送江潯，猶相與講學不輟。錦衣百戶戴經伯常因執弟子禮，從受學。在獄與桂州夏公亦時時與說性命真機。夏公首肯良久，嗟乎！此可以觀先生之樂矣。平日著述甚富，儀部方將哀次，彙為全集。辛酉之冬，忽遘痰疾，自此精神恍惚不寧。又明年癸亥十一月，前疾大作，趣召儀部屬以後事。初四日未刻，遂卒。享年七十有七。屬纊之日，家無餘錢，至不能具賓客。夫人宋氏，無子，先卒。先生未五十時，即奉母鄭夫人命，過繼同祖姪昂為嗣，改名



旋今以廕授錦衣衛前所正千戶。其後妾生子窮兒，踰歲而殤。生一女，許過羅殿撰公長子。先生與殿撰相契尤深，遂締姻家。未幾，女五歲而殤。在兵部時，生子營吉，已報名廕授千戶。甫六歲，亦殤。先生痛念不置，乃為營吉立同祖孫耿為後。若曰：吉雖殤，然應名在朝，不可使其無傳。旋娶陳氏，繼趙氏。耿娶吉水周氏。孫二人，冬孫考孫皆散出。先生早以宦業顯名，當時二親皆康寧無恙，與伯兄丹徒公友愛尤甚。丹徒公止一子，即儀部。自幼先生携與出入，延師授學，冀朝夕勗之成。其後儀部起進士，令丹徒有聲，召拜給事中。尋以言事左遷，久之復起官，至儀部郎中。為郎中時，先生在兵侍，予以御史朝夕同在坐，每縱言邊事。儀部故熟邊方要害，及各將官後來成敗，先生咨訪，至夜分不去。及為本兵，每警報至，必召儀部策之前後章疏，亦多令草定。既而歎曰：人患多才，吾恐汝不能久留也。儀部有子五人，長棟，以先生廕入國子監讀書。邑里交遊如處士劉君霖、僉事湯

君克寬、州守陳君唐甫、劉君希昭、曾君夢祺、江夏尹蕭君韶、天台尹鍾君紐、平湖教諭陳君綸，皆為莫逆。其在門人，如府丞郭子汝霖、憲副陳子慶、左給事中鄒子濂、企子儀望，咸在仕籍。子從兄龍、蕭子浩、張子鏜、袁子禮，先後舉於鄉。凡諸曹監企校官弟子，布衣行誼之士，亦百餘人，皆從先生游。而在各邑以企雲間、姑蘇、八閩、三晉之間，及門之徒不下數百人，往往多持行誼至大官。其最著者，少師公以輔弼重望為當時所宗，企薦先生同朝，猶凜然師事之不少衰。海內既素高此兩公，而親見其相處如此，於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而益高先生之行誼。先生始居雙溪之里，號雙江山人。其後躬耕白水之陽，建凌空閣於嶽山，有飄然出塵之想，遂稱白水老農。既老，卜居東阜，為終焉。既又號東阜居士。然門人故舊仍稱雙江先生，志所尊自雙溪始也。嗟乎！先生已矣，教言日遠，典刑具在。儀望深愧不文，不能殫述懿德，以章示來世。所冀當代文章宗工，賜之名筆，悉為論次，俾

他日國史得並考焉。踰五年，為隆慶紀元之歲，先生贈少保、謚貞襄，蓋特恩云。

《明文海》卷四四四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謚貞襄公約墓

志銘

徐階

我皇上嗣大歷服，首降德音，錄故公卿之行應卹與者。於是諸臺諫舉故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諱公等若干人以聞。詔贈公少保，謚貞襄，賜祭九壇，命有司治葬事。蓋公之卒至是五年矣。公諱豹，字文蔚，先世居永豐之菰塘，自晉歷宋元，再徙而家雙溪。故公自號雙江。國初有諱敏瑞者，其配楊以守節旌，生潛樂公汝璣。潛樂生興巷公日聰，興巷生水雲公玉治，是為公考。以公貴，封文林郎，華亭縣知縣。配鄭氏，封孀人。公舉正德丁丑進士，乞歸省者二年。庚辰始知華亭，立法行政，自其身始。發諸奸欺，籍所侵盜金萬六千，用代逋賦。洛塘港三萬丈有奇，復塘之廢者萬二千丈，民以不苦水，逃亡來歸者至三千二百二十三戶。建名宦鄉賢祠，開射圃，日進諸生，與之論學。其說本於易所謂寂感，而證之以中和，證之以孝弟，又證之以古聖賢所以成己成物，守約而施博者，簡而明，暢而實。階時幸有聞，雖甚不敏，然於心竊有契焉。今既五十年，惟公之言是訓，是行，亦惟公之言味之而益肯，履之而益效也。乙酉，徵拜御史，勅奏司禮太



監張佐違詔收補工匠。禮書席公不當乞留其弟於翰林。直聲頓起。戊子。巡撫福建。奏罷鎮守太監趙誠。及中官之司市舶者。追論延平守賊溫黜之擒寇鄭新。建養正書院。刻傳習錄。二業合一。論以示學者。人謂真御史。而權貴則以此嫉公。出爲寧波知府。改緣州。至則治之如華亭。而加嚴。曰。吳人習縱肆久。不先約之以法。故未易行也。其後法舉。而人果率公牧。踰年。丁水災。公憂。又丁鄉徭人憂。服除。臥不出。南北臺諫交章薦之。辛丑冬。以虜頭歲寇山西。召知平陽公曰。國方有急。吾不可以不赴。既至。數日。是其民使於財。虜所必攻也。爲書諭富民及釋其罪之疑者。得金二萬餘。修郭家溝。冷泉。塞石諸關隘。募兵六千人。親教練而使守之。壬寅。虜果犯郭家溝。守者殺其前驅二人。虜知有備。遁去。御史以功聞。世宗喜。顧問侍臣曰。豹何狀。乃能爾。於是時。公名聞上下。而忌者誣公於罰金有所乾沒。大吏和之。謗亦遂流播。明年。擢陝西按察司副使。會當計學吏。或竄公名拾遺疏中。詔巡按御史查勘。前後五年。經三御史。咸謂無纖毫私。而鄉人有謗公於時宰者。時宰怒。逮紫錦水。詔巡按御史覆覈。未幾。時宰亦下獄。曰。吾慚見雙江。乃

公與相對。無怨尤色。時宰大悔服。明年。事白。落職歸永豐。謗者則先以他事謫戍。而時宰亦既伏誅。甚天之惡傷善人如此。庚戌。虜犯京師。世宗切責兵部及邊臣不任事。而慨然有良將相之恩。時特爲禮部。因以公薦。立召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整飭薊遼軍務。尋遷兵部右侍郎。辛亥。奉命巡視京城九門。條六事奏之。語皆要且急者。轉左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數與仇鸞議不合。已而鸞請調宣大兵入衛。意在弱二鎮以納虜。公疏陳四應。謂宜固守宣大。宣大安則京師安。鸞益怒。密伺公所爲。將中以罪。既數月。無所得。乃已。壬子。遷兵部尚書。首奏修邊牆。建關隘。慎選將士。預處傷糧。分屯重兵。以控要害。尤拒絕請託。動循法例。一時聲望赫然。已又奏城南關。遣今少傅虞坡楊公經略薊州邊務。罷易州通州昌平三都御史。冬。虜犯紫荆關。公遣遊兵乘其惰擊之。斬首七百餘級。加太子少保。蔭一子錦衣衛千戶。甲寅。虜攻薊州。凡六晝夜不能入。加太子少傅。倭奴寇蘇松。奏設總兵官於金山。設把總於南匯。吳淞江。劉家河。鎮江及淮之鹽城。俾畫地以爲戰守。吳人賴之。明年。趙文華請視師。朱隆禧請差田賦。開市舶。時宰主

其議舉之於世宗。公執奏以爲不可。詔降休二級。羣小乘上意。日毀公。踰月。遂以老疾致仕。公既歸。建陽老堂。聚門人弟子講學。其間曰。吾不得行諸天下。庶幾行諸一鄉。公受業陽明先生之門。而與祭酒東郭鄒公。宗伯南野歐公。修撰念菴羅公。相發明。其師說。切磋論難。不苟爲同。所著有大學臆說。被逮稿。因辯錄。幽居答述。致知議略。良知辯。質疑存稿。益以學終其身焉。公生成化丁未正月十三日卒。嘉靖癸亥十一月四日。享年七十七。

雙江聶先生傳

王時槐

雙江聶先生。豹字文蔚。永豐人。正德十二年進士。知華亭縣。首革積習宿弊。侮法剝民之弊。查追私侵。蠲征銀一萬八千兩有奇。以補民間積逋。上下稱快。濬築水利。清理餘田。以補民間墾荒。在邑三年。積穀至二十萬石。復業民至三千餘戶。先生才既高。縣事蜩集。應手立判。情法允當。豪石屏息。尤以興學育材爲急。時少師存齋徐公在諸生中。方弱冠。先生試其文。卽以台輔期之。諸生執經受業。入陶治者。後多爲名士。召入爲御史。才數月。三上疏。請斥大闢違制及部卿不職。皆人所難言者。按應天積案馬政。乃往討

陽明王公於越。聞良知之說。遂銳然以聖人爲必可至。其後以書問學。王公深歎其任道之勇。已乃按閩。抑鎮守中貴之冒費。劾罷建漳守令之貪黷者。計擒海上鉅寇。而於民間蠹惡情狀。曖昧有人所未聞。而先生捕鞠之。咸伏其辜。衆稱神明。建義正書院。羣諸生教之。刻大學古本傳習錄以明正學。陞蘇州守。繪二十四孝事蹟於壁。以風百姓。開講於學道書院。連丁內外艱。家居踰十年。以薦起知平陽府。先是虜謀言欲侵平陽。而府庫耗竭。乃多方措畫。大修關隘。增城浚濠。募兵製械。虜果入鴈門。趨平陽。平陽既有備。又陰遣間詐泄機事。虜大驚遁去。陞陝西按察副使。備兵潼關。上疏乞休。有忌功者造謗。被逮下獄。事竟白。落職歸。嘉靖二十九年。虜犯都下。用薦召爲巡撫薊州。都御史轉兵部侍郎。尋陞尚書。嚴禁請託。參論債帥。所條奏建立皆戎政邊防至計。累進太子太保。值倭夷數擾閩浙。吳郡有議請遣官視師。祭海神。差田賦。開市舶者。先生上疏極言非便。忤旨。得致仕。先生忠當時學者。率以知之發用爲良知。落支節而遺本原。特揭未發之中。學者乍聞疑駭。辯詰紛起。先生貽書與歐陽文莊公。其略曰。良知本寂。感於物



藏

而後有知知其發也。不可遂以知發爲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也。故學問之功自其主乎內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也。則感無不通。外無不該。動無不制。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非愚之見也。先師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太公之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此豈錄中長語哉。初先生被逮時。從容出見使者。易囚服。慨慷就道。室中悲號不勝。先生若不聞。門人父老送之。無不流涕。先生神色不動。第抗手而別。羅文恭公見之。大敬服。至是聞未發之說。深相契合。先生長身玉立。操履峻潔。而丰采凝拔。如孤峯屹峙。超特不羣。望之令人斂服。雖位列大卿。而神思靜逸。有飄然巖壑。高舉物外之氣。所著有致知議略。良知辨幽居答述。行於世。卒之日。家無餘金。年七十有七。隆慶元年。詔贈少保。諡貞襄。

以上二文并見《國朝獻徵錄》卷三九

校記

①遼：上文作「州」。

②七：上文作「四」。

③石：疑當作「右」。

明儒碑傳集卷四十七

霍韜

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霍文敏公韜行實

江寧何世守

公姓霍諱前字渭先始號元序後更曰渭厓得姓自周封霍叔家太原其後世自太原徙南雄又自南雄徙南海遠系莫悉高祖義曾祖玄珍並隱德不仕祖厚一考華號西庄俱以公貴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祖妣徐氏妣梁氏俱贈夫人公以正德壬申克郡庠生癸酉領鄉薦第二甲戊寅選南宮廷試仍擬大魁偶封卷中含倒用官銜印更之復爾主者咸謂天數遂置二甲第一時尚未娶引例告歸讀書西樵山中丁丑丁酉庄公憂服闋不出辛巳世皇御極起為兵部職方主事仍謝病歸山丙戌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屢辭不允遂起赴任丁亥陞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再辭不允戊子陞禮部右侍郎懇疏解免又陞禮部尚書五疏力辭乃免己丑克會試考官庚寅丁母梁夫人憂癸巳服闋陞吏部右侍郎隨轉左侍郎甲午履任丙申陞南京禮部尚書己亥改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掌詹事府事庚子十月七日卒于位世皇震悼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謚

文敏祭葬如例遣官護喪營兆域始終隆寵無替云公幼育異質年十九始就小學即大揭居處恭三字坐立相對出則翼然日不旁視眾識為遠大器甫學一四書背誦皆遍師授周易日誦數千言未幾過師驚謂西庄公曰君兒非常人也一二度間諸經俱旁通于史無不淹貫尤喜大學衍義時有老儒說太極圖聽者如堵公徐登堂辯析奧義老儒驚曰吾不如也登第後觀政吏部日擊時事雅不樂仕歸娶後遂不出既起職方感遇明主即上三劄首論學與政次六部掌故次中外時弊侃侃數萬言通達剴切識者謂實董劉費不過是也時有議輔臣擁立功封伯爵者有禁省言官褻服迎旨者公疏論正之有京城守門中官暴奪商貨聞欲投訴於公則嚙指索然亟追還之時多事趨謁公獨執守自重與時齟齬仍謝病歸山疏中有早年色慾過縱血氣虛損之語蓋是時世皇膺齡方少故公陰寓諷諫云居山惟以讀書考古為業不輕接藩憲郡邑諸僚間有酬答簡書不襲治生字謂已掛籍朝紳惟天子治之尊不可有二上也大禮議起廷臣咸欲世皇父孝宗而母昭聖公謂天親不可人為天下未有無父之國若以付畀神器之故而更父母之稱足利天下而忘



親不可爲訓。辯難周悉。然嫌於出位干誼。止白之輔相禮官。莫可正綱常而全聖孝也。主者固執衆口同聲。牢不可破。公乃疏陳所見。詆禮官執議之失。詳辯禮經爲人後之文。兼有二三臣工各陳其說。相繼疏進。大倫遂正。羣議始息。世皇覽公奏疏。至於泣下。悲動左右。而公之忠誠簡在聖心矣。轉補宮詹。兼翰林。屢辭不出。曰。不敢以議禮得官也。欽命有司守促之。始勉赴任。公感激異恩。知無不言。言無不直。雖觸時弗忌。顧時天下事大可虞者。戶口日耗。冗食倍增。河防久淤。民間田畝半減。初額西北不靖。哈密卑弱。土魯番驕強。衆頗貳志。大同梗命。公並畫策上陳。時議譴之。而疏鹽法。疏老臣遺議。疏救積弊。疏保聖躬。疏翰林內閣舊制。皆關國體。切時艱。並蒙採行。王新建守仁有奇勲。王兵書瓊有邊畧。康翰拱贊海。李副使夢陽輩俱善文章。並坐廢棄。公極力薦之。且謂臣俱不如也。奉命克日講官。因坐講禮久廢。婉疏辭免。註西漢書上之。張羅山乎敬。桂見山夢相繼入相。忌者倡黨人之議。疏逐二相。公謂黨之一字。打盡善類。能空人國。上疏論辯。且自求罷斥。世皇優旨批答。二相遂留。而逐其主黨議者。時謂公有回

天之力焉。轉詹事。兼學士。修明倫大典。克纂修官。隨轉禮侍。禮書俱懇辭免。刑部尚書胡公世寧疏薦公。孤忠勁節。近臣罕儔。宜特授都御史。仍兼詹事。專責其論思繩糾。則朝有直臣。奸慢震肅。世皇優詔答之。已丑。主考會試。廉內外弊。剗革殆盡。文體爲之一變。楊少師博。葛尚書守禮。程尚書文德。唐都憲順之。羅修撰洪先。楊編修名。楊御史爵。並表表者。皆公所錄士也。公諄諭諸士。不可以門生座主結私恩。忘國大義。超俗之見。時所僅聞。未幾。修大明會典。克副總裁。首撰六部提綱以獻。歲省供給冗費數千兩。庚寅。兩郊議興。公援古義。遵祖訓。力主合祭。且移書禮官及夏給事中言。論辯得失。世皇見公執議不回。溫旨下諭。公執愈堅。夏遂以公所移書上之。謂有指斥。因下公獄。章聖太后深知公忠。爲之內解。會天雨霖。三日晝晦。武庫震動。世皇大悟。宥公。天驟開霽。人以爲忠誠所感。未幾。聞母梁氏夫人喪。回籍守制。世皇念公不已。忽於儒臣議事別疏內批。公忠實深致眷獎。服闋。起吏侍。上大同事宜。神箭禮儀等疏。俱見允行。自以進賢爲已職任。故求公論薦。不避親嫌。推陞電賜。奏錄梁次批。俱內奉之人。薦豐熙。楊

附人
除弊

慎、徐文華、唐樞等皆大體大獄得罪。陸繁則攻擊公與張桂者也。舉動光明，人咸欽服。攝掌部案，際屬守法，惟謹。權貴無敢干以私，鑽囑之風一時屏息。按淹漸察舉劾，調停內外，資格不拘，更定積歲條例，未便遵守。吏胥有犯，即治無輕貸者。私蓄私儀絕跡，不敢至門下。謝恩私室者亦無之。蓋公廉之化，人自不敢貪也。先是大選舉監考卷，分別五等，惟視官職散要為等差，不以品級高下為先後也。逮至呼名與放榜，則以品為序，迹甚相左。遂有私售中變之疑。公察其然，明揭榜示，衆咸帖然。舊凡考選，言官多取外貌兼之，矯賄妨公，法紀遂亂。故未試而官以先定，庸流而濫秩要階。公惟據考卷，取其才識優長者用之。故當時人人稱焉。其大選舉監亦然。凡投選及各項文移，吏輩多假駁查送，問為騙局。公立法，當堂明諭，奸吏無所措手。吏役應撥諸衙門實叅者，例俱拈闕以示不私。惟吏部及錦衣衛吏則坐名撥缺，蓋皆依託勢要，行重賂以圖厚獲者。折舊相代，索頂首銀多至千兩。公一槩闕撥之，痛革頂領之弊。文選司有寫本承差十二人，皆勢家豪戶買納者，日用厚費供司，屬宴飲，授選日則擇地註官，公盡點革之。錦衣吏恃衛官

附人
除弊

主選緝，能羅織人，故橫肆無忌。有事則衛官力庇之，人莫誰何。有吏酗酒毆辱進士，羣黨助之，訴之臺憲，置不問。乃所公，公令人執吏送刑曹，問如律。羣黨棄役通匿，公悉除其名，移原籍究之，人心痛快。衛官欽手。公著部案成條，宿弊盡滌，仕路一清。自朱名家宰，不是過云。往時部事多主於冢宰，二少宰不其與聞。誠齋汪公既任，公啓以常擴大公，無貽往轍。汪雅從公，不自擅，自是少宰無伴食者矣。夏間，老言屢囑私入於汪冢宰，悉為公所執沮，恚恨愈深。因府尹劉淑相發夏言職，私夏疏辯論，則不當進銀山，暗波及公，而盧庶吉樞、李給事克濁、胡御史守忠輩聽夏指使，先後誣捏論公。賴世皇知公不為惑，夏憾不已。值南禮缺，夏遂謂公資望當補，蓋擠之出也。先是，南六科官途過南六卿，不避馬，公聚會議，相與敵禮。歲時拜，萬壽牌拜進，表箋俱乘馬突儀仗，鼓未嚴時，則大宗伯朝服揖笏送茶。每季終，六卿具職名手本送科註銷。公論其越分慢君，莫此為甚，而指笏送茶，職名註銷，非臣下所宜受，並疏正之。諸施為建白，若拜牌更十二拜之禮，制帛嚴導送之儀，擬差小九卿之進箋，議革小京堂之用轎，察百執事之拜孝陵。



論劾劉監丞之術儀仗此皆關係禮儀之大者禁之
喪之設宴飲絕婦女之入庠院罪樂戶之買良人毀
淫祠建社學散僧尼表忠節此皆關係風化之要者
禁諸司之強買貨物除夫役之守宿私衙查坊長之
供辦酒席省地方之貨情卓犖革樂主之日辦茶菓
核開讀之恤老實惠此皆關係民隱之切者崔文敏
有云渭厓南都舉劾與禮部尚書也。有富家廣置宅
舍假住縉紳不責貨租而巧局取厚利公移文南憲
院查沒以建官舍南人快之有謫任言官官箴大戾
而貴緣復官有行取大尹不堪風憲擢補吏部有文
選郎中賄復寫本承差保恃冰山干紀者公併疏論
劾儉機縮首公蒞南都二載風望凜然羣工斂戢豪
勢震懾小民受惠雖兒童走卒婦人女子無不知頌
霍公霍公云是時土木煩興工費靡極公轉官僚遂
進東宮聖功圖以諷雖未奉俞旨然以納忠不
罪也官舟北上不欲勞民儀從落落有誤犯之者既
覺猶以為偽乃曰尚書聲勢豈若此乎南都設有黃
馬快船歲載時品及供御物進京師船卒藉中官勢
凌害驛遞沿途甚苦之公日擊其事即移文部院及
所司痛治之其後稍戢入弼東宮會訛言聖駕

將復南巡有司科歛騷擾遐邇皇皇公詩明旨榜
諭之且論前赴蹕及護送聖母梓宮諸臣受賄擾
民之弊事遂中寢說者謂百萬宗元更生世皇一
日忽內出監國之諭公與楊太僕最其疏先後上公
疏獨留中公嘗建議職官犯賊滿貫應死罪者仍擬
與犯正法市曹以公言墨間者吐舌惜未之行也公
自筮仕以至宮保疏凡九十餘上諸辭謝題復不與
焉皆關係君德人倫國體世道嘉猷可傳百禩者
也公重廉恥風格峻整性孝友事西庄公梁夫人
曲盡子道兄弟和氣怡怡無少間隙教諸子惓惓於
忠孝仁義不令服華美飫肥甘亦不令受僮僕尊大
之稱寒暑所更衣時令自浣晝暇則令耘草灌園愛
諸姪如其子三品秩滿任子恩移廕小宗長姪聚宗
族合食凡產業俱統于一租稅所入伯兄振先掌之
以均族眾所得俸薪亦以均之不自私合族內外循
禮守法家政斬然既貴即飭家眾不令干外事凌鄉
里既顯益加嚴飭仍著訓以訓於家生平極篤故傳
非隱士學陳隱士公贊俱貧賤交也貴顯後皆以子
婦其女張羅山沒後惟貴顯指凌其後人公倡義極
力保護哭張辭有云吾後死者決不負羅山也又如

重理學名臣力舉章楓山之思廕執公議出周推官於死獄犯權寵辯剡府尹之冤誣經紀故人邪訓導之以追還故相梁厚齋之產此皆今人所難者公視之則爲細事耳官至官保衣無重綺食鮮珍味見士夫侈靡者深鄙惡之多有慚而化者喜引進後學有美質高業者必延以隆禮極力薦揚多所成就客至私宅雖士類必令出入中道揖拜令如禮不使作僕僮整折之狀至惡惡人則真如蛇蝎不少假借每草章奏數千言下筆立就不復點綴作古文詞自出機軸絕無蹈襲所著有書解詩解春秋解西漢書稿藏於家程朱訓象山學辨兢兢集俱梓傳周頌解則繫獄時筆也奏疏詩文諸作梓有全集廣之英德江中有怪石爲患衆神之剝廟祀焉公毀其廟未幾雷擊去其石洪濤驅沙江爲安流清遠飛來峰有虎患公移文山神虎遂絕今其文豎寺中世呼驅虎碑蓋公之精誠正氣足孚鬼神故感應如響守憶侍公教時公間言夏閭老言及嚴嵩尚書俱不得其死是時夏寵方隆嚴奸未露守疑公言過甚公曰秀才寧識此機第記吾言後十年夏誅又十年嚴敗不得其死噫李文靖真聖人公非其儔與公生成化丁未四月二

十一日年五十有四配區氏繼邵氏先公卒俱贈一品夫人鄭夫人卒時有吉賜祭葬公懇辭兒貳室呂氏老氏呂氏以子與取貴封安人子男九長與璞庠生公薨後二年卒未娶次卽與取已未進士甚有公風尹慈谿多善政不畏強禦忤權貴落職慈民思戴爲之立祠今上登極以薦起補尹邳縣擢南京太僕寺丞公未恙時瑛取俱遣歸廣應鄉試疾既甚屢歎曰死定數耳只不得日授二子以千年絕學濟危不能作字令人代筆遺書兄弟令謹守家訓又曰稱天地間道理五字語不及他未幾遂逝訃聞上嗟悼遣禮部侍郎馬汝驥致祭行人游震德護喪南歸諭祭四壇公既沒後海內士夫無間識與不識罔不惜之旅觀南還時士大夫有徒步數百里外撫棺痛悼者南都士民無不嗚咽泣下謂天不陰隲下民奪公若是之速也是可見君子感人之深矣自茲以後在位君子固不乏人而世變下趨邪佞羣起貪婪如市軟滑成風奢靡相尚介疏不恥銓司黜陟科場賈題從仕者假貸以干赴任者倚家同往無復公立朝時氣象矣戊午己未間嚴氏權勢益盛其稚子家僮悉能役使冢宰司馬每有選授陞轉必候其父子

願指或中肯口角、或孔方面皮、識者每扼腕歎曰、涓
厓公若在位、世道寧至是耶。其時守給由銓部日見
吏胥家儻索賄賄下、名曰討禮見。雖家宰後堂遊、
司屬幕廳集候、不之畏也。且曰、今上下皆然爾、即訴
之、吾何休焉。士夫並仰天歎曰、涓厓公秉銓時、奴輩
敢若是耶。南都民間自公北轉後、受害無異昔時、民
並垂首泣曰、霍公在南時、吾曹立至是耶。公以貞心
浩氣、正學宏才、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能爲、使得
位跡輔相、大展經綸、其所建立、又不止此。惜乎遭際
已奇、任用方篤、而奸人間之於前、百計擠之於後、使
公治平之術不得盡展、豈非天乎。然賴 聖明洞察、
始終保全、雖公之忠誠足以結知 聖主、然天扶社
稷、佑助忠賢、顯道昭彰、不可掩也。說者謂公之踪跡
類張曲江、誠知言哉。

魏莊渠與林勿欺書云、涓厓之亡、於世道有大關係。
南京一小內臣大叫曰、朝廷崩一座山矣。里人有在
山東作縣回者、曰、昔傳駕又將出、官民俱不知死所。
卒賴涓厓回天、則涓厓非但忠臣、乃直隸河南山東
之再生父母也。

已丑主會試、士有勦述莊老野史、遂傳炫奇者、置勿

取。謂變詩喪禮、至道攸寓、特以命題、不復拘忌。春秋
比事、碎裂經旨、不以之試士。

初則不認毛滌、李時爲座主、後則不認三百人爲門
生。其言曰、是進士者、天子不用爲私臣、我衆執事
豈敢曰士由吾進、爲吾門生、市私恩乎。

妻鄭歿、諭祭一壇、工部遣官造墳安葬、因給假而
得卹典、懇切辭焉。謂辭則真辭、受則真受、若僞爲辭
讓以沽虛名、又從而受之、以得實利、是不忠之首也。
墓誌銘李開先

《國朝獻徵錄》卷一八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文敏渭厓霍公墓

志銘

渭厓霍公既卒之次日，贊善羅洪先編修唐順之、趙時春約予同往吊哭盡哀。哭既，商確後事。諸子與璞等即以志銘相托。予推讓三子不敢當。居數日，與璞等稍變重服，乘夜詣子旅寓申請曰：「先君如綱大節可孚於人，而不愧於天，人方倚之重，而天遽奪之速。所慮身歿名湮，行成實晦，仰賴以為不朽之盛事者，惟志銘而已。彼世俗之求之者，惟於尊官達人，以誇耀耳目，顧吾念之，此可榮而不可傳。惟執事與先君相處有年，相信實深。又生前獨愛君作，以某姓者固齊名，然却破碎。同鄉中倫黃雖成家，惟羅虞臣君讀徹君家書，文亦不亞矣。今所刻華原子序，從半辨本及貽十三道書，予烏能及哉？予為公門下士，文固不敢辭，亦不當辭。但公素與夏相有隙，其間譏誚之語，彈劾之疏，欲稍為刪之，而諸子不肯從。數次催文，竟未及應。古有居陶朱

山著書者，名為陶朱新錄，即以一冊與之。中一段范文正公歿，子純仁輩請富文忠公為志文，久不得如請。純仁輩疑之，呂惠卿正當道，文忠曰：「儼人尚在位，惜吾筆力不足敵汝父儼人耳。且事有當減去者，世所謂呂范解儼是已。」諸子得書，而催使不復至矣。今夏相已歿，無可忌諱，仍須存忠厚，不必直而詳其事，亦非曲筆也。但以葬久後時，料必有為之文者矣。今聊以盡其心而成其信，有時或得見他兩為文，當必高出予上。文曰：霍公諱額，字渭先，號元厓。人士有致書者，誤稱渭厓，公以為與名字亦有情，遂改號渭厓云。傳聞周霍叔之後，的傳則自太原徙南雄，由南雄徙南海。王考厚一，考華，俱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祖妣徐氏，妣梁氏，配歐氏，俱贈夫人。繼配鄭氏，封夫人。公生年十九，始就小學，以家貧窘逼，又鄉鮮才賢，讀書最遲。不知人間豪華可敬事，竭力養親，食僅糊口，而衣止周身。書齋內大書居處恭三字，坐卧相對，庶幾心無外



馳而學有自得。他日告君、亦惟在是。如朱子所謂正心誠意、平生所學惟此四字、皆實學也。正德庚午辛未年、屢試府縣、皆不利、尤為府守鄭珪所抑挫。壬申、始得備數郡庠。癸酉、即領鄉薦。第二甲戌會試第一。廷試仍置列一甲第一。中書舍人周令倒用官銜印信、改而復倒、諸老驚嘆、此天數也。移居二甲第一。時猶未娶、以仕非其時告歸、讀書西樵山中。丁丑、丁父西座君憂。服闋、堅卧不出。辛巳、今聖天子御極、起為職方司主事。進三劄、曰為學、曰為治、曰六官掌故。一時利弊、井然備具、真太平方略也。仍以仕非其時歸山中。君子曰、其難進易退有如此者。廷臣執濮議、必欲上考孝宗而母昭聖也、公獨闢其非曰、人倫不明、其何能國。南頓濮安、天子無父也。風染後世、莫之能改。又自念身非言官、與禮官也、不惟有嫌於希世取寵、且類乎出位妄言。但奏記禮卿及著私論、冀其或自反也。然主者衆口一辭、堅石難破。公乃詳辯為人後

之文、極誠禮官議禮、非大禮表所謂會大義以挺爭於前、賴天子神聖、又有三四同心之臣、中大經以繼鳴於後、而大倫明正、議者不獲譖而昧者改觀、聽者聳聽矣。君子曰、其關係萬古綱常有如此者。內閣天子股肱、偕而面非度也、故疏止閣臣以擁立功封伯、諫議天子耳目、黨而恣非禮也、故疏正六科以襲衣而迎旨。君子曰、其惜名器而肅威儀有如此者。祖宗土田八百萬、今半焉、戶口日耗、冗食日積、而河坊日潰、可虞也。疏上、未之試也。哈密孱弱、土魯驕強、聚類匪測、大同作梗、可虞也。疏上、未之試也。君子曰、其識時務而懷先憂有如此者。定亂人之大忠、人才國之元氣、疏薦王守仁、平宸濠、平田州、思恩、八寨軍功、及薦王瓊之政事優長。王九思、康海、李夢陽之文章古雅。君子曰、其推賢讓能有如此者。命為日講官、因坐講久、公辭為生長南荒、復居山藪、拘滯鄉音、形之札牘、徐徐可能、騰之頰舌、吃吃難措、此其辭辭也。君

子曰其能以道自重有如此者已而適上盜法
老臣遺議及採積弊保聖躬并翰林內閣舊
制等疏。君子曰其一刻不忘君忘世有如
此者。陞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屢辭不久。己丑主
考會試。往時群聚傳抄糊封竦滿。代錄遺訛。簾
外弊革之盡矣。士有勦盜莊者。野史逞博術奇
者。置之勿取。變詩喪禮。至道微寓。特以命題不
復拘忌。春秋比事。碎裂經旨。豈可以之試士。簾
內弊革之盡矣。君子曰其每事不苟有如此者。
擢禮部侍郎。辭久尚書。五疏辭允。將以矯夫世
之貪位慕祿者。又以明議禮者之心。原非有為
為之也。君子曰其嫌於驟進有如此者。庚寅議
郊禮。力主仍舊合祭。援引周禮。春秋故典。而斥
匡衡張譚之非。一以據皇祖之訓。以合為定。
又言輔臣贊謀。禮官職掌。言官創議。暗諷惡
李及袁三公。聖天子以為發自朕心。素禮之
罪。將坐之誰。謹諫賢問。譴虐弘度。後世帝王所
鮮見者。公猶執前議。及上其私書。遂下御史

臺獄。因天雨罷。赦出之。妻鄭歿。諭祭一壇。工
部造官造墳安葬。因給假而得恤典。懇切辭焉。
辭則真辭。受則真受。若偽為辭讓以沽虛名。又
從而受之。以得實利。是不忠之首也。是皆由衷
之語也。是歲七月。丁母太夫人憂。癸巳服闋。連
陞吏部左右侍郎。甲午到部。上大同事。進神箭
及斷定禮義中正等疏。以歲貢教授霍陽為知
縣。以大學士梁儲子次樞為中書。庶乎內舉不
避親。薦議禮堂庶。楊慎。夏良勝。大獄徐文華。劉
仕。唐樞。庶乎外舉不避讐。馮天畝。年未三十而
遷御史。知縣張讓。赴已數月而陞寺丞。君子曰
其不拘小節而善用人有如此者。署部印。雖名
太宰。不能及。四司無敢壞一事。九卿不能干以
私。善鑽刺附勢利者。退然遠矣。間有一二倣公
公言之者。亦峻拒不聽。拔淹滯。慎舉劾。調停內
外職官。其尤長也。積年條例。取而更定之。簡
明快。可永久遵行。該吏輕犯。亦必重處。君子曰
其以文事而兼吏事有如此者。榜其門。不許接



受私書私禮及通受官公朝謝恩私第者彼先
銓選先定高下臨時照卷擬官第一等為司務
同知知州通判二等推官知縣三等經歷兵馬州同
四則州判縣丞五則序班主簿吏目等卷面明
註官銜當堂拆封及發案唱名只循官級高下
不拘考卷等第蓋欲發案與選榜相同也故有考
居三等發案却在二等者外人不知謂有私弊
又疑扯班吏得高下其手公一切明示之先又
只看人材貌既聽請託又自亦有私卷猶未完
而官已先定本猶未上而機已早露矣既取材
貌又考器識如文理不通材器何用公惟卷取
可保無私正雜巡歷長差細開等項歷滿頭擬
上選永絕差爭知縣崔廷槐王室各因餽送及
告詞一發中城一典本堂料駁務得其當仍行
在外有司不許擅差省祭醫生義官陰陽等官
官吏有應駁并送問者先日說堂次日當堂朗
誦發遣否則罪坐當該吏惟聞撥本部及錦衣
衛自來註換同頭銀甚多不下禮兵二部學校

僧道舊官等科公惟一切拈闔及痛革頂頭而
錦衣吏名十間房者因醉辱進士陸子明即拘
葉良玉等懲創往時難拘拘亦不赴者也三堂
全日嘗欲擴大公簡札往復有大公集至是得
獨行其志矣書報家鄉有云掌印六月積弊革
去十分之七即今內外肅清天下賊污官吏臨
風歛退君子曰一得位即大裨吏治有如此者
夏相詰府尹劉淑相邀遊銀山為大不敬意在
攻公士夫傳言不但為議郊禮選官不得如囑
又為徽州大戶被淑相所沮犯賊張天衢求寬
於汪誠齋公言勿以夏託撓法又驛丞楊許等
俱未遂私請盧樞之論嚴吉士李充濁之論擢
轎胡守忠之論謬舉陳時而王禎謝廷樞之機
拾細故俱各有由皆徇事不必求其實惟無損
於公斯已矣聖諭謂大臣群僚之首各同寅
贊治勿相詆讐惜當時不能仰體之耳君子曰
公之嚴必不已有如此者會推南京禮部尚書
諸老皆憑吏部公曰廷樞乃與衆共之者必得

資望相庶。夏桂洲云：資望誰復如公。以其軀已
擠之遠去耳。先與尹相曹蘧等講六科遺迹，四
避及公會聚坐之儀，并乘馬銜夾儀仗及居八
座之尊，為之朝服出迎，摺筇獻茶，每季六部率
以尚書職名赴科註銷。公曰：稱職名天子禮也。
六科非天子也。禮部無僭石之儲，儲何物也。會
疏改正吏禮四司及翰林院皆五品也。曾由侍
郎自部掌院者，文移往來，惟在原衙門則不僉
名，堂以尚書而可職名六科耶。居鄉不以治生
帖與上司，有親統集可考，而在官獨可異於鄉
耶。京官三品乘轎，制也。南北一也。北五品以下乘馬。
南小京堂亦轎，餘則加頂而設慢，崇卑無別。男
女不分。有戲為對偶破題者，欲其有異於群臣
也。乃坐之以轎，恐其有類於大臣也。故加之以
頂。公即申明禮制奏改。指揮花時祖雲死，忠祖
母死，節祖妻併孫。贈侯東丘，賜田苦墳被王繪
等占據，悉追還之。馬船甲夫通同伴當，假稱內
官名色，加取折乾銀兩，酷害驛遞，行兵刑鳳陽。

巡撫查華。京考外請縣丞李鶴鳴復任給事中，
御史郭宗舉有才敏事濟，費濫刑嚴考語，而祁
富民過付有詞，不可知也。已。選給事中劉文光
等退出，猶以數中知縣劉塾為吏部主事，不堪
諫垣而堪吏部，且無缺而添注焉。郎中楊育秀
復用，為本承差，并疏論之，以為江西同鄉有私，
有無亦不可知。但聞輿論稱快耳。南都軍民發
喪鼓樂前導，僧尼相隨，大置席觴，男女各為一
數，以筵宴豐大為美觀，以賓戚眾集為富盛。雖
中人之產，亦因費破家，至有停久不葬者。公以
禮禁，生得節省，死不暴露矣。尼僧有外假清修，
內恣淫慾者，女婦入寺禮佛，因被姦污，乃如例
拆毀，改為社學。尼許嫁人，限三月，以後則配作
軍妻。其五十以上別有處分。女婦再不容入寺，寺
觀應留者留，應去者去。僧道嚴驗度牒，行童不
許擅收。元旦冬至，萬壽聖節行十二拜禮，山
呼舞蹈，南都止八拜，獨非臣子耶。何簡禮如此。
議其禮與北都同，天下同。制帛乃郊廟重物，行



欽天監擇日、百官吉服騎導而送之、罪監丞劉紀乘馬徑衝龍亭香案、梟皆置之不問者也。開讀後恤老得寤實惠、梟皆視之如無者也。堂官夜輪守門更夫五名、已有更舖、乃又有此雇夫一名之直、貧家一日之食也。東城地方民尤貧、寂乃再添更舖五名、餘悉革罷。進箋以小九卿不用屬官、重其事也。毀六合觀音庵、以祀岳武穆。及都督楊能查革老疾樂舞生、惟用年力精壯人物清秀者、先收道士張必瑩十六名、後則吳禎備壽寺缺、勸過華嚴寺崇寧庵沒官田、分給都御史王大用等、以表清節。又以出禮入刑、事有當罪者、咨呈刑部、都察院禁治。崔文敏嘗言、南都士習端正、樵豪悚懾、奸頑奔匿、禮度肅雍、自來無如今日者、真禮部尚書也。不必更引君子云云、文敏即君子也。同鄒守益上聖功圖、天子震怒、以為回僞譏訕。久之、念納忠免罪、已亥、加太子太保、北寧詹事府。辭疏有民生不寧、由有司貪濫、有司貪濫由大臣受祿不讓、吾

秩不辭、滿渠其身、狗彘其行。奉 旨、吏部奏看。予時為文選郎、將出都、因緩之以待代者。忽公至朝房、怒言、畏勢不殺、何以復任。予乃舍皇具稿為照。太子少保乃東朝華選而青、經階、所以豫養化原、培植元德、非奉 特旨、不得加授。非有素望、不敢濫叨。往時大臣有蒙 擢者必具辭、不允、然後拜命。霍韜先以廣學而辭尚書、荷蒙 俞旨、暫允所辭、以遂雅志。命以尚書而辭少保、只宜照常辭謝可也。顧乃用意繁多、有失體官之體。措辭疊疊、亦非對上之言。蓋雖泛論濫冒、而亦竟無所指、所辭似宜難允、所劾似當免究。日將哺而覆入。偶同四司謁公、及夏公問及其事、因口誦以應之。兩公皆揖謝。同列問予何以得此、予戲荅曰、病有表裏、俱熱者、用雙解散。衆大笑曰、乃以醫道作文選矣。途聞訛言、聖駕春月復南巡、有司科派預備供應、日不暇給、官民交相擾害、即疏請 明旨傳示、訛言立止。因劾庵 驛及送 聖母、梓宮官員沿途

受賄。奉旨。卿不在行。得之何人。遂據實回奏。事竟寢。而貪夫寒心。汗顏多矣。欽奉聖諭。東宮監國。有疏極剴切。留中。獨詔貴楊太僕。庚子順天鄉試。公子及館賓有應中舉者。考官畏執政大臣。不之取。公即上疏指摘錄及卷之疵。繆并劾中者納賄。予面爭之。不肯已。既而以一簡走問。君多閱前試卷。若今卷當置之何地。予曰。順天鄉試。卷有見有不見。請斷自戊午。若孫清之。施鵬。謝丕之。穩當。張璠之。麤雄。張行甫之。平正。王江之。順暢。史道之。初場。周光宙有京刻。有閨刻。而閨刻者佳。物議沸騰。每次會試。閱其卷不勝不閱。楊維聰有理致。有筆力。三場皆優。所以會試前列。而廷試狀元。周禔之。安貼。張惟一。七篇束結有新意。而表更可觀。二馬俱好。但傳言有代筆之者。歐陽煥之。談洽。鄭光溥之。豐沛。得而稍不精。卷之劣。今殆難言。諸子俱望進取。不在此一時。安知廣東不有中者耶。疏入。考官必得重罪。後有中者畏耶。抑應中耶。是自塞其路。

矣。錄之美惡。卷之高下。主司之有意無意。悉置之不問可也。公得復簡。遂碎其疏。不果上。既而典職在故鄉中第九名。公已不及見矣。自正德末年大臣納污而不耻。廢廉媚勢而自炫。公起而廓清障礙之。歷官三十年。位上卿矣。乃身無華服。口鮮甘味。微嗜飲節勞而已。初則不認毛澄。李時為座主。後則不認三百人為門生。故其言曰。多士進矣。天子不用為私臣。我衆執事。豈敢曰。士由吾進。為吾門生。市私恩乎。夷考其行。有如身躋九霄之上。目攬八極之表。直以埤視嵩華。滂指沈澣。駕風霆於波瀾。擎日月於穹窿。千妖百怪。咸伏匿而不敢現。君子曰。公雖不自負。而人但見其不可及。有如此者。東風解凍而蟄震。雨水始降而桐華。此天地之仁氣也。又陽常居盛矣。以長養為事。陰常積窮冬。空虛不用之處。公之議論過激。每每帶殺。賊私滿貫。則繳流水無聲。或為風石所激。則驚礪砰礪。鼓而為淪。漣。感而為波。濤。公之議論帶殺而過激。亦



時事使之然歟。然猶可也。若見後日軟滑世界貪瀝腥風其議論又將如之何。君子曰。渭厓若在。必不至是。其身繫天下之重有如此者。自筮仕以至蓋棺。既九九十上。而謝扇謝。御書典夫吏部題覆不與焉。皆有關軍國大體世道大防者。區區是非之辨。利害之析。沿革之宜。又其餘事也。其首明大禮。次陳三劄。以及首相言官。皆時所深諱者也。又一疏尤為人所難言。當時若得俯從。可省民財力數百萬。覽其疏者。當自得之。其序記。書傳。公移。家訓。兩廣事宜等作。吞吐六經。馳驅兩漢。用之一家。則家道隆。用之一國。則國勢昌。用之天下。則天下平。至其偽棄周禮。禪視象山。遠宗孔孟。近守程朱。道德性命。究極精微。雖詩律非其所長。唐荆川所謂舉山擊壤。別有一機。而奏疏則帝桂張。夏之外。少見其比也。集外他刻及未成者。又有書解。春秋解。西漢書。程朱訓。象山學辨。詩註止缺大雅會心。其已成三冊相示。一覽即還之。公驚訝以為頗賞。

數年心力。何以不當君意耶。予曰。此又為朱註輩下一番語也。且詩果時代相次耶。得其意。斯可矣。何必定擬其時。解者無論漢唐宋儒如王氏松間。歐陽本義。李黃集解。錢氏詩說。嚴粲詩輯。呂東萊讀詩記。有高出朱上者。有至相發明者。古人於詩之山水制度。魚蟲草木。詳為之釋。而意則欲得之言外。故夫虛心活潑。斷章取義者。讀詩之大約也。譬諸聞人之言。而又轉述於人。已不能無訛。乃又強定一主意。是豈逆志之道哉。詩之病者。詩之病也。不小序而詩柄焉。此世儒之拘見也。公是予言。不以為忤。公雖極蒙寵眷。性本恬退。常存去志。不但告疏。觀其家音亦可知已。方圖歸計。值汪公去位。次年即有南部之權。謂非牢籠鬼坐命耶。庶讓經典球。不以私其子。子姪不許食精饗。衣羅綺。三十上方飲酒食肉。餽送有應受者。分給族人。勿得私用。天子親耕。皇后親蠶。圖寄貯書樓。嚴立戒約。我家不力耕蚕者。以不孝論。家長聊誅耕新。以為一

家勸家教。須嚴。家長所屬。或未盡善。亦當委曲聽從。有抗拒師長者。會衆在大宗祠前戒飭。其自狀曰。率性任真。悻疾偏執。固亦有之。但謙亦過矣。大抵殊質天縱。壯猷夙成。腹笥百氏。而品藻無差。氣凌萬夫。而深沉莫測。松臯薦詞。更得其真。剛正不阿。忠直有識。志守祖宗成法。力排後學頹風。惜乎志大而用未盡。位隆而功未顯。雖由公遜榮寵而不居。亦以蒙譏忌而難用。實則天之所以全公也。人有持戾敦者。適市人莫之奇。滿巧無益之物。則爭覩而競鬻之。何者。物固售於有識人。亦貴於通時。即公見用。未必能成其志。良賈備諸貨賄。以善藏也。鑄鑄未擊而發。鯨鯢之聲。宛然柁戾。以體設而用未登也。韓昌黎送廖道人。嘆嶺南瑰聲奇偉之氣。不鍾於人而鍾於物。一或有之。又出於異端。方外之徒。公乃鍾山川間氣而生者也。使昌黎見之。必不為一黃冠興嘆矣。公蓋繼張曲江之後者。曲江既相。不能免於李林甫之猜忌。功業弗

究識者大以為憾。公之踪跡殆類之矣。獨西樵方獻夫得時行道。克全始終。而迂岡論文。叙父子雖魁一省。魁天下。官止四五品而已。善乎涇野呂枏之贊。及右溪倫以諒之叔曰。抱康濟之才。探經史之秘。淵乎其無窮。確乎其有執。當其志猶欲求有宏於大學。無不倚於中庸。而不能自己者乎。明敏之識。弘博之學。峭崛之氣。昌大之才。出其緒餘。而為雄辯。痛切時弊。指摘瑕垢。發揚震厲。舉天下而鼓舞之。如利刃出硎。光芒炫赫。其鋒不可當。又如大河廣漠。一瀉千里。沛然莫之能禦。用以孤忠直節。受知當宁。推於權奸而不動。憎於衆口而不惑。倫叙尤為切當。子出母多。所生九男六女。男與璞。次與璆。進士。知慈谿縣。酌取鄉士大夫之言。而為善政。有父風。乃今被論。何也。又次珉。琦。璣。貢士。璉。璵。內珉。珉早卒。女長適同邑舉人陳萬。次增。城湛淶之。餘婚嫁多不棄寒舊。萬父原窓友。璉妻父甘學。乃貧交。人有謂仍須考命書者。公言志定即命。



從白山倫以訓之言也。自七月染留連疾，漸身腫而溺難，自疑夢兆不祥，手不能作字，遣人代筆報鄉，惟欲以家訓保家。恨而兒遠去，不得口授，欲言惟曰：「死斯已矣，惜不千百歲耶？」予聞其疾革，約御醫王瑛候問。王曰：「尚可藥，但會辱吾家，革吾弟監生，藥如不效，誰任其咎？」議用生脉散未決。房中火多，令人氣微，予遣其家僕移出。公歟而張目旁視，口稱「天地間道理五字」，至次日不起矣。公生成化丁未四月二十一日，迨歿年僅五十四。志成讀之，不惟不能詳其事，且不能似其人，尚慮蒙人之疑。司馬文正公在元豐二年，得見文忠公所為孫待制墓志，猶恐如世俗虛飾以取悅其子孫，數日前有奇遇，知非過慮矣。提學副使馮惟訥過予家，時方為公作志文，將脫稿。鄙性作文不論長短，只一筆事成，有人衝斷則闕筆，須待再有興方為之。馮來，自念此文又不知更待何時，喜其惠公文集一部，正可為助，但文之大勢已定，增益不多。平日為文不但

一筆，且不甚改竄。見集中與瑛兩兄弟與沈主事辯書，止予之事也，特明著之。沈之日程錄中有謂公惡南部胡員外，考察常首黜之，以共同知温州時不跪羅峯，且以法繩其家，至北京備述惡狀於予。予稔其賢，慮其中禍，亟陞山東僉事，不三年再陞叅議。胡亦見幾乞休，而兄弟辯曰：「黜百官者，南吏部、都察院也。于時屬官正得人，堂上雖中之亦不能。胡而果賢，先君雖不改此，亦可無事。脫使有言，烏從聞之？」堂中麓有報書曰：「文敏入京，他事未及，首誣胡耶？」李一文選郎中耳，尚書不有許松臯耶？不告之堂上，偏告之司屬。李乃已丑進士，先君不樂為舉主，而執弟子禮甚恭，豈有不聽其言而反遷其秩耶？慮其中禍遷之，遂無禍耶？已亥秋，先君自南之北，至庚子十月七日捐館，明日僉事一年矣。若三年陞藩叅，則歲當壬寅，而先君墓有宿草矣。解組棲遲，畏誰逼耶？胡不跪羅峰，子殊未聞。恐倣此歸罪而已，身後則凌辱不可當，鄉人多

快之而公則甚惜之。如周御史奏詞皆出夏相予曾為其夫人用行在印覆本而羅峯辨詞未及上發矣。彼得時者只知報復私讐今已身誅家破而園中奇石且被讐者取之盡矣他勿論也。公不忍坐觀以一疏慰其靈以一書教其子不得已則同西樵聞於上公亦有書寄子稿今尚在止言待張之薄并未言胡之惡。陞在書前乃遼東非美遷也。相見更無一言及之。公之下獄被讐於汪冢宰皆羅峯主之也不惟不計死且護之真能以古道處人已之間者也。雖千百人毀之難以掩蔽其高明。同鄉至戚一時誤聞之語何足深較耶。銘曰治生不屑於牟利而能孝於其親。議禮不恤於遠衆而能忠於其君。制行不拘於小節而能修於其身。為學不專於工辭而能昌於其文。敷政不憚於矯俗而能宜於其民。垂訓不主於從寬而能傳諸其子與孫。譬則藥用攻擊味尚酸辛亦足以速濟飢渴而主起沉淪其得君也蓋千載而一時。其在世

也。真歷代而一人。其德業見之者有同朝之臣。感之者有同鄉之親。聞之者遐陬僻壤之所均存之者國史野記之所陳。惜之者又以為當時過於忠諫卒不得掌王言而秉國鈞。葬後光陰有如過水。生前聲跡不逐飛塵。銘辭繁舉素履鏤華深刻玄砥。萬里今酬宿諾。千年傳頌無垠。

李開先撰 《李中麓閒居集》卷七

校記

①輒：當作「轍」。



儒藏

明儒碑傳集卷四十八

南大吉 王道 薛侃 陳交
林希元 徐愛

南郡守家傳

紹興守南公名大吉，字元善，陝西渭南田市里人也。父金，爲蜀博士。母焦，宜人，禱于泰寧宮之神，生公。少跖弛，不修小節，時與群兒戲，列行伍，號召指麾，謹聲動地。焦宜人惡之，安得此不才子。其大父心獨喜，是非凡流比。長通易、禮、二經，弱冠舉鄉試第四人，尋登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遷員外郎、郎中。前後司御馬、天津倉者，一司下糧廳漕儲者，一司保定邊儲者，一司京坊草場者，一會計嚴審諸猾不得侵牟。嘗獨師雲中，上郡師交口誦其承惠。而在本科獨久，部事無大小，有所與罷，尚書盡是屬公草奏，明解朝章，方直敢言。所條上便宜，若督漕大臣歲赴京師會議，至今施用之。

肅皇帝卽位，賜七十二宿衛士金，中貴人意在掎兌，公持不可。諸冒京營卒食糧者汰斥強半，更煽蜚語，撼公不爲動。或遣火焚所司草場，計公當坐，尚書廉得狀，卒不能奪也。久之，擢知紹興。郡丞靳塘者，歷年多，習郡事，微公以所不知，公佯不省。旣三月一日，召諸吏集庭下，

數之曰：若曾何面謾人乃爾。其事可，若以爲不，某事不若，以爲可。取故案，剖決數十事如流，悉中情理，丞乃大服。吏震懼汗下。已飭條教行屬邑曰：狼莠不除，則嘉禾不生。古未有養奸而可爲治者也。今與諸長吏約，如農夫之去草，芟夷蕞崇，無使能殖焉。石天祿戴顯八者，劇盜所窟穴，更倚大姓爲庇，有司莫敢問。公立捕論殺之。每臨重囚，朱衣象簡，秉燭焚香，開重門，坐堂上，令衆見之。望者以爲神。然稍傷苛急矣。嘗是時，王新建方倡良知之學，公故出其門。間以政請益，新建曰：人言不如自知之明，自悔之篤。君乃問我，我得無有不足乎。此卽良知，顧力行何如耳。公大悟，於是肅威嚴，務以和得民。乃葺稽山書院，創尊經閣，簡八邑才僑弟子肄業其中，爲新建刻傳習錄，風示遠近。四方從新建者，麇集公爲都養焉。又濬郡河，開上甌溪，理出影賴丁夫，復謝太傅、王右軍祠，奪所侵祠壩地，皆不便。其部中顯者會大計，遂以考功令中之罷。妻孥尚在郡，買舟東下，羣與俱歸。士民涕泣，送者不絕于道，祀之名宦。其後御史唐愈賢論考察不當，舉公爲證。更四十年，張宮諭元將修紹興志，載其行事甚詳。公豪爽善詞賦，故與康武功、太史胡秦安中、承齊名。甫強仕歸田，怡然無怨，內行益飭。其視母

弟憲副逢吉與諸女弟子姓倫慈恩禮。三原馬光祿綬德馬宗伯爲志表其墓。二公篤論君子公執友也。所爲詩文與紹興渭南志關西人誦之。今祀公鄉賢祠。長子轅仲子幹季子轍俱諸生蚤卒。獨仲子有子企仲舉進士爲吏部郎以文行禪其家。李生曰天下爲新建學者不少矣託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深切著明則公其人耳。余聞嘉靖初當國者忌新建禁僞學。噤公行其傳習錄。讒口因是得入。今新建配食孔子公並受秦越人血食。學何負人哉。公繼室范宜人。以節孝聞。余自有傳。

李維楨撰《大泌山房集》卷六一

紹興府知府南大吉傳

南大吉字元善號瑞泉。正德庚午舉人。辛未進士。歷官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紹興府知府。爲人幼穎敏。知學稍長治禮兼通易。初以古文鳴世。入仕尚友講學。探討日遠。爲澤僚所推。攝部中章奏事。嘗條保定釐革便宜四事。及除京營士冒支糧弊。十庫宦官以惡金克資典。大吉折以法。卽懼而易之。在部所蒞有聲。章疏復逆得體。上下賴焉。守紹興時。政修廢舉。肇造晦翁稽山書院。萃屬邑髦士教之。成者什九。紹興科目由此更盛。死囚多官不能決者。一鞠卽得其情。

屬吏有被誣停官者。特爲洗雪。盡力陂塘。備旱澇。運河爲勢家所侵。疏而復之。郡有越人大盜。數爲權要所庇。悉箠死。有學士侵王右軍謝太傅故地。悉割歸其主。竟由是罷歸。紹興士民垂涕。若失父母。歸構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出其門者多位至方岳。文行名世。與人和而有容。當官任事。則毅然有執。且性孝。友居喪執禮。弟逢吉姪軒皆所教。成立云。所著有瑞泉集。紹興志。渭南縣志。

《國朝獻徵錄》卷八五



瑞泉南先生 雲林尚氏附

先生名大吉，字元善，號瑞泉，渭南人。正德庚午舉人，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浙江紹興府知府致仕。嘉靖辛丑卒，年五十有五。先生幼穎敏絕倫，稍長讀書為文，即知求聖賢之學。嘗賦詩言懷，有誰謂予嬰小忽焉十五齡，獨念前賢訓，克齊皆可并之語。弱冠以古文辭鳴世。入仕，尚友講學，漸棄其辭章之習，志于聖道，然猶豪曠，不拘小節。嘉靖癸未如紹興時，王文成公倡道東南，講致良知之學。王公乃先生辛未座主也。先生既從王公學，得實踐致力肯綮處，乃大悟曰：人心果自有聖賢也，奚必他求？于是時時就王公請益焉。嘗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王公曰：何過？先生歷數其事。王公曰：吾言之矣。先生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王公曰：良知却是我言。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來告曰：與其過後悔改，不若預言無犯為佳也。王公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先生笑謝

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王公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先生謝別而去。于是闡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而王公之門人日益進。已又同諸同門錄王公語為傳習錄，序刻以傳。越丙戌，先生入覲，以考察罷官。先生治郡以循良重一時，當事者以抑王公故，故斥之。先生致書王公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為喜，急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聖人為憂，略無一字及于得喪榮辱之間。王公讀之，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同門通觀傳誦，相與嘆仰，歆服，因而興起者甚多。王公報書為論良知旨甚悉，謂關中自橫渠後，全實自南元善始。先生既歸，益以道自任，尋溫舊學不輟，以書抵其侶馬西玄諸君，闡明致良知之學。構酒西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其示弟及諸門人詩有云：昔我在英齡，駕車詞賦場。朝夕工步驟，追踪班與揚。中歲過達人，授我大道

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前訪周公跡。後竊橫渠芳。願言偕數子。教學此相將。而尤惓惓于慎獨改過之訓。故出其門者多所成立。蓋先生之學以致良知為宗旨。以慎獨改過為致知工夫。飭躬勵行。惇倫叙理。非世儒矜解悟而略檢押者可比。故至今稱王公高第弟子。必稱渭南南元善云。所著有紹興志。渭南志。瑞泉集若干卷。行于世。時有同州尚公班。爵字宗周。弘治甲子經魁。父衡為浙江叅議。公隨父任。亦從王文成公學。後任安居知縣。谿田先生譔通誌。稱公作縣剛果勤勵。政舉民安。著有小淨稿。雲林集。

馮從吾撰 《馮少墟集》卷二〇

明故吏部右侍郎王公神道碑

吏部侍郎王公諱道字純甫。山東武城人也。公之行義孚於鄉。而聞譽重於當世。偉矣。昔在正德辛未之歲。舉進士。選入中秘。時山東寇亂。欲奉祖母避地江南。上疏乞補學職。詞極懇切。得應天學教授。居應天學二載。陞南京儀部主事。召改吏部驗封。歷考功文選。中更憂制。前後在吏部十年。雅操端潔。大學士西樵方公上言。王某學行純正。識度宏遠。可備官僚勸講之職。乃擢春坊左諭德。公引疾固辭。曰。朝廷以名器為重。不輕假人以不次之官。而人臣惟義分是安。當致謹於非分之獲。伏望收回成命。庶大臣所薦雖不得經明行修之士。猶不失安分知耻之人。於是得旨。允以病歸。公雖去。而名益高。士大夫日跂其復用。居一載。起為南京國子祭酒。未幾。又以疾乞歸。自是一意家居。屏迹城府。讀書講學。種樹灌園。以自適。蓋不通仕籍者十有三年。而當是時。自公卿以至臺諫。薦疏日至。嘉靖丙午。起為南京太常卿。未至。遷南京戶部侍郎。尋改禮侍。召掌北雍。履任三月。改吏部右侍郎。然僅閱月。公以屬疾。遂不起矣。公貌厚而氣溫。學篤而志遠。始也馳騁詞翰。既而嘆曰。此無益也。乃



儒藏

遂研精於義理之學。取宋儒程朱書讀之。既又取論語一部反覆潛玩。有悅于心。曰。聖門平實簡易之學。固如是也。公雖潛心理學。而見世之立門戶相標榜者。則深耻之。嘗言。漢以前無名道學者。其人品如張文成。曹相國。黃叔度。管幼安。皆真道學之流。雖老釋二氏。亦各有所見。不可厚非。凡其言議。不隨時苟同。故能表見輩流。大自樹立。不爲利害所動。進退從容。累遷銓曹。兩任國子執法。端教表率。人才期於俗變。風美。入官雖久。自奉如寒素。是以君子察其行而考其言。推其用心。而需其柄用。以福生民利國家。而天不愆遺。遽云以歿。嗚呼。夫豈斯人之不幸哉。公所著書。有大學億。老子億。易書。詩春秋等億。諸史論斷。大學衍義論斷。批點六子書。及韓柳歐蘇文若干卷。公於書無所不讀。精擇強記。妙契疾書。其所論著。義理深到。剖決明當。自陰陽律曆。醫卜。農桑。刑名。地志之類。靡不通貫曉悉焉。曾祖諱復禮。祖諱綸。考諱琮。贈吏部郎中。配李氏。生公。公生成化丁未。享年六十有一。卒嘉靖丁未七月二十一日。計聞詔賜祭。葬如例。元配李氏。封宜人。繼張氏。子男三人。長幼康。舉于鄉。次幼廣。幼庶。女適曹珮。珮子承之。吏部以侍郎掌部。

事。時公爲驗封郎中。特越常序奏。改公爲文選。予以此忤用事者。至是幼康以神道之文爲請。曰。知先人者莫如公。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世每遷誘。襲利憊。見所可赴。若湍奔。往往競取以爭喧。有篤君子視浮雲。避遠聲利耳不聞。退然雅志樂丘樊。玩心高明究典墳。卓爾大雅寔不群。成均銓署楊令芬。貪者可廉。薄使敦。翻兮謝世遺垢氛。有考其不在斯文。

嚴嵩撰 《鈐山堂集》卷三七

行人司司正薛侃傳

黃佐

侃字尚謙。丁丑登進士。疏乞歸養。師事陽明於贛。四年而歸。汲引後學。議行鄉約。余氏李氏婦皆雙節。已葬者表其墓。未葬者舉其喪。閭里稱之。辛巳赴銓。授行人。聞母訃。殞絕復蘇。五日始食。結齋中。離山與士子講習弗輟。遇聖節。正旦。冬至。預期齋行禮。戊子入京。聞陽明訃。率同門友歐陽德輩爲位。朝夕哭焉。使山東。過充謁孔孟廟。刻杏壇講授儀以紀其盛。多士從之。尋陞司正。張孚敬方用程望墩舊論。改紀孔子從祀。侃疏請祀陸九淵。陳獻章。議上允。陸罷陳已而復疏建。皇儲事。詔下廷鞫。上躬聽連日。刑



究不一。詞曰：明有君父，幽有鬼神，頭可斷，此心不可欺。觀者嘖嘖，以真鐵漢稱之。先是，侃有同年彭澤者，以吏部郎考察降運判，張佳薦為春坊論德，每謂侃師生得道學正傳，蓋以諛言動之也。侃出疏示澤，澤舉手加額曰：「此天下大事，九廟神靈聞之，喜何如也。」第須機會耳。盡俟時乎。及澤為太常卿，會張與夏言爭勝，乃喜曰：「此可以中傷夏矣。」遂陰使人先告張曰：「夏言欲托侃進本，取親王承繼，罪不容誅。」澤乃往謂侃曰：「昨見張羅峰言，上近有此意，此機會也。力勸之進。」侃許諾。澤遂袖疏草而去。歸即騰出送與張，張收之。越日晚，張以侃疏草封進。次日，澤往促之。侃乃進焉。比疏入，上覽之大怒，召夏及侃於午門，先令夏入，示以侃疏曰：「此忠謀乎？」夏對曰：「亦是忠。」上由是疑之。刑部尚書汪鉉被劾職罪，有旨迴避聽勘，張力薦鉉當視事，遂起鉉。比廷鞫，上御奉天門，聽斷便內，使奏其語，因併逮夏。夏辯實不與謀，先得釋。侃因言澤曾主張此事，遂逮澤。澤至，甫加刑，即垂首喪氣，招認與謀。上方欲刑侃，知其寃，遽釋之。於是罪澤搬開是非，往來構禍，謫戍平虜衛。侃獲放還，買小舟出路河，適遇聖壽節，鄰舫有叅議項喬，方欲

行禮。有報喬曰：「小舟有民服具，香案扣首祝。」聖禮節甚恭者，莫測何等人也。喬曰：「此必薛中誰訪之果。」然因嘉歎其忠。侃歸山，從遊者百餘人。丙申，遠游江浙，會羅洪先輩於青原書院，乃歸羅浮，講學于永福寺。乙巳，始還家，十年。十所著有研幾錄、圖書質疑諸書。

《國朝獻徵錄》卷八一

興寧令陳公文墓志銘

嚴訓

訥之姑之夫敬軒陳公諱文，字汝同，今之古人也。父曰知足翁，封兵部郎中，諱克讓。娶於劉，封安人。側室曰周，曰章。長子東麓，公諱言，仕至撫州知府。周所出也。章孺人一夕夢吞斗間一星，遂有娠，以弘治丁未十一月十一日生公，而行居四。公生而朗秀不凡，知足翁鍾愛焉。既就傅，即儼然自持，舉止不苟。其所嬉戲，惟密書先聖賢名號，日禮祀之，而尤嗜繪陶靖節像佩焉。同學姚生私購淫書，其流輩竊玩，轉相手錄，公奪而火之。衆皆慙，且大恚。公曰：「吾恐壞人心術耳。」郡倅桑滄齋公聞之，語於知足翁曰：「此盛德事，不謂兒童能之也。」年十七，游鄉校，所相與論文講學者，皆一時豪雋，而浮薄之徒則絕不與處。學既自得，文采

炳蔚。部使者每試輒置高等。旋食餼廩。世宗登極之初。舉于鄉。屢試南宮不第。而章孺人冉冉老矣。公重違親志。遂調選得浙之永康縣令。永康僻陋難治。而公一以誠待之。不事鈎距。士民相孚。不忍欺公。道通五省。冠蓋相屬。駟傳供億。往往告匱。公一切裁抑。縮費十四五。民得安堵。而過客則不便之矣。有以毀言告公。公不為動。曰。吾寧解吾職耳。何忍趨合於時。務以悅人。而為吾民病哉。俗產女多溺不舉。公嚴為之禁。活女甚衆。巨寇湯民範。烏合為亂。公挺身往諭之。立散其黨。疑獄淹久。公悉為剖決。多所平反。有干請者。公據理執法。一不阿徇。竟以此為權貴人所媒孽。而調知湖廣之興寧。狂獍出沒為患。公單騎禦之。渠魁十餘人皆歸降。號之曰新民。歲大旱。徹服步禱於江濱。請邑不雨而興寧獨雨。民喜。相謂為陳侯雨。上官亦異之。命建靈雨坊紀其事。先是積穀數千。悉發以濟民饑。而民多賴焉。故事率三十年一伐山木。而巨商汪姓者欲賂公如往例。公固却不許。竟移文禁之。而民得不騷。邑枕巖穴。民被虎患。公令民編竹為戶。禦以藥弩。虎遽出他境以去。當路剽薦橫。行有崇陟。而公忽浩然而歸。民為遮道攀轅泣留。數日

始釋。蓋公兩任其所自奉。皆取諸其家。而一不以煩民。其在興寧。憫其地磽瘠。即俸金亦辭不受。永康庫吏饋金五十。興寧巨室以金緡雜贈之。皆以資公路。需公弗納也。行李蕭然。惟有圖書數卷而已。興寧人謠曰。須臺月雖好。不若陳侯明。楚江水雖深。不若陳侯清。宦游十年。田廬不益。家居清約。不異布素。不輕入官府。不妄接賓客。獨處一室。澹然自守。門以外事不惟不預。且不省問。始公筮仕時。人有勸公傾乞美官者。公曰。將欲事君而先欺之。非臣子之道。況位以暫得。則名罷。遽而吏治不振。豈清時所宜有哉。其蚤於掛冠。亦坐無所藉為先容者。寧其志之不伸。而不肯假焉以輕失其身也。嗚呼。介矣。公事知足翁甚孝。知足翁疾。公顧天鵬代。知足翁恍然夢神與語曰。念汝幼子懇告。姑假汝數齡。周之遇章孺人也。凌窘少恩。而公處其間。亦多難堪者。公含忍委蛇。孝敬不衰。周後悔之。而竟得其心。公惻章孺人之茹辛也。先意承志。務悅母心。不但滌澆之供而已。知足翁念公少不能事生產。僅授田百畝。以其貲屬諸伯氏。命之同居。俟公之長而後畀之。語公曰。吾非薄汝。欲不汝累。以圖大奮耳。知足翁既逝。公以田讓伯兄。而亦不請



歸父所屬者。大中丞虞山陳公爲作傳以表之。公事伯兄恭謹無失。時節致饋。必精必腆。伯兄有無妄之訟。公曰。同胞之難。甚於同室。而旬救之。不避險艱。伯兄欲托孤以金委之。伯兄亡。旋還其金。而不令其母子知也。扶植其子。愈於伯兄存時。曰。冥冥之中。吾豈敢負吾兄哉。處父母之喪。哭踊踰禮。歲時蒸嘗。必爲流涕。纂述知足翁懿行。作先德錄以志不忘。吾結提身親重。公敬之如賓。燕處不眠。教子以義方而亦不失其和。公端肅方正。性本天植。平居雖見諸子。未嘗不冠。雖屈盛暑。未嘗不衣。雖當急遽。倥偬而此心不擾。卒業南雍時。有鄰女奔之。明日爲徙其寓。而亦不以言於人。鄉人有冤獄。公白於當路。脫其難。後以女爲謝。公正色而拒之。閉閤之中。絕無接妾。見人畜雙倖。心惡而斥。不少假貸。平生惟好道。潛心篤學。案上日置經籍。展玩之。而諸子百家。自非說於道者。無弗閱焉。所著有五經註釋及心說主一稿。皆其所心體而得之者。公年八十餘而疾作。二子請禱。公曰。修短有數。何以禱爲。日惟誦韓子佛骨表。程子定性書。文山正氣歌以自怡。疾革。其子泣請遺命。公曰。吾使若等爲清白吏子孫。斯吾之所遺乎。且若等知反本乎。

吾陳始於漢太丘氏。七世祖存一公。自金陵來教授蘇州。遂占籍常熟。累代業儒。而世善相承。至汝祖兵部公。恢弘雅度。爲名公所重。號偉男子。若輩做人。慎無隳厥家聲。思益光之耳。因命啓篋。視有簿子五。皆平日手錄名儒粹語。曰。此以付吾孫。可令熟識之。而他則自數敝服外。一無有也。言畢而逝。是爲隆慶己巳五月五日。

《國朝獻徵錄》卷八九

雲南按察司僉事林公希元傳

林希元字茂貞。自幼嗜學。讀書遲而甚刻苦。其寢處衣食有人所不堪者。其於研究義理。解析文字。尤極其精。以儒士中正德丙子鄉試三場。巡按胡公文靜得其卷。命特給以燭。宴鹿鳴之日。布政伍公符謂曰。公異日必大用。以其感異夢云。連登丁丑進士。授南京大理寺左寺評事。執法不阿。中貴決擬獄十餘事。不可盡述。皆人所不敢爲。而公獨任之。聲稱籍甚。至雷都有鐵漢之謠。世廟登極。公應詔條上新政八要。有君道急務六。朝廷大政二。八要皆深切時弊。中清言路。革鎮守二事。最爲人所難言。言官以是切恨。旋遷寺正。有巡城御史譚魯者。有所私問斷。不問法。

司已而問者家訟冤法司、法司過寺、公謂故事凡京圻有獄、自杖徒以上、無不移部寺問理平允、非成法有駁、譚請史詹林三御史爲解、不從。囑堂官爲解、不從。遂誣以抗拒罪、謫泗州判官。堂卿陳琳同僚鍾君雲瑞求贈言、祭酒崔公鉉作說鉉以相贈、皆以聖賢事業相勸勉。而舒公芬亦謂今日道喪之時、惟所論德義之勇、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足可救時。公至泗、盡心職事、竟以抗節不屈當路、遂棄官歸。家居三年、以讀書解經爲事。值世宗皇帝銳意中興、校羅賢俊、少宰方公獻夫詹事霍公翰列故副使莊渠號公校并公十人以聞、奉旨推用。公起北大理寺副。未至任、尋陞廣東鹽屯僉事、陞南大理寺丞。時正上特點公、益有意於大用公也。公自爲寺局已有聲、至是益練習法所當加、不少假借、事涉權貴、無所迴避。然或獄事有難決、必與屬官反覆辯論、至停允而後已。時因子祭酒王公道司業歐陽公德並以理學名、公往復其間、不專名已見、而於二公之說亦有所折衷、不盡從也。四書易經存疑於是再更定、而古文類抄出焉。適大同軍叛、公連上二疏、詞極懇切、竟爲當道所阻。秩滿番北、會遼東軍士以都御史呂公經

清屯田不便已、窮辱之、朝議差官體勘。公上疏極論姑息之弊、請用兵。且曰、人臣有出力以定國家之是、而不係乎疏與戚、犯忌諱以決天下之大計、而不計乎利與害者、臣希元是也。天下聞而壯之。疏入、忤旨、遂落職知欽州。會安南事起、公議復四箇、上言安南可取狀凡六疏。上覽奏甚悅、命四省臣調集兵糧以待、而特遣本兵毛公伯溫咸寧侯仇公鸞往征。未入其境、而登庸子方瀛已爲其民所殺、登庸計窮納款、終始悉入公策、意必欲如國初郡縣設也。奈夏公言素不悅公、因排其議、以保境息民爲詞。天子竟不憚而罷姑以安南國爲都統司、登庸爲其使。其實安南未嘗爲司、登庸使號亦未受也。千載之功、竟以一言阻之、良可惜哉。公旋擢海北道兵備僉事、竟得罪罷歸。乃者太極圖解、春秋質疑、讀史疑斷、訓蒙四言、考古異文、批點四書程文、宋絕尺論表策等書、行于世。學者稱爲大崖先生。年八十五、終于家。死二十餘年、乃祀于鄉、益特出于督學太倉王副使之意。且有特祀之議、時詘未克舉也。

南京工部郎中徐愛傳

郡志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正德戊辰進士，出知祁州，遷南京工部員外，歷郎中。愛娶於王，蓋文成之妹壻也。弱冠領鄉薦，適文成，請龍場歸，論學於稽山，愛深契之。遂納贄，稱弟子，奮然以聖學爲己任。後數年壬申，文成自考功遷南太僕，愛亦自祁遷南工部，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益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傳習錄卽是時所編也。其自序云：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問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功夫，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功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既而與文成同官南都，愛性最警敏，聞言卽悟，又善發其旨。時四方同志雲集，文成至不能應，每令愛分接之，咸得所欲而去。文成有南顧之命，愛亦請告歸，方與諸門人謀耕雪上之田，以待其師，而竟以疾終矣。年才三十有一也。計聞文成哭之慟，愛嘗遊南岳，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文成每語輒

傷之。在祁，值劉六、劉七之亂，有保障功。嘗疏陳十事，多見采納。居南工部，廉勤克舉其職。其墓在山陰之大峰山，而子孫微矣。

《國朝獻徵錄》卷五三



儒藏

明儒碑傳集卷四十九

薛蕙 徐袍

吏部考功郎中西原薛先生行狀 王廷

先生姓薛氏諱蕙字君采西原其號也晚年又自號大寧居士云其先河南偃師人國初有諱彬者先生高祖也。以從軍隸武平衛因家于亳。曾祖諱森字茂林。儻有義行。祖諱琇字廷瑞為衛主文能以文法活人。考諱鑑字大用封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寬簡質直不與人校。衆推長者。尤喜施與振人之急。里人徐則病一方士鍼之死其子執之將懇于官。吏部公語曰此誤耳且又貧即懇之官終無以給爾之塋。吾為汝備棺木汝其釋方士。由是方士得釋。每歲荒歉捐金活民尤多。妣楊氏封安人。庶母侯氏某氏。先生自幼穎異始生三月偶見芒神連呼曰芒兒芒兒。家人驚恠亟沃以冷水止之。稍長益聰慧不類群子弟。郡之老長相謂曰薛氏其昌

乎。七歲習舉子業即能舉子業。十二即以能詩名題郡舍三教圖曰斯道有三教聖心無二天。陰陽動靜機活潑一團圓。試問一歸何處此理玄之又玄。識者已占其不凡矣。十五補郡學弟子員。十八應鄉試不偶歸。于時大中丞浚川王公適判亳州一見亟稱之曰天下奇才。可繼何李。蓋是時信陽何子仲默慶陽李子獻吉並馳聲藝苑天下學士大夫多宗之云。先生自是窮探載籍。採擷英華。程古摘詞名聲大振傳于京國。人遲其至。迺正德癸酉領南畿鄉薦偕計入京。時仲默猶為中書舍人。即乘夜造之雅相欽挹遂成莫逆之交。一時名公競為卜鄰。投刺納交者踵相躡也。明年甲戌登進士第授刑部貴州司主事尋以疾在告。丙子起于家復除刑部福建司主事直本科。凡諸司章疏率經手筆既敏于文而又引切法比省中咸伏其能。十四年己卯值武廟南幸抗疏力諫禍巨測處之甚裕不為動。頃之調吏部驗封司主事嘉靖元年壬午今上繼統錄用儒碩布列有



位彬彬皆才德之士。先生在部，一以揚賢俊，拔淹滯，為已任，而曾無濫吏門，無私謁，人尤稱之。適又自文選司主事陞驗封司員外。明年癸未，為會試同考官，其所識拔悉一時英彥。又明年甲申，陞考功司郎中。時太宰白巖喬公以考功甄別之司，責大且繁，擇先生任之，甚倚重焉。會議獻皇帝稱號，朝堂如訟，先生乃稽參墳典，稱述古今，撰為人後解，為人後辨，凡數萬言入奏，下詔獄。時部院諸司亦各具疏，伏闕哭以聞，上震怒，杖譴有差。先生獨以先繫獄，不與詔令復職，然竟以是忤權貴。權貴人常欲得而甘心也，而給事中某者，故附權貴人，果陰使誣奏，有旨奉勅回籍。丁亥，丁母夫人憂。己丑，除服，其誣勘事亦明，吏部復移文促起之。時權貴人勢焰正盛，先生曰：斯尚可俛首以就湯鑊哉！遂絕意仕進，不復就。而權貴人亦卒不可得而甘心也，可謂明哲保身矣。癸巳，吏部公亦卒。先生兩丁家難，又素孱癯，哀毀骨立。既喪事，仍廬墓側，其家人慮因為病，請親友勸諭，不聽。

服闋，辟小園，營廬舍于塋墓後，與得朝夕掃謁，且以自適也。扁曰退樂。中丞柳泉馬公易曰：常樂。中鑿方塘，浮以芙蓉，綠以竹樹，樛蒨花葉，構亭其上，白巖喬公題曰望心。先生乃優游于中，誦習不廢。或對客論文，勝錄自得，暇則曳履田次，蒞樹臨流，與漁叟農父相答問，意泊如也。先生雖含章在野，而譽望日隆，天下士人無間諛與不識，談及先生者，皆為屈伏。臺諫論薦殆無虛歲，咸冀願東用，究竟厥施，而先生不可作矣。嗚呼！傷哉！先生性溫良坦直，高潔自尚，一言一動，一取一予，必依義道義。雖在隱微，畧無苟且。且孝友兼至，終始不渝，蓋其天性然也。癸酉歲，與郡庠士同應試，行至長濟，先生戲祝曰：某在此，河伯無供餽，何也？須臾，一大魚躍入舟中，眾驚異，傳視畢，復投于河。是年領鄉薦。里居十七年，儉約自將，常如貧士。雖村翁野豎，接之盡禮。人以非義干者，即婉言却之，人亦無怨。嘗自書曰：雖小事不可為人囑託，縱能救人于患難，而自損廉恥已多矣。已之德與他

人之事、孰輕孰重。此事當銘之于心、不可忘也。誓之以死、不可改也。其介如此。猶嚴于好惡、見人之善、中心好之、其不善者、雖與之談、不甚洽也。人有疾、親為檢合方藥、常脫綿襖施貧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先生曰：「但不負此心耳。」聞者嘆服。讀書輒數行下、後不再讀、以是沉酣六籍、淹貫百家、雖星歷岐黃之術、大藏二宗之旨、皆能究其歸趣。早年工意詩文、起入魏晉、遂為藝林宗匠。晚乃刊落繁華、潛心性命、人徒見其鑽研佛老、而不知揀金于砂。蓋自二程氏而已然也。是故其學以自知其性而養之為主、以慎獨為要、以居敬為務、卒乃造詣深邃、實不可測、而自得寔多。然今之人、但知先生為詩人耳。所著有約言、西原集、老子集解、行于世。大寧齋日錄、五經雜錄、凡若干卷、藏于家。先生于去年冬忽感疾、比至後漸瘥。今年正月一日至六日、體復如常。越明日、謂家人曰：「備後事。」比九日夜四鼓、據几端坐而逝。鄉里遠近聞者皆傷感、垂泣、可以考見先生之德矣。卒之夕、

鄉人聞空中震響如雷、咸以為天鼓之鳴云。以弘治二年己酉十月初六日生、年五十三歲。配趙氏、封安人。無後。昆弟三人、伯曰蘭、仲即先生、季曰瑩。姪一曰存、即蘭之子。蘭將以今年十月十八日祔葬于考塋之側、乃以書來乞為先生狀、將以徵銘立言之君子、以圖不朽。是最庸劣、性為亳州判官、蒙先生一見契合、遂忘年而友之。朝夕討論、頗深切至。因于先生之行已大節、知聞較悉、求之古人、信亦鮮儔。乃因國子生汝清所列事行而序次為狀、伏冀採錄而為之銘、以垂不朽、寔斯文之幸。辛丑歲四月望日、廷謹狀。

吏部郎中薛西原先生墓誌銘 唐順之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溺於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為養生也。世儒泥象於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為之為有為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



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盟雲氏書。得其虛靜寂寞之說。不逆於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為鵠。以慎獨為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為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為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於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為本心之說。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於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鏤于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不復為。雖為之亦絕不復較工與否。然而西原集世爭竊慕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貴州司主事。病免。起為刑部福建

司主事。以才調吏部驗封司主事。嘉靖初。先生在吏部。歷考功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於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為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適誤為人後解。為人後辯。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為權貴人所不釋矣。已而竟主給事中陳洸。構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塞震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貌臞氣清。與之接。不待叩其學而知其埃壙之外。其行已素峻潔。表裡皦然。一無所緇。好惡無所假借。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崖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其庸衆亦無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遂不用。先生方且藝園灌花。澹如也。而當世咸共惜之。先生居鄉。絕不肯為人干請。至戚里有病。親為之檢方劑藥。常脫綿襖施貧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先生曰。吾不愧此心耳。先生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

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薛氏故隸僱師。國初以戍武平。遂為亳人。祖琇。父封。吏部主事。繼母楊氏。封安人。薛氏自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主事三子。楊安人。寔生先生。仲子。與兄蘭雖異出。而友愛特至。先生配趙氏。無子。蘭為之經紀其喪。將葬。先生于亳城南先塋之次。而緘其遺文。因蘇州守王君子正請銘於予。無何。蘭使人來。速銘。且告葬期曰。卒之歲十月十八日。近矣。曩先生常寓書於予。叩以致虛極。守靜焉。與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生也。竊妄意之言。中則虛實動靜貫之矣。言致虛則遺乎實矣。言守靜則遺乎動矣。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常有吾儒之所指為中也乎。內有健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子之所指為虛靜也乎。以是復于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謂得其髓者矣。乃竊取先生之意。而為之銘曰。

在昔老聃。握玄化樞。人皆競巧。已獨若愚。吾師嘆焉。其

猶龍乎。終終末學。枝葉日繁。豈不荒然。而撥其根。雖賄之生。寔自譙毫。寂寥至今。西原有作。閉戶獨窺。微言五千。參諸孔庭。獲我同然。孔曰未發。將曰靜虛。立教有二。其究豈殊。譬如入海。所貴得珠。其所從入。孰一其途。自是反躬。精思力踐。默然一悟。與天游衍。毫之南墟。有鬱其墳。嗚呼西原。今尚何存。

吏部郎中西原先生薛君墓碑銘

文徵明

嘉靖二十年辛丑正月丙申。吏部考功郎中西原先生薛君。以疾卒於毫之里第。是歲十月庚午。葬城南一里祖塋之次。其友蘇州知府王廷伐。石表其墓。長洲文徵明書其石曰。嗚呼。先生天下士也。今而已矣。有如斯人。可復得邪。始弘治正德間。何大復。李空同。文章望天下。摘詞發藻。較輟漢晉。一時朝野之士。翕然尚之。先生雖稍後出。而聲華望實。略相曹耦。又皆感慕激仰。有志事功。天下之士。所為望之。非直文詞而已。其後二公以提



學劉使先後死。先生仕嘉靖初為吏部屬、領顯矣、而剛腸疾惡、與時抵牾、竟為小人所乘、迄又廢死。是其經世之學、卓越之才、與凡有為之志、皆不得少見於世、而今已矣。嗚呼、余所為致慨於此、豈獨為一時一郡惜之、固為天下惜之也。先生諱憲、字君采、號西原、晚稱大寧居士。其先河南偃師人、國初以赤籍隸武平衛、遂為亳人。高祖彬、曾祖森、祖琇、世有隱德。父鑑、封吏部主事。母楊氏、封安人。先生舉正德甲戌進士、初授刑部貴州司主事、病免。起告改福建司、尋改吏部驗封司、進員外郎、再進考功司郎中。卒年五十有三。先生生而靈異、七歲能屬文、稍長、出語已驚、其里中老長十五補郡學生、試應天不利、益歸肆力於學、質義揚推、雋味道腴、經義之外、尤攻古文詞、毫故偏鄙、學者無所承、藉先生崛起、齊民能自得師、不階梯級、徑造作者之域。今大中丞儀封王公判毫、得其文、奇之曰、是固何李之流也。王延譽之、提衡引重、俾益有聞。故先生未仕而其名已隱然動京師。

及舉進士、雅遊諸公間、益精進不懈。初官法比、文法章程、披抉繁瑣、而先生不忘問學、羣經史籍、讀之幾遍、見諸論撰、精深典則、不為長語。為詩溫雅麗密、有王孟之風。樂府歌詞、追躡漢魏。然先生不以為能、直欲見之行事。其治獄精審、不為骹骸、而析律詳明、所當必允。嘗蒞本科、凡諸司奏讞、悉從詳定、傳爰論報、既靡辨漏、而又緣飾以文、條列燦然、一時法家咸推之、以為能。在吏部、尤事甄別、公清介潔、銓敘維審。故事、曹務惟長官關決、貳佐漫不得省。屬時曹長皆先生相知、事必集議、先生審畫緒正、每公言之。在考功未久、而展來錯事、已卓有端緒。性彊執、遇事直前、無所觀望。武宗南狩、先生抗疏諫止、同時諫者或標表示直、或解嬖惡諛、而先生不計不隨、直申其志。雖聖怒叵測、而履坦嫉命、不為迴折。今上議追王之禮、廷臣論奏紛然、上意初無固必、而主議之臣持之甚堅、故諸臣往往得罪去。先生曰、是不可空言奪也。乃若為人後解、大要謂大宗不可絕、而義變則

適子可以為後。又若為人後辨。謂繼統故繼嗣。而繼嗣所以繼統。且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其言出入經傳。援據精核。而詞旨頗激。人為傍懼。而上不為甚忤。甫下獄。尋即貰赦。而主議者銜之。會陳洸者以給事中補外。中道上書議禮。得復召見言事。因附當路。盡擊其議者去之。先生時已被原。無可刺者。遂起顏本之獄。而先生去國矣。先是。毫有武臣。誣謾陰賊。為暴於境內。從橫國奪。漸不可制。顏守毫。盡發其姦私。深探其獄。而置之法。至是稱冤。下有司推勅。洸以先生毫人。顏其同年進士。於中疑有奸利。有詔勒停聽理。已而事白。而先生乃無所坐。例得牽復。然先生存履踐履。視畏途如棘。縮飲自愛。不復有當世之志。臺臣論薦。歲無虛刻。四方之士日從其用。而先生不可起矣。先生恬靜寡欲。舉天下之物。莫有動其中者。所與遊。非道義不親。紛華聲利之言。一不出口。平生未嘗以私干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晚歲自謂有得於

老聃玄默之旨。因註老子以自見。詞約理明。多前人所未發。又喜觀釋氏諸書。謂能一死生。外形骸。將振其塵。以求會於吾儒性命之理。蓋亦閒居無事。用寄其淵微。深寂之趣耳。或以為有所沒溺。而實非也。所居之西隙地數弓。即所謂西原者。故有水竹之勝。至是益加樹藝。室虛觀深。松竹秀列。陂魚養花。日游行其中。若書樂道。悠然自適。遂以是終其身。所著有約言。老子集解。五經雜錄。大寧齋日錄。西原集。摠若干卷。先生事親孝。喪之易而能戚。與兄蘭雖異出。而事之極恭。家事巨細悉主於蘭。同居五十年。友愛無間。先生娶趙氏。無子。蘭寔主其喪云。銘曰。

維薛之先。偃師其奕。別籍于隸。世載厥德。顯允考功。展世斯宏。載言翼之。奕其英英。孰不有言。我撮其雋。內澤玉融。亦貞其踐。踐德以升。列于周行。爰飭厥躬。弗愆用臧。司刑則明。官人維敘。以比以備。以莫不舉。顯允考功。直躬弗折。豈據厥誠。罔私以訐。天崇地卑。禮攸有定。匪

無經權。我惟其正。塞塞揚揚。孰說以阿。豈天則高。壬人孔多。彼士則多。我攸有直。向晦而明。迺晏以息。言者予繫。履貞用恒。若書滿家。身否道亨。繫毫之南。有原維塏。我銘君藏。以俟千載。

以上三文并見《考功集》附錄

故孝廉贈承德郎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晉贈
福建右布政白谷徐公墓誌銘

故孝廉白谷徐公。年未強仕。卒越嘉靖丁巳。以子水部貴。贈工部主事。又萬曆癸卯。以孫中丞貴。加贈福建右布政。君子曰。公績學砥行。因公車沒。一發水部。為世顯人。駿發中丞。為世名臣。乃知公結為大年。歲為大業。自有在天之報。施明德者。原非彘豕。取必目前者。能測識也。中丞舊令文江。習鄒子。悉公學術。以石上銘見委。元某不敢辭。按狀。公名杞。字含章。別號白谷。先世衢州柯山人。國初祖玄德。以人才從正授麗水尉。領兵鎮金華。遷遷蘭溪。德至荀。逸居士凡五世。世以孝弟力田聞。居

士名某。即公父。生子四。公其仲子。性最敏。十二為邑諸生。甲午登鄉薦。計偕。未幾卒。早年慕古文辭。所排綴。逼真名家。既而悔曰。彫蟲小技。壯夫不為。頗頗慕尚正學。當時學瀛洛者。矩範有章。先生在。不敢越步武。新建說出。羣喙爭鳴。為異端。公幽探密証。獨嗜其旨。手傳習錄。為贊稱。說以自迪。迪人。常恨不得親受業門牆。稱私淑焉。維時尊新建者。又高步吟譚。多遺行。而公內事兩尊人。志物咸備。私以其躬行有得者。訓子水部及猶子奉常先生。朝夕娓娓。水部早世。今奉常為世宿儒。譚及公。輒為淚落。其入者深矣。年未三十。例應貢。更以讓其次者趙生。以生食貧。故督學文貞徐公。標其行為士林鵠。表敬李公。時守衛。延為弟子師。表敬不以諸生禮見。凡郡邑出公門牆者。多為名士去。夫視躬者。蔽一隅。譚悟者。眇實際。以觀於公。內外純白。何如也。公常言曰。儒學不失其自然而已。自然者。天。天即理也。理本如是。學亦如是。故君子順天。嗟乎。即起新建譚說。有能易公隻語。



乎。新建高足紹興有徐公曰仁，所述傳習錄，皆以爲新建顏闕。公雖未親聆警教，造詣見地，江左以兩徐稱。然曰仁不聞其後述其學者何若，而公有水部以繼其志，奉常以行公傳，中丞以宏公緒，濟濟名儒，海宇家傳徐氏學，不以誦水部奉常中丞而咸源源本本於公，以傳無盡，又非曰仁可比擬矣。公所著有誦餘稿、意求錄、五經旁註、洪範圖、楓山寶紀、仁山年譜、紀仁山不仕元一節，尤識其大者。子二，長某，次即水部君。孫某某中丞公聞孫端亮懿愼，所至風猷卓茂，它日史臣傳中丞，必能爲公續儒林傳，元某腐儒，何能誌公萬一哉。系之銘，以寄仰止。銘曰：

天祚名閥，必開其先。慶鍾源遠，挺生名賢。
名賢維何，瞻彼白谷。有斐君子，如金如玉。
是言必偉，是行必卓。學通自然，德行有覺。
良知默契，能自得師。影響擬議，陋彼世儒。
語文默象，規矩準繩。前草流風，後學典型。

一傳水部，再傳奉常。桓桓中丞，世德愈光。
宸音屢錫，永膺重泉。天日為朗，曷以得全。
赤溪之陰，是公玄室。下有真儒，過者必式。
公年不永，公學千秋。琢辭闡幽，我思悠悠。

鄒元標撰 《願學集》卷六上

校記

①効慕：《荊川集》卷一〇作「慕効」。

②無：右引書作「無所」。



藏無

明儒碑傳集卷五十

周思兼 汪禔 方重杰 朱健根

貞靖周先生傳 王世懋

嘉靖間雲間有賢大夫曰萊峯周先生。既沒而其子紹元紹節尚幼未能悉聞其先人之懿行。已垂廿載。鄉曲父老時時為二孤道其遺行。及齊楚義故往來者咸能稱說官蹟。以是日聞所未聞。紹元乃泣而請於同志曰。吾今而後知先人之賢。誌十之三。狀十之五耳。吾聞之。謚以尊名。非獨國典。亦有私謚焉。熙妻太丘而後代可考也。倘吾先君子之行不媿。願徵惠於二三子。於是徐君益孫輩同辭而獻議曰。謚法清白守節曰貞。恭已鮮言曰靖。說者曰。貞行清白也。執志固也。靖恭正己身也。少言而中也。維先生好遜食貧。易簣不變。可不謂貞乎。力學躬行。功德並濟。可不謂靖乎。維是劉瓛陶潛之美。

先生實兼之。請以貞靖為先生謚。議成。以質於外史氏王世懋。曰可。為作貞靖先生傳曰。先生姓周氏。名思兼。字叔夜。號萊峯。松江華亭人也。祖禮。某縣簿。父雲鵠。以先生貴。封工部員外郎。先生生有異質。少為大父母所器。恒抱著膝上。曰。此我家千里駒也。大父尉興國。先生年五歲。從尉所視獄。從旁輒能解曲直。歲時知故有問遺尉者。循故事或未卻。先生抗言曰。此不當受。大父益奇之。歸而令受業於外舅楊臨江之門。臨江公試以對偶。輒應聲屬以詩。有范甯王忱之句。因命與其子豫孫同學。即朋石中丞也。中表競典。范藻流聞。時人以為機雲復出云。年十七。補邑諸生。才氣橫溢。下筆每千言。不能休。大為督學使者楊公所知。嘗為古詩歌。摩事陸文裕公見之。謂其子曰。吾年二十發解時。不辨生此語。爾善視之。先生乃從陸君所益窺羣籍。同里高才若陸范諸名輩。咸自謂不能及也。兩試南畿。皆預選。以文體略格為監試者所抑罷。先生益力學弗懈。因抱羸疾。幾殆。



癸卯秋試疾聞入闕始稍就時遂捷丁未計偕竟與楊中丞同舉進士。謁選得山東平度州州故凋敝歲屢候守皆以不善去。先生至亟下令曰救荒莫若省事凡諸政令不便者悉蠲之而身自巡行阡陌不從輿隸僅縛一籃輿置飯一盂其上令其鄉民以次昇行民皆歡呼迎曰吾父來吾民更生矣居一歲州大治父封公嘗携家就養潛行宿東萊民舍試問守何狀曰往太守理一訟輒經歲月亡論枉曲即理民亦坐困今守神明一食頃可立決乃吾民感德終不思訟吾知如是而已晨起見其家一塑像民率妻子環起而祝之迫視則守像也封公以是知先生真能得民云藩府聞縱莊壯奪民產民訟之分巡僉事僉事撫莊奴覓之獄聞喉王奏之下所司鞠選愼吏楊王咸久不決竟擬當僉事大辟撫院彭公疑其事檄先生往王召先生宴衆虞有他先生攝衣竟往王身自陪宴先生為飲時危竟席王不敢吐一辭先生出則閱成案對衆歎曰是胡難決僉事亡意

殺人決杖不如法當得杖曰今為宗藩故加罪一等聞誣告法當戍以宗藩故未減足矣卒據以請於朝僉事者竟得復故職旁郡饑民掠食民間卒持之急且作亂幕府復檄先生治之將加剝焉先生曰此輩皆赤子饑求食耳奈何激之使為變亟作小木牌數千為招戢語散四郊令饑民得執牌來就撫民得牌雲集城下吏恐不敢納先生大開城門召之入而諭之給以錢穀皆復業為良民兵罷不用幕府益奇之先生居官廉甚即所得月俸又割以贍士之賢而貧者往往不能具朝夕餐忽有野鴿來巢種類甚繁因取膳二親州人以為天所惠廉吏也庚戌入覲時分宜用事而墨計吏多有餽遺先生僅持銀一鐲詩而贊之分宜亦知其廉能歸其一鐲而報以詩吏部考先生治行第一辛亥擢膳部員外郎督餼清源州人遮道哭送擁車不得行清源去平度不甚遠其人思先生輒往訊候至則嗚咽不能返先生人人慰勞或曰賴公恩妻孥幸飽食先生為色喜或

曰、不幸受某官虐使、公在吾黨至此。因大泣、先生亦大為泣。同年生李姓者、貌類先生、使經平度州、人爭傳呼先生至、皆踴躍來奔。比見、各太息去。李初不測所以、繼知之、過清源為先生道其事云。去後十年、民竟為立生祠祀之。事見崔桓碑記。中憲厥故多美利、猾民慙食其中。先生至、則以常例獻、怒却之。已摘其姦狀尤著者、杖而成之、盡弊盡剔。晏坐堂皇、時呼吏卒為擔水濯階、曰毋污我階。故事、公私船北上者、皆帶磚、獨中使不肯。先生清源中使楊、不敢不帶。時河勢將決、先生為禱於神、募民囊土築隄、身立赤日中督之。蓋隄成三日而秋漲大發、萬井免於魚鼈、先生之賜也。州人方元煥德之、為序以傳。先生居清源、雖不治民、其頌聲不減平度云。比先生家居時、親故至京師、道出清源、清源人爭問先生多泣下。有張某者、過廐中傷脊、知為先生生親、即率妻子羅拜具食、問先生子嗣甚詳。問有二子、復率妻子仰天謝、其所至得人心類如此。甲寅、晉水部郎、巡通惠

河、政如清源。滿三載考、得封父母。先生望闕拜舞曰、吾藉是稍報二親矣。時倭難大作、先生因力求外補、得僉湖廣按察司事、奉二親之官。先生既夙著廉能聲、至則臺使僚屬所事受成、墨吏豪民望風屏跡。武岡州有宗廡將軍五人、藉藩封恣為奸利、糾集亡賴、白日探丸殺人、莫敢誰何。嘗持刃入王宮、王亟走匿、斫柱而出。州倖而下悉奉其指使、監司為不入境者垂二十年。民積怨氣、無所控訴。公聞而命駕之州、民遮道迎訴者千餘人。先生度非遊徼可辦、即聽民自梓捕。去城十里、守備祝明來迎。先生知其人可任、即與密謀、盡得諸奸狀。五將軍者氣盛而入為構、公不動。頃之、羣姬戟手呼噪於門、公又不動。已而民各縛其黨至、先生悉置之獄。五將軍無可奈何、則臂匕首而入。先生逆知之、佯為揖而捫其臂曰、毋妄動、吾為足下百口計。足下乃為此曹死耶。五將軍計沮而退。先生乃密條其罪於撫院、馳奏聞上。詔即訊逮、得旨竟械置高牆、所奪田宅子女竟還之民。自



是吏得為治、民得為生、皆焚香拊舞、為先生塑像立祠、先生拒不可、則使人毀像仆碑、民爭舁碑藏之、攝篆江防、有巨盜劉某者、其黨挾妖術、積不能擒、度無可自容於先生、暮夜密投千金、先生怒、廣設方畧擒捕、竟殲之、江黃之間、咸患流聞、聲稱藉甚、一時藩臬諸公皆民譽也、爭規歎、自謂不及云、兩臺薦疏、皆極揄揚、而先生已丁內艱去矣、初二親就養、先生雖不在官舍、朝夕曉問起居、孝謹備至、已聞倭寇稍平、思其幼子、堅欲歸、先生不得已、送之過九江、備兵使者駭謂先生胡至此、先生曰、坐吾親得罪、亦復何恨、使者退而服其言、母夫人歸、未幾以訃聞、先生慟殞於地者再、徒跣而歸、水漿不入口者累日、終三年喪、親故勸之出仕、先生嘆曰、吾安得復抱前悔、日具甘旨、百計為封公懽、庚午、對公患風痺、復不起、先生哀毀雖骨如母夫人喪、服除、竟不復出、優游林泉者逾八年、足跡不入官府、屬歲饑、食指不給、闔門食貧、終不為人關說一事、時或操小艇、携圖書數卷、

遊吳越佳山水間、嘯詠自得、終不令人知、侯公東萊守嘉興、先生門下士也、遣小吏持幣候、且訂謁期、先生峻却之、毋以我故蹈嫌疑、已聞唐公樞講學苕溪、買舟訪之、聞先生至、出迎、僮僕舣舫間、侯甫別去、而先生已解維、不可跡矣、已至苕溪、訪一學博士、亦故膠東弟子、戒勿言有司、已竟洩之分、巡、其人先生故吏、乃迎致供張、先生變色不語、趨棹歸、其稍介至此、先生雖屬於士節乎、然其居鄉和易、慈愛藹然、嘗養病南禪寺、聞鄉人金姓者坐官遭訟繫且死、亟徒走歸、捐貲為贖之、其人踵門謝、則拒弗見、元旦、肩輿出市中、亡賴少年指先生曰、夫夫名為善者、吾試衆辱之、乃呼其名、先生歸而使人召之來、其家叵測、先生好諭之曰、若幸遇我、毋為犯他冠蓋、恐不汝宥也、笑而遣之、有市賈貿米、誤遺數十金而去、先生覺之、亟令歸其人而終不自言、先生沒二十餘載、其人始自言甚詳也、乃知其隱德不可勝紀云、吏部即家起先生為浙西僉事、時徐文貞當國、絕重先生、

書來以古人許之、且促之仕、而楊中丞亦移之書曰、廟堂方以兄為學問中得力人、奈何不為蒼生一出。先生猶堅卧不起。未幾復召為廣西督學副使、實有意大用之、而先生已遘痺疾、竟不聞新命、半年僅四十有七云。疾革之辰、妻孥環哭、先生晏然謂宜人曰、吾生平兢兢常恐失墜、今幸歸全、何恨。謂二子無荒學問、吾以清白遺汝、措紳能念我者、汝不孤矣。訃聞、朝野惋嘆、遠近奔哭、諸生羣議請祠學宮。督學耿公教曰、周先生清修博雅、母煩再竅、而直指孫公以師生義撫卹尤至。若平度父老謝禹氏輩、率其弟子百餘人、為文醢酒、頓地長號、握手二孤、泣不能止。蓋先生宦蹟所至有聲、其在平度、人以為朱邑桐鄉云。先生少豪於文、駕軼蘇氏、詩歌類太白、已稍出入歐曾、博宗王孟。善行草、兼工小畫。評者謂得趙承旨、米南宮之趣。晚年悉斂而焚之。凡世俗所慕宮室、與服聲伎珍玩之屬、都無染著、而一意靜修學道、聚宋儒理學諸書及當代名儒口義、辨析泰五、手綴

口占、略無停晷。間與同志往復質疑、然終不集生徒、標道學名、故人莫得而窺也。所著有西齋日錄、道學記言若干卷、行於世。其為詩若文、往往不留稿、以故多散失。二孤從殘剩中輯之、為周叔夜集、要以見先生之不屑意云。病中嘗語門人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龜山此言、殊有意會。又嘗嘆曰、大丈夫當為百世謀、若偷為娛悅耳目目前、釜魚幕燕耳、此豈其深意所寄耶。嗚呼、若先生者、於人可謂通才、於才可謂完人矣。而降年不永、天下咸悼其施之不究。然漢郭林宗聲垂千古、其年尚減先生五歲、人似不在長年。藉令天假餘齡、出而用世、亦事功粗迹耳。倘所謂精意流行、性靈常在、亦詎於今日有加損哉。紹元兄弟以先生懿行實繁、恐久愈湮沒、故余為總集所聞、以比於家乘周志也。後之覽者、其毋罪於蕪之不可剪乎。

藥菴汪先生履行狀

王 諷

先生姓汪氏諱祺字介夫別號藥菴又號古心子徽祁門人其先七世祖諱仲雲公者由十四都武山鄉徙縣治之西遂世家焉高太父諱清祐曾太父諱斐大父諱清父諱德潤世有隱德稱鄉閭令族先生生弘治三年九月十一日戌時方週歲而失父母於氏邑北廖社女年方二十四而孀居矢節鞠之先生生而岐嶷不凡爲兒時穎悟絕人嘗婦客懷抱中客以對戲之輒應答如響七歲就塾學羣兒爲戲弄先生獨莊重如老成人稍長能自解讀書日記數千言不忘善屬文尤好吟詩嘗題梅花有自是天姿異何心要占春之句葉逸齋君一見奇之遂許妻以子先生年十三聞我

明理學薛文清公吳康齋

既冠補邑庠弟子員即以學行知名遠近多就經從游然屢試有司不利士夫深惜之先生不爲動已而惕然曰吾年三十有一去仲尼而立之年則漸遠耳乃悠悠然以舉業累吾幼志何爲乎於是并心聖賢之學揭箴銘牆柱悉標先哲格言堂壁懸夫子像昕晡焚香如聆聲欽坐立不敢少背嘗悟齋明盛服之說製先正冠服以嚴心患心難持製敬恕木簡置袖中出入手握之以自提省患坐不直體難端傲古人置劔倚旁之法製木板繫之胸臆患體難好睡爲虞備鐘鼓時令童子擊之其堅苦劊厲多類是時吾鄉理學自汪環谷以來久爲湮塞於是先生特起倡興人方目爲怪物訪議沸騰笑排叢至先生志勇氣屹風力獨持如逆流握柁抗狂瀾犯颶風奮迅直前左右不少顧避時吾鄉俗尚浮屠先生考訂朱文公丘瓊山冠婚喪祭儀節恭之祁俗著爲砭俗編欲俾一邑之人相率於禮設館各所揭白鹿洞學規成董學則復自爲規灑掃應對行立坐臥答述議論居處交接存心踐履以及讀書作文會講擊板其不有教有來從者不問賢愚咸諄諄以二業誨諭之質可進者尤加誘引進則色喜懈則憂若已病或貧不給衣



會者先生雖窘於用猶時惠恤之以勉其學更約朋儕可挽者立會尅數日相聚一所將古人爲學大方細釋論難期在觀感德性講習義理明之於心而措之行未嘗專事口耳已也友朋賴之親舊患疫先生欲往視人危之先生曰吾體羸以數酌壯吾神魄雖旦夕臨病吾自計無虞耳既而疫者卒先生躬爲藥飲撫恤其孤其家德之先生終無恙先生於一邑利害無所不關心其於朋徒親故或德業勤惰或憂患侵尋尤切眷注視若一體然者家遭回祿宗祠未建先生率族人鳩材卽舊址樹祠祀先祖以下及衆子所同出者禮儀條式巨纖備具立春先期榜示齋沐臨祭子姓勝冠以下莫不戒嚴凜如朝廷祭畢餽餘男在外女在內有功德者賞違禮者罰人或異之先生曰身心家國天下一也處家苟簡異日處國與天下可知宗族成籍機務劇繁先生獨力擔當各具經畫爲子孫世守計卽淡薄立規以訓後人嘗曰從聖賢道則子孫貧富皆可爲否則富或可守貧則墜家聲矣於私寢立四親祠歲時祭祀朔望謁告一如事生者奉母孀居三十餘年孝教兼至嘗揭古人事親規於墮俗難行者亦必竭力每進見有禮每朝夕雖

貧不餓肉食每外出經宿返拜家廟畢卽再拜母戒外內子姓八歲以下及僮僕無得窺中門遇妻甚嚴敬小不然則厲聲論之或經處不入私室者處羣從兄弟十數輩不問性梗順悉諭之於道必欲其委順於身故而後已伯父病率從兄弟臥牀下不解衣帶旣卒其功長幼守禮教寢不離喪次先生雖寄迹庠中然於科名失得恬如也但守古人二業合一之法二日看道理一日做舉業問嘗語予曰吾越數歲後當并謝優泮之跡一味述作事又曰著作出於有心者不可有發於無心者不可無或觀其出游與世儒一接論者先生曰吾學誠敬爲入門踐履爲實地正容謹節窮理盡性吾自信吾所見不差前人門路願憾吾所造未能充吾一息不死之見卽入山恐不幽耳奚出爲先生於古今子集諸書無所不考究尤雅意經史窮年探討雖盛暑不輟講誦有得則筆識之或病中猶不懈講書作文朋儕怪之竊謂其不知脩命者先生曰吾性樂是耳一開卷揮筆卽得吾心吾雖病不自覺勞先生莊慈警敏天分旣高加之養深積厚發爲文章純粹冲淡不落詞華格對僮僕終日無疾言遽色居處几案必整諸物莫置必有常所端



坐一室。自晨起以至夜寢。無或情容者。及接朋徒。款親故。卽溫溫有古人風。從容周悉。各盡其情。或辯事論議。英發橫擢。縱辟動輒千言。能使人色聽心受。或變故難處者。先生教之處分。因而排難息忿。解窘舒困者。屢矣。時祁庠士氣。因屢遭損抑。不振。先生奮然上書提學。欲其養士氣。以爲他日事君之本。宗法不立。倫敘無定。昔賢亟稱難行。先生不謂然。猶考綜今古。裁爲宗法議。以詔夫人。或曰。卽此二議。亦微先生之學。識脩齊治平之大者。先生行道既久。鄉邑漸化。士論翕然。迨其德成。行尊望重。遠近從游日衆。有以又懇者。以事質者。以學資者。以禮叩者。日不遑處。出入坊市。整容徐行。不問老穉。咸知指稱先生。遠望而敬之。掌教高敦古輩。屢以行學薦聞。郡守臺司鄉士。夫苟有崇德右道心者。無不願通姓名。接顏色焉。以某年月日侍母疾。過勞遘疾。或有傳術者言。謂先生是年數當盡。先生曰。天生予中正之見。意或在也。顧使我止是耶。已而卜神光黑色。命諷取書笥中著作稿。改錄之用。防不及。諷飲泣收錄畢。先生隨語諷曰。吾後事有吾二三從兄弟及汝輩在。吾不爲憂。所憾老母不能終養耳。復許時。竟亦未敢聞於家。

人也。越明日。先生度病勢彌速。令童子具木沐浴。服冠服。正襟端坐。俄而氣垂絕。口噤不能啓。乃以手作筋度。令以筋楔齒。而後終。時年方四十一耳。嗚呼。先生自問道以來。內自幽獨。外自應酬。近自宗黨。遠自鄉邑。無一行不純於道。無一劍樹不可爲後人法者。況其充養完粹。德性安成。垂絕猶不忘僕齒之禮。則其氣象視古易簪。何以遠焉。鄉之人聞而弔之。識與不識。無不歎悼。吾邦氣運之否。失此人物。門生朋舊。如喪骨肉。製服哭之。士從遠宦致弔奠焉。所著有易本旨。詩吟意。春秋象略。讀史大綱。名臣傳斷。俱未卒稿。惟其欲訂定周禮。纂釋禮記。立論羽翼宋儒知行之真。欲爲講折中歐蘇二氏之法。皆其平日面以語予者。亦卒未竟其說之誰何。惟家禮砭俗。投壺儀節。槩菴文集。已爲成帙。可以梓行。

《國朝獻徵錄》卷二一四

方孝子重杰傳

郡志

方重杰。字思興。世居後塘。尚書謚簡肅家子也。少奇俊。老成。侍父仕粵。值黎人符南蛇搆亂。父在軍中。歷三年。所母陳氏病劇。徧叩諸華扁弗効。重杰心皇皇。

一夕焚香額天曰。母以父憂。子恃母育。願母生。即眇躬奚郵哉。乃密匕首割左臂肉和粥以進。母啖之止疾。尋愈。嗣有訛傳父遭兵。母輒驚怖。卒。重杰猶殮弗忍於禮。哀毀復蘇。年方十五也。母諸父老靡弗咄咄嗟異。扶視還。遇夜。雖風雨露次弗離。遇荒林野藪。聲鳥鳥。孺慕使人不忍聞。當其父與叔左方伯良節一時並仕。應顯。重杰獨閒處。對古聖賢。戶外事若不聞。足不踐公庭。父清白吏。俸入不足庇其家。重杰能同苦節。韋布糲食。奚啻達累然。父歿。廬於墓側。時有朱蛇盤旋廬舍中。弗去者旬日。臺司行檄獎扁其門。重杰嘗受業於東所張訓。探養漸充。正德己卯。舉於鄉。再上春官。不第。遂脫跡名場。卓然心性之學。其淡薄絕嗜好。以顏子淵。程明道爲矩矱。妙契疾書。根極要領。著希明錄以見志。後病嘔血卒。屬纊之日。令其子講疏食水飲章。臥歸去來辭。自挽。有心廣體胖之句。論者謂其充養靜定。以至成不亂云。大理卿黃鞏嘗曰。簡肅之有重杰。猶張忠獻之有南軒也。學憲江以達檄送孝子祠。與唐林檄。明陳茂烈諸公並祀。世宗廟。巡按御史曾佩疏言其孝行。詔立坊旌表。重杰子夢升字君符。郡庠生。因父廩疾。亦嘗舐糞。

割臂肉。願以身代。孝義彰聞。屢經褒獎。督學田汝成特賞於優等。廩食之。將貢。卒。人稱世孝云。

《國朝獻徵錄》卷一一二

奉國將軍健根

奉國將軍健根。魯鉅野順僖王諸孫也。博通經術。能文詞。多所延納。凡官遊竟中者。無不知將軍名。每會坐客恒滿。將軍據上席。握麈如意。談理疊疊不勌。嘉靖中。魯王以將軍賢孝。上聞。下詔褒予。年七十有八乃卒。子觀樞。字中立。爵鎮國中尉。被服儒素。雅好著述。執母孔淑人喪。蔬食移年。哀毀骨立。嘗繪太平圖一卷上獻。世宗皇帝嘉獎之。賜承訓書院名額。并五經諸書。所著濟美堂稿。書法權輿若干卷。又輯齊魯名士詩二十一卷。名海岳靈秀集。弟觀驥。亦以詩畫著名。嘗請辭祿廬父墓。未允。漢書志

《國朝獻徵錄》卷一

Z126
18
3.3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碑传 10

作者=杨仕文，舒大刚主编

页数=712

SS号=12315584

出版日期=2005. 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ISBN=7- 5614- 3053- 1

SSLIB-JPG=<http://image2.5read.com/image/ss2jpg.dll?di d=n21&pi d=969CED133CAD6B6ED746D969004F2AECA91332C28074BDE56F63794F5E561477B9BE44E58AD7DF41AB8F59748E0EECDF9D072D138C702B4D78AA64AFE2967220D8344F48816847664BF0319D5620681DDB824853904108571B9E4290&jid=/>

PDG=